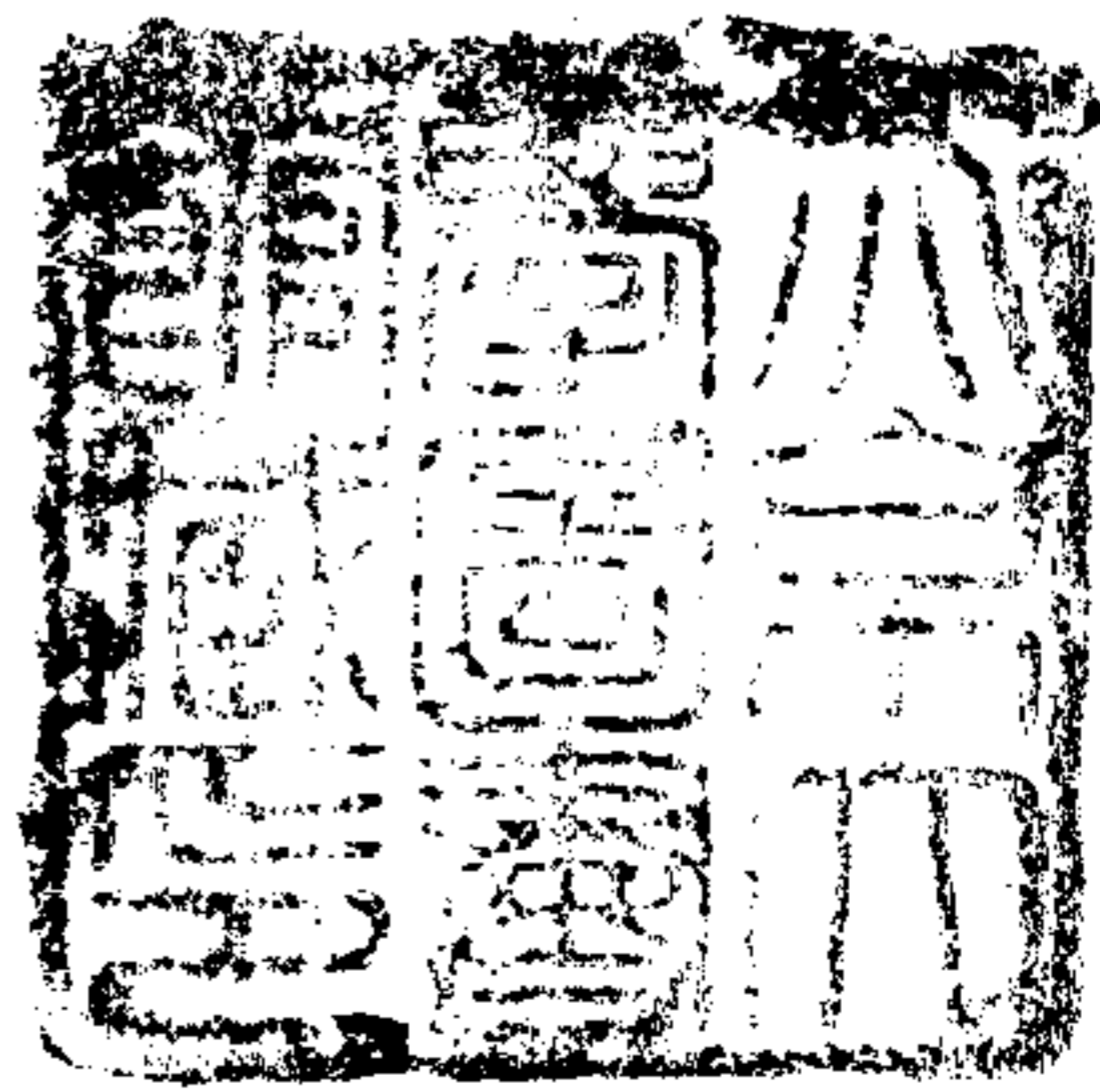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四〇・史部・傳記類

文獻徵存錄十卷〔清〕錢林撰……………一

船山師友記十七卷首一卷〔清〕羅正鈞撰……………四四七

柏堂師友言行記四卷〔清〕方宗誠撰……………五五一

三輔決錄二卷〔漢〕趙岐撰〔晉〕華虞注〔清〕張澍輯……………五七九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六〇三

2670/10

文獻徵存錄

咸豐八年刻  
有嘉樹軒藏板

文獻徵存錄 叙

叙



吾師東生先生貌古神清  
學問淹博於書無所不覽  
每執筆文不加點如風構然  
少有羸疾年三十八斷筆後  
不再娶以嘉慶戊辰通籍在  
詞館二十餘年改行進士以  
事左遷庶子道光壬午余  
受知之年正先生官庶子時  
也先生體弱多病不喜酬



應日常過午不食每夙興在  
丑寅之交平燒膏燭一二枝  
閱書數十番天始明無間寒  
暑搜討極勤蠅頭細字或行  
或楷隨筆著錄間有塗抹

叙

二

至不可辨識若所輯皆當  
代名流紀事凡十一冊廿餘  
年來未成書也先生既歸  
道山藁本為汪君喜孫取  
去疾革時余先一日往視先

生云吾詩集已交程春海  
他無著述惟紀事在藁在  
孟慈處彼時未見此藁因  
先生病體沈綿不敢細詢先  
是聞先生有冥間決事一語

叙

三

聞於侍側時詢之先生曰有  
之道光初元間事耳顧余白  
盡早畱鬚余應之曰唯、踰  
月往謁先生亟詢曰鬚何不  
全留且曰畱鬚則運氣大通

余放謔而退後數年果驗玉  
今思之言猶在耳也是書之  
成亦有數先生歿數年矣甲  
午歲孟慈忽詣余告以紀事  
底藁若干冊余亟詢之先索

敘

四

得五本粗觀大略深知先生  
用功之勤不數日孟慈走索  
余欲觀其餘而孟慈色吝  
甚澆曰塗抹處甚多恐一  
時難遍觀也彼時正為走

友俞理初刻癸巳類稿因  
舉以授理初理初知藁幸  
未全為余畫策轉向春海  
言之屬其持索因并餘六冊  
取來細加緝閱會理初叙

敘

五

南旋鈔寫未及歲事踰歲  
余有瓊州之役孟慈索  
余以先生手澤既得之不  
敢棄也緩詞謝之後理初  
又歿於金陵是書沈閱已



久每一展視以善以對先生  
余甚懼焉二十二年自楚南  
乞養旋里人事日促倏忽  
又十九年咸豐初元適陳碩  
甫渡江來訪余又以此書屬  
教  
六  
之朝夕盤桓商榷此事而遲  
延未果值時勢多艱碩甫  
隔江遠隔又不能來自歎齒  
危髮禿年又十矣是書未  
付剞劂將若之何是年秋有

崇川制藝彙存之刻目輯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尚未竣  
事即於其間竭昕夕之力手  
自編次并倩及門諸子墮兒  
子學晨夜鈔錄除理初碩  
甫先已理成四冊外又編成  
六冊付諸手民論當代文獻  
未敢云備然二書負先生勤  
勤紀事之意矣題曰微存猶  
彙存之志也

大正十一年五月...

咸豐六年至冬後三日并原王藻

書於有嘉樹軒之南窓



知

八

文獻徵存錄卷一目錄

杭州錢 林東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孫奇逢 杜越彭凡耿介理曹和沈嘉客魏一鼈張果

李容 慎言慎行王建常王化泰李士瓊白煥張

徐枋 吳福田金孝章李洪緒王介楊益介宋之

應撝謙 徐介姚洪任稽宗孟沈昉

毛奇齡

萬泰 子斯選 鼎大 子經 斯備 斯同 兄子

文獻徵存錄 卷一目錄 一 有嘉樹軒

柴紹炳

曹本榮 計東

王命岳

許友 子遇 孫鼎均

余懷

丁焯 弟焯

范鄒鼎 辛全

陸隴其 邵嗣堯 彭鵬 魏象樞 魏裔介

陸夢雷

陳遷鶴 子萬策

馮景 顧 謨



顏元王 源 李 攀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目錄

二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一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孫奇逢 杜越 耿介 張沐 魏一鶴 張果中 彭了凡 理學和 沈嘉客

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也父丕振明諸生奇逢少聰慧有口辨常出謁楊尙寶忠愍子也尙寶猝然問假在圍城外絕救援內乏糧芻將若之何奇逢卽答曰效死勿去尙寶歎曰吾見子生平矣時年十四及十七舉鄉試篤學尙志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遭父母喪廬墓六年桐城左光斗甚重之奇逢固湛淡好書然爲人清心忌惡能厲風節所至多與其賢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一 有嘉樹軒  
豪長者遊嘗以吳縣周順昌嘉善魏大中桐城左光斗爲今時之三君八俊往詣之酬接之頃便定昆季大學士孫承宗視師關門善繼參其軍事命駕訪善繼輒投刺謁候承宗慷慨言當世事承宗恨相知之晚天啟中闖人魏忠賢用事於內東林黨禍大起左周魏皆逮捕下詔獄奇逢與善繼父正及同縣人張果中周旋其事且納橐餽焉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伊順昌友朱友文往來京師經容城必主奇逢家獄久不解奇逢上承宗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咎盧次榷一莽男子目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



下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  
至不自愛其名浮耶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樞  
敢望某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  
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中獨豈無意乎承宗讀其  
書歎息乃與善繼謀請入朝將見帝奏釋之時閣黨譌  
言承宗入有清君側之事忠賢懼涕泣請於帝下詔止  
承宗行治獄益急先斗大中順昌各坐賊至萬奇逢與  
正竭家貲代償不給則置積一口於門大書其上曰爲  
提學左御史釀金還賊之積諸生聞而廢至一日得數  
千金先斗大中順昌遂拷死奇逢復散其金立盡或謂  
奇逢不畏閹黨聞乎奇逢歎曰人固當有死爲三君死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二

有嘉樹軒

或不恨且死定有命聞其如我何哉奉聖夫人客氏弟  
先某其名高介所知贈馬一匹辭以貧不足具芻茭  
再請致養馬之需則曰病不能乘馬卒辭之其不畏疆  
禦如此山寇起容城被圍帥鄉里禦之城卒以全乃攜  
家入易州五峯山久之徙新安縣初南宮杜越避寇於  
新安越固善繼高弟也奇逢旣以破亂其家崎嶇兵閒  
有所感激乃與越論學由是不爲危言覈語潛心於宋  
朝濂洛諸儒亂定後竟返輝縣蘇門督子弟躬耕自給  
誦說詩書以老矣奇逢言學易以存誠爲本禮以慎獨  
爲要遇門內甚謹立家規設家祭儀注身行之勿怠庭  
除整潔內外輯穆家貧或一日一食家人怡怡奇逢詠

詩不輟自公卿以逮布素歡然以誠信相接門下諸生  
甚眾登封耿介上蔡張沐江陵漆士昌范陽耿極清苑  
高鏞皆稱高業魏一鼇自山右至起雪亭於夏峯奇逢  
嘗遊其上故及門問答一鼇爲多睢州湯斌以監司乞  
養歸授徒梁宋閒後乃事奇逢斌洛學編輯於此時也  
穎川劉吏部體仁有雋才見奇逢若有所失求築室夏  
峯以居久之不樂棄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順治  
初祭酒薛所蘊薦奇逢稱爲許衡吳澄請以奇逢長成  
均奇逢固辭其後累徵終不起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  
其中消遣世慮有清泉嘉樹足以資嘯咏有良朋諍友  
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事貴人乎其不知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止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奇逢出曰先生今隱矣而  
少時豪俠之氣尙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奇逢語其弟  
子曰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  
癸甲之閒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康  
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河北學者設主於百泉  
書院祀之其自贊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  
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因公  
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  
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  
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論學  
先倫常日用而驗察乎天理言心卽在事見言己卽在



人見言高遠即在卑邇見而歸於慎獨而已受易於雄  
縣李對晚遂發揮其說津逮後學名讀易大旨凡五卷  
又著尚書近指四書近指四禮酌理學傳心纂要八卷  
聖學錄兩大案錄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畿輔人物  
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規歲居文集答問日譜數十  
卷

杜越字君異家貧教授生徒束修一無所受粗糲衣褐  
苟完已足恬於榮辱終日舒舒人試加以非禮亦無忤  
也避寇居新安黃髮孺子皆愛之年八十餘容色益壯  
縣人高尚書問服食之法答以生平未嘗有恙怒或以  
此致老壽目康熙中徵博學鴻詞至京師以筋骨衰弗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四 有嘉樹軒

越與太原傅山  
聖祖命加中書舍人時人歎為美授越雖通率然以禮  
進退其中嚴而秉法不有錄錄學者咸謂其寡過如蓬  
伯玉不改其樂如顏回云有紫峯集十四卷

耿介初名冲璧常誦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夏名介字  
逸庵順治九年進士授為翰林院檢討除福建巡海道  
僉事俄以參議巡江西湖東除直隸大名道副使所至  
竝以廉潔著遭母喪去職服除不出介清修絕世以德  
化其鄉前後知縣事亦愧慕之勉為廉吏如張某王又  
且是也寡交接惟從孫奇逢遊蘇門尚書湯斌薦之徵

入京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徒為詹事府少詹事斌被劾  
介亦引疾歸介論學專宗朱子所著有中州道學編二  
卷中州道學補編一卷理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  
中州講學者又有張伯行竇克勤稍後於介伯行儀封  
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諡清恪有濂  
洛關閩集解克勤拓城人康熙戊辰進士檢討有理學  
正宗

張沐字仲城順治十五年進士知內黃縣罷去以尚書  
魏象樞薦起知四川資縣後移病歸沐潛心理學行為  
儀表雖無高爵重位隱然為中州儒宗新城王士正為  
斌作繪川書院詩云輟轅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五 有嘉樹軒

滿家眾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  
車萬里向巴蜀其為人所敬如此沐有湖流史學鈔二  
十卷詩經疏略八卷周易疏略四卷春秋疏略五十卷  
以左傳為孔子所作禮記疏略四十七卷圖書祕典一  
隅解一卷一隅解者其子端注圖書祕典也皆宗姚江  
說

魏一鰲新安人著北學編雪亭夢語漆士昌有補理學  
心傳列奇逢於顧憲成後為古今第十二人儒者不以  
其說為然也高錡字淵穎嗜酒好遊名山水每成一詩  
即鐫之山石上有集數十卷其門人陳僖輯之  
張果中字于度容城人與江邨鹿善繼同閭里從其遊



學善繼以甥妻之果中頗重惜名義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老入蘇門依孫徵君奇逢高蹈遠隱不與俗人交接卒葬夏峯邨之北原徵君爲之傳果中與蠡縣彭了凡西華理邕和並著風節與徵君敦友誼人謂之蘇門三賢

彭了凡明末爲諸生亂後遊河朔依孫奇逢以居操節甚苦土人餽之粟不受竟坐歿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

理邕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其姓與闖賊李自成同日吾今姓理矣家貧甚孫徵君奇逢常貽西華令書恤其老母幼孫稱爲曾連後一人也邕和有詩文集因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六 有嘉樹軒

亂散軼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性孤迥嗜潔與德水侍御盧世淮臨清孝廉汪大年友倡和以相悅遊吳交姚希孟孟長楊彝子常願夢麟士又遊梁交吳伯裔讓伯徐作霖霖蒼容城孫奇逢尤相知好一遊吳再遊大梁中年作閉關書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溪圖書充物縣令至每式廬免其徭役有絕句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年八十餘卒

李容 子慎言 慎行 王心敬 李士瓚 張珩 程良受 王建常 王化泰 白煥采 羅 康呂賜 馮雲程 馮承烈 王吉相 楊堯階 康乃心 志坦 宋振麟

李容字中孚西安藍屋人父可從爲材官崇積中從總督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敗歿襄城容時年十六及壯不何求仕進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以水曲曰藍山曲曰屋也時人稱二曲先生養閑慕道於世事泊然無所累嘗讀橫渠藍田之書慨然有修明關學意勤於誨誘從遊者日至所居庫狹乃至於無所容論學以自新改過爲極則論之曰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七 有嘉樹軒

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易曰知幾其神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謂其有不善必知知之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由於吾心從心之所未發過之除之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以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也以學者於朱陸各有所宗誠之曰諸儒之說醇駁相聞舍短取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異日謂大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又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以身踐履之則其趣



頗近乎姚江矣嘗著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謬既而悔為記問之學巾箱中惟置四書反身錄一冊有來學者輒授之曰道在是目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則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是時孫奇逢講學蘇門為北學餘姚黃宗羲繼之有南學關中之士則羣奉容以為模楷焉人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謂交以道接以禮孟子不卻容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此一事不學孟子是亦孟子之所許也一主關中書院康熙十年秦督鄂濟以隱逸薦辭後徵博學鴻詞復推上容容固稱病不就疆之遂發狂用刀自刺乃得予假治疾因歎息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乃學道不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八 有嘉樹軒

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以至於是也由是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人驚曰彼何人斯二曲先生乃敬之如是耶初容父臨去投一齒付容母容母彭氏葬其齒名曰齒塚容既除母服徒步之襄城求其父遺骨不得為文禱於社斬衰而哭晝夜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麻衣皆色為變知縣張允中間之請適館不可請為其父置一祠起墳於戰地慰孝子罔極之郵乃可之方鳩工匠度費務前蓋屋令駱鍾麟嘗執弟子禮及是守常州甚敬異容乃請容謁道南書院因講學東林以待祠事之庀容至無錫縣既而至江陰移靖江又至宜興初若安

焉中夜忽有所感自責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栖栖於此雖見顧又何益乎謝學者詰朝竟行還次襄城醉父之靈又醜酒告諸部曲曰壯士歿矣汝而有知魂當從吾返故鄉也其夜宿祠下聞揚聲悲歎不絕人咸以為異允中遂為設奠立督師監紀位以容父配國殤五千則設長筵祀之容伏地哭允中哭觀者皆哭既罷立碑於墳上題為義林載招魂之主取其墳土西歸告於母墓而封之齒塚中夏持服如初喪晚又遷富平聖祖幸關中欽容風素教大吏致容容年老遂稱病篤遣其子詣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九 有嘉樹軒

聖祖嘉其意賜御書美之容居富平以壽終有二曲集二十二卷門人王心敬所論次也王士正曰神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藪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是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藪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予嘗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蓋屋李容以理學倡導關中兩經徵聘不出有三追處士風矣全祖望曰癸丑陝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詞科中朝必欲致之大吏勸行因稱病篤昇其牀至行省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栖聖室平生心迹願在聖室錄感一書歿斂懷聖室錄感以當飯含權厝聖室三年方可封葬



母墓勿受弔使使泉下夏抱憾也當道知其不可出而復迫之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終身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蓋屋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孝也子慎言慎行慎言補諸生亦不仕

王心敬字爾緝郭縣人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為歸善治周易著豐川易說又關學編五卷有豐川集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尋病卒

李士瑣字文伯同州人以諸生貢太學篤好正學康熙七年容至同州與同邑張珥同詣之請執弟子禮二人齒皆倍於容也士瑣所著有大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一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十 有嘉樹軒

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年九十乃卒

張珥字敦庵順治四年進士也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事親以孝聞不營生產民孟脫粟安之若素晚屏居土窠中靜坐有得每與同志講集媿媿不倦年八十矣步訪容於蓋屋商證所學畱浹旬乃去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為諸生家貧好學著述甚多又專精於孝經許孫荃間其名以金幣往見久之不敢出乃改餽葛綿數種其抗節如此同里關獨可者佚其名容過朝邑嘗一見之稱其篤實樸茂與建常在伯仲

間也

王化泰蒲州人少有志於性命之學常賦靜中吟三章以抒其心得年七十訪容於蓋屋遂稱弟子日夕往復無怠色每自謂日暮途遠虛擲此生唏噓不已見者悚然

白煥采字泊如同州人歲貢生建志正學晚歲與蒲州王化泰迎容主其家日集友生會講執弟子禮勿敢倦怠容稱其踐履切實今篤行之士也又有咸甯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甯維垣邠州王吉相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雒南楊堯階楊舜階同州馬械士武功張承烈承烈子志坦亦其次也志坦年三十而卒容慟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十一 有嘉樹軒

為志其墓焉

宋振麟字子禎陝西淳化人恩貢生母病日旨振麟曲意事之日夕以舌舐其目三載母目復明人咸異之為學博雅既而與同邑姚開先羅萬藻討論性命之學吏部檄授教職辭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亦不起所至人事之為經師有大學知止義說二程語錄寶鑑及詩文若干篇

康呂賜字復齋陝之武功人為諸生絕意仕進思欲倡明先儒絕學刻苦數十年自謂有得以致夏知為宗主慎獨為工夫以體用一原內外兩忘為究竟名其齋曰慎獨所著有慎獨齋日錄雖居關中而嚮往於姚江說



者謂與二曲先生旨趣不相歧也

馮雲程孝於事親為諸生以選拔入成均除賓州判南  
半載即以病乞歸日徜徉山水閒為詩與郡縣李柏同  
調尤慕李容之為人晚寓居二曲以其文字其子焉性  
剛介閭里有不平事必侃侃言之嘗自言曰我一身無  
長物止餘勁骨少許耳

康乃心字太乙邵陽人秦人語曰關中二李不及一康  
嘗有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原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  
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題於慈  
恩塢上侍郎王士正祭告西岳過寺見其詩亟稱之翼  
日詩名遍長安而乃心不知也康熙十四年學使陸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元旋拔之充貢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為準則著有毛詩  
箋莘野集太乙子韓城有平遙志若干卷

徐枋 吳橋田 金孝章 王玠 楊益介

徐枋字昭汰又字侯齋長洲人少慕恬素潔慎不染崇  
禎十五年舉人明亡避地汾河遷蘆區後在金墅又居  
於積翠及遊靈巖山愛其曠遠有趣卜澗上居之將老  
焉頗善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為武昌督遣使通  
書且餽兼金求枋作畫枋不與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  
吾薄顧長康不為之耳曾以一幅畫寄楊州王士正其  
畫為靈芝二莖士正詠之曰天池白雲裏寫此商山姿

感君黃綺意勝會齋房芝時人以為雙絕然枋於祭酒  
未嘗被襟暫面也其意致不羈如此枋不入城府十年  
睢州湯斌巡撫江南屏驕從訪之逕登其堂堅坐移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枋避不出斌誦白駒之詩周覽歎息而去嘗絕會有饋  
米至門者卻不受惟岳退庵禪饋之乃受士正曰子  
嘗有齋中三詠其一昭汰靈芝也又金俊明畫梅云鄧  
尉花時雪幽人日往還生綃纒半樹忽憶漁洋山王光  
承有草書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組自是高人筆非  
關餓隸書三君皆吳中高士也朱彝尊曰孝廉高蹈者  
吳越居多始終不入城府者吾郡李潛夫巢端明及吳  
中徐昭汰此外不概見昭汰歿最晚故名尤重江左得  
其詩畫不啻珊瑚鉤也枋詩才清妙有懷友詩云細雨  
寒江路孤燈獨夜舟故山今寂寞為訪玉峯秋枋性既  
狷狹絕俗俗人亦不可候之惟朱用純至門則把臂延



接置酒辦肴藪極歡乃去甯都魏禧至吳枋亦與爲友枋同時吳中高士又有金孝章俊明王玠光承亦枋之流亞也枋卒後貧不得葬將卒豫戒其子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金也宋名犖也果使人贈棺槨之資子如父命不受之焉忽有人至自請葬枋其人亦貧日寫篆隸數幅張之於市市人知而競買之逐日約得一金匝月之後遂葬枋於靈巖山麓葬畢卽去不言姓名有識之者曰此山陰戴易也易字南枝一名冠字峩仲戡山門下士有釣臺詩集其釣臺懷古有句云遠攜僊女全家隱淡悔羊裘大澤行累百首

吳稽田枋妻弟也枋避地依稽田居汾湖及在金墅則文獻徵存錄卷一 酉 有嘉樹軒

稽田往依焉又同居於積翠及枋定居靈巖而稽田出遊每自北來俱過礪上居不入其家枋集中呼爲遠公者皆稽田也路歿葬於膠東焉

金孝章字俊明吳縣人初爲諸生一日筮易林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尙其志乎遂謝去傭書自給自題所居曰春學閑房畫梅花入妙品常以手寫陶詩及梅花一幀寄王士正士正甚珍之

王玠字光承上海人故明諸生也亂後與弟躬耕海畔工草書喜吟詠有鎌山草堂詩集

楊益介字友石諸生督學蔡懋德目爲國士明公棄巾服名所居曰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日每絕

糧采蕨而食之或竟日不舉火怡然也巡撫蔡士英聘士鹿洞書院以疾辭  
宋之盛字未有居匡山下白石邨人稱白石先生嘗與程山甘京論祭立尸喪復之禮不可廢魏禧贈詩云穆穆良時運貞元吾爲師百草慶春日安知秋所爲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守程朱之學以主敬爲程惠學者空言無實所講多反躬自責之言或將以博學鴻詞薦固辭之間居味道以諸生老將卒顧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年七十二有大學中庸講義及愧

南岳上人退翁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父文獻徵存錄卷一 五 有嘉樹軒

嘉兆當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泉絲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殉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時中州李邕和寒石恥與賊同李上書請改氏理嘉兆未之知也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退翁早歲出家事三峯於吳之靈巖爲高弟雖出家痛思其父之大節東南放浪之士皆與交接翁或爲之排難解紛辛卯爲人所訐幾不免諸義士救之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曰吾苟自反無媿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



也枋所居湖上學堂耐寒餓不納人絲粟獨於退翁有淡契稱白衣弟子退翁周之無不受常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也故儀部郎吳人周之璵臨終脫然談笑而逝退翁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明發之慕老而不衰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巖寺吳人恐失之往迎以歸壬子卒於靈巖年六十六其出家也年四十退翁在沙門宏暢宗風篤好人物絕類三峯徐枋曰此其迹也但觀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為者也泐嗣甚眾故大學士嘉魚熊開元從亾不遂自蠻中歸依退翁為執役一見即曰是非常人也既而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六

有嘉樹軒

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故監司沈壽岳子麟生抱王寢之痛依退翁說泐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澗谿辛卯之難寺徒星散獨負書杖策入山為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退翁所著有孝經義說及靈巖樹泉集全祖望曰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庵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為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

應搗謙 徐介 姚洪任 稽宗孟 沈昉

應搗謙字嗣賓學者稱潛齋先生浙江錢塘人生而有卦文在掌右目重瞳子幼即和謹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是時社事盛浙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以文詞相雄長搗謙偕同志之士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為狷社取有所不為也事母至孝母病連年累歲搗謙常自為粥及和湯藥以進母母有問未嘗不在母憐之彊為娶婦終不可入私室及母卒逾祥禫月始成昏禮焉崇禎甲申後棄諸生不復出居威乙巷家至貧乏坐臥一小樓客至以梯接之樓下周以短垣蓬蒿皆遍酌水茹菜不改其樂自為无悶先生傳其略云先生學不適時不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七

有嘉樹軒

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策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太守稽宗孟淡敬搗謙每履履造其廬知搗謙貧遺之金既讀无悶先生傳懷金歸竟不敢遺之姜圖南以御史視鹺歸里暑月行桁道中見搗謙方著木棉衣踽踽而來既歸遣人以越葛二疋贈之請申契闊之敬搗謙曰昨不幸感寒疾故以衣厚覆之若論篋笥中絺綌故當不乏目御史歎息謂是人難衣食者海甯知縣許西山請主講席請見者再不見又再致書亦不答既而曰是非君子中



庸之道也乃買舟至縣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西山嘿然不悅既出趣解維弟子問之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其聘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濡滯矣康熙十七年徵天下博學鴻儒副都御史項景襄侍郎李天馥薦之搢謙方病輿牀以告有司曰搢謙非卻薦也病不能行也浙江巡撫范承謨薦山林隱逸遂稱廢疾客有謂魯泰山孫明復嘗因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至於子之身而異之何也搢謙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卒不就徵搢謙以儒術教授里中諸生嘗有百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六

有嘉樹軒

數舉止文雅見者不問而知為應先生弟子與仁和沈昉徐介鄴萬斯同為友同縣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皆其徒也其說易曰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論者謂非徒雅致兼有實理每歲首必卜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趣二子治匠事七月卒為康熙之二十二年病中為周忠毅公傳未成書也常準文獻通考例立十考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遭運治河師役鹽法律算書先有徐允啟輿地書今有顧炎武顧祖禹故不著錄第為四十一卷名曰教養全書明代事實摭求尤備又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樂彙編古樂書春秋傳考

春秋集解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注大全拾遺性理大中幼學養蒙論較定文公家禮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其春秋集解後附校補春秋緒餘春秋提要補遺各一卷則嘉邵所輯也全祖望曰應先生之歿六十年遺書淹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為之三歎息也年來杭董浦稍為訪其遺書以授契家子趙一清一清將次第鈔而傳之姚江黃晦木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未嘗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固不在此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坯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七

有嘉樹軒

徐介字狷石陸圻景宣甥也性靜退寡嗜欲年三十妻歿不更娶弟敬正病痢躬拭穢惡不以為嫌著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入河渚愛其山水幽絕無結廬之資借其友施相宅居焉蕭然吟翫不問世事喜飲酒善哭候官高兆嘗千里訪之留宿夜半聞哭聲驚問之相子雲蒸對曰鼠銜先生頭巾去也與汪某善晚見馮景亦與為友年七十二卒於施氏之宅相他出未歸雲蒸婦命樺子傳語諸門生請以中堂奉棺含斂介嘗集陶杜詩各一卷新城王士正與搢謙並稱之曰二高士云相字贊伯長介五歲亦隱君子也嘉邵字文衡士則字志可有清名尚書沈近思推敬之既卒各為之立傳



姚洪任字敬恆隱閩中每日朗誦大學一過姚江黃宗炎見而歎為獨行傳人也營什一之息以養母一日買絲銀色下劣母怒曰汝亦為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於應搗謙搗謙愛之搗謙不可輕受人物惟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由義而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改沈昉卒搗謙不食二日敬恆曰朋友之喪而若此毋乃過與喟然歎曰為其無以為斂敬恆請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晚以非罪陷縲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誦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有程張書數冊呼與坐而語大驚即日釋之敬恆著有庸言錄行於世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稽宗孟字淑子號子震江南山陽人崇禎丙子舉人令浙江入本朝守杭州居官清介絕俗吏部張新標嘗詣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椽不蔽風雨為之歎息嘗為南昌李明睿作閨園影賦彙彙數千言明睿攜示趙洞門李叔則各舌橋不下宗孟舉博學以疾辭有立命堂全集又有楚江蠡史諸編

沈昉字朗思本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少有志操常渡江至越中間劉宗周講學與應搗謙友益勵清節明亡年二十七棄諸生杜門不候人授徒自給家至貧素有時絕炊掘階前馬蘭草食之鄰有遺之米者昉辭鄰固以請昉方餓甚周旋之頃忽仆於地其人驚駭潛去良

久方甦因笑曰是徒以困我然我感其意矣搗謙聞而歎曰我於交接之際自謂不苟以視沈先生猶覺愧之宗周歿傳其學者頗滋諍訟昉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膝其口說以求勝非所望於吾輩也以喪禮久廢縉士喪禮說以授同郡陸寅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誠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窮無以為殮搗謙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受聘槨以汗先生其徒姚宏任趨進曰宏任者可以殮先生乎搗謙曰子篤行先生所許殆可也於是姚遂殮之葬於湖上之某原昉有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全祖望曰先生與潛齋皆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而風節尤為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為之銘曰三年食薇餓歿不悔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毛奇齡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一名姓字齊于蕭山人初生母夢僧持度牒來懸於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為花關既生檢郭璞遊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因名奇齡少與兄萬皆知名人呼為小毛公研究經傳聰慧辨博推官陳子龍見其文歎曰才子之文也毛穉黃嘗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壒之表其類視鄉之人猶雕鶚之縈而就雞羣也明季為諸生避兵於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炊爨不給怡然意遠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倉皇渡江而故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竄其軍中號方馬軍奇齡斥為國賊國安大恨將擒殺之髡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上之成均乃援舊廩例輸貲為廩監生康熙十七年薦舉博學鴻詞徵入京青州相國馮溥預辟館相待城東有萬柳園溥休沐地也一日集應召者開宴賦詩奇齡獨作萬柳園賦一篇溥咨嗟與宜興陳維崧文竝稱之試擢上等授翰林院檢討為明史纂修官在館著古今通韻十二卷上之聖祖稱善宣付史館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初奇齡成毛詩續傳三十八卷俄失其藁又尋其綱領鈔其遺緒別著詩札毛詩寫官記國風省篇三篇後與楚人楊洪才說詩又有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晚僦居杭州昭慶寺秀水朱彝尊舍在其次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而走山寺寺僧匿之已而避讐淮上張吏部有園在東湖之濱中秋夕張燈置酒集江淮諸名士凡數十人遊飲於其中酒再行清歌閒作奇齡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參議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也題其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其本才子是時奇齡改姓名為王彥字士方也於是淮上人漸知奇齡奇齡曰子實毛姓也又曰子瀕歿久矣姓者生又生也遂又名姓字齊于又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常登嵩山居道士土室中默念毛詩作問答散錄雖轉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赴湖西閏章留之一年會屢夏赦姜黃門以原廩生籍



辨先天圖之偽於是有春秋占筮書三卷推易始末四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又因春秋經文自起條例為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簡書刊誤二卷屬辭比事記四卷以破宋胡安國春秋傳說著禮經未就成昏喪祭禮宗泐廟制郊社禘祫明堂學校問答數篇頗發前賢所未發奇齡著述時有可疵然不失依據後起者皆用其法崇尙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則奇齡為有功於經義矣素善樂律家有明甯邸所傳唐樂笛色譜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仰聞聖祖論樂及徑一圍三隔八相生法因推闡之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皇言定聲錄八卷 聖祖南巡浙江覽其書獎勞之并敕改譌字宣付專行賜御書一幅以酬雅意奇齡卒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次其集分經集文集經集仲氏易以下為部四十文集合詩賦序記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論詩宗初唐盛唐不喜蘇軾詩有譽軾者諍辨不已乾隆中輯四庫書采奇齡書至四十許部繫弟子籍者又有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采李堪邵廷采邦烈字又超平湖人著聖門釋非錄五卷錫字百朋仁和人諸生有嘯竹堂集沈德潛稱其詩置西泠十子中固為上乘廷采堪別見

萬泰 斯選 斯大 經 斯備 斯同 言

萬泰字履安又字悔庵浙江鄞縣人曾祖表明都督同知萬氏世以武顯泰少獨建志文學書法絕斐豐五七言詩尤善生於明季世積亂離故其所為詩雅好慷慨一舉崇禎九年鄉試入本朝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為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宗義各習一藝務令精熟宗義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泰晚遊嶺表入羊城賦詩廣柳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巫陽海上人士喜鈔寫傳之後還經彭蠡湖在舟中竟病歿人以為詩識也有集名寒松齋稿子斯年斯程斯楨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多知名於世同縣李鄰嗣臬堂嘗論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之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楚公擇斯備也充宗斯大也貞一斯年子言也季楚斯同也斯選沈潛理學師範乎黃宗義羽儀乎劉宗周王守仁年六十卒宗義哭之慟曰甬上從遊能振鼓山之絕學惟斯選一人耳斯大少有高才志操介特明臣張煌言父友陸符次斯大為制服葬之從黃宗義受業精明經義嘗立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例以釋春秋仰辨商周改正改月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足豁前人之疑滯定



後代之軌範又有與仁和應搗謙書辨治朝無堂內朝方有堂往復千言搗謙服其多通著喪服宗泐十餘篇尤見制禮本意又以呂氏春秋十二篇首皆從夏正疑呂不韋爲相時已改從夏正至始皇三十六年乃改建亥又謂秦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改年始而不改時月說者皆以爲疑其論郊禘論祖宗祖王肅趙匡而非鄭元後儒以爲微稍繁廣差忒未勉也李嗣鄴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管有慈明今見充宗其爲先輩所推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有學春秋隨筆十卷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世竝行之其禮記集解春秋明辨彙草未刻燬於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去

有嘉樹軒

火不可見矣斯大子經字授一號九沙少從諸父受書後事應搗謙閻若璩黃宗羲至鄞立證人書院又師之論蕺山之學善隸書得鄭谷口之妙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與修康熙字典主山西試太原孫嘉淦從問學一見卽推挹之卒成魁儒出督黔中學政坐事修城旣歸賣所作隸書得錢給朝夕官詹李紱薦入三禮局時年七十八矣固辭不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辭不就部議亦以經爲翰林官不當舉也經增補其父禮記集解從兄言明史舉要未成爲續纂之又輯其尙書說爲一編所自著有分隸偶存二卷卒年八十三

斯備字公擇又字允誠弱冠就憲執筆遂善隸草父泰

書泐斐疊斯備偶然臨寫便欲亂眞見者言履安遺影於是乎在劉宗周歿難其遺書公擇爲藏之全祖望曰是子劉子之功臣也

斯同明舉人泰有子八人斯同爲第八少未知名父以爲癡常閉之空室中窺架上書有雜書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十大冊斯同抽讀之數日而畢其兄斯年察知之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事黃宗羲學業得聞蕺山劉氏學嘗在客坐背念揚子泐言終篇不謬一字同郡設立經社以資講習斯同年最少與焉每涉疑義披析無滯爲名師夙儒所服旣長博涉史籍慨然有著作意常一舉博學鴻詞未就試時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去

有嘉樹軒

熙十七年也明年置明史局崑山徐元文請以七品俸授斯同稱翰林充纂修官斯同又辭然元文重斯同請主其家母史官有纂撰必伺斯同意乃敢下筆其後建綱領制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斯同典掌元文旣罷丹徒張玉書澤州陳廷敬華亭王鴻緒皆以爲事體大經畫當資一手請斯同踵而成之斯同嘗曰魯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不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漏繼而知其畜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



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假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闇昧而不明也又曰史之難言也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搆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間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天

有嘉樹軒

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不敢謂其皆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又曰管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幾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初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史館纂修互有同異斯同洩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

文閣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為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致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建文書法由是乃定馬班書皆有表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斯同糾之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而不讀表非淡於史者也斯同雖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天

有嘉樹軒

遊貴人門卒以布衣老母詣人題其刺曰布衣萬斯同故督師之嫻人方居要津常謂斯同督師有罪功亦多君少寬假之勿相毀貶矣斯同笑不應有運餉官遇賊走於山谷其孫懷白金遺斯同亦書於死事人後斯同曰將陳壽我乎斥而不取其狷介如此斯同嘗補歷代史表五十四卷凡六十篇蓋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東漢有宦官侯表三國做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則前代所闕而斯同自造體制者也斯同又著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一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經考一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辨疑十二卷書



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卒於京師乾隆中大學士張廷玉奉

詔編輯明史所據鴻緒纂本實斯同所定本也斯同兄子言少涉獵記傳由副榜貢生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一切拒之一知五河縣坐事當論歿時陝中開贖罪例子承勛哀金五千贖之不足同邑陳坊復爲之告於同人卒贖以歸文筆獨出冠時黃宗羲數稱之以爲有戴剡源歸震川風流也所著曰管邨文集承勛字西郭磁州牧有非雪詩集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柴紹炳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中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例許子隨任應試先爲莆田縣諸生任滿牒歸仁和縣紹炳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亾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父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爲之萎絕喪既除服而猶哭友問禮有卒哭謂何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則哭豈能忍哉里有避父答出亾者紹炳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答非苦我無父答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紹炳又伉直不媿遇不媿力折其非陳廷會同社友也嘗於高會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閒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變黑白廷會面叱之其人驚顧曰是豈柴先生耶與人交疏懶率素胸無俯仰人亦諒之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衣被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耶偷兒驚絕紹炳慰之且勸其改行檢枕畔錢百枚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而去入國朝居南屏山甘於貧匱有餽餉輒麾去教授其徒兼買藥自給素爲海甯吳麟瑞山陰劉宗周蕭山倪元璐漳浦黃道周所器馳書請與友紹炳則奉爲師及殉難依宋子俊遇郭有道故事服心喪期年間居寡欲不營滋味嘗夜夢衆生悲切乞命及覺因說輪迴雜報事著



放生戒殺文因斷血食每值客來清談竟日所設蔬果而已治門內有法嘗做黃門顏氏例著家誠二十篇用垂楷式事其兄景明甚敬終身同居羣從子姓或官成歸里或年長於紹炳朝夕相見莫不凜若嚴君康熙八年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巡撫范承謨自詣之請以紹炳應詔固辭又請刊行其所著書則謙讓以為未之能信承謨歎息而止紹炳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謂弟子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矣治古文精力於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與陸圻吳錦雯丁澎張綱孫陳廷會孫治毛先舒沈謙結社賦詩以唐人為宗宋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元詩不得入其界遠近稱為西泠體紹炳工詩有酬毘陵劉慶雲湖上見贈云劉生纔把臂幾載客錢唐一見如相識雲遊即故鄉春陰桑葉白日暖柳花香未遑湖山興高歌那斷腸又寄陸景宣歸河渚云春雨草連邨市沒曉風花傷戰場開其西泠十子詩則與毛先舒斟酌論次者也治音韻之學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繁簡聲文又有遞變著古韻通八卷首辨沈約孫愐禮部韻略源流次辨部第斷限及入聲部次異同又辨全通半通閒通旁通四例以崑山顧炎武書多可疵謫遺書以詳正焉炎武無以難也發揮宋五子之學著省過記年錄明理論各二卷以示學者年五

十有五勒遺命數條而卒督學使者王康侯敕有司迎其主祠於學後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二十四年提學周清原題其墓曰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為諸生時先有青鳳集其後成省軒文鈔十卷白石軒雜稿四卷經史通考十二卷翼望山人集二十卷又有考古類編十二卷通考纂略十卷家誠四卷家傳二卷世竝行之其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毛奇齡曰崇禎之末嘗見君於陸行人坐閒意氣慷慨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間雖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書云近惟著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冰祇覺牆東皆附熱地傷哉



曹本榮計東

曹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少讀儒書慕姚江致知之說稍長至蘇門從孫奇逢學旋歸里著論以程朱薛與陸王為五大儒奉為準式順治六年成進士讀中祕書三年授祕書院編修雖居長安布袍蔬菲清素彌勵承

詔上聖學疏凡千餘言略謂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宜開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關治平大道者內則漢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詔嘉納遷右贊善再遷司業班朱子白鹿洞學規使學生肄之尋轉中允

世祖選儒臣有學品者為講官本榮與焉晉祕書院侍講再擢左庶子侍講幄如故

世祖嘗以明永樂易大全雜舉王弼孔穎達程頤朱熹說繫而可刪華而寡要

較本榮同傅以漸對定易經通注九卷書成甚稱賞焉十四年主順天鄉試事畢充經筵講官失察同考官不

職坐貶秩五級久之復原官俄補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康熙中以病乞歸行李蕭然行至揚州卒病既革猶

與門人計東講窮理盡性之學年四十四奇逢聞之歎

曰本榮歿江漢風流盡矣本榮著奏議稽詢四十四卷又有古文輯略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子宜溥蔭生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計東字甫草又字改亭吳江人師湯斌講讀學為古文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順治十四年舉人嘗至鄴下客鄴中徧訪謝榛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有小塚頽墮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於鄴城當事為封土三尺餘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至順德追憶歸有炎常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優策蹇往來求其遺址不可得徘徊署旁廢圃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僕夫匿笑了無作色至泰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於峯之旁見豐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碑屹立大書禮為人子不登高不臨深即再拜其下杖策下山自海陵歸渡江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柁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雪中起坐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至吳見黃孝子向堅請稱弟子有豫讓橋詩云秋水蓬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老酬恩地瘦馬單衫豫讓橋或問暇日何以自娛曰賦詩彈碁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集中州集



王命岳

王命岳字恥古福建晉安人少受易於漳浦黃道周甚有志向家苦貧蒸縑不充廓如也以明崇禎舉人應順治十二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初有天下雲南貴州未服

世祖御試錢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臣聞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不可不察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為一西漸流沙東臨瀚海北窮沙漠南暨百粵自古幅員之廣未有盛於此日者也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臂而擾沙寶盪足而蕩蒼梧勤南顧之憂殊甚方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美

有嘉樹軒

命輔臣經畧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勳唾手可待臣不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晉漢高才大畧越千古而東甌南越未議用師至武帝乃開閩越置桂林郡先武亦卻臧宮之請姑置畧述於度外然隴蜀之獲皆次第奏績此二君者非智不足力不贍也以天下初定百姓厭苦兵革喁喁思望太平勤兵遠伐則天下騷動謹守疆圉以待其斃則可以相機進取而天下不搖臣愚以為今日之事實類於是今天下瘡痍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為休養之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以赴之晉者楚賦已足當天下三分之一今楚賦畱辦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美

有嘉樹軒

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協閩又見告矣東南之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縮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踐覓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關小醜未滅而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又臣之所大憂也古者雲貴為不賓之國至洪武間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雲而開疆於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已今使蠹爾能遐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為扼塞則必有燎原文獻徵存錄



入輕入則舍中原而爭能於九折峻阪之間我喪其長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旺而以守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固耨鋤以藏鉤戟故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柳施之屯舉則雲貴戒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匱也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疆弱之勢兵家之微機也夫非不能舉天下之全盛殫京國之精兵以逞志於湖南而收功於雲貴願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務爲持重百勝之計而又宜養國家之元氣不宜浪搏以僥倖於不可知之一戰也谷羊祐平吳亦屯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祐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五

有嘉樹軒

游道固不可以一端盡也大意得焉巨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夏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食既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釁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以振蒙發落收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漢趙充國屯田西陲以服燒當諸羌不過兩年振旅而還故曰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此類是也奏上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命岳上經國遠圖疏曰竊惟開國之初必先立遠大之規模其功能及於數十世之後而其效亦卽在一二年之間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

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卽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數十萬而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巨各省鎮滿漢官兵俸米豆草之費至千八百三十八萬零大兵所過芻秣之費約算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日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合省駐防官兵分地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五

有嘉樹軒

耕種稍做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餼糧次年之後各兵自會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人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目今將帥所隸兵丁皆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倉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升遷兵隨官去旣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覈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強之利或可難臣者曰一意於耕則不得戰分力於戰又不得耕譬如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暇食夫鳥獸之會啄



者常也飛走者暫也耕之日多戰之日少又何傷乎且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驚宜勿遽責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去賊二三百里而遙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至千百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為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而民復為賊展轉相因深可隱憂故為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為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覈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早 有嘉樹軒

世祖甚惡貪吏令犯贓十兩以上者藉歿之命岳上疏曰今法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為皆由舉劾不當目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為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案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為疲軟貪婪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為貪者皆真廉獎為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混行民生日蹙馴至亂亡興言前事足為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朝廷而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

按也臣於目不經睹之事不敢指陳即如去歲陝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尋為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參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金礪薦舉分守關內道左參議何承都尋為道臣糾參金礪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及紀被劾仍覆揭何承都貪婪事迹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赴訴乃始具題檢舉為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即是而推則歸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望 有嘉樹軒

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人一事也夫舉動關係勸懲其事甚重宜親訪審確然後可入告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輕率失詳則綫索白人至於賄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

必復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疏上奉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肖蒙譽部臣據實覆駁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目日有限科道官皆得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覈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銓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出為外吏仰



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叅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諸督撫更新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愛憎務令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覈某督撫舉劾當否詳具以聞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勸大汰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轉戶科上疏陳漕事曰臣比見巡漕臣侯于唐疏稱大河衛旗伍畝齊屯丁斬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弁兵不安於兌糧百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縣

文獻徵存錄

卷一

聖 有嘉樹軒

民蜂擁道署吶喊之聲震動遠近打入大門執事釐粉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堪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不可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竊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事淡長早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俱可相安於無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之苦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

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汰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規固恢乎有餘地而尙多未於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在也又河兌一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儻有混籌搶籌聽倉場臣察

究治尙未詳所以混搶之汰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大汰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

汰所謂立大汰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翦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雇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臣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汰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挂欠當聽該弁首告果賊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則情面牽挂於胸中也此搶

文獻徵存錄

卷一

聖 有嘉樹軒

籌混籌者聞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鞭齊發眾丁皆逃運官一人之目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目一轉瞬則米去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卽有抱冤而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倉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卽是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挂欠多力窮敲撲不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汰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萬之擔石以還朝廷



誠非細末也臣前所請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既恐  
就延合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閒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  
題叅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躬歷河干頃刻率至如  
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清職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  
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臣惟國  
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  
有種種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  
民力而消隱患自時閩中苦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  
痍未起饑寒所迫必爲奸盜疏陳六事曰緩徵買糴勸  
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所言切中時要十五年轉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罌 有嘉樹軒

兵科楚中用兵江南浙江等省協濟軍儲不以時至命  
岳言疆場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久延歲月協  
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新舊正雜錢糧  
盡解京師別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  
解充楚餉庶資騰飽又見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  
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關餉至今二載所完尙不及  
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澄公黃梧  
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關餉亦宜與  
楚餉一體夏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羹餒三軍之銳氣貽  
國家之深憂也命岳每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  
疏請復軍屯衛官曰臣見今日小醜未盡用兵未休有

事之地師行糧會費固不貲無事之地郡邑鎮兵亦需  
芻餉是以閩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  
得已取閩左編氓而催科之追窮夙咎取二三有司而  
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  
督責爲效忠以叅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而無百世  
之規臣恐就今悉索財賦當茲軍興秀午之時求足目  
前尙未易言况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  
者然則久安長治之策不可不亟講也蓋富彊之法莫  
如兵屯古人行之無一不效今人言之無一可行臣於  
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大抵發議之  
際莫敢擔荷必委之各省督撫察報督撫詢之將帥將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罌 有嘉樹軒

帥樂責餉於官而不樂責耕於士咸報不佞人各懷自  
便心自安得有憂國奉公其人者此兵屯之議所以屢  
陳而卒不舉也今臣且亦未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明  
軍衛屯田之制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武中養  
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自今天下各衛所  
不具在乎各衛所會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國  
家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  
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既  
落職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  
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謬舛雖曰今日屯田已派



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勝國倉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倉屯之軍竟不得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案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案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夏番運漕其有絕戶無人或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案屯之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案屯之數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彊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吳

有嘉樹軒

旗軍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

天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必有護桑梓之念而債帥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即安受約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止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麋至

皇上加意招徠大者加五等次者爲高官此曹感激

天恩諒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本方向來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

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請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凡入之情難與慮始易於樂成且舊屯多入有力之家一旦議清必拂眾情而設立衛所官事屬創始尤動非常之懼自非

皇上明燭萬里慮周千年獨斷力行恐微臣瀝血之苦心竟付紙上之空言臣區區愚忠願爲國家計久安長治之策齋戒數日然後拜疏伏維

皇上留意垂察滇南歲餉軍九百萬有奇總括一省夏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吳

有嘉樹軒

稅秋糧鹽課礦商魚牛稅其正雜銀止十六萬有奇命岳憂國計日絀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數尙不及此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椽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遁入孟良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強供億久之必懷吝惜又久之必生疑忌國家但能愛養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俟張皇興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小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



裁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畱八旗之禁放足六萬之士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服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大異於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巨億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覆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為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案雲南原有舊屯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當

敕令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為世業軍既領田即為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招人代墾願為軍者即給新帖許為世業不願為軍者即為官文獻徵存錄 卷一 哭 有嘉樹軒

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耕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孳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既登價值自賤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况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曆則例一切濫加悉為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驍兵悍將自不習耕以擾耕人則膽張眉動身開爪攫即現熟者猶去其鄉况新闢者誰

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於民地荒蕪既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莊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一體募人耕種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恐及今不行則明年之計虛事在旦夕難可遲緩也

世祖下其奏詔發銀十萬兩如所議施行焉命岳又請文獻徵存錄 卷一 哭 有嘉樹軒

設官清丈荒熟地畝曰今日事勢最可慮者莫大於財用之不充謹案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有奇而荒地河南山東為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間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即除荒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堙豪彊收不稅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鏹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興屯之籍是也荒田既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一頃令加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下相蒙以欺朝廷而直以熟作荒者反不能清察於是官報與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之適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朝廷日議搜括議



節省蒿目惟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  
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各省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  
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  
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按委擲故紙奉  
行無狀伏乞

皇上慎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畏疆禦者二人督察  
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率諸州縣履畝清  
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冊既繳不時  
親自行丈案圖覆覈有昏髦瞽瞍不能履畝者奏罷之  
有因仍前弊蔽隱懷欺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賣富  
攤貧及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請重治料竣事之後  
文獻徵存錄卷一 辛 有嘉樹軒

就此二省能爲國家增百萬金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  
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如例均丈此足國宜  
民之大道也疏奏  
天子嘉其意詔俞所請而命岳已請假歸因復集清丈  
事宜曰發田賦文冊及丈地成規造魚鱗冊給關防定  
舉劾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嚴丈後之  
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供  
億之費凡十餘條上之命岳既歸閩中海寇方熾沿海  
諸軍日事經畧命岳乃詢訪賊中曲折情狀還朝後獻  
四事一曰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  
與物三曰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調用反閒之術以攜賊

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安插投誠以消隱患朝廷  
采之頗見施行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居官不廉慎吏  
部奏遷廣東左布政使

制下矣命岳劾其貪穢不職請爲粵東殘黎驅除大慙  
聖祖褒歎久之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之

聖祖嗣位奉使廣東卻尚藩贈金粵人以其爲吳隱之復  
生也遷刑科都給事中疏言粵東之北隅有南澳者居  
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壓其地我

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爲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息  
響應相爲犄角粵中接濟則以南粵爲傳舍賊舟入粵  
則以南粵爲郵亭粵中大兵欲持廈門則又以南澳爲

文獻徵存錄卷一 辛 有嘉樹軒

藩籬故在賊爲要害之地在我爲門戶之虞也客夏萬  
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搗其南南澳陳豹之  
兵蹙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  
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而未嘗一議  
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  
其不意而襲取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滅  
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即翻然  
改圖亦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剿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  
何要以臥榻之側不容鼾睡必當置陳豹於廡下清南



澳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埽靖妖氛在此一時矣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饑譁且叛疏請速議處置嘗世服其剴切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其祿俸佐兵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命岳每與王大臣廷辨國事侃侃無所撓語間

聖祖為動容尋以議獄不當坐謫官康熙六年夏畿輔大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間利害諷有心者入告嘗以

天子冲齡萬幾之暇宜披覽古今以為法戒乃錄夏商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既成未及上遽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垂 有嘉樹軒

卒年五十有九卒後朝士尋味其遺言輒咨嗟太息比之汲黯田錫有恥躬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爻中天及讀詩雜記附焉

許友 子遇 孫鼎 均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侯官人父牙明明進士官浙江提學叅議友少師事會稽倪元璐入本朝以諸生終友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迥常有句云野航人遠雁聲低新城王士正愛之采入詩話友又有作畫絕句靈谷皆梅放未曾石頭懷古不堪登無端傳就松鍼筆畫出青山是孝陵秀水朱彝尊稱其詩如俊鶻生駒不可施以韉勒其為名公所賞如此慕宋米芾為人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歲貢生知長洲縣事受詩於王士正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巖集均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垂 有嘉樹軒

有玉琴書屋詩鈔風流文采久遠勿絕閩中以詩世其家者咸曰許氏也



余懷

余懷字澹心別號鬢持老人莆田人流寓建康生於明之季年傷亂流離詞多悽麗嘗賦金陵懷古詩孫楚酒樓云江城西畔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勞勞亭云蔓草離離朝送客驪駒愁唱新亭陌夜淡苦竹嗁鷓鴣空牀獨宿頭俱白尚書王士正咨賞之以為不減劉賓客謝公墩云高臥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符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時奈何許雨花臺云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鶴唳九秋螢朱雀航云紅旗曾挂大航西日暮蕭蕭疏鳥嗁野火閑雲空滿地橋邊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畫

有嘉樹軒

風雨夜淒淒板橋雜記三卷記狹邪事哀感頑豔亦泗水潛夫記武陵舊事意也懷與杜濬白仲調齊名號余杜白懷自松陵至樵李舟中雜咏云一河春水漲桃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蝴蝶紛紛滿芳草獨憐遊子不歸家竟以客次徵歌選典有如少俊吳偉業贈詩云石子岡頭聞奏伎瓦官閣下看盤鳥長洲尤伺弔之曰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金陵市語染名也有味外軒詩多散佚矣

丁焯

丁焯字澹汝又字雁水泉州晉江人祖啟濬明崇禎時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焯幼孤入本朝弱齡補諸生順治十二年定遠大將軍濟度統師取漳州濟度鄭親王世子也

詔優宜置郡縣以下官且致閩士試幕下量受職既試焯居第一授漳平教諭歲餘改魯山丞遷知獻縣內遷戶部主事時議稅閩鹽焯力陳不可事得寢除兵部武選司郎中調職方出為江西分巡贛南道閩人佃於贛者乘亂暴橫號田賊淫殺無忌設法捕治之民情大洽遷湖廣按察使有重囚二十餘人皆劫盜所誣者焯察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畫

有嘉樹軒

其冤枉竟雪其罪俄以事謫官居武昌未發武昌卒夏包子作亂圍巡撫署劫帑金糧儲道葉映樞自刎歿包子復以兵至焯即荷署偽巡撫焯聞之驚棄家踰垣而逃從平湖門水竇出得免於難亂定補姚安知府再遷按察使乞病歸數年卒焯善為詩其論詩曰鍾譚詩歸出明季操觚家奉為津筏去華存質將以救飛揚蹈厲之失然天地英華刊削濩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又曰詩貴新不貴襲貴獨造不貴依傍然厭常之弊或至詭趨俗流之失究且忘源海內詩人漸以漢魏三唐為不足法駸駸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標新領異方駕前人究之依蘇襲黃蹊徑固未脫也則何如規於漢魏三



唐之為近古無弊乎其為詩之旨趣具於此言也尚書  
王士正謂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茲惟鄭  
繼之後惟曹能始自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為不絕矣  
焯臥病酬林澹亭云青山秋後夢黃葉閩中詩新滄舟  
行云柳邊過雨鷺窺網花外夕陽人倚樓有問山詩集  
十送文集八卷紫雲詞一卷從弟焯副貢生亦能詩官  
理藩院知事有滄霞集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范鄣鼎 辛全

范鄣鼎字彪山西洪洞人少而清簡無累於鄙俗康  
熙六年成進士以親老故不詣吏部注官既歸築茅室  
因師曠故里之宅稍加功飾奉母以居起書院聚書其  
中名曰希賢買田施養後學初絳州辛全以洛閩書教  
授鄉里鄣鼎頗聞其遺說其門徒傳之河汾間業儒子  
弟慕其風流多有從之遊者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巡  
撫劾其悖不問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進所著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廣備考三十卷  
其書取辛全孫奇逢黃宗義熊賜履張夏說附下己意  
聖祖嘉之以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御書賜之初鄣鼎父芸茂嘗輯山右之文二十卷題曰  
晉國垂棘鄣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謂之續  
垂棘前後共四集又三晉詩選四十卷五經堂文集五  
卷語錄一卷全字復元明末貢生學宗姚江著書甚富  
嘗以後生多指王文成為異端失為下不倍之義又以  
黃梨州學案專主文成失之偏又不當取霍渭厓寓書  
於祭酒新城王士正辨之士正疏請增從祀理學諸儒  
於孔子廟庭事未施行



陸隴其 邵陽 魏象樞 魏裔介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曾祖溥為豐城縣丞督運夜過采石江船忽破乃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汝願葬魚腹頃之漏忽止旦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其罅隙人咸異之祖東移家泖上築堂因名曰三魚堂隴其少即建志聖賢不何碌碌既長博觀先儒語錄尤斥陽明致良知之說是時河北關中學者主孫奇逢李容而黃宗羲之學獨盛於南隴其皆不以爲然康熙九年成進士舉博學鴻詞遭喪未赴釋褐爲嘉定知縣將赴官爲銘以自警曰生者爲汝養灰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爾母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愆而喪厥志既至自厲清白不畏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彊禦縣中豪猾求自湔洗孩童老叟莫不喜其淳篤每輸糧稅如奉父母縣中諍訟之事爲之衰息前後作令者每以俸入不給爲辭每賤發官錢令民輸送米肉隴其日飯脫粟妻自紡績所用清約一切竝皆除省民情既洽聲實俱美常謁巡撫慕天顏眾方致珍物爲壽隴其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隻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獻之天顏笑曰吾知公意厚然隴其性崛彊忤天顏意天顏內銜之坐微罪劾罷其任及去民皆拜辭號哭數十里不絕家居久之以都御史魏象樞薦起原官知靈壽縣權西平縣事至京師大學士明珠欲識之屬所善通意好隴其居一夕潛去卒不何詣明珠二十九年

聖祖詔九卿察舉廉吏隴其及三河令彭鵬清苑令邵嗣堯麻城令趙蒼璧同被引

見皆擢隸憲府而隴其除四川道監察御史既登臺省以整飭綱紀爲首務湖南巡撫於養志遭喪去職湖廣總督乞畱其任勿更代下九卿科道議多依違者隴其上疏爭之其略曰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又曰養志非賢者邪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邪則必不何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又曰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督臣題請而畱將來督撫丁憂者皆將援此以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弛綱常自此壞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微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疏出時以爲得執法之體焉俄以爭公事憲臣劾其奉職無狀傳將安置奉天笑曰奉天亦可讀書也遂免歸泊然不以爲意好論學弟子從者甚眾家貧甚授徒常熟遍歲除乃返抵家頃之卒康熙三十一年也年六十三所著有四書大全四十卷松陽講義日鈔二卷續困勉錄六卷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一卷三餘堂牘言十二卷學術辨一卷古文尙書考若干卷三十三年



聖祖謂以直省視學宜得人敕九卿舉所知如陸隴其  
邵嗣堯者於是兵部侍郎李光地督順天學政檢討顧  
允敬督浙江學政隴其督江南學政隴其先卒乃命嗣  
堯為之嗣堯謂其子宸徵曰此官乃先生之官我攝官  
承乏巨捐俸盡取所著書鏤版行之又有問學錄松陽  
鈔存讀朱隨筆讀禮釋疑巡撫張伯行攜至閩中故閩  
中別有雕本也問學錄本四卷松陽鈔存二卷則伯行  
所刪節非足本隴其尤斥致良知之說且曰白沙陽明  
之病今世學者知之至於涇陽前選偏於主靜雖本宗  
朱紫陽終近禪學亦弗足尚於是專以朱子為宗異於  
朱子即謂為異端判別區軫勿敢出入也雍正二年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空 有嘉樹軒

臣議隴其從祀孔子廟庭  
乾隆初元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曰清獻邵  
嗣堯猗氏人與隴其同年成進士初為北直清苑令家  
屬來任所嗣堯賦一詩卻之不令進城其句云囊空猶  
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其清介如此康熙二十九  
年察廉吏擢江南道御史故事科道外轉乃出為監司  
直隸守道鈹以嗣堯為參議轉補之俄以試監察御史  
提督江南學政卒嗣堯著圖易定本一卷其說多本於  
皇極經世也又有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  
彭鵬字奮斯莆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耿精忠叛授以  
偽官不屈釋褐為三河令日會齏鹽杜絕請託察廉吏

鵬為第一授工科給事中超遷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  
使歷擢廣東巡撫粵時進諸司訓之曰周官六計上  
廉吏吏不廉雖有小善不足錄也故墨吏望風解印綬  
去有古愚心言八卷康熙四十三年卒  
魏象樞字環極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官吏科都  
給事中坐事貶秩為光祿寺丞補官請養歸十年授貴  
州道監察御史以都御史巡畿輔甚有風力人服其舉  
人之周為戶侍以其自作詩文為所屬王士正所定作  
書謝士正云於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蓋象  
樞素講學也謂其子學誠吾在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  
一阮亭耳遷刑部尚書乞歸歸後書數千卷外無長物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空 有嘉樹軒

嘗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其清苦自勵如此象樞常  
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  
漸也時人與柏鄉魏裔介稱為二魏卒諡敏果祀賢良  
祠有庸齋閒話人以比薛文清讀書錄也子學誠字無  
偽號一齋壬戌進士改官翰林至左諭德  
魏裔介字石生一稱崑林象樞同年進士風節諤諤談  
論康濟官大學士  
國朝諸大典多依裔介奏議所定也學宗朱子著聖學  
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周程張朱正脈無卷數致  
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希賢錄十卷  
傳家錄二卷附家約一卷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樗林



三筆五卷孝經注義一卷多識集十二卷雅說集十九卷清言玉屑一卷崑林小品三卷外集無卷數牛戒續鈔三卷初集若干卷潮涸集十卷詩文集曰兼濟堂集二十卷裔介所著書止於此世所傳資塵新聞七卷乃裔安人所為託名於裔介者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空 有嘉樹軒

陳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福州閩縣人未冠成進士時康熙九年也選庶吉士除編修請假歸適會耿精忠叛以兵脅諸名士繫夢雷及其父於僧寺中夢雷託言有疴瘵疾疾愈當起而陰遣使間道入京師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有陳昉者汙賊僞命京師皆傳以為夢雷也賊平議罪徵下詔獄證具矣

聖祖憐之謫戍尚陽堡初夢雷與安谿李光地為同年生相友善及難作光地亦在假夢雷嘗潛通書約共圖賊既光地在賊中用蠟丸上密疏有功超拜學士而夢雷方蹈不測無以自明希光地為助卒莫能昌言救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空 有嘉樹軒

夢雷憤懣往往發為文詞詭激豪蕩觀者以為過其實而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變竊杳而難窺貞衰糺糅以任剝復兮叢嶺焱忽其不可思匪甯澹括索以窮化原兮疇炳晰乎先幾信質質偃蹇以倅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渺余躬之再誕兮皇降衷其猶弗隱式庭訓於髻鬢兮景曩哲為繩墨漱沆瀣以致清兮刈幽蘭以為製繡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纒以綴飾戒烱靡以要姱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值兮盥用薦於王國余既遵路以馳驅兮端軌度以為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可虞神倘恍於羲皇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蕘兮匪荃蓀其弗俱信



趨舍其允臧兮不度世之委紆信皇風之泰清兮行踽  
踽其猶晏如體養老以娛親兮駕言返乎故閭就頤而  
致困兮蜂蠶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蜡躩兮長蛇游其肆  
虐童昏侈而踵步兮驅狂督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鸞兮  
畢四周其焉薄余不難速殞以濯癢兮顧天性而爰度  
彼績屺於方寸兮古處其或弗過不泯忍以劇奉兮庶  
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底兮長紆鬱其則那余衷其  
多汲汲兮甯晏晏於寢譌余既喉韓盧以搏鏡兮田父  
猶遭迴而跨步挈虬首以齧齕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躡  
於淤如兮驂又淖泥而弗寤搏蕭艾為蕙荏兮庶用遺  
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奎

有嘉樹軒

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違嗟鵲巢之卒瘁兮疇偃  
仰其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彷徨  
其終不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  
其將晚戒糗糒以揚舲兮載鳴鸞而陟巘叩九關以竭  
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耽耽兮九首拔木而莫  
綰既輪困蟠屈之莫為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  
弗閱其弗辱也恃九臯之聞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聊  
息駕以俟時兮念謠詠之莫或暴也眾口之鑠金兮萋  
菲積而日滋余復悻悻以賈殃兮曾括囊之罔規市虎  
其猶傾聽兮矧往愬之侈辭震厲色及余躬兮猶惘惘

其如疑荆棘之充路兮橋踰淮而復為枳蓬依麻而得  
挺兮厥質仍夫敲斲堯舜之聰明兮終藉臯陶以為理  
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絏其焉恥援靈均以永言兮釋  
義文之所指明聖其終莫予訖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  
譽殃之叢勝兮曾余躬之弗戕宵告夢以不祥兮陟岵  
望而內傷且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  
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躡踊而就僵神  
漠漠其間滅兮息噎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  
規而若憮調拘囚而致隕兮典守嬰其罪罟矧覆盆之  
未剖兮躬頹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毋荼毒而就  
瘼撫余背以就余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汨汨其若蓬兮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奎

有嘉樹軒

語刺刺其若芒目冥冥而啟矚兮膺結痛而復涕滂良  
朋之欵欵兮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庇形兮據禮經  
以為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銀鐺之在絆毋使慈母戚  
於重泉兮嚴親聞而永歎忠孝之兩訖兮孰臧否之能  
判忖余思之憤憤兮自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繫兮痛  
軫結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駢翳其若矇襲季冬  
之長夜兮卒律颺颺而號悲風月闇闇其入帷兮雪霰  
颯沓浙瀝而下濛眾寐喑息以交軒兮撼余寤而震恫  
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以  
自矢姬公之困鴟鴞兮嬰跋扈而几几彼上聖之偶齟  
齬兮惟道在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其成貝錦屈



子之拳拳兮惟沈湘則何甚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躬之坎壤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視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從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匪躬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以融融卒冉冉以邁此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悔弱齡而志俟兮神營營於天宇既漸遠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膺曷承歡以永日兮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君兮願永言乎蘅杜若茲其爲蒿兮雖漑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忘縲紲之爲痛長伏苦以嘘夷兮血滯淫而皮膚邪攻首其如焚兮液潛鑠而內枯日晚晚其就陰兮忽一體而神殊爭還嗒以紛呶兮互詬詈而攘揄宵軋軋以達曙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突

有嘉樹軒

今旦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外錯兮震余衷其足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既和而增劇援靈樞以示余兮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橐籥惟神明總於太清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既憇瞽以煩寃兮厥屬失據而相薄閱戚固亦有宜兮繩墨因時而改作願甯淡以澄神兮庶有喜而勿藥醫言其有旨兮感余心而怛怛聊忍痛以算生兮舍古訓其何仍哀輟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兮重搜爰象於窈冥泰之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勿越惟勿憂而日中兮固苞桑以無蹶貞或底於厲兮悔或免而勿罰要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汨沒慎斯語以祛

痒兮更探索而旨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閱夏而秋在望浮雲飄颻而莫廓兮淫潦汎濫其湯湯蠅營營其晝擾兮暑蒸鬱而汗裳喪紀其一周兮徒囚首而懷故鄉觸緒以興愴兮重悶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兮永聖訓以自強固歎歌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他文大率類此篇也夢雷才敏妙能通國書在塞外十餘年公卿子弟受業者眾

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釋歸命編輯古今圖書集成久之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夢雷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一百卷節鈔者又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突

有嘉樹軒



陳遷鶴子萬策

陳遷鶴字聲士先世泉州安溪人徙郡城父洪圖天啟丁卯舉人三為學官祠詔安名宦遷鶴舉康熙十九年鄉試二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年五十矣孫在豐徐乾學李光地相繼為館師咸重其文學二十七年授編修遷鶴航情著述常為太極無極說曰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異端者流竊此為空虛之說至理晦焉愚謂天地之道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為天地者人心之妙亦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為人必曰有物立乎動靜之先思之不得其解遂以冥漠無為者當之是為佛老張其幟也夫天地之道純粹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精也所謂太極以其純粹者而動萬物生焉得名之曰陽以其純粹者而靜萬物成焉得名之曰陰太極即在陰陽中也人心具仁義禮智之全德太極也靜而斂精固神陰也動而舉事宣謀陽也太極即在動靜中也是故陰陽者生成之器也太極者生成之理也氣行理周先後無次然天地將生萬物始有溫氣將成萬物乃有肅氣理先氣後無次而微有次者也生者出也因時呈見之謂既不得陰陽本無因太極始有又不得謂有生於無太極乃無也遷鶴疑胡安國春秋傳漢文臆說未必盡合聖人之意因讀韓愈詩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及言春秋據事迹實錄而善惡自見怡然有得乃上

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窮討端緒而條辨之其言日記曰春秋之失亂非聖經錯亂難讀釋經者亂之也多立義例前後矛盾甚且自立意見鑿空議論屈聖人之意以就已又至深文春秋為鑄鼎之刑書是經之不明傳害之也傳能害經而紛紛然曰求之諸說戈戟橫生與經為牴是重其害也程子云因傳以考經之事蹟因經以辨傳之真偽愚謂學者且潛心聖經如隱公不正即位之禮知桓必行篡弑之逆公薨不地公即位隱公不葬即知桓之為弑逆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之命不書天即知春秋正桓之罪此不待傳而明者也齊侯逆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即知桓公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必有夫人之難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即知夫人與聞乎弑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及齊人狩于禚即知莊公之忘父仇夫人如齊師會享齊侯即知莊公不能制其母夫人不與公偕至即知其後必有司晨之禍亦不待傳而知者也閔僖不書即位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如齊即知慶父弑二君而夫人與聞亦不待傳而明者也鄭抗王師衛拒王命荆伐鄭入蔡以蔡侯獻舞歸舉中土之大而侮於荆蠻則知天下不可無霸主故北杏之會崇獎齊侯無論衣裳會九召陵伐楚為聖人所褒即城楚邱伐山戎亦聖人所予傳或譏其專或譏其勤兵於遠者過也齊侯沒而楚勢張執宋公敗宋師于泓



伐宋圍滑公子遂如楚乞師舉諸姬南向從楚則知天下又不可無霸主故侵曹伐衛卽書晉侯踐土之盟功繼九合城濮之勝威逾召陵傳以爲詐敗而譏之者過也晉文沒而秦虐興其滅滑也凌諸姬之漸也殺之戰彭衙之師紹霸功而嗣文之烈經有疾辭何以知之以秦伐晉書人晉伐秦書爵知之而傳貶之不少恕者過也晉襄歿而靈公不君景厲微弱楚欲大熾莊王挾其雄心猛氣主盟辰陵敗晉師于邲圍宋圍鄭迫王郊而問鼎春秋惡焉悉書於冊以著其惡傳乃以殺陳夏徵舒而進之不知春秋書楚人抑之也何也僭王之人不得操討賊之柄予之者過也晉君州蒲弑而楚日爭鄭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主

有嘉樹軒

之會數勝莫救不戢自焚則知有於越乘其後而春秋以獲麟終焉孔子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紀其終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中閒或抑或揚或進或退奧蹟難知揭其大要莫過於正名分明王法而已是故荆楚雖有小善紀其事而非進之也以其僭王之罪大也君雖無道非人臣所得弑也以天澤之分不可踰也紛紛戰伐總以王法爲斷能尊周而攘楚斥秦敗狄者皆予之也以恩怨別曲直者私情而非王法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挈大權以歸天子而非孔子自爲王視孔子太高儼然奉天命行天討褒冕南面而黜陟辟公恐孔子不敢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春秋立法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主

有嘉樹軒

中土受其蹂躪天下又思有霸悼公三駕伐楚而楚不能爭桓文之勳再振會于蕭魚志其盛也然衛侯出奔不能定卽知霸業漸衰繼以平公懦不在諸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卽知其不能攘楚將與楚爲和有宋之會卽知其有號之會有號之會卽知其有申之會有申之會卽知其必滅陳卽知其必滅蔡晉人無辭於諸侯卽知其必有厭愆之盟必有召陵之侵然盟愆欲救蔡而不能會召陵以求貨不得而歸晉霸遂衰不競於楚然囊瓦貪而不仁則知其必有起而害楚者而吳師陳於柏舉柏舉敗楚入郢卽知必加兵於山東之大國而有艾陵之師既有艾陵之師則知必與晉爭霸而有黃池



襄秦穆楚莊也宋襄不成平霸秦穆以伐天子之方伯而霸之楚莊以勝天子之方伯而霸之則是推跋扈者為雄長而非春秋書王法之旨矣又曰讀春秋至中途輒廢然而返未有能終卷者以傳例參差故傳例貶則書人褒則書爵隱桓之初尚有可憑其後不應書人者亦書人不應書爵者亦書爵傳會穿鑿曲為之說學者思之不通乃疑而掩卷矣竊以人字之例有微者而書人有將卑師寡而稱人有非天子之命大夫而書人有進之而書人有眾而書人啖氏曰一字可徧施於諸例惟人字不可一律拘也至於書爵有中國無霸而忽有霸不得不書爵以正其號北杏即書齊侯侵曹伐衛即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圭 有嘉樹軒

書晉侯是也霸主多書爵示別也有中國無霸而荆蠻主盟不得不書爵以紀其變而志其橫孟與辰陵之書楚子紀變也伐陸渾之戎入陳伐宋圍之書楚子志橫也盟宋會虢而後南北二霸矣欲貶之不勝貶矣不得不從其舊號以著其實所云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會申書楚子此後楚皆書爵著實也楚熸而吳興聖人待之亦然柏舉之戰既書蔡侯不得不書吳子黃池之會而霸爭衡不得不書吳子此皆直書其事而美惡顯然必欲穿鑿而為之說曰書爵以予之然則伐陸渾之戎在天子之疆而問鼎書爵亦予之乎論春秋無誅意之說曰立此說者本孔子之論滅武仲然孔子雖責武仲

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滅孫紇出奔邾無自邾如防之文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魯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投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漢昭烈治成都天旱禁釀吏搜人家得釀具欲罪之簡雍與昭烈行於郊遇一男子曰此人欲淫昭烈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以意誅人與有淫具而誅姦正相等目自傳經者拘為此說後世暴君酷吏藉以行虐於是有所缺望之律有腹誅之條有見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彼蓋假託於春秋而不知春秋無是法也論春秋無治黨與之法曰虞書曰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圭 有嘉樹軒

罰勿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有立為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宋公伐鄭四國戰郎及滕穀鄧來相朝力辨其不然蓋儒者立論宜依忠厚况經意所無豈可以經意穿鑿而附益之哉秦漢以下一事而逮及千人百人明太祖於胡藍之逆殺人數萬皆黨與之說為之毒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傳經者不必過為張皇也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已往之亂賊竝不知後有此書同時之亂賊未嘗見此書何懼之有聖人正三綱植五常使君父之分懸之日月而昭然萬世臣子皆有所畏而不敢動於惡則懼之也至於助惡之黨何國無之誅之不可勝



誅亦止昭明其法使後人觀焉知黨同之人與亂賊並  
勒在丹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將戰兢凜慄而謹於  
所附則懼之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恃有此法而已如  
傳之意似孔子欲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亂賊起九原而  
親刃之若晉明帝之追戮王敦也又似孔子終日忿懣  
鄰國之君有能討賊者即進諸臯夔之列不討賊即欲  
加以共驩之誅亦非也論春秋悉憑赴告曰左氏詳於  
事蹟公穀精於義理而左氏亦有高於二家者不書不  
告也折衷乎是而後儒揣摩億度之論息矣啖子曰列  
國至多若盟會征伐等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  
數卷况列國之事乎歐陽子曰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古

有嘉樹軒

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公皆篤論  
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又曰春  
秋之時天王號令不行胡文定每於經中書戰輒云上  
告天子譎矣猶未也莊十六年齊桓同盟于幽中國始  
有方伯前此未有也若論強大齊爲之首桓十三年春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胡  
傳云下告方伯則譎矣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  
秦師戰于彭衙當是時晉襄公即方伯也亦云下告方  
伯亦譎矣遷鶴以詩之雅頌毛詩朱傳間有同異大旨  
不甚相遠惟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敘述風諭之意  
浮於指斥學者雖宗朱傳而序說不可不知也論之曰

毛詩傳最後出自唐太宗命孔穎達作正義遵之數百  
年無異辭朱子起始與小序詆然即其前後考之二程  
張子聞知大賢朱子所私淑也論詩而用序楊龜山朱  
子淵源所自也言詩亦用序胡文定朱子之前修也傳  
春秋引詩一依序呂東萊與朱子同時亦謂毛詩之義  
最得其真後起大儒爲真西山服膺朱子者也引鴛鴦  
之詩而依序黃勉齋朱子門人也引風雨之詩而依序  
文相國引菁莪之詩亦依序至於馬貴與護序尤力辨  
之尤明且詳曰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  
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今日竟棄置不講矣爲功  
令懸朱傳以取士即精通毛詩於科舉無所用然而窮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古

有嘉樹軒

經之儒與好學深思之士著爲議論載之文章動稱序  
說豈非馬貴與所云不可廢者哉六籍經秦燔之餘詩  
以諷誦獨不絕漢初去古未遠諸儒或爲雅或爲頌相  
合而成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出自子夏毛公及衛  
宏更加潤色又有以爲國史所采錄亦未有定據而史  
記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  
五篇序自正風雅頌與夫忠臣孝子諸篇而外凡云刺  
淫能令讀者發其媿恥所謂夫也不良歌以訊之爲詩  
人之忠厚凡云刺時能令讀者生其畏懼所謂邦之机  
隍曰由一人爲詩人之忠君愛國合三百五篇皆可施  
於禮義也苟可施於禮義矣雖文字參差何可廢哉今



治詩之家終身不見毛序甚且以不宜場屋與稗官小說同類而觀之吾故申明其說俾知六義之傳其原有自為不可廢而非敢與朱傳牴牾云爾歷官至左庶子年七十請告歸猶勤勤改訂所著書不輟也遷鶴勇於行義福州常氏婦未嫁其夫陳國勳得罪長流山左常徒步入門養姑七年遷鶴聞之為募金贖其夫歸海上軍興泉州有里長大當之費胥役恣為奸利每致破家沿及承平此風未息為言於總督興永朝革之鄭成功據臺灣濱海居民避賊徙內地名其田土曰界外悉不賦之比臺灣平有司按籍徵科歲久莫知其故業民以大困或挈家流亡遷鶴請於有司就現耕地履畝定稅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美 有嘉樹軒

界外之人甦焉其有德桑梓多此類卒年七十六著易說十五卷尚書私記一卷毛詩國風釋一卷春秋紀疑三卷春樹堂文集二卷子萬策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精研算術有館閣絲綸近道齋集萬策從子亮世孫科捷竝入翰林郡中號為清德門戶科捷官鴻臚寺卿有志道齋集

馮景 顧諫

馮景字山公浙江錢塘人為諸生善治古文辭而負氣嶽嶽不與俗合遊京師兵部侍郎項景襄客之時有司亟營建求大木不得有請易太學彝倫堂宋廟者景投書於左都御史魏象樞凡千餘言事竟得止聞者以為壯相國索額圖欲一見終不何詣去之淮安授經自給督漕淮安者徐旭齡也甚重景會久雨大水壞廬舍景以開澗河議進曰益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與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美 有嘉樹軒

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澗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天行之常耳連縣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已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為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既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為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壩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



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涸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闢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開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毋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闢不開故文風科名寔昌而閭閻血脉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宿睢沐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夫

有嘉樹軒

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調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澗河爲己任蓋調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乃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澗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樂役其便一旦濬澗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菘之費加築則有采石辦灰

運甓相杵之勞今濬澗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澗河輸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奸僧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澗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費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澗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應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夫

有嘉樹軒

命駕復核了然委負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曆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二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曆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有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尙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勳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深闊如前式復如城西興文開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



於河澗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卽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並興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公亦然值杭大旱飢疫浚二河修六井築西河長堤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爲鄞令築堤濬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活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全 有嘉樹軒

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廠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饑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尙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栖留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

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澗河通則三城無停水興文之閘可開生氣流轉地靈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之後猶將戴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江蘇巡撫湯斌入爲尙書掌詹事府景復投書陳淮安水患請修隄防禁吏之不飭者以甦民困斌得書太息旣而曰山公固是不朽人青史名長不在科第也徵君閻若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全 有嘉樹軒

璩著古文尙書疏證以晚出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例景謂其書法與穆天子傳周書世俘篇同必出一手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晉東哲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可驗也又駁正其四書釋地十事若璩大服之景讀春秋有周正改時論十篇其一曰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



月遂疑譌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辨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若夏三月啟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劉向當曰秋十月也一語駁透劉向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全

有嘉樹軒

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繁霜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有寅月而冬至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正朔以從夏時是于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甯責備賢者而已矣其二曰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豈非改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

月乎漢律厯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篇亦有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建丑之正月羣臣皆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厯志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全

有嘉樹軒

月號皆太初正厯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顧亭林據此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引原注茅盈內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茅盈內紀及顏師古注不信胡氏說也矧曰周不改時哉難者曰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理有未當義有不安子曰理莫精於易義莫顯於詩學者不可不知也易凡於陽剛皆屬上於人爲君



子於世為治於時為春為夏陰陽皆屬下於人為小人於世為亂於時為秋為冬復十一月之卦也一陽於是乎始生故周以為春王正月始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改元紀時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日之或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作春秋尊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義褒善貶惡而亂臣賊子懼事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所昭垂炳如日星而猶謂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爾而未知其所以然蓋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第繼述其演易之心而以乾元為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於子律中黃鍾為萬事根本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於時一陽動於下復之一陽即震之初九乾為大父文王也震一索於乾而得初爻是為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即震之初九而震本於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貞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以乾為首而周正以子為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周必改子月為正月者所以大一統而慎始也父道也君道也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弗信矣乎而武承文演義首乾之心震得乾初爻則又子道也臣道也天開於子與帝出於震其義一而已矣



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  
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  
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既以一月伐商  
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  
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  
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  
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為潛龍勿用武王則  
為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  
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觀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  
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其  
四曰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於乾元十二律亦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三閏中呂四閏林鍾五閏南呂六閏應鍾律呂不易無  
姤物也是皆陰律也而韋昭解之曰六閏六呂在陽律  
之閏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  
鍾為主故曰元閏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  
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  
也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為地數故以坤六  
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之應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  
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  
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簇  
之下宮布令於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始於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  
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度律均鍾百官軌  
儀紀之以三<sub>人</sub>地<sub>平</sub>之以六<sub>律</sub>成於十二<sub>呂</sub>天<sub>之道</sub>也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  
曰無射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鍾乾初  
九也以爲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  
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  
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  
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  
爲之六閏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閏大呂二閏夾鍾

卜文明也反及歲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  
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  
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而四者皆用  
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  
周天之數所爲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  
於一而天子一位成於三而爲三公究於九而爲九卿  
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  
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至於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  
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於十二而止天之道也  
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其五曰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於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鸞鸞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即乾元坤元百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父 有嘉樹軒

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為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謚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於髦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

稱王無謚者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歎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稽非追稱也若之何弗信維是秦焚書而樂經亾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傳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鍾為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午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於圓丘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禘禘有樂而嘗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父 有嘉樹軒

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其六曰泰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於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



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  
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  
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  
書云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  
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  
邪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  
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  
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  
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  
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奚以云予小子  
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於大戴記所載文

文獻徵存錄卷一

有嘉樹軒

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邪今  
人不信大小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  
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  
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  
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  
以春爲建子之月繆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  
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  
氏周不改時之蔽哉其七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於  
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  
器修稼改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暮春月令孟春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  
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  
廟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  
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釐爾成來咨來  
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  
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  
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  
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  
御閒非卽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  
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誦鄭箋爲漢儒承襲

文獻徵存錄卷一

有嘉樹軒

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  
不審也妄矣哉至其注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  
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  
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六  
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  
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慎絳縣人不過偶一  
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  
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曰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興師故  
明言六月而至於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  
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  
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



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以周正互釋互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知之詩曰二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為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與毛傳曰煥煖也日月方除毛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而鄭箋則云四月為除子初亦不解四月為除之說及觀孔疏引爾雅四月為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諛聞之徒但憑私臆鑿空杜撰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所據吾甚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綠衣之卒章也噫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其八曰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於先正之時行之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襄王乃於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恍然於傳言正時即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注正歲為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

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為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凌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正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於周禮祭蜡息老物之注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即是仲冬建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曾於目而不盲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觀三光之明不亦大可笑哉按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云凡上功木昏正而後日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諸於三月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益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九曰人不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泰誓十有三之為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柄星在天鼇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



帝嘗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晨為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歷算者亦無由知賴劉歆作三統歷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合之周書歷歷無爽今據以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干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之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夏十月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也其宿牛斗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韋昭云一月十日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是而次之則元枵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龜之首天龜即元枵也則豈不知星在天龜也者乃於十三年春改子為寅反誚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闕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不秋蟬鳴樹間為明實候故以不夜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然其是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妄解矣知言哉其曰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騶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孟子言明堂為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斯怒皆不稱謚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

殷本紀云諸侯多畔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主號於天下洵不誣也難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二獨夫尚存未有代德而有二主亦聖人之所惡也曰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

亦不禁文王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天下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並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盡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於經猶見於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帝則其辛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於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

文獻徵存錄

卷一

有嘉樹軒

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

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於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本紀可觀也及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為王見記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大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凶德喪殷故削其帝號仍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自成于帝乙固不多方明德慎罰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即稱王之明



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即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謂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信第即位既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太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文獻徵存錄卷一 有嘉樹軒

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景言論諤諤無迴避再遊京師主工部侍郎金鼎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問諸景景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耶奈何斥不賢耶不及早言須上命而簡稽之是職之怠也釁患五部皆有斥者景曰東漢詔舉鈞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公能若是古人何讓哉釁曰善遂一無所斥先與湯右會查昇李我郊以文學受知於祭酒王士正士正居言職景上書責其諫諍士正不以爲忤也鄉試有顯者授以關節卒不肯受遂被考落景嘗作恨文獻徵存錄卷一 有嘉樹軒



瓠子請以身填金堤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為一琴一鶴  
 趙周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  
 為快而况忠清正直之德全備乎一人之身者哉思之  
 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  
 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  
 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俱之  
 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  
 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覩  
 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  
 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百 有嘉樹軒

畫而時觀之以釋恨彭名鵬閩人清吏也商邱宋學見  
 而賞之犖巡撫江蘇喜徐邈不寄耳目於羣吏之言景  
 謂不如張忠定公探民間事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  
 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六七矣景  
 益老竟無所遇惟與山陽顧諱善著幸草十二卷諱序  
 之又有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已付梓矣皆燬於  
 火康熙五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私謚為文介先生  
 諱亦不達以治古文明

顏元 王源 李堪

顏元字渾然又字習齋博野人明季父戍遼東衛卒於  
 戍所元貧不能治裝束徒步數千里至關外覓父骨歸  
 葬人以為孝子元論學雖宗王守仁加以清剋潔慤自  
 為一家之說嘗論孟子性善即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  
 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為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  
 弊徽州姚際恆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  
 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為學次第  
 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  
 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為節目彷彿班王學限年  
 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以蠡吾李昉性崇實學言與其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百 有嘉樹軒

說合詣之明性不見亦不答拜元又詣之值他出見案  
 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明性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  
 焉明性乃遣其子堪與游故堪之學多出於元也著存  
 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門徒習之  
 王源字崑繩少有節概慕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之為  
 人善古文蠡縣李堪見其文盡棄少作而學焉又與堪  
 師博野顏元元講學於鄉里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  
 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  
 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源一見大說與  
 堪同師事之源好遊妻子不知其所知與桐城方苞為  
 友苞固為程朱之學者也一日忽至苞家謂苞曰子篤



信程朱恨終不能破子之迷也因留兼旬爲言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苞終不答憮然曰子終守子說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過也苞作而言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也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則西漢趙張之吏治也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又程朱之爲人皆易退而難進也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吾願子歸視妻帑潔其身而已矣毋非議前人爲也源因自咎曰子言亦有理吾又聽子言矣自是終其身不非程朱旣而苞以事下獄旣解堪來信亦以語源者語之堪亦以爲然也源有文章練要若干卷

李堪字剛主蠡縣人居恕谷里又稱恕谷堪父明性字洞初謂學貴實踐實踐必從謹身始聚生徒喋喋講學無謂也又謂世儒求身心不實乃求事物事物不實窮致物理於古所編摘之書而注事說物益復不實遂屏去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亦皆斥之爲舍己爲人之事則學亦安用矣乃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學與五公山人王餘佑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

鑑事蹟可施用爲一書嘗誦之康熙二十九年副榜仕爲通州學正堪傳其家學又與大興王源事博野顏元遭喪旣葬陳服慨然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亡誰當讀者有以蕭山毛奇齡所著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二部餽之者讀而恍然遂往詣奇齡受樂盡得其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去書有謬謬亦爲正定奇齡甚愛之堪博學篤志謂前儒每言講習證悟不務實而窮高遠斯乃義合乎程朱而教背乎孔氏然非聖人之所謂學也其論易以象爲主兼取互體以爲性與天道聖門罕得而聞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言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樹軒

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其詞虛誕其理惛淺不可用也又論大學格物卽周禮三物孔子之世去古未遠六德六行六藝綱領尙存格物之學人人請肄不假更甞厥旨故但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示其途而已補格物者是畫蛇而添其足將失旨酒而不可悔矣堪言論多祖奇齡惟以三物詮大學蓋遵顏元之指不依奇齡爲斷奇齡惡其異已別起一義作逸講箋以難堪同門諸子遂兩行之不定其是非卒年七十所著周易傳注七卷附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學記五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



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續刻三卷

文獻徵存錄卷一終

卷一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二目錄

杭州錢 林東 藻叔原編



楊 瑀

顧炎武 吳任臣 張 詔 張爾岐

嚴 衍 談允厚

施 相

吳偉業

馬 驥

尤 侗 馮 班 陳子升

黃宗義 弟宗會 陳赤衷 董允蹈 楊開沅 新熊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目錄

有嘉樹軒

黃宗炎

王士正

朱彝尊 于昆田

周亮工

宋 琬

施閏章

查慎行

楊雍建 李森先 李正華 湯右曾

韓 茨

姜宸英



文獻徵存錄卷二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楊瑀

楊瑀字雪臣毘陵人讀書為已隱居不仕李二曲言曩  
余遊毘陵毘陵有隱君子楊雪臣者數為余言其從兄  
砥齋風節又言寓郡南園一時郡中諸名賢多過我者  
而潔庵唐翁過我尤勤雪臣稱翁坦率諒易任真而行  
不愧三代遺直翁荆川先生從孫也或云唐宇堅其答  
雪臣隱君書曰客冬吳君濬長自都門以先生所撰尋  
樂堂記見寄喜慰無涯聞尋樂之旨竝及堯舜伊尹方

文獻徵存錄卷二

一 有嘉樹軒

體用兼賅不墮一偏合之以敬庶學者當下知所從事  
而致樂有由痛快的確發前人所未發乃天地間一大  
文字何幸借敝廬發之雪臣有襄城紀異詩云賢勞當  
世變王事一身輕瘞玉留芳草歸魂樂故城精靈原不  
泯孝感自生情莫謂聲來異無聲卻有聲二曲去毘陵  
撰文賦詩贈行者甚眾雪臣序畧曰辛亥履端有告予  
者曰關中李先生至郡之人爭識之子獨無意乎予曰  
先生為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既又曰北方之  
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既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吾道  
之楷模也且曰卻太守之聘幣辭撫軍之薦刺者也予  
乃聞之起敬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

然猶未敢以人言而遽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冊  
以講學為首務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予作而曰異哉講  
學之事末世所諱乃以為匡時之要邪陽明之學尤今  
人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從邪吾將識之矣雖然猶  
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既而得先生所著學髓曰異  
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知本者幾人哉求其知而能行且  
亟以之覺人者又幾人哉雖在數千里外猶當閉關以  
識之況儼然在望而可咫尺失之邪於是齋宿而造館  
舍望其容盎如也即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  
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淆浩浩而莫可窮也其  
所論學語上語下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

文獻徵存錄卷二

二 有嘉樹軒

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  
於是攜吾子若姪日就教於先生先生亦以瑀所志所  
學皆同而加之悃款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  
又往往於稠人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毘陵  
之去蓋屋不下數千里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見先  
先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瀕行執  
吾子之手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言矣雖然  
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東南有人傑  
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感先生屬意至誠惻  
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勿忘先生之言嗟  
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所居之逼為他日造



訪之謀者先生不答但曰吾茲之出不獲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不出以全吾身不復為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嗟乎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為心先生之此出也以覓父遺骸為念先生之甫出而遽歸也斯實避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為人顧何如哉於先生之歸敬述瑀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加意於瑀父子者亦以見一旦傾蓋心在千秋非偶然也顧亭林寄楊高士詩云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水厯書池淨山連草舍長但聞楊伯起絃誦夜琅琅又與之書曰僕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郎君博探文籍而不求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仕進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為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為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頗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意其傾倒雪臣也至矣

顧炎武 吳任臣 張昭 張爾岐

孫炎武字甯人又字亭林崑山人本名絳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補諸生志操絕特惟同里歸莊與善時號為歸奇顧怪炎武專心經書該究精悉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其為學者往往言性言心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其言仁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四 有嘉樹軒

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置四海困窮而講危微精一是其道高於孔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孟子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所問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不言也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酬酢皆有恥之事也士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



去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不取諸五經論語而資之語錄是之謂不知本典謨爰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經學卽理學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五 有嘉樹軒

舍經學而言理學則其所謂理學禪學也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知其墮於禪學也嘗歎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東海學士赴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閒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旣壯文學之會漸廣投止所及莫不算其名行望塵請益炎武虛懷切磋因著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已探賾洞微吾不

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昭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所得議也在關中與諸子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講學諸師聚徒立名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六 有嘉樹軒

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繼母王氏之女也未嫁守節姑病斷指以療崇禎中有司請於朝建坊旌之甲申聞國變絕食死誠炎武勿更出仕福王在南都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爲兵部司務遷延未就俄徵爲職方郎亦不至銳意就學自少至老手不捨書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過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而後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故友忽不相識頗責斥之或顛隊坑谷亦無悔也兵後盡粥其產將遊海上不果避怨至京口渡江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家傭旣歸復有怨之者陷以罪幾不得解旣



而居章邱治田舍長白山下俄為土人所攘奪乃游都中至昌平謁十三陵東至會稽復北謁思陵攢宮往代州墾田曰使吾澤中有牛羊于江南不足懷也未久又之淮上復入都謁思陵又往來河北邊塞者十餘年凡謁孝陵六謁思陵六愛華陰之勝遂定居焉食沙苑蒺藜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身本南人喜北方風土嘗曰性不能行舟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入

國朝薦博學鴻詞又薦修明史皆辭在京師邸舍王士正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蛺蝶行可乎即朗念一過同坐皆驚善為詩詩筆皆妙有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朱彝尊曰復社諸君多負文章經濟若顧甯人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七

有嘉樹軒

媿羣雅而繼國風者也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其詩若孝陵圖天壽山衡王府邢州秀州井陘諸詩雄渾悲壯漢魏之遺音也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杆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有古俠士歌云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魯朱家名字人知否尤得古意自大同至西口有云印鹽和菜滑桐乳入茶凝又極彩緻也嘗論嘉靖從祀之失曰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代人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竝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周頤者惇頤也避光廟諱去惇字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八

有嘉樹軒

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又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俱乖古人之旨去載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鍤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又論易屬薰心曰慈谿黃氏震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



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會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與日鈔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九

有嘉樹軒

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此皆足以發明厲薰心之義而周公先已繫之於易矣又論心學之失云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

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枯亾之者矣又云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亾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又云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可無酌又論其限列其質曰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懣生而五情昏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矣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其限列其質之說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十

有嘉樹軒

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薰心之厲矣又朱子晚年定論宋史陸九淵傳云九淵嘗與朱子會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史言如此而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



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十一 有嘉樹軒

經四子沛然若洩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語合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于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

句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十一 有嘉樹軒

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夫得魚以筌得兔以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究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筮陳建作學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沅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齋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



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比言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歿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而晚同乃至說成生異而死同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

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四

有嘉樹軒

爲泰州王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均再傳而爲羅近溪汝趙大州貞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費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時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因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也炎武精音均之學因明陳第所說通之探檢經傳大暢厥旨擬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當世重之名爲音學五書好涉覽古今志乘略錄又參以目驗爲天下郡國利病



書百二十卷其零殘之說別為肇域志則依圖經之例而著錄者也獨肇域志散佚良可惋惜其日知錄三十卷說者謂可擬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有九經誤字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八十卷杜預左傳集解補正石經考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金石要例顧氏譜系考一卷菰中隨筆誦觚救文格論雜錄總數十卷世傳經世編十二卷託名炎武則非炎武所為也本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首妻歿於家寄詩輓之而已竟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炎武無子門人奉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於世全祖望曰先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生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絕俗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及公移邸鈔之類有關於民生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徧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喜金石之文到處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

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起不知舍經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溪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尤為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焉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名之為累則已甚矣又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徐尙書乾學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賤其乏至是鼎貴屢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窻徘徊渭川畢餘年足矣無子尙書為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于塾又曰王高士石菴之言曰亭林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吳任臣字志伊號爾器仁和人諸生涉覽記傳號能多識通天官六壬奇門學射事多中人比之管郭吳百朋



嘗在馬鳴九許語及鄒毆二字當作何讀任臣答曰毆也同見秦權鄒古文許出說文長箋百朋即取二書尋檢竝如其說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既試授檢討與修明史歷志任臣入都與李因篤俱爲益都相國客一日閣學李天馥召客會宴任臣與毛奇齡在坐天寒因篤衣短貉裘而來毛色粗惡天馥謂當內其毛而衣之因篤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乎負薪所衣當是羊裘羊裘賤服也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從內向者奇齡曰毛不內向是也羊裘則用純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毛向外用白絲嵌之使黑白分明以爲飾此文獻徵存錄卷二

有嘉樹軒

非外向乎禮記云諸侯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解者謂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黑羊裘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謂之非古此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天馥以問任臣任臣曰信黼裘誓省狐裘祭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賤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鄒詩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羊裘狐白均可用爲朝服而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貴賤之一驗也因篤笑曰田文以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秦人薄之國策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果何貴何賤耶任臣曰羊之值不如狐然歷觀諸書則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賤也坐客皆以爲然他日天

馥爲溥言之皆大歡噓志伊明於推步亦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鍾一枚叩之曰此大呂鍾也後滌視款識云古大呂之鍾所撰有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又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字彙補山海經廣注及託園詩文集

張昭字力臣又字函齋山陽人父致中字性符爲復社魁首以經明行修舉未授官卒昭不應試家雖貧儲藏鼎盃碑版文甚富以賈爲業博雅好事嘗登焦山乘江湖落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朱彝尊舉逋翁集中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他日題王副使焦山別

文獻徵存錄卷二

有嘉樹軒

銘圖則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昭論朱亦不堅持其說也入秦拜唐昭陵徧觀從葬諸王公表碣潛碣斷碣必三復而聯綴成篇過村寺有碑碣埋沒榛莽者悉椎拓之嘗撫峴山石幢竝以瘞鶴銘辨昭陵六馬圖贊辨各一篇寄新城王士正士正悉其雅意以七言詩贈答之年老矣又耳聾攜兩子一孫客京師謠撰不輟尤善六書之學顧炎武音學五書昭所寫定也昭嘗校婁機漢隸字原爲之敘因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裏抱之裏則不從心而裏袖之裏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北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



麀字也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無壹字故借為烟煨又借煨為緼若氤氲乃俗字而細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為鵠猶雞之為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歧雕與鵠為二字而系雕與彫為一字謬之甚者也論華字曰古作華通作華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斬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繫累之累省而為累非積累之累論序字曰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樸實也別為一字論气字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為气而加食字為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門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為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為蒂非也又改鞞作系為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蒂而近書作鞞皆誤也蓋謹守叔重家法其學迥出戴侗楊桓上

張爾岐字稷若濟陽人世世務農父行教以儒業長為諸生教授鄉里自號蒿庵處士遭變祿孤惻惻瘁交遊絕少惟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善臨終自敘墓石云處士病困自顧無可誌其墓口占數語以誌生平其曠達如此又有篤終論曰嘗言今

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吊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為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挾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惟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惟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柩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又後論曰葬之習於侈也有久而不克葬者是知備物豐儀之為厚其親而不知其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



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  
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  
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  
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  
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  
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為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  
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  
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  
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嘗謂儀禮  
十七篇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  
測其端緒乃自為一書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節目通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主

有嘉樹軒

其疑義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附  
監本石經正誤各一篇於後是書二十九年乃成崑山  
顧炎武既為之敘又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  
嘗曰濟陽張稷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所作禮書  
實可傳朱子見之必不僮謝監獄之稱許爾岐又以吳  
澄三禮考注違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  
章補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餘皆出於依託撰吳  
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時人謂為精審別有周易說略  
四卷詩說略五卷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  
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閒話二卷蒿庵集三  
卷其春秋傳議則未成之書也

嚴行談允厚

嚴行字永思嘉定人明萬厯中諸生與李流芳為友流  
芳雅擅辭藻而行耽情選固有意述作年四十一讀司  
馬光資治通鑑既服其事覈詞盈又病其於遺事軼聞  
甚多疏漏乃立志探纂與其友談允厚輯為補資治通  
鑑以備省覽自序之略曰温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  
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  
者多而遺佚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  
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為正文或  
補為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  
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主

有嘉樹軒

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  
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  
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  
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  
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  
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  
為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  
刪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  
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  
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為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為尚  
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彊不當遽以紀年朱



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報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與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為附載此則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失者也書既成以示人人皆不好之惟縣人黃淳耀大以為善謂足踵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並傳後世矣行入

國朝優游不仕以老壽終

談允厚行同縣人行補資治通鑑書為之參校審定行嘗謂之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為之序且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摘通鑑闕漏遺違若干事曰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封王命相皆通鑑所謹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又摘通鑑違失十五事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降封帛意為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謂無尾禿髮傳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為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義

熙十年已豫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在聖歷二年八月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張易之張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甯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符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眾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紀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紀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璩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璩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又譌常為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稚為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通鑑書秦遣使梁樞至張校是合二人為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死之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為考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為武陵男宋書謂



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沖之死則宋魏史同辭柰何因模而并誣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伸讜議實破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刪稱疾不朝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不一而足且有一月再書丙午者是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五

有嘉樹軒

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胡身之注誤允厚正之曰晉武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王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曰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允厚未仕其名不章於時行之書亦罕傳者故具錄焉

施相

施相字贊伯亦稱石農仁和之湖墅人明末爲諸生國變後與其友徐介同隱於河渚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也有鄒孝直草堂卽其址功飾之名曰幽居甬上萬斯備先墓在谿上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甚歡斯備賦幽居二十四絕知好皆和之世所謂幽居倡和詩者也斯備論學出於姚江介以應搗謙爲友源流各異相不相依漸獨以所見自成其是介性孤梗多所可否晚於搗謙頗糾其失而獨推敬相相有子雲蒸亦賢事介如父介卒相父子適皆出門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且盡出其簪珥以成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五

有嘉樹軒

禮相歸大喜曰不愧吾婦矣未幾相亦卒故人有爲禾中守及茗上大令者各以百金致榼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歎而去相有遺詩百餘篇未行世全祖望曰先生之後已再世子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既得之矣觀察家不戒於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存遺詩一卷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并開地之暫棲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銷沈殆盡予每過谿上輒神傷者久之



吳偉業

吳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村太倉人母朱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而偉業生有異質年十四通三史時里中張西銘溥以文章提唱後學同塾中竊其文藁投西銘西銘大驚後知為偉業作因留受業歎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後鄉會皆同榜文風為之一變崇禎庚午舉於鄉辛未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為不媿未授室給假歸娶以復社著名為世指目主湖廣試所拔多知名士立朝挺立無所附有以陰毒中之者會其人死事寢遷南司業甫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壬

有嘉樹軒

三日而漳浦黃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偉業遣太學生涂仲吉具橐饋上書訟寃當軸者以為偉業主使深文其獄以中之幾不免尋遷中允諭德晉庶子丁嗣父憂歸甲申之變自縊為家人所覺力止之乙酉拜南中少詹事知天下事不可為拂衣歸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將著書老矣會有迫之出者薦章交上有司敦逼就道二親流涕辦嚴以待讀徵出山官祭酒越四年聞嗣母訃歸於家時年四十八性愛山水游嘗經月忘返所居故銓部王士騏之賁園拓而大之灌花詩藥翳然有林泉之勝日與士友觴詠其閒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博極羣書有

問經史疑難者於古今典故洞若指掌而虛懷推分尤人所難自虞山沒後先生獨任斯文之重海內之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雅善書尺蹠便面爭藏弄以為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里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樂府雜劇三卷選叢東十子詩周肇子傲顧湄伊人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摠虹友王昊惟夏王竹懌民王曜升次谷也偉業七言古詩多用長慶體寫時事如永和宮詞宮扇琵琶行圓曲聽女道士下玉京彈琴歌足備掌故至讀楊參軍悲鉅鹿詩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通元老人龍腹竹歌雁門尚書行田家鐵獅歌題崔青蚧洗象圖諸篇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壬

有嘉樹軒

如高山大河如驚風驟雨閒之以平原沃衍故於少陵為近出入於退之香山閒五古及五七言律詩沈雄瑰麗王士正以為明黃門陳子龍之勍敵臥子真冠古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為太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浙僧水月能前知拏舟迎之至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至期卒時康熙辛亥年也年六十三有子三皆五旬以後生寢門之哭學士大夫輒失聲曰一代文章盡矣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



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  
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  
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  
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遺令  
死後斂以僧裝葬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圓石題曰詩  
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嗚呼先生之心  
事可悲也已先是順治壬辰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綬寇  
紀畧原題鹿樵紀聞卷分一十有五以三字標目仿蘇  
鶚杜陽編何光遠鑑戒錄也世所行者鄒氏本僅十二  
卷張海鵬訪之婁東蕭子山係司成手錄原書介孫子  
瀟借得之完好如舊黃廷鑑又將刊本再校補尾頁脫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无

有嘉樹軒

文四百七十四字此書始無遺憾矣今補遺虞淵沈中  
下二卷附錄一卷正十五卷也計東曰虞山之言曰梅  
村之詩殆可學而不可能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者也  
則其論先生之詩於才與法之間亦微矣其貽書先生  
稱其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仗助之眉山劍  
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夫虞山暮年之  
詩心摹手追於眉山劍南之間顧稱述先生詩如此則  
其自遜為不如可知誠非今之驕已凌物者可及也

馬驥

馬驥字馳御又號宛斯鄉平人少而清羸徧通五經尤  
精春秋左氏傳順治十五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皆添  
設之科也謁選京邸舉為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府  
推官裁改靈壁知縣長於政術在縣有異績驥著釋史  
起開闢說秦亡每卷一篇為一百六十卷自敘云少習  
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未能淹貫輒復遺忘頃於左  
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敘事易編年辨例圖譜悉出新  
裁警正舊失數易藁而成書謬為同志所賞庸復推而  
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以上事譔為釋史是  
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戰國五曰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外錄凡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紀事詳其顛末紀人備  
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儒法墨  
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除列在學官四子  
書不錄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傳疑而文古  
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  
書紀年越絕書之類雖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  
秦遺書至夫莊列寓言事雖不信文亦奇矣 眞贋錯  
雜者取其強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鶡冠子家語孔叢子  
脫遺而後人補竄又或管莊附託全偽者僅存要略如  
墳六籍充管子開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之類皆近漢魏  
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膚淺不倫姑存一二漢魏  
以來稱述古事兼為采綴以觀異同若乃全書闕軼其  
名僅見緯識諸號尤為繁多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



快雖非全璧聊窺一斑又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  
 同人異曲如左國公殺序事各別是事同文異也步邱  
 或為晉平公或為趙簡子是文同異也劉向韓嬰等  
 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  
 服修穀梁作銜修無駭卒穀梁作修齊人戰于遂公羊  
 作或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釐三禮編多作辭呂覽僅  
 或作親期或作旗莊子居或作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  
 據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

卷二

有嘉樹軒

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又有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  
 卷與釋史竝見重於世顧炎武見其書驚歎以為不可  
 及時人稱為馬三代康熙十二年卒於官靈壁人皆為  
 制服云後有奉天李錯鐵君著尚史創立條例首軒轅  
 本紀次五帝三王秦本紀次列傳次世家次世繫次表  
 次志次圖次序傳凡七十卷八十餘萬言亦釋史之亞  
 文獻徵存錄

也錯刑部侍郎輝祖子雅好吟詠以杜甫為矩式有豸  
 青山人集未及序用卒王士正云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驕所著釋  
 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  
 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  
 矣

尤侗 馮班 陳子升

尤侗字同人又字展成號海庵一號良齋長洲人晚自  
 號西堂老人西堂者讀書之所也少日博聞強記補博  
 士弟子員貢於廷謁選除永平推官初徐元文扈蹕南  
 海子侗其業師也  
 世祖親控玉虬一日顧問尤海庵者三每覽西堂雜俎  
 曰真才子常作秋波詞又有讀離騷樂府流聞禁中令  
 梨園子弟鑿之管弦為雅樂比清平調何其豔也後以  
 細故自承平罷歸新城王士正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  
 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  
 頭尤讀之為泣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入史

卷二

有嘉樹軒

館纂修明史留史局三年舉鴻博中年最長迨子珍以  
 進士改庶吉士乃告歸家居常作明史樂府百首以擬  
 李西涯又有外國竹枝百首其西堂雜俎時奉為苑園  
 冊晚為良齋雜記一歸雅馴全集五十卷餘集七十卷  
 鷓鴣堂藁十卷又明史藝文志一卷宮閨小名錄四卷  
 後錄一卷生日志感云半百年過意不如看雲藜杖倚  
 荒廬平生最拙惟謀食一事差強已廢書蕭瑟江關哀  
 庾信飄搖風樹泣臯魚何當燕市尋屠狗灑酒荒天弔  
 望諸所作桃花源黑白衛傳奇尤為人所膾炙士正復  
 寄詩云猿臂丁年出塞行灑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  
 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己卯巡幸江浙



賜侗書曰松鶴堂年八十二矣癸卯復南巡進侍講嘗借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聖祖見其名曰此老名士侗時猶康強善飯相地於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志結丙舍曰草草山房卒年八十七沈德潛云西堂少時專尚才情詩近温李歸田以後做白樂天流於太易雖街談巷議可入韻語中遠近或以游戲視之比於王鳳洲之評唐伯虎不知四十至六十時詩開闔動盪軒昂頓挫實從盛唐諸公出也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論詩宗晚唐不取嚴羽妙悟之說嘗謂熟觀義山詩可免江西粗俗槎呀之病王士正曰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澧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則作咒詛字錢受之不知也訊諄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也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論文多發前人所未發但斥滄浪不識一字太妄鈍吟雜錄凡九種家誠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繆一卷日記一卷誠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繆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散佚其猶子武哀而成編非士正所見本矣趙秋谷一見歎爲至論至其朝服下拜嘗以私淑門人刺焚於定遠墓前游仙詩云畫邀女伴看桃花三鳥回時滿地霞記得明朝是丁卯青童又合上東華玉洞桃花又爛開等閒相望隔

塵埃劉郎也似山中水一到人閒便不回畫屏云時世梳妝色色新吳娃偏自小腰身修蛾雲鬢能多少枉向楊林賦洛神無題云叢桂風多起夜遲柔腸已到九迴時瑠璃窗外姮娥影喘殺吳牛自不知梅花云長廊盡處是東牆柳絮風中見謝孃今日不堪簾外樹一枝和粉弄斜陽臨桂伯墓下絕句云馬鬣悠悠宿草新賢人聞道作明神昭君恨氣甚宏血帶露和煙又一春又摘句不知一夜前邨雨多少春泥上燕巢是謂才人之筆風格在温李小杜閒有定遠集十卷朱彝尊曰啟禎詩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並驅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句見長大都次回全學温李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而定遠多師其源出於才調集也陳子升字喬生南海人有中洲集古詩做玉臺金樓五律規樞太白浩然然其心摹手追者區海目也薛始亨岡生序其詩曰洪永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風流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矣此善言土風者游峽山云軒轅二帝子弄笛開禺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靈今寂寞雲水空蒼蒼欲遣愁心去猿聲嶺外長又摘句黃屋晴連漢塞雲青山曉挂秦時月



黃宗義 弟宗會 斬熊封 陳赤表 董允 楊開沅

黃宗義字太冲餘姚人明御史尊素子尊素以忤奄人與楊漣左光斗竝死詔獄宗義每夜讀書嗚嗚而哭思宗即位獨先至長安上疏訟父冤嘗袖一鐵椎擊奄黨假子許顯純流血被脛既詣詔獄門脩祭慟哭又拔崔應元之鬚歸告其父主宗義奮迅感激無所迴避天啓中被難之家以十數其子弟各懷忿疾求復讎怨推宗義為魁首宗義時年十九南都既建奄黨煽其餘欲糾都御史劉宗周并及宗義將下郡縣捕治之會明亡乃免宗義家居明魯王嘗授以官既入

國朝養母不仕康熙中置博學鴻詞科廣招遺佚學士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葉方藹薦宗義宗義辭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義明練故事遂徵之以母老及病辭

詔取所著書有關明史者宣付史館宗義為學務求精熟嘗謂明代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又謂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必兼讀史史學明而後不為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其論易曰聖人以象示人者七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為偽象者四納甲動爻卦變先天乃崇七象黜四象著易學象數論以授學者又論道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

成太乙行九宮證太乙取吳越春秋占法春秋外傳伶州鳩之對測六壬推五行之究極本乎大道不用臆說也又用泰西術探日月五星之會以知其行度宣城梅文鼎算星厯本周髀經人以為妙其實肇於宗義宗義雖不與修明史然史官著作常轉咨之因起明史條例年月依國史官爵世系取家傳參詳是非兼用稗官雜說是時史館初置頗引召雅徒凡數十人鄞縣萬斯同稱一時南董見宗義說施行之聚書數萬卷裝本厚二寸許置架上人求不得宗義獨省記之年六十如少壯時冬夜身擁絁絁足踏土爐上執卷危坐暑月則以冰帷蔽其體限讀如千卷卷數不登終不休息紹興知府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李鐸深敬之行鄉飲禮請賓之貽鐸書曰宗義蒙

天子命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上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故事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為賓則貪養而飲食術術是為不忠也鐸遂不復強之康熙五年復舉證人會於越中以申叢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昌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甚眾論學師叢山詮良知不用姚江說於宋元諸儒皆有著錄嘗取明代儒者區分之定學案冠以師說弟子附焉首崇仁吳與弼康齋也次白沙陳獻章白沙也次河東薛瑄敬軒也次三原王恕石渠也次然



江王守仁陽明也姚江之學至廣又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附焉次止修李材見羅也次泰州王良心齋也亦自姚江出也次甘泉湛若水甘泉也次諸儒首方孝孺遜志終孫奇逢鍾元次東林顧憲成涇陽也末爲蕺山劉宗周念臺也書成敘之生徒甚盛鄞陳赤衷董允蹈慈谿鄭性山陽楊開沅皆事之陳錫嘏仇兆鼂及萬斯大斯同昆季亦出其門安陽許三禮知海昌延主臯比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歲貽書問學嘗令弟子輩取漢唐宋元諸儒經解併其煩複著其異同勒爲一書經始春秋只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六帙度不可成遂罷宗義少年砥礪名義以志膽自喜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既歷患難乃潛心清苦盡究術業嘗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伯玉在師之矣學案凡六十二卷又輯二程學案及宋儒元儒學案學者欲觀古今儒者源流門戶同異得失此書備矣善古文辭成南雷文案四卷吾悔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總爲南雷文定晚又省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別有梨洲集則歛令靳熊封纂其名代爲開雕者也又著大統法辨四卷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園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回回法假如各一卷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共

如干卷皆所序歷譜也又爲易學象數論六卷春秋日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授書隨筆一卷是其發揮經學之籍也又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條舉一代之事供采摭備參定也以宋史爲不辭欲輯宋史未能就業今叢目補遺三卷存焉又贛州失事一卷紹武元立記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其餘深衣攷一卷歷代甲子攷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思舊錄一卷剡源文鈔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並大行於世其宋文鑑元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三

有嘉樹軒

文鈔未成又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康熙三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有六十六年先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乃作壘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無得違命一衾一被角巾深衣遂不棺而葬弟宗炎宗會並有異稟時目爲三黃子百家字主一少傳父業又事梅文鼎有句股矩測解原二卷尙書徐乾學延之入史局其父宗義先不就徵以書戲乾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舍我矣全祖望曰公論文以爲唐以前句



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為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所不可變者千古如一日也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愛謝舉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歷志出吳任臣手千里貽書乞公審正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承其例時朱彝尊方有此議湯睢州出公書示眾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鄭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丑 有嘉樹軒

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為異姓之臣反甘為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只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好佛公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伎侑公曰朝宗尊人尚狂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歎為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公曰姚

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晚年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毋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今大理寺卿汪澂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為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焉

宗會字澤望讀書有法度其所藏書丹黃工緻篇幅精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丑 有嘉樹軒

整訖一書更一書循環不輟喜飲酒釐括瓦罇几右班設又雜陳鹽豉讀書約數百行酌酒飲之自朝及夕類類薰潤陶然步阡陌間吟嘯為常學者稱石田先生陳赤衷字葵獻鄞人達於經術新城王士正嘗稱之董允蹈亦鄞人舉人善古文辭

楊開沅字用九山陽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河漕利害頗所究悉著書未終業也

靳熊封字治荆為歙令遷固原州再遷甯波同知嘉靖間歙人王寅仲房常輯新都秀運集熊封以為有關此縣掌故捐俸重刻之又嘗介曹貞吉以詩百餘篇寄士正其風流好事如此



黃宗炎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溪忠端公子也忠端有子五人受業蔽山者三伯子宗義仲子宗炎叔子宗會也宗會至狷而宗炎好奇負氣自喜學者稱爲鷓鴣先生初以明經貢太學國變後盡喪其家資賣藥於海昌石門間或爲人鐫花乳印石以自給善繪事做李思訓趙伯駒二家又善製硯人爭買之賈直皆有定通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既屢蒙大難幸而不死乃專治易論易黜陳搏先天說謂秦以易爲卜筮之書其書未經燔燒乃禁絕其圖藏於道家歷二千餘年至搏始出遞傳之邵子邪其爲僞託灼然可知故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望

有嘉樹軒

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即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通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

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

橫圖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即成六畫得八卦即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望

有嘉樹軒

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無



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尊為歷法而設歷法亦本無取於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閱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是卯半為春分矣又閱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為立夏矣從此閱大畜需小畜而為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為小滿矣乃閱大有即為五陽之央是午初之芒種即比連為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望 有嘉樹軒

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即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即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為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又以皇極經世為誣辨之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為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

疏固益甚又謂太極圖說異於道家而非易之太極辨之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即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即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即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即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即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為宗靜篤為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矣但遂以為易之太極則不可也疑先天太極圖者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望 有嘉樹軒

衆矣以其出自前儒辨之弗敢盡也至宗炎之破之則其說大暢矣作詩至萬首不主故常專學宋人有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三卷圖書辨惑一卷總名曰憂患學易又有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全祖望曰晦木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以故居被火并二晦山栖諸集俱亡或曰晦木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子因其從孫千人禱於先生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子邪





王士正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幼入家塾六七歲讀燕  
 燕于飛詩便振觸欲涕肆經之隙私取文選唐詩誦之  
 學為五七言韻語其兄士祿喜詩乃取王孟章柳及常  
 建王昌齡劉春虛數家詩使手鈔寫之十五歲有落箋  
 堂初葉年年搖落吳江上忍向煙波問板橋其卷中警  
 句也順治八年舉于鄉與邑隱君徐夜交相贈答祖方  
 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  
 之十二年成進士未廷試而歸交益廣詩日益夥又一  
 年丁酉客濟南時正秋賦與諸名士集明湖飲水上亭  
 亭下有楊柳十餘株因作秋柳詩四首和者數十人繼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罍 有嘉樹軒

而江南北亦多和作藝苑名之曰秋柳社十五年補試  
 得二甲是科以給事中言二甲前十人為知州餘及三  
 甲前為推官餘皆知縣庶吉士外無京職自是科始再  
 入都與長洲汪琬南海程可則以詩相砥礪謁選得揚  
 州推官初至揚州地務殷劇賓客閩溢晨起坐堂皇覽  
 文書口決訊報呼晷之聲沸耳案牘成手中已放衙召  
 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  
 才也按部如臯修楔冒氏水繪園詩人邵潛僑居如臯  
 年八十餘矣屏隘巷徒步訪之福清林古度客揚州亦  
 八十餘為之撰杖不厭成都費密南昌陳允衡黃州杜  
 濬以次定交三原孫枝蔚僑寓揚州不肯詣人士正先

以詩投之遂與契自是論交徧天下矣一夜被酒讀東

淘吳嘉紀詩因縱筆為之序雪中馳使三百里致之吳  
 大喜過望買舟至揚州謁謝嘗與諸名士脩楔紅橋首  
 倡冶春詞二十餘首宗元鼎詩云五日東風十日雨江  
 樓齊唱冶春詞陳其年詩云兩行小史豔神仙爭寫君  
 侯腸斷句是也其後過紅橋多見憶者遂為廣陵故事  
 矣與別駕程康莊以公事渡江往毘陵同遊金焦北固  
 訪鶴林招隱竹林諸勝為過江集往松江謁直指次許  
 墅聞鄧尉梅花開買輕舟入太湖口訪光福元墓留聖  
 恩寺四宜堂賦詩數十篇而返有入吳集因自號漁洋  
 山人會治海上遺孽入寇之獄使者至金陵肆意羅織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罍 有嘉樹軒

士正多所保全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繫其孥  
 株連親族為募款代輸之白高郵居烈婦寃五年中結  
 大案八十有三士正詳於吏幹不廢風雅而公事亦無  
 濡滯吳梅村擬以劉穆之謂其日了公事夜接詞人也  
 少與兄士祿好為香奩體其年作詞懷二王有云名士  
 終朝能妄語士正讀至此笑曰家兄與下官不敢多讓  
 初入都與海鹽彭孫通常以香奩詩酬答有彭王倡和  
 集以詩贊錢尚書年二十八其詩皆少作也錢一見欣  
 然序之贈古詩一首有騏驎奮蹄踏萬馬暗不驕勿以  
 獨角麟儼彼萬牛毛之句用宋文憲贈方正學語也又  
 采之入吾炙集在如臯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在賢





在湖舟中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以公牒牘尾書之淋漓殆遍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鈍翁相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國博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器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士正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桐城方苞少至京師投以行卷為力言其與詩不相近方後終身不作韻語也由司李聘入簾至白門夜鼓柁行大江中漏將盡抵燕子磯興發欲登時天雨新霽林木蕭瑟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王遙呼束炬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履步而還翼日詩傳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白下和者數十家與西樵每過郵亭野店輒泚墨題詩詩既驚人使筆斗大尤侗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康熙元年選唐律絕句為神韻集三年考滿內遷在揚州奉薦皆及格當行取臺省既而行取例停罷不用擢禮部主事七年遷員外郎八年權清江關司船廠革廠中陋例以漁洋集二本一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付拙菴藏之盤山十年遷戶部郎中十一年典試四川遭母喪歸里別次平生師友之作割神韻集什分之三附之錄兄士祿詩於後為感舊集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服除赴京補四川司郎中十七年召對懋勤殿賦詩次日遂改侍講未任轉侍讀由部曹

改詞臣自士正始實異數也十八年充明史纂修官十九年遷祭酒請修各省經史刻板所甄拔優異湯右曾馮景查嗣韓查昇陶元淳惠周惕金居敬史夔高曜得士尤眾所賞者工部李我郊為侍讀時值徵試鴻博因言湯斌於魏象樞舉之果為名臣為祭酒時疏請丁祭孔子用天子禮樂又請正崇祀諸賢位號謂漢田何當增祀鄭康成當復祀宋尹焯明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洪先呂坤當從祀事皆施行二十三年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祭告南海二十四年請急歸遭父憂先是丁未戊申間與若文公戲玉蚪輩在京師為詩倡和士正詩所用字句偶涉新異諸人效之琬曰君等勿效阮亭渠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別有西川織錦匠作局在葉方霽曰士正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史記漢書耳二十七年撰三昧集二十九年補少詹事遷左副都充講官九月升兵部侍郎三十年充會試考官調戶右侍三十三年充纂修類函總裁官轉左時捐例方開相緣為奸利一無所預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三十五年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遷左都御史冬直南書房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四十年請急歸葬旋還朝四十三年以王五一案失出免先是徐乾學以金箋索詩為內大臣明珠壽士正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為力辭之四十九年復原官五十年五月卒年七十八是年口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



刪詩斷自丙申年門人私諡文介乾隆乙酉補諡文簡  
爲戶侍時遇秋審有罪疑而可矜者每侃侃言之無所  
迴避多從情實改緩決御史郭金城疏請裁冗官及都  
察院官士正曰御史爲耳目之官有彈劾之責所云猛  
虎在山藜藿不采關係言路豈同閑散議裁之事未可  
依從於是御史得不裁士正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  
韻爲宗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惟吳喬竊目爲清  
秀李于鱗汪琬均以其喜用僻事戒人勿效而趙執信  
作談龍錄排詆尤甚平心而論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  
王李之庸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尙宋元既而  
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緝豔流爲對句之小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異

有嘉樹軒

詞士正等以模山範水之才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  
風流之說天下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  
王孟上及於謝眺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則有  
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郎上及乎李頎而止律  
以杜甫之忠厚纏綿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故當代之  
有士正亦如宋之蘇軾元之虞集明之高啟而尊之者  
必躋諸古人之上激而反脣此傳其說者之過非士正  
之過也然其同時譽之者多身後毀之者亦復不少推  
其致毀蓋有兩端一則標舉神韻一則過求典雅故博  
麗有餘莽蒼之氣不及古人要之遭際隆盛不能強作  
無病呻吟合觀全集以博雅勝者居多入蜀後詩骨愈

蒼境愈熟知人論世在識曲者聽其真也其和漱玉詞  
有似似桐花委似桐花鳳語時人號曰王桐花鈍翁目  
之曰風姿玉舉逸藻雲飛正此類也其他濡染大筆渾  
灑流轉具有掣鯨碧海氣象後人或譏其優孟衣冠亦  
可謂蚍蜉撼大樹矣近體五言如漫興十首少陵先生  
祠陸宣公墓七言如夔府城樓望八陣圖上凌雲絕頂  
李元禮墓馬伏波祠趙承旨畫羊等詩皆傑作也絕句  
神韻獨絕佳者尤多鈍翁長於古文詩不及王惟絕句  
差可雁行耳所著帶經堂全集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  
易錄三十四卷古懽錄八卷浯溪攷二卷香祖筆記十  
二卷古夫于亭雜錄六卷漁洋詩話一百六十餘條凡

文獻徵存錄

卷二

辛

有嘉樹軒

三卷分甘餘話四卷長白山錄一卷十種唐詩選文粹  
選五七言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徐東癡詩選張蕭  
亭詩選三昧集三卷精華錄十卷蜀道驛程記四卷粵  
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六卷廣州遊覽志一卷秦蜀驛  
程後記隴蜀餘聞各一卷蠶尾詩二卷蠶尾續集六卷  
國朝諡法攷一卷古夫于亭稿二卷蠶尾後集二卷漁  
洋詩二十二卷漁洋續詩十六卷漁洋文十四卷蠶尾  
文八卷蠶尾續文二十卷其偶談居易錄略仿唐人小  
說然其所采多可備文苑儒林傳之采摭其旨隱而不  
宣也後嘉慶十九年史館撰二傳取於此書者居多矣  
汪琬漁洋詩集序曰予嘗誦齊詩自雞鳴以下凡十有



一篇詩疏以為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款辟驕志者蓋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為咨嗟歎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刪詩不錄齊之正風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抑他有所為與子惑之舊矣子友王貽上齊人也博雅好古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縱橫馳驟不蹈襲前人一言庶幾盡破其所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以季子札宜何如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

文獻徵存錄 卷二

至 有嘉樹軒

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為夷齒於於越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九年吳始見於傳然猶謂之句吳吳之言句者蓋其土語然也自兩漢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迄於今日號為文物之地古今時世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與學在吳人中為最謏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為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為序而予不暇以為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為子辨正其所惑焉俞兆晟詩話序略曰客問余曰新城先生詩話盡此乎余曰否否此先生懷舊之深情也夫先

生之詩大舍細入無所不包宇內從游者咸有觀海望洋之歎而迴風紫瀾不遺行潦數十年間銜華佩寶之彥或紆金鏘玉或巖栖谷飲其零紈片羽有合於古人無不手自鈔撮於是舊雨晨星驚風朝露感今追昔發潛闡幽是編所以作也先生晚居長安位益尊詩益老每勲勲懇懇以教後學時於酒酣燈炮興至神王輒從容言曰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隨影忽不知其轉移也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為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

文獻徵存錄 卷二

至 有嘉樹軒

筆意喜生耳目為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為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既而流利變為空疏新靈寢以估屈顧瞻世道怒焉心憂於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昧集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朋舊凋零吟情如覩吾敢須臾忘哉噫知此言可以讀先生之詩即可以讀先生詩話矣



朱彝尊 子昆田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秀水人父茂暉明中書舍人本生父茂曙字子蘅縣學生秦淮春遊有句云春雨杏花虞學士酒旗山郭杜司勳有春草堂遺稿彝尊少負時才特雋異父茂曙初授以帖括既而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藝為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使誦之人笑其迂稍長為贅壻於馮村始為五七言詩與同里王翊周篔沈進李繩遠李良年為課侍郎曹溶見而咨賞之時與沈進齊名人號曰朱沈祭酒吳偉業遊禾中見其所作歎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人之目矣嘗效俞羨長古意新聲體賦閑情詩陸麗京為之絕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嗜書成癖家藏舊本兵後散佚及客粵還過豫章書肆買書五箱盛一積又客永嘉時方起明私史之獄凡涉明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則并積亡之後留江都一年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因子二十金購之自是東脩之入悉以買書鄞范氏天一閣禾中曹氏倦圃溫陵黃氏千頃堂秘本往往借鈔得之一遊嶺南再遊雲中知交既廣風雅之道益進每遊必囊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至京師侍郎孫承澤過旅寓見捕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秀水朱

十一人而已康熙十七年年五十舉博學鴻詞科與同郡高佑紀人都性好飲酒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壚下矣次年

召試擢高等授檢討同籍五十人集眾春園仿題名故事各賦詩一首侍講施閏章為之序俄充明史纂修官既入史館有上總裁七書其第一書謂體例當先定略曰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史遷封禪之書北魏南齊符瑞之志作史者不必效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弟古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遊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與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弟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



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弟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厥術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行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覲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免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第二書謂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錄一書遂成信史當蒐集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以備採撰第三書謂具彙不宜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畧曰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甯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傅治平撰通鑑長編叢目草卷草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

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年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耳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汭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願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朝一藁焉夕當更此一藁焉彼或異築室於道聚訟於廷稊蠶雜糅嵌筭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傳志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弟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信辨燕王來朝爲野史之譌且辨建文帝自鬼門出亡其事非實三十三證以破之弟五書謂儒林足包道學不必別立道學傳弟六書謂東林多君子不必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立朝行已之初終本未定其是非別其黑白不可先存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第七書謂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甚難措手今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纂爲長編恐挂一漏萬當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參詳同異其死事諸臣各省題報方之野史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其言辨而核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秋充江南鄉試主考官既度江爲文以誓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爲迂怪勿恤也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簾而已有盜入其室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復命入都都御史魏象樞服朝服造門再拜彙尊辭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二十二年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召直南書房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

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蓋異數云有紀

恩詩云迴思少賤日足繭萬山中居一年挂彈事彙尊好書自通籍後又借鈔得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塘龔氏各家之書所藏日益富絳雲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凡六百一種皆記宋板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依類載之秘之枕中彙尊典試江左與遵王會於白下求一見之終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譙遵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史啟篋得之雇藩署廊吏數十於密室半宵寫畢并錄得絕妙好詞一卷詞既

刻遵王漸知之彙尊設誓以謝曰不流傳於外人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忌者嗾掌院學士牛鈕劾其漏泄以是貶一秩因作書櫃銘曰蠢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是時有書三十積矣傲居宣武門外之海波寺街獨處一室庭古藤一本櫻柳一株旁置湖石三五一二相知時時飲酒賦詩若不知其爲左遷官也二十九年補原官三十一人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也既歸買墅起曝書亭以度卷帙續收得四萬卷上海李處士延是又以所儲二千五百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卷貽之所藏幾八萬卷乃著錄分爲八門曰經曰藝曰志曰史曰子曰集曰類曰說自爲之序彙尊雅才好博嘗與顧亭林書曰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今種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上僕之於文僻猶秋蟬候蟲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耳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琴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芴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轄



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芩之詩曰采芩采芩首陽之顛釋者謂芩蒹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芩李善注文選以為芩古連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芩之為連猶夫茄之為荷爾蓮木花也而采於山顛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為首陽山之上信有芩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足下試因其言而詳釋焉亦未必無小補也又荅閻徵君書曰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堯 有嘉樹軒

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應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亭林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亭林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

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歲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名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魯之闕門則由亭林所引推之亦未為誤矣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不能臆定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又與查德尹編修書論杜詩律細畧見李因篤紀事申子昆田能詩與之論體格上下好遊至老不倦嘗入粵入閩再至江南至雲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李 有嘉樹軒

中皆有題詠以發其興趣每一篇出人競傳寫少不為詞後稍好之別出新意集唐人詩成數十篇其詠春雨蝶戀花云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奇蘭闥柳市芳塵斷賈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灑霧飄塵包天畔登樓眼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紗窗只有燈相伴裴舊有南鄉子云川闊遠天低成垂柳陰中白馬嘶秦君過午橋回首望劉禹東西防依舊煙籠十里隄韋北泚對芳蹊姚自在嬌鶯恰恰啼甫腸斷舊遊從一別沈尋溪嚴不是花迷客自迷李商名蕃錦集殊有妙思王士正見之以為殆鬼工也出外家居著述不輟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藝尊進經義考易書二種甚嘉賞之

賜研經博物扁以酬其意四十七年禾中飢藝尊與別駕朱謙司訓楊汝霖輪日施粥遠近就食者日數千人卒年八十一藝尊少居里中成禾錄及構李先民詩乘客身嶺外詩一卷又注歐陽公五代史同里鍾淵映助成之在雲中撰吉金貞石志粉墨春秋風庭掃葉錄既以薦入都詞綜成入詞館采翰林故事分十五門制誥講讀儀注選任論議書籍宴賚纂修記注使命典刑廨宇官制雜志附志名瀛洲道古錄官既罷爲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舊聞四十二卷分十三門蒐錄採摭之書多至一千三百十五部碑幢雜記六十通成經

文獻徵存錄卷二

奎 有嘉樹軒

義考三百卷以鄭夾漈經籍志爲本而附益之不傳者存其目存者略論作者之意辨其得失蓋做西亭授經圖兼用晁公武讀書志例也明詩綜一百卷靜志居詩話附焉曝書亭著錄八卷石柱補記一卷兩淮鹽筴書二十卷文集初名竹垞文類詩曰江湖載酒集騰笑集詞先有靜志居琴趣及蕃錦集晚又編爲曝書亭集八十卷藝尊古詩熟精選理出入於唐李白宋蘇軾間嘉隆七子性所不喜而近體時時似之其論詩云凡學詩文當以經史爲根柢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也又曰子論詩以取材博者爲尚王士正曰竹垞著書最富其曰竹垞文類者予爲序之尤愛其少時

永嘉諸詩如南亭云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知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西射堂云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綠遍射堂西孤峙云孤峙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吳橋港云聞說吳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權船迴瞿溪云鳥驚山月落樹靜溪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飲吳郎宅云吳郎愛客解千齡勸引青絲挈玉餅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初六坐上逢沈五云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帳外更逢君竹垞五言學文選其七言古詩跌宕放縱真奇作也趙執信稱士正爲大家謂藝尊足以匹之人以爲知

文獻徵存錄卷二

奎 有嘉樹軒

言李集曰老友朱笠亭云某聞之老輩海內有三圖其二落梅里子知之乎集曰願聞其說笠亭曰一爲家竹翁煙雨歸耕圖一爲秋錦先生灌園圖一爲陳迦陵填詞圖蓋三公皆命世才仗劍出門窮老盡氣所交皆天下奇士胷中鬱律不可一世一題一詠其詩詞盡古今之至寶今填詞圖不可見歸耕圖亦歸他人之手矣昆田字文益號西峻初名德壽藝尊子九歲善書得推拖撚拽法年十五教以詩下筆卽工從藝尊游閩粵還作羅浮蝴蝶歌律詩近唐人格調還自閩中父病瘡憂甚抵里父差而昆田遽卒有笛漁小葉又嘗採古今騷詩詞三體雋語依韻分編曰撚韻有五編未行於世錄



昆田羅浮蝴蝶歌云我曾南游南海披圖經朱明之洞恨未探幽局一寸二寸花開菖蒲節千个萬个竹篆科斗形巡山啞虎履尾亦不啞修蛇毒蠱焉敢來棲停惟聞青羊黃麟雪花鹿寶衝雲術往往逢真靈更有碧雞五距雀五色千年老鶴彈舌聲泠泠麻姑釀酒百盡東海水書邀王母畫下扶珠駢雲璫霞珮冉冉衆仙集九靈之簫一奏羣山青花前爛醉不復顧禮法拍肩挹袂彼此相撩拾煙霧霧袖一笑看盡裂化為蝴蝶百萬飛玲塈蓬萊左肱上有田九畝亂抽紫芝黃獨獲朮苓紛紛飲香吸露嚼瓊蕊一一黏枝裏葉懸金鈴五羊城邊昔遇梁太史喜獲一雙之繭浮歸船蠻江春風未滿五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奎 有嘉樹軒

十日雌雄並出光射船窗橋惜無入神好手爲圖畫但見珠孃織錦梳瓏玲垂虹亭長昨歲客嶺表石樓千仞直上追飛艇白藤笈中亦攜鳳凰子遠分一繭粲粲同華星挂之紅羅複帳近端午謂已乾死有若囊中螢朝來忽聞簌簌破繭出仰眠牀上不覺神魂醒陸離光怪更異昔所見縱有孔雀局縮羞開屏張如東洋摺疊翡翠扇掠如古洞撲鹿蝙蝠翎綠毛倒挂無此好顏色何況金花蟲子紅蜻蜓何當客粵歲致繭百斛一花一蝶繞我幽茅亭對雨遣懷云經歲故園無信到一筆新雁送愁來

周亮工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號樸園學者稱樸下先生金谿人籍祥符方頤豐下眉長垂頰上目光如電少時讀書恆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則游行登覽父文煒字赤之素行屹立人稱爲如山先生笑曰吾如山哉吾坦然者耳官諸暨簿忤令左遷王府官屬樸園嗜飲喜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辨難娓娓不倦或行賜政務極客歡而去然不耐俗士疾齷齪拘文吏喜談論有過從者便率意與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即露不愉色去又輒忘其姓名侯官許友稱爲秋月澹面春風扇人晉江黃俞邵目周樸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奎 有嘉樹軒

如張乖崖其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誘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見士人奔競輒曰是以日游神兼騎望火馬者崇禎庚辰進士授離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聞道歸里門入

國朝順治二年以御史招撫兩淮授鹽法道請削舊餉行新鹽商困以蘇升淮揚海防兵備道副使一日巡撫



中丞趣議事傳呼甚亟亮工徐徐行至堂下中丞曰吏報某地賊起待公撲滅來何遲亮工曰以某料之必無是事中丞恚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曰能倉卒置食食訖出呼騎士責之曰中丞趣吾會食向驚呼奚爲於是驚擾始定亦卒無賊也四年遷閩臬寇陷芝城劍南道梗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取杉關路入閩至邵武著却寇功泣省與民休息時告訐者屢以通賊爲辭多平反之六年擢右布政使汀寇猖狂權汀南道事降賊首曾省以次勦平郁武耿虎建甯陳和尚延平吳賽娘皆劇賊也又權漳泉道鄭成功據廈門率衆來攻鳩民固守贖陷賊子女千餘人被難之骸骨葬之民忘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奎

有嘉樹軒

用兵之苦踰年升右轄尋轉左又權督學及兵備海道以才能稱遷都御史上章言閩事輒報可驟擢少司農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飛章誣劾乃赴閩就質坐請室中獄事正急鐵衣羅周戶外方與黃山尖冠五共爲詩漏下數十刻不止一日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詩三十二絕句投筆起對簿以辟上詔逮法司復訊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卜於是羣公卿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緣大行遺詔未竟朝審適海賊甘藍郝三姓率千艘從閩安入內地焚掠南臺圍福州城中騎卒少閩撫從士民之計以亮工守西南門賊乘大雨薄城所在城堡常四

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鹵楯藺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發大礮擊斃其渠帥城乃得全獄事旋援赦論釋時大帥慮泉州十四塞居民謀變欲發兵夷其地亮工力陳不可狀且以百口保其無他帥感悟泉人賴以全活先是在維揚簿書稍暇讀書不輟即參拜大府酬酢賓客坐輿幕中日以數十卷自隨歸語友人輒舉其委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常命掌記依檢應手即得不差行墨在閩有詩人趙璧陳鴻俱侯官人歿不能葬出俸葬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有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奎

有嘉樹軒

讀書能文者必先詣之東海吳嘉紀窮而工詩引至見王士正且與客從容談說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方寢以爲常督糧江淮間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覓司農舟車輻輳道路爲隘申臆盟涵光嘗言未見櫟園未觀滄海自是生平兩闕亮工篤於朋友汴水城壞張林宗抱其詩文與二子淪水中乃行求其少子載以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也故人門客在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其被逮入都也百姓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吁難已後以康熙二年起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有賴



古堂集魏禧序之又有讀畫錄四卷印人傳三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同書四卷鹽書四卷字觸一卷五言九月十九日作云花朝今十日酒冷古重陽送胡元潤云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七言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許傳巖云半綻桃花全待雨平飛柳絮欲為煙江行雜感云深秋梁苑新沙積明月清溪舊板橋長汀舟中有感云幾處夢魂明月路一林楓相夕陽船花朝登煙雲過眼樓簡胡彥遠卓初荔云望遠不中花在眼登樓無故淚沾巾南浦橋亭望夢筆山云西山夢冷花藏寺南浦人來雨壓城何其綺麗也其哭樵川楊凌應秀才云唾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空 有嘉樹軒

誰賦城南舊戰場喜蔣用弼至自閩南云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癡莫向燈前看恐惹霜華上

宋琬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十六年以按察副使分守紹興罷歸居西湖上王士正曰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宋詩頗擬放翁五言古歌行間闢杜韓之奧余初定其詩筆為三十卷是年秋與余先後入蜀明年宋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又曰宋歿後二十八年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畧具一二短章於此次黃州云賦成赤壁人如夢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海錯銀刀魚云銀花爛漫委筠筐錦帶吳鉤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空 有嘉樹軒

七筋尚飛霜筆管蛭云雕蟲小技舊知名食邑由來號管城曾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刀筆博公卿題督郵爭界石云蜀國至今悲杜宇楚人終是戀鴻溝據士正言本集三十卷入蜀集又在三十卷外今安雅集有二本一無卷數一為其族孫邦憲補刻拾遺六卷與士正所定本失十之五六其入蜀集亦不可得見也吳偉業序畧曰當萬曆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萃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咬儒後先輩望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尤稱絕出繼九青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雋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駸駸乎欲連鑣而競爽盛年值際興運綰綬登朝羽



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蹇踰用誣浮繫於理  
凡浹月而獲前被還官郎署出調外省其才情雋麗格  
合聲諧明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淒清激  
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猿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盤  
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竊幸典刑之未淪  
希大雅之復作因爲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  
者如此欲使後之習讀者知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  
奉之也驛夜云銀漢欲斜爲客夜金釵初墜憶眠時登  
西岳廟萬歲閣云九曲流從星宿海五陵煙鎖帝王都  
胡去驕羅以獻將歸楚中小集南園卽席云生徒南郡  
悲長笛詞客西京有洞簫有二鄉亭詞四卷又撰永平  
文獻徵存錄卷二  
府志二十四卷

究 有嘉樹軒

施閏章

施閏章字尙白一字岷雲號愚山晚又號矩齋宣城人  
順治己丑進士補刑部主事奉使桂林謁定南王王爲  
治裝發樓船送之辭弗受遭大母喪以承重解職除服  
補刑部員外郎

世祖拔曹郎有文者充學使得七人閏章爲首遂提學  
山東僉事取士先行後文所在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  
拜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畫鼂錯受書狀慨然久之臨  
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微其授受宜亟如此遷分守  
湖西參議轄吉臨袁三州袁無土著流民集其壯者萬  
人聚文昌折桂兩鄉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詣

文獻徵存錄

卷二

究 有嘉樹軒

軍門閏章陳兵叱縛其人髡其首髮割其所衣廣袖而  
盡釋之約令悔罪招致其部下皆予以不死且自爲文  
使持告兩鄉民其人流涕願如約時永明兵猖狂轉餉  
甚急御史以逋賦檄下湖西道使亟征輸閏章作勸民  
急公歌垂涕告之歷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阮  
歎竹源坑諸篇以獻上官上官咨嗟比之元結春陵行  
而民輸租賦無敢後者閏章又於行部所在設講堂講  
學於中學徒從之甚衆缺裁父老留之不得醴金建龍  
岡書院祠閏章請閏章講學三日而後去初湖西道駐  
臨江有清江環城下民過之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呼  
爲使君江至是送至江上咸恨恨不能別復送至湖值



湖漲所乘舟輕不可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船為路用賦賣船行人競和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侍講辛酉典試河南次年轉侍讀博於酬接口吃艱於詞語聞忠孝事及羈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慷慨涕泗隨語下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叔誕辰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閨章跪榻前移晷後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母馬事其大母吳不悅於大母叱反其家而遽卒閨章初字曰吧雲以此也既貴贈母為宜人閨章以手據地請命於大母大母為手挈其母主附於廟焚黃以告左右皆哭賀者傍徨不得進為之罷賀官湖西叔砥園來視之跪迎之有不悅必冠服長跪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圭 有嘉樹軒

俟其解乃起為文數易其草或客在座即諮之求其改定或有首尾不留一字者嘗製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在湖西講學白鷺洲父老子弟環而聽者往往千人聞其言或至泣下其講學以體仁為本蕭山毛姓在幕下湖西有舊講堂文成講學處外為白鷺洲新設講會於中楚人楊恥菴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閨章以為疎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平少頃會食閨章曰顏子不遷怒非易昨官庖闕供怒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怒之則遷怒矣恥菴曰若是可得求之事物否閨章亦無以難也在濟南為李攀龍作墓碑且

為立後奉祀語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嘗選近人詩為藏山集所著詩初名雙谿草堂集後定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次答沈梧州送別云脫贈平生意殷勤去後期雪中寄楊商賢云此時雪滿山正對寒江寺贈商賢云家傳殉國劍身老釣魚磯人日涇川道中云人日月初晴春風一夜生野梅誰早折凍土又新耕秦淮閣夜云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過湖北山家云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雨後云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贈登封葉井叔明府云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與王京兆宿敬亭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圭 有嘉樹軒

云不辨翠微色秋山黃葉重天衣寺同景玉桐君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古文撫歐蘇不失矩步士士正曰洪昉思問詩法於閨章閨章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在天際余則不然譬作室者領贊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又曰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愚山五言送梅子翔云朔風一夜至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岱雲寒不散江雁去還飛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邪又曰予讀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倡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夫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



略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明月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多意有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爲摘句圖傳好事者全祖望曰愚山之家學本於王父中明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而又從沈公耕巖得聞潭浦之學故不名一家是乃學術源流之所在也論其造詣殆與魏敏果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德魏湯二尙書敷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摧挫而愈顯愚山於其中最爲闡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儻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也夫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查

有嘉樹軒

查慎行

查慎行字夏重又字悔餘號初白海甯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初受學於黃宗義不惑於圖書之學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初白早年行役足跡半天下其未到者秦蜀滇南耳閱歷山川之勝多見於詩篇什之富與帶經堂埒年將六十始以孝廉供奉內廷通籍後詩格稍變矣有敬業堂集在園雜誌云  
聖祖幸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慎行得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

上稱善內侍宣煙波釣徒翰林蓋同時有學士查昇也高斯億爲畫竹以詩報之云畫竹原從草書出眼中誰見張芝筆高生善書久絕倫餘技兼爲竹寫真自言亦用狂草法頗覺遊戲能通神無諸城中少修竹客舍連旬苦炎毒賴君妙手補畫工爲我一揮終十幅幅終擲筆風雨來野人疏爽心顏開須臾雨止墨光溼潤入紙背生蒼苔老龍蛻骨瘦屈強翠鳳掉尾紛毳毳魄雄氣大腕力壯盡掃篠簜皆凡材忽然幻作鐵鉤鎖世有誠懸應識我渭川千畝胸鬱盤放縱精微無不可文湖州筆繼者難後來獨推王孟端人間多畫風中柳珍重蕭郎十五竿與顧梁汾舍人次閣學韓公韻云往事相關

棊已散秋風纔到鬢先知重過齊天坡云人來天際斜陽影馬踏雲中落葉聲夜觀曉山和韻云時危莫以烽



為戲我意方憂王亦焚錢田間以投贈先君子詩見示感而次韻云詩貧記憶關心讀話到蒼涼掣淚聽楊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立東風正倚闌拂水山莊云老屋尚支秋水閣墓田新拆耦耕堂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樓上看雨云牆缺雲流山影去樹頭風截雨聲來雪後渡揚子江云白頭浪裏參差影看盡江南雪後山沈德潛曰施注蘇詩行世久矣敬業堂補所未及兼多駁正以無力未鐫行也所為詩得力於蘇意無弗申辭無弗達或以少蘊藉議之然視外疆中乾襲面目而失神理者孰得而孰失耶惟學之者勿更揚其波耳袁枚曰他山詩以白描見長辟之於畫其宋之李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伯時乎

卷二

有嘉樹軒

湯雍建 李森先 李正華 湯古曾

湯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嘉興府學生海甯人貢入成均順治甲午舉人乙未進士知高要縣丁酉廣東鄉試分校入為兵科給事中上書諫獵世祖怒幸南海子召九卿至瞭鷹臺然後召楊人諭以安不忘危意責以沽名眾皆危懼而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大用之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給事中舊司封駁廢不行久矣楊獨行之直聲震天下初由知縣擢給事中遷禮科己亥會試分校再轉吏科進刑部都給事中以疾免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部給事中轉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卷二

有嘉樹軒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高要為制府駐節地行師供億甚繁每羽書下徵民夫累百納諸廨宇隙地會歲除公忽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徒廊廡下以酒飲之夫叩頭謝有泣下者軍中以榕樹條為緇繩然礮火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以語總督王國光曰是書生且疆項吏不可犯乃罪百夫長而薦於朝駕幸南海子上疏請慎起居尋條陳廣東八害大指謂



太監雜派太煩望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  
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  
移一王鎮其地既而靖南王移鎮福建明季東南文士  
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莫  
不有社疏言朋黨之禍釀於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  
盟社飭學臣嚴禁康熙元年

上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雍正建立而語輔  
臣目送雍正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及復起掌刑科  
歲在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同官有以爲含譽星  
者受命之祥雍正建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七

有嘉樹軒

掃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  
言修省故不爲災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  
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慰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內  
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  
福

聖祖優旨答之遂赦天下方在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  
日紅本下二獄囚當決吏籍紙尾進請抄發雍正建曰昨  
頒赦而今日行刑是詔令不信於天下也紅本當封還  
同官爭言不可雍正建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官也吾封之  
咎吾任之不以相累也下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王  
士正曰本朝諫官以以齋爲第一御史以李琳枝森先

爲第一銓曹以王東皋伯勉爲第一此天下公論也伯  
勉湯陰人順治三年進士在銓曹一介不取總憲某嘗  
欺法之弊龔鼎孳曰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  
貞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乎

李森先字琳枝掖縣人崇禎進士順治二年由國子監  
博士考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又以請寬言官之  
罰疏成尙陽堡尋起用河南察荒陝西道有鐵面冰心  
扁額以御史按下江誅鉅豪猶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  
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  
涕松江府李正華最後至奮然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  
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成敗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夫

有嘉樹軒

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何至作楚囚相對  
邪侍御捋鬚大笑曰李君言何健也過雲間亭云空亭  
積水松陰亂小閣張燈夜氣清

李正華字貢書獻縣人松江知府以考成不及格鐫罷  
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  
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  
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費既歸騎  
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王士正曰近日廉吏以正  
華爲第一鐫級歸家南廷鉉鼎甫官河間時與之往還  
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也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吏部侍郎有



懷清堂集康熙庚辰改編檢為科道官右曾改給事中  
為光祿題辰龍闕云束馬懸厓險關門鬱不開居然橫  
戟地曾此挂弓回浩蕩妖星落蒼茫角吹哀兵家爭間  
道為語勒銘才何其忼爽使黔詩多高作黔陽絕句云  
白白紅紅繡袂花盤絲繪蠟盡堪誇自吹木葉銀鑲女  
者卜河邊問宋家右曾少以詩名書法適媚似東坡以  
禮科給事中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苦居官三載  
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沒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二

五

有嘉樹軒

韓莢

韓莢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舉南宮第一對  
策復為第一人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懿有有懷堂集父  
粉字誦先少為名諸生粉妻母老而貧悉籍囊時匱具  
歸之曰故非壻物也時稱為篤行君子莢少侍父讀書  
山中日命鈔錄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文粉之言曰  
書本必須手錄昔人有巾箱五經謂一經鈔寫終身不  
忘故須手錄一過也又曰文章之要根於經材於史浸  
淫乎先儒之傳注訓故深探力索久乃自得尤在度程  
各有宜適未可汎駕出入變化不離乎宗乃稱乎神莢  
夙稟庭訓更遭多難未嘗暫廢順治丁酉歲府試第一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全

有嘉樹軒

引經據古評者以異才目之嗣是試卷無一落者中以  
註誤不試於場屋者十餘年至壬子始援例入太學即  
受知於徐司成元文是秋預鄉薦癸丑春值釐正文體  
之時遂以經義開風氣之先駸駸乎有起衰之功矣當  
廷試日吳三桂逆覺已萌莢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  
顧忌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兩廡莢言海造  
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鄭侍御維孜請令國子生  
回籍應試力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皆侃侃建  
白不隨不阿立齋健菴兩徐公莢先後出其門當兩公  
致仕憂患時人皆避禍獨挺身周旋之嘗語門人張大  
受曰吾官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多讀萬卷



書也先是會試闈中得莖卷輒嗟咨不置及撤棘上宣取莖硃墨卷觀覽久之深以爲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注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寫時文進呈明日命悉呈平日文藁時不及莊寫卽呈刻本五十篇蒙召至宏德殿講大學畢

問平日所作必尙多隨復進三十三篇其三篇卽鄉試卷也後又同內直諸臣陪

諸皇子取中庸卒章之首節命題莖卷進呈

上覽之亟稱善傳示內廷又充讀卷官時有策中語

上疑之以問莖對曰在史記某卷檢書良是至是

賜篤志經學扁額其自序曰莖伏自思維下才末技荷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全 有嘉樹軒

九重殊獎爲自古萬一有之遭逢敘於篇首所以榮耀

君恩而不敢忘又伏自幸先人之緒言遺澤得以少伸

於今日顧不自享於其身而終以不及見爲絕可痛也

莖撰述及一切碑版文字足以潤色鴻業數韻語者不

之及也有唐解元墓下作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祇今宋

玉與招魂時宋商邱新葺唐六如墓其實墓在橫塘商

邱所葺在桃花塢乃六如讀書處也莖四十三年八月

卒於官年六十有八

### 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慈谿人少數奇鄉試表聯中用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明堂詩監試以爲怪令易之曰此李商隱韓碑詩非僻書也御史怒摘微疵貼出後年餘學士徐元文薦修明史與黃虞稷俞邵以諸生入史館食七品俸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仍許與試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崑山尙書徐乾學告歸

詔許以書局自隨上言以宸英及查慎行自助宸英從之南歸舉鴻博掌院葉方霽尙書韓奕將薦之方霽適宣召入禁中逾月而出已無及矣新城王士正歎曰豈非命乎尙書翁叔元雅相知好叔元受枋臣指劾睢州

文獻徵存錄 卷二 全 有嘉樹軒

尙書湯斌西溟以文責之一日傳遍京師明太傅球有

僕安三溺之有言必從勢張甚太傅子成德從宸英學

飲酒間從容言安三之可任願少假顏色必得當以報

大怒投杯而起且斥罵之安三聞之極恨宸英古文有

名於時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茗文醇而不肆

惟西溟兼乎醇肆之間旅食京華者垂四十年

聖祖聞其名嘗問內直諸臣江南有四布衣尙未仕乎

卽李因篤嚴繩孫朱彝尊宸英也又嘗呼其字曰姜西

溟古文當今作者每鄉試榜發使人覘之曰宋五得毋

坦率否竹垞勸其罷南闈試怒不答平生不食豕兼惡

人食豕一日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



世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名子其食之乎姜笑曰非馬所  
也詩文傾折海內士然屢赴試不見錄求文者戶外屢  
恆滿為文疎古排宕得歐曾之神書法尤逼公權有乞  
片紙者實若拱璧其古詩選序云文章之流敝以漸而  
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為衰世之文戰國  
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  
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  
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晉魏六  
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迨貞  
元大儒出始倡為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樸力芟六代  
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況和之  
雅稍興此亦詩之變也漢初蘇李古詩十九首以五言  
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為極盛餘波及  
於晉宋頽靡於齊梁陳隋淫豔佻巧之詞劇而詩之敝  
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益起大雅復陳此  
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  
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  
為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為史漢明矣今或者欲徇唐  
人之詩以為即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辟  
之居室然今有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即於敗壞  
後有富人者居之開闢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

也然循其途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  
夫六朝之頽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變而新之其  
霍然改觀固然矣毋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復識者乎  
故文敝則必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  
所變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先生五  
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  
選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  
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  
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  
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古人者其力  
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

文獻徵存錄 卷二

有嘉樹軒

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  
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  
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  
二集觀之於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  
乎其不為異論所淆惑矣又三昧集序云新城先生既  
集古五七言詩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  
以別古詩於唐詩也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  
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  
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  
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俚之病至於無所不盡既無  
蘊藉淳蓄之意於中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和聲必



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亡之而風雅委地矣然今人之賦苦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爲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先生自序此選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以下得四十二人以爲此集近虞山錢受之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案以作詩之歲月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東遷以後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小雅黍離行役文獻徵存錄卷二

卷二

全

有嘉樹軒

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嘗爲東遷以前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不同於中晚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迄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爲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辟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規撫浮響慢句以爲氣象而託之盛唐此明嘉隆以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

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晚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爲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別爲宗派至南渡而六義道喪朱元晦至比之村劇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者十無一二論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豔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千數百年以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既舉鄉闈丁丑年七十矣入闈復違格受卷官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矣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廷試二甲第四十卷進呈特拔一甲第三授編修庚辰未散館主順天試事爲同考所牽連下吏大臣皆知宸英無罪以爲其事當自白無爲之言者遽病死於獄王士正方長文獻徵存錄卷二

卷二

全

有嘉樹軒

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吾其愧哉在史館爲一統志諸論序說者以爲經世之文有海防總論一卷江防總論一卷湛園札記三卷湛園集一卷別有湛園未定藁六卷又眞意堂文藁一卷葦間集行於世惜花云一春強半是春愁淺白長紅付亂流臘有垂楊吹不斷絲絲縮恨上高樓

文獻徵存錄卷二終



文獻徵存錄卷三目錄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顧祖禹 黃儀

方 邁

李 鐸

張貞生

陳 潢

王懋竑

官獻瑤

陳啟源

文獻徵存錄

劉源深

沈近思

陳厚耀

臧 琳

梅文鼎

王錫闡

薛鳳祚

李 銳

卷三 目錄

一 有嘉樹軒

姜國霖 劉以貴 韓夢周 孫于簾 梁鴻

法坤宏 閻循觀

元孫鑑

弟文鼎 文鼎 孫毅成 謝希逸 劉湘陸

談 泰

王元啟

文獻徵存錄卷三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顧祖禹 黃儀

顧祖禹字景範江南無錫人父柔謙遷常熟縣著山居贅論十餘卷祖禹幼慧父教之讀詩誦經史如水稍長好言地理之學家苦貧借書於人鈔之久漸通洽尙書徐乾學修一統志與其同縣人黃儀並入書局因縱觀天下郡國書所學益雅博撰爲讀史方輿紀要首輿圖次歷代州域形勢次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次川瀆異同以天文分野終焉自敘之曰咎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虛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既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亾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

卷三

一 有嘉樹軒



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仕郎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允祿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遺徵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曆中以允祿大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淡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疆仕而邁流寇之變遂避入山焚筆瘞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綴拾遺言網羅舊典發抒志意昭示來茲耳常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

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允祿在世廟時徬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鼎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巨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歿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及春秋歷代之文秀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貧賤憂感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揆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耒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寤咷筆合毫瀆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其何敢又曰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案山川稽里道



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覈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亦險要辨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閒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沂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薊閒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問嘗案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且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四 有嘉樹軒

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目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嘗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岷之道大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

利於崇山溪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焉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五 有嘉樹軒

義者而後可以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元初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又曰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汎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



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澗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得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陋而後可以沒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遲迴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六

有嘉樹軒

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或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任之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彼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莅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

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自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七

有嘉樹軒

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歿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彙搜紀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祖禹創稿草年二十九及書成年五十矣嘗語南昌彭士望曰祖禹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過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巖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又曰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險夷剛柔燥濕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圮築穿塞之



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更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有故詳不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力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甯都魏禧見其書驚歎為敘曰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其論最偉且篤者有二一以為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為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八

有嘉樹軒

要害而彼為散地此為散地彼為要害者一以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以得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

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并識之閻若璩常問祖禹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然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若指今永平府是又在燕之東何云南也祖禹曰凡地里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若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若璩曰吾自茲觸處洞然矣仁和孫治嘗讀其書謂如長河巨天珠囊照地古今興亡天下形勢瞭如指掌人閒所未有也世俗以此書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稱為三大奇書然南北史合鈔不免疎略非二書匹也祖禹竟不仕終於家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九

有嘉樹軒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尚書徐乾學開書局於江南洞庭儀與顧祖禹閻若璩胡渭竝入幕儀研究古學嘗謂班固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經歷之地不可得而聞惟水經注備著之乃即經所著之水每水各為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儀又言趙奢解關與之圍關與有四水經注梁榆水逕梁榆城南即關與故城也趙奢破秦於此盧諶賦云訪梁榆之虛郵弔關與之舊平梁榆城在今遼州和順縣括地志關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銅鞮



今沁州上黨涅縣有閼與劉昭注云史記趙奢破秦兵閼與涅在今武鄉縣隋地理志武安縣有閼與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卽趙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磁州尚書徐乾學曰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煩奢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乎當在潞州者近是矣胡渭著禹貢錐指略例頗以尚書蔡沈傳爲劣儀亦不信蔡傳蔡傳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儀曰夏水從無沱稱此沈之臆說耳渭曰此本鄭康成注蓋此所謂沱也見孔疏者未爲臆說今鄭注夏水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計當南宋蔡氏所見本沱定作沱何則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十一

有嘉樹軒

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不然水洩復入爲沱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於沱爲不合及檢朱謀埠箋江水至枝江縣曰江沱沱當作沱何其實獲我心也儀笑曰子於蔡傳可謂憎而知其善哉儀卒後其所著書歸新城王氏書庫矣

方邁

方邁字子向閩縣人爲諸生少負氣有名爲人所搆繫獄郡守與閩臬皆惜其才曲援之得免康熙三十二年成進士釋褐知蕭山縣移蘭谿以做事長官免邁博洽善古文詞在蕭山與檢討毛奇齡以學注復辨難說經破析疑滯多前人所未發於奇齡亦多糾正其言易曰大衍之數五十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則實數只有十五矣若云以五乘十故爲五十則不宜用乘數且乘數亦虛數也虛數豈可以爲數大衍之數固與河圖無與五十者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者天地之數謂大衍法天地則何以去五不用謂虛其數以當六爻則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十二

有嘉樹軒

大衍止是五十而用四十九所虛者一耳以天地之五合大衍之一以當六爻恐無此事外牽連之法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參天兩地而倚數留其五以還天地爲數之本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不可以盈也聖人因大衍之數而推及天地之數乾坤之策期之日萬物之數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必強欲配合反於聖人之大意失之矣又曰孔子云河出圖聖人則之又云河不出圖戴記禮運篇曰河出馬圖孔安國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則言河圖者當歸之伏羲而淮南子乃以爲黃帝夢兩龍以白圖授帝此漢家崇尚黃老



故神異其說不足據也尚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則必實有簡冊之物負之而出自庖犧至周相傳世守以為國寶而不知何時亡之宋陳搏竊大衍之數以為河圖後人奉為秘旨及蔡元定遇隱者授圖作為龍馬旋毛圈而成之近代楊時喬推而廣之增加順逆往來陰陽回互之形此皆影響杜撰終無當於河圖之實也又曰易自陳搏邵雍先後天之圖出錙銖較量於南北東西于午寅申之位而易之理蒙雜舛錯幾於不可思議聖人作易之旨必不如是之佻巧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為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學然乾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為四門坎離震兌四方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卦為四正皆伏羲所定又云庖犧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則在漢時皆以帝出乎震八卦次序為犧畫原文固非文王所改即如先天圖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以為伏羲八卦然經明云水火不相射而圖則水火相射矣圖與經反恐伏羲不如是之恃孔子贊易不如是之疎也夫說卦序卦篇目甚明繫辭天地定位諸節乃孔子反覆推明八卦妙用顛倒錯綜通天入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無不可不必指其孰為義卦孰為文卦也然伏羲之畫卦也觀法天則必先畫乾坤而後以乾坤之一陰一陽至相交易於是有一索再索三索而六子之卦成焉其因而重之以為

六十四卦也亦以乾坤六子至相乘重而六十四卦已備是伏羲之畫卦明白簡易止有八與六十四而已耳有三畫與六畫而已耳竝無所謂一畫二畫四畫五畫及十六卦三十二卦之紛紜舛錯以示謬巧也其卦象則祇以父母六子相生為次序亦殊無東西南北方隅位數之殊也然則所謂先天卦位方圖員圖諸圖皆宋儒之易非庖犧氏之易也伏羲之卦有象無文文王於是取而演之先定六十四卦之序由是繫之以辭繫辭之義皆因本卦之義與象及六位之時剛柔相推之變化而斷其吉凶是故孔子贊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詞危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初無所謂圖者以為文王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之易也又曰書言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後人以洛出書即此此據孔安國說然禹所得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似洛書亦出伏羲時則之以畫卦者於禹無預且春秋緯云河圖九篇用乾數洛書九篇用六數未聞洛書以九數也至宋陳搏所作戴九履一之圖乃始於大戴禮明堂九室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後漢書張衡傳所載太乙下九宮法而陳搏竊之後人遵之錮習不改淡可歎也又曰周元公兩宋道學之宗也弟其所作太極圖說雖傳之二程而自二程以及北宋諸儒講理學著易說者未嘗論及至南宋紹興間朱震始進其圖表稱陳



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而胡五峯作通書序亦云敦頤得太極於穆修修得於種放放得於陳搏要非其至者則是圖出於陳搏而非周子自作明矣然圖出放搏亦非搏所自作又本之參同契水火匡郭三五至精二圖而增益之爲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蓋道家升降陰陽抽添水火之術故在搏止稱先天圖朱表則稱太極圖實一圖也其本之參同則朱子與蔡季通屢言之濂溪以其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說可與易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相發明故取而爲之說自太極本無極也以上說圖也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以下乃周子自發議要歸於至靜立人極一言此周子

文獻徵存錄

卷三

西

有嘉樹軒

說圖之大意張南軒所謂假圖立義濂溪得濂溪微旨朱子之注參同猶此也顧猶有可疑者朱內翰進圖不言圖說國史始載圖說於本傳故陸梭山謂圖說與通書不類朱子編次周子文集書後有自注云武當祁寬字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謂書則似并疑圖說亦非周子作者然陳搏作圖自有陳搏之說周子說圖即成周子之圖但周子原文首句乃是自無極而爲太極見宋史本傳此發端之辭猶之自無而有也其後收以太極本無極一言猶云有本於無也故結之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自無極而爲太極原始也太極本無極返終也又曰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此正以易有太極本故爲至易未嘗言無極也自朱子刻其文於乾道閒去自爲二字遂失立言本意蓋有自爲二字則是流行語無極字輕而歸重於太極去自爲二字則是對待語無極與太極更無賓主異同之說由此蠱生成聚訟矣其言尙書曰書西伯戡黎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滅飢周本紀云敗者國飢與者即黎也字音異耳蔡沈書傳猶以爲文王胡五峯呂東萊諸人皆以爲武王通鑑前編遂於文王書伐者於武王書東觀兵戡黎且鑿鑿致辨以爲黎近王畿文若戡黎卽爲孟德之術祖伊奔告如是其急而紂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惟武王觀政於商方有戡黎之師因以警紂令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五

有嘉樹軒

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黎爲紂黨濟惡虐民聲罪致討是爲方伯之職况黎雖黨紂未若崇侯虎之甚也又明年有伐崇之師翦君之腹心以報讐己之讐其爲不忌孰甚焉然而文王行之而不疑者以爲逢君之惡以離散其民是卽商之叛國也討叛國以匡君正所以存商也豈如曹氏父子奪人土地以自封殖耶且戡黎之歲距紂亡僅八年耳祖伊之告非不甚急而紂固視若不經意則亦以爲西伯之征伐出吾所命非自專也前編改易年月凡事竝早九年反謂紂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母論時勢俱謬卽易不取書我思有命之一言漢思之紂自不忌而乃反代古人擔憂乎若夫觀兵戡黎



則又自造故實矣武王觀兵孟津無戡黎事乃以文王之  
事強坐之顛倒事實變亂有無吾不知其可也又曰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十三年者連文王九年言之武王  
在位止四年蔡傳以為武王之十三年夫武王安得有  
十三年乎武王自諸侯為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  
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王殂時武王已八十  
三歲矣又明年八十四歲而即位若又十三年而後伐  
紂則以武王九十三之年計之已死四年矣然而文王  
受命改元稱王之說宋儒力闢其謬顧猶有可信者受  
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則於事理皆  
未嘗繆蓋文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失國再復改後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  
於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惟文王已改故  
武王不必復改非獨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  
久無容屢更也觀後有天下尚不改元則改元非古人  
所重可知矣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則武王立五年而即伐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武合文  
王無疑也若稱王之說則夫子之言有之周公成文武  
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不及文王非武周之追尊獨遺  
其父夫子之援古不及於文也已稱王故也至於春則  
建子之月非建寅也商周改朔併改時月然以周史記  
周事則必從周正而不從商正也又曰衛康叔之封出

於成王而非武王於傳往往有之左氏祝鮀曰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七族命以  
康誥而封於殷虛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  
祀此以衛人言衛事最近而不誣者史記於周本紀魯  
世家衛世家屢言之然則康叔為成王時封康誥為成  
王作無疑也蔡傳乃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  
簡遂謂成王誥叔不當稱弟若謂周公尤為非義且康  
叔不當至此時始封言似近理不知康叔在武王時已  
封於康為畿內諸侯作周司寇矣至是欲營洛邑遷殷  
頑乃以其餘地餘民封為衛侯出就外藩非前此武王  
猶有未封之幼弟也康誥之稱弟者非成王弟之亦非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武王弟之也周公攝政實假王命然亦有周公自言者  
則篇首先繫以周公此篇與多士同一例多士篇首曰  
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周公告之也其曰王  
若曰者假王命也而實周公自言成王此時未踐奄也  
三監之叛實周公征之其曰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  
國民命朕者周公自朕也康誥之篇亦然曰周公成勤  
乃鴻大誥治者周公誥之也曰王若曰者雖假王命而  
實周公自言曰朕其弟者周公弟之也寡兄勗者周公  
自勗也其曰乃服惟宏王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望其  
輔寡兄以其勗也使以為武王言則此數語俱難通矣  
其言詩曰朱子言周南召南文王徙都於豐分岐周故



地以爲周公召公采邑召公宣布於諸侯而南方諸侯莫不從化故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夫二公分陝當在成王之世而謂出自文王此未可信且文王亦西伯耳召公爲文王臣而復稱伯是甸侯而建國也文王不自爲政而以巡行之權委之其臣是文王爲廢職召伯爲侵官也況南國諸侯與文王同事紂者奈何導召伯教哉韓詩外傳紀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然則召伯之封召信在文王後也謂之召南者屬召伯封內召之南也則召南諸詩以爲文王之化恐不免膠柱而鼓瑟也又曰朱子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孰降之范甯敘穀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文

有嘉樹軒

梁以爲孔子降之也夫季札觀風時王已有風矣安在其孔子降之也然則王何以有風曰詩有體風雅頌詩之三體也王既有雅有頌獨柰何不容其有風也顧王風何以始於平王前乎此者有之矣周南召南多文王之事何以不與旱麓清廟同列於雅頌則以其體風也幽風皆周公之事七月不異於文王東山破斧不異於泮宮何以亦不列於雅頌而特別之爲幽風則以爲其體亦風也王之爲風亦猶是也今必曰降爲國風則必黍離諸詩先列於雅而特降之然試取黍離諸詩入之於雅而詠歎淫佚之識者必有以辨其不得爲雅也以爲平王之後而雅亡則泮宮閟宮非皆魯僖之詩乎王

後無雅頌顧魯特有頌何耶且卽雅中如褒姒滅之周宗既滅諸詩其在東遷後作者未嘗乏也夫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蓋謂天子不省方太史不采風而列國所陳之詩亡也故聖人作春秋以記列國之事焉若以雅止卽詩亡則是詩惟當有雅耳彼所爲風者將皆不得爲詩乎哉又曰魯何以無風或曰成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守不陳其詩是以宋魯無風然陳杞皆先代之後陳何以有風杞何以并無詩也王肅舊說云魯文公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然魯頌四篇皆臣子頌禱之詞豈必假寵於王靈哉然則魯何以無風曰魯未嘗無風也特其所傳者頌耳周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文

有嘉樹軒

公魯之祖也周南幽風皆周公之事或周公所作而皆列於風則魯風之美可知也猗昌徹筍南山載驅皆言魯事而附於齊以見則魯風之惡亦可知也夫風雅頌者詩之體也緇衣美卿士而不得列於雅賓筵抑戒衛君自做而不得列於風韓亦有國而韓侯取妻不必再立韓風召伯封燕而甘棠作詠不必自名燕國故國之或有或無不必遍天下而陳之太史而爲風爲雅爲頌則各因其體而列之不必其有所諱亦不必有所褒也又有以魯頌爲僭天子之制者不思風雅頌者詩調與樂之辨也七月一詩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則調之異也魯頌之駟者似風而不風有駟泮宮似雅而



不雅則以其調者頌也且比興賦風雅頌者詩之六義也東遷為雅亡諸侯為僭頌者將比興賦之中又孰為亡而孰為僭乎其言春秋曰許世子止之惡經文書法甚明後之論者必不行弒但不嘗藥夫不嘗藥而即加以弒聖人不如是之刻也不讀左氏之傳乎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瘡非必死之疾也世子又非習於醫者而自以藥進是以君父為試藥之具也藥不中疾與航毒等其責不可辭矣胡氏以為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歐陽氏以為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金仁山以為止無弒逆之心不幸而進藥以卒此皆在夢夢之中止實自用藥以弒其父無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名號時地之間為聖人用意之所存則聖人之用意不如是之淺也或又以為春秋聖人之寓意而非復聖人之大法其於春秋之旨愈求而愈遠矣夫春秋之書聖人自言之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鈞命訣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讀春秋者比事屬辭以求聖人之志其於春秋則幾矣其說禮曰太宗伯所掌者祭祀卜日眡濯蒞鬯省牲之類皆禮之大節故為大禮小宗伯所掌者毛六牲辨六齋六彝六尊告時告備皆禮之小節故為小禮鄭康成以小禮為羣臣之禮釋之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夫禮中自有大小固不以王之親不親而分掌者常職亦不以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王之親不親而改且詔相云者詔相王非詔相羣臣也況王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大宗伯既攝主則小宗伯當攝大宗伯之事將以大宗伯所詔相之大禮通名為小禮乎此時小宗伯所掌之小禮又名何禮也若禮以王之親不親而分大小則所謂大祀者將亦王之親不親而異名乎又曰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此即社倉之法取民間之罰粟積之以貸民而不取其息者也鋤粟者合耦而不至則罰之與屋粟間粟皆倣游惰之罰縣師掌徵正賦旅師掌斂罰粟罰粟無常以致民用故下繼之曰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康成以鋤粟為稅粟誤矣又曰掌囚及刑殺告刑



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康成以適朝爲句而以士爲鄉士夫刑殺之人不必盡在鄉且告刑於王則是爰書已定今日奏決又奉以適朝何爲况下又有奉而適旬師氏句法一例則當以適朝士爲句也又曰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以記文考之轂長三尺二寸五分轂長去一當去一尺八寸六分則軹當有一尺三寸四分鄭康成以賢爲大穿軹爲小穿而以爲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不以本文轂之長三字爲解而以其長之圍爲解似與經文不合大馭職兩軹杜子春謂兩軹少儀祭左右軌範軌與軹聲同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謂轂末也則軹當訓轂末爲是後輪人內庇軹康成亦解爲轂末與人之軹圍則以爲軹之植者衡也與轂末同名一軹字而三異其解如此邁又辨陸王之學曰自濂溪發主靜無欲之旨明道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相授受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諸儒正傳孰非以德性爲事而世獨外象山陽明斥爲異學不知象山非陽明倫也象山之學得力於孟子以先立其大爲主其自言功力以人情物理事勢言之正與紫陽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論互相印證非遺棄事物專談虛寂以爲教者也紫陽固欲引象山爲益友而後人乃反以仇敵視之此豈紫陽意耶陽明少泛濫於

詞章馳騁於孫吳若紫陽格物窮理之學爲煩雜乃究心於佛老之學鍊習伏藏得其見性抱一之旨自謂有悟遂於儒書中取孟子良知一言合之大學致知之解自立一說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論則輒與程朱相反程子以爲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而陽明則謂顏子之學不傳惟孟子猶爲可循顧於顏子之學獨舉其不遷怒不貳過舉其屢空以爲合於聖人空空之心體其說浸淫不可究詰朱子以天下之方員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致陽明則以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即象山亦言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而陽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明則以爲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不必學是陽明與朱陸皆爲冰炭也蓋其才似商韓其學兼釋老是以當時目爲功名之士卽不覺忻然喜之誠有以深中其隱也然陽明猶善於修飾也至其徒王畿則登堂說法滿口禪元至李贄則公然髡首儒服名教蔑盡李斯之兇醜謂爲荀卿教之豈誣也哉今之護紫陽者或欲推之於顏曾之上而袒陽明者亦欲引之於孔孟之徒各阿所好皆非其正也又論佛法曰自佛法入中國後世儒者惑於其說雖宋明諸儒卓然以道學自命然時時立說闌入其中而不之覺其甚者參元說偈甘以儒冠儒服北面緇流此所謂胥天下相率而爲異端也佛氏之說



本自淺陋使其明白切指心性淵源則是非昭灼較然  
 自見後人變為機鋒棒喝如魍魎夜行如探闖射覆使  
 攻之者無由指摘即中其病痛亦隱忍諱飾可以不露  
 其情是則釋氏之徒巧於掉弄叢奸舞弊不可究詰衣  
 鉢相傳滔滔不返近世號為善知識者習慣行徑說法  
 開堂聚徒設禮偈語新聞炫世警俗愚人不知指為覺  
 悟圓慧超凡入聖亦可哀也夫佛氏非果有精義妙理  
 範圍天下之心思也脫苦海了生死其說本荒唐不根  
 即其徒亦知不能自立於世必假之宰官名士以為護  
 法檀越誣伏羲假仲尼託顏子既已肆無忌憚而後世  
 儒者如韓退之白樂天蘇子瞻偶與僧徒往來輒摘其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一事一言文飾故實稱某某之徒以自夸大辟之麻  
 附繩而始直難施松而乃長凡佛氏之邪說橫流皆儒  
 名墨行者有以助之談而揚之波也夫有陰必有陽有  
 邪必有正佛之為佛在今日已成必不可去之勢然二  
 氏之徒守其師說篤信不疑專心致志必求少有所見  
 而後已至於琳宮精舍貝葉梵夾莊嚴敬重踰於著蔡  
 而士子於先聖遺經車服禮器弁髦視之曾不加意其  
 樹道學之幟者又各自立門戶互相攻擊營衛不和外  
 郭乘間而入惜夫又曰聖人觀雷天而作棟宇所以大  
 庇民也於浮屠氏何有焉浮屠氏之得處中土受聖人  
 之庇庇也浮屠氏之幸也作室者十年樹木父堂子構

葦茅宵索手足卒瘡僅蔽風雨浮屠氏未有室家布金  
 長者瓊其宮琳其宇孰為為之其波及於佛氏者民之  
 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廟祀祖考載一木主祀天地風  
 雨山川百神戒壇為位事畢藏之浮屠氏飾像莊嚴檀  
 身金容香花塗采朝夕弗懈然微吾民為之施捨則將  
 飄飄朽蠹塵封土積於荒煙蔓草中是吾民之有功於  
 佛者甚大也世嘗言佛能福人故人嘗有求於佛吾以  
 為人非求佛佛固有求於人非佛之能福人佛則資人  
 以自福也邁所說繁縟絡繹不減范蔡以世罕傳者故  
 廣錄之邁取中庸九經自修身至懷諸侯纂以配大學  
 衍義為九經衍義一百卷又著經義考異七卷四書講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義六卷春秋補傳十二卷古今通韻輯要六卷考正資  
 治通鑑前編十八卷五燈摘繆一卷文集二卷詩集一  
 卷



李鐔 戴亨 陳景元 馬大鉢

李鐔奉天鐵嶺人鑲白旂漢軍父輝祖官湖廣總督入  
 為刑部侍郎鐔性友愛兄伊山祈山伊山坐事遠戍錯  
 往視居數月乃歸祈山官於閩罷歸無家錯推屋授之  
 凡產之美者悉割與兩兄而僑居通州起茅屋數間積  
 書於中朝夕披玩發為詩歌以自怡悅常賦歸雁詩曰  
 畢竟家何處而云北是歸高天殘照下萬里一行飛風  
 急毋相亂沙平定少依羈人方失序綠汝淚沾衣其友  
 陳景元見之曰此非近人作杜少陵之作也錯雖貴公  
 子妙解音律遊覽山水輒欣然有會嘗泊舟采石磯下  
 至夜月出放櫂中流命琴客援琴鼓大雅之詩自扣舷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和之水宿者皆起傍徨不寐亦有吹笛相應者錯歎曰  
 此樂吾不再矣間一歲至塞垣聞山鵑桃花開即騎牛  
 往賞或沮以山多虎曰少見多怪此間虎固以人為怪  
 也其風流如此不慕榮利常任官庫筆帖式乾隆元年  
 兵部侍郎德沛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入格報罷既卜  
 築廬峯山下畚礫為圃雜蒔花草不接賓客嗜茗為  
 鐵鐔瓦缶每出必使奚負之見者皆以為田夫野老也  
 隱居田盤二十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工尙耕宏恩兵侍觀保薦錯錯以  
 老病辭所著有曉巽詩文集二十卷原易三卷詩解頤  
 二卷春秋通義十八卷尙史一百七卷藏于家錯病宋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史元維晚年開江蘭社理葺之書竟未成又著江蘭社  
 詩廡雅菊雅等書以少精音律亦間訪元曲云與錯為  
 友者有戴亨陳景元馬大鉢皆布衣所謂遼東三老也  
 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間有崇兆寺詩云鈴聲吟殿  
 角澗影落松枝嚴陵釣臺詩云一片桐江月千秋出世  
 心西師振旅寄甯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榆海花滿  
 弓刀下玉關副都雷鉉視學浙中成懷五布衣詩石閭  
 其一也馬大鉢字雷谿三人詩皆以漢魏為宗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張貞生

張貞生字幹臣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入翰林為編修遷司業以鄒南臯宗儒語略教士頗闡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宗師考亭矣制聖門戒律八條自警一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覬覦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夤緣以獵榮膺者是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壟斷賤丈夫指為奇貨者是一播聞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不遠禽獸橫逆不遠淫蕩無恥者是又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介喫緊在義利之關人謂此呂正獻公之書座右樓玫瑰先生之書桃符也康熙中累擢至侍講學士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時議遣大臣巡察貞生上書諫被

詔引見所言又過懇下考切議免官為民

詔貶二秩貞生歷官清要所寓在吉安館蓬蒿滿徑竈

突無炊煙瀕發至不能具裝故人餽贖力辭不受其狷

介如此一時贈詩者甚眾貞生自為詩云秋風送客復

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

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懇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相

勗勉臨歧申贈繞朝鞭九日遂扁舟南去貞生居富川

有講學園文信國故居也晚結廬廬陵王山有定巖覆

筍峯木琴礪虎子巖諸勝伐木開道手自攘剔生徒從

者甚眾嘗云王山金頂之異在於高尤在於孤不高則

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又曰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又謂學者曰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學者因其語錄之定名曰王山遺響凡六卷俄有詔復原職再徵之入京師卒於任所著有庸書二十卷唾居隨錄四卷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陳潢

陳潢字天一號省齋錢塘人爲總河靳輔幕客輔治河多資其經畫康熙甲子

上南巡輔以潢功聞

賜參贊河務按察司僉事銜張靄生所撰河防述言一卷追述潢論故曰述言書十二篇一曰河性主於順而利導之二曰審勢謂凡有所患當推其致患之由三曰估計謂工料省其敗速所費較所省尤大四曰任人主於慎選擇明賞罰歸本於正已以率屬五曰源流謂河水本清其淤漲皆由挾中國之水六曰隄防主明潘季馴堤束水刷沙之說尤以減水壩爲要務七曰疏濬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主於潰決之處先固兩旁不使日擴乃修復故道而借引河以注之八曰工料工主於覈實料主於豫備九曰因革言今昔形勢不同十曰善守謂黃河無一勞永逸之策在時時謹小慎微而歸重於河員之久任十一曰雜誌述治河之委曲十二曰辨惑駁當時之異議也其言與靳輔治河奏績書相發明

王懋竑

王懋竑字與中寶應人少學於叔父式丹式丹以詩知名宋舉撰江左十五子詩式丹爲之冠康熙四十二年進士第一官修撰懋竑清苦勵學持躬修飭四十七年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五十一矣乞教職爲安慶府教授嘗作詩書座右曰長隄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浮天闊潏潏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幹是非反掌間鉛刀貴一割我心似寒灰百念俱利剝願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枿此可見其所蘊蓄也雍正元年以薦入京師授編修直上書房同直者大學士福敏尙書徐元夢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朱軾侍郎蔡世遠皆公卿大臣懋竑以老儒廁其間雍容談論專治經術世遠稱爲當今戴侍中於是莫不推敬之也旋以母憂去職

上賜內府金命治喪畢仍居職越一年至京師謝恩稱病不見客俄以病篤辭去懋竑自甘貞素不慕榮華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人生得此樂斯亦足矣縣人高星源謂懋竑無他勝人惟本色故當勝人歸里後當路要人未嘗以書刺通之杜門著書定朱子年譜銓爲學次序破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謂易本義前九圖及筮儀乃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亦不出於邵雍論之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



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參用邵子說至啟蒙則本邵子而邵子但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孰受而孰傳之邪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其實邵氏只有先天一圖其八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今乃以易本義前九圖并屬之邵氏是誣邵氏也前儒云邵子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修得之陳搏者此程明道敘其學有所受也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又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則為之說而不以入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揲著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邪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

卦以為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十二餘卦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繆若是邪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即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也又謂朱子家禮亦後人依託非朱子本書曰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序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尙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及之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繆誤多不及察今



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豫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或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還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

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况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最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僞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禰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禰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長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又有朱子答江元適書答薛士龍書攷語甚詳嚴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幾盈一卷同邑朱澤溪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辨之云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作此說矣主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其論通鑑載齊人伐燕事曰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二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



伐燕則不可以為宣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  
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  
燕人畔為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篇所言齊  
王皆潛王非宣王潛王之初兵強天下與秦為東西帝  
其所以治國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又曰  
王由足用為善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  
禍亦基於此後之傳孟子者改潛王為宣王以為孟子  
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  
距潛王僂弒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  
皆稱王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為  
後人所增無疑也家居十六年卒所著朱子年譜四卷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攷異四卷附錄二卷讀史記疑四卷白田雜著八卷卒  
後其子又良為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又有續集別集  
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偶閱雜鈔共若干  
卷

官獻瑤 莊亨陽

官獻瑤字瑜卿安溪人曾大父朝京康熙十一年舉人  
嘗拒妖賊以衛鄉里為莆田教諭遷知直隸武強縣為  
政不煩民懷其惠獻瑤年十六補諸生選貢成均授國  
子監學正執業於淳浦蔡世遠桐城方苞稱高足弟子  
大學士朱軾重之曰吾老矣斯道之託將在吾子乾隆  
初元雲南總督管巡撫事楊名時得罪留雲南修城  
召還朝疏薦士七人獻瑤與焉是歲舉順天鄉試補助  
教甫入學上事宜六條於其長當是時

上方嚮用儒術尚書楊名時孫嘉淦大學士趙國麟咸  
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植邦彥六堂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之長則獻瑤與南靖莊亨陽無錫蔡德晉等皆一時之  
雋志合道孚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登講座六堂師  
率國子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  
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為四  
五君子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充三禮館纂修官踰  
請急歸還

授職編修九年主浙江鄉試尋提督廣西陝甘學政  
遷為洗馬在關中求得宋張載二十餘代孫屬其邑  
官教之識韓城相國王杰於諸生時以為大器果如  
其言獻瑤少孤事母孝自陝甘任滿歸遽乞侍養奉母  
二十餘載母年九十乃終撫愛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



祭田祭器考禮經遵

國朝制度以定儀式立鄉規以教宗人置義租以恤親族之貧窮煢獨者然其家故寒素也獻瑤之學尤遠於禮在史館進周官講義大略云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必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後作民父母之心盡然非必家賜而人給之也取材於地而貨不棄於地用力而力不出於身力出於身而天下無游民貨不棄地而天下無曠地是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民而政之詳備莫如成周太宰之九職因地之利順民之欲事不煩而人不擾後世病其難行以時勢不同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上覽而異之獻瑤治經不主一家於易主李光地於尚

書主宋蔡沈金履祥於周禮春秋主

本朝方苞於儀禮主漢鄭元元敖繼公

本朝吳紱嘗論禮服曰喪服首陳父自是而上殺下殺旁殺凡以恩制者皆由父而推之也次陳君自是而為君之父母為君之小君為君之長子凡以義制者皆由君而推之者也次陳傳重者與受重者自是而為宗子為宗子之母妻大夫為宗子凡以尊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次陳妻為夫妾為君自是而妻為夫之黨妾為君之黨妾為女君之黨凡以親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服莫重於斬而首章為下數章之綱挈其綱思過半

矣斬衰升數之等有二齊衰大小功之升數之等各有三於同等之中猶有差者焉衰莫重於降而正次之義又次之此經與傳未嘗明言而服是服者不可以不知也齊衰之升數多於總衰之數總衰之縷細於齊衰之縷大小功之升數多於總麻之數總麻之縷細於大小功之縷年月一差也縷之精粗又一差也升數以經之年月以緯之縷之精粗以錯互之或伸此以屈彼或進彼而退此歸之於稱其情而後已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父卒然後為祖父後者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為人後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同宗之支子猶然况適孫乎因是而知承高曾重者亦服斬衰三年也內宗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外宗為君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為君也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經不載者亦統於為君也諸凡經所不見者皆可上附而求之下附而總之也喪服有可以彼決此者有不可以彼決此者如婦人之不二斬此通例也而內宗外宗為君皆斬則為夫斬仍為父斬矣不為父斬者不二夫也得為父斬者尊君也又一例也為人後者於本宗餘親皆降二等此通例也然服之等為世叔父期為從祖父小功今為人後者之服其世叔父也將遂降而小功乎則是降其期之親二等矣然則宜何服曰古者姑在室期已嫁大功兄弟之女為伯叔父期嫁則大功又為伯父之長殤大功是世叔父之正服雖無大功



而降服則有大功也為人後者服世父大功於義為安又一例也婦人為夫之黨凡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通例也而大夫之妾為庶子雖中亦從上蓋女君之為此子與夫同而妾為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故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也大夫無總服若下殤則不服之矣又一例也並行而不繆相別而不悖故不盡乎禮之變者未足與言禮天先而地後陽先而陰後尊卑之義也自臣言之君為至尊自妻言之夫為至尊自子言之父為至尊自孫言之祖為至尊尊無二上故雖親不敢以屬通而服有絕焉尊無二上故不敢服其私尊而服有差焉尊無二上故足以加尊而服有降焉尊無二上故尊之統

文獻徵存錄 卷三 罕 有嘉樹軒

不可絕而祖不可降宗不可降適亦不可降焉適不可降則人知貴不敵親矣宗不可降則人知尊不先祖矣禮無不順春秋之時貴者之子孫鮮不驕倨是禮之末失也非周公之過也國風刺先母而後父故父斬母齊而陰陽之分定矣春秋譏先禰而後祖故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而水木之誼昭矣家無二尊人無二本是二者禮之大綱也父在為妻不杖避尊者也為母得杖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避尊者之處者恐貽尊者之戚也故知父在為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妻亡而未育子苟壽可以娶將遂不三年與夫婦人倫之首萬化之原

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知婦之隆於其夫則知夫之不可殺於其婦矣記曰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春秋穆后太子薨傳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若然為母三年別於父之存沒者為父屈也為妻期無別於父之存沒者為母屈也後世夫婦之道不明昧者至於毀瘁以傷其生薄者反以不持內之喪為弗溺於愛是皆不以齊體之道待其妻也內化何由與乎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立為祖後者也小記云父卒而後為祖後者斬假令父亡未及成服而祖亡奈何曰服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及父之存也許是子以傳重矣於此而不敢伸祖服

文獻徵存錄 卷三 罕 有嘉樹軒

者則主祖喪者將誰屬乎故必如古者父母偕喪之禮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皆斬比父喪之除服其除服卒事反祖服以終其餘曰假令父在祖亡既成服而父又亡則其為祖也奈何曰服斬父亡而祖喪未竟則主服祖喪者非適孫而誰主喪而不重服不可以為主假令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尚存則奈何曰服斬子為父斬雖祖在猶然則祖後父亡適孫之服祖如子服矣豈以曾祖存而有所殺哉又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假令祖母喪未竟而祖繼沒奈何曰並服三年如父母偕喪之禮或疑始期而卒乃三年服固可以二衰乎曰嫁女未練而出則三年是於未出之先固嘗期衰



矣而卒以三年何不可二衰之有假令父祖俱亡有母在而祖母亡承重之期則奈何曰舅歿則姑老適孫承重則適孫婦從服然則婦姑同服可乎曰母自以婦而服三年嫡孫婦自以承重而服三年何不可同服之有服以首貌貌以首心然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於是乎有心喪之禮為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而哀之發於容貌與發於聲音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抑發於飲食與發於居處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後世乃屑屑於稱謂之間其下相與爭其名而爲上者又未知果能稱其實也其亦不達於斯義也夫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漢儒謂假令小宗僅有適子而大宗無後亦當絕小宗以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望

有嘉樹軒

後之可謂達禮之權矣蓋大宗者尊之統也以適子後大宗適子之父雖絕適子之父之祖則未嘗絕也爲適子父者將不絕己之後而絕祖之後乎抑甯絕己之後而不絕祖宗之後乎不絕祖宗之後而附己於祖之廟則於理順於心安故絕小宗以後大宗者非惟存祖之祀亦善體父之志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漢儒宋儒之說義各有取由漢儒之說是萬物本乎天也由宋儒之說是人本乎祖也本乎天則當尊天記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本乎祖則當尊祖記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小宗有四而爲父後者居其一女子之適人者爲衆昆弟大功而爲父後者期則庶子雖

不得爲長子三年亦必隆於衆子可知矣小記曰爲妻長子禫妻之禫指十五日者疑此卽指庶子爲長子服同於妻十五日而禫與父母爲女子之服期者三在室也適人而無主也被出而反在室也而女爲父母惟在室與被出者三年無主者則仍期何與曰女被出則移其天夫者天父矣故與在室之女等若無主之女則未嘗去夫之室也旣爲夫斬安得復爲父斬乎故憐其無主而服女子期者仁之至旣已無主而猶內其夫家者義之盡也大夫之妾其爲女君之姪也者當其在室則當以姑爲姪服者服之其爲女君之娣也者當其在室則當以姊妹相爲服者服之嫁而從者絕之而不爲服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望

有嘉樹軒

分得矣於情有未安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生不名者死爲之總女君從夫而爲貴妾總也必矣諸侯不臣寓公春秋傳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已則不可不自卑損而爲之服尊服以重其報皆所以教民厚也沈存中謂由祖而上皆曾祖雖百年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乃今思之猶信何言之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而小宗之爲大宗雖親盡戚單必爲之服齊衰三月傳曰尊祖故敬宗族人之世爲宗子服卽世爲始祖服也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又何疑乎禮之止邪於未形喪親之終而國君於妾與庶子無服死



事如此生事可知已以此防民猶有以妾體君以庶奪嫡者其履轍相尋而不知變乃知聖人絕之深憂之切也古者同爨總而嫂叔無服雖無服而厚終之禮則未嘗廢記日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推而遠之如彼竭情而盡其慎又如此後之君子可以得禮之意矣周人尚爵子得行父禮然傳於大夫之子降其期親之為士者則曰尊不同也於大夫之子不降其期親之為大夫者則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於國君之所為服者則曰尊同也於公子之所不為服者則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不降不言其尊同其不服不言其尊不同明乎尊在君與大夫而不在于公子與大夫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夫之子是二者之服凡數見其亦從父之義為多與獻瑤於諸經皆有說而此篇為至善卒年八十著讀易偶記三卷尚書偶記三卷尚書講稿思問錄一卷讀詩偶記二卷周官偶記二卷儀禮讀三卷喪服私鈔并雜說一卷春秋傳習錄五卷孝經刊誤一卷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卷

莊亨陽字元仲及李光地門下楊名時徐用錫何焯皆高足弟子亨陽執業最後光地甚重之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知山東濰縣以母憂去講學於漳江乾隆初元禮尚揚名時薦舉經學補助教遷吏部主事外補德安同知擢知徐州府再擢淮徐海道亨陽通算術及董河

防推究高深測量之宜上書當路大略謂淮徐水患已甚其病在壅毛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穎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在開毛城舖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以注之海則興鹽諸州縣之患息矣當路者未用頗踴其言京察大臣當自陳高宗命自陳者各舉一人自代閣學李清植舉亨陽時論以為允以勞卒於官著莊氏算學八卷復齋遺集若干卷又有莊元仲集一卷文僅十二篇乃其官淮揚道時所上河防條議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陳啟源 朱鶴齡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善說詩朱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參正之嘗謂言詩者訓詁宜準爾雅篇義宜準小序詮釋大義宜準毛傳及鄭箋其名物當以陸璣疏為主因撰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者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於朱子集傳歐陽修本義呂祖謙讀詩記頗為釋其疑誤學者以為勝於鶴齡通義矣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季諸生國變後屏居著述有感遇詩云薇蕨苟可采何必在首陽清流苟可汎何必在滄浪至人處委蛇守己非一方直木儻見伐芳蘭豈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遂傷縱志游霄漢俯仰隨翱翔與同邑陳啟源善其毛詩通義頗采啟源說蓋與啟源相對定也鶴齡說經鏗鏗長於箋疏之學又練習史事嘗謂作史不立表所關非細年經月緯一覽瞭如而范書闕焉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畧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而又繁而事蹟反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時人以其論為通達有易廣義畧四卷尚書埤傳十七卷毛詩通義二十卷春秋集說二十卷左傳日鈔八卷又撰禹貢長箋旁引曲證能暢其說所著詩曰愚

恭集年七十餘卒朱彝尊曰長孺撰述發明集傳集注所未及顧不甚傳惟杜甫李商隱詩集注盛行於時松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因以愚菴自號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劉源淥 美國霖 劉以貴 韓夢周 孫于簠

劉源淥字崑石又字直齋安邱人少喜讀語錄尤耽朱子書精研者四十餘年以居敬窮理為宗於明慕薛瑄國朝則模楷陸隴其餘子不屑意也建朱子祠於東郭月有祭每祭必致誠敬內行尤修飭謹事其兄州黨稱之康熙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著讀書日記四卷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冷語以宋劉安世之學與程頤不協故斥為姦邪謂其害甚於章惇邢恕儒者以為未讀盡言集也後數十年昌樂有周士宏濰縣有姜國霖劉以貴韓夢周德州有孫于簠梁鴻翥膠州有法坤宏益都有李文藻同縣有張貞猶能守源淥之學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美國霖志作國麟家貧至孝父居京師病甚國麟攜錢三百文步往省之比至死矣時冬月負屍以歸族人為之營葬母善怒國麟前執母手請掌其面母每釋然終身無疾言遠色昌樂閭循觀問國霖讀何書曰終身讀論語未畢也

劉以貴字滄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任蒼梧令地徭墮雜處營茶山書院以詩書為教歸里後杜門著書有藜乘集初學正鶴行於世

韓夢周字公復乾隆十七年進士知來安縣事專事濂洛關閩之書有理堂文集

孫于簠雍正十三年舉人選於理學大理少卿勳子也

勳為翰林不可附年羹堯隆科多

梁鴻翥字志南每治一經案上不列他書有疑義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後已以優行貢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觀運尚書義書經續解春秋辨義春秋義類儀禮綱目及詩經周官禮記辨義計百卷未刻歷城周永年收藏之

法坤宏乾隆辛酉舉人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苦力學常謂聖人之告學者曰克己曰內自訟曰內自省曰不患人不已知未嘗求名也故其學準式乎程朱而於河津為尤近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仕為吏部考功司主事有尚書春秋說及困勉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齋私記西澗文集



沈近思

沈近思字聞齋仁和人幼而通明年七歲未入塾忽請於父曰仁為何物父奇之稍長補錢塘學官弟子遂著籍錢塘遊心於閩洛之學期為聖賢嘗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為座右銘用自勗勵康熙三十八年成進士除河南臨潁令上書於孝感熊賜履論孔廟從祀有未當者其畧曰孔子之道至朱子大明朱子為繼述孔子大宗同乎朱子者即同乎孔子者也異乎朱子者即異乎孔子者也明嘉靖以後有與朱子歧途異軌者亦竝從祀其時因功業之盛聲名之盛又以門生徧滿海內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仍習焉不察使干文獻徵存錄卷三 辛 有嘉樹軒 聖相沿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域者此大惑也因破王守仁說且論當湖陸隴其學術醇正宜膺祀典賜履得其書甚服之其後隴其竟從祀孔廟蓋近思先期其說近思單車莅官築倉以備凶年為隄以捍水患修先賢祠墓砥礪風俗士民甚以為美三年滿上司以循卓薦遷廣西南甯府同知俄以病解職大學士朱軾巡撫浙江薦起督清河本裕倉胥吏姦蠹搜剔務盡當時號為清幹調攝福建臺灣府事雍正元年 召為吏部郎中詳正銓法清通簡要人不敢欺遷太僕寺卿充山東鄉試主考官超一資為吏部侍郎再擢都

御史近思正色立朝凡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山西大吏發州縣錢糧火耗歸公議近思爭之過釐同列為之震悚

世宗嘉其誠剴不從之亦不以為非近思每上封事先期簡閱衣冠鍵戶密書書畢蒲伏再拜而起家人問何事輒答以他語其敬慎不泄類孔光而風節光采過之與儀封張伯行講性命之學正定學庸講義淡相契洽交遊至寡嘗謂道義吾欽李梅崖理學吾尊蔡梁村好三魚堂文集與閩人雷鉉王道研究其業至晦不休薨於位年五十有七

上悼惜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諡端恪所著學易學詩文獻徵存錄卷三 至 有嘉樹軒

讀論語注偶見錄小學詠勵志雜錄真味詩錄天鑒堂詩文集凡數十卷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少治春秋術數尤所專業康熙四十五年成進士時梅文鼎先卒李光地薦厚耀通天文算法

聖祖引對圖三角形令求中線又問弧背尺寸厚耀所對無差失旋以省親乞歸四十七年再徵至京次年聖祖幸熱河厚耀扈行次密雲縣

命寫筆算法進入少頃內出

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厚耀曰此法簡便至為精妙臣法出於臆撰今知其不可用也

上曰朕將教汝汝可精思之以待問次日問測北極高文獻徵存錄 卷三 至 有嘉樹軒

下法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也此在春秋二分所測則然其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難為準則嘗聞地上有朦氣之差入目視之有升高為卑映小為大之異故渾儀測之多不合其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地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則不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厚耀謂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圓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也再問地員出何書對曰見周髀算經問何以見其員也厚耀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為員且東西測景有時差

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員形合故益知其為員耳上深嘉美之將除京官厚耀以母老乞就教職除蘇州府學教授未一年

召為中書科中書直南書房與梅穀成對共正定算學書書成超授編修

聖祖嘗召厚耀於便殿使觀陳設儀器嘗問測景是何法厚耀不知

上寫西人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示之又命至御座傍隨意於紙上作兩點厚耀點畢

上自用規尺畫圖即得相去幾何之法又賜以幾何術幾何術者西人利瑪竇所撰著其時寫本

文獻徵存錄 卷三 至 有嘉樹軒

絕少而厚耀獨得見自是厚耀之學益妙丁母憂歸服除遷司業轉左諭德兼修撰五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乞致仕去厚耀讀杜預長歷預以隱公元年正月朔辛巳與古歷庚戌朔異辛巳朔乃古歷之上年十二月朔蓋隱公元年之前失一閏預知者以經傳干支依次推得之厚耀謂如預說元年書日無所失矣其與隱公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已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差互其實隱公元年以前乃多一閏非失一閏也當定隱公元年正月朔為庚辰較古歷退一月長歷退兩月從此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乃與長歷符故不復推



也於是以長歷爲未密立體例四事參正之日歷證探  
刺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春秋左氏傳  
正義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歷法新書以證推步  
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補正義  
之闕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攷一條亦唐志所未錄也  
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  
月朔日冬至先列算法次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  
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曰歷編舉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以經傳干支爲  
證佐皆述杜預說而考辨之曰歷存則正杜預長歷朔  
閏之差蓋預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遷就厚耀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書成名曰春秋長歷凡十  
卷其春秋世族譜一卷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相證春  
秋氏族之學備矣二書俱在左氏分類中世單行之故  
左氏分類遂亡佚也厚耀又著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  
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所采書皆在三傳國語國策之  
外人以爲雅博年七十五以老疾卒於家其書有左傳  
分類禮記分類注家語廣輯十七史正譌三部算學書  
三十帙世未見也

臧琳 元孫庸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少爲諸生精治經業手不輟卷嘗  
謂通經者當先通訓故訓故不明妄以短見詮釋經義  
虛造之失良由是矣著書精謹不敢輕詆前修有尙書  
集解一百二十卷經義禘記三十卷山陽閻若璩見而  
善之錢大昕曰宋元以來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  
敷衍附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  
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  
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  
同時毘陵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  
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嘗  
一日不讀經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不自表暴儕輩非  
笑之獨百詩先生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予  
校定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  
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子是以重  
其書而益重其人也琳元孫庸

庸本名鏞堂字在東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庸口  
訥不能言與友朋居塞默相對而已然心思精敏喜著  
書文弨校陸氏經典釋文見庸書頗采其說庸常以子  
夏易傳乃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班固藝文志易十三



家有韓氏二篇固自注云名嬰此嬰兼受易之證也其說甚異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引詩與韓毛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合者蓋魯義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及皇侃義疏本作參分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引李善注引論語同可見唐以前舊本皆作參分自宋邢昺撰疏定作三字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鏞堂說經堅守師說嘗謂戴東原所為毛鄭詩好逞臆說以奪舊學惠定宇好用古字所校李鼎祚周易集解與開成石刻往往互異近得明刻板勘對始知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惠所私改也甚得和而不同之義謂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寔失其舊嘗見錢孫保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於灋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眈注作視經作元注作祇經作嫩注作美經作蠱注作鮮經作藉注作艱之類皆以今證古也篇章釋文函彼貧反注邠同漢人書皆作邠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函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廢疾字從尸作癢凡樹藝字作藝六藝字從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名為好古實足以害古詩柏舟愠于羣小毛傳愠怨也釋文及注疏本皆作怒也孔氏正義

尚作怨字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愠怨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說文心部本作愠怨也見詩縣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傳正合何晏訓作怒者非而徐鼎臣本亦改為怒字古義湮沒此類不少江都焦循稱明季諸生孫禦寇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解非特與九章算法合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隸事極協蓋餘夫為正夫外之賸夫故圭田為井田外之零田也長洲宋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盧諶書自頃輟張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此鄭本為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當作詩書詩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案釋文朱張並如字象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是讀朱張為俯張不以為人姓名也俯翰讀同字侏則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俯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



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庚仲夷逸隱居放言俯張爲陽  
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俯張誑也誑讀爲狂猶楚狂接輿  
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避言者若從衆家以夷  
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五人乎庸以多  
聞而識尼父所訓故古志之散逸綜採摭摭不憚劬苦  
有子夏易傳一卷校鄭元易注二卷詩考異四卷韓詩  
遺說三卷訂譌一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月令雜  
說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  
一卷孝經考異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  
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帝王世紀一卷  
尸子一卷所自著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拜經日記八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庸竟以諸生終書未顯於世故備  
著之禮堂早卒存說文引經考二卷阮氏經籍纂詁鏞  
堂撰錄之功居多嘉慶十六年卒於京師

梅文鼎 弟文鼎 文鼎 孫穀成 謝希逸

梅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宣城人年二十七歷算之學  
自然會悟與弟文鼎文鼎習臺官交食法值天學書之  
難讀者必求其說考證經史至忘寢食今所傳天學駢  
枝六卷其少作也長游京師安溪李光地甚重之於時  
明史未成檢討吳任臣論輯天志嘉興徐善宛平劉獻  
廷增之餘姚黃宗羲復與對定文鼎摘其僞舛五十餘  
事以天草通軌正之作明史志擬彙三卷其目三曰法  
原曰立成曰推步又謂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取元史  
闕載之事補其不備回法承用三百年當章顯其術  
鄭世子天學袁黃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會通回法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例以庚午元法可附錄西洋法今所施行然明崇禎中  
徐光啟李天經測驗改憲之功不可盡闕亦當著其緣  
起故作天志贅言一卷暢其旨焉光地嘗謂之曰天法  
曖昧推測疏而不密既多歷年至於  
本朝乃爲大備然學徒問難罕得而通請別爲一書取  
元趙友欽革象新書義例務使理宏而亮詞簡而備庶  
上聖微學久廢復興文鼎從之爲天學疑問三卷光地  
驚歎至絕其後光地竟上其書  
聖祖覽而異之問今時恬退之士光地以文鼎及關中  
李容河南張沐對四十三年巡江南引見於  
御舟中嗟爲雅士並惜其老



賜御書珍饌

命其孫穀成直內廷說者謂以算數被恩遇周髀以來未之有也文鼎著書老而彌篤光地子鍾倫弟鼎徵皆願為弟子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交河王簡生皆與參校著書凡八十餘部有元史天經補注二卷蓋讀元史授時法經歎其法之善謙不敢言疏證故但曰補注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因考校古術七十餘家為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天志譌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李

有嘉樹軒

太祖為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譌上元為庚子於積年不合也考正之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取其義之精微成郭太史法草補注一卷立成傳寫魚魯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志二卷授時法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採積招差立算九章書無此術從未言其故者因發明之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唐九執法為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率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元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法明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法補注二卷西域天文書

補注二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西人之說本於周髀所言里差也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窺測莫便於渾蓋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為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彙括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三十雜星考一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為二圖各具時刻其誤不細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用弧三角之捷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李

有嘉樹軒

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為言然惟日月行至午規而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否則黃道斜正各別其次自虧至復經歷時刻輾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高下隨處所見不同施諸測驗彌有窒礙故別立新法就人所見日月圖體分為八向正對天頂處曰上對地平處曰下上下聯為直綫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右曰下左右此四隅向也乃定其受食之所向舉目可尋故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交食圖法訂誤一卷交食管見一卷其日差原理一卷以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多差故正之也火星最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



之根為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撰次成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定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圖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真列表從之而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言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日近其說不可從作太陰表景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為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為定夜時之簡法因訂定星緯真度一卷所著諸書柏鄉魏荔彤為鏤板行世其孫毅成復編為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部六十五卷又有中西算學通其凡有九曰籌算曰筆算曰度算曰比例

文獻徵存錄 卷三 空 有嘉樹軒

曰幾何摘要曰三角曰方程論曰句股測量曰九數存古其書別行壽人子弟甚重之又有續學堂文鈔六卷詩鈔六卷詩有雅才荅周崑來云墨妙時看珍共璧心期今見託雙魚又云乾道炎三伏坤靈樂四游皆莊雅可誦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孫毅成字玉汝號循齋幼即明悟文鼎歎曰童烏出吾家矣由進士官至都御史直內廷日充數理精蘊歷象考成分纂官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術鼓成意即西法之借根方元李治測圓海鏡用天元一立算傳寫訛舛殊不易讀明唐順之嘗曰立天元一如積求之云爾漫不省為何語顧應祥則言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即以二百四十為天元

半徑即以百二十為天元既知其數何用算為鼓成頗不謂然後直蒙養齋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論之曰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受而讀之疑天元一術頗相似復取授時歷草觀之渙如冰釋殆名異而實同非徒似之而已乃著論闡揚之前代絕業一旦復顯有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縵卮言一卷世並傳之卒年八十三諡文穆文肅字和仲有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未竟其學文鼎字爾素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又有授時步交食式一卷

謝希逸字野臣宜興人寄居江都善歷算之學休寧戴文獻徵存錄 卷三 空 有嘉樹軒

震論推步惟服文鼎及希逸希逸書不傳并知其名者寡矣

劉湘燧字允恭江夏人喜治歷算聞宣城梅文鼎擅其術嚮其產走千餘里從問學焉文鼎以其湛思積悟多所創獲嘗歎曰啟予者劉生也嘗與人書云金水二星歷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記云教學相長不虛也因以所著歷學疑問湘燧討論湘燧乃著訂補二卷湘燧又謂歷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元郭守敬出於是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西法舊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表已在守敬後矣歷書



有法原法數竝為歷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歷指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歷指實為造表之根今歷所載金水歷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密合是歷官雖有表數而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五卷文鼎深契其說摘其精者以為五星紀要湘燧又欲為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歷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作恒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補新法之所未及也又有歷象之學儒者所宜深討論歷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藁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答全椒吳荀淑歷算十問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奎

有嘉樹軒

書一卷湘燧死其遺書無一存者胡虔曰歷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為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所述相繼其道大顯方氏之弟子有揭子宣梅氏弟子為湘燧皆有撰述子宣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燧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為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難故其書不復寶貴耶嗚呼是可悲已

王錫闡

王錫闡字寅旭又字昭寔號曉庵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為宗壯益耽心文雅歷象之學尤所篤好明崇禎中尚書徐光啟進西人修歷法異說麻起求自炫其長錫闡默然潛心測實每夜輒登屋臥鴟尾閒仰觀星象竟夕不寐復發律算書玩索精思於推步之理宏亮而不滯久之則中西兩家異說皆能條其原委考鏡其得失也嘗謂歷法測實增減宜求定率說之曰漢劉洪造乾象歷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况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歷而損分極矣大統歷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歷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歷為更促不知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則有星歲經星常為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即古之歲差星歲者即古之周天異名同理無關疏密惟古以歲差由赤道今以歲行由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奎

有嘉樹軒



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卽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近今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歷積久因循新法特爲剖析今既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旣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今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卽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爲力矣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

文獻徵存錄

卷三

突

有嘉樹軒

差有一定之歲實然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乃可垂久而無戾矣辨西法宮閏之失云中歷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歷主度度平則日有多寡雖非疏密所係然實敬授之首務不可不辨也考之西法紀日以日月七曜紀度以白羊諸宮率四年而閏一日無干支氣候閏月之法也今以西之宮度爲中之中氣折半爲節氣一以天度爲本而日辰則隨時損益因譏舊法不免違天或以時計或以月計至二分則先後二日獨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乎二日之差乃分正之異非立法疏也又如各氣雖皆平分而盈縮一法自具日躔不察其故而概指爲謬豈通論乎

文獻徵存錄

卷三

空

有嘉樹軒



漸移二者似無失得然新法定以冬至起丑於義何居夫宮界之分本用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定爲子半四千禊間歷丑至寅安在冬至當起丑初也况星紀元枵諸次本乎星名今古無異若隨節氣遞遷則鳥味爲元枵而虛危可爲鶉首有是理哉故從天周分宮則冬至今當在寅卽從節氣分宮則冬至亦當起子若因宋時冬至偶值丑初而強襲其名則亦進退無據之甚矣新法以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中氣遂置爲閏以中氣爲過宮雖與舊異以無中氣之日置閏仍與舊同其不同舊用平氣新用定氣故前後或差至二月平氣兩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且三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交

有嘉樹軒

十餘日少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之內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晦朔之間節氣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乎使置閏在前則歸餘非終置閏在後則履端非始卽不可置閏於兩中氣之月又不可一年再閏若少爲遷就又非不易之法不知何術可以變通大略西之宮閏實難與中法並行而會通兩家又非目前諸人所及故不勝齟齬之病也新法推步交食密於舊法而亦有差失推求其故曰交食之法西歷亦略盡矣以交緯定入交之淺深以兩經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晚皆前此歷家所未喻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交

有嘉樹軒

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漸西見日差天半分復明先天下一刻已亥季夏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古以差天一刻爲親則今日所推尙未疏遠然差數已著則致差之故豈宜不講太陰惟定朔定望在小輪最近外此卽有次均加減亦猶五星於衝合之外卽有歲行加減也凡推五星凌犯宿座不必衝合太陽日月自相掩食必在定朔定望也耶不知惟月食食甚實在定望止用入轉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望久者不下數刻用求倍離得一一座有奇兩均之較亦且數分參差之數宜所不免至若日食不惟虧復二限不在定朔卽食甚之時亦非眞會晨近初升夕近將降東西差分或過一度倍離亦



最卑之地景大日入景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公論自相矛盾倘亦致差之一端乎五緯歷言星近地心者緯度多遠地心者緯度少竊謂星誠有之月亦宜然不知交道有變差徒以視徑定食分非歷理也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於此特為加詳有功歷理也推步究極元微不能無漏在今已見差端將來詎可致詰望窮理之士商求精密非一人之智所能盡也論日月五星天因及新法推測之誤曰天問云圓列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為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說原本中文獻徵存錄卷三 主 有嘉樹軒

而西也左旋之數上最疾木次之火又次之自右旋論則疾者反遲遲者反疾故今日在最高者法應遲而視行為疾衝日在最卑者法應疾而視行為遲為退蓋本圖之遲疾為左旋而視行之遲疾則右旋也此理甚明何莫之察耶近見湯氏所推又有異者五星惟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及於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此歷家所習聞也乃推戊戌歲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又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亦歷數時而後退合若言握算偶誤則創法之初當倍詳慎必無屢誤若言無誤吾又未得其說夫星在日前順行益遠星在日後退行益離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而無僭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會無定率如是乎又據歷指萬曆乙酉測定金星最高在夏至前四十五度歲移一分平強水星最高在冬至前二十九度半歲移一分大強距今戊戌七十三年金星過最高當在五月戊午而彼在辛丑水星過最高當在十月壬辰而彼在癸巳癸巳壬辰僅差一日或用新測推改我不敢知辛丑戊午相距半月已上即使舊高前十六度湯氏所用正與此近豈即入交日耶入交者南北緯度所生高卑者盈縮均數所生使入交可名高卑將盈縮亦可名南北平五星各有交行各有最高惟水星同行同度金星兩行雖同度限迥別



驗之近測此術未為戾天即欲合二為一必有灼見至論然察其法又似實未嘗改不知何故參用交行十餘年來無不如是也中法用表圭測月孛西歷譏之今以高卑命交行得毋復為將來所譏此於歷術非為細故明理之家必有辨其得失者矣又統論新法舊法曰古之善言歷者有二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子輿氏曰苟求其故干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歷之道主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歷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為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歷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是在創法之人不深推理數而附合於著卦鍾律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以為奇增損於積年日法以為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由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者西歷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於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為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即在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日平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日最高卑以步朧胸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日真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

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日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日南北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於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西人竊取其法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創始者事不過如此此其大略可觀矣至於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於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齟齬異已不知果何關於疏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歷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躔離安得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合天加時安得合一乎是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既而不既其為譌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歷元四應或弗密也朧胸過強則朔望加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真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豫期也至於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定為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為合以驗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



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於天行考畧漏審圭表慎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媿美羲和高出近代矣錫闡心以明大統歷爲疏崇禎間改用新歷法亦未盡善乃著曉庵新法自爲敘曰炎帝八節歷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歷先儒謂其僞作今七歷具存大指與漢歷相似而章部氣朔未睹其真爲漢人所託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疏遠而創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歷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所及唐歷大衍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圭

有嘉樹軒

不食一行乃爲諛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歷分兩途有儒家之歷有歷家之歷儒者不知歷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歷理而爲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概未得也明初元統造大統歷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歷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牴牾餘所創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遺籍散亡法意無徵兼之年遠數盈違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菽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襲僞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端

清世子鄭善夫邢雲路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敬範圍至如陳壤摭拾九執之餘冷逢震墨守元會之畸見又何足以言歷乎萬曆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歷算崇禎命禮臣徐光啟譯其書有歷指爲法原歷表爲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歷者莫不奉爲俎豆吾謂西歷善矣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不可也故舉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繆也西人既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譏中秋節氣差日至二日夫中秋歲差數強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圭

有嘉樹軒

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朧胸而致誤也歷指直以佛已而譏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歷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歷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每時四分之爲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尙未覺其繁施之中歷則窒矣反謂中歷百刻不適於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之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



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為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  
圖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為非詎知三  
百六十尚非弧弦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閏  
恒於歲終蓋歷術疏闊計歲以置閏也中古法趨密始  
計月以置閏而閏於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  
氣者即為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  
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有兩閏之月若辛丑  
西歷者不亦盤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為積餘之中無  
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攷而以鹵莽之習侈  
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尚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中  
冬首春中氣將歸臘秒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于半  
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  
理所不道西人自命歷宗何至反為所惑而天正日躔  
定起丑初乎况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氣遞  
遷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枵鳥味亦無定位耶不知法  
意五也歲實消長昉於統天郭氏用而未知所以當用  
元氏去之而未知其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  
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  
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  
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  
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歷指已明於月何蔽於日當辨

者二也日躔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  
所可測度西人每誦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  
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既徑因分大小則遠  
近大小宜為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既徑  
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既徑差多因數求理難可相通  
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日軌交分與月高交  
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於黃道者又不同歷指不  
詳其理歷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  
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既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  
以南日月既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為既差異向與既差  
同向者加減迥別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耶萬一遇  
文獻徵存錄 卷三 有嘉樹軒

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法必有虛景  
虛景者光徑與實之所生也闇虛恒縮理不出此西人  
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闇虛及至推步不符天驗  
復酌損徑分以希偶合當辨者七也月食惟望惟食甚  
為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限即食甚已非  
定朔至於虧復相去尤遠西歷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  
用朏朏過差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填熒惑以本天為全  
數日行規為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為全數本天為  
歲輪故測其遲速畱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於歷指數  
不盡合當辨者九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  
未悖也用月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



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歷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歷甚難辨歷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逃也據彼所述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躔離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值此當失以刻計凌犯值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違錯頗多余於歷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既不既與夫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歷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今故兼采中西去其疵類參以己意著歷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增輯若干事表明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遽廢者兩存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則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為日一百幾十幾有為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與庶幾初學之津梁也其書定為六卷未成之初先作歷說六篇歷策一篇以發揮已意又彙括中西步算作大統西歷啟蒙丁未歲因推步大統法作丁未歷彙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已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發等以五家法同測已法獨合作推步交朔測日小記西法謂五星皆右旋錫闡以為土木火實左旋當改歲輪為不同心圈則理數畫一作五星行度解術家言日月右旋儒者云左旋二說不同今定為日月實右

旋作日元左右旋問答治歷首在割圓作圓解測天當據儀尋造三辰晷兼測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其書又若干卷為人耿介拔俗詩才特清妙其詠幽居寒溪沈鷺白夏木挂蟲青秀水朱彝尊甚賞之采入明詩綜也以布衣終於家阮元曰錫闡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取西法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識者莫不惜之梅徵君文鼎勿庵書目曰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為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為推行其法頗精確然則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

有嘉樹軒

實本於錫闡矣方今梅氏之學盛行而王氏之學尙微蓋錫闡無子傳其書者無人又其遺書皆寫本得之甚難故知之少持平而論王氏精核梅氏博大各造其極未可軒輊也乾隆三十七年

矣



薛鳳祚

薛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少師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既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乃譯穆尼閣說為天步真原天學會通鳳祚言歷算推步依西法假數立對數比例又立中法四綫以西法六十分為度不便測較依古法百分為度表所列只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為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為歲實以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恒景歲行五十二秒通中西之說梅文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所著天文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全 有嘉樹軒

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之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名天學會通又記歷代治黃河運河法及南北河湖泉水職官夫役道里以類相從號曰兩河清彙凡八卷亦取明邱濬說別為海運一篇又有聖學心傳一卷則暢善繼奇逢之旨也

談泰字階平江甯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南匯學訓導勤學精思博覽得梅氏算學之傳有測量周經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成朔閏譜召誥日月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攷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

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劉武帝五年天正冬至三統術補古算書細草十餘事冬至權度數略天官書節次年分辨分野辨圓壺周經積實祖冲之融法辨說內方非十尺辨操縵厄言正誤喪服傳溢說五版經帶數凡若干卷又有觀書雜說二十卷則考論經史事也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全 有嘉樹軒



李銳 王元啟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人幼入書塾有算法統宗一部竊窺之能通其義為諸生家貧授徒以自給歷算之學鑽勵過分久而其學大明嘗從同邑顧千里借得九章算經晝夜窮探不息乃知天元一術與借根方異著論暢郭守敬李冶之旨兼補宣城梅氏所未備又謂顧項夏殷六歷記載有關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闕疏三統術推法較密而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同於太初因撰為歷法通考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橢圓法止其唐瞿曇悉達九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則求之於開元占經及寶祐四年會天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全

有嘉樹軒

歷條流既具書竟不就惟成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其日法朔餘考自為序云何承天調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為強率十七分之九為弱率累強弱之數得中平之率以為日法朔餘唐宋演撰家皆墨守其法元明以來疇人子弟罔識古義無知其說者今年春讀宋史志忽有啟悟爰列開元占經授時術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之數一一攷其強弱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知不合之故蓋有三端其一朔餘強於強率如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鮑澣之譏其無復強弱之

法者是也其一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裴伯壽詆為不入術格者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強弱之間亦為於率不合如劉智正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為七百一強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為七百一十八強四弱則朔餘為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者是也次為一卷以質明算君子或亦步天者求故之一助也又嘗得王孝通緝古算經與其友張敦仁對共討定著細草以詳論二十術於是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眉目粗具焉元朱世傑四元玉鑑皆用天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全

有嘉樹軒

元一術敦仁見其書謂焚草形正員法難得而通在南昌以書寄銳使治之銳已病猶推尋指意演為數段為書以答敦仁書甫達而銳卒年五十嘉慶十九年也敦仁尋遷雲南驛鹽道有開方補記銳又著召誥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其藁草皆藏於家敦仁字古餘澤州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揚州府改吉安移南昌王元啟字宋賢嘉興人乾隆十九年進士銓福建將樂縣專業歷算以算法始於句股撰為句股行一書分甲乙丙三集甲集論開平十法為句股因積求邊起義次論立方以及平方法再論和數開立方以盡立方諸法



之變為術原三卷乙集兩卷為相求法百三十二則之綱要故名曰綱要丙集即相求法逐則分之以發明立法之意凡四卷敘之曰句股弦相求法參以和較凡得七十八則求句股中函數又有幕積之數容員容方容縱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與句股求外方外員之數又有積數與句股和較相求容方與句股餘數相求之法綜計之又得二十九則立表測量得求高求遠求深三則重表亦然舊算書多簡略不備詳者又苦錯出無緒嘗意為區別使各以類從先定相求法百三十則一一盡通其故運思布算時比舊法為直捷而舊法亦不敢沒附見以致參考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

文獻徵存錄

卷三

四

有嘉樹軒

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法為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之法分為六則並載不成句股求中函積數二則容方容員四則外切員徑一則員內累求句股六則凡又一十九則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兼備割員之用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而其術亦本周髀總無出於折句為股之外也其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門非鑿指一數以為布算之準難以虛領其義然如廣三修四見於經者特其正例正例外變例尤多必欲正變兼陳則彼此錯出使閱者耳目數易轉增煩憤茲特標舉數端以

為略例並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見焉以盡句股之變也并附答友人問句股書曰欲求句股必先學開方法方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修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求句股弦無零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為主倍中率為股首末二率相減為句相加為弦依此行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以句股弦為正數兩數相加為和數相減為較數又有弦與句股三數加減之和較數弦與和和弦與較和三數相加之和數也弦與較較弦與和較三數相減之較數也三數相加減今名之為兼三和較凡正數和較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五

有嘉樹軒

數各三兼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隨舉兩數即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則而其中容方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測量又有單表重表之法猶不與焉其次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為一句股分兩句股之術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則總以句股概之其法取大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大句同數者為一形即為不成句股之形分之為兩則所謂中垂綫者即小句之股大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行之又得不成句股五十餘則於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正合形截偶分兩反合形截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



之法削形求全則有削去正矩削去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淺削深削之分知此則平句股之學盡此矣雖本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悉出新意其標題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者更有舊法不載而以意補入者其後嘉定錢塘讀其書味為獨絕題書後曰開方句股之法創始於九章周髀二經自後算家遞相推行至平梅勿庵之少廣拾遺句股闡微幾無餘蘊矣惺齋尚以舊術為繁也更立簡法著書若干卷先以開方究其原繼於句股窮其變以開方為句股所取資也統名之曰句股衍余聞著書數十種皆卓然可傳算其藝之一耳猶神明變化若此比者考求律呂若密率

文獻徵存錄卷三

三 有嘉樹軒

方員周徑未免乎比例之煩也竊自創法以十倍徑積為周積十分周積之一為徑積又以員積自乘而十六乘之則十分一為方積之自乘方積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倍之為員積之自乘由是以得周徑方員也不過開方而已其數視密率稍異而驗之器物似較密焉惜乎先生已歸道山不獲面質其是非也元啟有史記正譌分律書歷書天官書為三卷漢書正譌總為律歷志二卷合之名惺齋雜著又有歷法記疑角度衍九章雜論若干卷其草皆藏於家

文獻徵存錄卷三終

文獻徵存錄卷四目錄

杭州錢 林東 藻菽原編

湯 斌 雷子霖

李光地

高 愈 高世泰 顧 樞 刁 包 顧 培 張

朱澤澐 錢 民 陳宏猷

彭定求 潘恬如 汪 縉

李因篤 李念慈 李 柏 李 楷

傅 山 子眉

嚴繩孫 主嗣樓

文獻徵存錄卷四目錄

三 有嘉樹軒

潘 耒 王宏撰 譚吉璣

陶元淳 譚吉璣

王蘭生 桑調元 馮 景

盧文弨 桑調元 馮 景

汪 紱 羅天尺 蘇 珥 何夢瑤

勞孝輿 羅天尺 蘇 珥 何夢瑤

胡 方 沈國謨

邵廷采 邵泰衡

潘天成 邵泰衡

方 苞

沈 彤 蔡德晉 盛世佐



文獻徵存錄卷四

杭州錢 林金粟

南通州王 藻菽原

湯斌 雷子霖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一號荆峴睢州人少好讀宋大儒書喜陸子以清苦厲學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請廣授先代遺書及明代死難諸君子事蹟以修明史出為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治事之暇時時造其廬以誌景慕量移嶺北道參政數月雲都山寇就擒移疾歸丁父憂赴任日雇一羸載僕被出關去及受代衣物了無所增家本貧教授自給往來梁宋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一 有嘉樹軒

閒徒步代車容城孫奇逢隱蘇門往謁從受學稱弟子焉康熙十七年徵博學鴻儒試授侍講轉侍讀二十年典浙江鄉試二十一年為講官直經筵務積誠以動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講官須於此着力官左庶子時夢登高山一人自後越之繼至巔懸麻姑仙壇記於壁既覺不解所謂癸亥閣學缺特用右庶子王鴻緒甲子湯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經者宛平相國笑曰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相國曰此麻姑仙壇記中蔡經也湯聞之竦然二十三年以左庶子超擢內閣學士改右副都御史會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在勘公曰使者所至苛擾不如令有司自勘已而河南果畏勘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目錄

二

有嘉樹軒

邵長蘅

李光坡

任啟運

孫志祖

茹敦和

陳芳生

洪亮吉

王鳴盛

曹仁虎

趙文哲

吳泰來

陸曾禹



災諱者過半六月巡撫江蘇下車慕隱士徐枋名先詣焉長洲文點借居蓮涇慧慶寺賣書畫自給斌往候之問政之所宜點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民者今虎邱采茶郡縣吏絡繹徵辦民以爲苦矣斌歸下教立伐其樹湖蕩菱芡貲課歲報加益有司循例請斌令測實減之曰今茲數目當申戶部科則一定便難省除歲之豐儉不恆租之盈絀亦異未若寬之於始使歉年不至逋懸州縣少催督之煩小民得均受其惠也其持大體多遠謀如此常州守祖進朝以公事免官特乞留以慰民望進朝製新衣履將達其慙慙久之終不敢言自著上方山祀五通神靈異甚赫祠中施設帷幕巫者數十公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二

有嘉樹軒

私請禱醮祀不絕斌惡其妖妄具疏請革其祀奏准後登帥吏卒往曳神像投之湖中初山民掘地得碑其文云肉山酒海遇湯而敗及是果驗莫不異焉公治文書常至四鼓或勸少休慨然曰吾職也敢自暇逸乎俄以爲禮部尚書去蘇日士民無老少痛哭走送遮塞衢道不得行夫人乘輿出時有敗絮墮其輿前藩伯見之爲泣下既至京掌詹事府事儉素益甚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尚書矣會天不雨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劾漢臣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公曰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轉大司空掌詹

事府事如故課子溥讀書常至夜分謂之曰我非望汝早貴少當使苦苦則志定然後不失足爲小人斌論學頗宗陽明平湖陸隴其著學術辨三篇難之以爲必尊朱子斌之學源出容城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全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善爲詩夏日云初夏朝氣清綠陰映竹閣好鳥時來集微風散林薄贈吳湖州云按部雨餘香稻晚課農花發曉雲輕沖和恬淡如見其襟抱人以爲不減司馬光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也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病將革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眞心稟至性求實理不則習爲鄉愿無益也既卒家無餘財年六十一所著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彙二十卷詩文二百許篇名潛庵集藏於家乾隆元年詔立碑於墓道追諡文正道光三年從大理寺少卿請從祀孔子廟庭斌同時登封耿介上蔡張沐並有志操學者稱爲中州三大儒云  
雷子霖字午天朝邑人崇禎癸酉舉人事親以孝聞論學篤守橫渠矩尺潼關副使湯斌甚敬之所著有孝經神授篇西銘續生篇太極圖說其古文辭曰柏林集



李光地

李光地字晉卿一字厚庵安谿人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請急歸里未數月遭耿逆叛海寇鄭錦亦竊發踞泉州光地奉親匿山谷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耿逆悉力於僊霞杉關鄭賊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守禦不過千百疲卒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五六千詐為入廣由贛達汀七八日程耳仍恐小路崎嶇更遣鄉兵在大軍前步兵又在馬兵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情形削蠟丸置疏其中襄之遣僕夏澤開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富學士鴻基上之時論以其人自賊中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四 有嘉樹軒

來慮有他變弗敢以聞鴻基毅然曰孤臣效忠為國家東南半壁計吾違恤其他以顧身家哉即據實代奏以待剗決

上嘉歎命鴻基持光地密疏遍示大臣俄擢鴻基禮部侍郎時陳夢雷亦陷賊中與光地同年友善嘗潛通書約共圖賊且遣使開道入京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光地以密疏有功超資擢內閣學士伯大師入閣

詔定閩將軍護其家事定赴職遭父喪復歸有白頭賊蔡寅以眾二萬圍安谿光地啟康親王乞給賞糧募鄉兵力禦之復以計絕賊糧道 續圖去明年臺寇鄭克

絕光地遣人分道請師

陰戒僕人從水關入城語守者曰援兵至矣出甯海將軍印信絹書示之城中暑叫謹呼始有固志俄巡撫吳興祚提兵南下甯海將軍亦自漳平進光地具牛酒犒軍分兩翼夾擊之賊退時臺灣未平入

朝奏賊魁已死子幼將驕可破也舉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任用謀畫多稱

上意遷掌院學士通政使兵部右侍郎督順天學政遭母艱後復補工侍改兵侍兼副都三十七年巡北直隸築子牙隄開柳埗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巨浸悉為沃土在官清勤自厲尤盡心興水利四十二年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拜文淵閣大學士時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五 有嘉樹軒

上留意經籍光地以耆碩屢被

顧問辛未己丑兩典禮闡稱得人在政府推賢進能如恐不及然位益高忌者益眾凡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其有獻納恐啟門戶之禍故罕見於章奏惟共事內廷者能道之如白陳北溟之冤救方望溪之死直張孝先之獄皆其事也所薦拔者如楊名時蔡世遠惠士奇王蘭生何焯並以經術文章顯名於時自言晚年學問始進得於

聖訓為多其注解正蒙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是非別白取性理大全一書明胡廣等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擷錄原書自為



部帙者九種摺拾羣言分門編纂者十三類大抵襲積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

聖祖特詔儒臣刪爲性理精義皆光地承

旨纂修自是所遺盡糟粕矣所著周易通論四卷周易觀象十二卷經中脫文誤字惟繫辭侯之二字作衍文餘與程傳本義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其於學易融會貫通實皆自抒心得又朱子禮纂五卷採其說之散見文集語錄者以類纂輯分爲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又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餘論一卷論孟剗記各二卷榕村集四十卷爲文根極理要不雕琢而自工長於理學似經術非所究心文章特其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六 有嘉樹軒

餘事然有物之言固與盤悅悅目者異矣集中詩文筆記彙爲一編惟詩乃其所自定也讀漢留侯唐鄴侯傳云坐呼采芝叟緩誦種瓜詩此是賢人心神仙固詭辭自從崆峒來下迄華山希身授帝者法不爲帝者羈摘句嫩絲舞緒風早麥搖新浪人非本業皆無賴里有仁風卽太和五十四年乞休以假歸趣之還五十七年卒於京年七十七諡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

高愈高世泰 顧樞 刁包 顧培 張夏 吳

高愈字紫超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攀龍從孫也十歲讀從祖遺書卽厲志嚮學補博士弟子員益博涉先儒語錄標其區界總其歸塗家世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寢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矚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儀封張伯行巡撫江蘇請主東林會講以疾辭愈和而不諍自少至老無疾言遽色人有讎忿至愈前輒自愧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譏至於愈僉謂此淳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說經業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眞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卒年七十有八有朱子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七 有嘉樹軒

小學纂注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高注周禮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其小學注六卷今黷舍弟子誦之明末講學門戶甚盛東林高顧子弟入國朝後頗傳其家學

高世泰字策旃少樞衣於從叔攀龍耳受書策世泰學甚該究嘗著五朝三楚文獻錄學者重之晚葺道南祠麗澤堂以梁谿爲講習地祁州刁包聞聲謁之兩人非同門學也而更相切磋學者以爲美談由是南梁北祁之號起焉平湖陸隴其儀封張伯行皆與世泰友善若孝感熊賜履則世泰之徒所成就者也汪學聖講學於歙發揮聖道頗雜元言旣一至梁谿惘然自病學聖里



人汪知默陳二典胡崱汪佑吳慎朱宏施璜等先於紫陽書院為文友之會講論閩學又因學聖至梁谿問奉書稱弟子乃更定紫陽通志錄四卷

顧樞字所止明顧憲成孫也事高攀龍講性命之學邃於易學而未嘗自為著書其論明代儒者不取白沙陽明而服膺敬軒康齋又曰端文之學主無欲忠憲之學主格物使遇張朱可以師處使遇薛胡可與友處若陳王而下固當為之避座也天啟中舉於鄉入

國朝舍沖隱處閉戶謝交接以老病終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天啟丁卯舉於鄉明之季年流賊李自成躡畿西包散家財鳩眾禦之祁州得不敗自成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八 有嘉樹軒

建偽號以官職授包包拒之幾瀕於死賊敗乃免包初從孫奇逢問良知之學既取高攀龍書讀之喜曰吾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肉骨之矣設攀龍主事之如生有過則跪主前自訟嘗曰為蓋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又謂易之為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為趨福避禍舛已甚矣一至梁谿講學歸遂隱居不出嘗寓書於司寇魏象樞稱砥礪躬行不欲以議論爭勝所著希勝堂學規多留意於洒掃應對之事象樞稱之曰蒙古篤實君子也父歿三年不食肉飲酒形容憔悴鬚髮頓白又居母憂竟以哀毀卒門下弟子成就者甚眾所著有易酌十四卷四書翊

注四十二卷

正宗例以人

顧培字昀滋

居與之錡弟

坐法以為合

發巡撫張伯

為數千言辨

張夏字秋紹

慎從東林高

泰病卒其弟

至東林與夏

文獻徵存錄

講孝經小學

流錄十九卷

八十餘乃卒

吳慎字徽仲

泰稱弟子有



朱澤澐 錢民 陳宏猷

朱澤澐字湘陶號止泉寶應人爲諸生初從陳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勵誦習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繼而專意理學居敬窮理以朱子爲師嘗曰尊德性莫如朱子道問學亦莫如朱子彼以尊道爲殊塗倡爲異同之論者非知朱子者也講學錫山又遺書關中皆遵闡紫陽之學澤澐嘗與王懋竑論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依朱子答南軒書也懋竑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以來不復主此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十一 有嘉樹軒

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記濂溪書堂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爲韶州祠記癸丑爲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貶動專言靜則偏矣澤澐深服之雍正六年直隸總督何世基劉師恕薦之堅不起年六十七卒於家先著朱子聖學考略二卷及止泉文集八卷後又成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凡如干卷高斌贊云涵養未發實功絲密體具用周敬靜合一考亭語類深契潛乎讀書居業堪繼薛胡歿後學者祀之於東林道南祠澤澐同時講學者又有錢民向璿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初名樞字子辰後夢許魯齋以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乃易今名閑居慕道題其室曰存養廬宴坐反觀日有省發平湖陸隴其知嘉定縣民從論學語多不合又五年復往平湖以所學質隴其怪之民曰毋怪也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在於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以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未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吾注脚其誤在平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者但學其末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十一 有嘉樹軒

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此未合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望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是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



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民之學以靜坐入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其說直追孔孟自關門戶然說者終以其近於陸失之於放恣不宗之也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陳宏猷太倉人年二十五有求道志不應試教授生徒以自給初好易後乃專力於四子書手四書一編終日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鄉里笑之曰是小朱文公也甯化雷鉉督江蘇學宏猷以所著四書晰疑投之鉉大喜延接講論以爲相見晚也晚復作四書就正錄問下一二新意人疑其與注異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注何若舍注從經耶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弟子王濤哀其遺書藏之家

彭定求 潘慎如 汪縉

彭定求字勤止長洲人父瓏受梁谿高氏學以授定求定求後又友同縣潘恬如而事睢州湯斌研究宋元明先正遺書爲高望吟七章以仰慕七賢七賢者白沙陽明東廓念庵梁谿念臺漳浦也康熙二十五年成進士射策第一擢修撰轉司業遷侍講前後在翰林四年乞病歸鄉里閑居謝客所學益該究清通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庸言至聖但以有餘不足自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入於異端爲堅僻之行矣二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鷺湖也傾倒於陸子之講義利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承乎陸氏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也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姑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定求之學其意趣略具於此有儒門法語無卷數又著陽明釋毀錄卒年七十八有文集曰南畝集定求孫啟豐啟豐子經升皆世傳其業定求學兼朱陸識通頓漸啟豐紹升之學頗乃引儒入元紹升友吳縣汪縉著二錄三錄



又揚啟豐紹升之說休甯戴震移書紹升苦辨之然不能折也啟豐雍正五年進士擢高第繩其祖武由翰林翼遷至兵部尚書紹升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有二林居集潘恬如字克先爲學切於內省以諸生終自縉以後去梁谿之學愈遠雖無門戶異同之見而講求理學之意復矣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十四

有嘉樹軒

李因篤 李念慈 李楷 李楷

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一字子德其先本山西洪洞人元時遷陝西美原洪武初縣廢遂爲富平人因篤生於明季父映林明諸生萬曆中士好新說多以莊列之言入經義映林獨信向蒙引大全之學因篤少孤受業於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因遊代州與馮雲驥善雅愛其風土居旬注夏屋間者十年與顧亭林朱竹垞暨李武曾爲布衣兄弟交年小於顧朱而長武曾二歲四人雖在客所及私寓坐次無或亂者博學強記注疏尤極貫穿略皆上口年三十棄諸生時蓋屋李容以理學顯名與涇陽李念慈及因篤號爲關中三李其後復與郿文獻徵存錄 卷四 十五 有嘉樹軒 縣李柏朝邑李楷亦有三李之號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

詔不許至京師李天馥以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既試授檢討與修明史以母老辭不許因篤乞終養疏略曰臣母年逾七旬屢歲多病隨經具呈吏部吏部謂稱親援病恐有推諉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託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表三上乃許之歸其後母沒遂不出也因篤未遇時



聖祖聞因篤名與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稱爲四布衣由是天下莫不知四布衣者因篤精熟明一代事蹟乞歸後尚書王鴻緒撰橫雲山人史業成欲正於因篤時老病令二人捧書於牀前誦之因篤曰呼曰改卽下籤記之加竄易塗抹半載而功畢願炎武游濟南爲人所陷置之獄因篤於數千里外往救之得全炎武感其意賦詩三十韻乃廣二十韻酬之傅青主云往秋岳先生謂風雅以來僅有此製非阿好也長於經學嘗與汪琬論春秋不以胡康侯爲是指摘之琬曰君辨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著詩說炎武曰毛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琬見而稱之工長律詩嘗謂少陵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七

有嘉樹軒

自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彝尊與李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擁被互誦少陵七言律惟八首與天生言不合鄭駙馬宅宴洞中疊用三入聲江村疊用二入聲秋興昆明池水漢時功一首疊用二入聲江上值水疊用三去聲鄭縣亭子疊用二去聲至日遣興疊用二去聲卜居疊用三去聲秋盡疊用三去聲彝尊初疑之久而見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鄭駙馬宅宴洞中作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嘗言麓江村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秋興夜月作

月夜江上值水漫興作漫與鄭縣亭子大路作大道至日遣興語笑作笑語卜居上下作下上秋盡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乃以其說爲然且曰由此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也常以四十韻詩投侍郎曹溶溶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有望夏屋山詩云秋色自西來蒼然萬壑迴涼風吹窈窕落日徘徊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豕才何由雙屐齒直踏白雲隈王士正曰關中名士子生平友善者若孫豹人韓聖秋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七

有嘉樹軒

王無異李子德王又華曹陸海皆一時人豪也有壽祺堂集行世又有漢書音注漢詩評各五卷朱竹垞言李孔德授官未踰月卽上疏請終養母沒仍堅臥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惜哉又本集云老友朱休承竹垞元孫也署富平令嘗屬訪先生諸著作僅得壽祺堂詩集十冊今經義考中載有秦風一篇而漢詩評注曾經手鈔今已刊行然其散佚者多矣李念慈字吧瞻號敏庵善繪事順治十五年進士授新城縣註誤免滇軍事起以才能薦補竟陵知縣除河間推官又補廉州缺裁歸薦鴻博不過尚書沈德潛序其詩曰秦人自李空峒文太清皆有車鄰駟鐵之遺風



瞻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意趣非秦聲也著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

李柏字雪木郿縣人初爲諸生避亂居洋縣入太白山中屏跡讀書者數十年與富平李因篤並有名

李楷字叔則陝之朝邑人少讀書朝萊山中天啓甲子舉人入

國朝爲寶應知縣解職居揚州與江西李明睿著二李珏書久之歸里工書畫通釋典道藏常修陝西通志又著河濱全書一百卷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六

有嘉樹軒

傅山子眉

傅山初字青竹改字青主一字公之他亦曰石道人又字齋廬陽曲人母夢老比丘而生復不啼一瞥僧忽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食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史如宿通者所居名松莊在太原郡城東南可七八里太守延津周計百歲初挈壺觴造焉竹垞有詩云憑君尋傳叟暇即過松莊崇禎中袁繼成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篋左右伏闕上書自其寃馬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榆魏劭次年繼成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山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繼不致負知己使異日羞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九

有嘉樹軒

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平我亦安敢負公平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或強以宋儒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陳同甫推不喜歐陽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頗習醫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崖中僕夫驚哭山徬徨四顧見有風峪中通天光石柱林立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則高齊時伊邳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時年七十四固辭不可又稱疾有司使役夫舁牀以行二孫從焉既至京三十里不肯入城益都相國馮溥



先詣之山稱疾篤不具迎送禮蔚州相國魏裔介乃以老病上聞

詔免試以中書舍人放還山溥猶強之入謝昇至外朝望見

午門溥掖之使下忽仆於地不能起乃昇以出次日遽放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初學晉唐人楷法不相似及摩趙松雪墨蹟便能亂真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鋒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圓媚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任拙毋巧任醜毋媚任支離毋輕滑任真率毋安排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人曰先生非止言書也平定有張際者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山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壓駿之骨而以佔卑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則讀書中州有吏部郎某山之友也訪山問曰郎君安否山曰卽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山呼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驚至夕山令伴客宿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盡吏部不能盡答也朝起謝山曰吾甚慙於郎君山常賣藥四方與眉共輓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詰旦成誦乃行否卽予杖矣父山

喜苦酒自稱老癡禪乃自稱曰小癡禪先山卒及山卒以朱衣黃冠殮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之詩曰我詩集附焉全祖望曰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尙非其真性之所在矣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嚴繩孫 王剛槐

嚴繩孫字蓀友號藕塘漁人無錫人布衣刑部主事俞  
陳琛薦舉博學鴻詞試日以目疾僅成省耕詩八韻閣  
中閱卷不錄

聖祖重其名授檢討辛酉典試三晉擢中允假歸有秋  
水集六歲能作徑尺字既長工書善畫在史館纂隱逸  
傳容與溫藉多自道其志

王嗣槐字仲昭號桂山仁和縣諸生兵侍成其範薦舉  
博學鴻詞以詩韻誤失一字不中格授中書有桂山堂  
偶存嘯石齋詞佳山堂六子之一不信太極圖說謂出  
於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文託名濂溪凡著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論七十九篇真可破圖學之偽文詞瑰麗尤善為賦陸  
麗京謂西陵儷語家有靈蛇若儂胡繁秀如春彩仲昭  
給若朝霞故當並推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抑鬱不  
得志日偕友人散髮袒裸拍浮糟邱興酣意極喜笑怒  
罵不復知人間事

潘耒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吳江布衣幼  
有聖童之目覽歷日一過即能闡誦無所謬脫首尾不  
遺一字從兄聖樟有名於時甚器之從崑山顧炎武學  
又師徐枋侯齋既而問推步之術於王錫闡雅博明練  
號為通人康熙十七年徵試博學鴻詞入格除檢討分  
修明史撰食貨志滇南既戡定作平蜀平滇二賦以頌  
武功盛德其平蜀賦曰溯皇王於前烈偉捷伐之鴻謨  
奸無鉅而弗翦凶無遠而弗鋤霆發聲於豐隆星耀芒  
於威弧鯨吞舟而就斲蛇搏象而見屠法春生與秋殺  
有霜落而露濡必武功之遐暢乃文教之誕敷惟我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皇之聖仁廓天地以為量王道履以平平天門開其蕩  
蕩彼么麼之小醜敢盜兵而衡抗類射天以彎弓似逐  
日而投杖蛙處井以陸梁螳當車而倔強依嵐箬以為  
巢憑崖谷而作障巖巖梁益實號金城國關蠶叢山開  
五丁劍閣梯空以懸渡棧道循緬而上征天井盤桓而  
窺黑地網綿絡而縱橫水以虎牙赤甲為咽喉陸以龍  
門鹿頭為門戶挺一戈以當關非萬騎之能取遭天光  
之分耀有草竊以偷處曾六合之一家敢走險以旅拒  
雄虺九首苞檠三茅傳烽巴閬築壘褒斜驚百城於風  
鶴變一軍為蟲沙初屯蜂而聚蟻旋鬪鼠而戰蛙思明  
殪於河陽少誠殲於淮表彼逆孽之遊魂若枯莖之待



掃何醜類之睚眦向橫距而肆爪倚嶂嶺之千重謂天險其可保

皇赫斯怒整我六師招搖為戈參伐為旗審制勝之在將料奪險之用奇拔虎臣於行間建高牙而授之曰汝進寶貔貅如雲東趨閭中毀其重門曰汝良棟突騎風雨西走陰平挾其後戶分道交攻奇正相權或倚或角動於九天惟東軍之驍騰凌七盤而徑度奪朝天之巖險葭萌空而不戍分勁旅為三行令異道而同赴摧堅陣於背城斬突稀而餘怒積甲齊平錦屏投鞭斷平江路迨禁旅之薄城斬門關而齊驚克渠焚於窮猿逆黨禽於脫兔蓋纍纍籍籍鈐甲面縛者不知其數旋西師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五

有嘉樹軒

之橫邁據密樹之重關出間道以擣虛儼瓊裹而林攀爭白水之隄塞破鐵門之孱顏忽浮馬而渡江張赤幟於菁山朝耀兵乎江油夕嚴陣乎棉竹訝天兵之天降俄攻心而潰腹開錦城之峩峩豎降幡之一幅收奇功於浹辰若風雷之迅速捷書並奏飛檄交馳鋒不再淬矢不再披剗勁敵若振槁舉名都若拾遺

天子乃升紫宸之殿讀露布於彤墀千官集於闕下望天顏之怡怡莫不鼓舞讚頌曰盛哉乎武功振古未覩茲也惟此劍南伐有反側塹山燒棧便同絕域若漢室之討公孫晉氏之斬李特宋主之擒譙縱唐宗之誅劉闢皆用堅攻取以順討逆風行電掃罪人斯得然猶水

陸來攻首尾並擊傷損將士窮竭兵力彌歲淹時僅而後克未有不頓一兵不折一戟駭若發機振若霹靂旬月之間廓清西極如今日者也

天子將將大將將兵既得龍驤復有營平師以和而後克功惟斷而乃成規萬里若指掌故無戰而有征夫蜀國者滇黔之維首也蜀平則破竹無前建瓴直走蒙詔亡魂貴筑不守將遂定功赫畧健為兼冉駝收沈黎簡巴渝之勁卒與彭濮之銳師浮舟牂牁飲馬瀘溪義眉為鐔點蒼作鐔罝罝葉榆圍掩蒙樂伐銅鼓之砰訇驅金馬之騰趨血鑿齒以囊鼓膏狻猊以染鑊然後前歌後舞班師而還受箴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五

有嘉樹軒

廟社薦功

皇天包干戈以虎皮却走馬以糞田沛曠蕩之恩下復除之

詔與萬姓相勞苦哀疲氓之無告撫摩癩瘡長養凋耗勸耕課桑興廉舉孝蒸斯人於太和羣詠仁而蹈道基隆平於萬年襲三五之休號豈不盛哉遂作頌曰天錫智勇為

君王兮神武不殺誅猖狂兮運籌決策自廟堂兮任屬賢將齊鷹揚兮天戈一揮除機槍兮遂清大憝克鬼方兮長御遠駕包八荒兮刊山柱表垂無疆兮平滇賦曰粵稽皇王數典考墳紹業承統守文之君或英明而沈



毅或恭儉而寬仁休風駿烈厥亦有聞若夫彌綸造化  
整頓區宇經世以文戡亂以武除凶殘若風霆沛德澤  
如膏雨巍乎遼哉首出之聖書契以來曾不數觀惟  
國家誕膺休命

列聖重光宅中圖大臨御萬方

皇上齊聖亶聰嗣續歷服阜成兆民平章百族威暢德  
敷義函仁育煦之以春陽潤之以霖霖方銷兵以鑄鋤  
希還醇而返樸屬者五緯遺氛三辰餘沴國丁小厄天  
亡醜類乃有三藩之事以勤我

聖帝惟三藩者滇南爲魁次廣與閩一苞三槩駢幹連  
根實前朝之宿將亦勝國之遺臣諒豺聲而鷹眼非羈  
文獻徵存錄卷四 有嘉樹軒

繼之能馴

先皇帝大度軼乎漢高深仁邁乎宋祖念其搏擊之勞  
界以帷蓋之所高牙大纛作藩南土蓋將以威蠻制獠  
壯干城而扞疆圉何圖爵極而亢寵過斯驕擅士馬之  
雄富與土地之殷饒殺生操於幕府除拜擬於大朝聚  
宵小爲淵藪流金錢如波濤無懸難而不潰有厝火其  
必燒  
皇上明燭未形智周無象金鏡在懸太阿在掌與其滋  
蔓而難圖不若消萌於方長爾乃發  
睿策啟  
神謨因乞休之陳請下撤還之

詔書俾移屯於遼海卽樂土而安居將保全乎勳舊匪  
已藏之可虞蠢爾滇渠敢行倡逆忘弁葉之寵榮背  
累朝之恩澤矜百戰之餘勇謂人實其無敵規豕突與  
鯨奔遂白頭而作賊裂背一呼其從如雲朝弓毒弩十  
萬爲羣旣席捲夫湘江復虎踞夫夔門將北向而爭利  
勢滔天與燎原閩廣之兇以次干紀毒虺雄雌長蛇首  
尾其餘反者蝟毛而起西縣隴坻東絡海澨邨延之郊  
荆襄之鄙震聳者三方騷騷者萬里甚漢室之漚雄同  
唐家之安史彼敦峻與景全何凶鋒之能擬惟  
皇神武不震不驚恭行天討赫赫明明發雲臺之鎧仗  
整岐陽之旆旌丈人長子維城磐石之宗以爲將帥中

文獻徵存錄卷四

有嘉樹軒

黃虎賁射聲飲飛之士列乎屯營於是親畫成規密授  
方畧旣攻心而伐謀亦擣虛而披郤堂堂聲罪之辭我  
我賞功之爵踞鞍而猛士色飛騰檄而凶徒膽落  
天子之兵無戰

帝王之師萬全不逐一壁之利不攻一城之堅其守也  
靜於九地其攻也動於九天是使劇賊挫鋒梟雄失氣  
矢如雨而不得射戟如林而不得刺鼉騰躍而技窮虎  
咆哮而力弊賊衆有魚爛之形官軍成破竹之勢遂乃  
平乘巴陵橫掩洞庭澧浦之餘腥失水衡峯之草木皆  
兵逆臣賊子亡魂喪精血未膏於王斧身先殛乎天刑  
亦越閩關天兵飛度士女謳歌壺漿塞路叛臣面縛而



來歸道寇倉黃而失據營壘氣而消亡鯨跳波而僵仆  
彼與孽之凶狡信梟獍其奚殊幽厥父以稱亂牙擇肉  
而恣睢天戈臨而糜爛何螳臂之當車嗟革面其已晚  
有延頸而就誅若乃狐鳴鴟嘯之羣鹿挺狼奔之隊尤  
來大槍之盜魁廷岑彭寵之叛帥首鼠前却乍臣乍叛  
者以千百輩莫不脫距摧牙沙崩瓦壞枯尸疏屬之山  
傳首桃林之塞於是陰平夜守劍閣朝通索橋度馬藤  
峽懸弓黔蜀之地悉定水陸之師會攻徑盤江而擣脇  
蹂蒼山而抉胸高壘馮城長圍四築不頓一弦不亡一  
鏃嗟劉禛之駭癡與元濟之窮蹙曾飛走其無路空椎  
心而慟哭竟駢首而入函無遺種於凶族由是八荒奠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天

有嘉樹軒

定六合無塵梯航窮乎日窟鞮譯盡乎天垠邊垂無鈴  
鐸之警函夏皆耕桑之民橐弓脫劍一軌同文原夫三  
藩之設歷紀於茲尾大不掉實繁枝披國勢為之橫決  
民生為之瘡痍而今而後快然毒去霍然病除烟消霧  
剝天清日輝非

大聖人之威德何以及斯惟幾也為能周天下之慮惟  
斷也為能成天下之務撤藩之議偉矣狃於苟安搖於  
浮言則莫能以果決難作而張皇爨成而姑息則莫能  
以速滅藩鎮之禍未有所底也

皇上以一人之智勇為海內除大殘以八年之憂勤為  
萬世貽永安雖唐帝之戰丹水軒帝之克阪泉夏后格

有苗於兩階殷宗伐鬼方以三年絜功比德未知其後  
先猶且謝鴻名而不居推大美而不有彌謙沖以兢惕  
期保泰於永久肅乎敬器之或傾凜乎馬索之將朽哀  
征人之疲勞念三星之在雷遂乃發

德音沛

恩綸捐逋賦予貧民赦獄囚廣大仁優恤將士大賚臣  
鄰罷一切權宜之制與天下為更新大圭禮

天特性祭

廟望祀山川潔將禋燎極尊養於

兩宮增推崇之顯號馳展省於

園陵薦成功以昭告然後申明象魏釐飭官常百廢具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天

有嘉樹軒

舉四維高張天人協應儲休降祥甘露零庭朱草豐唐  
奏韶濩之樂舞襲山龍之文章故道與天地同流而德  
與黃農齊光也日出作今日入息道平平兮無反側旋  
乾坤兮

帝之則廣御雲兮臣之職歌九功兮頌九德播永永兮

長無極賦奏

上甚賞之一充會試同考官又充起居注官未有文采  
為人所忌疾有以疑相質者據經條答不肯謙讓於是  
忌者益側目焉俄坐浮躁免官既以母憂歸里勤勤著  
述嘗徧游羅浮天台雁宕武夷匡廬黃山嵩山不以榮  
祿櫻懷也四十二年



上南巡命復原官大學士陳廷敬將薦之固辭不出未  
通聲韻反切之學以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刪其五  
增其四以各母爲各韻作類音八卷又有詩集十六卷  
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總名遂初堂集嘗游端溪購  
石數十枚因其質理品式自爲銘構一室藏之客至出  
石相品賞時謂之石癖夙敦古誼枋卒周恤及其孤孫  
務俾得所又炎武遺書詩文集若干種皆未所刻惟郡  
國利病書卷帙繁重未及開雕而未卒時四十七年也  
有贈杜于皇長歌云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  
客客行落落雲出岑其去無跡來無心山水佳處便淹  
泊偶然相逢不可尋黃岡豪士世無偶胸吞雲夢可八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陶元淳 王宏撰 譚吉琬  
陶元淳字子師一字紫司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官昌  
化知縣有南厓集以太學生舉博學鴻詞罷歸師閩若  
璩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令昌化作浮糧  
考魚鱗冊會計經費錄區分縣事如家事爲民請命與  
上官往復干言動以至誠海外武弁驕橫盡發其姦狀  
將吏無不斂戢行村落問民疾苦不坐乘暑不張蓋  
以勞卒於官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博雅能古文嗜金石成  
癖又通濂洛關閩之學著易圖象述筮述十七帖述并  
注有砥齋集語前明故實以博學鴻儒徵至京居昊天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有病臥述懷云盛  
代開東閣徵書下五雲彈冠疑貢禹對策憶劉蕡敢謂  
功名薄無如出處分故山冰雪夜猿鶴數聲聞歸關中  
所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潔樸無纖塵有獨鶴亭在華北  
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可愛與李因篤初不相識  
一日邂逅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  
皆不謬遂定交顧亭林徧觀四方至華陰謂秦人慕經  
學重處士持清議他邦所少華陰綰穀之口雖足不出  
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欲定居宏撰爲營齋  
舍居之嘗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  
信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



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  
 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  
 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  
 閒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王士正曰宏撰  
 工書法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有定武蘭亭五字未損  
 本米元暉宋仲温二跋又仲温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興  
 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  
 沈石田秋實圖三物皆華州郭宗昌允伯家物皆有允  
 伯跋華山碑有虞山宗伯長歌即所謂郭香察未遑辨  
 者也又李營邱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笑華亭董  
 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華水仙圖其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妙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  
 甚富古文詞亦嫻雅又嘗攜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未  
 損本唐棣水仙圖乞予作長歌同觀者施侍讀愚山也  
 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又以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  
 圖說二卷寄子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  
 路說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長武人居河渭間早棄帖  
 括以著述自娛顧炎武重之以為吳中所未有亦秦士  
 之高尙其志者

譚吉璫字舟石嘉興人監生試補撰文中書遷延安府  
 同知陞登州知府著延綏志肅松錄爾雅廣義嘉樹堂  
 集少從父貞良入漳遇寇以身蔽父擊之不去曰此孝

子也舍之在延安副將朱龍叛宿城上與民死守川寇  
 絕延綏運道募勇士渡河以山西臬突圍入榆林得全  
 顧亭林云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  
 手加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王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號信芳交河人李光地督學畿輔試童子一見奇之拔冠其曹教以窮經已而光地以尚書撫直檄入保陽書院為都講及正揆席從入京受律呂歷算音韻之學

聖祖設書局求得異士光地薦景州魏廷珍甯國梅穀成及蘭生足任編纂遂同入直命對定周易折衷又次第編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音韻闡微朱子遺書義或未通時時

親臨決焉光地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傳多誤屬蘭生審定為之下說證明遂可推據光地甚服之嘗本明文獻徵存錄卷四

卷四

音

有嘉樹軒

道程子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目驗樂器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數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管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

同也其論音韻同崑山顧氏而較密謂

國書與古法合併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者今人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聲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為諸部之所生所切宜居部首即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由清濁之不分

乃即國書五字頭為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為紐切之法以定等而萬音畢舉矣康熙五十二年賜舉人與試禮闈遭喪許以所纂書自隨六十年命與廷試選庶吉士

世宗即位授編修三年遷司業次年主廣東試還京復命督學浙江秋即主江南試事以學政主試非故事也士林以為榮遷內閣學士移陝西以所貢舉士桂吏議左遷少詹事督學如故乾隆元年再遷內閣學士以浙江銅政大壞請變通其例陝中流民舊皆令土人養之宜詔有司別為安插皆見施行充修三禮總裁官遷刑部右侍郎調管禮部是年以禮官當扈從行次涿州以

文獻徵存錄

卷四

音

有嘉樹軒

病卒於肩輿中年五十八發帑金五百兩為治喪並賜祭焉其所撰述甚多未之見也



盧文弨 桑調元 馮景

盧文弨字紹弓又字抱經仁和人父存心嘗舉博學鴻詞未仕文弨少傳父業淳篤翫古佻達寡累婦翁桑調元時之盛德甚推器之以為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深乃過景也乾隆十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授編修直上書房遷中允以侍講學士充廣東主考官督湖南學政坐言事不當解職旋乞養歸里文弨篤好騰帙所居又典籍之府聚書頗有古本遂精校勘之事每得一書必參正指要抉摘迷誤注疏史籍益切留神嘗謂唐人為義疏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賈孔諸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錙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鉅錙者矣又曰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內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一題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竝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又曰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

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今本集為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今本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又曰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為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後人以其艱於尋求復為之條列以繫於首又誤以書前之目錄即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警警本書者夫孟荀列傳以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慎到騶奭於其列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姓名也而譏漢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為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為范蠡諸人立傳即彼蜀卓宛孔閭里猥瑣之流亦豈屑屑為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即據自序敘傳為目錄亦為便於觀者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為最善矣又曰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此據李軌注本近刻皆然吾以為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與史漢諸序殆昉於此宋刻荀子篇目與劉向之奏皆置於尾依所校十三經注疏藁本藏於家其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德



論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皆鑿版以行其碎義雜言著於錄者又三十八部并爲一集名曰羣書拾補其書大興於世學者觀書有文字不正求正讀者咸取質焉近儒論文字音義者甚備文昭下說云余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合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爲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易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子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置畹畹畢粹終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置畹畹爲疆竟之竟居影切畢粹終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其說可謂通矣歷主江甯鍾山杭州紫陽常州龍城書院教士之式必以古志訓典爲尙故挹其流者多爲雅士乾隆六十年卒於常州年七十九其自著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儀禮疏詳校十七卷經史考補若干卷廣雅注二卷鍾山札記二卷龍城札記三卷

桑調元字伊佐一字筱甫錢塘人父文侯粥角黍於市親病關鬲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鐺而哭人爲繪抱鐺圖徵君萬光泰贈詩曰羊脂數合米一劑病父在牀唯啜粥父能啜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皋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鐺寡恩牀前呼父鐺畔哭抱鐺三日鐺猶溫恨身不作鐺中米臨沒猶能進一七謂鐺不通性理

賜進士官工部主事日能行百里棄官徧游五岳有句云浮雲形似世情幻秋樹色添游興濃人競稱之著論語說二卷躬行實踐錄二卷筱甫集八十卷又梓史餘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嘉樹軒

山遺書若干卷行於世馮景字山公錢塘人學行高明嘗補蕭山毛奇齡春秋毛氏傳二事所著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燬於火存心藏其藁於家有示文昭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文昭謹識之晚乃出其藁請長洲進士彭紹升別擇之定爲解春集文鈔十二卷又補遺二卷鐺行之文昭篤於行誼執友趙曦明爲顏氏家訓注亦文昭所補鐺也



汪紱

汪紱字雙池一名烜休甯人生而能言父客江甯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既長篤志勵學博涉經書兼通宋五子之學母病侍疾不離左右家貧十日未嘗一飽既殮徒行至父所勸父歸父怒曰家徒四壁且四壁亦不屬吾吾將安歸乎速去毋涸乃公為也乃垂泣歸家歸後無以為炊乃之江西之景德鎮有燒窯為業者求為之傭晝夜作苦不廢著述同人皆侮笑之或加以斥罵乃去之樂平無所遇又走上饒萬年永豐閒度嶺入閩中持一襪被鷄衣蓬首而行晚之逆旅主人不肖內則寄宿野廟乞食以前度楓嶺有總兵官陳某見而異之假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罕 有嘉樹軒

館使其子受業某罷去又以詩書教授浦城從游者甚眾既而聞父卒即日跣行以父棺柩歸與其母合葬服闋年五十矣補諸生學使滿洲嵩壽甚敬之然貧益甚歲飢無米市豆屑爛煮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可受之邪其介特如此善畫山水小篆摹印皆工飲酒數十杯不醉病疫口作嚙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謙先入邑庠哀毀過甚三日亦卒無子紱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五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琴譜一卷

詩韻析六卷讀近思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九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將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其門生余元遴乃錄而藏之於家大興朱筠督學安徽元遴悉抱其遺書獻之時方有求書之詔筠遂上之書局備四庫之選以章顯隱德且奉其主祀祀於紫陽書院焉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罕 有嘉樹軒



勞孝輿

羅天尺

蘇珥

何夢瑤

勞孝輿字阮齋南海人少好游渡瓊海登羅浮絕頂浮江觀衡嶽著作甚富補諸生受知學使惠士奇與順德羅天尺蘇珥陳世和陳海六南海何夢瑤吳世忠番禺吳秋齊名號惠門八君子雍正七年選貢於朝次年修一統志分纂粵乘發凡起例多出其手編修魯曾煜爲總纂官甚重之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試罷出爲貴州錦屏知縣時苗亂甫戡定屯田議起上官委之措置遂入山苗由二嶺至山婆踰圭翁斗巴達琴台竭瘁心力七月將去山民蟻行盤路而下曰公衣食我忍未及覩我飽煖而去也皆泣下移知清鎮龍泉清溪畢節皆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望

有嘉樹軒

有廉平之譽卒於鎮遠有春秋詩話讀杜識餘及阮齋文鈔四卷阮齋詩鈔四卷子潼乾隆三十年舉人有孝經考異選注救荒備覽荷經堂詩文集武進劉星煒大興翁方綱餘姚盧文弼皆稱之

羅天尺字履先爲童子時日竟十三藝長於詩惠士奇視學嶺南手錄其荔枝賦珠江竹枝詞聲譽斐然中乾隆元年鄉試方舉博學鴻詞以母老不就與何夢瑤交密郵詩招隱絕忘形迹所居里名石湖因以自號世因稱後石湖以比吳郡范丞相田西疇謂粵詩代守唐音至石湖始別開面目近宋人矣五言如對碁秋瀑裏得句暮鐘前山深裘忽重橋小雪將埋不飲非名士難游

爲老親馬磨當戶樹犬吠看碑人皆可入摘句圖有五山志林及癩暈山房詩文鈔

蘇珥字端一性率易詩有理趣學使惠士奇稱之曰南海明珠會徵博學鴻詞勞孝輿約與俱珥曰子有母年八十矣不畏碧玉老人晒乎竟不出中乾隆三年鄉試書尤工求其詩并得其書者稱爲二絕

何夢瑤字報之好爲詩與編修杭世駿相酬和有珠江竹枝詞云看月人誰得月多灣船齊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世駿甚愛賞之中雍正七年進士試爲粵西岑溪令遷奉天遼陽州知州貧至不能具舟車所著有莊子故皇極經世易知錄廣和錄醫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望

有嘉樹軒

編紺山醫案算法迪三角輯要移橙餘話其荆芳園詩文鈔世駿爲序行之



胡方

胡方字大靈新會人籍番禺年十二應童子試廣州司  
 李涂某奇其文延與語謂當薦之學使者方坐不答亦  
 不再至既而補諸生屏居陋巷建志清苦總督吳興祚  
 聞其名使客招之方走匿居喪用稻草藉柩旁地寢其  
 上三年不入內先人田廬悉割子弟教授生徒以自給  
 束脩所入族若媼之貧不能存者令取之盡則止有達  
 官齋重金乞其文為壽不應家人告絕粒願君少自貶  
 卒不應潛心理學粵人敬異之知州何西池註其梅花  
 詩謂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以詩為教也見一行之  
 善即農夫野老歡然與接子弟偶冒不韙有願就鞭扑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不願聞其事於胡先生者里中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  
 胡君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殺我嘗令童子適市知為  
 胡家童不飾價不售偽其誠之感人如此雍正二年元  
 和惠士奇督學粵東方借居南海鹽步士奇艤舟村外  
 遣吳生者至其家欲一見急揮手曰學使方舉試事不  
 可見不可見出吳而局其門士奇乃索所著書而去試  
 事既畢仍介吳生以請則假一冠投刺至曰今日齋沐  
 謝知己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數語遂起士  
 奇握其手曰敢問先生鄉人誰能文者曰竝世中無人  
 必欲求之惟明季梁朝鍾平士奇遂求梁文并其文刻  
 之名曰嶺南文選士奇滿任具疏薦其積學力行一介

不苟年近衰老不能效奔走之用請

賜命服併依古養老之禮令有司月致酒粟以寵異之  
 士奇嘗語吳生曰胡君貌似顧亭林豐厚端偉必享大  
 名蓋當時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方本居新會金竹岡  
 學者稱為金竹先生有周易四書莊子注及鴻梅堂詩  
 文集年七十四卒於家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邵廷寀 沈國謨

邵廷寀字允斯又字念魯餘姚人餘姚自王守仁始言致良知同里錢德洪受其學以授沈國謨國謨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寀貞顯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學於黃宗羲遂篤志儒術嘗研習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喜曰吾知王氏所從事矣河間李塔貽廷寀書論明儒異同亦詢廷寀以所安廷寀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意異同非所敢論陽明之後乃所願則學蕺山也孝感熊賜履著書以闢王學為己任廷寀曰在行之如何耳是不足辨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蕺山忠清節義功主慎獨著劉子傳又著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王弟子以遵先師說者為正劉弟子則金鉉郝彪佳張兆鼇黃宗羲諸賢也又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傳數十篇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六十四卒後門生錄其文為思復堂集十卷行於世

沈國謨字求如為諸生嘗入劉宗周證人社會歸闕姚江書院與曾宗聖史孝咸講致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三孝咸字子虛繼國謨主講修潔之士皆歸之順治十六年卒

潘天成 邵泰衢

潘天成字錫疇溧陽人籍桐城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跣走哭泣每至邑聚持一鼓大聲為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時年十五應試補安慶府學生家極窶貧稍暇為販粥之事以養其親自每食糠充腹或竟日不食怡然也論學必宗天理祖姚江說也從荆溪湯之錡又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歷算為人潔狷自矢人詣之者惟談經書若遺之物輒含愧色終不肯受年七十四以窮餓死無子藁葬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惠應寺側門人荆溪許重炎集所著書為鐵廬集五卷外集二卷後錄一卷且改葬焉瞿源洙欽挹其人為作潘孝子傳也

邵泰衢字鶴亭錢塘人精研禮學兼明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嘗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頗多附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之為檀弓疑問一卷言禮之士多許之又大史公書功臣表漢九年呂澤死留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又有呂澤泰衢以為失其實乃抉其疏舛為史記疑問一卷所論多精確論者謂過於吳縝之糾新唐書矣



方苞

方苞字靈皋桐城人移居江甯學者稱望溪先生少下筆為古文即工遊京師鄞萬斯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文苞終身誦之以為名言遂一心窮經通志堂九經徐氏所雕閱之三過為文益峻潔姜宸英編修見所作歎曰後來之秀也康熙中成進士以奉母未釋褐族方孝標坐悖逆誅并繫苞安溪李光地力救之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間以所見陳於光地當今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多見施行

世宗即位免旗籍將除司業以老病辭九年竟授中允文獻徵存錄 卷四 哭 有嘉樹軒

許扶杖上殿再遷為侍讀學士孫嘉淦尹京兆兼祭酒聲望甚美坐事下獄苞謂大學士鄂爾泰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嘉淦卒得免尋遷內閣學士時

眷注優渥有大議得即家上之免上直乾隆初元遷禮部侍郎時時引對廷臣忌之每除授及處分事皆指為苞所密陳議者謂遇事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重也有惡苞者一日與爾泰論近世人物爾泰歎口人固未易知也惡苞者曰其方侍郎乎總河高斌未貴素為苞所知及總督河道違眾議開毛城舖臺省爭之有逮繫者苞白大學士徐元夢

聖朝不應以言罪言官元夢上請即日日出之苞又具疏陳斌之懷恐債河事斌大恨上言苞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密囑當罪

高宗不直苞念其老方以病請許其致仕仍領書局會庶吉士散館同官伺苞謂有所私發其事遂免官領書局如故久之以侍講銜歸里苞素勁直事又率意後進之士挾卷求見者必問曰治何經所得何說學誰氏之文有不能對者輒愀然不樂戒其勿徒事馳騫年少名盛者多畏之江陰楊名時河間魏廷珍以講學相知契甚推敬之臨川李紱每議論不合斷斷爭之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重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乎及文獻徵存錄 卷四 哭 有嘉樹軒

太原進冢宰稍疑之歎曰知人之難也諒哉嘗請以睢州湯斌從祀孔子廟庭時為部議所格苞殫心三禮之學晚年七治儀禮年八十日坐城北澗園修改不已次為春秋學皆有成書荀子管子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



沈彤 蔡德晉 世名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人少淳篤精研六經尤善禮學為諸生師何焯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其後修三禮及一統志彤皆與焉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乞歸居親喪三年不茹葷不內寢動中乎禮彤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其有辨者皆以攝官為辭彤乃詳考周制著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名周官祿田考又嘗為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其辭甚覈長洲惠棟撰古文尚書考彤敘之云辨東晉古文尚書之偽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

文獻徵存錄 卷四

辛 有嘉樹軒

云讀以今文者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所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竝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尚書考二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偽大指言鄭康成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即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為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為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今而大行是謂偽其真而真其偽余惟班之藝文志即劉之七略劉石成哀閒領校秘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十六而為

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為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即以乖秘書規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偽書而為真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為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為偽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混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偽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偽而欲辨後出者之偽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以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為偽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為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為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尚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

文獻徵存錄 卷四

辛 有嘉樹軒

字之旨定宇書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彤又有尚書春秋左氏小疏撰儀禮小疏未成而卒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士喪禮喪服傳五篇而已年六十五又有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及果堂集十二卷行於世同時善言禮者江南有蔡德晉蔡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四年舉人乾隆建元禮部尚書楊名時薦經明行修授國子監學正德晉覃精禮學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時下已說不謬於古又與侍郎方苞李紱論三禮苞紱皆善之終工部司務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官龍三知縣嘗以楊復儀禮圖



既遵注疏時乖注疏之義非其理也為詳悉辨證著之於儀禮集編集編凡四十卷世佐同時安溪王士讓仁和吳廷華皆通儀禮士讓字尚卿仕為新州知州著儀禮訓解廷華字中林康熙三十三年舉人歷官興化府同知有儀禮章句十七卷廷華又有周禮儀禮疑義其言喪服尤精審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奎

有嘉樹軒

邵長蘅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滄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游庠序有聲謂青雲可戾契致俄而絳誤除名時論惜之長蘅束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辭鳴既謝去舉子業乃益枕經藉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洮汰鍛鍊時闖馬班二史之藩而文境高不可攀矣嘗言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為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又言讀書非記誦之謂蓄諸躬必有根柢見諸文足資世用蓋德與言兼焉若立功則視乎其時耳濬文之源在讀書在養氣不知讀書奚有於文下者譁世取說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奎

有嘉樹軒

固之優孟而悅其警牙其病剽又上之咀宋人之蕩魄而以為元醴其病腐詩之名家皆學古人而各得其性情所近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既成無論其為漢魏六朝為李杜為三唐為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鑪冶而不能為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未必有當於詩何則其自得者妙也長蘅曾一應博學鴻詞之徵輦下諸名公鉅卿皆折節與交既報罷入太學再應京兆試卒不遇笑曰吾大錯五十青裙媪猶逐少婦為倚門妝邪東裝歸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會宋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



之好益能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牧仲謂韋布之士以文章名海內者三人侯朝宗魏叔子邵子湘也朝宗文雄悍超軼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猶薄是非往往失實叔子文不名一體奧行精卓切事理而或者鹵莽於經學又其行文急於見法子湘之文必依於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較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則鼎足而傳於後無疑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詩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子湘之詩卓然名家是又二子所瞿然退舍也青門簾稿詩六卷文十卷青門旅稿詩二卷文四卷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畫

有嘉樹軒

合之得二十二卷其自序曰嗟乎士負七尺軀進不能有所樹立退不能巖棲谷飲垂老矣溷姓名於不仕不隱閒為鄉里所笑行自慙也不幸如昌黎所云衣食於奔走學殖日落而猶欲以是詹詹者與立言之士爭身後名於萬一又重自悲也雖然某於此亦有可以自信不為流俗毀譽非笑之所移者而況海內交遊離合之跡忠孝節烈之行事與夫山川遊覽之勝往往見於子文他日歸草堂晴簷偃曝偶一展卷或亦靦然而自笑也夫

李光坡

李光坡字邦卿又字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弟也弱齡補諸生光地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坡亦說三禮數十萬言成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發揮禮古經取辭義昭晰而止以授兄子鍾倫鍾倫乃著周禮訓纂光坡疏禮宗鄭元談易本邵雍兼取揚雄太元論學師程子朱子自著臯軒文編一卷卒年七十二鍾倫字世德少好學從光坡受禮後事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縣陳萬策又從宣城梅文鼎習歷算書非一師也故其學多通康熙三十二年舉於鄉未仕卒鍾倫從弟鍾僑有詩測義四卷康熙壬辰進士由翰林左遷國子監丞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畫

有嘉樹軒

光坡從弟光塿廣卿撰考工發明與其弟光型儀卿為二李經說光塿康熙六十年進士國子監司業光型舉雍正四年鄉試恩賜進士官刑部主事鍾倫子清植官侍郎有儀禮纂輯錄世謂李氏一門能傳禮學也其後閩縣龔景瀚為稀裕考侯官林喬蔭為三禮陳教求義略謝震為禮案皆號精覈景瀚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蘭州知府喬蔭官四川江津知縣有瓶城居士集若干卷震乾隆五十四年舉人官順昌教諭有詩藁二卷



任啟運 王鳴盛 曹仁虎 趙文哲 吳泰來

任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治高堂生之學唐賈公彥謂為禮記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是漢代禮古經學者即已罕通爰從近代遂成微學啟運嘗輯宮室考十三卷及肆獻裸饋食禮三篇潛精研究積功甚勤學徒咸推重之以為孟哲黃慶盛德未墜也啟運入翰林歷遷至宗人府府丞又著周易洗心九卷禮記章句十卷周禮洗心十一卷孝經章句一卷四書約旨十九卷女教經傳通纂二卷

王鳴盛字鳳喈又字禮堂又稱西莊晚號西泚嘉定人為諸生事長洲沈德潛受詩後又從惠棟問經義遂通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古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對策擢上第授編修俄試詞賦復擢第一超授侍講學士充福建鄉試主考官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坐公事左遷光祿寺卿遭母憂去職遂不出早年論詩趨漢魏六朝初盛唐後乃稍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好李義山謂其詩連趨冠羣少陵以後一人也少有詠雁詩佳人滅燭聽久客撫琴彈沈尚書賞之刊入七子詩鈔王啟謂其詩以才輔學以義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可比其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吟誦不去口鳴盛以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亾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者知尊注疏矣然注疏

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家注則出魏晉人未為醇備也其著尚書後案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亾逸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詁猶有傳授閒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大誓偽而唐人所斥之大誓實非偽故附著今文大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又以十七史多謬脫為補正之著十七史商推一百卷事跡虛實紀傳異同莫不審辨典章制度亦雅備矣別撰蛾術編一百卷其為目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人謂不減洪齋王伯厚之淹洽嘉慶二年年七十六卒鳴盛為學篤慕北海相之洽孰其卒也歲行在己適符龍蛇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之厄人咸異焉又有詩文集二十四卷

曹仁虎字來應又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本杭姓少讀書辨悟通達同里王鳴盛才氣豪邁儕輩中少敢當者獨稱錢大昕與仁虎呼為二友每同人分韻聯句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仁虎作咸退避無間言年十六補諸生學使崔紀目為異才舉優行紫陽書院院長沈德潛見其詩各賞之乾隆二十二年應南巡召試列一等授中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右中允進侍講轉侍讀遷右庶子再遷侍讀學士五十一年督學廣東方按部連州遭母憂解職晝夜號泣如孺子甫匝月遂以哀毀卒年五十五仁



虎少乃詩酷學三唐與鳴盛王和趙文哲吳泰來倡和成菓舟車所至乞詩文者滿戶外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亦嘉話也所著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倡和秦中雜藁韻鳴春諸集有金山詩云水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又有蓉鏡堂文藁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考竝行於世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函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

召試舉人官中書年四十有九死金川木果木之難贈光祿寺少卿有媿雅堂媿隅等集過襄陽諸葛故居云幾畝躬耕地千秋一草廬勛名微管亞出處有莘如巾服漁樵裏川原戰陳餘西風渭濱路尙憶河南居宇宙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吳

有嘉樹軒

聲名大遺蹤錦水長人歌千尺柏公念百株桑涕尙沾遺老魂應戀故鄉溪毛如可薦此地合祠堂又五言摘句林霏寒作雨池水靜生雲又一峯十萬樹一樹四五猿一猿千百聲雜以風雨喧又七言摘句茶煙云更無人影惟簾影纔和香煙又藥煙

吳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中書有淨名軒集少中副車選校官以松滋山水之佳勾留竟歲旋以病歸後成進士無宦情同年畢沅招之關中又至開封年六十餘卒陳莊題壁云一葉蜻蜓似缺瓜年年盪漿水雲涯又魚射鴨嬌無力笑入南湖摘藕花又摘句好尋摩詰還山詠未過義之誓墓年

孫志祖

孫志祖字貽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釋褐官刑曹再遷郎中補御史乞病歸肆力於古籍以爲古書壞爛孱亂非一日讀而不校其失半校而不精其失半節錯者移之錯之中又錯焉字脫者削之脫之中又脫焉單文孤行既無可是正別本互異又莫知適從乃著論曰古書亾失於秦搜輯於漢隸易古楷易隸傳鈔至唐譌十二三鈔始五代盛於宋元市夫鬻苦小儒臆鼠梓本至今譌又甚焉古於是無全書夫名以成辭辭以盡情名不正辭不順璞焉鼠也鼎焉贗也以隼翼鳩以麻閒錦望文傳讀得不郅書而燕說與剖兩戒之勢然後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吳

有嘉樹軒

可以脈山川定七衡之度然後可以考躔次六經之義交通諸子之事互涉非胸四部弗能辨朱碧未分雌黃妄下偵矣得指於言先者可與聽言契理於象外者與析理記載之文多微術數之學爲隱非心千古弗能照膚表僅見影響以談末矣銀根妄改軒渠通人淮別喜新乖離大雅永平記上乃益舊題闕里纂言遂成偽造不準之豕俄開田生之膝獨枕溜澠合矣非易手孰知之哉子雲氏也子政氏也古善學君子也心嚮往之願終身慕效之志祖談說經訓必本先儒有失亦卽糾正之著讀書脞錄七卷畧摘數事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康成解尙書違失云古大篆卽字讀當爲柳



古柳同字而以爲昧志祖謂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禮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是康成正作柳谷並不讀柳爲昧也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耶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謂書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蓋謂古文尙書之學所謂贊云者乃書贊爾厚齋誤記以爲易贊問何兩家亦未舉正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爲虞書者贊文獻徵存錄卷四

辛 有嘉樹軒

矣志祖謂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亭林之言爲失檢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見秦傳儀禮士昏禮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注閭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於此益信讀書之難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禮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近儒江永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

士禮爾志祖謂儀禮之稱士禮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係士禮漢儒因有士禮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節引之語竟謂傳士禮爲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又將何解說文荀字云自急救也已力切字从艸與艸部荀字音義別儀禮燕禮聘禮禮賓爲荀敬俱當作急救解讀同急傳寫或誤从艸鄭注遂以假且小敬解之失之矣大學盤銘之荀日新亦然此說予得之謝東野少宰足以補虛學士儀禮詳校所未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爾雅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大昕云廣雅有舍人蓋其人姓舍名人志祖謂姓舍罕見

辛 有嘉樹軒

且名人疑未必然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爾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豈即其人邪蓋本犍爲郡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考矣蓋志祖校書法先擇善本用別本參校同異疑則闕之披覽粲然甚裨學者撰家語疏證六卷破王肅之僞且謂古文尙書及孔安國傳卽肅所造也又輯謝承後漢書五卷風俗通逸文六韜佚文各一卷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七卷嘉慶七年卒於家子同元能世其學孫星衍日侍御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病歿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造門問難者必析其疑盧學士卒爲之編其遺文汪明經歿於



西湖葛林園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於舊故  
如此又曰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馬昭叔  
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侍御家語疏證  
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本朝學術推本漢  
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聞近代名  
人若侍御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  
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不猶在茲乎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奎

有嘉樹軒

茹敦和

茹敦和字遜來會稽人僑居粵東乾隆十九年進士官  
至宜昌府同知治周易有周易二間記大衍守傳易證  
籤易小義又有尚書雜記讀春秋劄記敦和與鹽城樂  
甯侗山陰周大樞建甯朱仕琇皆從夏之蓉學之蓉稱  
爲沈冥幽默之士也歸安葉佩蓀字丹穎與敦和同歲  
進士墨守古義著易守四十卷累官至湖南布政使甯  
侗字孩夫以明經終大樞字元默乾隆十六年舉人仕  
琇字梅崖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後成進士仕終福州  
府教授仕琇別有傳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奎

有嘉樹軒



陳芳生 陸曾禹

陳芳生字漱六有捕蝗考一卷詩大田秉畀炎火毛鄭之說以炎火為盛陽謂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亾竝非實火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為此說也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詩為證朱子集傳亦從其說於是捕蝗之法稍見記述芳生取史冊所陳事蹟議論彙為一編首備捕蝗事宜十條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啟奏疏最為詳覈則全錄其文附以陳龍正語及芳生自識二條

陸曾禹仁和人國子生嘗作救飢譜吏科給事倪國璉為檢擇精要釐為四卷會詔翰詹科道輪奏經史講義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國璉因恭錄進呈  
特命內直諸臣刪潤其詞定為六卷劄刷宣布賜名康濟錄其書分門四一日前代救援之典二日先事之政三日臨事之政四日事後之政先引古事後系論斷

洪亮吉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陽湖人有卷施閣集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踰常兒年二十四補諸生大興朱筠視學安徽往從之游所交多知名士初好詞章至是乃兼治經早年與仲則齊名時號洪黃後與季述同客人又號洪孫性嗜山水所遊天都華嶽皆升絕壁題字乃反又至性過人黃客死素車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嘗囊筆游公卿閒節所入以養母有詩云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則世閒有才之人而不免奔走衣食者蓋未易更僕數也然殘杯冷炙杜老心酸乞食叩門陶公語拙古

文獻徵存錄 卷四

有嘉樹軒

賢有同慨矣時客處州母卒弟不敢訃為書言母病促歸距家二十里得家狀號踊落水中流數里遇汲者救之昇至家久之方甦後忌日輒不食乾隆庚子中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一甲第二人授編修充石經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欲更正之未能行壬子分校鄉

闈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益異數也在貴州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注格於部議其教士敦厲實學由是黔中人知好古尋

命直上書房嘉慶戊午弟霽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赴都哭臨時川陝之賊未靖欲有獻替願編檢官例不奏事思所以揚名於後世會



上親政宵旰焦勞銳於自見於是上書王大臣大旨謂  
聖躬兢業於上在勤政遠佞臣工惕厲於下毋奔競營  
私語過激直既以原書進呈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獻上擬大辟

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管束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回旋得雨乃將原書裝潢於

御製得雨紀事詩內有納言克己之注計居伊犁甫及

百日自新疆闕後漢員

賜環未有如此速者既歸自號更生居士自此枕肱墳

籍放浪山水者十年亮吉厚於天稟然明恩怨少容人

量詩文涉筆有奇氣文具體魏晉詩五言仿康樂次仿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奕

有嘉樹軒

杜陵七言仿太白然總不襲人牙慧所著書凡二百六

十餘卷經傳訓詁地里沿革尤顯門云十四年卒年六

十有四亮吉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聖賢不能忘

名名可假乎曰不能也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

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

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詩文之名

亦然有必傳之精神則能傳之歷劫而不磨救天下好

名之弊惟使之各務其實而已有句云嘗嫌生世遲千

載隔鄒魯不知更千載我又成太古初亮吉落落未知

名及肄業梁谿書院與孫星衍呂星垣黃景仁有四才

子之目遊四方頗爲諸先輩賞異既而不得志遊關中

巡撫畢沅客之稍久而諸先輩多凋謝乃爲傷知已賦  
序曰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  
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

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畫者希

逢舊識覲於夢者歡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是

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

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

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

而登俎獸窮走壙遭野虞而梳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

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不能激已阻之氣

魯酒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有霜殘月無影村笛起於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奕

有嘉樹軒

東西鄰雞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

身鍾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搏搏非以載愁

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覩夫泉塗載

鬼一車必當逢平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尙沈酣起

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愜慨亮吉詩多奇警然服翰林張

問陶之才問陶將還蜀爲兩生行送之云一生居坊南

一生居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

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即招我來時

多子來少馬擊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

時來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不暇日月方開眸朝沾三

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尙有身



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  
 聊想更奇酒盡伏舐爐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入門  
 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  
 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  
 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內饒經綸容卿百輩  
 等閒事爛醉尙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  
 僮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亮吉作奇  
 思獨造傑立一世問陶答之云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  
 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攪懷詩急走心茫  
 然遠望雲棧如登天人言彼土即吾土藏詩可以經干  
 年莫驚鬼奪詩我為公訶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突

有嘉樹軒

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  
 一生和詩欲嘔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縮離別  
 重讀兩生行大痛難為廢翩然一路入杯底萬古聲名  
 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  
 呼轟作隆冬雷忽聞城外征馬語兩僮泣下紛如雨馬  
 聲高朗僮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  
 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  
 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煙獨坐獨行一萬  
 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不得九天費  
 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  
 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歧何必吞聲悲我馬莫

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  
 安當詩屋才人之筆雖以詩為游戲然未免有剝滑之  
 病不及元倡遠矣

文獻徵存錄卷四終

文獻徵存錄卷四

巨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五目錄

杭州錢林東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閻若璩子詠李鎰吳玉搢宋鑒

惠周惕子士奇孫棟余蕭客江聲

顧棟高吳鼎梁錫璜

陳祖范王峻

藍鼎元

徐文靖

江永胡匡衷附

胡天游

文獻徵存錄卷五目錄 一 有嘉樹軒

杭世駿沈世楷趙信方娶如陳倬撰沈嘉徽趙昱子一

吳穎芳

陳兆崙

齊召南

全祖望

沈廷芳

周京施安舒瞻

朱仕琇兄仕玠官崇

楮寅亮

朱筠程晉芳

沈炳震弟炳巽炳謙

黃任高其俔

厲鶚符之恆

法式善

錢載

鄭燮

沈德潛

文獻徵存錄卷五目錄 二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五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閻若璩 子詠 李鎧 吳玉搢 宋鑿

閻若璩字百詩又字潛邱先世居太原縣西塞村五世祖西渠業鹽災始遷山陽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甯前兵備道父修齡郡學生詩筆甚工母丁仙窈亦善詩若璩幼受書即好深思然質甚魯愚百徧始略上口性又善病母每禁其誦讀遂聞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將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以為積苦精力之應也年十五補諸生由是好學不文獻徵存錄卷五 一 有嘉樹軒

倦博通經傳常集陶宏景皇甫謐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勵志如此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其性行淳篤如此古文尚書出晉梅賾唐初命孔穎達為正義其書大興然正義尊注若經而穎達於書序祖乙圮于耿傳云圮于相遷于耿則疑為不辭蓋奉敕帖釋注文未可直言特於此微申旨趣也若璩年二十讀尚書即疑其偽其後遂著論以破之略曰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以後安國獻之占

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融鄭元皆傳古文據鄭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共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曰汨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鄭雖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于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又云古文傳自安文獻徵存錄卷五 二 有嘉樹軒

國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書石經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賢陽剗剗鄭作臄宮剗剗頭庶剗與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文見於洪适釋者五百四十七以晚出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晚出書五十有九年異晚出書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序為次與今文又不同乃知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為一家之學者也班固言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註論語子小子履以為墨



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出湯誥又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實非古文湯誥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於論語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又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詮釋不同如此豈出一人之手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爲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軒

誓之當虞舜在上禹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言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安得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語之出魏晉間又一佐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次以癸亥甲子是爲一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

肅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雄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揚子雲親見古文故其言如此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語子雲豈鑿空者耶其斥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譌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定其書名古文疏證凡八卷黃宗羲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四

有嘉樹軒

爲之序若璩遊淮南馮景見其書遂亦撰淮南子洪保攻古文尚書自敘云閻子倡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最後錢塘孫志祖讀若璩書又因疑孔傳卽王肅所僞作立論證之皆自若璩發其端也若璩讀春秋以改月改時爲非作解曰事有爲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子嘗以幽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



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暮之春周之孟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莫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莫春不改月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及其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卻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月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月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類違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乾也夫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

武相晉國祁午曰于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于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歷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日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蟬鳴秋樹閒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於地理之學必精審其山川形勢山川沿革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六 有嘉樹軒

予謂井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後至其地參以目驗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一書餘論若干篇附焉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為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他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



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豈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論語孟子集註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若據言經尙書爲善其言他經精審皆此類也康熙中舉博學鴻儒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七 有嘉樹軒

世宗在潛藩頗知其名接見有加禮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在京師見編修汪琬五服考異頗亦糾謫之琬謂人曰閻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據答云王應麟有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世不以喪服爲諱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講經之家可襲其迷謬乎尙書徐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親在時也乾學奉

敕修一統志罷職歸置書局於包山後移嘉善縣再歸崑山皆以若璩自從同人輯其言論以爲一書名閻氏碎金若璩撰錄至多獨自重其尙書疏證自寫四本每卷有跋一寄其友王宏撰藏於華頂一遺羅浮山靈一居士其二本則置之千頃堂傳是樓焉嘗校王應麟困學紀聞時下己意爲之箋釋

世宗覽之尤咨賞又著錄古文百篇則以其師吳一清所授不敢借也其所作古文尙書疏證朱子尙書古文疑毛朱詩說四書釋地四書釋地餘論孟子生卒年月考宋劉攽李燾王應麟馬端臨逸事潛邱劄記博湖掌錄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及春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八 有嘉樹軒

閻竊窺居詩集凡數十卷若璩論人物嘗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至李天生汪鈍翁則斥爲私造典禮杜撰故事顧炎武示以所撰日知錄若璩頗譏彈其尖炎武歸卽改定重黃太冲又嘗歎曰太冲之徒粗其負氣不下多如此四十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嘗著孔廟從祀末議條目十一事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籥豆曰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十哲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張子夏曰泰冉顏何宜從祀縣直宜補祀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曰曾申申詳當從祀曰河閒獻王劉德當入



從祀曰諸葛孔明當入從祀曰范仲淹當入從祀曰蔡元定當進於兩廡曰黃幹當援蔡沈之例以進曰兩廡先儒位次多凌躐當釐正之乾隆十二年檢討阮學浩上之計自康熙五十四年補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增祀諸葛亮於東廡縣直樂正克黃幹於西廡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見

列聖施行矣若璩嘗語弟子曰昔在徐尚書邸夜飲公曰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何所本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用秦伯用孟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九 有嘉樹軒

明事不知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斬之許紹為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盧索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字復行從新城王士正學為詩官中書舍

人

李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知蓋平縣與若璩同舉博學鴻詞試授編修明史累遷內閣學士著讀書雜述史斷新城王士正稱之

吳玉搢字山夫官鳳陽訓導疾俗儒不知六書之義為書以明之言假借尤審有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述部敘考別雅山陽志遺行於世

宋鑒字元衡安邑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浙江常山知縣量移於鄭擢判廣東南雄好言小學嘗謂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訓詁無據乃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為說文解字疏甚有條理更為益以附備二說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為澤借訓為大為仆此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為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赴蟻注張揖曰沛艾駢駢也則謂之備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十 有嘉樹軒

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也鑒又有易見尚書類鈔尚書考辨漢書地理考及詩文集藏於家



惠周惕 子士奇 孫棟 余蕭客 江聲

惠周惕字元龍初名恕吳縣人父有聲以九經教授鄉里與長洲徐枋友善周惕少從枋遊治經又學詩於汪琬王士正在淮陰又執贄焉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遭父憂不與試三十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改密雲知縣因與諸子興聖寺看杏花賦詩自廣其意云西勾之西花爲國暈碧裁紅鬪顏色杏花今歲開獨遲不共棠梨作寒食嫣然一笑破寺中恰是詩人在遷謫嬉春寶馬空當當盡是看紅不看白楊郎愛惜攜酒過花欄日底相婆娑清香泥人著榻席酒鱗瀉影搖紅波花如有情解留客到手莫負金叵羅春風去矣綠陰合明日花老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十一 有嘉樹軒

君如何又權歌云秋光瑟瑟半江紅花事闌珊到水荳昨日芙蓉今日老一年生怕鯉魚風又有句云花浮小盞三投酒乳潑深鑪七品茶宛然堯峯家數也周惕通毛詩以二南皆房中樂非關睢至芣苢八篇述后妃身事屬后妃鵲巢采蘋屬夫人雅以音別大小不關政事正雅變雅美刺錯陳謂正詩錄善事爲正雅民勞六月之後爲變雅其說無所取天子諸侯皆得有頌魯有頌非僭士正稱其言博而辨可備一家之言

國朝初善說詩者先有吳江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篇爲唐以前專門之學又與同縣朱鶴齡審正詩通義故詩通義頗采啟源說也周惕卒於官其撰詩說凡二卷又

著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研溪詩文集惠氏自周惕以善說經聞其後世世以古學顯矣

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又字半農長洲人父周惕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士奇遂以名之年十二善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名流激賞熟精文選弱冠補諸生人戲謂之卿熟史記漢書試爲我誦封禪文士奇應聲吟唱終篇略無遺脫康熙四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士奇少讀史以天文樂律二志難通及踐館閣篤志精力求審推步之理參以西法算數遂明論交食云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十二 有嘉樹軒

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恆星天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



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其說音律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為陽蕤賓至應鍾為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為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文獻徵存錄卷五 三 有嘉樹軒

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瑟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於是成交食舉隅及琴瑟理數考書出嘉定王恪見而好之餘莫能解也癸巳乙未再充會試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王頊齡湯右曾及士奇對由是受知五十八年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命士奇祭炎帝陵舜陵故事學士以上官得奉使祭告三垣得此異數也五十九年秋主湖廣試俄督廣東學政遷右中允三歲滿超遷侍讀學士督學政如故嶺表荒遠居是官者多不舉其職士奇砥課生徒有背念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必甄擢之人士一藝可見亦蒙延引南海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皆傳其業稱惠門四子苞苴至門一切斷絕粵人慕其清德祀於潮之龍山及惠之西湖以配韓愈蘇軾在粵東試士危坐堂上背誦史記前後漢書不遺一字諸生皆驚尋坐修城事罷官起侍讀久之謝病歸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而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文獻徵存錄卷五 四 有嘉樹軒

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元以爻辰虞翻以納甲所說不同指歸則一難可偏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書又違背先儒創為虛象好異之士不擇而從之蓋輔嗣之易興而古學微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象皆徵實乘實言虛豈其理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公羊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



信國史惟篤守其師說師所未言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爲大言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旨焉如坐閭室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者而從之若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亾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文獻徵存錄卷五

五 有嘉樹軒

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字亦不能疏輒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甚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其所著交食舉隅二卷琴瑟理數考四卷易說六卷又鈔春秋雜事以禮緯之爲半農春秋說十五卷又援據舊籍列考漢制周制并及古音古義爲之詮敘疏通焉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時術錄四卷初父

周揚學詩於王士正汪琬士奇亦雅好構屬父子詩翰風流滔滔不愧名士送徐亮直使琉球詩有鯨眼常明無月夜鬣身能使不帆風之句時以爲可敵劉禹錫煙開鬣背千層黑日射鯨波萬點金也其詩集曰紅豆齋小草初郡城東禪寺有白鴿禪師所種紅豆周惕居在香溪之北移植一枝於庭枝葉扶疏久而彌茂因繪紅豆新居圖賦紅豆詞十首自號紅豆山人人因稱爲老紅豆先生稱士奇曰紅豆先生士奇子棟爲小紅豆先生故士奇詩集名紅豆齋小草又有半農人詩咏史樂府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卒年七十一子七人

文獻徵存錄卷五

六 有嘉樹軒

棟字定宇又字松崖士奇子也初爲吳縣學生員改元和籍家有藏書日夜研誦精力不勌門戶素稱清德棟又早有令名然泊然自守無仕進意篤志好古經航注疏史取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注諸子稱莊列荀楊呂覽淮南舊注亦竝討之小學準爾雅六書依說文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至玉篇廣韻以下非所屑也其高自建志如此乾隆中舉經學一至京師尋罷歸棟嘗論孔穎達爲周易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棟辨之云明夷六五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



其子作茲茲荀爽據以為說讀其子為茲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於亥孽萌於子該茲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於明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學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為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為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為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七 有嘉樹軒

以喜為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備孟學故馬融俗學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亾鄒譏譏荀誦而周易之義晦鄒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為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說乾之四德

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為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為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言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王位三爻又變而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六 有嘉樹軒

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云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動者為九六二爻以上變為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為卦之未成者藏往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為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易義而悟明堂之法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



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昊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文獻徵存錄卷五 九 有嘉樹軒

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傳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園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以朱子本義經文乃程易非朱易程子從王弼朱子經文一依古易故文有不同者皆爲改正本義或不備乃取語文獻徵存錄卷五 十 有嘉樹軒



鄭云機當為幾幾微也今王弼本直作鄭所訓字失其本矣後儒謂鄭氏好改字豈其然乎於書不信晚出古文為古文尚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為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偽唐人詆鄭所傳為張霸偽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為偽亦非也又嘗言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十餘篇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如堯典放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勛古文勳見說文辨于羣神辨古文徧見儀禮注禹貢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賜古文錫見儀禮注蟠冢導濇濇古文養見說文洪範曰涕悌字之譌古文以悌為圓金滕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為古文家說皆無可疑者後之學者無可考證反以史記為今文耳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棟於毛詩無專書其為九經古義說詩有三卷謂毛公詩傳大毛公作非毛萇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韓詩章句薛夫子撰非薛漢薛夫子名方回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著春秋左傳補註六卷敘之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

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為申生妃令尹蒞艾獵用世本為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毫為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為地名吳句餘為吳子餘祭亦取服虔說及秦周伐雍門之荻以秦周為地名本呂覽懷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云秦周齊城門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名萬者二人用吳仁傑二人當為二八臧文仲廢六闕廢訓為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有據依非同臆撰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春秋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辰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子為子夏門人楊士勳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



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榷舍之善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詎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說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出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篇以爲古語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篇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又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

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於古故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撰九經古義益都李文藻見其書善之卽爲開雕粵中故粵中先傳其本也晚尤好易探撰孟喜虞翻京房千寶鄭元荀爽易注附下己意成易漢學八卷其易例二卷則博采舊說以發明易之本例也又著周易述立慈明仲翔義爲準式列宋咸及康成令升諸說於下依序注之自制疏講凡二十三卷書未成疾病故自草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兩傳闕焉棟又有周易本義辨證二卷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以爲禘行於明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堂明堂法本於易也其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古文尚書之二卷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諸史會最如干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十卷謂感應篇與抱樸子內篇所記略同證爲魏晉人作爲太上感應篇箋註二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竹南漫錄如干卷松崖文鈔二卷乾隆二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三錢大昕曰子嘗論宋唐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夸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今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棟弟子甚衆錄其知名者



朱蕭客字仲林長洲人少便好學既事棟益自磨礪唐以前經說頗多闕遺蕭客求補之繙覽訓典旁及九流故事苟有可錄登即付之楮翰歲月既久篇帙略備乃加詮次以類相從所見或頭尾不全或二文互異無暇損併割棄悉以存之其採用前籍古記謹著其目於下用備異日詳正知其不由臆撰曰古經解鈎沈凡三十卷書將成欲再校補會蕭客疾病乃急梓行之故戴震以為疵又有已見皇侃論語義疏者則海東足利本出於鈎沈既行之後無害其為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教但以口授與舉人江筠時人稱為旨先生又有爾雅釋注雅別鈔八卷文選紀聞三十卷音義八卷雜題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三十卷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嘗遊直隸總督方觀承屬修畿輔水利志至京師無所遇卒年四十七弟子朱敬輿江藩最著名

江聲字叔澐又字良庭先世居休甯遷於吳為吳縣人少與其兄筠入學讀尚書即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年三十五師同縣惠棟受所著古文尚書考又讀太原閻若璩古文疏證乃集漢儒之說以釋今文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偽字一條尚書集注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其辨泰誓曰馬融書敘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五至以穀俱來

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尚書大傳乎大誓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能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遺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為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馬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



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常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紀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軒

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註論語堯曰篇不敢直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其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相師承猶不能無闕佚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佚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

造必不敢張空券以自吐其胸臆竝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據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有故留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缺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輯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聲精治說文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著六書說謂建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屬皆从某也治小學者以爲允陽湖孫星衍通之云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軒

皆爲始亦同類相受說文此類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嗑也噎咽也走部之走趨也猶之考注老老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聲以爲然戴震疑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震以學相重其和而不同又如此平生不肖爲俗字尺牘書疏皆依說文其寫尙書灋水依淮南作塵汝乃是不獲依爾雅義作孟人頗怪之遂不改也內行甚修對家屬如賓客然色甚和悅不妄取孫星衍以一縑贈累書千言卻而後受之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不仕卒於家年七十九聲常欲舉經子古書繩以說文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



又為論語埃質俱未成其尚書集注音疏及說一卷又恆星說良亭小慧各一卷世皆傳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元 有嘉樹軒

顧棟高 吳鼎 梁錫璣

顧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又自號左翁無錫人康熙六十年成進士補中書坐公事免職歸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每懷忿懣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復問他事矣晚遂博洽六藝雍正十三年江蘇巡撫顧琮舉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

詔天下有經明行修之士具以聞公卿舉者數十人敕取其所著書審測其學之實書既奏於是棟高與常熟陳祖范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璣同授司業

召見問治道之要棟高曰當以儉德示天下棟高辭祿詔以年老許之即家繫六品銜朝野以為榮尋掌教淮

文獻徵存錄 卷五

辛 有嘉樹軒

陰雅歌談經生徒甚盛

皇太后萬壽詣闕祝釐數被引

對曲加恩禮既辭去將發

製七言詩二章美之

高宗幸江南又

賜御書加二秩為祭酒世稱包咸桓榮以經學取進今茲遭遇殆復過之儒生稽古之殊榮實

聖朝崇化之盛德也棟高目壯至老勲勤訂述抽翰授牘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鞵據案而坐執卷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列屋而笑人知其所著一通畢矣其標致如此然所著最善惟春秋大事表百



三十一篇又有毛詩類釋及續編二十四卷棟高不信  
晉梅賾古文尚書作尙書質疑二卷又有大儒粹語二  
十八卷震滄集若干卷年八十一卒於家乾隆三十年  
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遺韋布豈以  
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聞邪史館推本  
上意立儒林傳焉

吳鼎字尊彝與兄胤竝通三禮鼎又治周易乾隆九年  
舉人十六年薦舉經學授司業累遷侍講學士因事降  
侍講鼎嘗依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例輯宋俞琰元龍仁  
夫明來知德等十家爲十家易象說又有易例舉要東  
筮學案皆著錄於四庫書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軒

梁錫璵字確軒雍正二年舉人以薦舉經學與吳鼎同  
授司業食俸任職不爲定員遷祭酒又擢少詹事錫璵  
著有易經揆一始被薦卽錄上之

高宗嘉焉敕將鼎錫璵所著經學翰林中書各騰寫一  
部紙札給於官人皆異其眇遇以爲至榮也

陳祖范 王峻

陳祖范字亦韓常熟人家貧爲諸生授徒自給雍正元  
年舉鄉試秋試禮部中式年四十八矣以足疾不與  
殿試明年再策士鄉人皆請祖范赴禮部祖范曰諸君  
子意良厚然吾少無宦情今往徒自苦耳及今尙可止  
過此則義不當止勢亦不得自止也遂不出僦廬華匯  
之上執冲慕道清靜以自養求執業者裏糧相從不冝  
出門候人惟長洲沈德潛宜興儲大文嘗一詣之蹇裳  
葦間率爾休暢祖范嘗謂人曰吾老是鄉矣居有頃  
詔天下設書院大吏聘爲蘇州紫陽書院院長移徐州  
之雲龍又換安慶之敬敷終主揚州安定書院或一年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軒

或二三年輒辭去人問其故愀然曰士習未醇師道不  
立懼上負朝廷而下招物議也又此席似宋時祠祿仕  
而不遂可以處焉吾不求仕而久據之人縱不言吾自  
覩汗無厝矣乾隆十五年公卿皆以經學薦將徵詣京  
師祖范年老終不冝起

天子重之卽家拜爲司業人以爲異授也祖范學行高  
明習戴氏學善言禮嘗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  
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漢  
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  
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亾則適孫承之謂之  
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赴立長



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宗祀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惟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反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重

有嘉樹軒

假用改葬之總事畢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既服之矣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答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歿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甲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答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

遂僭而竝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矜而與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偵矣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脚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重

有嘉樹軒

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語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亦卽其歸心自用詩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意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說論語賢賢易色云主夫婦言也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牽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這端夫婦道理極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與人論太史公書謂孟堅譏子長先黃道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



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崇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子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得不爲之表白也詩學白居易有與星旋釋云爾我各異趣青山爲之媒爾心與山靜我心對山開山意不將迎能通彼我懷書聲雜梵唄瓶鉢偕尊疊大道固無礙何從起嫌猜推窗月皎皎梅花點蒼苔答任翼聖云析理戒穿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鑿守道無窮通皆理趣獨標也年七十九終於家所著有經咫一卷掌錄二卷司業詩文集八卷弟子著籍者甚衆同縣侍御王峻主事顧鎮孫夢達進士湯愈皆其高足矣

王峻字次山號良齋常熟人與同里宋君玉俱有名號爲王宋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舉人考授中書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典浙江貴州試乾隆元年又典雲南試志氣嶽嶽聲譽噪都下二年詔開言路遴朝官有德望者改除御史都御史彭維新疆很而忤無學術拜官甫三日具疏劾罷之直聲震於臺省俄遭母憂去官服除養病不出累主揚州安定徐

州雲龍蘇州紫陽各書院性剛直褊急見人之長則咨賞不去口通地理之學嘗以水經注經注混淆欲審正之取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注所未及則據正史及傳記與近代志乘補之名曰廣注書法撫李北海所書碑碣盛行於吳下年五十八卒有良齋詩文集若干卷行世又漢書正誤四卷正小顏之誤其水經補注則繕具藁草未成書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藍鼎元

藍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藍氏之族多習武藝鼎元少孤力學博覽前籍意氣岸然觀海廈門浮舟過浙江之舟山乘風南去沿南澳海門以歸自謂此行多所得人莫能測也逾冠補縣諸生儀封張伯行撫閩表章洛閩之學獨禮鼎元及蔡世遠陳夢林世遠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夢林少遊四方總督滿保征臺灣屬夢林參軍事大師平賊返將薦授以官夢林辭諸大臣多欲推轂者卒不果竟以諸生老鼎元肆力於宋明先儒之書周覽世務慷慨有大略伯行常曰藍生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遭大父母及母喪杜門十餘年歲薦飢作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餓鄉記以自廣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於臺灣總督滿保檄南澳總兵藍廷珍統師赴之廷珍鼎元從兄也請鼎元與俱海中風濤澎湃不測軍事旁午為羽檄數十紙搖筆立成所條畫無不中至七日則賊破復從廷珍招降人殄遺孽撫流民綏番社人歲餘始返著論曰臺灣地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守土之官有道府縣令大小佐貳雜職又有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顧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為利藪沈湎樗蒲適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眾心離雖欲不敗不可得已曩者臺地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

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曩者大山之麓野番嗜殺人莫能近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甚者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子難崇爰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屬禁不能止也地大民稠綢繆不可不密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以四五百里山海要區民番錯雜之所竝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千餘里淡水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汎戍守近山又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有野番出沒以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欲謀善後之策非增兵設官不可今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更設一縣管轄六百里其錢糧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綫縣治設一守備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一巡檢佐半綫之所不及羅漢門故賊藪宜設一千總兵三百駐其地使千餘里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官為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物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一二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均賦役平獄



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一年而民氣靜二年而疆圉固三年而禮讓可興化生番爲熟番熟番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夫土地有日闢無日蹙經營疆理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倡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措置者也又言臺鎮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更卒練斗旋兵必不可易大吏采其言奏聞其後諸羅遂分置一縣曰彰化縣且建鎮於臺灣矣鼎元復爲臺灣巡道條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无

有嘉樹軒

十九事曰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俗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禦教樹畜寬租賦行墾田復官莊恤澎民撫土番招生番時頗踴其言雍正元年選拔貢太學三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冬以大學士朱軾薦引

對奏時務六事凡五千餘言

世宗善之授廣東普甯知縣踰月攝潮陽縣事潮陽連歲大飢多逋賦鼎元揭榜告民減耗米除苛累民爭趨納妖女林妙貴惑衆置於法籍其居爲棉陽書院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樓儼誣鼎元以賊罪未結儼遷爲按察使因周內成獄坐免官總督鄂彌達至頗才鼎元且知

其寃留之幕府十年具疏白鼎元受誣狀徵詣

關引

對權知廣州府

賜賚褒異抵官一月卒年五十九鼎元尤善治盜及訟

師多置耳目劾捕不少恕然治獄多所平反論者以爲

如杜延年嚴而不殘著鹿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

平臺紀略一卷女學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

卷修史試筆二卷潮州府志若干卷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罕

有嘉樹軒



徐文靖

徐文靖字容尊號位山當塗人雍正元年文靖及荆溪任啟運常熟陳祖范同舉江南鄉試主司黃叔琳說曰吾得三經師矣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又舉經學授檢討文靖好尋究輿圖方志因胡渭禹貢錐指作會箋及山河兩戒考十八卷旁探山海經竹書紀年以補渭之疏略又採摭漢魏諸家易說證易本義為周易拾遺又抄詩禮經論并尋子史說部成管城碩記三十卷鄞縣全祖望稱其精博嘗與語邵子三十六宮說引據淹博文靖曰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望 有嘉樹軒

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其猶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契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祖望甚服之文靖又有皇極經世考其竹書紀年十二卷學士盧文弨敘而行之文靖亦工詩常有句云守業願為清白吏著書羞傍草元人酒緣齋日陳三雅茶為眠時試一槍皆典雅可誦年九十餘乃卒祖范啟運別有傳

江永 胡匡衷附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為諸生數十年讀書意思湛深熟精諸經注疏因以經教授生徒束脩所入頗以買書覽史籍記傳時有所得即抄次之久遂稱雅博嘗依管子呂氏春秋論黃鍾之宮以正鴻烈解蘭臺志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為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管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合於古者黃鍾宮為律本遺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望 有嘉樹軒

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為大聲大弦為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也其論古韻曰攷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據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顧氏分古音為十部猶未密也真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為二部而先韻半屬真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為一部虞模部之隔淪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



流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敏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聲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只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於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真脂同以質爲入文徵同以物爲入寒桓戈歌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永善言周易左氏傳三禮各有著誤說易卦變則謂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望

有嘉樹軒

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辨春秋軍制曰儒者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其實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衆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均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三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也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

屢勸軍制平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說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攷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望

有嘉樹軒

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爲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云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攷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



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露服失容則廢  
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也歷算歲實消長前人論者甚  
衆梅文鼎略主授時而頗有所疑永依泰西術定之曰  
日平行於黃道是為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  
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  
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  
不同高衝為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  
多寡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  
者為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  
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  
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論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永之歷譜十數萬言尚書秦蕙田撰五禮通攷定觀象  
授時部多採摭其推步法解則全總其頭訖錄之然永  
之言歷申西法絀梅文鼎惟論歲實篇為最善而嘉定  
錢大昕猶非之宋朱熹為儀禮經傳通解竟不能成永  
討論經書依五禮吉凶軍嘉賓舊次輯為禮經綱目八  
十八卷言禮學者稱之又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  
訓義擇言六卷深衣攷誤一卷遊京師侍郎方苞擅通  
禮學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為問即為釋其疑  
滯苞歎曰朱子奢李善信之儔也永又有春秋地理攷  
實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河洛精蘊九卷律呂闡微十  
卷律呂新論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

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行金水二星發微冬  
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  
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攷訂朱子世家一卷  
讀書隨筆十二卷永年八十三乾隆二十七年卒於家  
歛金榜休甯戴震皆其徒也震被薦校書乃攜永所著  
書至京師故其書著錄四庫者凡十有數部

胡匡衷字寅臣績溪人歲貢生淳意經學言易不信先  
天圖著周易傳義疑參又撰禮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  
出賦考儀禮釋官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  
遂人言田萊之數為鄉遂制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  
之數為都鄙制鄭註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又以左傳杜註唐以前書有引為服註者是見集解多  
本舊誼孔穎達正義於賈服說必加駁正以從杜說非  
也故撰左傳翼服又有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壯子  
集評離騷集註及樸齋詩文集



胡天游

胡天游本姓方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一名駸少好學聞人有異書便往求借諷誦研究至廢眠食雍正中兩中鄉試乙科皆姓方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始改今姓為大學士史貽直所賞接任蘭枝長禮部尤愛重之一夕會客命酒索天游咏庭前蒲萄探得佳字成四十韻警句云枚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偕多覺欺鄰棗貧猶敵庾鮭尚書歎絕一統志成當具表上檢討齊召南屬天游為草舉筆便成辭甚藻拔西林鄂爾泰為首相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痘癩著其頰目眇轉雙鬪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蹠相對問兩戒形巒九乾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入試以疾罷十六年舉經學大學士史貽直協辦阿克敦工尙劉統勳倉侍彭樹葵大理卿王愈汾復舉天游貴官有忌之者以蜚語上聞

上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人也眾未對上又曰得毋奔競耶史貽直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罷天游負才名狷狹尙氣桐城方苞以古文辭雄於世天游獨輕之前人如王士正朱彝尊所著詩文竝索垢求癩厲色訾詆人皆重其才而畏其口所為文自云學韓愈而時似唐劉悅元元明善四六偶儷絕奧博可喜為禹陵銘曰馮翼無疆之為大變化不測之謂

神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大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若夫參鈞冶贊幽明開物以冒乎道裁成以佐佑民綴根荇而得英華挹三五以偕步驟古夏后氏有皇極之建焉昔者秘電流樞紫氣表壽邱之帝瑤虹滅月清明誕若水之君承家連聖不俟千年紹體徵奇昭於奕葉蓋自白馬庸唐元魚列伯石紐育雞丸之瑞金精耀龍冢之祥所以繼天測靈柄真撫類澄固太極挺桐萬萌若夫虎鼻鳥喙殊其度駢齒參漏殊其質戴鈞鈴之威懷璣衡之道應古靈而稱帝履文祥而錫名是聖人之天授不違者其德可親者其仁右矩左規聲律身度儉勤既克滿假實融於焉幹盡告忠崇郊復孝是聖人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元哲古者二靈陳樞五德未正爰自陰康烈山之世嬗有濫洪震汨之災共工既薄於窮桑赤縣將鄰於細柳陰行始平淵獻當九六而數窮水府逆乎垣星雖勛華而曷救匏瓜不固其石將復廢極而沈州赤帝徒司其方無以發英而生寶夫乃前河擔爵躬橐與庸象三能以奠川任中宮而敷土抑下鴻於八載填沈蓄於九列袒媛白水之上睹其憂勞奇子紺谷之中笑其毛髮逮乎黃經按厯蒼使告期龍門既開呂梁無阨四隩宅九州同作又於萬方施功於三代相柳絕歎羣帝藉以有臺支祁不伸大壘斯焉凝竭沐日浴月爛此光華鴻沼王淵返其沈戾是聖人之神功由是度東西之高下正



南北之廣輪相原隰而作吟哇任膾勝而胗殖璠土交風而不雜民鼓舞以咸宜六府修九功敘司馬得導其三農司徒得敷其五教是聖人之經緯絕地通天而後民人不糝於重黎賊行亂德之餘精稜或孳於妖孽向非竄靈之有作何以拔裁而備民夫乃驅龍馭於翠岑駕鼉梁於紫渤經日月之外迷風雨之鄉范形山海之圖象物陰陽之鼎青烏白澤掩軒后之載書十日九嬰邁丹陵之命射是以禍暴弭神姦窮無害無虞不逢不若岳棟檢元都之印江河奉金篆之封知幽明故為山川主是聖人之贊化邦貢既作夷琛斯來利用尙象而器數立包錫茅入而綱紀尊丹銅鑊翟金絲競奏於方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州貝瑱珠閭龜玉環登於海服荷天龍而受其盛王會而來享是聖人之制典於是元龜協吉澤馬銜祝洞庭會黑風之紀河壇飛綠錯之文雲龍信躍而遷虞鐘管革調而啟夏然且巽於大費讓在皋陶以至鶉居有斟雉之風而女醪輟御粉藻有徽琴之樂而尺璧是輕方復遜德於二皇納勛於元昊是聖人之撝挹百事考於廷臚言采於市式隨耕耦俯趾巖阿四海載道者迎握沐而俱來五器聲門者俟投發而併動晉侯之體咸燭魏闕之羅不驚是聖人之廣運把瑞令於元宮築刑塘於鍾阜曹魏之猶斯翦屈驚之淆乃平萬國震疊而言歸九流承鏡而服化是聖人之神武用以鈐天揆地正

歷辨風山軟徵仁燕衣饗禮軻車六維綏旃九旂三弊操五罰定好緣而惡駟尙信而貴忠是聖人之宏憲夫其勝術簡乎帝衷敬德稽乎天若纘纘錄而振黃圖行堯道而修舜緒有君民之大德有事主之小心膠漆無約寡怨而物親愉易昭風未施而民化故以陞城郭焚甲兵天下無鬪百姓仁遂天休效地祺集亥既呈珠渠搜視服跌踈弱水逐飛兔而俱來玉女琅風挾祝融而竝降扶登驗律金山漆樹之鄉昭明測辰夸夫堯民之域其顯令也如此其光被也如彼豈直燧巢荒略太平惟吁倨之風姬子謨猷苞歷隘干戈之命皇風穆矣明德遠矣是以化訓九原颺功於虞帝執中三善無間於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素王宇宙嘉懋其平成健順允安於翕闢故曰禹者備也備以續洪業夏者樂也樂其駢三聖業殊茂故埒文祖而稱神聖以至故妃重華而號大公子觀之而不窮大夫歎之而已淺是知入域未優乃陋儒之琦辨衰德傳子乃標末之口噤歷陽贖幣豈勞於玉燭之年蒼梧縛人甯泣於醴泉之載乎至人達化原始要終二龍東浮甲馴為畜九山南望苑宛何多視此會計用藏弓劍拂驂霞景聊從鼎湖之游脫屣車書遂罷塗人之會殊雲陽之博葬異渤海之高營范林不列於九嬪絞葛無煩於四衛臺連虞狩九面之陵遠迴洞接朱明千里之雲自起下周廬於太乙隨播風於帝江作廟弈弈乃刻



桷而丹楹奉璋我儼受珪於碧月木客大豕猶庇曾  
孫之墳百蟲將軍言侑呂臣之祀雖復貿遷朝市絲邈  
山河茶陵天子墓氣方沈衡岳炎星豕圖永閉貞珉長  
揭惟餘安息之封靈汲遂湮終似瀨鄉之梵然而其魚  
竟免乃粒殷歌是則秦皇肅灌仰此明仁漢后遙祠感  
乎至德稟神服教百年畏軒帝之臺樹岳流江終古麗  
盤皇之字銘曰太極既成乾坤乃行洪荒混茫狂榛杳  
冥聯珠繼聖比葉書靈亭形毒氣剗物導名其功則融  
其施則遠理剗數蠱元屯黃蹇載啟大通經綸天險兼  
德堯俊籠光墳典神珠受氏崑石開祥疊穆穆爲紀  
爲綱吳刀羽野焱輪月旁雨沐風纒櫻趨楮行智以神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奎

有嘉樹軒

行道由利故括象通原崑崙察扈心罔弗辰冠挂不顧  
析形八區哀歌三過雲華訪道春皇授策龜印泥青河  
精字黑肅兵天老擁川五伯熊化轅轅牛分峽石流沙  
西寫漏陸東捷赤淵分穴咸池匿天三叢壺粟九點齊  
煙山明海靜星黃喬鮮範疇協昊元圭錫帝食溢艱奏  
壤駮擊地暨朔敷南東漸西被禘軒承世賓均裸祭唐  
日更就媽風再重二武慚紹五稱比聞朽索馭馬關石  
和鈞玉帛輯瑞禋柴合神郊引青瑀庭虛元武大越山  
靡九夷路阻始從宛委復於覆釜襲乃衣裳遏焉鐸鼓  
北瞻穀林南通紀市鬱鬱相望參參互起日月流天江  
河行地神之渡哉靈其皇矣幽宮拂漢虛陵隱罔鳥耘

晚陞烏會朝桁松如舊社梅非故梁劍沈山而斗落鍾  
出隴而螭翔涸岷山之扇水泯安都之石房惟懷德兮  
日新與溥利兮流長千春兮萬古瑤瑱兮椒漿又有越  
王崢歐兜尊者道場銘曰粵若天犧渡漢元樞運軸之  
初遁甲開山大禹承珪之朔尾閭南北巨壑以交波蒲  
壁春秋文身而共穴五百艘之竹箭未上秦涇三千界  
之銀光但搖周殿詎復焚陀縣湧寶香開微妙之樓優  
曇逆薰金粟做清涼之地五明盛士於此敷衣十地應  
眞言來置鉢越州越王崢者蓋勾踐保拒之遺也自昔  
履亡橋李則怨切魚門井溢夫椒則形危獸角五千甲  
楮先窮會稽之栖二萬習流未極姑胥之燄殺龍蛇而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奎

有嘉樹軒

祀川岳刑牛馬而祭昆吾星漢虹蜺河梁雨雪玉門之  
策旣泯紫宮之運屢遷熊羆臥壑斷絕烽煙蛇鳥環陣  
淒迷陣氣乃有阿育神王華首尊者東揚行化震旦流  
慈兼十香象力以宏風現一梅陀身而說法入屠羊之  
肆卽是梵天役辟蛇之靈便開蘭若斯地也孤雲一握  
則峻盡岐陽赤木七盤則危傾焚道銀猿絕壁斜俯輕  
雷朱鳥春窗旁懸列宿秦皇風雨望羅利之鞭驅海若  
波濤驗蓬萊之上下雲圍寶堞參差飛瑪瑙之光林鎖  
紺堂高下鬱多羅之色乃若安居上刹巖護雷音清淨  
涅槃河凋香樹則金山不壞瑞相長存恆勝舍利儲八  
金之壘無事羅縣殉難支之塔四天回向三界皈依蓋



夫久也所從來矣至於願力常存神通希有廬山扁竹於此復聞吳女殘魚方斯非儷泉隨杖扣無煩疏勒之刀井應潮來便等楊枝之咒熾然大寶縮以不虛者竟仙人戲而難攝可為邈矣獨宏哉然無際者也是使文殊童子拜問三摩末利夫人祈參七會聚龍華而滿願捨象寶以咸歸五炳心燈恆銷意葉慈堂宏啟覺岸遙登轉法輪於微塵悲露漚於彈指何年電火雨兵已散於空花今日雪山遺鏃更生乎藥草修羅見池之水台功德而成流提桓胄樹之林挂珠璣而不落銘曰大道元接真人盛宏如斯鹿主警彼醫工戲化渺跡誘攝何蹤無相有相非空即空騰猿落箭駭象摧鋒圓如定鏡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垂 有嘉樹軒

徧似風穉地平怨壘山啟祥峰巒浮晚碧花笑春紅瑤枝桂殿紺葭蓮宮玉露甘葉金蜂吹叢無兵洗雨有鐸吟風營沈萬馬天環八龍利鶩銀鴿蟠舞珠虹雪傾崖瀑雲屯石塘月窺蘿沼煙結霜松神山遙望遊臺幾終靈英何處還來故雄嘗貽友人書曰夫西河沈鍾鼓浮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驕嘶於颺旦感物者氣氣冥感而徵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年悲春水碧秋士思揚雄致論於愛日孔父臨悼於逝川惟彼哲人誠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既析良儔寶屏興賞振星衣以野飯裊風駟而寒路日月載昕至於北海面朋曷謝併心蓋寡齊音異耳岱封別目雙雞

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蕭條響聞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浮轟鱗蕙俯櫛郊鷲駭搏坳牧羣戢井墅弈絕沙原莽屆颺唳驚心煙霜楚矚涉征憶於流水釋飛轡於曳練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既負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仲宣吾土之賦且進子元神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疎長謠債薄若夫王蠋烈士嚴光客星陂浸餘臺叢荒故閣東瞻即墨南瞰白狼想囊沙之往軍緬縱牛之舊壘莫不雲雨驟越宇宙遭迴特淮水湯湯導聞禹貢迺其鈎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方云濫軌潦集洪翻未極決滌以今揆曩術有殊施是知陵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垂 有嘉樹軒

谷忽爾遷貿惟彼聲華樹為不歿太傅所以抱登山之恨征南所以愴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駕雄才騰柄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何羨逶遲於臧文尚槁馘於夷門伊昔與子流連夙夜竝琨逖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方謂拂虹蜺掀扶搖升元墟蹴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鐔於崩曠舞鶴未銜珠於替曠蕭雲班阜後騫青塗之躍春山抵雀晚振幽宵之焰憬此若邁殷其有懷攀樹傍徨武帝從而泣然撫髀激昂豫州由是流涕微我無酒其能已乎願襲重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光耀追往者遠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下恨不見我若不見古人乃為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



房孟弋之豔畫甄蔡門之隊拊缶嗚嗚過淇怨戀人生  
行樂直其然矣雖佳俠所游而耿懷斯渺夫豈丈夫之  
本趣乎其他文都類是與同徵博學者有錢塘袁枚題  
目之曰稚威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險澀隋整旣耦  
不件如糜酪缶鼓靜夏堯樂如古豕簡荒厓碣得識一  
字羣儒相揖而賀也其爲詩在稠人廣坐中下筆如飛  
不可自止草成人持以去亦無所忤有女李三行一篇  
其序曰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  
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  
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斷  
齒切叱曰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

文獻徵存錄

卷五

蓋

有嘉樹軒

或行能復仇若渺子幾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  
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  
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及候道上期乘便  
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  
詞屢訴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無一人肯白  
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  
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辭其母當奔往京師鹿邑  
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  
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  
自訟數爲吏所闕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  
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

任事女聞以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  
伯垂驅不能動令以某死久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  
及將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  
服昔荆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  
平王之屍李嵩成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  
刻其報然必藉齒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  
露挾持靡因冒釐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  
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上  
書曹娥沈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  
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  
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汗有邑公子獨心知

文獻徵存錄

卷五

蓋

有嘉樹軒

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媪皆勸之行卒不許及母  
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  
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  
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  
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個猶生然將舉刀  
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  
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今且五十載歲戊  
午子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  
說戶唱相有勉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  
漫千年不能移大山自言高精衛銜石飛朝見精衛飛  
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壠一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



菟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餘十五  
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  
姥癡人笑女無聲人懼女長啼昔昔重昔昔彼痛不得  
治有似食大鯁禍喉連脅臍阿母喚不應步出中間閨  
女身亦非狂女心亦非癡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  
者門前望裂眼何忍窺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  
白楊又鍛作雙虹蛻磨我削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  
與仇血肉相壘鷲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聲前者為飢  
狼後者為怒豺小雀抵黃鷄徒恐舖作糜大聲呼縣官  
縣官正聾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  
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丑 有嘉樹軒

回牙欵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  
與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角嶽嶽多望能矜  
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斑斕絲  
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  
弱母所憐請母母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道是月  
仲冬節殺氣爭驕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牙錐大風簸  
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鴉  
鵝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躑躅增羸飢舉頭望長安  
盤盤鳳凰陣下著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粥  
我囊中桂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尚書幾我我我我  
唱騶歸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即無角豈與羣

辛齊李女倚柱嘯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  
悲有地何博博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為崩高陵不為阨  
為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落江東馳女  
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罹女誠不敢給願官無見疑父冤  
信沈沈沈沈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  
下笑生仇市中刳顧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  
聲聲如繫庖糜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歔歔翻翻洞庭波  
洞庭非淵洄嶄嶄叩疎阪九折無險巖我今為汝尸汝  
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摧勢似宿疹發驟劇  
無由醫同時惡少年驅至如連雞銀鐺押領頭畢命填  
牢陞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道叩頭謝明府搗骨難相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丑 有嘉樹軒

貽昔為舐乳兒今為箭還鞞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菜  
寡母倚門啼啼於杞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飴雖  
則今成飴母悲轉難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祁祁女口  
含朱丹女手垂春蕙哭泣親塵沙面目餘癩剗宛宛閨  
中存鰥瘠疑病熊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姥看女  
來左右相呼攜各各自流涕一尺紛漣瀾鄰姥少別去  
媒媪從客來三請得見女殷勤致言辭公子縣南居端  
正無匹儕金銀列兩箱織紉不勝披身當作官人華榮  
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媪身實寒  
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澀指縫裙  
鞵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



須與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榔安當中起墳遠成堆一  
 一營事訖姑姊可前來為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為我  
 召鄉鄰鄉鄰麀如圍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街  
 沈寃灌鼻承淳醢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  
 梁趙北燕南陲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  
 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兒耿死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  
 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頽鮮鮮桂華樹華好  
 亦何奇葳蕤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昆岡三日夜  
 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葦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  
 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寒皚皚玉以為女墳將桂墳上栽  
 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離離錯落桂樹間千古照容徽此  
 文獻徵存錄卷五 堯 有嘉樹軒

篇筆勢放縱實為奇作又有聞鐘詩云杳杳斷鐘微  
 人夜方艾定知黃葉寺更在秋山外何時成獨往適與  
 支公會煙暝凍猿啼雪路應相待識者比之王籍若邪  
 溪作不多得也天游卒不遇既老依蒲州侍郎田懋善  
 遇之以太原志屬焉二十三年疾病太守周西鯨來視  
 稚威已撤帳盛服殮舉手曰別矣既暝氣蒸蒸若騰  
 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再生人間為南人乎北人乎  
 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年六十三其石筍山  
 房詩文集天台齊召南為序而行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杭世駿 沈世楷 趙信 方黎如 陳璞 趙昱 子一  
 杭世駿字大宗仁和人少治經事同郡沈世楷又從淳  
 安方黎如受業游泳傳記志在閱覽同里萬九河喜見  
 之以為鄭漁仲之流既長厝意於音韻之學遂篤好賦  
 詠雍正二年應鄉舉中式數試禮部報罷公車之次為  
 學勿勑性簡傲同人遭其睨視然自謂吾經學不如吳  
 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其遜順又如  
 此遊聚既盛登涉復曠每成章句益自清發返里後嘗  
 撰其詩為四卷好事者多就鈔之有送弟世瑞就昏黔  
 陽一篇其友龔鑑驚歎以為小宛之遺音也其詩曰弟  
 今去弟勿違黔陽去我乃隔四千二百有餘里水程濂  
 文獻徵存錄卷五 李 有嘉樹軒

灑山程嶠嶠非足可越翅可飛計程五月始可達枇杷  
 已熟楊梅肥官齋大好游衍地輒塵不到人來稀畫簾  
 一捲輕霧散曉日初上晴山暉阿翁授汝餐阿母製汝  
 衣坐汝綠陰之東牀為汝小閣開東扉報衙聲裏畫眉  
 罷繡棚翠柝恣因依鬢花狔鳥啼芳辭弟今去弟勿違  
 若過洞庭手勿揮洞庭君女乃是柳毅妃風鬟霧鬢髮  
 不啼傳聞遺像捏塑湖之碣書生貌美百靈秘怪恐不  
 威易以假面函光輝神鴉啞啞蹲危危花水神隱隱搖雲  
 旂船頭屠牲醮美酒波濤恬息神靈祈汝雖岬強未可  
 非更歷鄱陽湖大孤小孤雙峙高崔嵬鬢或青螺縮楫  
 或綠草圍彭郎口實至今幾千載過客輕薄撥嘲譏大



凡佳山美水神所宅妄語偶觸生危機諄諄語為汝  
誨弟今去弟勿違暇時可過二酉洞藏書千卷汝可充  
朝飢善卷之墓馬援廟緘書一一報我搦管流音徽龍  
標南去五溪地唐之詩人王段磊塊厯落滴下千珠璣  
汝行收拾攜婦同來歸雲容容兮風淡淡勿令吾母汝  
兄朝暮雙眼睇世駿患時俗人言詩多喜浮薄故其所  
自著隸事尤密嘗曰鏤金錯采論者弗尚然學不贍則  
詞不備詞不備則氣不充胸無安世三篋書日搦管作  
蒼蠅聲奚可哉公等已矣十三年聘充福建鄉試同考  
官乾隆初元招延博學鴻儒之士浙督程元章舉應  
詔試高等授編修坐上書言事失指解職居詞苑日覃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李

有嘉樹軒

精奏御之作雍容甚麗每謂漢魏以降淳古澹泊之風  
微富麗繁密之製漸興高齋十學士所選以迄周隋名  
曰古詩中間不離儷句有唐大家首推少陵次及昌黎  
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三十五首集中五古  
屬對者十之八九昌黎詩三百七十一首益以集外之  
詩不滿四百篇其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用平  
韻者凡四篇惟遺興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鮮有  
不對者其守少陵之法跬步不移如此元白尤以長排  
見奇皮陸亦然自來大家名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  
託者也世駿平日言詩其旨趣略具於是閑居後益併  
力肆志發揮才藻同里厲鶚周京符曾施安陳撰趙昱

趙信吳焯吳城沈嘉轍汪沆吳穎芳下敬張沅等皆為  
密友近賓言懷敘懽各有構屬初在閩見福清黃任題  
壁拳拳不已其後遣伴來往用詩代札任所作或有疵  
類不遠千里貢其譏彈任固虛懷不以為忤同人官京  
師者錢塘孫灝陳兆崙山陰周長發音塵闊遠每通信  
寄詩或戲之曰比復得長安貴人書不世駿失職家貧  
再遊邗江又掌粵東端溪書院老大遊歷境苦而詩益  
壯題陳光孝遺像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湖海歸  
來客乾坤定後身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莫向厓山  
去霜風正撲人秋井苔花漬荒廬蜃氣蒸飛潛兩難問  
憂患况相仍拄策非關老裁衣祇學僧淒涼懷古意豈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李

有嘉樹軒

是屈梁能巢覆汗完卯皇天本至公蓼莪篇久廢薇蕨  
採應空劫已歸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  
而翁袁粲能無傳嵇康况有兒古人誰汝匹青史不吾  
欺寂寞徒看畫蒼涼祇益詩懷賢兼論世悽絕卷還時  
其光孝寺雜題春日懷吟社諸公及歸里傷逝諸作尤  
瓊瑋縱恣自謂吾嶺南諸集乃杜甫夔州以後詩也甄  
拔後進老而彌篤稱符之恆於幼稚賞余大觀何琪於  
寒素門下稱弟子者雅歌從遊彬彬甚盛恭入能品與  
人對弈素几上則置書人方構思世駿輒審正謬迷點  
定句讀嘗謂吾在楸枰上讀視歐陽公枕上馬上厠上  
讀書為偽其敏妙如此世駿兼通禮學有請復漢儒廬



植從祀議又議師當制服可以立師道厲澆季朋友不  
制服防不肖者貢媚權勢賢者結怨流俗時論甚以爲  
洽卒於家所著詩集二十四卷文集四十八卷總名道  
古堂集又石經攷異二卷禮例續禮記集說史記兩漢  
書疏證北齊書疏證三國志補注晉書補傳贊北史舉  
稂金史補闕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歷代藝文志兩浙經  
籍志續經籍攷續方言文選課虛鴻詞所業詞科掌錄  
詞科餘話榕城詩話桂堂詩話亢宗錄皆行於世

沈世楷字崑輪仁和諸生

方榮如字文翰號朴山淳安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  
爲豐潤令坐事免後舉鴻博格於吏議不得入試嘗輯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奎

有嘉樹軒

鄭康成注爲拾潘一卷有集虛齋集斐如經史淹洽以  
古文雄於東南方苞甚稱之散體文頗與勁有筆力然  
喜雕琢新句襲積古辭遂流爲別派不屑屑爲詩然其  
書家信後句云貧家苦趣多男子樂府傷心病婦行亦  
自清婉有法則

陳撰字玉几錢塘人工草書能詩有繡鉢集秋吟畫水  
石入逸品秀水張徵君采其畫入畫徵錄

趙昱初名殿昂字功千號谷林仁和人舉博學鴻詞  
京師五年爲詩名秋芙蓉吟稿有愛日堂集十六卷築  
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近數萬卷與沈嘉轍吳焯  
陳芝符曾厲鶚及弟信爲南宋雜事詩所按集南渡遺

事略備矣卒年五十九子一清字誠夫學於鄞全祖望  
嘗以鄞道元水經注傳寫譌謬絕少善本雅有志審正  
之校七遍矣未有卒業又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  
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不可辨又謂崇文總目水  
經注三十五卷元祐時無名氏跋則蜀本只三十卷何  
聖從本幸復其舊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  
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十條原本當有黑水涇洛虜  
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又六典載水經百三十七水  
今本止百十六水一清從其師說辨驗文義先析其注  
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次以本注爲證雜摭他  
籍得涇洛虜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洹渠獲洙滌日南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奎

有嘉樹軒

弱黑十八水於灑水下分灑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清漳  
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元分爲二共得二十一水  
成水經注釋四十卷遂與唐六典注原數同符又爲刊  
誤十二卷蓋所校正本凡四十本其精如此乾隆三十  
六年求遺書其書著錄於四庫焉昱信注沈陳撰與世  
駿同薦舉鴻博撰辭不就其三人徵士也

趙信字意林昱弟也臨川李紱方闕居雍正十三年  
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紱謂全祖望曰大江南北人  
才君所知者爲我舉之祖望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  
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詩古文或駢偶之學  
紱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慚退之他日



又過焉見齋頭別集一卷問曰誰所為者祖望曰即前所稱仁和諸生趙君也絨反覆翫之取以去方一月高宗即位起絨為三庫侍郎於祖望所稱四十餘人皆為之延譽入薦牘而自薦昱未幾昱弟信亦在選中一時以為鹽洲厚齋之家風也試報罷絨猶苦留之入三禮館共修三禮昱念母老謝之歸絨歎息而已

吳焯字尺鳧仁和人以明經官學博累遷府同知子城字繡谷又字鷗亭上舍生輯武林詩如干卷

沈嘉轍字樂城一字个亭

余大觀字禹若錢塘人乾隆二十一年應鄉試中乙科好為詩規撫杭世駿厲鶚尚書表曰修引為賓佐甚器文獻徵存錄卷五 奎 有嘉樹軒 重之至老不婚娶人以為過於何點年八十有四卒有於屏詩集其弟子湯禮詳編第之藏於家

吳穎芳

吳穎芳字西林仁和人祖父世業商賈家本富逸穎芳幼耽吟誦獨以靜默自喜年十五遭親喪悲泣居堊室不問人事主財貨者互為姦詐損其貲之五六知之絕不與較篋中積稱貸券併取焚之曰家所自有不有之矣而向人索所有其能有乎嘗一赴縣試為隸役所訶以為大辱自此割斷舉業無仕進意居城之東北屋舍數楹池圃桑竹占屋之半與徵君厲鶚善至則款之或與縱步畦隴間閑話史傳舊事人有過而聽者不測其何語也蔬菜薪樵果實之屬不出門而具客坐稍久濁醪先進繼以精品又製一小筒寫賞花垂釣圍棋賦詩文獻徵存錄卷五 奎 有嘉樹軒

彈琴吹笛十數事每事為一籤置筒中每探一籤以與客不聽客去務使竭歡人亦愛其通率為之流連不已如是者有年年八十終於家有臨江鄉人詩六卷詩尚清約其自序云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蘊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寫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器雖同一運用而勞佚之態各殊古人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也子象乾象鼎邑諸生善守門業均能世其清德



陳兆崙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生時大母夢神人贈以金錠玉粟既生駢脅在左幼好學清警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榜三遍還家試誦略無遺脫年十二為制藝人以爲工競鈔寫成別本最後淳安方棊如桐城方苞見其所著大好之以爲是人當以文采照世也雍正九年成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攝鰲峰書院院長又領省志局編修謝道承知縣黃任方事纂撰因納交焉道承任皆善詩頗以詩相切劇或值公讌或聯鑣出遊扞寫情抱時有清句

詔舉博學鴻詞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甚意眄兆崙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兆崙病目腫夜臥堂內恍惚有人以竹葉露灑其目滿室光明覺時帳外猶見竹葉影局試冠其曹偶閩南就徵者惟兆崙一人入京師試補中書再試授檢討

敕纂修明史綱目又使分撰續文獻通考及詩經補注初兆崙嘗爲福建鄉試同考官及是再充會試同考官又主湖北鄉試得人極盛故事舉行

經筵詞臣先一日撰進講義

高宗覽兆崙所作甚加咨賞俄遷右中允以

御試詞賦優異超兩資遷侍讀學士轉太僕卿授順天府尹下車後察知官車擾害狀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罷之索倫軍西征經理宿頓儲備糧糗條理甚具與舉

學校勵賢崇化一時人望乃極孚洽觀承聞而歎曰文士乃又爲循吏耶轉太常卿坐失儀左降太僕少卿稍

移通政副使再授太僕卿請假歸起補原官年七十二疾作夢至杭州祖父墓前豐筵具設旁有人指示之曰

此汝祖汝父賜汝者既而病劇遂卒時乾隆三十六年也兆崙入詞館後與鄉人杭世駿金德瑛金甞周長發

商億字寶文學友會更唱迭奏篇什益富其詩準法乎蘇軾間參范陸之清婉常秋日至塞上見垂柳一株詠

之曰龍鍾雙袖西風裏駐馬攀條仔細看且行且誦人謂非特詩勝爾時姿致固當獨絕入鴻詞游登卿寺直

上書房尹京兆而意致蕭散寢處輒有山澤間儀書法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同書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先生也侍郎王昶得其手蹟甚多

適滇後皆失之晚有詩集三十五卷曰紫竹山房集又文集二十四卷其理筌九篇今學士猶誦之



齊召南

齊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自稱息園天台人幼而穎敏入塾週歲徧誦五經年十二時應郡試父肅攜之登巾子山賦五言詩有句云巾山山上望一覽小東甌父歎曰吾門為不衰矣博聞強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補博士弟子員提學使者何世璠閱所試文器之選拔貢成均十一郡貢士既集杭城獨指召南宣於眾曰此奇士正當以王姚江一輩人期之目光炯然能見一二十里嘗登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歷歷可辨識應雍正七年鄉舉中乙科總督程元章薦博學鴻詞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不出不誤一字試入高等授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乾隆八年遷右中允轉侍讀遭父喪歸里服除補原官以侍讀學士試詞賦擢第一超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召南目精勝人夏栖萬松山中每視雲起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峰巔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之成書畫形後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紀之所謂譜從乙亥至丁丑松嶺日伴蒼髯叟看雲疑是結繩初得石便同畫卦後行書斜整雁銜蘆繆象蜿蜒蟲食柳是也劉繩菴杭堇浦趙石函方立亭程存齋皆有和侍阮吾山侍郎云自謂青天雲盪胸不羨黃金印繫肘苔花

千載繡山靈松嶺三年契石友遂為一時佳話於古傳記一覽便諳處文華之地號為博洽甯古塔嘗得古鏡朝臣莫能知之獨具悉原委按欵識口奏之高宗大悅人謂終軍之對鼯鼠未之過也尙書沈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

上詢之召南對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六飛也人笑其奏對率易亦以此敬之嘗自朝歸直廬墮馬首傷憤然若無知者奄忽斃矣

上亟賜藥二器敕蒙古醫者療焉屢詢近臣曰召南可不恙耶遣中官探視疾之消息必以上聞病差乃已其恩遇之篤如此然記性頓減讀書不兩日即已遺忘前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後如兩人云既而乞歸掌紹興蕺山杭州敷文書院院長事崇勵實學士譽甚美俄以年老養病臥家不起會其族人齊周華以著書非法得罪詞連召南遠至京師繫刑部獄法官比罪上知召南質直無他腸且惜其才但削職而已召南既感

上知遇之厚又恨為宵小所玷莫能自明含憤抱痛不能自己方抵里門病亟以書告家人曰我生不辰濱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方馬驚墮地時首觸巨石腦髓流逆目睛眩轉神魂飛越自分必死非萬金良藥孰能使元神固而不離非生牛冒首孰能使真氣固而不泄非異哉



神醫遍體椎扑孰能使十二經脈漸復本初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其部伍三日而知病五日而知飢不三月能起立收既散之魄體而奪之鬼伯之手生我者父母之死而致生之者

聖上也逆書事發刑部議徇隱當流

聖意不測遠則伊犁近則烏刺至近則甯古塔也其地朔風砭骨黃沙蔽天朝狎駝馬夜隣鬼魅羸軀殘喘填溝壑而飽鳥鳶其常也則今日墨墨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孫生生世世宜何如感激為報遂卒年六十有六乾隆三十三年也召南為詩文掇管即就若成誦在心有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主 有嘉樹軒

至竟英雄老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談藝者稱之喜為集句機速無比孰精太史公書班固地理志嘗謂鄜道元注水經明於西北閭於東南密於國中疎於域外摭其精要補其闕略作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世甚重之假滿時郭韻清送行詩有地志似偕章亥步天官解訂石申書其餘所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一卷及賜硯堂詩寶繪堂文集並藏於家

全祖望

全祖望字紹衣又字謝山鄞人有兄祖謙甚慧六歲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止吾當再來後十年生祖望亦慧小名曰補年十四補諸生謁學宮至名宦祠見謝太僕張軍門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汗宮牆也取捶碎之嘗以古文謁查慎行慎行曰劉原父之儔也交河王蘭生督學政舉以充貢乃入京師京師通三禮者侍郎方苞號為博洽祖望論喪禮或問辭澤而辨苞甚異之俄舉於鄉臨川李紱讀其行卷曰深甯東發後乃有斯人時試詞科者未集紱以問祖望祖望為疏四十餘人紱皆薦之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例君亦奚慚退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主 有嘉樹軒

之哉時朝中八座能汲引俊雄者方李為之眉目祖望得二人談譽聲聞甚美祖望詳於史及江南文獻明成祖靖難魏忠賢璫禍東林儒學唐桂二王事尤核又深於水經趙氏水經肇於祖望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試禮部成進士改庶吉士不得與試祖望精究經義聞翰林院書庫有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求盡讀之日以二十卷為限時入比之江夏黃童散館補外苞欲薦入三禮館辭歸頻遭父母憂服闋有司督赴吏部注官祖望以為今雖遵例除喪而心喪未盡貽令書申其指曰祖望於乾隆三年十二月遭先君大故四年十二月接丁先太孺人憂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



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祖望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足下過之以為律之所無夫惟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何以謂之心喪也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文成不以為然以為三年之喪本於心之至痛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歷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是矣但祖望以為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宋史天禧四年御史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臺言文武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下太常禮官議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康成賀循杜預說謂無通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而除是即文成之說也乃寶元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祿乞持五十四月服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盡泥也喪禮大事變禮至多宜以參考今執事驟聞而駭之懼為大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詰其罪亦詰祖望而罪之耳於他人無與也且祖望守律於服則已除之而心喪則未除較宋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窒礙必以為有犯定律則即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無所諉咎也令得書乃止祖望

亦自是家居不出矣十三年遊武林鄂太守曰先生不仕之意何其決不答遂渡江主戟山講席一年辭去十六年

高宗南巡少師梁詩正將薦之因東少師詩云故人為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少師歎息而已再掌粵東端溪書院以病還終於家年五十一祖望常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七校本經注三箋困學紀聞撰漢書地理志稽疑及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又將著詞科摭言條理粗就未能卒業其徒董秉純錄其文為三十五卷名鮚埼亭集其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錡條問經史事目又為經史答問十卷詩有句餘唱和七峰草堂唱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和五甲蚪骨鈔詩韓江唱和偷兒棄餘吳山消夏漫興西笑望歲采戢雙韭山房夏課帖經度嶺諸集祖望留意鄉邦文獻因李嗣鄴甬上耆舊集續而廣焉人為之傳凡百六十卷即題曰鈔詩集視李加覈其辨大夫種非鄞產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所說尤精審又有滄田錄少時借書於天一閣又於天賜園謝氏鈔楊誠齋易傳於雲在樓陳氏鈔草廬春秋纂言皆通志堂未刻本也入翰林讀永樂大典取欲見之書而不得見者分其例為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下籤雇人寫之未卒業而官罷然所鈔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集史真隱尚書



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正獻永樂甯波府志皆世所絕無者矣遭憂後又至天一閣搜括金石舊編編為天一閣碑目又鈔黃南山儀禮戴記附注二卷之浮石周氏訪三和尚及立之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堂集正氣錄為之狂喜祖望生而有異人傳為錢忠介後身初無子三十九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子濬恭年七十矣賀之祖望曰何知之神也曰夜來吾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子可喜可喜故來訊耳祖望有詩曰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嘆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夙根取江老音相於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豫告將繼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以充談助用語湯餅竇然祖望嘗編次錢忠介前後諸集又紀其畫像以忠介公麗牲之石其文不備又搜討忠介遺集取其事跡可見者合之家傳采摭於野史成神道第二碑銘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又序侍御東村集於錢氏獨惓惓焉於明之故臣臣於魯王者多著錄於碑版其守遺民名節以處士老或流於緇黃頗亦誌其寔石書其墓柱墳版紀其軼事以選貢入京浙江方修通志謂翁洲六大忠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尚書上海朱尚書鍾祥李尚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移之說者謂是其前身誠為忠介公矣杭世駿曰全紹衣撰詞科擬進帖子援據精核為應召諸

公所不及袁枚曰謝山入詞林散館外用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稊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袁鈞曰謝山負氣性俗喜雌黃人物著書十餘種皆卓然可傳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有嘉樹軒



沈廷芳

沈廷芳字晚叔浙江仁和人本徐姓父為舅氏嗣遂承之幼入塾讀楊忠愍傳慕其為人外祖查昇奇之父宰文昌坐謫戍甯夏母留居嘉善每歲南北省覲極行路之苦嘗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塞上山也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上征衣甚為同里鴈鶚所賞大學士高斌總督南河參其幕事斌熟宋儒書廷芳習聞之因有志勵學至京師以國子生補一統志校錄乾隆元年兵侍楊汝毅薦舉博學鴻詞試中器用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十年考選山東道監察御史疏請免米豆稅戶部議行故尚書彭維新起為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侍郎劾罷之俄坐言事不當免

高宗命陳舊職補江南道巡東漕駐濟甯江陰翁照贈詩云午夜疏燈焚諫草春風小驛見常花在兗州兗州故隋任城地南池水木尤勝暇日游焉因營建祠宇祀唐杜甫自為文刻石紀之其詞甚美再督山東賑卹事尋轉登萊青道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晦名樂道有加禮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入覲奏言母氏年九十

高宗賜御書旌之性冲澹不樂仕宦既以養母去再補山東按察使遂以老乞歸其歸也數千人送至嶺山

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後來今當以何時至邪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各訓其子弟勉為善良奉上法度毋為繫念矣日暮流涕散去年七十一終於家庭芳少受詩法於查慎行有秋夜詩云薄病閒身坐小庭鄉心三度見流螢水雲涼到庭前樹一夜秋聲帶雨聽極賞之後事方苞學為古文所作皆準繩墨少顛躓之累既為外吏雖極鞅掌不廢撰述學徒稱之著理學淵源十卷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鑿古錄十六卷盟蒙雜著四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周京施安舒瞻

周京字西穆又字少穆號穆門錢塘人有无悔齋集內行甚謹娶婦賢婦能奉姑而不得於其姑京屢謫之婦竟以困悴死京不敢幾微見顏色然自是不更娶弟析產後乘京出門粥京之居京歸更僦屋居之故人死女為人所賣贖歸並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婿嫁焉富乾隆初閣學姚三辰薦舉博學鴻詞徵至京稱疾不入試而歸京五世祖副都御史相鄞人也鄞全祖望常舉其墓詔之曰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每寒食無灑一盂麥飯者矣京泣然曰是我之罪也夫當東歸買墓田置墓戶以守之家貧未能辦也因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堯

有嘉樹軒

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坊第也京遂以布衣終與同縣厲鶚杭世駿施安為詩友厲嘗以高岑比之今觀其詩亦足傾倒流輩若方駕古人則又當別論矣有詠楊花云南陌風光劇可憐楊花歷亂撲秋千一年春事拋流水半醉心情對別筵冉冉慣尋芳草岸濛濛欲下夕陽天殘紅問盡無消息又化浮萍上釣船又同友人湖上有句云野鷗導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翁沈尚書亟稱喜吟之又有句云風從荒野過來橫雪向雲山莽處明稍騁才力矣一日同厲鶚汎舟西湖飲小樓上題壁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闌橋小分寒影看梅色漏洩春光有柳條閑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人

招孤煙落日空臺榭歲晚重來話寂寥跋云冬日同樊榭汎舟湖上念樂城尺鳧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也即日鈔寫者不絕酒價為之貴馬和之畫有楊妹子題京為作七言云雙龍小篆玉錢圓淡墨香消五百年遙想署書楊妹子綠窗朱戶繡簾前洗盡鉛華馬傳郎獨留綵筆帶宮黃鳳皇山下莓苔路露井寒林幾夕陽年七十三卒京卒後世駿為作傳鶚安定其詩集山陰今舒瞻為捐俸開雕行於世

施安字竹田錢塘人舉博學鴻詞未仕卒有笈舫集舒瞻字雲亭滿洲人乾隆四年進士作今有賢名詩尤麗逸沈德潛謂詩品在元白之間近情處迥不易及少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日以性愛登臨同謝傅志存温飽愧王曾句得名其贈施安有句云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談藝家謂讀之使人增契闊之重



朱仕琇 兄仕玠 官崇

朱仕琇字斐瞻建甯人幼誦書有思理年十五補諸生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知夏津縣改教授以足疾去仕琇學爲古文上做周秦二漢引之唐宋晚求息於元明作者研精既久蔚成盛業本朝稱古文者自魏禧侯朝宗黃宗羲汪琬姜宸英皆欣邵長蘅方苞後其聲殆絕仕琇出足以方駕而上之矣嘗作原法以究治道曰意者上與下適於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於路路之秦而譎以越行者始信而終疑故明法者不可不先之以意意立矣則法其所立之景也長短曲直天下得進而求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以推其不二故今下而風行教成而弗叛意者何主也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則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日失之則兵起於室故雖前世暴君干辟恣睢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日以四者責望天下誠見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誠如暴君詔令以敦四者則分明而恩固雖剝膚椎髓赤立窮困猶徘徊濡忍上下相維以持暴君則暴君之意豈不得耶故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者日詔於天下天下瞠而莫應以法壞而意不至也修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嚴家無格虜故明威以行法細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

於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偏於刺也息偃輟轉未幾而身且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行之時夜戶不闔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殊俗遠塞益北上之人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爲而子孫長治然忠愛根芟禍賊胎結皮傳骨離形強脈死九族崩心安問閭巷一旦乘機迸裂遠近冰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亡之日求一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秦之三世是也威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於精微垂諸後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爲天下宜明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卽裸其法而衷其意還以愚上上下下相譎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世道憂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此之謂也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婦卹不能恃媼任不能恃友伏又酒食匿讐交際禮容正色以相篡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爲天下市故文忠市僞文愛市忍陰陽反復泯泯焚焚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爲盜跖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矢至斯上人隱意之禍也故諸葛忠武治蜀賞罰亟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憐一則身沒怨家出涕舉國喪之



若考妣不忍除服白帽成俗宣與幽之效也秦民不敢  
議今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則其心跡之宣與幽固可  
見矣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  
之則毒其欺已而法訖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爲可  
危也夫商君營戎狄爲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  
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周而成泄  
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乎理亂  
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  
之思闐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  
蟄物皆鼓翼頓足啟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  
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於其  
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  
轉丸於壁知必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  
衆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疑故視聽  
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  
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敝  
之器也兩不敝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  
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  
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  
見於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日詔而不應刑名之  
家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揮而

天下從其袂叱吒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  
出衽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物之理已得正非索  
之幽渺而荒遠不可稽者也又與山陰胡天游書論古  
文升降曰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萬理  
畢備孟軻七篇明仁義荀况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聃  
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穰且孫吳申軍制  
邱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於原史變於遷易紹於  
雄相如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爲辭之大概  
也皆馳騁聖人末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僞然  
學者一例存之不欲深明而舉廢之也其所以惜而不  
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辭耳則辭之繫於立言願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不重與自韓愈關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爲辭益下  
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甯後其理漶二者交譏古  
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頹廢  
中然以二者追隨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爲之與  
竊謂辭之要具李翱答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愈答尉  
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支稍事藻績擊悅則夫辭之  
益下固亦從其趣也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與輔  
韓愈相次起者李翱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陽修蘇洵  
父子李觀曾鞏王安石姚燧虞集歸有光王慎中之倫  
雖派有遠近要爲斯文大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  
外求系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佃規矩裂



六經以逞強欲不囿於世而納於作偽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廝養僕隸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仕琇既家居掌鼇峰書院十年其名益盛大興朱筠狀其文曰康良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方圓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康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年六十六卒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兄仕玠字筠園善為詩長洲沈德潛稱之選拔貢生為鳳山教諭有谿音集二卷仕琇弟子治古文者侯官官崇最賢崇字述言乾隆四十四年舉人有志齋文鈔一卷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金

有嘉樹軒

褚寅亮

褚寅亮字摺升一字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南巡召試舉人授中書精治禮學篤好不倦元敖繼公儀禮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已說後儒苦經注難讀喜其平易無疵之者寅亮謂繼公意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意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人不悟之耳為儀禮管見以發其隱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為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為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為衍駁之曰勝者之子弟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金

有嘉樹軒

媵觚於賓敖改觚為解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解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解矣安可破觚為解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為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福西從福向西則北為右大射次在福東從福向東則北為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為其妻練冠敖改練為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練故問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醕酒敖以醕酒為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醕據下文普薦醕酒亦專言酒不及醕豈得妄解



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  
拜拜教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  
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  
安得以彼相例乎管見有四卷著其大略於此春秋僖  
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過於防使鄆子來朝范甯駁公羊  
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  
以左氏歸甯之說爲近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寅  
亮又申公羊義云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  
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  
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於鄆不繫以鄆  
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而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  
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  
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鄆子寅亮頗善天文厯算少詹  
事錢大昕著三統術寅亮爲之校正月相求六劫之數  
六劫當作七劫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加十當作加七  
大昕服其精密寅亮又有公羊釋例三十卷周禮公羊  
異義二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  
八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厯官刑部員外郎以病乞歸  
卒於家

朱筠 程晉芳

朱筠字笥河又字竹君順天大興人父文炳官盤屋知  
縣筠生於盤屋學行高朗少有令譽與弟珪皆師秀水  
蔣德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越三年授職遷右  
贊善再擢侍讀學士坐爲安徽提學公事不舉貶秩故  
事左降官當爲尙書郎

高宗素知筠命纂輯四庫書因除編修

上方嚮意文雅廣收篇籍筠建言請訪天下遺書以補  
藝文之闕又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  
七十七卷爲前代古本上奏選擇繕寫登於著錄奏入  
上異之卽命施行由是亡書逸文出於大典者凡得五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全

有嘉樹軒

百許部論次參定著於典籍之府矣筠再督福建學政  
年簡弟珪以學士往換其任兄弟相代持節前此所  
有皆筠教士有式謂士必先治經治經必先通文字  
訓詁局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  
是珪布許氏說文解字使學官子弟知所誦習故其從  
之者皆誦說前訓敷揚經術彬彬然稱雅徒也有重刊  
說文解字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  
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涑  
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  
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  
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



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賁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廿日戊午上徐錯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光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錯曰和帝永光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光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為侍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允 有嘉樹軒

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為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為書也一日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日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一日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

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錯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敘卦傳為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熹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允 有嘉樹軒

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日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迥從迤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從負半譌也驛之為舜壺之為壺囚之為曲麴之為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餼字以萎飼之萎當矮而饑餒之餒當萎於是俗餼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句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重从土而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日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凶聲玉



爲肉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息徐錯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寅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子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翬翬一角仰也爾雅皆踊翬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成黎成从戈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空

有嘉樹軒

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則也詩深則砮砮从冰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醜亦爲醜醜醜詹諸縞衣綽巾綽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桃五帝于四郊桃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溼溼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若之甲若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濫矣濫從女監聲過盪也孟子世世猶沓沓世世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以國謂四極从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以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

也此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茂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辜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督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日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挫世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辜人在屋下執事真爲十六日月始虧荆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非許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空

有嘉樹軒

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涇舄殊擊已述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錙當劉以勇當由以絕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細之从絲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居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棗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



禘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秘鄭君說也童為男有鼻  
 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  
 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  
 之僮从人鼻人為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為商星乃連大  
 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泐澤在昆  
 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為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  
 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識記以劉之字為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  
 按劉之字从刀从金卯聲卯古酉卯非卯也識記不可  
 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為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  
 得為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  
 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按重字从壬  
 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為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  
 為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為斌古未嘗  
 無斌字按彬字从彡从林為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  
 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  
 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為許君病輒附疏之  
 用詔學者又好金石文字以為可證佐經傳在秘院啟  
 請下郡國各采部內所有鐘鼎碑碣櫺印上之以備甄  
 校事雖寢論者仰其雅才好博寒品晚進悉力薦藉雖

涉形迹不以為嫌所取士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皆南  
 方高俊戴震邵晉涵汪中章學誠黃景仁先後引致幕  
 下人謂不減庾杲之依王儉府也耿介疾俗先主諸城  
 劉統勳家及統勳在內閣不肯通刺往候遇筠於朝戲  
 之曰其忘我耶筠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也統  
 勳稱曰狷者狷者大學士于敏中掌翰林院欲筠就見  
 筠執翰林故事謂纂書官相見於館無往見禮敏中憾  
 之間為

上言筠纂書不勤  
 上曰命侍郎蔣賜棨趣之不之罪時人不多筠而多  
 上之能知人能用人也善飲酒一舉數十杯不亂論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侃侃無所避自比李元禮范孟博然詩筆清妙有登湖  
 樓作云酒 頌勸君何苦未使春波負秀州說者以比  
 宋廣平之賦梅花輯十三經文字同異書未成而卒年  
 五十三有文數百篇詩數千首為笥河集

程晉芳字魚門江都人家饒於財喜吟詩友錢塘袁枚  
 鉛山蔣士銓酬唱不倦乾隆七年應  
 召試授中書後十年成進士補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以  
 大興朱筠為師復從學於編修戴震遂究心經訓俄以  
 纂修四庫全書改編修晉芳美鬚髯善談議後進有善  
 譽之津津不去口晚歲家貧盡官京師至無以舉火乞  
 假遊西安卒巡撫畢沅為治其喪著周易知旨尚書今



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數十卷勉行齋文集十卷  
蕞園詩集三十卷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沈炳震 弟炳巽 炳謙

沈炳震字寅馭又字東南浙之歸安人少好涉覽紀傳年月世系他人所不經意者必默識之人謂許懋通儀注之學比之炳震猶稍遜也既長才益闔雅即新舊唐書同異加之詳審正宰相世系表之失於方鎮表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為新舊唐書合鈔鄞人全祖望讀其書驚歎謂可依王氏漢藝文志考證例孤行於世也炳震落魄罕交接每出應試輒不得當以明經充貢終杭世駿云東南明太傅襄敏公六世孫為陸德明張參之學者也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一紀元二封爵三字執四諡法汪由敦稱其體蓋出於表歷之流而變其旁行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斜上者為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紀之綱類聚區分合乎書志蒼萃羣言之法亦史家之變例也其生平所致力於唐書尤深合鈔新舊之書為二百六十卷除其重複補其遺漏最為明備又以新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附後所著別有九經辨字續蒙齋桑樂府井魚聽編唐詩金粉如干卷又有增默齋集其所著詩也其少作在雙溪唱和集中初侍郎錢陳羣見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驚歎曰此今日之王贊善馬都陽也後以語詹事王奕清奕清因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合格放歸一年遽卒卒後六年陳羣遂錄其書以奏御高宗覽之稱善宣付史館其後校書之員為唐書攷證



有願采炳震之說著於篇炳震雖以不過終作為文章  
蓋登諸天祿石渠與劉昫歐宋之書傳之無窮矣弟炳  
巽字絳旃有補正水經注炳謙字幼牧號勞山貢生浙  
督程元章將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五法九說甚愛異之  
因薦焉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七

有嘉樹軒

黃任 高其倬

黃任字子莘號莘田永福人少有風貌趣好特異能為  
五七言近體尤精奇康熙四十一年年二十舉於鄉屢  
擯禮部中間流寓蘇州頗事聲色不自顧藉病歸踰年  
謁選得四會令四會舊有隄綿亘數十里將就堙任相  
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匝月歲事值歲饑為粥以食餓  
者全活無算巨寇林某鼠穴鹿溥塘肆劫掠數邑受其  
害設方略招徠之調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任有  
研癖喜過所望竭貲購之在公廨喜談詩頗弛縱無威  
儀於物屢有所忤大府浸不悅被劾免官任工書法初  
學於林佶吉人後得筆法於汪退谷詩學王新城後遊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七

有嘉樹軒

吳越與顧嗣立俠君姜宸英西溟湯右曾西涯交詩益  
進好賓客談諧談笑一坐盡傾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  
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居於閩縣光祿坊起一小齋  
以所蓄素研安設於中名曰十研齋或曰君作嶺外官  
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研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任  
豐髯美目為人潔白皙每扶小童出遊得句則題屏壁  
上自稱曰黃二久之官竟不起所作詩益芊眠清麗言  
情獨絕有暑雨後坐月詩云雨洗月逾潔露寒光轉幽  
露螢不自夜風葉已先秋烹茗籟遙起拂琴泉暗流清  
宵形對影身世兩虛舟詠楊花云行人莫折柳青青看  
取楊花可暫停底事不知離別苦後生還去作浮萍西



湖雜詩云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無地種冬青梨花無主草青青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陵落花和張乾夫云萬縷春魂散紫烟啼鶯寂寂草芊芊秦宮一夕胭脂雨腸斷東歸沈下賢夢游仙云銀漢初傾月漸斜匆匆苦語迫臨霞餘杭酒盞何曾醉孤負麻姑到蔡家俱近才調集也乾隆壬午重赴鹿鳴宴鄉里榮之年八十矣其詩集曰香草箋人競傳之錢塘袁枚嘗謂我於今人之詩無所不嗜獨於香草齋詩味和堂詩有偏嗜焉然枚自作之詩別爲一家言標格與任不類任詩集初名十研齋集繼曰秋江詩集最後總名香草齋集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先 有嘉樹軒

老年齋前羅植香草卽以香草名其集味和堂集總督尚書高其倬所著也

高其倬字章之奉天鐵嶺人康熙甲戌進士雍正中歷官雲貴閩浙總督改兩江管蘇州巡撫事總督趙宏恩爲後進每蒞訖之常有和許廷錄子遜中秋風雨後看月韻詩云風雨初更歇涼蟾已在天泔泔終不溼炯炯只孤懸髮映千莖白秋逢雨度圓三吳烽堠靜絃管自年年其倬詩宗杜甫若冥罷白沈千帳月獵回紅上六街登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薊州新城碧雲寺諸詩皆具史筆應官戶部尚書謚文良

厲鶚符之恆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其先世家慈谿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生時有大鳥下庭中文采甚異遂以名之家貧寄沙門以居幼甚警悟初學爲詩便有佳句漸長於書無所不觀稱博洽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九年臨川閣學李紱主浙江試事見其謝表詫曰此詩人也遂見敘錄計車至京後同郡湯右曾爲侍郎見其詩使人通意將禮致焉鶚卽日襆被出城竟不與相見鶚意制拙率不修威儀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人多嫌其簡惟同縣周京杭世駿與之善一日不見輒相思也困頓旣久忽有捧檄之志裝未嚴卽發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百 有嘉樹軒

謂人曰我詣吏曹謁選定得佳祿親得所養自此平生願遂矣至天津縣羈滯數月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多此類一徵博學鴻詞未赴卒年六十二無子有宋詩紀事一百卷遼史拾遺十卷南宋院畫錄八卷樊榭山房詩集二十卷秋林琴雅六卷城東札記二卷增修雲林寺志八卷皆行於世鶚詩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然獨抒襟抱常有清逸之作其七言近體之善者妙絕時人浙中後生效之每以摺摭爲工吳郡沈德潛又取其近於劉春虛常建談藝者失矣沈亦未爲得也所爲詩若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門香勝花人競傳鈔之寶石山云林氣暖時濛似雨



湖光空處淡於僧元日對雪云無人可造真閒日有雪相娛此老翁山莊即事云蔬圃鳥鳴清境界竹房人語佛家風南湖秋望云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斜陽上蘇花同縣符之恆其弟子也

符之恆字聖幾縣諸生事厲鶚學為詩鶚喜其婉約有南竹集四卷所居名秋聲館杭世駿為之銘略曰白臧司律寂寥悽清涼颺墜葉空階一鳴童子開戶不見其處明河星稀幽砌蟲語蕭蕭短檠美人獨居竹爐烹泉還讀我書可想見其標致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百 有嘉樹軒

法式善

法式善字開文又字梧門號時帆為蒙古爾濟氏隸內務府正黃旗少為官學生補諸生食廩乾隆四十四年中式舉人次年成進士廷試三甲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四庫館提調官十月遷司業五十年

高宗臨雍率諸生七千餘人聽講禮成

賞賚有差遷詹事府左庶子本名運昌

命改今名國語言竭力有為也五十一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大考不合格左遷工部員外郎次年大學士阿桂薦補左庶子時有言昭忠祠庭宇湫隘請五品以上同立主法亟言其不可請仍舊惟兵丁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百 有嘉樹軒

用細字合書於主阿文成公甚然之五十八年升祭酒以讀書立品勗諸肄業知名之士一時甄擢稱為極盛嘉慶四年坐言事不當免俄起編修遷侍講尋轉侍讀七年遷侍講學士慕明李東陽之為人修其祠墓為作年譜所居積水潭即李文正故居也會大考復落學士為贊善俄遷洗馬十年升侍講學士坐修書不謹貶秩為庶子在館纂文穎復纂全唐文旋乞病家居養病以宗尚前賢誘掖後學為已任歲癸巳讀書僧舍即署名曰詩龕好為詩詩宗韋柳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云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又七言摘句云野烟村



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賣花海內名流投贈諸作輒投  
龕中作詩話復取諸師友詩略以年代編次爲湖海詩  
六十餘卷所著有存素堂詩初集二十四卷二集六卷  
存素堂古文六卷續集二卷清祕述聞十六卷槐廳載  
筆二十卷又有同館賦鈔三十二卷同館詩鈔二十四  
卷續鈔補鈔十四卷十八年卒卒年六十一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錢載

錢載字坤一號稗石秀水人勵志篤學學詩於桑調元  
有稗石詩集四十九卷詩神景開闢不名一家能於古  
人外自成面目大興翁方綱贈以詩有云奔流萬里河  
之曲上下千年漢以來善鑒別書畫尤工繪事家徒四  
壁立晚年致仕歸藉以給朝夕閒做黃鶴山樵長林修  
竹極雨葉風枝之妙中雍正壬子副車乾隆丙辰舉鴻  
博不遇其後復舉經學仍不遇至壬申成進士改庶吉  
士年四十五矣是年會試在八月題卽廿年前副榜題  
也與退之不貳過論題事正相類後官至禮部侍郎稗  
石襟情蕭曠人眞率性豪飲常偕朱竹君金輔之陳伯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恭王念孫過法時帆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  
四下時竹君推戴東原經術而稗石獨有違言論至學  
問得失處韻發赤聚訟紛拏及酒罷出門斷斷不已上  
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凝風沙蓬勃餘客拱立以俟無  
不掩口笑者嘗論詩云三百篇都是疊此語可參三庚  
戌年八十三猶喜清談不倦也集中詩時有獨到處王  
述庵乃謂其率然而作蓋未細觀其全集如到家作云  
久失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兒時我母教兒地  
母若知兒望母來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  
曝檐破襖猶藏篋明日焚黃祇益哀又如宜亭新柳云  
寶花倉口起東風雞唱星懸賦惱公笛裏關山今是淚



梢頭明月本來空一聲玉折涼州怨萬里雲陰杜宇紅  
歸去傷心原有路依然水驛綠烟中句句賦物却句句  
悼人全是真氣貫注五言摘句露氣溼松竹無風滴如  
雨人氣得涼定市聲隨笑來尙有平生意今成未盡言  
皆切景造句柳下惠墓云聖自先尼父風還踵伯夷七  
言摘句老嫗古祠盃玦火羣兒高阜紙鷲風扇影衫痕  
秋水上柳絲荷蓋夜燈前摯虞禮自心喪議宋玉魂終  
像設招村居云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吠武  
昌云出城樓閣連山起對岸人家兩郡開風調自然不  
愧鉅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鄭燮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以  
歲飢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有板橋詩鈔燮少失恃賴  
乳母費撫養成入初歲飢乳母晨負入市以一錢易一  
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數年貧益不支其夫謀去他所乳  
母不敢言常帶泣容汲水盈甕爲置薪數日而去燮入  
室見竈上猶有飯一器菜一盂輒持以泣益自厲也未  
幾費復來其子俊已得提塘官屢迎養不肯去大令詩  
云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又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  
在手讀之令人流涕大令工畫蘭竹書法楷隸行三體  
相參古秀獨絕時人謂大令有三絕曰畫書詩三絕之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樹軒

中三真曰真氣真意真趣也性疎曠灑脫然見地極高  
命意極厚嘗攜一囊阿堵物塊銀雜果食之類皆置於  
內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乏者隨所取贈之詩不拘體  
格興至則成頗近香山放翁嘗有詩云四十科名五十  
旃旌妻孥綺縠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其家書  
云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  
俱是微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世人能誦此  
言庶幾不忘本來面目大令生平詞勝於詩弔古據懷  
淋漓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世間不可磨滅文字又  
有句云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慎  
點筆凡百有司敬而聽之



沈德潛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乾隆四年進士官禮部侍郎加尚書銜諡文愨有竹嘯軒集歸愚詩鈔康熙三十三年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十二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元年徵至京試不合格不遇歸三年中本省舉人年六十六矣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七年留館輪班引見命和消夏十詠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嗣後有矢音集因事納規詠柳絮和駿骨圖觀打魚和各省告豐之作皆寓意深遠九年七月二十二充湖北主考官十一年七月夜夢俞淑人醒而成詩有三年我未看瓜苦四紀君惟饜薺甘句進呈新詩內此詩未刪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上見之謂汝既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即進摺請假上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司寇香樹因贈詩云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尤藝林傳誦也十二年入直上書房十三年充會試總裁官六月同南直諸臣恭和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兩韻難於措辭和云普天俱灑淚老耄似童兒又海外三山香宮中一鑑亡命即寫卷後傳示眾臣十四年年七十七患噎未愈上傳旨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朕與之以詩始亦以詩終其校閱詩稿校畢起行大司馬梁詩正捧到御製十二本德潛逐日恭閱過四本先繳進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行儼被榮

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行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

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汝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勘不必依回旋出賜詩一首起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結云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沖然若谷之懷古帝王所未有也閱畢繼進恭進四詩陞辭又即用陞辭四律韻賜詩云笑于結習多難遣嘉汝臨文不忘箴君思優渥幾於略分在旁觀亦皆歛歛感歎也十六年駕幸清江賜詩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子門生更故人是年十一月到京祝嘏進詩集求序上欣然許之小除夕撰成手書以賜且謂比之高青邱

文獻徵存錄 卷五

有嘉樹軒

王漁洋有過之無不及序文中稱歸愚叟并云他日見訪山居即以爲愚公谷也從古無君序臣詩者傳之史冊後人猶歎羨矣二十二年丁丑加尚書銜賜詩有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尙有人句二十七年壬午年九十同錢尚書陳羣舟行至常州迎鑾隨至浙有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句則與陳羣同賜詩也文愨少學於吳江葉星期變葉居橫山故新城尙書寓書尤滄湄問確士云橫山門下尙有詩人所選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年至九十八而終蓋得於天者厚矣或謂西林相國開藩江左立春



風亭招延美士刻南邦黎獻集德潛與其選中既進呈  
御覽沈之受知自此始也海外日本琉球走驛傳索沈  
尙書詩集門下士王光祿鳴盛錢宮詹大昕王少寇祖  
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彙  
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可謂盛矣張維屏  
曰文憲詩綜貫今古專尙盛唐中歲以前多精心結撰  
之作如造化理所無到者人方識辛苦苟未經奇快何  
由得地僻多遠心情真寡浮語多誇緣違俗無成爲近  
名九原可作惟隨武千里相思是向期隨舉數則皆有  
軌轍可循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  
以名位既高肆爲野戰卽詩以觀亦足徵神明之彊固  
文獻徵存錄 卷五 覓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五終

文獻徵存錄卷六目錄

杭州錢 林東 漢菽原編

陸世儀

張履祥

劉

汭附

謝文游

都封 濟黃 熙

甘

京

危龍光

曾日

魏 禧

子世侃

李騰蛟

邱維屏

彭

任

曾

魏 禮

子世儼

世儼

汪 風

胡 介

徐繼恩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目錄

一 有嘉樹軒

劉獻廷

王夫之

陳大章

劉夢鵬

陸 圻

弟培 塔

吳百朋

陳廷會

張綱孫

彭

虞黃吳

方中通

揭 暄

蕭正模

胡 渭

許鴻磐

邵遠平

張伯行

顧景星

李天馥

程可則

陳鵬年



袁枚  
陸燿  
蔣士銓  
趙翼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目錄

二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六

杭州錢

林金粟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陸世儀

張履祥

劉沔附

陸世儀字道威太倉人少隱處好養生術既而悔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為入德之門及讀敬軒語錄云敬天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劉宗周講學四明錢肅樂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采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蔽山其今日之碩果乎盍與我往叩之擔簪具矣采不果往世儀終身以為恨因與同志陳言夏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一

有嘉樹軒

反復研論曰我不見蔽山我將私淑諸人矣亂後閉門不通賓客鑿池十畝築亭其中名之曰桴亭遂以自號也明儒者自薛瑄敬軒出始有薛學薛授吳與弼康齋吳授胡居仁敬齋因有胡學陳道復王守仁出又為陳王之學學於陳王則詆薛胡為俗習乎薛胡則指陳王為異世儀論道復曰世多以白沙為禪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乎灑脫曠閑以為受用不屑苦思力索便與禪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觀聞見顯而惟







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邪此爲王畿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泉之會壓於龍谿然終不負陽明者緒山也始背陽明之教者龍谿也世儀不爲陳王之學然其論陳王也後儒以爲允世儀平日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心性之功嘗曰世有大儒必不別立宗旨又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間書院徧天下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學者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四

有嘉樹軒

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知即行矣行即知矣西安葉靜遠載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世儀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時流寇患亟世儀嘗曰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論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呼之即應今拘以吏部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嘗設講於東林已而至毗陵復歸講里中大府欲薦之辭不出全祖望嘗謂孫夏峰黃梨洲李二曲皆以儒名而桴亭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粹也有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行於世詩才甚清

夜泊鹿城云渡頭星月暗離思滿孤舟此夜聞風雨山城一片秋有桴亭詩藁傳之者少矣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幼孤其母口授四子書曰孔孟只兩家無父兒也爲諸生事劉宗周聞慎獨之學晚乃肆力紫陽矣病講學者虛憍授生徒以友道處之不肯受其拜嘗曰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而多不合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又曰朱子於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羣言淆亂折衷於朱子可矣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心術又曰今世貧士衆矣宜以教學爲先益亦士之恆業也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則無恆業無以養其身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五

有嘉樹軒

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則敗德矣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稼穡者治生之大端也務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然後風俗淳懿而古道可復也乃著補農書勸其子弟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亦有是亦以訓其子弟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都無足處撰楊園備忘錄三十四卷朱竹垞曰考夫講學一以鹿洞爲宗仁宅義根言規行矩間作詩不沿安樂高頭巾語也康熙十三年年六十四卒其考夫遺書五卷則門人輩所輯也

劉灼字伯繩山陰宗周子也宗周講學畿山弟子聞教



未達私於洵者應機立斷為都講宗周殉國難明魯王  
 唐王遣使弔洵且授洵官皆辭營一小樓居之二十年  
 敕斷人事勿得開白通家子弟至者悉謝遺之惟游情  
 經藝思繼父業宗周有禮經考次書未成其書首夏小  
 正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歷明時也次丹書附王制正己  
 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  
 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然  
 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爾乃  
 設為祀典次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喪大記  
 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間傳  
 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六 有嘉樹軒

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深衣投壺次之男女冠笄昏姻所  
 有事也則冠義昏義次之推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  
 義合三十篇為經禮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  
 子學記七篇以為曲禮洵輯之甚勤寢疾其子請遺令  
 曰汝等守人譜終身為清白吏子孫可矣人譜者宗周  
 所著書也其眠牀借之祁氏病亟疆起易之曰吾終於  
 祁氏牀將不有累清德乎所著有遜齋藁其禮經考次  
 至洵之子茂林始輯成之

謝文洵 封潘 黃熙 甘京 危龍光 曾曰都 湯其仁 傅與 李萼林 邵睿明  
 謝文洵字秋水號約齋南豐人父天錫饒於資好為利  
 人事明末羣盜起所在持白梃掠人天錫奉母竄西鄉  
 倉皇不知所往土人慰勞殷勤為具煖掃舍迎居之家  
 人怪問曰吾常粥薪炭於城城中大姓多虧吾值惟君  
 價足而金良是以懷之至今耳文洵明季補諸生年二  
 十餘入廣昌香山闢精廬誦佛經既而讀龍谿王氏書  
 又讀陽明書自此講陽明之學年四十矣一日詣新城  
 神童峰會講有王聖瑞者立論破姚江文洵往還詰難  
 更申王義久之終不勝竊乃自疑歸取羅整庵困知記  
 讀之翻然悔悟自於城西起程山學舍制程山十則主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七 有嘉樹軒

躬行實踐名其堂曰尊洛好張子西銘尊之曰事天謨  
 遂奉有宋諸儒為圭臬矣同時易堂魏禧彭任文洵以  
 為諒友禧撰日錄裏言文洵讀而好之為之敘曰于日  
 置几案飢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石痛癢則以  
 之代撫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初與同邑邵睿明  
 李萼林傅與黃熙甘京曾曰都相講習其後皆折節稱  
 弟子晚以養心為學學徒益盛南城章慥劉良宜黃鄉  
 鳴昌新建蔡景定南昌胡瑛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  
 仁陳體元皆擔簦而來願執洒掃之役西江言理學者  
 至於今不絕文洵之力也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七有  
 大學中庸切己錄既卒門人黃熙甘京黃采傳其所著



日錄三卷講易義三卷其後文游元孫鳴謙又收合雜文遺藁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爲謝程山集十八卷文游子德宏字子實豪邁善詩孫修振修擴振字宜爾慕魏和公之爲人學爲古文有寫心軒集擴字充之遭亂離種蔬負汲以爲養其程山著作五十六卷手鈔錄之字皆楷正人見之曰此程山筆也晚依山築小室名曰祖軒以壽終

封濬字禹成少補諸生以明經貢於鄉門下生且百八年四十更事文游小文游五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若不敏而性耐勞動爲人解紛排難秩秩有次序易堂彭士望以出位爲戒因自號曰位齋魏禧謂爲篤行有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八

有嘉樹軒

道君子又謂當爲治繁劇之良有司而惜其不用也黃熙字維緝南豐人與文游爲友折節師事之服童子之事進退惟謹不以爲勞順治十五年進士邑令方度田熙與封濬任其事毋能干以私者閭里有不平事皆平心平之無不服當謁選乞養歸父母終復乞病遂不出與甘京封濬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號程山六君子卒年六十二子國望國垂簡其日錄分事親守身論學各爲一卷并所爲詩文及雜錄總曰做園遺稿行之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少而斲弛及壯負氣慷慨期有濟於世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下上於有司行之毋稍變山賊起潛身走山岩下知其

險易因陳策於大吏請勦之與文游同學一日會講程山服其理趣昭博便請北面稱弟子粹然有儒者氣矣其論朱陸也曰朱陸歸宿不異所趨之塗不無異所趨之塗之異不害但其塗異而亦自有失見其失而攻之無害惟護其失而爭之則有害矣既又與易堂諸子講習文益進不應試隱居爲童子師自給嘗編家禮酌宜修了溪家譜又取其十九世祖以下七人詩次之爲了溪一家言自著軸園稿凡十卷魏禧爲之序其軸園不焚草則芟刺之作也子表字衷素有膜堂存稿

危龍光字二爲又字在園縣諸生善事繼母繼母遇之非理委曲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以呂氏鄉約法約其文獻徵存錄

卷六

九

有嘉樹軒

族人旌別善惡抹卹患苦宗黨皆推敬焉有告以過者辭雖厲無所忤人曰今之子路也曾曰都字美公補諸生年四十餽於庠忽棄之受業程山腐豆賣錢以自食其學務實體諸己因自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之篤於行誼闢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魏禧嘗曰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健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己而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己之不同也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也又有高識者講學程山隱居不仕年二十七喪婦有一子不再娶識字敏生亦南豐人



湯其仁字長人又字密齋南豐人歲貢生居家有法每  
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卹之著四書切  
問省克堂集

傳與字同人諸生在文游門早卒有禪根論文游為著  
錄於程山集中

李萼林字仲闇又字深齋諸生程山門人好施與嘗割  
產以濟人弗惜也聞有才俊之士徒步百里訪之

邵睿明字先士諸生少勤學好繙閱理學書及長山居  
講學不立門戶以為道本至公無我豈容自私以成狹

小遂自號宏齋文游以毅進之睿明日惟其不宏是以  
不毅文游以為然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十 有嘉樹軒

魏祥字善伯號東房後名際瑞江西甯都人明崇禎時

為諸生明亡奉親避寇居翠微山甯都民亂贛軍進討  
索餉於山若祥身冒險阻往來任其事瀕於死者屢矣

祥重信義人推以為無宿諾之子路當路頗禮之故得  
全嘗入蜀參贊幕府又至浙江為中丞范承謨所器重

因葺為四此堂藁皆其時所用公移告諭也康熙十六  
年偽周帥韓大任軍敗竄甯都之上鄉當事議招撫久

未就大任曰非魏伯子來吾不信也當事以屬祥祥痛  
桑梓禍無窮期又聞大任亦當世豪欲有以全之慨然

請行甫至軍官軍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疑祥賣已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十一 有嘉樹軒

辭不見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求進取者  
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拔營走降於閩祥遂遇害年

五十有八子世傑殉焉祥嘗謂其弟禧曰我性疾惡而  
殺機太盛其將不獲死乎既而果然祥為潮州總兵官

劉伯祿客時官軍圍潮州將軍忿潮民久不下克城日  
欲屠之祥力言於伯祿伯祿叩頭於將軍者三乃得免

又從大帥掠地東粵有遊宦者將就戮力請釋之其後  
以大吏莅江右祥省試畢不通謁曰吾非以為高也有

恩於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籍里者不忘當求我  
不求而我往其將不我見德或以慚而怒乎性脫畧以

飾長掩過高言欺人為恥與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仕

仕



曰燦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及仲弟禧季弟禮講學於易  
堂說易堂九子祥篤治古文喜漆園太史公書有詩經  
原本序曰風風也東西南北之聲氣也風行而草偃故  
曰感感而遂應故曰風以動之風者諷也言之感人莫  
過於諷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而入焉  
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雅正也正也正  
也者政也見其禮而知其政所以始乎鹿鳴其人存則  
其政舉所以始乎文王也雅之為道於頌則已顯於風  
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乎情小雅所為依於風教也宏而  
廓者尊乎體大雅所為幾於頌聲也風與頌極深淺之  
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為四方所取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則焉頌誦也維於心而誦於口者盛德至善豐功茂績  
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容也贊歎而取諸形容焉  
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節隱而直其音古其象  
崇所以明宗祖之尊歸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節  
節妙於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音節之  
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則莫過於詩韻也者引情之道  
也作者有有為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思韻之彼之此之  
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興同焉  
指而相歸也其事與賦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  
焉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道文之徑辭之原也風之行於  
空也有砒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谿徑泉達而自

然之籟出焉籟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  
韻乃不得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不同  
而情乃不得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不  
得不借聲而胥變也泉之發也眇而盈盈而達達而流  
者其與山石曲折路徑高下必將有嗚咽明滅洶湧奔  
騰洒洒洋洋沐沐淥淥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戲斯則古  
人平仄之相為叶也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  
閒韻變韻而相雜者八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淳亂  
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者軍伍之奏也宏而肅者朝廷  
之舉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也蕩而沈者淫奔之倡也  
行禮之章温以文燕飲之歌閑以樂感慕之咏遠以深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形容之詩贊以歎自然之道也縣邈鬱葱知思婦之情  
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慕而如疑者孝子之心靡屈  
而靡究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之詞有金石  
典謨之氣焉讀愁怨之作有淒風苦雨之音焉故曰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文章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已矣聲  
音者性情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之情見乎  
辭辭達乎意故尚之以體要颺之以詩歌蓋欲反覆咏  
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  
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性情  
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戲  
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於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



引繩就道以俟後之君子又作義死傳自爲敘曰甚矣死之難也而未死者易言之於是乎以責於人者多矣卒之死至焉而又去之昔楚人將犯白公之難駕而往栗栗震焉而三失綏其僕曰人之所以致死者以其無所畏也今夫子恐懼而失綏又安死楚人曰夫畏者吾私死之者公也吾終不以私害公卒死之由此觀之亦難乎且夫匹夫匹婦嘗自經於溝瀆而忿之所至者務支體焚妻子義無毫髮之輕而禍有滅亾之重悍然爲之而不顧此何以稱焉魏子曰甚矣死之難也死莫若忠孝然則死之人而皆忠孝則事盈於天地不可得而記也故曰死非難所以死之爲難有所爲而形以無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是有所爲者猶之難故曰蓋棺而後論定未死以前難言之焉以予所見聞於鄉里不坳其實傳義死其論君子小人曰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安辟如糞函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糞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辟如毒螫螫者針芒腫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亾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不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衆君

子而獨用之於是好惡偏喜怒僻是非淆而賞罰亂矣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而不合道之不行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於妻妾而視君子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卽至於傷名亂法敗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於過乎曰君子不能無過也而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於口也而腐腸穿脇者旋踵而遂至是故五味非不嘉而傅於毒腊之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亦已明矣既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深殺人而人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白也又續論小人曰夫小人者不特不可與爲善而亦不可與爲惡同招納貨賄也則彼詈我爲貪同工諂諛也則彼憎我爲賤同持事執權也則彼惡我爲專議我爲妄已之所能則責人之不能已所不能者則又忌人之能故小人無一而可者也然而小人又不能無黨爲之黨者莫不各思相用欲我爲主而他人爲之奴始合之時千萬人之心已如挾矢而各相射矣呂惠卿叛王安石蔡京蔡攸父子相軋蓋不必其已然而君子早辨

一第丁... 6



乎此也小人既合其黨以攻君子而復分黨與小人相攻搏擊不已其害遂中於君國至於天子垂泣大廷宰相誤我父子雖知悔恨而事已不可爲矣夫君子善退小人善進惡者如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庸碌者亦如青蠅蚊蚋之溷噪而不可安君子知不可與爭也亦何心而不去哉爲國用人者無傷君子之心而售小人之術庶幾乎其可也已叔弟冰叔謂發上篇所未盡尤爲刺骨祥亦善詩有江頭別云白石山過紫石山鷓鴣灘下鯉魚灘山山遠近灘灘急遊子南行何日還人以爲得劉夢得竹枝遺意著有詩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初祥貢於北雍名滿公卿間以事出關至永平聞鼓吹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去

有嘉樹軒

聲人言朝鮮使者也祥趨立叢人中望之使者乘馬冠幘頭縫掖束帶緩緩行望見祥忽下馬把其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聞人定中國奇士我望其氣象而知之矣詢姓名大驚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相贈因言足下江右人熊公化姜公日廣先後使吾國竝卻贈金吾國爲建卻金亭又題詩刻石今猶在取文集一冊去曰我歸當鐫板行國中使知中國有才于鄭重別去南昌林時益序其集曰魏氏三子者天民徵君之子平日以父爲師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皆欲究得其

所以然者於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恆數萬里其於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爲多天下謂之甯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然則三子各具本末蓋不特其文卽其人亦於是乎似之其曰世傑者伯子之子又本叔季二父以爲師於是附其文於編末云

世傑字興士又字耕廡少篤學能古文有答北平王崑繩書曰庚戌除夕世傑再拜致書崑繩足下歲癸卯家叔父江淮歸知足下伯仲姓字乙巳冬家嚴君季父歸自京師則又備知之季父入都門足下夜臥牀下談說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去

有嘉樹軒

往往見朝光入室中傑慕望足下願與定交若不能終日反視平生抑懼不可也月初家叔父再由淮上歸傑遽問近況乃出手書相示喜甚愧甚傑身爲易堂子弟承家嚴君諸父義方之訓微名或得呼於大人君子竊益戰懼無有已時思古人建業成功名於時當世之人被其光烈想望其風采此在童穉聞必能蘄然自異雖軼軻困抑不能蚤遇於世而自厲其志識就正師友相切劘堅忍傲惕數十年如一日則終必有識之者故功名仕宦之境人未易遽得得亦未足爲豪傑士稱蓋其志其力不徒見於得志有爲之時而貧賤憂患憤鬱困苦危亾之日已早見之也陳蕃謂大丈夫安事一室王



曾志不在溫飽初若好大言自矜後皆能自樹立不負平生之言而士人平居牽繫妻子取適於口體一身卽安餘不復知賢者弄毛錐雕蟲之技詡詡然欲以文章自名疑若柱天地塞今古而不可磨滅嗚呼誠可笑已傑耳目所聞見類多有志之士然饑寒勞苦備嘗或不勝窮愁又或苟完居室飽煖逸豫積之歲月於是聽其論議以察識其意考其行事則非復錚錚少年時志概矣傑用是恐懼愈至念天地間事固多危疑艱難榮辱所關利害禍福所倚伏曾未嘗一試其平生得失之故萬一不足自信而不敢妄言求異於人且願交天下士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此其事非易言愚嘗以爲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六

有嘉樹軒

不能明其故徒足誤人而虛矜天下才智之士諸葛公抱膝隆中房杜諸賢受業河汾時未當天下之任人謂其寂然閉戶而無所爲耳豈知其心於天下時勢人情之安危機事之先後孜孜然若斲輪之甘苦疾徐求得於心應於手以合乎軌度者非一日之故夫豈師心自用而能與天下事哉且夫士之出處固非必窮達之謂也仕宦之人有退食對妻子之時而屈伏草土者亦必出而遊四方求勝已之友察民物之情僞攬山川形勢奇氣以自壯起居道路羈旅商賈百工技術之數無不欲周知而歸於有用傑一身貧賤此無足怪獨學無所成志識不足以尙人裹足牖下不得與足下諸君子游

使心智豁然開朗則又未嘗不以爲恨也立春前後十許日奇寒雪霰間雷電震耀木介斷折且盡松柏存者可數而得傑獨登翠微峯頂狂叫奇景不覺憂懼交集天意爲此殆欲變人溫飽之氣三千里外作何景象邪聞尊公先生去年歲除舟阻高郵湖中風雪甚惡幾破溺二日須髮頓白不審氣力亦且少衰否傑日事尾瑣不敢造次具問左右惟呼名道意南昌彭士望讀之以爲有嗟峨蕭瑟之致其學與其志皆見是書矣亦工五言詩若十月七夜懷人云三日吹寒風重陰暮高閣山窗正獨愁夜雨瀟瀟落挑燈讀古詩開卷意寥廓又如青天動秋聲白雲如水長十月霜氣寒蕭蕭滿山庭曉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六

有嘉樹軒

風吹獵騎春燒接平蕪雪晴千嶂曉風動一窗虛獨寐不曾慣秋聲分外多赤石黃花節清秋濁酒杯皆可誦也父祥遭寇難世傑夜行八十里往視殮畢拔佩刀自刺爲人所持乃奮拳搥胸腹遂思血結目終日上視瘻不能立踰二十日竟卒子二家桂家棟其梓室文集六卷則叔禧所定也崑繩名源字汲公叔子稱其文多法史漢有項籍論縱橫馳騁前無古人嘗論詩曰詩有真者有僞者有不及僞者真者尙已僞者不及真者然優孟學叔敖則叔敖之衣冠存也使自著其衣冠則藍縷之優孟而已辟人不見真山水畫中山水亦足以自娛今人詆訶七子而言之無物庸鄙粗啞所謂不及僞者



似矣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成齋四歲父攜至書室中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他日三四覆之乃大驚長爲縣諸生明隱金精之翠微峯與諸子講易於易堂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徙居三巖授生徒衣冠三十年不易性寬退與人言若恐傷之犯之終勿校有門人好論易而訾警古人與人論不合便大罵騰蛟因詠邵子識得園中詩曰于於易學殆無所得邪門人媿之病革猶命門人歌詩以自娛學者私謚曰貞惠先生所著周易剩言若干卷藏於家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祖一鵬湖廣按察司僉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干

有嘉樹軒

有清德父如泰直諒好學維屏少補諸生明凶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至爭辨義理聲壯氣涌面發赤筋暴起如著徵士魏兆鳳以子妻之因與魏氏三子講論於易堂彭士望嘗謂交維屏五十五年未聞其毀一人亦未有服一人獨私語其婦曰吾服冰叔耳嘗爲禱集序曰往者同守一代之制首政四書義是時各以才智相取要其所尚最爲獨異蓋吾意每欲追述聖賢之旨至於一毛一髮時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議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於當世議論風發之文鉤抉無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子則謂經義中可以無

所不盡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

以爲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爲古雜文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未嘗專攻之其子之用心於古文者又凡以爲經義也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及之其後俱休廢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於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無所爲發者於是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杰乃益出矣冰叔之文既精強於事理操術甚切而篤於情暢於勢明於辨吾嘗謂之蠹家令趙營平豈執簡漆爲文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庵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壬

有嘉樹軒

授山中則又其情日深其氣日和以出而游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于文煙波嗚咽一唱而三歎蓋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不至於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於文如是嗚咽唱歎其工於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今冰叔於文如此吾視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後之文不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於東野李翱張籍之鳴於詩則歸之於天矣吾於冰叔之文亦如此焉然維屏以禱雄辨故折抑之嘗與之書其略曰足



下所交多君子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過君子  
君子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  
薄待天下士致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文章雖末技然  
足關世道皆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隅  
不審足下之自植立宜如何也足下好短長議論善譬  
畫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凡此皆君子之  
道不為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  
又以為君子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  
諫而常拒諫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飾非拒諫  
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  
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又不幸逐

文獻徵存錄 卷六

重 有嘉樹軒

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率皆如此遂以為  
常嗚呼天下事即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  
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為常也足下之學好於就  
事執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已驚然有言  
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為謙損方直自持以為縱或  
是要於較然不欺吾意聖門之學曾子最為忠信篤實  
獨低迴致歎於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益有味乎其  
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於根究朋友之過真如秦越人  
視病雖在垣一方未嘗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  
陳已病標本然猶以或未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  
子六月東楊夫子已丑十月東曾省之二篇草草道意

如蜻蜓之點水而已且足下之言於友者不入則悲憤  
莫申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於毫楮而楊夫子東後自  
記手口之間鬱鬱寡憂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足  
下書簡所及或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  
雖少假借獎許亦曰將如此充之可進於此豈以為再  
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不則實無  
足當足下意耶凡此皆某所疑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  
之不少疑否禧答書謂先生以苦口生我論書簡數事  
其間或有未合至所云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者約揣  
其端大略有二出於識見之蔽者其失在於學出於學  
術之偏者其害根於心先生意謂蔽在識見耶謂偏在

文獻徵存錄 卷六

重 有嘉樹軒

學術則禧之懼甚矣夫是已則必用己非人則必拒人  
則雖萬乘可為獨夫而通儒謂之絕物禧所痛哭流涕  
望拯於先生也其敢以先生為文章之師乎願先生終  
始大德則幸甚時人以維屏為直道而禧能受益也兩  
賢之青州馮相公溥欲邀一見卒不往家貧甚居室卑  
隘牀竈雞彘雜陳衣破敝不能易人迎至精舍居之衣  
以裘綴直著不辭禧嘗歎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  
也其不恭亦似之晚為易數歷學及泰西算法能盡其  
理桐城方以智來易堂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  
廣東陳恭尹為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  
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不得其解所著易勸



說易數歷書皆未成病噎不食卒年六十六

彭任字中叔隱居甘貧約不事生產在易堂講論務為有用之學禧弟畜之嘗謂任曰人獨居惟見有己而已則日蔽羣居惟見有人有人則日亂吾非獨居時則羣居也受其一患足以自賊使不察而二患交至身必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此禧所自懼因為弟勗也子二仁立立竝能文

曾燦又名傳燦字青藜侍郎二濂子少負氣雄壯章贛之役楊文正公嘗命監河東軍事更歷患難能以死任大事及不得志課耕自食其所獲或浮沈江湖間既與諸子講論易堂止山集成魏禧為之序其畧曰止山為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孟

有嘉樹軒

人愿樸沈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為詩工美多謚及遭世變詩日趨於老樸止山為貴公子裘馬自喜好慷慨緩急人愿世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為工余嘗論昌黎送李愿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為甚高今予敘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乎此也陸清河言作文輒自云佳年時閒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而益工予所以敘止山者又不足為定論也其在武林別葉子九往京口詩云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蒼然貧賤愁中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

古淚寄與夕陽船又選近人詩名過日集人材畧備兄晚字庭聞初名傳鐘字楚田順治十四年舉人好游出入西北塞外二十年禧謂其詩多秦聲其登赤壁詩云雁氣回秋渚江聲撼酒樓雞頭關詩云燒荒熊出壩樹密虎窺人亦豪句也集名金石堂詩與傳燦有雙丁之目

彭士望字躬庵又字公葦江西南昌人性慷慨尚氣節崇禎十三年黃道周為江西布政司都事以黨禍逮士望周旋緹騎間明年太學涂仲吉以黃故下詔獄詞連士望被逮久之始解章贛難起楊文正廷麟以孤屬諸生彭錕甯都破錕自縊死孤為兵所掠士望解衣贖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孟

有嘉樹軒

歸時寇盜卒起求避難地至甯都之翠微與魏氏三子定昆季因與同郡林時益攜家徙焉講學易堂通三史之學能識其大儀徵汪楫有詩曰讀史擅雄略昔嘗交某某騏驎服鹽車非時且垂首為易堂九子之一程山謝文游嘗病其言用而遺體貽書魏禧正之禧復書大畧云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適用學道人當練於世務否則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則耳目茫昧忠信謹守之意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賢學也程山易堂論學之趣備於此書矣然士望言學終以篤實為宗主或問顏子大賢聖人何以教之克己曰惟大賢之己為難克也嘗謂魏世倣曰少年之



有志者能以十言自省其庶幾乎世倣請教曰在存心在積德在思過在力學在求友禧曰請益二言曰執謙士望以為然性狷急每與禧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相攻謫數日旬日意始平又相得也嗜古文辭嘗為禮作南海西秦集敘曰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峯有兄弟友朋文章之樂恆鬱鬱不得志氣奮發無所舒則身之海南更渡瓊舟中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憂恐涕泣和公則乘月觀海作渡海詩既至值兵變殺人狼藉禍洵洵且不測則闔戶更為海南道中詩三十首歸言陳元孝兆田諸子之賢至今未已也已更築吾廬雜植花竹果樹寒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暑愛翫若終老是中者一日同子冠石即席論議則又之西秦從皖陸行經鳳滁道中州暑雨日作赤身渡伊水幾漂溺自潼關入省邱邦士於韓城往觀龍門砥柱激水殊未盡意直登華山一日上四十里窮其巔每峯回路斷微徑相屬翕關生趣叫歎奇絕荆州彭荆山居華山絕險處和公手鐵索造焉為設食勞苦深語竟日結知己別去中州悅梁以道許宏羽李含章遲軒公劉湖水漫不能待穎州僧舍友章調萬途遇定興鹿太常孫密觀竝騎交語道蘇門孫鍾元年八十六隱居授徒嘗千人及保定間彭餓夫死嘯臺事歡喜感激誤解道旁聚墮驢足絳鏡驢驚逸碎首血出傷數處裂衣裹傷

復行獨恨未及見富平二李生已給乘訪李中悅病大作裁書傳粵葛寄之李天生遠出客陳祺公所西行五閱月其得詩近體五言百首登華山及東歸雜詠若干首虞山嘗盛推徐霞客善遊徧五嶽窮歷幽險西蜀登峩眉紆回異域探崑崙河源著書盈抱嘗急虞山難省漳浦黃先生於閩黃先生亦向余亟稱其人然竟死終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間何足道謝靈運航癖奇勝每從數百人伐山開道然皆發憤所為使宋文帝旬柄用登之宰輔奇興頓盡而秦帝韓亡之詩可無復作種放為母焚筆硯入東明峯轉徙窮僻母亡驟貴被隆遇晚更飾輿服家人斥田產手攜郡判視為樵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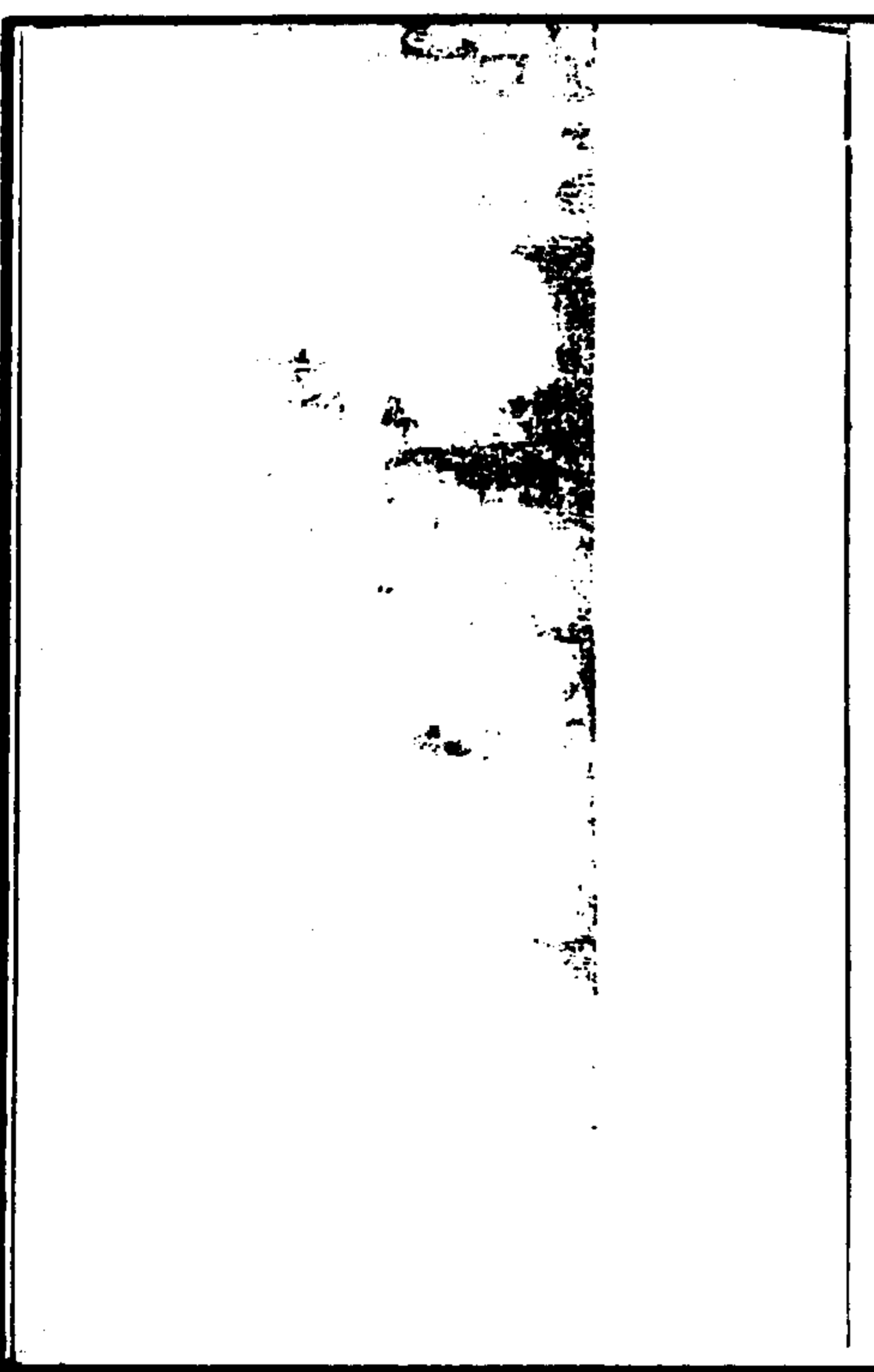
夫拜希夷庭下時辱華山甚季子以一貧儒生怕舉債游涉萬里蟬蛻死生視海嶽如庭戶敝車羸馬笑哭賦詩有為無為樂天憂人交有之令復有一季子覽其詩以論世知其人堅栗浩蕩性則有然不可得而馴矣躬庵文集成禧敘之曰躬庵為文章務以理氣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更講求法度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已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為深弓矢人相筈眠羽以為兵矢而使貫蝨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矚目直視則弓失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



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  
 澗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  
 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  
 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  
 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  
 慨激昂連類旁及凌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子  
 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  
 躬庵一見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  
 子百數十年閒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  
 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  
 不可救止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天 有嘉樹軒  
 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  
 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  
 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閑塞則亦幾何其能濟  
 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其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  
 躬庵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  
 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  
 而不能進也悲夫所著詩甚多稽目之曰至性昌言隨  
 處噴薄至於君國之際哀傷流連雖飲食游戲繪寫蟲  
 鳥亦有不平之氣此宋鄭億翁之情也而文采規矩過  
 之有雨中寄山中人詩曰漠漠湖天雨坐閒濃煙疎樹  
 有無閒懷人似共瀟湘遠一點輕帆九面山甚有深婉

之適又以變故遷三巘冠石卒年七十四子厚德厚本  
 皆淳篤  
 林時益字確齋僑居翠微十餘年與魏祥昆季爲講習  
 之友又遷冠石課子孫耕種採茶芋自食躬親畚鍤夜  
 則課讀毛詩離騷屢爲鄉人平事患有勞費常獨任不  
 辭過冠石者見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鋤琅然  
 歌聲出金石歎以爲古圖畫中人也鄉人皆樂與之親  
 時三魏集成或比之眉山蘇氏三子曰人各自成其我  
 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時益嘗爲  
 敘其始末既老不仕卒年六十一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天 有嘉樹軒





魏禧

魏禧字冰叔父兆鳳生時舍前草結葉如鳳因以為名而字聖期晚自號天民崇禎初舉孝友廉潔不就明亡走匿山中剪髮為頭陀自置惡棺誠諸子曰死以殮我諸子莫喻其指也卒卒私語起走坐不休甯都破家饒於財遣子詣兵營贖人無算而居宅之燬則勿顧也禧兒時不樂嬉戲事梅水楊文彩同學生出外游獨勤業不輟年十一補邑弟子國變後棄舉子業居翠微山中專意為古文門前有小池顏其居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於世世又稱魏叔子嘗有友鈔其文一冊置行篋中武進鄒祇謨見之喟曰今乃有如是文乎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手

有嘉樹軒

攜之去逢人稱說益喜自負然有譏彈之者既登木即自剗棄禧為文雄於伯仲於近時之文喜侯方域姜湛園謂侯肆而不醇姜在醇肆之間蓋以醇而肆自命也所作史論筆勢尤放縱有論封建三篇上篇曰或問於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柳宗元蘇軾論之備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王者受命使子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晉隋之事可見已唐宋聚族姓於京師幸其易制其後朱溫入洛金人陷汴京一朝而殲滅殆盡明興封諸王子倣漢中葉之制世其爵不治其土故自護衛削而天下無強藩高煦宸濠之亂皆不旋踵夷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

之禍子以為何如魏子曰是賢於漢唐宋矣然自秦以來其制蓋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姬在天下不及三十分之一使周即不封同姓而後世強侯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為之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降封國莫大於漢初兵柄莫重於西晉刻薄莫甚於魏尊寵安富莫過於明請言明制藩王禮絕公卿其支庶子孫皆為王為將軍雖百世無或為庶人者然生長於深宮老死於婦寺不親政不習兵熙熙然食粟而高寢者方數百年安不能以有為危不足自保故獻賊暴起西南所至屠戮諸王宗室無能自免者絀於勢而不習於事也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手

有嘉樹軒

家一敗塗地宗子拱手而不知所救其失蓋在於不封建曰周漢之禍明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意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於顏師古唐貞觀中太宗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執為不可師古獨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制萬世無虞至哉古今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格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說而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未善立政之篇曰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



大周之興也封國蓋千八百國此封建爲經而緯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之故莫若以郡縣爲經而緯以封建明幅員之廣軼於漢唐區天下而分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小之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衛司之屬不與誠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略百有五十里公之略百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參錯於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又倣周阪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肖之子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弟而亂無所於作至於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故則子孫之賢者可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扶持藉其名實以奮發於下諸侯王習吏事久明練於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蹇顯蒙而一無所識其推魯無用之人則又散處於四方而不虞乎聚族而殲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於朝廷則藩王終不得有爲於國而積漸之久必至如蕭齊其籤之禍吾則以爲封國既小力不足以作亂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老成有德量者充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於天子或曰天子之子

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得已而家天下者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業業而安則天下之禍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致死戮力與我共定天下之人終身無尺土之奉吾子孫之蒙先業者富有四海世世爲帝王不絕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謝天下口封建之不當復雖聖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能不封宗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之亂其絕於天下久矣而興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侯伯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可謂善矣然生不封王裔子食祿閒居而任職者少非制之盡善也吾則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五等之封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厚其田祿賜予使其子孫世世王侯與國家之支庶等而其賢才者晉以將相卿貳之任不限以文武之途則不至於養無爲而繼世之後文臣要吏亦不敢侮蔑凌踐之如昭代承平之弊如是而功臣之心可以無憾矣夫唐之藩鎮封建之未成者也當其末造國家未至於覆亡禍已不可勝言而封建也哉中篇曰平居無土地人民政事而欲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湯文之聖難以崛起少康之賢難以中興何則其才無所布德澤無所施下無以懷其民而四方無所望也故曰封建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世之平也郡國相安無事及其變郡縣將吏必能擇其近國宗子之賢者而戴之宗



國同時竝起以誅逆亂不待詔令而文天祥藩鎮之勢已成吾嘗觀國家敗亡之際忠臣義士代不乏人然倉卒定策不能深知其賢不肖一旦戴之爲君其後過惡顯著或庸懦無所知識雖心悔之不可得易而祖宗大業亦遂因以淪胥夫使涖政治民威德加於百姓賢聲聞於天下則宗國中苟有一人足爲少康者天下州郡莫不願爲虞仍故曰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者此也然明制之失則又非特不有土治民而已請詳言之明制諸王之子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琴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琴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賜之財費皆文獻徵存錄卷六 有嘉樹軒

厚贍夫高皇帝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廟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烈廟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凌蔑聖祖之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旣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高皇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亦豈知其敝之至於此夫以公天下之心愛子孫則子孫利而

天下亦利以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子孫亦害故其法不可以不變變之何如曰古之族非如今所謂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於身凡五世服盡矣下自身而子孫曾上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始封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自卿至於士而止士之子嫡庶皆爲庶人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爲王而支子爲大夫大夫以下無降凡爵命於朝廷祿賦於其國自卿大夫卿士皆祿而不官官於國者必以賢升於朝試而用之因其才不從其品秩凡庶宗分執四民之業而特免其徭有故徙他郡國皆給以牒使質於有司復其家凡王

文獻徵存錄卷六 有嘉樹軒

國必建學有奇才異能堪將相方面大吏者王特薦之郡縣之士可仕於王國王官屬師傅而下長史六曹王選之而報於天子小吏不以聞凡王五年一朝師從長史歸其國三年上治行於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略也凡封國非謀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國不治者易置其吏朝廷三年一命大吏巡察其境如此則朝廷尊藩王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爲天子宣布德化則收漢唐末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如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道可也下篇曰或曰子之法善矣夫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



賊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失而羣起以興宗國宗國羣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宗之子若孫也且乎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亡也陳氏一呼而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僭國十有一東漢末僭國六晉之亂僭國十有六隋亡僭國十有五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六五代之際僭國十有二宋僭國一亂賊九元末僭國七自秦至元非帝王而僭號與竊據一方者凡一百四十有二家而北之魏齊周末之遼金不與焉當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劉焉劉表非漢劉崇四人者爲宗室其餘一百三十有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兼而有之柰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因作留侯論曰客問魏子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八家則皆庶姓非國家所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國家喪敗之際羣雄並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召天下故秦之亡陳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篡位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猶稱宋號其他忠臣義士或親奉宗子或遙假名號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幸而當其時非甚狂悖喪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又嘗謂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



過矣好左氏傳撰左傳經世成自爲敘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姪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

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滿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礮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吳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緹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晚好陽明別錄門人曾庠請序禧告之曰文成之成功也虛已以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爲之無所瞻顧迺其於君相於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斷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於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試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請授縣丞舒富知縣既歷序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於例礙則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鉉並進蓋公既不敢主斷而專舉一人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



人苟不合當軸意則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  
再其次者而用之猶不失賢者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  
湖廣兵尙在郴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統兵官曰桶  
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懾服  
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  
功多者不顯其功見推鋒奪級而外誰復宣力且兵非  
賊境則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用命哉  
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卽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  
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人情者其所以  
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思  
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藁皆有之禧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罕 有嘉樹軒

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爲有益選而去存之非子志也又  
四此堂摘鈔序曰四此堂者吾伯子所爲浙江幕府奏  
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咨  
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承謨以廉公名震  
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蓋百  
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  
力焉伯子既摘鈔所作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曰陽  
明別錄有識者推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  
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  
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  
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

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  
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與民之利  
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藜藿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  
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  
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  
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  
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  
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  
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  
有哀憐惻怛求其生而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  
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仇除惡者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罕 有嘉樹軒

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  
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衛苗而鉏之過甚  
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  
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  
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  
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  
可以讀伯子之書又著春秋列國論六篇周論曰春秋  
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爲足恃而莫  
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  
折服天下之強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呼此周之僅存  
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



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者則必思劑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為而獨恃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於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鼎卻至不敢爭鄆田此皆可大有為以與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箠而使而顧若鄭之所為何為乎鄭小國偏於強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虎公孫僑之徒尤孜孜焉日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為天下共主其自強甚易而君臣之號為賢能者則皆以空言守其虛禮為之既效上下相沿遂以為制天下之術在是也嗚呼周言典禮而卒於不振後世以清談治國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哉魯論曰魯之所以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望 有嘉樹軒

自全者蓋在於固事大國忍辱含垢而不妄發夫魯之治近於周周守典禮以持天下而魯少被侵伐則亦以為秉周禮之故非也昔者晉取汶陽之田而魯不叛成公朝晉晉人不敬欲事楚而季文子不可晉會於向二卿並行孟獻子請稽首若衛孔達之伐晉唐蔡之叛楚者終魯之世未有也秉周禮之說始於仲孫湫規魯之一言當時魯所以存者亦幸耳而後世遂以為然嗚呼主昏臣悍弒逆僭亂之事史不絕書誰謂周禮之虛文而可以捍強大耶虢之役季氏勞叔孫旦及日中不出曾天曰魯以相忍為國是則魯之自全者也夫能弭其外而不知彊其內此魯所以終弱亦同於周與鄭論曰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以首禍之人不死亡則亂且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吾於是而知鄭之所以受兵與春秋相終始國瀕於亡而終莫之振也或曰鄭處南北之交左晉右楚故盟長中國者必爭焉亦其地使然也是不然宋衛與鄭並列中原其介晉楚而國者不可勝數而何以鄭獨受兵乎蓋鄭自武公以奸淫取鄆而莊公首與周室為仇敵至射桓王中其肩當時天下諸侯之不臣夫有甚於鄭者卻至韓厥再獲鄭伯而不敢執曰傷國君有刑况天下之共主乎宜其子孫之速禍也當莊厲之世齊晉未與楚師未交於中國也其與兵構怨恃威力以侵陵小國者莫鄭為甚夫以兵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望 有嘉樹軒

者則必以兵終語曰天道好還人亦慎無為首禍也哉晉楚論曰晉楚狎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蓋數數焉楚非能有加於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猶彬彬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濟以凶悖惟利所在悍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然諸侯服從晉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而楚顧能加於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於楚然卒亦鮮能收之者昔晉楚相過於繞角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楚人剽悍敢於有為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慎其所發而謀其所收亦庶乎其可矣秦論曰秦并天下在范雎



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介僻遠與戎狄爲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殺以來初未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夷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彊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罍

有嘉樹軒

以得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彊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於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彊二十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吳越論曰智小而謀大力輕而任重積之薄而發之驟未有不速其敗亡者也部婁而生松柏其根必蹶膏將竭而揚其燄其火必滅是以城雀生駒而宋亡徐偃王崛起自雒於周不旋踵走死古今小國非

有聖人之德蓋莫有能暴興者夫匹夫無故驟獲千金識者以爲災禍之至况僻小在夷一旦取人家國暴起於天下顧望其能久得也哉此吳越之所以速亡者也又嘗著熊養及字說及跋賢溪重脩孔聖廟碑易堂講論期於有用讀禧之文可知其旨趣矣常遊江南廣接人物道德隱逸之士皆投分稱契闊焉舉博學鴻詞累徵以病辭康熙十九年踐維揚故人之約舟至儀徵忽發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弟禮之子世侃爲子有詩文集二十二卷左傳經世十卷其日錄裏言與其伯子偶書學者循習之以爲秉要執本且謂其能得陽明之趣也王士正曰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之徵內外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罍

有嘉樹軒

薦列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搗謙江西魏禧山西范鄆鼎陝西李容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闡明絳州辛全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魏獨以古文擅名其兄際瑞弟禮皆善詩時號甯都三魏也世侃字善詩



魏禮子世做 世做

魏禮字和公少絕魯鈍受業於叔兄禧禧不之喜嘗遭笞罵一日檢所誦書得其雜記一條云叔兄每笞罵我愛我也禧歎曰此子有心人也喜過望年十七補諸生禧棄巾服請於父從叔兄後父笑曰汝未有名字人將謂汝通歲試耳從汝志可也禮寡言急然諾喜任難事往往面折人為學又甚苦易堂諸子年長二十以上者皆與為昆季交名日益高少習勞苦能跣足步行數十里至百里日或止一食以膽略自詡嘗省伯兄於潮州賊方殺人流血在道趨負擔者行曰彼方得貨不遽出也卒無恙及伯兄客燕又省之山東遭父母喪既免益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異 有嘉樹軒

喜遊一之閩再之粵友北田五子五子者何左玉弟不偕梁器圖陳元孝陶苦子也北田在大良有寒塘草亭五子講論於此人亦稱五先生矣渡瓊風浪夜作乘月渡海既至瓊值兵變閉戶為詩瓊至險遠大帥執兵柄尊若王侯郡中人士皆屈意下之聞禮名請見長揖為上客一州皆驚謁海忠介邱文莊祠而還既又訪邱邦士於秦中聞道人彭荆山居華山據絕險直上四十里與之據地談一日又過中州所至訪其賢豪問阨窮遺逸之士而天下士亦往往聞其名樂與執手將浮江往江南次吳城問舟有虬髯僧先在舟問客何姓曰姓魏僧曰得非和公乎相與大笑在金陵書肆繙書有老人

與江西口音揖之曰人言江西魏和公將至果然耶禮與語大驚其之楚也將登黃鶴樓遇一男子甚偉數目禮禮亦異其狀目之客駭問何方人曰贛州客曰甯都有三魏君知之乎嚮吾客粵粵中陳元孝言天下無若魏和公者恨不見此人耳禮笑曰使在君豈欲識之耶自指曰是也客大叫曰我數目君固知此間無此人也與登樓貰酒痛飲同歸逆旅中流連數日乃去然禮固多病性褊不肯容物舉止真率任意飲食以是不得愈年五十倦遊返山中時滇中叛贛州亂方起諸大吏聞禮名頗以土俗利害詢之且有致重幣延之參幕府者禮竟不出為古文筆勢奇縱有讀徐涑溪集文文山鄭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異 有嘉樹軒

所南詩序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文詩涑溪自為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遂成涑溪之詩涑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信國公為宰相於上有思肖先生為處士於下皆能與天地爭苑枯宋雖亡二公足存其生氣嗚呼豈不信然哉然天亦何為而為是興亡之數哉假使亡者桀紂興者湯武其可也且或亡者湯武而興者桀紂則何為乎夫天中絕夏德以與泥羿而靡有高氏執而不與卒以歸夏天湯武其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忠臣孝子之事災也而為之祥死也而益之以年壽是故忠臣孝子不肯稍屈服於天觀其臨命時風霾晝晦若虹雷雨雹是也堅護其



靈物不使消滅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義士  
何代無之如顏魯公有書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  
傲信文鄭二公有詩後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  
其情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淥溪似之矣而淥溪  
往又析集陶詩與杜詩也又有荅張一衡書曰天下去  
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  
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  
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  
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  
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墜變亂之變成兵戈疾  
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交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吳

有嘉樹軒

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  
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  
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莖而春始萌矣而君子  
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  
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  
金白玉之璫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  
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  
巧之基也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  
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夫而樸未嘗滿其  
謂僕語亦甚樸無益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一  
二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

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禮固然也足下蓋守  
樸君子僕甚恨覲面失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  
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以樸爲基之用  
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又三樂府跋曰子昔遊  
海外地維絕天弱水播鬻之天中出水日月不定星辰  
如撒豆忽落忽起人語聚氣振聲喉破塞唇齒竭對  
面弗可得聞此海濤也驢駢然駘然塌轟然民物涵  
動若誼若寂日光晃晃若晝若夜耳失賊心失悸若虛  
通九地瘞虛瓊萬闔城鉤洞作聲此兵變三日夜戈甲  
奔馬也十雷並下虎豹白澤敦圍木櫛慘者折前者批  
搖者拔兩一點如拳牆堞空中如秋葉翔水上山人銜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吳

有嘉樹軒

地下不敢起則奪去戶外蛟龍搏戰每羣百十此颶  
風也屋瓦震撼燈光迸發成猛炬月變風吼星走天神  
下喙者咤者縱金伐鼓者奮駃者皆無萬數子縱歌頭  
髮上指拔劍而斫此讀三樂府也噫此鷓史氏沈鬱悒  
裂之氣搥心之血忠臣義士之肝所結也禮爲文喜昌  
黎東坡不喜曾文定公嘗寓書南豐甘京論之曰子固  
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辭  
氣深厚兩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獨嗜之也子  
固屏絕百家其爲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嘗比董  
仲舒然禮以爲非真有得於六經之學者也嘗讀子固  
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莫甚於此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遂君為行  
 權吾以為必無得於春秋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  
 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為必  
 無得於六經邱濬以秦檜於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  
 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為必無得於大學而董  
 仲舒漢之大儒於祭仲亦附會其師說此與子固之好  
 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論  
 議間有一出於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  
 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京無以難也其詩若  
 高竹露初下寒花香未分孤雲秋正渺雙雁遠相隨落  
 魄遠行客風烟何處邨烟月虛遙夜溪山帶早秋又春

文獻徵存錄 卷六

至 有嘉樹軒

日偶作云迢遙登臨興未孤買舟欲看洞庭湖灘高水  
 渴還歸去處處春山叫鷓鴣與唐人近伯子仲子不能  
 及也有詩文集十六卷內行淳備方九歲父將析產持  
 一田券躊躇曰與祥則禮損奈何禮適在旁應聲曰任  
 損我毋損伯兄父笑曰是固魯鈍者耶晚築室翠微山  
 頂榜曰吾廬設圖史筆研外惟長榻茶具而已布衣優  
 游以老壽終子世做世儼並習文雅嗣其清德矣  
 世做字昭士生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  
 二章輒能背誦稍長從仲父禧誦讀殫意著述有陳勝  
 吳廣論曰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為天下倡誅暴以  
 救民功莫大焉宜可以得天下而敗亡不旋踵者其故

何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子曰嗚呼  
 子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  
 如此也嘗攷秦漢訖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  
 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由於人事然天下兵端  
 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  
 有傳曰無為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  
 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既除  
 暴虐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推而奉之  
 以為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  
 章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為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  
 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

文獻徵存錄 卷六

至 有嘉樹軒

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蓋世之英雄  
 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赤子視為仇讐誅之  
 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之欲且夫首事  
 者舉於一隅四方之眾聚而攻我財力固有所不足則  
 必竭百姓之脂膏抽丁壯以為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  
 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譽王侯小者乘間為盜賊天下  
 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  
 之慘陰干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  
 所佑哉是以真人之舉事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  
 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六畜所以養人多殺然且  
 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由我而死乎此勝廣之



所以終敗也唐末王仙芝首聚衆爲盜蹂躪州縣不數年輒敗亡黃巢因之至破京師僭大號夫盜本以害人而首倡者亦祇爲後起之資況首倡以爭天下者邪傳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又以關壯繆既得徐晃射圍中書攻樊城爲失策論之曰兵法曰攻其所必救吾攻人垂克而境內有故不得不反師以自救者勢也昔者衛伐齊而邢狄伐衛以救齊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古之人不恥旋師以自救而卒無害者此十全之策也某旣得徐晃所射書知吳與魏合此時退師以保荊州是爲上策不得已而爲其次則遣使致書於吳明言其出兵助魏而追敘吳蜀之好以要之意吳知其謀已泄師

文獻徵存錄

卷六

至

有嘉樹軒

必止而不興又不然子平威勇素著使將兵數千急赴荊州謹烽燧嚴斥堠雖糜芳傅士仁等猶足以用吳師雖至而有備可以無患猶不失下策顧不設守備惟見樊之可攻而不忍棄而不虞徐晃孫權之乘吾弊致令進退無據父子皆沒可不惜哉或謂以晃之勇一日而破七屯是吳師未至而某已敗則諸策皆無救於事矣曰得書輒退則兵不挫於晃即小挫猶可再舉何至殞身而辱國哉或又謂以晃勇而多謀乘某退而急擊之某亦難於自全曰不然彼以詐來我亦以詐往揚言退師陰伏銳卒於要地而要擊之反足以敗晃還而攻樊樊日必克而乃恃其一往之氣輕徐晃而不爲備墮蒙

遜之術中滅撤戍卒至於白衣搖櫓盡執沿邊守堠而不知又何軍令之疎乎嗚呼于禁之敗操至欲遷都以避漢業可以與矣而卒至於是母乃失策者多與抑天之不助漢也耶禧甚賞之禧遊秣陵世做送之贛江舟中禧與論文及其兄世傑之文自請曰做也何如禧指江中灘石曰汝文似此矣世做性狷急勇於事禧嘗謂其文一如其人鋒銳所及往往有沒羽之力矣多病不應試嘗之燕之江南及湖南北又一至嶺南謁北田五先生新城王士正使粵東見所作願折節與交也有耕廡文稿十卷別有師括編則集其父所雜鈔書而次第編之也

文獻徵存錄

卷六

至

有嘉樹軒

世儼字敬士善病如其兄然不廢翰墨有焚諫草論曰諫而焚其草可以取悅當世不觸於刑禍可以欺後之人即尸位素餐未敢數犯君顏而謂吾百諫而百焚其草人烏得而考之且夫愛君者何必出於焚諫草也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仲虺美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然則爲君者豈在無過而後乃爲賢哉蓋改過從諫之爲賢也夫旣以改過從諫而後爲賢則不焚諫草者乃所以彰君之善若必揜其君之過而爲忠則陳賈賢於龍逢比干遠矣且使吾君諫而不聽尙宜糾合同僚之忠直者昌言於朝冀其必改而後止雖流竄殺身有所不屑顧



又何得以焚諫草揜其過塞一已之責而遂已哉嗟夫孔光當漢成之時位極三公不能盡言諫諍以補衮職之闕復貪位顧祿不忍歸老田畝劉輔之死光豈得不愧乃假以焚諫草不彰君過奸忠直為辭若謂已屢諫焚草而人莫可得而知者吾誰欺乎後之君子尚論古人以龍逢比干為足法耶以孔光輩為足法耶如以孔光之賢過於龍逢比干則無務夫敦諤諤之節焚諫草可也其為谷文稿凡八卷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五

有嘉樹軒

汪泂

汪泂字魏美錢塘人性恬淡不肯懷刺謁人時人號曰汪冷中崇禎末年舉人國變後謝公車嫻黨中強之出贖千金其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界若妻正色謝曰吾夫子不可勸吾貧不愛此金也妻故錢太守女咸異之兄澄弟澐亦棄諸生服奉母徙城外僻地居焉泂聞來定省然泂自能來家人往跡之不可得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魏禧客湖上往詣之辭不肯見禧致書通其意與把臂遂為深交每之愚菴設食共臥起輒談至雞鳴不休愚菴僧明孟三與天界覺浪巖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者也泂嘗遊天台石梁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五

有嘉樹軒

匡廬黃山白嶽反河渚徙孤山晚留意參同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即棄去一日晨起視日忽曰可矣命于蓮具紙筆書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見破樊籠逍遙從此別詩就投筆就寢而逝年四十八朱彝尊曰孝廉高蹤苦節人所難堪予嘗訪之大佛寺僧寮竹榻蘆簾不蔽風雪坐間欲留子啜茗則瓦爐宿火已消一笑而別後數年偕處士魏允枻過于山樓書塾時已初冬共宿樓上所攜布被尙未裝棉也間作詩多不在藁竊謂史局中為逸民立傳豈可失此君



胡介

胡介字彥遠初名士登錢塘人明諸生國變後不仕隱於河渚自河渚徙宅一畝田暇與室人翁少君門內酬唱有旅堂集感懷云蟋蟀候十月自來親牀帷又云榮名汨民秉鑿略矜等夷假寐昏旦中冥然已無知又云破劍作耕刀鐵存而劍亡陸冰修以為淡蕩頓挫自有神韻近體在隨州黃州間如雨中懷陳四康侯東歸云楓落吳江客路寒布袍江上思漫漫孤舟一夜風兼雨人到嚴陵第幾灘又送顧庶其南還并訊茂倫諸子云離堂尊酒恨難平久客何堪送客行落日自傷遊子意殘年倍有故鄉情帆檣楚國羣鳥晚橘柚吳天一雁晴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五

有嘉樹軒

歸訊江城隱君子幾人雨雪憶劉生皆可誦晚逃於禮年未五十而卒

徐繼恩

徐繼恩字世臣仁和人諸生少為文瓌麗奇偉崇禎時貢於鄉亂後為僧名止巖字歲堂有同凡集今世說謂繼恩天性英爽不耐憂煩嘗曰人非金石立見銷亡不若逃形全真肆意方外王士正曰詩皆無香火氣唐宏秀集中所少又曰遊靈谷寺記上人貽豁堂詩自蔣陵至青谿遂盡其卷帛道猷湯休之流也有黃巖送方孟培云在遠無相識逢人似故鄉寒潮連桂檝春雨別松陽柱折江瑤脆杭炊楚玉香歸與及耕釣烟水路何長又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峯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五

有嘉樹軒

隱發清機又月下由御教場下投淨慈宿朗公房云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又剡溪舟中望謝太傅東山舊隱云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為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又熊中行將往西粵間道還楚索筆題此人家竹樹渺范間浦澈林巒不記灣安得帆隨湘勢轉為君九面寫衡山又赤壁云扁舟絕筆酌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顧銅絃鐵板唱江東又寫梅寄蔣渭公云林家三百六十樹今日猶存此一枝欲約君來香影際為傳水浸月明時



劉獻廷 王夫之 陳大章 劉夢麟

劉獻廷字繼莊又字君賢先世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大興獻廷年十九復寓吳中居吳江縣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復至吳垂老始北歸反於吳終焉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梁谿顧昉滋衡山王夫之心服者南昌彭士望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獻廷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斯同參明史最心折於獻廷黃鴻願景范長於輿地亦引獻廷參一統志事獻廷之於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岐黃者流釋道之言無不留心自謂音學別有所窺足參造化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奧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

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音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謂惜不得觀之以證泰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也其說浩博學者多未能通之又論方輿之書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別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十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時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微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論



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劉石雲擾以訖元明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不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豬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鄭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鄭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李

有嘉樹軒

農田戰守者各詳攷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又謂綱目非紫陽親筆故多迂而不切於事情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獻廷所欲著述多未成其徒黃景夏哀輯其所見者爲廣陽雜記其書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叛平涼文俱可喜同在徐尚書邸第萬斯同好終日危坐獻廷好遊或兼旬不返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裳接架尙書既去官獻廷亦反吳邀斯同共歸曰與我共成所欲著之書乎斯同諾之而不果未久獻廷亦卒沈彤爲之傳無子全祖望曰萬隱君

季楚最心折繼莊其歸也隱君尤惜之子猶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毋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悲哉吳江徵士沈彤爲傳謂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子死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今亦亡矣蓋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李

有嘉樹軒

諱而不令人知形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也王夫之字薑齋衡陽人崇禎十五年舉鄉試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匡山中獻忠執其父爲質夫之乃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憐而皆免之桂王在肇慶瞿式耜薦爲行人以母病乞歸居石船山師心獨學彊力不倦論易不取京房以陳搏先天諸圖爲不足信詮釋尙書往往有新意又以毛詩傳鄭氏箋名物訓詁不備爲書辨正之其叶韻辨一篇足爲典文之美焉康熙初吳三桂叛據衡州夫之深自逃匿三桂死後巡撫餽之粟帛請與見夫之已病辭帛受粟



未幾卒所著周易詩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數十卷尤好張載正蒙說演為思問錄內外二篇湖南北說經者後有陳大章劉夢鵬

陳大章字仲夔黃岡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通毛詩有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劉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饒陽縣知縣好公羊穀梁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故申公穀之長斥左氏之短為春秋義解十二卷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空 有嘉樹軒

陸圻 字龍一 景宣 又字講山 錢塘人 貢生 父運昌

崇禎甲戌進士官吉水縣有子五人圻為長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曰是一徒而成邑也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弟堉中之圻性溫良文行彪炳一時事親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臯立志以忠誠自勵與人無忤雖僕隸有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為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終身未嘗私扣一函人比之阮長之不欺閭室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早世乘醉造其家哭之失聲從子儂胡不輕與人定交者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空 有嘉樹軒

亦一哀出涕少與其兄弟為登樓社崇禎間文社四起執牛耳者婁江張吉士溥也歲辛巳吉士卒圻東芻絮酒往會葬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為傑作或問卿自比稚黃志伊如何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與孫治並精京氏易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圻決為晴治曰雨天甫曉曛曛日出晚即滂沱雨來人咸異之其詩文采組六朝醫方口令觸口悉成儷語餽飯冷菜捫蝨而談相對者忘其穢也舟泊富春云舟泊富春清晴江接太清嚴光前路去孫策此鄉生山勢趨吳會濤聲撼越城銜盃殊浩蕩天地未休兵閨怨云何處高樓笛淒清菩薩蠻分明秋夜裏夢到玉門關吳漢槎雜體詩



序曰原夫河梁贈答實肇風徽鄴下歌謠漸多辨麗五言之盛可得而言然如子荆以零雨見珍康樂以春草特妙以至司空兒女之玼延年雕績之累莫不性取獨適家罕兼善譬之觀魏闕者蘭綺之第橫成入越都者緡纜之榮不愜此言殊軌者易爲工而通方者難爲巧也乃若醴陵創調雜體名詩筴簧匏管九吹之變悉和橘柚植梨一啜之鮮不御庶幾力同賁獲才甚驟騎真天姿之備嫩人外之絕智矣然世風代降擬作爲繁薛君采馳騁嗣音王弼州條列羣品頗多虎賁之形不失虞邱之貌而今時如吳子漢槎者辭爲南國之宗名在延陵之季遠隨羈宦遇閣題銘近同傷亂當筵流涕身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畜

有嘉樹軒

賈油素無不推其贊文容比珊瑚俱欲爲之作架斯固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復以銷暑放愁幽居綴藻踵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時次亦擬作三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景物與會仰溯曩符神韻格調取高前式所謂雕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於目芳香之草不同岑而皆襲於楮也至若太元天監旣不一揆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僖面產北方者不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形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胡寬營新豐而雞犬競識仲謀捫屏上而蒼蠅欲飛斯已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吳遜文通祀近祧遠則

吳盛王薛豈非記室之後勁好事之深憂也哉講山武林者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新城尙書雅重之柴紹炳詩選序謂景宣經史論序藻密淹通翰墨之勳先驅首路詩則綺麗爲宗符采照爛雲津龍躍不厭才多遭亂匿海濱尋至越入閩爲浮屠母趣之歸嘗賣藥長安市上適湖州莊鑰私撰明史以圻名高列之卷首牽連將得重罪旣事白論釋歎曰我自分死矣而得保首領奈何不以餘生學道乎先遁之黃山子寅徒步入山號泣請歸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以祭墓請諾之旣歸弟皆患心痛留治之八月餘與弟同室臥終不入內旣愈遂游嶺南南雄太守陸世楷善浮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畜

有嘉樹軒

屠靈一營丹崖精舍居之緹鐵鎖下上圻因依焉一夕夢至一道院丹梯碧瓦迥非人世以龜蛇爲旒神狀貌甚嚴寤而怪之以問寺僧僧言此似夢中太和山也圻領之若有所思忽易道士服遁去寺僧莫之測也子寅旣舉進士釋褐後又往楚中求之問關千里蹤跡杳然遂不知所終或云隱武當爲道士莫得而詳也洪昉思有答人詩云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一盞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圻與其弟培塔並有盛名大倉張果輯海內名雋與東林諸都講共採錄之得若干人爲復社杭州圻兄弟三人哀然列社首人之造其廬者比之河津之三門山曰此陸氏之龍門也圻所



晉曰從同集其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靈蘭堂墨守皆藏於家

培字鯤廷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氣盛不可犯國變方里居辟兵於橫山自經死

培字梯霞諸生有兩弟曰紫暹名垣曰左城名堦皆名士國變後奉母居河渚之駱家莊以佃漁為食間受估人請選制舉文名龍門集以酬金養母兄圻賣藥苕霅間月一歸省每歸必牽一舟奉母居其中飲食歡笑以為樂如是者有年浙撫張運青構書院於萬松山集學士讀書其中奉培為師每會赴者千人因輯所講四書錄題之曰大成梓以行世年八十三卒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奕 有嘉樹軒

吳百朋字錦雯錢唐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為文數千言立就未嘗起草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目青睛鬚髯皆紫怒則戟張胸有毫數莖長三寸為人少言不泄遇事不平侃侃不畏疆禦至推座罵起與人交舒鬲要負氣好俠蓋疆直敢任其天性也嘗遊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篪篴者盈座上日解縕袍貴酒酒酣對容揮毫烟雲滿紙博物洽聞與徐世臣輩創為瓌麗奇偉之文天下誦之號為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或問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蘇州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十子詩序謂錦雯才斐妮兼有氣勢故鳴筆下

羈境必絕詣致異小家樂府歌行瀟瀟大國風也崇禎十六年舉人謁選得蘇州司李改官南和知縣居官有異績歿於任百姓奠者踵接紙錢騰貴一縣盡空建祠祀之兒童亦疊瓦礫為小室祀焉

陳廷會字際叔以貧教授河渚間居父喪斷酒肉儼然骨立將葬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穴得舊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即親靈未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與陸麗京孫宇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郊道旁觀者竊歎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肖麗京酷推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士逸祝文毛稚黃謂為陳作陸有欣色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奕 有嘉樹軒

張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號竹隱君錢塘人性恬淡不樂交游美鬚髯長尺餘手足胸背皆有毫寸許夏月好坦腹臥大樹下視富貴若不介意侍御何元英與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吾正喜其傲慢喜山水深溪遠谷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為西泠十子之一毛稚黃嘗言祖望詩蒼澹頓挫如大漠風雲莽莽無極有從野堂詩晚定為秦亭詩集十二卷其為詩骨格蒼勁七言能用比興雅近少陵五言尤峭刻如涿州城云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側耳聞啼飢傷心自我輩夏日宿沈氏園云新月映歸翼涼扉生夕陰贈恆質上人云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白竹村



云仰視如鳥巢夕暝梯雲宿俱不減古人朱竹垞亟稱之華州羅賢亦云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祖望王丹麓又稱其賦謂爲盧枏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儔也

孫治字字台一字鑿菴仁和人諸生朱竹垞曰字台刻意摹古雖質不佻宛平梁以梅至武林一見便披襟契謂人曰若孫子者所謂雲中白鶴那根矩劉士光之儔也其與關六鈴云故人棲託近如何聞道元亭白詠歌梅福遊吳辭宦久虞卿去趙著書多秋風紀塞來鴻雁白露寒塘遍芰荷君意陸沈堪寄似獨慙年歲轉蹉跎華州羅隨園曰與放情詩酒謂字台情詞斐亶信然治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交

有嘉樹軒

兼善潛虛

沈謙字去矜仁和人少機警六歲能辨四聲長益勵學好爲詩古文形體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與人言氣纔厲及發辨議則電閃霆激推屈一坐隱於臨平東鄉嘗謂其友張綱孫曰居山食貧亦能不改其樂恨無黔婁之婦穎士之奴聲名藉藉戶外車轍恆滿性孝友父沒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故屬兄既燼謙割己宅居之兄欲徙謙念兄貧苦僦屋居留以讓兄人以此益重之小詞甚工海鹽彭孫通在廣陵見謙及董文友詞笑謂鄒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與柴紹炳毛先舒皆長於韻學紹炳作古韻通先舒作南曲正韻謙

作東江詞韻陸圻歎曰恨孫恂周德清曾無先覺有東江集行於世謙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能垂遠若俟之子孫恐故紙斤不當二分直也陸圻曰去矜少喜溫李見華亭陳給事作乃規矩漢魏蹈初盛之風致聲和而不流意貞而不濫毛先舒曰去矜上溯漢渚下汎唐波操律比韻特見精妙朱彞尊曰西泠十子以格調自高去矜采組六朝故特溫麗其九日言懷云九月九日意不愜杖藜扶病登高臺盈尊綠酒此時醉舊國黃花何處開金管玉簫激霜霰銅駝鐵鳳生莓苔望鄉不見遠天盡蕭瑟江山歸去來又五言送人云沙深埋馬足風利斷人鬚晚眺云落日大荒遠平沙秋雨來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交

有嘉樹軒

毛先舒字稚黃仁和人爲諸生改名騃字馳黃父歿棄諸生不求聞達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陳子龍見而咨賞之因師之復有歆景樓詩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人以其爲憂先舒自若曰病味頗亦佳弟不堪爲躁熱人道耳嘗賣所住屋償責忽念女兒與其夫未葬出賣屋金爲營葬費或難之先舒曰假使女兒爲兄者則此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又何有善爲詩有吳宮詞云蘇臺月出夜烏栖宴罷吳王醉似泥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王新城賞之以爲未經人道又塘上曲云第三橋頭桃李花游絲飛燕逐輕車滿湖春水弄晴綠騎馬醉行烏帽斜又怨歌行云南陌提籠葉始生西



堂秉杆錦旋成郎心莫似黃梅雨看過春蠶便少晴亦有古意長於四六有湖海樓儷體文序甚精緻為西泠十子之一十子詩序謂馳黃素工韻語復精裁鑿沈婉名秀罕出其右或整粟微乖神韻恰合小詞雜著都屬可傳今世說謂陸長於引古毛善於標新毛讀陸文每曰苦成語多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廋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棟榱即構榱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宕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鄭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佚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女巧弄機杆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繡帳初褰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柴紹炳見之笑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人以為中的好談韻學以為字有聲有音有韻韻為尤要顧韻有六說一穿鼻二轉輔三斂脣四抵齶五直喉六閉口著韻學指歸及唐韻四聲表詞韻南曲韻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論文曰文須具根柢如草木之有根莖也心以誠通氣以厚養益以虛受慧以靜生誠厚虛靜四字文章之本根其作文每自頌之不喜二氏書取宋儒語錄有補實用者錄之題曰鍼心類鈔蓋自為鍼砭也從

山陰劉蕺山論性命之學其論學以宋儒為歸論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而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朱子註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未嘗不以去欲為首功人自不察耳與學者辨難約數十萬言家貧甚嘗欲賣田刻所著集意未決諸匡鼎曰產去則免役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先舒然之卒年六十九所著有思古堂全集十四種思古堂集四卷漢書八卷皆雜文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小匡文鈔一卷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南唐拾遺書一卷格物問答三卷螺峰說錄一卷調停釋之匡林二卷以東坡志林時事理偶為駁正更取問之作并錄之其實與辨者止二三條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其餘皆錄集中雜文與人辨者以良聖學真語二卷劉宗周說先為匡林問答詩辨坻四卷之評歷代聲韻叢說後約其旨歸以為是編詩辨坻四卷評歷代聲韻叢說一卷韻白一卷鸞情集選一卷填詞名解四卷南曲入聲答問一卷匡鼎字虎男錢塘人與兄九鼎並有令聞時人比之機雲軼轍也

丁澎字飛濤號葑園仁和人少嗜飲一石不醉與弟景鴻濬皆以詩名世目之為三丁讀書樓上客詣之澎伏案上不覺客以為畫寢迫視之方觀書目與書才一寸嚴顯亭云葑園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摭以書衫袖婺州吳之器賦詩曰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為一時傾倒如此十子詩選序謂葑園



天性愉夷不耐摻剔染翰伸紙宛爾妍好如合德入宮  
芳蘭竟體以自然標勝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  
扶荔堂集信美軒詩選與荔裳愚山顯亭輩稱燕臺十  
子名滿京師常入東省侍郎李爽棠從東出澎從中入  
瞠目相視侍郎遣問訊澎急趨謝侍郎笑曰公耶吾知  
公短視何謝為澎退笑謂人曰吾短視與詩名等一知  
中州貢舉得一卷奇之同考以其文波瀾簡質謂其人  
老矣請置於乙澎曰才與膽時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  
名士也榜發乃廬陽李天馥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  
衡文幾失此佳士初官法曹時將冊東宮以其諳典禮  
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譯館問吏人曰此能詩丁郎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圭 有嘉樹軒

啼冥冥日未曙鼓楫東歸向何處丹楓白鷺隨我行明  
日江關送君去又送王山長還楚南云地盡三巴接將  
歸南雍州天空一雁斷何處岳陽樓橋樹侵寒雨猿聲  
入暮秋鄉園正搖落有夢逐湘流  
虞黃昊字景明一字景銘十歲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  
文更作辭巧文人賞其工以是知其為遠到器康熙五  
年舉人十子詩選序謂景銘妙齡嗣響一洗蕪累雅才  
秀色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號獨步比於毛馳黃七絕  
妙得天縱非由鑽仰有楊柳枝詞云楊花如雪撲征衣  
馬上征夫苦億歸曾向曲中回首望不知真在路傍飛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圭 有嘉樹軒



方中通 揚州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父以智明崇禎十五年進士官檢討晚為僧名宏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尙有通雅五十二卷網羅載籍疏證前訓譌濫實罕明之中葉雅才好博首言楊慎其次為陳耀文焦竑然慎才嚴而實疎耀文辭蕪而實要竑習與李贄遊多引佛書彌傷總雜以智著書於名物訓詁皆有徵實無三家之短矣又有易柳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中通少傳父業稽古有機思喜量圭黍察儀漏嘗以古九章法僅存條目鮮能尋繹其義乃據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之又列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文獻徵存錄 卷六 畫 有嘉樹軒

算籌算尺算諸法輯諸家說制取其長制為一書名數度衍凡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廣昌揭暄著寫天通語與相質難為揭方問答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通兄中德字田伯隱居不仕年八十猶讀書不輟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中履字素伯幼隨父於方外晚築稻花齋於湖上殫力著述有汗青閣集及古今釋疑十八卷揭暄字子宣研究西法別有精詣嘗謂七政小輪皆自然旋運如手攪盤水勢取周遭行急過生乃成雷逆自古高才鴻生來觀斯指矣

蕭正模

蕭正模字端木福建將樂人少補諸生從同邑侍郎廖騰燧學與郡人余思復施中鄧拔萃吳日彩等以古文詞相切磨耿精忠為亂匿深山中亂定始出累試不遇學使汪被楊鍾岳賞之巡撫張伯行開館延士纂修朱子書屬正模總編焉貢太學一至京師而返於祿仕泊如也正模深史學自漢訖後五代為史論十八卷多糺舊史之謬當時號為精核又為讀東林筆記五篇其一曰故明講學之事流為門戶而國因之亡議者以為亡國者非東林而攻東林者也顧余於諸君子亦有責焉夫顧涇陽之實始講學而諸公隨之也不從京察之閣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畫 有嘉樹軒

銓不合乎不從國本之爭請不得乎書救淮撫連諸臺省以為之地也可不謂之聲援乎聲生勢長致海內以為國是非東林不定也而諸小人生心矣夫此為臭味則彼為參商此以道學為是非則彼以意見為駁覆此身去名高而海內以為清流則彼恃權求勝而營窟以護身命此固宜其騎虎之勢之不得中下而無地自容者之不得操刀而使人代割也善夫繆西谿之言曰諸君有立名之心黨錮與道學將為一矣而黃真長於魏廓園之擊魏廣微也曰今君子小人之名無過為分則小人尚有牽顧猶可一二分救也不則迫之於險將為所欲為耳於內外之勢已成也曰吾輩處漏舟亦惟衣



柳自戒無自爲敵國也嗟乎是數言者可爲諸公藥石矣而諸公弗然也夫諸公夙昔持正固無立黨之心而事成水火勢等仇讐天下之亡亡於小人之有意以陷君子而君子之以必爲君子求勝於小人者亦無所謝於門戶之責蓋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三黨僞學明之東林易世皆然乃知夫子之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必有其道而諸公日事講學而不及講之乎此也噫其二曰諸君子既以京察之齟齬國本之爭立去而講學而後三案紛紛小人遂乃結連內外而爲諸君子禍夫京察之柄在銓而銓部之持正守法者孫寵趙南星孫丕揚顧憲成王圖諸君子也此其曲在閣不待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去

有嘉樹軒

言矣國本之爭立則在神宗之中年光宗已長而鄭妃有寵母愛子抱羣小之窺乎菀枯之勢者無日不爲鄭謀此時國本之立其可緩乎諸君子既已振腕盱衡乃一請再請至屢請而竄逐廷杖猶爭之不已沈一貫者不力贊之而陰排之黨人之目自是不改於朝阼而其後諸奸相有待嫡而立之議有拜后爲母而後稱子之議有三王並封之議依違苟且要以緩立太子之謀而爲福王地向非臺山委曲調護則福王之國遷延何日而鄭氏之爲太子禍者詎止張差之挺擊已乎夫在今日以爲張差挺擊可談笑而道耳而當時事起須臾禍在國本雖有良平之智伊霍之用計不及施讞其獄者

得以風癩了事也乎光宗升遐李可灼之紅丸再進方從哲實過信而主使之而復敢以回籍之溫綸銀幣之厚賚蓋知其罪而不之討此培植之善類株連於三案之糾纏而莫可理也悲夫其三曰宰相者國是之權衡而人才之消長國家之治亂隨之故自京察之閣銓齟齬也而東林講學起於張與王之攬權以自私自國本爭立而諸賢鉤黨之目成於沈一貫之沮撓張綱紅丸挺擊移宮之是非不定而沈方溫魏之懷奸釀禍于魏聞以太阿之倒提於是而君子日消小人日長國本幾一疏之劉一燝也救文震孟之廷杖爭趙南星高攀龍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去

有嘉樹軒

之去國而委婉調燮於內外之韓爌也安太子於王日乾之許而上皇不驚謂福王以之國有日而廷臣不聞甘繆昌期熊廷弼孫慎行之詰責而彌縫補救若狄梁公之在女主之朝而復唐宗社於從容諷諭中之葉向高也嗟夫方君子之羣萃於廷也一二奸相撲滅之而有餘及夫云亡殄瘁雖有賢相培護之而不足夫朋黨勢成於媚嫉而門戶禍及於國家可勝歎哉其四曰有綱常名教而天下之是非以定有天下之公是公非而後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諸君子蓋憤然於朝論之無真是真非而綱常名教之將墜地也則退而修之於身傳之於人使公是公非之不泯於人心而綱常



名教庶乎有賴顧諸小人弗善也諸小人顧亦知諸君子之為善良矣而於無可指摘之中加以假借矯激之名夫諸公固非假借而即如毀之假借其假借有一不歸於名義者乎諸公固非矯激而即如毀之矯激其矯激有一不準之廉隅者乎今謂其樹高明之幟而繩人過刻持論過深如前所論則有之矣而其中名位若免寵辱不驚毅然託孤寄命之節挺然百折不回之概若楊左之輔幼君料元惡臨大獄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定力乎繆西谿周蓼洲黃真長李忠毅之不畏彊禦慷慨就死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勁骨乎高景逸之持正不撓從容就義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定識乎夫既仗節守義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夫 有嘉樹軒

以身立綱常名教之準矣而義誠所動使夫焚香請雷檻車哭送之眾綿亙於千萬里而飛檄投竿以殺詔使者有轟轟烈烈之五人也此時朝廷之是非舛矣而人心之真是真非願不以講學而留乎蓋至奸闇之怒愈深諸公之禍愈酷而天夢旋醒元兇就戮薰蕕涇渭雖暫白於一時而善類之存者尚不免於餘孽之摧挫卒使猜忌之主疑信互參而知之不用用之不專莫能奪垂喪之天下於溫周馬阮之手也然終賴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衛景瑗諸君子捐軀徇國以不使綱常墜地歐陽子所謂諸公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者也而論者不憫其生之蹇不計其死

之重復以四十載門戶之禍獨歸之講學以為無補於明社之墟則亦沈一貫湯賓尹楊維垣之甘為東林蠹賊者而已其五曰余讀東林列傳歎息諸賢之摧殘於崇禎之朝與摧殘於夫啟之朝無以異而禍又有甚焉夫天啟之朝蓋自前奸相與東林為仇遂與羣小結連內豎以攻之而其禍至此酷然固曰主昏於上閣橫於中而莫如之何也至崇禎則目睹其昏其橫而諸賢之禍之酷也勵精圖治天下見其除奸之速以為諸賢之得君有為在此一日而根深蒂固之餘孽如楊維垣者尋敢以東林與崔魏並稱邪黨而更為趙黨熊黨孫黨鄒黨之目矣父事忠賢錫名溺器以求媚之溫體仁張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夫 有嘉樹軒

至發得選寵眷而為諸陷阱矣厭羣臣不任事而委任閹豎部事以之監督師行則監軍總監紛紛四出羣閹遂益逞志於士大夫矣蓋帝之綜察類漢宣而拒諫師非大類梁武自以為蒙蔽之必察也而左右之蔽賢者早乘帝於不樂正言之頃自以為信任之在我也而羣小之逢迎冀用者早窺帝於拂諫偏袒之時故雖以素所親重得其章奏必書之御屏如倪元璐而卒以羣凶之伎沮不獲居相位也以侃侃持正之劉宗周而以劾溫體仁劾內豎拂其愛而觸之怒降黜無甯日也以爭奪情爭國是百折不回之黃道周而幾與金光辰姜埰之逆鱗嬰怒者同於不保其身也夫正直難受則詔諛



者易與其所委任非庸惡陋劣之温體仁周延儒則脅肩詔笑之張至發也非侈口而談滅賊之袁崇煥則縈經受任束手無策縱敵養禍之楊嗣昌也而雖有戰勝攻取威服九邊之虛象昇以嗣昌之媚伎身死賈莊而莫之殛矣有足當一面之毛文龍以袁崇煥之專擅斷首舟中而三軍解體矣以極之煥之屢窘劇寇望其有皇甫嵩朱儁之功而終以忤温體仁不得召用而死矣以孫承宗之歷任關門功高保障而以廷臣之異議幾以常山之敗見中危法矣他如鄒維璉祁彪佳所試有功而皆以羣小之居中功墜垂成嗚乎其東林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能用之而以小人間之遂使二百數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全

有嘉樹軒

十年之天下竟亡於明察之主之朝蓋帝所謂明者非明所謂察者過察而知人則哲自古為難余於思宗三歎息焉於諸賢三歎息焉正模他文尚多皆不能逮此也正模為詩不喜齊梁體滔滔自運談菽家恨其少蘊藉之致以諸生終有深谷詩文集四十卷

胡渭詩鴻磐

胡渭德清人初名渭生字拙明一字東樵明隆慶進士友信曾孫也父公角天啟舉人渭年十二而孤值寇亂母攜之避兵山谷間教以書略能上口遂有志嚮學年十五為縣諸生游學京師大學士馮溥尚書徐乾學優禮之乾學修一統志渭與常熟黃儀無錫顧祖禹山陽閻若璩對共量定焉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通地理之學嘗以尚書孔安國禹貢傳孔穎達禹貢傳正義頗有失路宋蔡沈注疏漏尤多尋用己意裁為一書三江當依鄭說庾仲初之言不可釋禹貢梁州黑水非導川黑水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滸滸波既豬波從鄭作播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全

有嘉樹軒

其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河水溢徙之害及修復之事穿塞之迹因論近日淮黃之勢曰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為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書凡二十卷為圖四



十七名禹貢錐指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並寫禹貢錐指本上之  
上深嘉美

敕賜御書示寵異焉渭又謂詩書禮春秋不可無圖易  
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宋陳搏  
易圖為道家服鍊所用非作易準式其卦之次序方位  
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豈有先後天之別河  
圖之象古無傳者無可虛造洛書本文見於洪範奚關  
卦爻五行九宮不為易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以明  
丹道後人或指為河圖或指為洛書妄矣因撰治易圖  
明辨十卷正之又云洪範古聖所傳有目者所共觀聞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全 有嘉樹軒

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為之害也漢五行傳專言災  
異以替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  
之本文具在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宋儒創  
為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為圖矣且  
謂其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蔡元定兩  
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無錯簡王柏胡一中移庶徵王  
省惟歲以下為五紀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  
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為五福六極傳其害三也作  
洪範正論三卷又以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  
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誦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  
邦畿章內本無闕文何待於補為大學翼真七卷與錐

指竝行於世卒年八十有二子彥昇進士刑部主事改  
除山東定陶知縣能傳父業有樂律表微七卷及春秋  
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若干卷

許鴻磐字漸達濟甯人進士官安徽府同知善言地里  
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亦拙明景範之亞也有  
雪帆雜著一卷金谿戴敦元嘗與甘泉江藩共觀其書  
歎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許君失許君矣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全 有嘉樹軒



邵遠平

邵遠平本名吳遠字呂璜又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升郎中出視江西學政高祖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官刑曹建言獲罪遷光祿寺少卿著宏簡錄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元則未遑及也遠平乃循其例續為元史類編舊史之重複者去之闕畧者增之制誥之文備於帝紀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忠臣義士廣益尤多檢討朱彝尊稱其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足以傳之不朽矣除侍讀二十年充廣東主考官選進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擢少詹事請告歸優游林泉

文獻徵存錄

卷六

金

有嘉樹軒

築園於城東以琴史自娛於世務泊如也

聖祖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遠平詩宗唐人其音和以雅詩集甚富其戒菴詩存一卷在京邸作多典禮紀頌之章世競行之

張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考授中書丁父憂歸未赴補儀封城北舊有隄三十八年因雨潰決伯行率居民囊土塞之隄遂完固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疏薦堪理河務以原銜赴工督修黃河南岸隄二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四十二年授山東道四十五年遷蘇臬四十六年巡撫福建以閩省米價日昂請發帑金就湖廣江西等省買米平糴下車以來尤以表章理學提厲人才為務日求宋儒遺書手為評釋付梓創鼇峰書院為作養人才地閩俗買貧女為婢男子勞役悉委之婢有齒落不嫁者或賣之尼庵中許令贖

文獻徵存錄

卷六

金

有嘉樹軒

歸并分俸代贖且嚴幼女為尼之禁俗遂革伯行自奉菲約官吏化之民為語曰居官若父母訓士若良師調江蘇巡撫操守廉潔為天下清官第一與總督噶禮甚為齟齬尋入為戶部侍郎署倉場侍郎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六十年充會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禮部尚書三年卒於任年七十有五諡清恪子師載以一品廕官至河道總督所著有道統錄二卷輯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游酢尹焞楊時羅見素李侗朱子張栻真德秀許衡薛瑄胡居仁羅洪先十七家詩為濂洛風雅六卷附錄一卷廣近思錄十四卷二程語錄十八卷困學錄集釋八卷小學集解六卷濂洛關閩書十九卷道南原委六



卷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學規類編二十七卷性理正宗四十卷正誼堂集十二卷又有居濟一得八卷附河漕類纂一卷謂河自宿遷以下河博而流迅法宜縱之宿遷以上河窄而流舒法宜束之徐邳水高而岸平汎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又有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諸條均見居濟一得書中皆督修河道時所著也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全

有嘉樹軒

顧景星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有白茅堂集母明懷十三月而生生之夕巨蛇亘屋上光色燦異父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以名焉三歲尚不語一日語忽迷彌月及前生事甚悉歲飢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衣以彩襦憇往觀感然曰何不以此賑飢吾不願往六歲能詩八九歲徧讀經史日數行下時稱聖童束髮就試合肥龔芝麓一見奇之薦之太守許我西太守與論古今事大驚異拔冠黃郡第一時飢疫相仍寇氛四熾先是總督熊文燦擊降賊過蘄諸賊中獻賊最黠荆王止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為戲景星年十六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全

有嘉樹軒

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癸未屠蘄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居焉南畿甫立授景星推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因浮家澱湖為長隱計順治十六年庚子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藩強之不起康熙戊午詔求博學鴻儒有司敦迫就道辭不赴試蒙

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之義也踰九年卒年六十有七景星記誦淹博著述甚富初有讀史集論九卷暉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康熙丙午燬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與杜于皇齊名才氣



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  
勿翦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龔  
尚書鼎華歸本朝後與涿州相國齟齬當時兩非之黃  
公弔合肥尚書有云天壽還陵寢龍輻葬大行義聲歸  
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時溝瀆  
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爲人文過如此陳宏緒曰  
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十六作寶劍篇作龍  
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諫移書讓相國責大  
帥之不法者是時氣蓋天下較東方朔之旁若無人禰  
正平之鼠視孟德殆欲過之不幸世亂坎壈流離佗係  
無聊之致一寄於詩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六

有嘉樹軒

三致意焉嗟乎以彼其才生不遇時愴憤懷年且四  
十不知天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

李天馥

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永城人合肥籍順治戊戌進士  
官大學士諡文定有容齋集詩鴻博絕麗嘗有句云危  
磴雲中盤積翠懸巖天半落空青有牢籠百家類萃萬  
物之槩在位虛公善下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  
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皆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  
詞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則爲吏  
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聞  
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名章俊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  
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嘗以河工  
事務與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會九卿集議於廷輔以  
文獻徵存錄

卷六

六

有嘉樹軒

高家堰外築重隄截水使出清口不令歸下河淮揚七  
州縣被災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海水倒注成龍以  
修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  
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執一說詞色  
或厲天馥曰何至此凡事平其氣可也吾初亦爾後既  
熟漸平也尋議下河海口當開高家堰重隄可停從天  
馥議也母喪歸廬墓側居常好施旣卒鄉人哭之如喪  
所親王士正曰容齋相國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  
多通顯置酒新第讀學史胄司卽席賦詩云卽君館閣  
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時人以比唐人鸞掖鯉庭之  
句子孚青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編修



程可則

程可則字周量一字彥揆又字滄溱號石隴南海人可則詩文名世順治壬辰會試第一以磨勘故不與

殿試泊庚子應閣試授撰文中書尋改內秘書院辛丑以戶部主事分校北闈晉職方郎副往山西勘問總兵官趙良棟案白其冤癸丑出知桂林府會檄撤藩部歸京師百務紛拏以敏幹稱卒於任有遙集樓海日堂等集初可則舉於其鄉一出而冠南宮入禁苑忌者摭其瑕疵謂不當壓榜其擠而去之意不在可則也卒坐是左官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為詩文以行遠遂沈酣經史自兩漢六朝三唐以來罔不網羅探討期自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成一家言在都下與宋荔裳施愚山王西樵阮亭汪茗文沈繹堂曹顧菴連日夜為文酒歡稱海內八家是時可則官兵部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騰踔奮偉熊能有光燄論者謂亞於阮亭品在公馘玉虬鈍翁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乎或語及前事謝曰吾嚮者之文誠不足以厭天下是藥石我也然可則之所蓄又可知也王士正曰可則有青山詩云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本是古詩余直刪作絕句以為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五律格調直逼唐賢其書張伯明先生忠烈詩卷三首尤為沈鬱詩云千古淮陽烈悠悠復應城斯文慙後死吾道見先生俎

豆為軍旅旂常足姓名至今餘浩氣日夜遶南荆盜賊

悲前代驅除豈異人將軍無術霍博士有君臣報國心

何苦承師道更屯所欽還令子涕泣上楓宸郎襄祠廟

在江漢表遐靈頰水波同碧松門草自青哀歌鄰楚些

遺恨乞秦庭異代崇風烈何由薦德馨先生諱國勳湖

北黃陂人官應城司訓流寇圍應城率民兵死守三閱

月食盡城陷先生罵賊賊支解之司訓無守土責而先

生之死忠烈若是誦此詩益令人想見忠魂毅魄也五

言摘句人烟寒大陸山雨急長河七言摘句銅梁舊枕

秦山險玉壘新連楚塞平又芳草又生新雨後故山遙

憶暮春初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陳鵬年

陳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官至河道總督諡恪勤有陳恪勤集滄洲長七尺美鬚髯性隘直成進士五年授西安縣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厲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彊占田率數十百頃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題補天津同知改山陽縣既抵官逮淮關蠹役重懲之擢知海州旋擢知江甯府松江捕盜卒誨盜誣扳富人掠其家逼婦女縊死既成讞遇赦會訊白大吏曰誣良民盜即盜也况又劫殺無赦理置之法會大役總督阿山召屬吏議增地丁耗羨鵬年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四十四年辦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南巡行宮或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於簞席間

聖祖召鵬年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問江南廉吏以鵬年對及是復論其為人文端對曰吏

畏威而不怨民懷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會陳水師於金山先期一夕大吏檄飭疊

石為步者三欲以困之鵬年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

從者屬於路不召自來爭踴躍撤屋材濟工四鼓工竣

聖祖臨觀益奇之是年以河插事被議落職羈江甯江

甯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之既拮據無所得則以嘗

於武廟左近羣娼穢汙之地逐之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為大不敬論死獄未上一日大學士李文貞進見

聖祖問阿山在官若何文貞對言阿山廉幹果於任事

獨劾陳鵬年一事失民心耳領之從寬免死尋以總督

邵穆布請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於是議賑貸濬城

濠修學宮勅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餘案決

斷神速不一月判結都盡四十八年張伯行巡撫江蘇

倚重鵬年大小事多與裁決總督噶禮既與巡撫有隙

甚忌之以鵬年所作重遊虎邱詩為怨望句句旁注而

密劾奏之摘印下獄復擬大辟其詩云雪艇松龕閱歲

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

祠雨後萬松全還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

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响閒青鞵布襪也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有嘉樹軒

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閒代謝已憐金氣

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

還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

聖祖出是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

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為所動也宥其罪不問尋

命復其官鵬年有句云禁闈似聞憐謹直湖山自合老

漁樵六十年偕尙書張鵬翮審視南北河隄尋

詔留河工其年河決武陟馬營鵬年請從決口上流對

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冬署總督河道事明

年馬營再決遂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

滎澤報可未幾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



...游丁數千呼號載路乃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聞  
上曰諒為大臣當如此矣秋再至武陟時決口尙未塞  
遂為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  
河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雍正元年正月  
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北面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  
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萬人表聞下  
詔憫悼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後祀公名宦以  
配海忠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齋

有嘉樹軒

袁枚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官知縣有  
小倉山房集枚長身鶴立聲若洪鐘有美才弱冠即舉  
鴻博在徵士中最年少一時名滿日下既而成進士入  
詞垣洎散館以清文未嫻改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沐  
陽再調江甯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  
無應隔則百弊自除其為政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立  
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  
名出簿記相質證實則榜之通衢許三年無犯前雪之  
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左契訟久案山  
積枚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

文獻徵存錄

卷六

齋

有嘉樹軒

也乃別給符驗使各開墾聞者歎服有布賈江行舟觸  
戰船溺死一兵眾兵嗷嗷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  
乃令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而以埋葬錢發兵完案尹  
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  
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為大將軍投書制府者  
也按其篋得關節書十數封悉焚之重撻遣之十三年  
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眾劫之者細詢之則土  
人過糶也諭以情法追還之其敏斷類此總督尹文端  
愛其才既丁憂再起至陝西與總督黃文襄臭味差池  
上書萬餘言不省遂乞病歸年甫四十絕意仕進所為  
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頓挫皆能自



發其思力求新變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專長也然名盛而膽放才多而手滑後進之士相率效尤未學其才能先學其放蕩漸且恣其游戲其流弊誠非細故矣爲人賦性通脫近於縱情逸志石庵相國在江甯時將訪而按之枚以二詩投焉閱畢頓釋前嫌枚旣山居年又最高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各編次爲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有裨正史詩文集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仕雖不顯而備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世謂百餘年來未有及隨園者張船山檢討所謂一代傳人傳已定非溢美也以嘉慶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枚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有重建于忠肅廟碑文成旣鐫諸石模寫者日有百數其辭曰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豈有建熙天曜日之勳而弓藏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鎮撫神祇光照星斗此我滋圃莊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而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尚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烟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啟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仗

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鸚鵡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孱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小醜營魂驛騷北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申腳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蕭勺羣慝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刺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行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陳持螯弧先登八鎮開關使老罷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畧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竝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單所以守卽墨苟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儻盟龍門以求齊嬖則就魁膺矣公抱喬元捐質之心作鸞拳不納之狀借廝養詭詞之說爲瑕甥拔舍之迎不聞四諭堅昆五求回鶻而果使暉臺鼎返大厯鍾還日乃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鑿音鮮卑禁聲送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權舞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於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瓜牛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



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廣旗公之勲子儀似之公之讓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於中天赤青生於御坐壬人行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干奴之共膽搖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元咥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耀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冤雪及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乃思道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改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夫槩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迎兄者何邪不知原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穀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薰轅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也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尾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誼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為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圓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鄰侯到而始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即下一則以刑餘為周召一則以閭外付奚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陳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輅而夷吾反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既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畫伏以宵行衛國

如棋竟朝更而暮置追憐媪相忍斯尸臣獨不念五國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如后灰灑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蒙塵之主邪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者又謂景泰情私七鬯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視愍懷之廢者何邪不知禹圖授啟非夏后之德衰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尊孝似李班終為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握乞阿叔為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奉市乎公黃權未著青蒲何爭震作長男自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儻必故劍

文獻徵存錄 卷六

有嘉樹軒

之求而舍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為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卵鉤鬚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國無奧主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壁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即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麇膝不露軫獵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鼈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拱鐸鉤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為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壁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



猜而沙邱主父探穀無聞黔耶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免  
頒於姑孰藥杵停擣於黃門謂無人於穆公之側而能  
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子諒  
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周公蒙難責尹  
之模稜先主西行責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騰口何難  
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  
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故以為白馬銀漢  
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  
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  
當怨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相矣中丞章志貞教  
肅禮明裡易棟宇之摧頽表神旗之烏奕將刊元石遠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百 有嘉樹軒

命鯀生嗚呼與其築壘焚椒奠四時之祖豆曷若崇論  
閎議掃萬古之蟬蛸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  
濡染大筆竟書表忠觀之碑是文不做前人抑揚跌宕  
得六朝體格其他神道碑墓志銘諸文孫淵如謂其紀  
事多失實如集中紀馬僧事亦其證也

陸燿

陸燿字朗夫號青來吳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湖南  
巡撫有切問齋集燿舉京兆補中書僕直樞垣任事頗  
勤以郎中出守登州其調濟南也請截畱南糧為儲備  
計任河道時請疏泉源增修月河為臬使時以犯徒罪  
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近  
有欲閉城者議不可曰寇未至閉城是示之怯也且鄉  
民入城何忍棄之乃練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圍彈壓  
稽察賊知有備不敢南向撫楚時奏官員凡親年七十  
雖有次丁許陳情終養一時歸養者多矣會總督閩兵  
抵長沙直入解中見午食皆叔乳菜蔬訝之曰天不雨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百 有嘉樹軒  
齋必變食故如此總督素豪侈聞語瞿然詈其奴曰此  
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轅豐腆悉撤  
人謂總督特昇額知過而益歎清德之感人者速也所  
輯切問齋文鈔自序有曰道備於經既有漢之箋故唐  
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摛摛細瑣  
抉剔幽隱紛如聚訟此何為者也學案語錄之書日出  
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己高明者墮入禪宗  
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為者也觀此則切問齋一書  
期有裨於實用其嘉惠後學不淺矣有句云苛節刪於  
相熟後淡懷長似訂交初可想見其標致



蔣士銓

蔣士銓字心餘號蒼生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集士銓天稟英絕一覽輒記秀眉長身兩眸子灼灼如電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居官八年乞假養親屢主蕺山崇文安定書院講席與彭文勤生同鄉同年進士又同官翰林時稱江右兩名士裘文達薦之故上賜詩有江右兩名士之目文勤召見時

天子問蔣士銓何在彭以士銓母老對後養親事畢感上恩入都供職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在蕺山時越中三江閘久堙廢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濬曰事非吾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一 有嘉樹軒

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也有駭生者負鹽課客死為飛札嶺南俾其孀孤扶六櫬歸其哀楊屋子載詩云君死我尚生忍見顛危糾悠忽成坐視何用我為友真氣鬱勃不獨友誼之篤也後雖晚年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有五子七孫撰几授杖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生時亦然以五十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一心餘博通淹雅諸體皆工蒼蒼莽莽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不同英雄欺人不比優孟貌古其隸事則金銀銅鐵鎔為一鑪而不覺其雜也其使氣則甘辛酸鹹調於一鼎而愈見其和也夙知音律遇忠孝節烈事

輒以長歌紀之意所未盡放而為院本有芝龕香祖諸劇世尤稱之袁簡齋稱詩以第一人自負其位置心餘則第二也然袁詩多可驚可喜而蔣詩則多可味如樓霞詩萬石聚成海句奇又焦山詩江隨禹力已朝宗山到漢朝纔得姓拈出便警又閉門人各在深山七字極有味又楚水入吳寬五字中有數千里至如古來失路萬人淚斷續滴作桑乾河二語較之文章遼海哭秋風尤為沈痛涉水之處車轍所經往往有故設陷阱恣其需索者此亦守土者所宜留心也心餘有詩云泥中列阱道旁嬉橫索金錢一挽持過客囊空民橐滿可憐官吏不曾知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一 有嘉樹軒



趙翼

趙翼字耘菘號甌北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及第  
第三人官貴西道有甌北集天才亮特機警過人初官  
中書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其手每扈從出塞戎帳中  
無几案率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傅文忠尤愛  
之既第進士改翰林出守廣西鎮遠時緬甸方用兵  
詔遴鄰省幹才助蒐軍實住滇半載洎督兵采入遣還  
粵又調廣州尋擢貴西道以母老乞養歸不復出家食  
幾三十年與袁簡齋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埒所撰廿  
二史劄記攷證精審又陔餘叢考一書雖不及顧氏日  
知錄錢氏養新錄之精博然於文字之同異究其源流  
文獻徵存錄卷六

夏 有嘉樹軒

事物之差殊正其謬誤抑多聞解惑之一助也其  
皇朝武功紀盛一書以連篇累幅未能備述者而簡括  
出之足徵史才惟簷曝雜記體例稍雜未為善本然  
國家掌故及滇黔各省土風物產觀覽畧備益足增長  
見聞通知時事較之侈談考據於日用事物之間毫無  
裨補者勝之晚歲取唐宋以來各家全集展玩而尋繹  
之沿波溯源間得其心力獨至之處故所撰甌北詩話  
抉摘精微語多切當要非局方隅之見橫使議論也其  
論列近代諸家梅村後獨舉初白蓋查詩空靈變化甌  
北性與之近也然如王漁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  
之初白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峙之時獨能陶冶性靈

自謂門徑此初白所以為不可及則甌北之論詩亦可  
云獨具隻眼矣甌北五言中論古諸作發抒太盡於一  
倡三歎渾厚含蓄之古法幾不復存然探喉而出每如  
吾意之所欲發如所云乃知曠達人大抵十九寓一朝  
見可欲鮮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動為古人誤又所云  
荆公變祖法欲狃富彊治及至法必行流毒不可制乃  
知功名心亦足禍人世誦至愜心處淋漓痛快似倩麻  
姑癢處搔也七言古詩時見剝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  
之句如曉星明似月古堠立疑人月華涼在水山影澹  
於雲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夜踏邊久客不歸無  
異死故人入夢尚如生可稱能品却非詩家第一義其  
文獻徵存錄卷六

夏 有嘉樹軒

人參詩有云但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豈知黃耆黨參  
療極重之病醫家輒云非人參不治亦思世間病人力  
能服參者有幾哉

文獻徵存錄卷六終



文獻徵存錄卷七目錄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錢氏家傳

武 億 余鵬冲

邵齊燾

楊履基

汪 中 李 惇 賈田祖 顧九苞

葉 藩

丁 杰

劉台拱

文獻徵存錄

卷七 目錄

有嘉樹軒

許宗彥

焦 循

汪家禧

洪震煊 徐 鯉

文獻徵存錄卷七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錢氏家傳

錢氏本出殷彭錢白吳越國王鏐以前譜系罔考唐僖宗乾符五年鏐事臨安鎮將董昌為石鏡都知兵馬使累功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昭宗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後梁武帝開平元年乃以為吳越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薨子傳瓘襲晉潞王清泰六年薨子宏佐襲旋卒宏佐兄宏侗立為諸將所廢立宏佐弟宏俶後漢乾祐元年以宏俶為吳越國王自鏐至宏俶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居臨安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入朝納土世世子孫皆家於洛靖康之亂鏐七世孫忱避兵遷台州其後有名元孫者徙常熟縣元孫十一世孫應龍字吟溪明嘉靖間仕為浙江按察使經歷遷湖廣永州通判置宅杭州北郭江漲橋始占籍為仁和人實吳越王鏐之二十三世孫也生得義未仕得義生世英年甫三十妻死不再娶販米為業常督米船數隻渡巢湖湖風暴起客舟覆溺者多呼漁人使前活一人者給米十石得屍者半焉船米既空獲濟無算於今巢上祠祀不絕晚檢篋中負責者券若干悉焚之不以語其子也子二長永賢字端士少而木訥有犯無校既長不善治生產累受人給父



死與弟別居盡喪其田宅所得朱子語類一部而已賃  
漁塘巷屋數椽居之泊如也永賢子琦

琦字相人初名觀琦母夢道士十三人入室諷詠而生  
故小名道士幼誦經事里人翁照後從鍾峻受古文辭  
習隸書又事荆門方度學爲詩常賦楊梅有句云丹心  
千古在莫笑帶寒酸方歎爲有品時年十五家貧糶糧  
食屢絕或煮瓜芋以充腹家人勸學賣雜物藉以自業  
素貞氣不屑鄙事私挾書卷研誦不輟從叔永謙見之  
曰此子將昌其門耶資以錢米令受業於高應昌之門  
旋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十三年鄉試中式乾隆二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遭父憂旋里服闋補原職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二 有嘉樹軒

高宗得元時王酒海置承光殿選朝列四十八人賦詩  
琦年位尙輕亦與焉爲五言詩十六韻奏之甚見賞異  
命勒石殿壁上侍從之職咸以爲榮十年充會試同考  
官號爲得士除河南道監察御史既受任即以職事久  
廢陳乞修舉封疏屢上臺閣生風大學士黃廷桂久督  
封圻頗忤威厲爲奏劾之  
上不罪廷桂亦獎琦留心職掌焉俄命巡按臺灣提督  
學政故事臺灣設二御史輪年行部兵衛赫盛番社長  
每驅役衆番斂錢自利乃悉屏不用隨行僕吏三四名  
而已苛累既除民志甚洽臺灣番民有生熟二種四莊  
生番殺人二十九口奏捕之總督據營員申呈又以爲

熟番所殺既上奏遣官來案其事凡指名生番者知府  
以下官皆坐免捉熟番置獄人勸換前說合總督意指  
終不宥改生番殺人後即取其元以去由是人頭弗獲  
獄不得成吏乃私發人墳割新死者頭以充其數小民  
哀叫赴省臺訟之總督內慙且悔旋即病死將軍德沛  
移其案覆治焉殺人者果生番也由是熟番冤枉竟得  
理雪轉兵科給事中兼攝陝西道監察御史視通州漕  
畢又視漕淮安甫蒞官即與總督楊錫紱虛心商略期  
有濟益條上六事一漕船開行宜定日期二南北按漕  
御史宜分駐瓜州楊邨三領運千總當嚴考課四糧船  
疲幫亟爲調劑五沿河營汛催漕無益六幫船起剝州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三 有嘉樹軒

縣應付不得過緩皆見施行回京稽查豐裕倉有內務  
府大班橫行倉中不聽繩約奏請懲罰  
上既命治其罪竝裁除此項人役四十名人莫不服  
上之英鑒也二十四年主江南試關節不到清白之譽  
前後絕少轉爲常鎮揚通道調十府督糧道遷江蘇按  
察使買小舸徑下官吏方在津亭迎候已入府視事矣  
元和令爲吏貪恣甫視事即投劾去前使移疑獄十三  
件竝鉤致主名檄令到臺論罪如律金家角爲盜賊藏  
匿地魁曰楊長設計用其黨捕獲之奸垢不發民以大  
和日必延見鄉士大夫同官嫌其周防不密笑曰吾之  
耳目惟胥吏耳諮訪利病詳悉民隱非士大夫其誰恃



乎若非禮干求自不曲徇之也初以擒盜事件提督齊大勇

高宗南巡大勇方引對問江南清吏為誰叩首曰以大勇所聞莫如按察使琦也即日遷四川布政使蜀中賦役頭訖紛繁其書有起運蜀府草束銀富順二王祿米銀郡府祿米銀名目蓋沿前明之舊文未改也奏乞削去之著為定例調江西又調福建值大雨海水泛溢例外普為賑貸不足者捐俸給焉自為提刑疆於吏職及在閩以寬為治大異疇曩或問之曰茲之職守在乎宣布條教廣

上德意若以苛刻為尙屬吏效之以加於民民害大矣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四 有嘉樹軒

但當持其大體何用察察者為然簿籍煩碎必經目覽其有疑謬立即割決不忍以疾言遽色加之所屬其未任職而貧乏者區其才力稍料理之揭宋范文正曲體人情於座右自為銘曰言簡易識意遙可慕妙析理致非溺世故有位君子情之所係在閩九年  
召為京堂官旋乞養母歸里母終至  
闕謝恩自陳老病得休於家琦清素寡欲澹然自得人問閩海多珍異君甯有之耶曰昔人為蜀部長史終身無蜀吾嘗慕其風流何以阿堵貽後人哉几閩安設鑪器研石之外無他具也外和而內介仕閩日總督楊景素欲其屬屬日到使院曰無事而上謁是為詔讀且廢

公事也大學士于敏中交接稍廣陳石慶敬慎事誠之敏中心不能平也晚入京師吏部尚書和珅勢燄薰灼使人要之曰知某官聲清約來見者以書為贄可也終不前往大學士阿桂同年生也先來訪將答之既出門執鞭者請所之啞然曰不詣和尙書而謁阿相國外郡官如是吾目中未之見矣家居久之卒年八十有二時乾隆五十五年也所著詩有漁塘野唱一卷觀光草一卷山水屏閒集一卷行役集一卷榮遇集一卷思補集一卷縱遊集二卷虛敞集一卷驚候集一卷采蘭集二卷總名澄碧齋集閩縣朱仕琇序之曰穿穴卷籍役隸象態盡有一代作者之體大者宜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五 有嘉樹軒

上德達民情敷陳愷悌綢繆忠愛其聲廣大寬平既直且廉優游愉懌颯颯乎可以被金石而備雅樂其次則僚友贈答懷人感舊敦伐木之雅伸采葛之好至於瑣細名物託興取喻莫不舉類適而見義遠令人想見道德之崇深源流之肆大焉乃若游覽名山大川以足仁知之樂則公使舟車所閱瞿塘巫夔驚江危棧之險北固金焦雲水之壯鍾阜秦淮之秀麗匡廬武彝仙釋之棲南極海外鯤身鹿耳之阻蠻煙瘴雨日月出陟之鄉古騷人未嘗至者皆得爬搜抉剔窮極其趣而生平之豪雋瓌璋鬱積蜿蜒者至此乃無所芥蒂而一洩之故其海外諸詩尤為雄偉矣人以爲知言又有家言一卷



文集二卷子八人第三子枚字枚叔少善吟誦以唐人  
為圭臬嘉慶四年成進士官吏部主事卒年四十三有  
齋心草堂詩集四卷微波詞一卷文集一卷  
玕號北庭有過隨園主人臥未起題壁詩云三徑亭臺  
水一隈蕭蕭落葉點莓苔小舟隔岸穿花出怪樹當門  
揖客來看竹何妨人竟入題詩好是雨先催哀安穩臥  
雲深處怕引西風戶未開玕丁丑進士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六 有嘉樹軒

武億 余鵬沖

武億字虛谷又字授堂偃師人父紹周官吏部郎中億  
清白勵學數椽老屋在洛之涘水溢屋圯架泮而居苦  
寒則斧朽木燎火以自解誦讀不廢遂稱博洽有周禮  
名所由始考曰今為禮經之學者宗於賈氏公彥之說  
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  
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眾傳周官  
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  
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百詩更  
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  
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七 有嘉樹軒

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余以斯  
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竝起於漢似也其言亦頗  
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也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  
舛方鄭夾深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  
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  
為書也於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  
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  
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竝世者高誘  
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  
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  
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竝據周禮職方氏為詞然則當



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為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為失其實也然百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於疏蓋康成之所序為周禮解詁之人起於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於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於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為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環經是也惟所異者於弁下多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即職方文而以為司馬者職方氏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於成哀間也孰名之必於劉歆附王莽為之也莽之陰賊蓋愚於泥古而果於誕謾欺誣之說既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為於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於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以為佐而成之其見於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疑衍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故班氏於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為史文乃更端見

例復仍其本名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貨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於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其為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兩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然見周官禮記宜於經者為九命之錫皆在末居攝時然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為劉歆也歆弟子散亡惟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眾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為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億與錢唐黃易善其答易書曰承示隸釋隸續研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證其事跡本末為有資於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於小學功為不細然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為後人所掇拾者樊毅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即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地據此則傳以丹為

祖封項纏為射陽侯乃其某考其實射謝古多通用



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

詳見某跋樊穀修華嶽碑內

蓋同爲一地

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遠指臨淮

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注訾及

傳文是其疏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

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

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

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景伯不宜詆

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緜令緜卽緜字隸法少異

耳洪氏誤認緜爲溫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

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緜與溫古亦通用詩

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十一 有嘉樹軒

傳少溫藉義竝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系從水其研審

不覈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

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

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檢後漢書彭修傳

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蠹行太

守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於史如此處士嚴發

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

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

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

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表厥宅里然則

非自東漢始也五君恬梓有真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

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真人之稱考之莊

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

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

尚有不及備檢姑就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乾隆四

十五年成進士歸班候銓億介介守禮所爲迂曲用情

又稍頗爲流俗所輕與懷甯余鵬紳主大興學士朱筠

筠重之皆加禮焉億善哭除夕筠戲之曰客中何以破

岑寂曰求醉飽而已遺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

及湯餅飢飽醉飽矣更有他求乎曰哭遂大哭不止比

鄰皆驚筠笑而已與洪亮吉黃景仁飲於天橋酒肆轟

轟甚樂忽顧盼哭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十二 有嘉樹軒

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耳其友江藩曰君乃今

日之唐衢也又十年除博山知縣下車訪問土俗考究

利病創范泉書院以獎拔秀雋汰諸比邱尼用修弦歌

之化以正淫亂之習嘗按鄰邑獄受按者以二千金介

典史進典史憚億清節終不敢言營卒張保爲姦利治

之急上官爲請請勿聽縣無驛傳有急假里馬供役又

出石炭例以饋上官皆下教除之凡所施政甚洽物宜

初壽張奸民王倫造逆拒官軍中礮死忽傳蜚語謂隱

逃山內大學士和珅領提督事發健卒十數推索尋按

卒所到自便其曹之長杜成德尤縱經過村落本無可

疑每借搜捉以起端緒或入坊肆飲酒破瓶罌而去百



姓頗苦之官吏亦莫敢問也至博山境方各挾鐵器械會聚博塞億於路適遇立命擒下成德大言是何縣令作此無狀不旬日當受其禍矣億不與辨但如法笞箠訖出諸境外一縣肅然於是向之輕億者謂其能為疆項吏也中丞侍郎驚謂金吾衛卒奉文書主捕繫事其於縣令本不當修敬今縣令亡法予杖為不應上奏劾治請免億職億即日解印去父老泣而送之嘉慶四年億事稍稍上聞尋

詔吏部敕下河南省徵億入京已先一月卒年五十五億雖名健吏簿書稍暇著述未已笑曰吾結習未除耳居官為此猶是罪過也好金石成癖少居鄉里聞杏園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三 有嘉樹軒

莊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肩之以歸嘗與山陰童鈺同修偃師縣志考訂金石文字童服其精審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又撰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證讀史金石集目偃師金石記授堂金石跋授堂詩文集錢譜札記之屬百餘卷

余鵬翀字少雲上舍生師大興朱筠百氏傳記一覽不忘發為歌詩有雄厲魁傑之氣卒年二十八有雜著若干卷其友武億哀錄之上元孫星衍常與黃景仁王復嚴長明吳泰來汪中並稱之即鵬翀之詩可知矣

邵齊燾

邵齊燾字荀慈昭文人將生父夢明祭酒馮夢禎具刺來謁求借居甚異之甫受書能了大義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性蕭遠無塵俗累目短視每作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冬月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躡他履以出履各異客匿笑齊燾亦自笑已且復然不以屑意自顏其室曰道山祿隱居詞館十年再充京兆分校以試不利罷歸

高宗南巡迎蹕奏賦有

詔集試闕下辭疾不至善為駢體文宗六朝三唐成家言有秋暮宴游詩序曰歲在己巳月惟季秋天高氣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三 有嘉樹軒

澄風物淒緊檐梧下葉發秋士之深悲離菊晚芳奮幽人之逸興城南有陶然亭名實舊矣京師縉紳之流自公休暇之隙假日銷憂此焉登陟汪探花者僕友王兵曹之玉潤也文采媚乎朝榮襟懷映於秋沼對風光之間美屬職務之餘暇招王君之同牒冠者六人近重陽之令辰先庚三日相與促席行杯劇談縱抱既而巾車南郭升茲古榭俯瞰原隰極睇林野白露甫下蒹葭已蒼寒煙欲交城闕彌迴登高作賦諸君陳力於大夫對酒當歌下走無階於末座日夕言旋餘興猶盤重為後期來命同遊粵以九日會於王君琉璃街之私第座上已滿非無不速之賓俗外相期盡是忘形之侶抵掌抗



袖淹留永日暮色四壁寒花一庭於是列芳饌而命雕觴延清風而招明月頽然既醉謗然而歌取極一時之歡焉知身外之事非夫得真意於閒靜妙達觀於自然詎足與契此幽襟陶茲素景者也且夫嚶其鳴矣詩人摘伐木之謠其臭如蘭君子玩斷金之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抑可知矣假使素心莫在獨對芳辰俗輩相呼共銜杯酒甯不令煙霞闌淡琴尊索寞今諸君得其朋矣同其賞矣可以樂矣繼之以悲何者今人詎能喻古人之歡明日非復存今日之賞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其然乎夫歌詠者人之性情筆墨者人之面目古人有軒軫暫轉而風流以遠煙景乍寄而絲代如昨亦

文獻徵存錄

卷七

西

有嘉樹軒

賴之於篇翰也王君雅篤素交深惟古處以爲吾儕之相知也既嘗朝遊夕處冠蓋逢迎豈無萍浮梗汎雲波阻絕俯仰陳迹達人所以興懷同堂異鄉浮生故其可慨思所以留勝賞於異日永情愔而不忘爰及彙彼璋聯諸籐梗各具手書次第編錄不復計章句之工拙點畫之妍陋第欲使星移火變山高水遠循環篇帙猶見交情如斯而已昔者王右軍之雅調纔奮蘭亭之筆揚盈川之傑思始裁藥園之序僕竊不遜謬希前軌輒述王君之意爰題衆作之首前後會者九人詩三十一首詞一闕列之於後又有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曰別方不定萬族共其銷魂秋士多悲四感紛其在抱品

物恆性皆懷求友之歡含生大情咸有慕徒之戀至如及闕開歎登岳流謠郊路班荆河梁攜手羈旅離別之際古人亦皆有不能已者乎古湫日下無雙江東獨步同年之友一時之傑齊瑟自奏見奪盈庭之竿隨照相投或按中宵之劍京城淹久亟共暄寒歧路無端乍乖雲雨粵以建亥之年仲秋之月將從蓮府遠適荆南月明千里蟲吟四壁風篁淒而軒序涼煙嵐清而林野肅寒蟬抱樹驚征客之秋心候雁銜蘆極愁人之遠望指塗衡霍擊汰沅湘杜汀蘭畹正則之所行吟陶牧昭邱仲宣之所遊目涉彼迴路謝此倫好離筵召悲別景加促執手一去填膺百憂於時如蘭舊侶傾蓋新知竝爲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五

有嘉樹軒

歌詩以慰行役昌黎之爲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還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輒用序而錄之凡若干首其詞云爾齊燾每作一篇人競鈔寫思甚雅澹說者謂與快雪堂文同符定興王太岳好爲此體見齊燾作絕驚歎遂終身輟筆焉秀水鄭虎文稱之曰其學於古也涵而採之去故遺跡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已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玉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本朝一人而已其敬佩之也如此然齊燾答其同年王太岳書敘作文之事曰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



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為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搦管含毫遂無一驗根祗疎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蓋嗛嗛自以為不足也詩材甚雅有句云興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溼衣主常州龍城書院黃景仁洪亮吉皆從受學卒年五十二有玉芝堂詩文集七卷子培憲為古文能傳其業中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浙江麗水知縣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六

有嘉樹軒

楊履基

楊履基字履德金山人自號鐵齋本名開五歲能背念漢魏六朝詩補諸生後篤志理學私淑陸清獻學使者李因培舉優行貢太學事親以孝聞遭喪自大小斂至祥禫皆遵家禮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為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待苦由中始佔畢哉張子言居喪不可觀他書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乎禮外聖賢之學甯以居喪而遂忘之履基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於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集若干卷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七

有嘉樹軒



汪中 李惇 賈田祖 顧九苞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幼孤母自授小學年二十應試侍郎李因培試射雁賦賞之補博士弟子員湛深好書文藻甚盛然時人未之知也嘗著哀鹽船文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縮其口列檣蔽空東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為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耶於時元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栗黑青拔來陽光西匿羣飽方嬉歌嘯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懸勃發萬竅怒號地脈盪決大聲發於空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太

有嘉樹軒

廓而水波山立於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煙曖曖燦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爨陰崖而焦熱始連楫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死蹠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晷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未絕倏陽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呖洎埃霧之重開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於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焜蒿台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繒敗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於海不絕亦有沒者善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臣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而思擠挾驚浪以雷奔勢若騰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

歸乎死地積哀怨於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決辰目睟睟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愍流血以盈眦訴強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剝支離漉漫無別園者如圈破者如玦積埃填竅攙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哉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帑環之絕氣寢牀以死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平何辜罹此冤橫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迤邐心期冥遇惟血食之相依尙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叢豕有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馬其氣類尙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太

有嘉樹軒

羣游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耶天降其酷也耶夫何爲而至於此極哉編修杭世駿奇其作爲之作序時乃大稱之中又受知於贊善鄭虎文按察沈廷芳少詹事錢大昕廣爲延譽侍郎謝墉督學江南選以充貢嘗曰吾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學吾北面事之矣其敬中也如此中家貧窶每游四方營甘脆以養母歷爲太平知府沈業富甯紹台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皆禮異之嘗游武昌謁尚書畢沅爲撰黃鶴樓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定錢坫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又作漢上琴臺銘云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汎



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絃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逸矣高臺巋然舊楚譬操南音尚懷桑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尚書甚愛之為勒於臺上然中落落寡合其後益困悴無聊賴乃作弔黃祖文以寫懷自傷曰往尋禰生遺事輒羨其榮遇故北海忘年而下文章陵跣足而請命懿彼兩賢足為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於狂夫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恥於細人之譖曠世高舉異人同懷蓋若有天相焉即其遭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子攬懷舊之想感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然觀衡為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所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於臨文激發動色相咨解帶寫誠歡若親戚其冲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天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自效逮於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於廣筵識豐碑於道左醉飽過差同其狷狹飛辨騁辭未聞心賞其於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於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昭來雪往其辭曰虞在攝提今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愴世既莫吾知今將託於古之人滄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昔

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兮迺眾辱於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兩敗而俱傾固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一惟人世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天觀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為寶子吹竽而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賢夫子之識真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歎言兮曰白首以為期感斯人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途歷千祀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節望惠以為名兮猶將傲今人以所無重曰鳳凰虬龍不可繼兮相彼九州安置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康保元吉沒吾世兮終坎軻無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所遇自序曰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為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乏多能鄙事賃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蹙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



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  
裏關心負薪永曠鯨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  
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  
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  
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  
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  
爲上客未生車耳屢曳長裾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  
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  
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  
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  
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三

有嘉樹軒

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  
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  
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護司  
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  
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  
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茶之甘或云  
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  
勸聊復書之自是閉戶不復出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  
江南試求得中竟不赴試感珪意臨錢唐謁珪珪謂之  
曰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  
濮陽興語喜其賅洽吾子咨於故實多識前言往行亦

可以廣陵之事論余乎中應時作廣陵對一篇凡三千  
言珪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  
矣中詩得唐人法有宮怨詩云高樹明河隱殿擱風簾  
不下夜燈殘玉階秋草無行迹坐對三更白露寒最可  
誦中年三十韻意經術與江北李惇劉台拱王念孫爲  
友著述學內外篇六卷其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  
許嫁而壻死不當從死議居喪釋服解義高郵王念孫  
謂爲能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也年五  
十一再至浙江以微疾卒於西湖乾隆五十九年也其  
論三代以上學制廢興曰嘗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  
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七

三

有嘉樹軒

制第二周衰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  
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而自題  
其端曰觀周禮太史云云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  
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廢而書存比於告朔之餼羊至  
宋儒已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  
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  
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  
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  
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閱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  
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爲學士者官師之長  
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



庶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無存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為者留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又曰禮樂征伐失在諸侯大夫又後而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又曰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則犁然具在而歷文獻徵存錄卷七 有嘉樹軒

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睠然於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為無用而思欲盡去之又曰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書藁草略具未及編次成書故敘其略如此當日與劉先生書云某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其末也是其徵也寶應劉台拱曰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溯韓杜所為駢體文志隱味深常選屈宋以下為傷心集晚年瀕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反復考訂乃知依古經師所未發者自君抉其精奧也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人多嫉之然

孝事寡母母愛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容甫遺詩有靜夜云空牀生夜寒夢回知漏永又過張明府云天清秋樹靜風定夜鍾遲又宿龍江云疏星漁舍火寒雨戍樓更

李惇字成裕亦字孝臣高郵人少尚風義為博士弟子員以高選將貢國學前一夕執友賈田祖死親具棺斂歸之遂不入試究極經義嘗說尚書洪範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為遇吉當讀至逢字絕句與上文從同字音韻協吉字別為句又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

文獻徵存錄卷七 有嘉樹軒

合据傳以此為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為中吉二從三逆為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是句絕之證也詩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軌以上為軌釋文軌舊定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案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為車轉頭者少儀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顯然兩物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軌與軌於事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軌是



一事又云較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轆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轆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轆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彌鷺盈鳴牡軌用韻甚密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未注官卒年五十一惇能理毛詩常爲解義數十條其友汪中服其精審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滕大誥三篇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車制考左傳通釋說文引書字異考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晚究心歷算又爲文獻徵存錄卷七

有嘉樹軒

杜氏七歷補渾天圖說各若干卷皆未見於世故存其目以使好事者蒐訪也江都江藩曰藩獲交君時年少好詆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儀徵阮元曰孝臣於算學深造自得與錢漑亭齊名識者爭推之乃歿未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未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賈田祖字稻孫又字禮耕高郵人諸生治左氏春秋好

之寢食未嘗去手論史事甚達善爲詩所著凡三千篇應試泰州病一宿而亡亡後詩集多散佚矣有夜起詩云霜雪一年盡關河千里心美人復何處遙夜獨橫琴弦急風栖戶聲淒月掩林相思不可極斷夢付幽岑其秦淮懷古有無復臨春餘畫閣只教蹤地有長條之句甚婉而麗又人與夕陽爭竹徑秋先疏雨到荷池花月紅欄題扇後竹風青幔著書初則集外句也汪中子喜孫爲真成四卷刻之名稻孫集儀徵阮元曰賈田祖開吾郡經學之先與同邑李孝臣王懷祖友皆善飲每酒酣輒鉤析經疑同時講古學者興化任子田顧文子江都汪容甫寶應劉端臨聲應氣求各成其學是時元和

文獻徵存錄卷七

有嘉樹軒

惠氏休甯戴氏大興古學於江南而江北則諸君子爲之倡焉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談經長於毛詩三禮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子鳳毛年十一通五經著毛詩集解董子求兩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以副榜貢生終



葉藩

葉藩字登南仁和人幼能自檢侍母疾足不出戶十六  
為諸生試高等補府學生於昆弟居第六於是葉六之  
名甚噪中乾隆十五年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補江西建昌令居官口不言阿堵物避俗如  
仇人以爲迂而民甚安之遭喪去官服闋補陝西同官  
縣知縣移蒲城鞠獄不恃三木反覆初供以求得實同  
官多指爲弛然爲所治者輒心服曰此真健吏也卓異  
遷廣西太平府同知定雇夫法人以爲便再遷廣東廉  
州府知府調廣西思恩府知府土官桀黠者輒斥不見  
咸嚴憚之歲饑民多粥子給直養之官比歲稔歸其父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天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天

有嘉樹軒

母民大悅藩狀貌癯瘠甚趨府白事在公所罕與人言  
人常怪之一日值貲郎在坐藩不耐之閉目坐久同官  
問何爲閉目不答微語曰癡人去否貲郎大恨卒爲所  
中以微譴罷歸家棊貧教授生徒以自給屢爲吳楚閒  
書院院長門內行甚飾昆弟老而友愛撫諸孤姪有恩  
卒年八十有詩文集如干卷子之朗之田能守之

丁杰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  
就書肆中讀自朝至晡以爲常肆主閱之爲具食不食  
也久之博學多通乾隆三十六年鄉試主司發策問大  
戴禮杰所對獨精遂中式入都朱學士筠廬學士文昭  
戴編修震程孝廉瑤田皆與爲友學益進聚書益多四  
十六年成進士當得縣令以親老乞爲儒官選甯波府  
教授嘗校正許氏說文以爲明人說文分韻之本雖陋  
頗多可採胡渭禹貢錐指號爲地理絕學杰指其文誤  
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慎遏八流以自廣夫  
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於齊管仲天下才必不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天

有嘉樹軒

爲此班固敘溝洫志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  
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害當在秦楚際矣談者因以杰言  
推之并可作緯候偽起哀平之證也尤善校書雅雨堂  
盧氏所刻書傳乃惠徵君所哀輯杰以爲疏舛如鮮度  
作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乃謬之甚者五行傳文  
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其誤連皇覽然不知其何以誤  
再讀明黃佐六菽流別則黃先誤徵君又仍黃之誤也  
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注者一事引  
乾鑿度者一事引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  
不能定爲鄭者一事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  
南至瑯琊云猶卽由寫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



衍爲軸轉斛卽轉斛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  
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斛可證矣嘗  
云一人之書有經有解者始管子有經有說者始墨子  
有經有傳者始韓非子墨子經上下經各有說凡四篇  
俱用旁行讀法詞旨與衍兼傳寫錯互杰與其友許宗  
彥互相闡釋大有端緒杰所藏書皆審定其句博稽他  
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御史孫志祖嘗戲之  
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復詮次柰何杰  
寶惜其書每以厚糲粘紙八九層爲面底頁底見者輒  
笑曰此丁氏藏書也既病亟猶誦五行大義以爰辰配  
合之說告其子次日卒年七十嘉慶十二年也爲人校

文獻徵存錄

卷七

辛

有嘉樹軒

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  
復古編困學紀聞補箋字林考逸蘇詩補注其自著有  
鄭氏易注後定大戴禮記釋小西山房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其鄭氏易注後定者易鄭注久佚宋王應麟蒐輯  
諸書以存其舊元和惠棟復有增入杰審視兩本以爲  
多羸入鄭氏易乾鑿度注又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  
漢書之人非康成刊其譌定其是別爲鄭氏易注後定  
若小畜之輿說輻當改作輶夫之壯於頄當改作頤其  
次序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  
條盧學士文弼爲之敘曰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  
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

孔爲木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  
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  
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爰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  
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  
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  
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  
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十餘年不苟  
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惟以  
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  
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惟其文哉將有  
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壬

有嘉樹軒

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揚叔  
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  
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  
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  
象數竝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概乎未  
有聞也定宇氏說爰辰是矣雖然爰辰者鄭氏之所以  
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於爰辰而已  
乎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  
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  
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之言惟鄭氏言之故鄭氏  
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



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為大而定字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藁本一字之義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於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文獻徵存錄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眾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儔物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六世祖永澄明萬曆進士兵部主事與高忠憲顧端文講肄東林世傳其學父世蕃篤信朱子於明契薛胡二家其他以為不盡合於朱子以廩貢生官靖江訓導台拱九歲作顏子贊年十五誦王懋竑予中朱澤灃止泉書益以聖賢之學自勵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為丹陽訓導台拱言行儀乎紫陽為論語學必遵古訓嘗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推交通敷暢厥旨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張晏漢書註亦云爾近也雅正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為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為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



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助雅方言  
 言故其通義自謂述演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  
 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此  
 廓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  
 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  
 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為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  
 論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為雅言雅  
 之為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  
 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註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  
 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  
 者摠衣也下說云孔註非也曲禮曰兩手摠衣去齊尺  
 謂即席也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  
 有言摠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  
 之患不必摠衣也摠謂之摠說文摠謂之摠  
 也註謂揭謂之摠揭內則註摠子事父母不涉不摠行坐  
 於君子暑毋褻裳避不敬也獨柰何升堂見君而又以  
 摠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  
 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註云攝猶  
 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註云能自攝整既醉  
 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沛公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  
 者非一未有為攝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  
 復能攝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  
 又有兩手摠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為摠  
 者何乃并及冠乎畧舉數事足矣嘗謂孔註出魏人依  
 托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近人多疑安國尚  
 書傳并論語註疑之自台拱始矣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謂當依爾雅釋器骨謂之切  
 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  
 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切磋琢磨皆喻樂道好禮夫子以  
 樂道好禮進子貢能識此為學問之功引詩證之所以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為告往知來不得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有酒食  
 先生饌謂幼者為弟子長者為先生皆人子也內則男  
 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若已食即退若未食  
 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先生也具即饌也鄭註內則論語  
 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  
 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謂告讀如字以上告下為文引周禮太史頒  
 告朔於邦國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十  
 六年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為證餼之為  
 言乞也凡供給賓客牲牢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  
 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



曰稍餽曰餽牢曰餽獻曰餽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使卿大夫告事使微者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故欲去之不然文公始不視朔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也四不視朔而謂之始可乎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樂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也古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國語曰文王大明絲兩君相見之樂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絲此其例也關雎曰鐘鼓樂之卷耳曰惟以不永傷樂而不淫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

文獻徵存錄 卷七

美 有嘉樹軒

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為擯來朝之諸侯其實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為鴻臚之臚而訓為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願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入公門以下至私覲愉愉如也謂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謂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謂以聘享私覲分言之聘

文獻徵存錄 卷七

美 有嘉樹軒

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謂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始亂對舉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大師升歌摯為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云關雎之亂舉上以眩下猶之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耳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君召使擯節謂擯聘客也其以為朝者周禮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皇邢二

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入堂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容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為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侯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形彌蹙也有揖讓之



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謂鄉黨記禮之書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天

有嘉樹軒

之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謂陽貨歸豚而矚孔子亡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台拱讀經意有所得卽書一籤投敗簾中若已經人道者又檢而棄之爲時旣久墨迹潦草破碎每多散佚其釋尚書惟天陰隲下民云陰闇也猶冥

冥也隲古陟字釋詁云隲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隲下者猶言隲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常陟降之爲之相助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固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鄧梁益之間曰徂隲鄧格徂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惟天陰定下民此以意改之說者因訓隲爲定非也釋詩十千維耦云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公田故爲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並私田計之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也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也儀禮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之鄉陸德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教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台拱曰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天

有嘉樹軒



仕者蓋蒙上為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今本正義亦竝改作卿并不誤者亦誤矣台拱研究小學竝通律呂常有轉註假借說曰許叔重以考老為轉註後人多不得其說竊謂郭璞所謂轉相訓者即轉註之義而所謂語轉者乃轉註之原也語轉之中又自有假借大抵釋詁釋言兩篇不出轉註假借二義郭君亦第舉一隅耳指事象形聲會意四者制字之原盡此矣天下無有出於事形聲意之外者則天下

文獻徵存錄 卷七

聖 有嘉樹軒

之文字豈能出四義之外哉轉註假借特用以通音義無窮之變耳以一義生數字謂之轉註以一字攝數義謂之假借音以字謂之轉註依音托字謂之假借假借者離乎事意形聲以見義者也異則易見轉註者依乎事意形聲以立文者也同則難知即如老為會意考為形聲而許君合之以為轉註則其不出前四者亦可明矣由是推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當書契始興即不能無故為立此一義而三代以來文字必當有隨世增加者矣當其時外史達書名則上之文字無不通於下也太史陳風詩則下之聲音無不達於上也閭里之歌謠豈盡合乎聖明之制作哉轉註之塗由此淺廢亦其

勢然也後世所造俗書多轉註之流其一字而二音三四音者蓋假借之變俗書不可通行故文字之變簡方音不能無異故聲音之變繁惟其不得變於文字而乃變於聲音此其勢亦如井田之為阡陌五等之為郡縣也又有黃鍾之度說曰或問黃鍾之度或以為九寸或以為八寸十分寸之一二者孰為黃鍾之工度曰聞以律生度矣未聞度生律也黃鍾有數而無度曰苟無度則十二律之長短奚由定曰昔者聖人作六律以象乾故自黃鍾而下皆以九為實以乾之六爻皆九也作六呂以象坤故自林鍾而下皆以六為實以坤之六爻皆六也天地之道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是以聖人之於

文獻徵存錄 卷七

聖 有嘉樹軒

律呂一以九為法九分黃鍾之長而去一以為太簇九分太簇之長而去一以為姑洗自姑洗而蕤賓而夷則而無射皆九分遞減也九分林鍾之長而去一以為南呂九分南呂之長而去一以為應鍾自應鍾而大呂而夾鍾而中呂皆九分遞減也然後命黃鍾為九寸林鍾為六寸所以著陰陽之象也斯度之所由生也律生度度生量量生權此制作之先後也又曰古人因律以起度後人執度以命律故或以十分為寸而析十以為百析百以為千析千以為萬或以九分為寸而破寸以為百分破分以為釐破釐以為豪破豪以為絲執後起之度以御先出之律是以參錯而不齊繁賾而難治又有周



公居東論依鄭康成說以辟為避且謂周公之所以避者其心欲就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陰營諸侯之動靜而為之備四國陰蓄異謀環視而不敢動則畏憚周公之明效也其論可謂宏遠台拱既之官以弟得舉再赴禮部不中式絕意進取掃治一室不加功飾地無纖塵著書數萬卷於中日夕披誦自言雖卿相之貴不以彼易此矣事繼母至孝母家居信來輒目矚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視母果病且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曰如吾子不過所生耶連遭二親喪哀毀過情蔬菲四年人以為難卒年五十五所著書甚多人所知者有論語駢注儀禮補疏經傳小記漢學拾遺荀子補注俱未文獻徵存錄卷七

望 有嘉樹軒

刊行也青浦王昶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為揚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孝時謂四士三美宜矣高郵王念孫曰端臨遠於古學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徵君閔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又曰其疏釋儀禮經文毫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既補鄭氏之缺兼斥敖氏之妄如屬官屬吏之分卿大夫鄉大夫之辨以及南路弓之為取矢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饌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下朝祖之

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緻密於斯為極至於綴評事之疏漏箴祕書之違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繆說譌文渙然冰解司馬子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端臨之謂矣錢塘盧文弨曰嘗得儀禮但有鄭注無疏相傳以為宋本後質之端臨以為依元敖繼公集解本劉於此經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也儀徵阮元曰嘗欲蒐簡說經之書各繫羣經章句之下如東原戴氏謂光被之為橫被即著於尚書堯典端臨劉氏解關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則繫於論語八佾而互見周南其書名曰大清經解元在翰林為石經儀禮校勘記其賓服鄉服卿大夫服即用台拱文獻徵存錄卷七

望 有嘉樹軒

說也山陽汪廷珍曰乾隆之世鴻儒輩出自養新通藝二錄行而昔遊之未收者渺矣然子尤服膺端臨懷祖二先生著書不多每下一義則皆前人所未及知後人所不能易者也



許宗彥

許宗彥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父祖京官廣東布政使宗彥少不好戲調頗能究竟古學乾隆五十七年舉鄉試嘉慶四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觀政一月即乞歸買宅杭州擅園林之趣鑽灼經典必求昭暢以錢詹事大昕說太歲太陰辭未備衍之曰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直之辰也太陰者歲星出後而伏伏後晨見斗杓所直之辰也又曰太歲即歲建與月建同理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杓所建之辰也太歲為陰行於地歲星為陽行天兩者必相應也又曰古法太歲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漢太初元年丁丑至今嘉慶六年距算一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千九百空四應超辰一十三次餘積三二以紀法除之乾隆三十五年紀歲庚寅加超辰十三年太歲在卯至嘉慶六年太歲在戌與歲星不相應今法歲星一十一年三百十三日六十四刻有奇而一周天約八十四年而超一辰以此數推太歲則自太初至今當超二十二次餘積五五乾隆十年紀歲乙丑加超辰二十二年太歲在亥至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按嘉慶六年七政時憲書歲星六月出柳太陽六月在井鬼柳歲星與日同次而六月建未是太歲在未今法為密矣因制太歲太陰說太歲超辰說又以恆星之動宗赤極赤極與恆星天不同體在恆星天之上特以恆星天

之樞近於赤極故即借赤極命之其實恆星當自有其極其極循赤極而行每歲一周少不及焉以生歲差日日動宗黃極黃極與日天同體日天如瓜黃極如瓜之蒂日如瓜體中腰有一白點蒂旋繞一周白點亦旋繞一周聯其旋繞一周之極謂之黃道黃道與日行無兩綫黃極與黃道無二體日天無象可指遂取黃極黃道寓之恆星天體黃赤既為同體則黃極黃道亦必晝夜一周而過一度而其實之不及一度者不得不以為右旋而歸於日之自行自古立法如此所以便算而非其實理若論實理則黃極為日天之極黃道即日行之迹不得在恆星天也此理不明則日之行於本天反無憑

卷七

有嘉樹軒

依而諸輪之說生矣乃分為九段以圖明之曰日本天曰日行黃道曰日經度曰日緯度曰求經緯度曰高卑盈縮曰用赤道度曰日度無闕狹曰日左右旋總為太陽行度解通人雅士皆好傳之又記荷邏候星云曩在粵東西士彌納和為言西土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質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歲差其用甚廣然非此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月星荷邏候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候星與戴震精六書之學以考老二字互相訓因推爾雅詁訓為



轉注段大令玉裁申戴說又言說文爾雅詁訓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經典字多假借爾雅從之又云說文解字無假借宗彥以爾雅初哉首基十餘名雖皆訓始然各有所從之部首而生亦不受意於始不可爲轉注以矣若假借者本無其字則初哉首基之訓始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謂說文解字無假借者是說文止五書非六書也說文章字解云借以爲皮韋字安得云說文無假借也依大令言爾雅之字爲假借義爲轉注是假借非轉注不明合二者爲一而於二者之本旨胥失之矣因作轉注說以破之云六書之來古矣指事象形諧聲會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則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假借轉注亦出於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聲意爲體假借轉注爲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爲彼字假其體也轉注者由一字爲數字由數字爲數十百字從偏旁轉相注亦言體也小學家言轉注多歧說攷之說文則所言極明白學說文者求深而反失之祭酒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類相受考老是也後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卽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爲祠祀祭祀等字從祠祀祭祀祝復注爲祓禳禘祫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爲建類之首許君舉考老以見例是已注字之見經傳者周禮天官注於虞中爲置字之通

用考工記以注鳴者爲味字之通用皆非本義詩大雅豐水東注孟子禹掘地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海泗而注之江此注字之正解說文注灌也注本言水相輸灌通流字之從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從一原相注爾所謂同意相注蓋如水之受水也他如左傳言跗注言又注爾雅言注旄首皆以相屬爲義轉注之義亦有屬於部首之義矣是故事形聲意四者字之所由造有假借則可以轉移而無強造之病有轉注則有所依附而無虛造之患今之言轉注者不求之於偏旁字體而求之於詁訓字義釋轉注爲互訓謂如爾雅之釋詁不知詁訓出於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字可不造造字至簡雖必不可闕之字而其體無從生則不得已而假借爲之豈有以數十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譌字漸繁施之於文不可遽曉於是而有詁訓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東漢以前釋古人之書者曰解曰說曰傳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說義鄭氏始有箋注之名以後乃多作注而欲以此當六書之轉注恐非篤論注字之本義明而後轉注可得而言祭酒之旨可得而釋也嘗以先儒五廟七廟之說紛紛申難而忘太室爲祖宗之祭作周廟祧考及世室考敘其緣起曰唐虞廟制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



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也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為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哭 有嘉樹軒

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為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後稷為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為太祖孝文孝武為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展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牽合廟祧為一夫祧為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為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義胥失之

矣至乃列世室於昭穆忘其為明堂之名藏遷主於二祧非太廟合祭之主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申管見為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為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辨焉宗彥嘗讀殉難錄書後云明季殉節之士所以獨盛於往牒者非徒風烈勝也亦實有當死之責焉耳明之亡不亡於君若民而亡於其臣又不盡亡於大臣而亦亡於小臣明之臣雖家居及為諸生者莫不好議論隱持執政之長短其大臣無論賢奸皆莫能竟其用議甫出口彈擊之文已至矣兵事之棘也握兵柄者將主款則羣以戰誤之將持重則以老師糜餉責之譬駕馬然欲退則前引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哭 有嘉樹軒

欲進則後挽而又左右掣曳之馬即良猶不能不敗績而况乎蹇駑也室已將傾矣賓客處其下者曾不一舉手撐拄徒喧然爭論匠氏得失主人耳目為之眩不暇審顧俄而室轟然傾則羣壓焉明之亡何以異是夫謀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其死固正而惜乎無補於家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崇虛論而忘實事故清議興而漢鼎淪清談盛而晉祚促講學會文熾而明社屋又有治論云治天下者任事以官為官者任事以吏吏雖若微而治之美惡係焉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尚書郎以令史久者補之故其時多美政非特官賢抑亦吏善也六朝時令史猶為重選降至



於明而吏始與士分途世亦相與賤之夫以賤視其身而欲以賢者之行責之此必不能之事也且使積日累勞而使得一冗雜之秩為吏者雖清潔自守亦終莫之貴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有以操守稱吏者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彼歲月足以更事才辨足以濟姦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於府寺吏散處於民閒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於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今欲吏之不為姦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為之歲滿察其廉能者仕為郡邑長官其卑污者斥之遷擢之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壬

有嘉樹軒

路優則吏皆顧恤名節相尚以廉爭為皎皎之行士人更為吏習知政務無迂懦不曉事之患其於治道必有裨益難者以為若此則待吏優於士得毋不可夫士之仕於朝者不十年可得監司而吏才長郡邑不為優也且士或以少年或由白屋伏讀制義之文一旦出而治民案牘之不閑利弊之不審簿書一切委之他人誠不若吏之素習其事者足以收效也夫吏所患者獨無品耳既高其品優之庸何傷吏善其職則政益修雖有貪暴之官所為非法吏亦得據禮以爭而官不得以自恣兩漢之治庶可復觀矣宗彥素多疾竟不復起卒年五十一有鑑止水齋詩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焦循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生而明穎八歲至人家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曰此出楚詞馮讀皮冰切大驚既壯雅尚經術通律算之學補諸生食餼嘉慶六年舉於鄉以母老一試禮部後不赴試遭母喪既免病足移居村舍築小樓數間几榻之外書研茶具而已嘗歎曰家雖貧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嘗讀易疑旅同人卦俱有號咷復明夷卦俱言拯馬壯密雲不雨小畜小過同辭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蠱象巽象又同例久之忽悟九數術可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取卦爻經文以實測之定為旁通為相錯為時行旁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壬

有嘉樹軒

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垢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垢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為



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  
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  
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  
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  
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為謙履故眇能視跛  
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比例也書成名易通釋  
復為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論十篇發旁通相錯  
時行之義并章句十二卷共四十卷稱雕菰樓易學三  
書儀徵阮元序之曰周易為羣經首有列國人之易有  
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  
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聖人之造易也象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因卦生辭因象著辭與字一定不易易有爻有位是必  
有錯綜經緯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是必  
有不盡之言與意隨遇而取決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  
則空論而已江都焦氏嘗取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  
得所謂旁通者相錯者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於經文中蓋深明乎九數之正  
員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聖人著書之本義豁然  
大明聞者驚其奇見者服其正雖使義海以下眾咻之  
而不能折其說焦君之易曰章句曰通釋曰圖略其大  
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為顯據可例其餘或曰  
比例為圖因其末之同而溯其本如此則所通不既多

乎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偶舉一隅以例其  
餘若其因事而揲著因卦而求象必有無盡之言使各  
象變適於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於今易辭  
之外也或曰通釋因假借不幾鑿乎曰古未有字先有  
言有意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倉頡始造乾坤之  
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羸同意傳  
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此也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  
魚為遯韓詩外傳何以羸羸為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  
學嘉慶十九年夏過北湖里中閒問君易法終食閉舉  
三十證及至江西趣其寫定寄讀讀竟序其本末如此  
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占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其易餘籀錄二  
十卷易廣記三卷易學成復有隨筆著錄易話二卷記  
友朋門弟子問答及於易者其注易日記三卷則撰錄  
易通釋時自稽所業也又為六經補疏說之曰說漢易  
者多斥王弼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  
申明之其讀彭為旁借雍為甕通乎於浮訓為務躁解  
斯為廝釋為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未遠於馬  
鄭惟其言元妙耳尚書孔傳偽矣堯典下至秦誓不偽  
也視為魏晉人所作傳奚不可存者金縢我之不辟辟  
訓為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  
稱成王之命其說固善矣毛鄭義有異同正義往往雜



鄭於毛比毛於鄭其聲音訓詁頗多疏漏當正之補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弑君稱君  
君無道稱臣之罪杜預揚其詞而行之與孟子說悖  
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代之諱代之解而  
爲此也萬氏充宗斥左氏爲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  
杜之失而莫測杜意之所在所謂彼有取爾也禮以時  
爲大訓詁名物皆宜詳究論語一書發伏羲文王周公  
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能遵聞之又一書之中參伍錯  
綜引伸觸類互相發明與易例同也於是成周易王氏  
注補疏二卷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  
五卷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禮記鄭氏注補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急寄與銳鏡大喜循又得秦  
氏數學大略因爲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  
兩家之學謂其子琥曰李樂城之學既有天元一釋闡  
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  
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黯秦道古數學九章有  
正員開方法因又爲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  
演段六十四問用正員開方法推之遂以同名相加異  
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示琥琥布策下算一一符合其  
式循曰得此演段可讀矣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附於  
里堂學算記之末循又有羣經宮室圖二卷禹貢鄭注  
釋二卷書義叢鈔四十卷毛詩地理釋四卷毛詩草木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疏三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爲六經補疏二十  
卷嘗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  
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詞質而奧變易舊名將欲歸  
於宏亮作釋弧二卷以通之嘉定錢大昕稱爲用意獨  
絕又謂弧綫之生緣於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弗明  
法無所附也成釋輪二卷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  
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隨時而  
改釋橢三卷以劉徽既注九章算術講九章者不能舍  
劉氏之書矣然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  
除可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是時元和李銳  
號精推步術每恨未見李仁卿秦道古所著書循游浙

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論語通釋一卷孟子  
正義三十卷揚州足徵錄一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雕  
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共如干卷  
卒年五十八元又曰君博聞彊記周易孟子專勒成書  
易學不拘守漢魏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孟子  
正義疏趙岐之注兼采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  
合孔孟相傳之正指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即小說詞  
曲亦讀之至再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  
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二篇皆有補於世性誠  
篤恬淡寡欲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娛錢辛  
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



汪嘉禧

汪嘉禧字選樓仁和人少恬靜雅好博學不事華辨補杭州府學生儀徵阮元闢詒經精舍於西湖擇諸生之雋異者習業其中嘉禧哀然為舉首嘗解易消息曰陰往陽來為息陽往陰來為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為餘慶退巽為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為陽息垢至剝為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為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於人事於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於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彖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於彖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為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為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為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

成既濟定易道尚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者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又通許氏鄭氏虞氏之旨為性情說曰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於陽情生於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為性通乾於坤既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為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為空虛然則情無惡與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盡性然則通性何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也又作釋能曰包眾物為該又為合遂民欲為恣順之均之為如事在己為任力有餘不求助為堪又為勝在內為善在外為才陳於人為力統為舉其事殊為道菽為才菽為理德法為行政令轉音為耐更其訓為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為熊屬足似鹿又釋禹貢北過降水曰鄭君注禹貢本地說謂大河



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爲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如邲降於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泔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於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共水之名掩鄭君定爲共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周禮序所謂摺秘逸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於胸臆專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堯

有嘉樹軒

已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西湖六一泉有木主數百皆前明逸老其事蹟無所見嘉禧一一鈎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種又以宋王應麟集鄭氏易摭拾至富而不著原書頗爲疏略乃爲逐句注之是其博而能詳慎也嘉禧屢應秋試不遇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二無子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卒後毀於火殆散佚不可得見矣

洪震煊 徐鯤

洪震煊臨海人少與兄頤煊俱有雋名補諸生益篤志屬學儀徵阮元稱之曰侍郎之後復見洪生侍郎者天台齊召南也震煊嘗謂太史公書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孔子去魯適衛爲誤定爲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春就以史記正之曰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祀帝於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尚墮成乎惟史記於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於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堯

有嘉樹軒

已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西湖六一泉有木主數百皆前明逸老其事蹟無所見嘉禧一一鈎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種又以宋王應麟集鄭氏易摭拾至富而不著原書頗爲疏略乃爲逐句注之是其博而能詳慎也嘉禧屢應秋試不遇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二無子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卒後毀於火殆散佚不可得見矣



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於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為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不具論也震煊讀夏小正知鞠則見即虛星且謂用夏正日躔以求昏旦星絕無差忒著為說曰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七鞠為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為亢也大火為心也辰為房也十月南門為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姬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李 有嘉樹軒

繫於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即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於經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於杓攜於寅衡殷於亥是斗柄懸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於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以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即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

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於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於申衡殷於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姬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姬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歷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於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李 有嘉樹軒

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懸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於日心比於房而近於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為遠視伏為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即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於酉則東井東上加於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於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於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初昏營室南加於午及旦營室北加於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以經求經無毫釐之差上合於堯典下通於月令而自唐以來無



有發之者何與其辨鞠為虛星曰夏小正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註家皆謂鞠星即柳星則見為昏見震熒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於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西北向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為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為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於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為虛其猶治之為亂甘之為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為鞠星是也震

熒兼習地理之學有禹貢降水考曰河渠書禹導河至於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太中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於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於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於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為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為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為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即為降水屯氏河即禹貢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顧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漳絳通稱謂降即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哉況地理志漳絳並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一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



禹之行河水水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而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  
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  
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隄稍高則淇水口以上隄  
地高可知此即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即  
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  
口即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即鄭君所謂淇  
水自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為降非出胸臆

文獻徵存錄 卷七

畜 有嘉樹軒

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又以浙江即岷江非漸江下說  
曰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  
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據此則  
浙江即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  
而為二流是為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為北江其分江則  
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  
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游自雲夢浮江  
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  
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  
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即震澤逆流而上  
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

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山之目以龜豬二山下有  
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渝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  
潮溯源直去則馴至於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  
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  
通也始屬胥毋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輟懿一葦之可  
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浙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  
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入海自石城之派後堙潮不通  
於故瀆且狎注於浙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浙江之岸  
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  
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  
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為

文獻徵存錄 卷七

奎 有嘉樹軒

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為岷江松江  
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  
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既以浙江為大江必不更以浙  
江為漸江矣鄭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正誤字更為  
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  
於岷山無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之漸江為浙江也  
又曾氏一貫論曰夫鬱草十葉為貫錢貝十百為貫然  
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  
三為王十合一為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  
母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  
慮於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於孤陋也實字從貫貫



從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  
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  
心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  
通義 貫之雅詰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  
非空指博學審問是為講貫好古敏求是為累貫夫子  
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  
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乎  
名物之數而自以為泛應曲當哉少之屯也上貫一木  
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  
以貫與自貫殊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  
為物靈動為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心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為周周  
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為本一在其上  
為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為偶一三為商  
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入八為六衰出為七分別相背  
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於十  
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  
周禮大史算器謂之中攷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  
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  
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  
蓋取諸此逸書曰先算其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  
命百事也管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

函文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於備  
數故功成於篤實也顏氏復禮論曰自農皇重卦天澤  
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  
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  
禮煌煌乎丕天之定律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孝為仁本禮為仁文也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  
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  
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訓為任已詰為  
身謂身任復禮之事同仁之量也故又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  
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  
男女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  
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  
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即為復以人治人  
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為不  
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  
其不爾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為迷復迷  
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  
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



復之初九故見稱於孔子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即非禮知行即由已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以此及天下仁孰大焉又性情說曰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性之欲即情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偽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己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為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為和貞為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為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鄧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鈞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與又格物說曰古人未有離學為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首事離學哉如若所言即物窮理真心坐悟遠宗捍禦近取量度是無益之事而已善乎唐孔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

真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成敗故曰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審若是言則格物為身外之事非關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大學一書反覆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申明此意而已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即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而後知也物至即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尚何紛紛辨難哉震煊性寡合習業詰經精舍與仁和孫同元蕭山徐鯤善嘉慶癸酉學使周兆基拔以貢成均既廷試貧不能歸里入直隸學使幕在深州以微疾卒年四十同元字與人嘉慶戊辰舉人有弟子職注行於時徐鯤字北溟蕭山人少補諸生不事帖括專習經訓時人譏之不屑也儀徵阮元督浙學肄業詰經精舍其經



籍纂詁鯤校證成之嘗謂易睽卦之睽本作睽釋之曰  
 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  
 為視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  
 音訓所引釋文尚作聽與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  
 二齊睽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  
 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  
 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睽文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  
 脫去睽目少睛本訓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  
 作耳不相聽也睽卦之睽宜從耳鯤屢應秋試卒不售  
 卒年四十二仁和侍御孫志祖著讀書勝錄頗采鯤談  
 論鯤又謂郭景純注爾雅求詳者百四十二條邢疏補

文獻徵存錄

卷七

有嘉樹軒

其十近儒鉤稽出滯補所不備可云詳矣然引離騷蹇

修釋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是以良媒為樂節  
 也引方言絲作者謂之履釋經履是以屣履為草名至  
 菴懷羊菴即芋魁菴與魁同幾類蹲鴟為羊矣過求詳  
 核轉滋附會不敢以為當也

文獻徵存錄卷七終

文獻徵存錄卷八目錄

杭州錢 林東生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錢大昕 弟大昭 從子塘 姑

戴震 凌廷堪 孔繼涵

金榜

洪榜

邵晉涵 張學誠 周永年 馬宗楚

孔廣森

鄭性 許言禮 陳錫嘏 子汝咸 從子汝登 陳

紀昀

文獻徵存錄

卷八目錄

有嘉樹軒

張甄陶

孟超然



文獻徵存錄卷八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錢大昕弟大昭 從子塘 站

錢大昕字曉徵又字竹汀嘉定人少有止足之志既從長洲沈德潛游學頗擅屬辭為吳中七子之冠有弔姚廣孝作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每有著作人競鈔寫聲譽方振忽歎息曰經之未通乃從而繡其聲悅乎故關覽羣籍綜貫六藝勉為洽孰之儒

高宗南巡召試舉人授中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大昕居省中讀梅氏書妙盡研覈遂通天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一 有嘉樹軒

文陰陽歷算聞其除館職尚書何國宗先往候之出謂人曰今之賈逵也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為定積梅文鼎謂元郭守敬加減歲餘法出於此但統天求汎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又異文鼎不為之說大昕推之曰凡步氣朔以甲子日起算今統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時法當加氣應廿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當減氣應卅五日有奇今減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數不算也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朔起算今推得統天上元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戊初二刻弱故必減差而後以

朔實除之即授時之朔應也其說歲陰太歲曰歲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攝提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達攝提格者歲陰非太歲也東漢後不用太陰紀年又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為丁丑歲則與史漢之文皆悖也周禮輅人軌長十尺而策半之鄭元云十或作七合七為弦四尺七寸為鈎以求其股股則短矣賈公彥推為股五尺三寸大昕謂此句弦求股法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取之得五尺一寸八分不盡公彥不知方法以百尺為丈百寸為尺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寸寸自乘之中尚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句冪誤而所求股數亦誤也太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二 有嘉樹軒

史正歲年以序事鄭元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大昕謂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為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公彥疏乃曰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此中氣匝此即中氣匝與節氣匝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



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誤之由也又參泰西日躔最高卑之說以知尙書緯四遊升降暢劉歆三統歷之意旨因彈定班固志譌文舛義其精思探賾如此三十三年遷右贊善再擢爲侍講學士大昕每求稱病因乞假以去去職五年復補學士俄除少詹事一充主考官四充會試同考官再提學廣東遭父喪服除又遭母喪由是家居不復出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皆長經術東南人士悉祖之大昕既返臥里門耽意繙譯闡惠沈舊訓大義以示學者又研究爾雅說文意指推及遷固以下述作無不貫穿通洽爲古同音假借說云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以說文言之響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許冲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鄒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璿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珣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趨讀若熒詩獨行熒熒不必从走从勻也趨讀若旬詩旬旬救之誕實旬旬不必从走从音也訃讀若戟春秋傳公較其手不必作訃也檣讀若柅易繫千金柅不必改爲檣也句讀若鳩書方鳩倂功不必改爲句也懼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懼也稟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稟

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圍之防稍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屐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屐也闕讀若闕漢書闕入字不必改爲闕也袞讀如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袞也辛讀若愆今經典辛字皆作愆叔讀若創今經典叔業字皆作創今讀若集今經典今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逢今詩正作逢聖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聖讀若紱今周禮作帔帔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沛詩芮鞠之卽韓詩作芮是芮內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鸛鶴說文作鴝鴝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尙書莫席正作蔑字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正作聶字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四 有嘉樹軒

讀與稽同今尙書卍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故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數故字皆用施雪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雪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同後世譬况爲音者可同日語也近人尊信說文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喻許君通假之例也又謂毛公詩傳每多用轉音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簡爲蘭說文有蘭無簡知簡讀如蘭也衛風能不



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為狎即讀如狎也小雅神之  
弔矣毛訓為至弔與質為韻是讀弔為至矣毛無破字  
其說出於王肅肅欲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為  
新義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試以他經證之賡之正  
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即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  
是漢古文尙書讀賡為續矣艸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  
以艸與變弁為韻而周禮艸人借艸為礦字說文礦或  
作艸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艸兮亦當讀為礦也賡  
續以義轉艸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  
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詩公之媚子媚子之義  
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百篇言媚皆美詞論語媚與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詔  
讀之意惟晚出古文尙書罔命有便僻側媚字而傳訓  
為詔諛之人古文書多偽此亦其一證也小戎第三章  
末句不入韻說者以為雜用方音攷之曰興字以虛膺  
切為正音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與其器注云興之言歆  
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注一云噫興一  
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子侯興以林心為韻此亦  
以興與音為韻也古字有正音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  
如儻敦讀如彫徵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所常用者天  
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也近人語音不同雖稍異  
於古然皆有所本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詩麟

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  
二切構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為丁定  
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  
善射忌良士翟翟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槩音其有基音  
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  
仲通者即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並  
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即紀子伯吳越  
春秋帛喜即伯詔尙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  
二切背有補妹蒲味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並  
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既載禮  
虛坐盡後是也穉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六 有嘉樹軒

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  
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  
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  
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並母之平聲北人讀如  
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即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  
髀為髀非滂並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  
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小雅谷風末章怨  
字近儒或讀如依與嵬萎為韻正之云此以意度之未  
有他文可證也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  
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當若抑論語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



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攷之曰說文奮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達汝弼卽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之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是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龍爲和遯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訓詁之學通平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矣又引經證作古今方言說正郭璞注爾雅其略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得相借景純注未喻音聲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也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也又曰倫敕爲勞倫勞聲相近也敕當爲勅讀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七 有嘉樹軒

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乃云倫理事飭以相約勅誠鄉壁虛造矣又曰權輿草木之始釋草云其萌蘗滄說文蘗滄讀爲萌卽釋草之蘗滄皆與權輿聲相近蓋之爲裂者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尙書割申勸甯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取同聲之轉也此類尙多也又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毋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刑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斯祕大啟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

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首章棊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威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螭蛸叮嚀熠燿四句連用雙聲挑兮達兮哆兮侈兮旣敬旣戒旣霑旣足如蜩如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綵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嗶嗶啾啾禺禺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字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字而成雙聲死生契濶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璣篪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八 有嘉樹軒

今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枕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憑河暴憑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辨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云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云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啟雙聲之祕而司馬揚雄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人範圍之外也



謂說文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如書中重義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式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為秦篆別求所謂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世謂叶音出吳才老辨之云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詞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九 有嘉樹軒

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已失傳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閒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母氏劬勞勞叶為僚四牡有駟駟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認朱氏叶音為皆出於才老耳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為汝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於吳也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謂今韻之并始於平水劉淵邵長衡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大昕以為壬子禮部新刊韻略四庫及南

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惟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閉許古道真敘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安老人曰檢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每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添註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為文郁所定也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為紹定二年其時金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久矣己丑在壬子前二十四年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八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矣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或失其序文而作者誤以為淵所作耶黃公紹韻會敘例並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十 有嘉樹軒

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於劉則曰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屬之劉淵毋乃誤耶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為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迥韻據此本此迥與拯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大昕讀書能求其隙然建志精謹所言皆有據依閒下已意異乎臆造說中庸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孔子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即執中之義矣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博雅訓庸為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和即中庸也前史地志或本有譌舛或為後人追改讀史者忽而不察大昕嘗以漢志



山陽之西陽縣當作西防東海之海曲縣當作海西蜀郡汶江縣之澠水當爲澠水陳涉乃潁川之陽城人非汝南陽城蒯通范陽人乃東郡之范陽非涿郡之范陽續漢志平原郡本有西平昌縣刊本錯入樂安國注中校者并改十城爲九城後漢光漢紀省併西京十國淄川高密膠東屬北海刊本誤以十國爲十三淄川下多屬字章懷不能辨晉志青州本有濟南北海二郡史有脫文遂以北海之縣誤爲濟南屬縣宋人遂謂晉之濟南治平壽不治歷城考宋魏二志及杜預說濟南蓋領歷城著平陵祝阿諸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膠東自屬北海也又著秦三十六郡攷漢百三郡國攷其文繁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主

有嘉樹軒

不錄不喜佛書曰先儒言釋氏近於墨吾以爲釋氏亦終於楊氏爲己而已彼棄父母而學道是視己重於父母也歷主江甯鍾山太倉婁東蘇州紫陽講席誨人必以規矩不爲稗說高論所學既精博抑然若無以勝於人矚矚光景怡然自得自題畫贊云官登四品不爲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籍不爲不富研思經史不爲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弟大昭族子塘站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彬彬乎東南之望矣嘉慶七年年七十有七卒其所著書行於世者有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

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二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攷四卷洪文惠年譜洪文敏年譜各一卷王深甯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鈔三卷潛學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未成者遼金史及元史補志休甯戴震嘗歎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震以第一人自居後之說者以爲大所雅博勝震也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主

有嘉樹軒

不及汲於榮利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取隨寓自足義也精治小學嘗釋爾雅輔小木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大昭專力爾雅訓詁不知舍人爲何人爲書以問其兄大昕大昕曰陸氏釋文稱捷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有後漢書補表八卷其廣雅輯注則未成之書也塘字學淵一字慨亭嘉定人詹事大昕從子也少補縣諸生喜爲古今體詩爲光祿王鳴盛侍郎王昶咨賞久之不欲以詞人自足肆力於六經乾隆四十五年以拔



萃舉鄉試次年中進士除江甯府教授塘事大  
 發律呂推步聲音文字皆究極其妙著律呂古義  
 之曰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為用尺不  
 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為周尺載於史  
 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僖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即漢  
 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  
 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  
 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也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  
 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  
 商必因乎唐虞十寸尺之為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  
 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為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  
 律法焉夫紮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  
 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  
 也周籥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  
 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  
 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  
 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  
 攷律之用方俞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  
 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為員徑不知周籥止用十  
 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王律之積數增多則  
 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

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  
 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  
 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  
 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  
 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為其用通則有法焉即黃  
 鍾之律是也故曰為萬事根本有較度篇曰晉志列十  
 五等尺以晉前尺為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  
 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為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  
 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僖銅尺建初  
 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  
 即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即司馬公家周尺亦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古 有嘉樹軒  
 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較之長六寸  
 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為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  
 尺以顧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分是為古  
 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  
 鄭樵言長一尺二分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  
 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  
 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  
 祭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  
 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  
 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即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  
 即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



又謂劉徽注九章推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其術未密今以徑算進位爲實開方爲圓周求積以徑算乘周算十六約之爲實開方爲圓積徑一者周三一六也作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周者圓算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算若方周之有方算故周異則算亦異倍其徑者四其算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算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即圓之算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圭

有嘉樹軒

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弧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

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算以爲周算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算即圓之徑算也方之周算猶圓之周算也惟以十六爲十是以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算一則方周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圭

有嘉樹軒

算十六而圓周算十徑算十則方周算百六十而圓周算百是爲周徑之算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算至十倍即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算不足徑算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惟周徑有算今則方圓之算又有算然皆因數以



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不可  
 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羅百周羅千而方羅之羅十萬  
 圓羅之羅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  
 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  
 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太史公律書上九商八羽七  
 角六宮五徵九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以  
 淮南子太元經證之知其不誤著史記三書釋疑又以  
 淮南天文訓一篇多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  
 證明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以圖顯之爲  
 成補注三卷又有春秋左氏傳古義則補杜氏之闕是  
 也所作古文曰述古篇編詩曰呂齊吟葉以教授終年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七

有嘉樹軒

五十六其叔大昕曰澆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  
 澆亭七歲相與其學予入都以後澆亭與其弟玷及子  
 第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  
 予歸田而澆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  
 之好學者稱錢氏而澆亭則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  
 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也  
 玷字獻之乾隆三十九年舉人編修朱筠總督尚書畢  
 沅皆重其學爾雅小山岺大山岺說文無岺字玷以爲  
 岺乃恒之譌晉書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  
 山岺號飛狐口是其證也其族叔大昕歎爲精審且曰  
 大山宮小山即南岳之霍山則小山岺大山爲北岳之

恒山審矣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攷一卷論語後錄五  
 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斲注地里志十卷玷工  
 小篆晚患風痺一肢廢以左手寫之姿制益妙其注史  
 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書旣成玷已病以  
 其葉授伊犁將軍松筠錄一通藏焉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八

有嘉樹軒



戴震 凌廷堪 孔繼涵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甯人少為諸生與其縣人鄭牧歛汪肇隆方矩汪梧鳳金榜同受業於江永通六經精治三禮兼習推步鍾律於音聲文字之學尤核嘗曰學者必由聲音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失此者非學也性狷介多與物忤落落不自聊年三十餘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將不繼誦讀如故人目為狂生一日攜所著書詣嘉定錢大昕大昕覽而異之既去曰此非狂生也閉戶生也尚書秦蕙田求雅才好博者大昕舉震蕙田大喜即日詣之與談尚書纂五禮通攷震為之斟酌意指以成盛業高郵王安國長禮部重震遣子念孫事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獻縣紀昀餘姚盧文弼青浦王昶為當世名人見震莫不加禮乾隆二十七年舉江南鄉試禮部被放又之山西布政使朱珪屬修汾州志書乃徧檢前籍駁正舊志之謬謂汾陽於漢為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寶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為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非其實也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

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有法而猶有舛誤甚矣地理之難言也三十八年

高宗立四庫館公卿舉震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旋命與會試中式者赴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時四十年也震以六書轉注其義寢失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為假借數字共一用者為

轉注初哉首基之為始印吾台子之為我其義轉相注也論諧聲廣韻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

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三十五韻有人聲外此支脂等二十四韻無入聲顧氏古音反是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為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哈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為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可由此得之矣蓋皆用江永說後儒言易亂於費直震以漢書破之日菟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  
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  
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  
林傳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  
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軹  
或讀軒爲簪笄之笄震辨之云軒當如或讀如笄杜君  
改爲軹與軒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轉釋轂端之軒  
亦非也軹者車輪軒者轂末轉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軒  
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無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  
云自軒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從九車轍  
也軌從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若犯若音犯則字當作

文獻徵存錄 卷八

王 有嘉樹軒

軌以韻攷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  
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云明堂五室十二堂故  
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  
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  
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  
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  
个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  
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  
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  
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  
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置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

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  
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  
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  
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  
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公二  
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  
得其解釋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  
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  
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  
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  
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子若先

文獻徵存錄 卷八

王 有嘉樹軒

正其號曰王不得改稱王子矣又謂儒者治經宜自爾  
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  
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  
橫桃古通用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  
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卽詩不可休  
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  
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震天文  
算學出於永其妙勝永西術以爲赤道極之外有黃道  
極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詎爲言歷者所未發震折之  
曰西人所謂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  
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



以擬黃道極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躔機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秋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代以爲斗杓移辰者非也泰西測天傳弧三角術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宣城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關之震以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雖密猶疏故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今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則一例用減更得簡捷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惟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也水經經注相消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震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定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言逕

以是推之經注之消者可正也閻若璩顧祖禹胡渭善讀書未悟斯失至震乃發之其後武英殿刊水經注即用震所校本也震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義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



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作原善篇以明儒之異乎老釋曰道釋在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憚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微於欲聲色臭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微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微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過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氣血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

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由作也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掎擊前人以自表暴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貴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攷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暴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或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震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



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義理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彼歧訓故理義而二之是訓故非以明理義而訓故無用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矣震於老莊釋氏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不相亂人以爲其功不在韓愈下所撰孟子字義疏證段氏序東原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集引戴氏說自以生平著述之大此爲第一洪素人易贊程易田卷首諸篇皆宗其學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皆錄而奏之領祕書僅二年未及授職遠卒年五十五有今文尙書經二卷毛鄭詩攷正四卷毛詩補注二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攷工記圖二卷大學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篇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二卷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歷問四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墓法贅言四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音義一卷文集十二卷其詩經補注僅二南蓋未成之書也

曲阜孔繼涵皆爲刊行之震嘗語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以第一人自居曉徵嘉定錢大昕也江都汪中作贊曰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圖洛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作六儒頌贊之其服膺戴氏之學至矣

凌廷堪字次仲歙縣人父文煇遷於海州板浦場遂家焉廷堪少居闈閩能吟詩及游大興翁方綱之門乃耽治古學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銓甯國府教授以憂解職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旋卒無子廷堪詳練史事具識本末人有詢訪隨事條答略無疑滯元代氏族能分別言之甘泉江藩謂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通覽羣史之人不能多得也又稱廷堪駢體文典雅可觀在胡稚威孔舜軒之上南康謝啓昆蘊山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旣成廷堪爲之後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之



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為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釋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獻孱主范史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畧未闕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日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尚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暫延唐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去

有嘉樹軒

祚况夫出帝儼存清河遠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厠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陞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錄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甯云久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挾前史未挾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做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同時所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

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甯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鵝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屋而叔明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擯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部未良其限故萬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勳舊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母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士以及于助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為謹言猶之孝武謀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去

有嘉樹軒

去強臣非為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為羣小王思政為詔佞巧言亂其阜白俗語流為丹青不合不公未足為訓今一洗之槩從其實是曰辨証其善六也因斯六善運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固而加覈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為心折者矣夫八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自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並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



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於中  
秘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  
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  
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文頗瓌瑋然廷堪治禮  
尤善撰禮經釋例十二卷例有八通例飲食例賓客例  
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變例之後附封建尊尊服  
制考一篇自序曰禮經苟不得其例雖上哲亦苦其難  
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又有五物九拜九祭釋牲旅酬  
楚茨諸經說儀徵阮常生皆謹藏之其魏書音義二卷  
燕樂攷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  
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則弟  
文獻徵存錄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子張其錦所輯錄者也其錦字聚伯宣城廩生

孔繼涵字莊谷衍聖公毓圻孫也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官戶部郎中篤內行與戴震友善於天文地志經學字  
義無不博綜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  
粟米法釋數同度記水經釋地紅欄書屋詩文集

金榜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師婺源江永稱高足弟子先  
以乾隆三十年

召試賜舉人授中書三十七年成進士

廷對擢第一授修撰既散館養病歸里竟不出仕

禮學其說一遵鄭康成鄭氏有失時卽糾正編

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

以釋之其一條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

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

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文獻徵存錄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

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

故致餘于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

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

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

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

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

乘士千八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

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

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為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為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為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為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為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為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為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為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于伍定平里軍政成乎郊

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為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故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為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為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七十二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為卒而禍變極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又云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為甸者百為縣者二十有五為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



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其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孟

有嘉樹軒

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戴震讀之歎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人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羸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

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貸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貸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勦粟屋粟間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孟

有嘉樹軒

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朗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說金奏肆夏云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爲差書缺有間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下籥序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金奏混合而為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於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於鍾師搏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

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蓋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用金奏也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也又說禮記毋失經紀以初為常云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於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為天歲自為歲立法減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惟西法指此為恒星東行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曰歲差者以日星相較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茲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並繫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幽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以治歷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原註呂覽注星辰宿其度而毋失經紀以初為常蓋日行黃道所躔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命曰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是後世所謂



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正義譌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冲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

文獻徵存錄

卷八

禘

有嘉樹軒

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卦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鬻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鬻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圍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圍鍾爲宮黃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卑

有嘉樹軒

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圍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圍丘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鬻而郊稷謂此祭天圍丘以鬻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圍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



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為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望 有嘉樹軒

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之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

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為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為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真之隘巷真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君謂郊祀為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望 有嘉樹軒

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於禘及其高祖是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為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嘗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為治經之大法姚鼐序云修撰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



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哉晚得髀痛疾臥牀蓐間定爲禮箋十卷大興朱珪敘而行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八

聖 有嘉樹軒

洪榜

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少與休甯戴震友善研究六經必遵古訓年十五游於庠充選拔生學使梁國治甚異其文采乾隆三十三年獻賦天津召試授中書居京師見曲阜孔編修廣森友之如戴震嘗爲赤嬰武賦以見意云余浮湛計舉抑厭公車萬里歸心三時羈目暇日過會稽李編修舍有赤嬰武以爲此烏羽儀獨異辨慧無倫產自中洲來經重海在昔南平作貢林邑呈琛見貴崇賢充秘彼一時也方今皇風遠加

聖德無外焚裘却馬之心信乎荒裔越海踰崑之類充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溢外郊矧此賴禽有同白豕食麻貴穀已付安西之司多言如簧久斷交州之獻喧卑奇迹幽蔚栖遲亦其宜矣猶得奉光輝近軒屏託張華之博物動王粲之篇章不爲不遇也昔謝莊與袁淑同賦赤嬰武淑見莊賦以爲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不揣樛昧敬揚芳躅聊作賦曰稽山海之神經覽南交之逸志含火德以降精服離光而錫瑞在言鳥兮同羣挺殊姿兮出類借如綠毛紺翼紺趾綠衿縹精含淑素質明心被坤文而振采應金商而動音亦有赤喙朱喙丹足紅臆采采奇毛熒熒靈息炯炯視睇暉暉首側彼懸賴於一體此華景之純色雲生碧澗霧暗滄流海日初上朝



霞未休八桂如畫三桑若浮想輕翮之時舉集閩風之  
 上頭電溢煙門桃飛玉園沈沈綺閣杳杳彤軒和容貴  
 整養性宜溫紅紹繼於兩翼羅袖珍於一言露氣凝除  
 月華寫壁乍拂高松旋翻列柏繞竹屋而流丹循花廊  
 而漾碧曾不知黃之為瑞白之為珍儻亦雁於漢代比  
 赤鳥於周人赤鵲之羽赤鯉之鱗儻同圖於瑞應識海  
 水而來臣廣森駢儷之詞甚工亦成一篇曰丙申之夏  
 讀同年洪中書赤嬰武賦愛其詞致輒復同作然正平  
 賦是鳥寄其怨思僕既無所託附諸侷色揣稱詠物之  
 體云爾若乃蒼華代謝朱陽在天桃茵舊落榴火新然  
 赤闌曲亞朱綴方連珊瑚鈎捲火齊屏懸筠籠乍啟有  
 文狀敦子集 卷八

鳥疑仙生西土今質異稟南方今色鮮戢紅襟之采采  
 舞紺趾之躑躅似緋衣之纖縱若朱組之翾翾渥渥之  
 姿非擬竊丹之號仍傳啄沈李而輕脣不辨銜落櫻而  
 細嘴增妍然而棲之瓊宇籠以雕檮徘徊柘繡迴眺題  
 璇胭脂深井綺燭虛筵方聆宛轉未訴纏綿吐禽言而  
 舌鏡學蠻語而吭圓呼晨顧影聲夜驚眠紅豆相思之  
 怨枯桑遠道之篇亦有雀來鄴戶鳥集吳年鷺魚雅於  
 茹下翁雁雜於池前莫不頡頏共色毛羽同憐彼蜀道  
 之素翎隴坻之黃翼尙未足以先焉既出時人以爲清  
 英雙絕不減袁謝戴震所作孟子字義疏證榜以爲其  
 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上書學士朱筠曰前者具

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  
 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  
 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  
 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  
 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  
 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  
 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  
 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  
 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  
 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  
 文狀敦子集 卷八

於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尚  
 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  
 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  
 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  
 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  
 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  
 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  
 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  
 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惟其如是使後儒小  
 生閉口不敢道甯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  
 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



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况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言言討于

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念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業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

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固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也宋熙甯以後此病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以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闕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三

言言討于

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閻下以此爲慮此猶存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不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學道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閻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



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有易贊二十八首又明於聲韻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要語一卷江永切字六百十八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宗江戴二家說而加又詳焉卒年三十五所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有王韓辨說一篇許氏經義都未成書也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兪

有嘉樹軒

邵晉涵 張學 馬宗璣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子雲餘姚人其從祖廷采以理學著聞父佳銳邑諸生晉涵嘗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為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家承擊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在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此不善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為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為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

文獻徵存錄

卷八

辛

有嘉樹軒

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為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晉涵一目微眇喜誦讀博聞強識成進士歸班待銓時為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方集儒臣撰定四庫全書晉涵被徵充纂修官授庶吉士越三年例除編修晉涵通雅學嘗以邢昺爾雅疏義不備為書補正之敘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入萬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



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聖始作爾雅以觀政辨言周室既衰羣言淆亂折衷至六藝以章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爲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觀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釋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竝立其業益顯通材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惟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辨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之先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理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己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漏略南宋人已不然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復備數而已晉涵少讀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

之館鐫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釋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注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訓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示辨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注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攷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注書注以及諸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經舊說會粹羣言尚存梗概取證雅訓辭義瞭然其述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魏撰著之書遐稽博取用與郭注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治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藝之文曾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華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古義乃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識辨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







禮鄭注疏證穀梁傳疏證說文字義廣注戰國策地理攷南海鬱林合浦蒼梧四郡沿革攷嶺南詩鈔崇鄭堂詩共數十卷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孔廣森

孔廣森字象仲孔子六十八代孫也祖傳鐸襲封衍聖公父繼汾戶部主事廣森成乾隆三十八年進士入翰林為檢討翩翩華胄人目之為衛洗馬王長史爭願逢迎交接然性耽靜退惟以撰錄為事經書皆博涉鑽門積力實在春秋公羊所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墨守前意不墜何邵公師法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其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經制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曾道凌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于羽議可坐而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更仁義明政教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為書也本天道用王法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義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臧公臧公授睦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分為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



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制作黜周王晉以春秋當新王云云說皆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謫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名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祀下存末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郟非天子之絀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邪愚以為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善對滕文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

文獻後序錄 卷八

毛詩詩子

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賢論貴戚之卿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術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以曼姑擬臯陶與瞽叟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偽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况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篤信一傳

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就道證明之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為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所及匪惟謬於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所大失所棄者反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已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惟左氏不絕於講誦然失其師說久矣漢時謂公羊今學左氏古學以其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牴牾而一字子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古訓以為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優為之而又何貴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毛詩詩子

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為經辭以意立意以辭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做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記事之標目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為所奪其詆毀三傳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不可通者以致詰董子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



無達例夫惟有例而不固於例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曰來祭公使曰來介葛盧朝曰來齊仲孫外之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

二大夫字彙卷八 三十一 有嘉樹軒

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見也若是之屬不勝僕指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紆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義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暨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自昭公復正厲

公居櫟取足伸伸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啾啾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據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

文獻徵存錄卷八 三十一 有嘉樹軒

而已不知其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據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恆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刑政之亂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



假日月以明其變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不日為恆則以日為變以日為恆則以不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恆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汭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

文獻徵尋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為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穀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癸巳葬晉文公背葬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護弑之迹亦日之而亦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

二月或無冬疑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之所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毋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先貶既事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大罪犯古今之極愆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早已放流之藪極之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

文獻徵尋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而且使之出師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瀟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任之亦勿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輩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惟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



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為篡成風之含賄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為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輦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概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乎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甯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

又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伐許與吳伐邾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論而蔡之胎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為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惟時世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

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策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瘳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為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符為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

又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為體於滅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為盟之法其假諱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為始為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章章如



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桓桓其君  
 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  
 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  
 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  
 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  
 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  
 漢儒授受之旨藉可攷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  
 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諡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  
 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  
 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  
 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  
 二大夫字彙 卷八

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奔無罪月有  
 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  
 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  
 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  
 猶傳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  
 不曉者為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  
 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  
 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  
 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  
 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  
 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道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

支離破其拘室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為  
 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  
 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  
 為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  
 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  
 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  
 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  
 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  
 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  
 自有唐鉅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  
 殷伯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襍  
 文次徵字彙 卷八

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廣森善駢體  
 文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  
 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  
 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診之  
 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  
 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關是以  
 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  
 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  
 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  
 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  
 儒眩視為



怙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偽孔蔡繆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詰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違赤眉而已燼而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一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攷未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言託諸西河或云造諸

二賦後序錄

卷八

三

有書附刊

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駕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攷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遠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彈求亥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行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鑄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數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既度遂知洛邑之朝圭藥未懸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縣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賄漢之文何嘗盡偽誌錄之所畫績梁彞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

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履色從裳次分於續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璪飾丹雞之祝等威昭焉文質辨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曾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謂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謂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

二賦後序錄

卷八

三

有書附刊

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與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改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子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祇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



新義為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為娥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塞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覈之漢志名從主人為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伎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與之記為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攷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即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鄒元故籍證

二賦攷字錄 卷八 三 丁書十甲

其縣概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為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千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既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稜圖石鐫名一經之為完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遙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

遺書於十三經而有補悲懷逝者延跂將來陽湖孫星衍江都汪中讀之歎為妙絕時人遭大父與父喪以哀毀卒年僅三十有五廣森又有詩聲類十三卷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禮學厄言六卷經學厄言六卷少廣正員術內外篇六卷儀鄭堂文三卷

二賦攷字錄 卷八

三 丁書十甲



鄭性許言禮 陳錫嘏 仇兆鼈 子汝威 從子汝登

鄭性字義門一字南谿慈溪之鶴浦人父梁高州守世稱寒村先生性以明經貢太學不赴選部於勢位泊如也自署五嶽遊人事黃宗義講學而私喜禪學宗義之卒也託志文於高州未就性以屬郵人全祖望成之宗義遺籍散亂為之理葺明儒學案之次第為故城賈氏所錯亂為正其誤重刊之策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宗義及其王父秦州觀察溱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得與祭使知香火之不墜也然論學間亦與宗義異宗義斥用微之學嘗有書為萬徵君斯同駁之凡數千言而性頗以用微求仁宗旨其苦心不

二伏後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可泯沒宗義作汰存錄言明史者多宗之性以為門戶之見尚未盡化說者以為黃門諍友制行淳篤租賦所入惠及三黨有求丐者予之不厭其負租佃人詢之則慈湖先生之後也盡捐之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九著有南溪偶存全祖望曰或疑南谿之學不盡合於南雷南雷雖與二氏往還而於其學則攻之甚力今南谿喜禪幾於決陂倒瀾無復隄限然予在京師歲必傳語曰聲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醒之西行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指麗澤之傳則友王鶴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三致意焉嗚呼南谿之

學如此夫豈慈嶺之徒所能收拾者乎為其尊人治喪未嘗用世俗七七之期及沒二子守其家法夫是說也發之韓李二文公以闢佛也而南谿遵之然則誠非慈嶺之徒所能收拾者矣

許言禮字典三號酉山安陽人先執業於孫奇逢順治十八年進士選海甯縣每日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朔立書院以仁和應搗謙名方盛詣之請講學不肯至乃延梨洲黃宗義主臯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受其三易洞璣之學稱弟子焉在海昌八年聲譽甚美有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人稱為三異時康熙八年也行取福建道監察御史疏請定武臣守

二伏後存錄 卷八

三 有嘉樹軒

制例遷大理少卿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聖祖嘉美之除順天府尹遷左副都御史再遷兵部侍郎每歲必貽書宗義問學欽然也先是二年間分校浙闈陳錫嘏范光陽陳銳仇兆鼈談九乾皆出其門下所著有聖學直指讀禮偶見易貫春秋演彰郡逸志等書又有政學合一集正編三十三種續編十三種則其後人所裒輯也

陳錫嘏字介眉號怡庭事黃宗義講學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七年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方霽將薦宗義符之以詩從臾就道宗義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方霽以錫嘏為宗義高



足屬其致推敬之意錫嘏驚曰是將使先生為壘山九  
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往辭方霽乃止錫嘏與宗  
義論格物之學不甚合然宗義每屈指門下必首推其  
篤行也

陳汝咸字莘學又稱悔廬錫嘏子少隨其父講學證人  
社中多所得黃宗義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  
沈也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出安溪李相國門相  
國以講學招來後進江陰楊名時招同往汝咸曰梨洲  
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其究歸於  
蕺山慎獨之旨初聞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今相公步  
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者何如也名時為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瞿然出知漳浦縣下車著令凡訟戶昏田土皆委家督  
宗親議之編審戶籍定三百畝為一戶催科自此不擾  
學宮有伽藍祠毀之朔望為諸生講明經史漳之學者  
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諸書皆為葺之而尤表章黃石  
齋之學又修銅山及雲霄朱子祠以石齋侑食明錢忠  
介墓在古田之黃檗為釐其墓田并繪圖以貽後人不  
數年漳浦遂為鄒魯之俗矣調南靖內遷刑部主事五  
十年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上言商船出海口挂號無  
益又言海賊入必返其家下海劫掠責之巡哨官未下  
海之蹤跡責之本籍縣令當力行各澳保甲可  
聖祖嘉之皆見施行海賊陳尚義乞降

命往全州衛鐵山隍城島招撫之既奉使湖廣祭告諸  
陵兼資駐防士卒歷施州辰州永定九谿至紅苗界猺  
洞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汝咸為竹枝詞宣布

上德使習而歌之俄復以大理少卿往甘肅賑荒將除  
甘撫而遽卒於海喇年五十八方汝咸之謝名時或疑  
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為授受及當湖陸清獻書出汝  
咸大喜亟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汝咸非  
墨守一家之學者也

陳汝登字山學又字南臯鄞人性淳粹初聽講於黃氏  
有證人講義後遊萬斯同門有續證人講錄又有竹湖  
日知錄及二山老人集從兄大理卿汝咸待之如同產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家財恣所用勑多寡不必問汝登篤於友誼見才高而  
力不贍者傾筐倒屣無所吝同里陳卜年亦貧大理既  
卒兩家婦孺至無所得食汝登割十畝所入以周之驟  
困乏恬然自若然卒以貧死

陳坊字卜年鄞人重然諾任俠自喜知五河縣萬言為  
大吏所惡致其罪當死時關中有贖罪例言故人哀金  
五千予其子承勳贖之承勳年少既詣陝吏欺之攫其  
金且半詭曰金已上矣承勳歸則移贖浙江責其不足  
數承勳計無所出坊與之友奮然與偕而坊亦貧甚庫  
鞵布襪即日假裝途中又以盜喪其資乞食而前承勳  
或有過失坊輒流涕拊之曰汝忘汝父之當厄乎而護



其飢渴寒暑則有如嬰兒也既至陝復入京再告於言之故人復畀金三千贖言歸大理卿陳汝咸方今漳浦聞其事歎曰今之世乃有是人也招之至漳浦坊因得見石齋先生諸遺書益大喜自厲求為有用之學汝咸亦以進德相勗且為之延譽又厚贈之未幾卒年四十六汝咸甚惜之

仇兆鰲號滄柱鄞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吏部侍郎有杜詩詳注援據繁富無偽撰故實陋習可資考證者多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紀昀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少穎慧坐暗室日炯有光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一充山西鄉試主考官再督福建學政累遷侍讀學士坐事里吏議戍伊犁至烏魯木齊時遣戍單丁積至六千餘白都統上奏得釋為民尋

召還再入翰林為四庫全書總纂官昀好為小說家言以自娛悅作古文彙多散棄其戴震考工圖序曰戴君東原始為考工記作圖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酉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為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為補注又越半載

文獻徵存錄

卷八

五

有嘉樹軒

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之奇之是書可不憾已哉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為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核較末之軋明其當作軋不得與輿人之輶軋二名混淆今字書并軋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高長車廣當相等兩軋之闊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輻寸合左右凡二尺



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為六弓人膠三錡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為三錡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與後橫木戴君乃曰軻人言軻間左右名軻之證也加軻與軻弓長庇軻軻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軻之證也軻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軻與衡而謂軻為與下三面材軻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為下當免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軻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輿人為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為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錡數同戴君乃曰錡之假借字作坑錡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饌數大小相懸合為一未然也載刺長短無文鄭氏既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為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為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為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聞無文鄭以為與鼓同六等而合舞廣四為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鏡至鉦自鉦至舞斂網以二準諸句所鉦開八鉦開亦八是為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修六廣四蓋鍾羨之數不當在鍾

長之數玉案以承棗桌莫詳其制戴君引於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鄭皆訓之為掉戴君讀彈如允壇之壇轉掉也蝟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為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辨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二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為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可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軻人龍旂鳥旗之屬梓人荀虞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文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而為之敘敘繁而不殺然戴氏之精要略具於篇其撰四庫全書提要及簡明目錄皆用此例也四十四年以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遷詹事府詹事擢內閣學士授兵部侍郎文淵閣直閣事如故晉掌憲臺移禮部尚書先充五十九年會試總裁官嘉慶元年再入禮閣號稱得士是歲奏婦女狎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與抗節被殺無異請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加旌表事得施行十年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



事是年卒年八十二諡文達的說經宗高密不欲著書  
又談諧善談今所傳灤陽消暑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  
姑妄聽之皆虞初家言也讀者會其旨趣尊漢薄宋之  
意亦微具於數書矣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張甄陶

張甄陶字希周號惕庵聞縣人少研儒業博覽經史巡  
撫王恕督學周學健稱爲國士貢成均乾隆元年巡撫  
盧焯薦舉博學鴻詞補試未合格罷大學士朱軾侍郎  
李紱方苞甚器異之薦充纂修三禮官甄陶辭而從苞  
請受學乃從詞館得讀所未見書取永樂大典三萬卷  
徧觀之怡悅甚至廢寢食九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  
士選庶吉士十三年授編修旋改知廣東鶴山縣調香  
山厯新會高要揭陽皆劇邑也所至綱舉目張民譽甚  
美甄陶之補外也人共惜之甄陶獨慨然有用世志大  
學士陳世倌知其才臨別取明呂坤呻吟語一部贈之  
甄陶讀實政錄歎曰視國如其家視民如其身視官事  
如其日用飲食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當如是邪在嶺南  
輯有學實政錄四卷編修鉛山蔣士銓見其書作詩美  
之謂爲今日循吏之最以憂去官服除起補雲南昆明  
縣知縣坐事免巡撫劉藻善遇之延至五華書院主講  
既總督兩省上言甄陶教士有成效移掌貴州貴山書  
院加國子監司業甄陶居五華五年貴山十一年訓士  
如子弟從肄業者久益愛之晚以病歸主講螯峯書院  
以經義教聞士於是咸通漢唐注疏之學年六十有八  
卒同縣人孟超然稱甄陶淹洽似王伯厚而切於世務  
慷慨似陳同甫而根極理要雖不究其用卓然可傳於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後無疑也其居滇南著正學堂經解歷十年書始成凡  
周易傳義拾遺十五卷尚書蔡傳拾遺十二卷詩經朱  
傳拾遺十八卷禮記陳氏集說刪補四十七卷春秋三  
傳定說五十卷彙藏於家又有四書集註論文三十卷  
杜詩評註集成四十四卷惕庵雜錄十六卷松翠堂文  
集三十卷世競行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全

有嘉樹軒

孟超然

孟超然字朝舉先世山東金鄉人遠祖德明官浙東始  
遷閩中超然幼岐嶷年十七補縣諸生選貢太學乾隆  
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移吏部遷文  
選司郎中三十年主廣西鄉試三十三年分校京闈尋  
視學四川律士有禮法以蜀民父子兄弟異居者眾作  
厚俗論箴其失使還請急歸年四十有二養親不復出  
超然性恬靜歸後杜門卻掃名刺不入公府愛誦徐孝  
穆我猶有車可賣之言鄉里有造偽券及久逋勿償者  
悉置不問接人無疾言怒色然以寬言進則正色拒之  
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全 有嘉樹軒  
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之踐履博見聞則  
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讀商子云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以為此王介甫之先驅也然  
鞅猶明於帝王霸之說介甫乃以言利為堯舜周公之  
道又鞅之不如矣論楊時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  
南之先聲然為人身後文如溫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  
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  
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已也家居  
久之巡撫徐嗣曾請為鼇峯書院院長書院在福建省  
清溪縣中巡撫張伯行所建而侍郎蔡世遠為院長相



與宏獎氣類倡明正學其後主是席者惟閩縣通政使  
林枝春福清司業張甄陶訓迪有法至是超然繼之登  
其門者皆知勤學勵節鄉人稱之以爲不減世遠主講  
時也超然居喪時考士喪禮記荀子及宋司馬溫公程  
子朱子說竝采近代諸儒言論以正閩俗喪葬之失著  
喪禮輯略二卷記檢身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  
卦義歸之損益二象輯先儒格言莊論比類相附以資  
省覽成觀復錄四卷取眉山蘇氏下士晚聞道之語訂  
晚聞錄一卷傷世俗惑形家言不葬其親有誠是錄一  
卷蒼古今殺戒鈔廣愛錄二卷雜識經史遺逸成避暑  
錄二卷皆行於世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超然又有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全

有嘉樹軒

十六卷

家誠錄二卷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詩文集二

文獻徵存錄卷八終

文獻徵存錄卷九目錄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枝原編

何焯

吳農祥

曹一士

雷鉉

重能靈

張鳳翼

梁同書

任大椿

任光麟

張惠言

孫星衍

王 昶

文獻徵存錄

卷九目錄

一 有嘉樹軒

羅有高

鄭元昌

桂馥

丁傳

袁廷檣

顧廣圻

鈕樹玉

程瑤田

方梓然

嚴元照

翟 灝



文獻徵存錄卷九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何焯

何焯字岷瞻又字茶仙號義門長洲人好讀書性耿介絕俗有同友過堯峰免水禪院訪過菴長老云道人種松罷近水開禪閣微塵吹不到白雲相與閑偶尋林外約引我過前山倚杖看奇石徘徊殊未還詩品孤潔如其人其讀書必審必覈所見多宋元槧本一一記其異同楷法極工整蠅頭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重價購之虞山錢尚書謙益及桐城方苞不喜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一 有嘉樹軒

之焯頗右之謂虞山後更無人矣蓋焯少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也苞持論雖爭之力然每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幸以告我是能糾吾之短者也既以諸生遊京師受知於尚書徐乾學已而失其權又遊尚書翁叔元之門叔元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斌衆皆憤慈谿姜宸英移文譏之焯上書請削門生籍叔元大恨大學士李光地重其博雅厲志特疏薦之

賜舉人侍直南書房康熙四十二年再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侍直如故散館入下等留館肄業又十年授編修時有忌者中以蜚語謂其失職怨望所點定書下語尤悖遂送詔獄悉籍其邸中書以進

聖祖自檢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其中實無失職缺望語見其辭吳縣令餽金札葉歎異之盡還其書但解官而已仍參書局校書事六十一年六月病卒

上聞悼惜時方有用焯意歿後超坊局階贈侍講學士所著有道古錄若干卷未雕行爲人竊去焯惟校定困學紀聞行於世今世所傳義門讀書記則焯嘗訂定文選及杜甫詩或列其評語以爲書真贋參半不必出焯之手矣全祖望曰焯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頗獨篤志於學其讀書旁推交通如繭絲牛毛凡所持論攷之先正無一言無根據吳下多書估焯從之訪購宋元以來舊槧本及故家鈔本細讐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二 有嘉樹軒

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謬繆讀者沈迷於中而終其身未曉也少嘗選定坊社時文行世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淨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歆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其所得益自此遠矣



吳農祥

吳農祥字慶百號星叟錢唐縣學生明宮允太沖長子  
著有輿圖隸史彙考補錄文獻通考嘯臺讀史綠窗讀  
史梧園雜志宣齋南歸雪鴻流鉛嘯臺等集乳哺時啞  
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少時在陳函  
暉家以芙蓉露下落試之立成贈陳云一輩少年爭跋  
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奇之與志伊齊名皆博綜能文  
虎林呼為二吳尤精於易與毛西河善又有錢邑志林  
唐詩辨疑詞苑等書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陳鼓永薦  
謂經國鴻業固賈生晁令之儔即雕蟲小技亦相如子  
雲之亞益都相公古文則稱農祥汪琬儷體稱農祥及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陳維崧詩賦亦稱農祥毛奇齡小詞則推維崧彭孫通  
越閩又以農祥為首入都止竹林寺不遇李之芳尙書  
定閩亂將致之幕府不就歸家以著書自娛有畫圖梧  
園記云余舊業在錢塘門東有梧桐數十本顧而樂之  
因自名曰梧下先生家貧質之鄰家意忽忽不樂有客  
見慰曰請為先生實之遂圖畫梧桐數十本見貽曰此  
梧園也先生其自為之記若夫土稱五沃樹記九枚比  
屋亭亭遙集將雛之鶴虛簷厯厯手棲引子之烏南岳  
舊歸北窗栽得玉郎三尺循後會以重來金管一株聞  
清歌而不去雜惠施之雄辯紀何遜之雅游同挹深杯  
兼聆譚柄雖命多顛顛勢等孤生運迫流離體符半死

而形成兔目節等宮槐皮躍龍鱗莖含庭柏幢幢車蓋  
定依先主之桑濯濯闌干猶望桓公之柳風高廉懦植  
孤竹而危吟姓託虛無數長梧以述願爾乃蓬蒿一畝  
蘿薜雙扉蟻垤常遷蜂房恆閉棠梨舊館已屬他人叢  
桂小山難招知己空庭老樹悉歸朱戶之家若木一枝  
僅傍丹邱之樹垂垂銀漢指天上之匏瓜纂纂紅牆隔  
鄰家之甘棗於是吹臺朗月不入虛帷督井迴颯隨投  
警枕結根幽谷暗滋元雨之陰接葉阿房斯吐黃鐘之  
律豈非生由位賤探鳳穴而無奇名以人卑排龍門而  
獨立者哉客有畢宏後輩曹霸前身點染煙霞淋漓邱  
壑烘雲吸霧玉除之芳草爭飛量雨論晴金谷之名花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四

有嘉樹軒

如醉怒拔凌雲之廣圍擊攫蛟龍纖抽撲地之平臺淒  
迷蛺蝶解衣槃礴袖筆凝思傾北部之臙脂注東方之  
沆瀣於是吳宮萬頃齊殿千條影始扶蘇聲仍激楚似  
瀛洲之呪活翦列華池若聞苑之移來刻成清露劈分  
白齒啟溪閣之千層裂取紅綃器風亭之百尺淺深石  
磴各置藜牀高下雲廬何煩竹杖莫不蔽虧丹廡照耀  
碧林草帶交暉苔衣胥化神游未幾恍登庾信之園目  
賞不忘突入潘尼之宅猶記韶光初麗淑景方妍紫燕  
則亟欲生雛斑鳩則驚看逐婦微茫吐葉漸分葢莢之  
形次第含苞徐茁楊稊之色銅溝漲綠金市鋪丹吹落  
紅綿在別院將飛之後積來白毳是春城不埽之初驗



節序則徵信周書紀月令則私占戴記江光寒食霽景  
清明乳酒重門墮懶脂而立溼華藏深巷啄雀喙而成  
膠戲可爲珪取能扣鼓已而麥秋近熟梅信微蒸飄來  
柏子之香捲盡蓮花之漏洪枝驥大修幹斜垂滴入清  
油聯徑則陰森十里瀉開朱霧交柯則覆蓋千人導巫  
雨於青天都成卵色嘆湘瀾於白日皆作魚鱗陰兔迴  
標陽烏斂轡所以科頭老子晞髮才人苦澤國之餘波  
畏炎洲之烈燄策長春之館無地埋愁尋消夏之灣何  
時奇跡細房蓮淨便擬乘舟長鬣松青卽懷舉扇況復  
披襟列坐解帶孤眠駕衆竅而常虛鼓洪濤而不斷耶  
秋隨白帝序易黃姑玉擲參差不盡長年之怨金投瑣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五

有嘉樹軒

碎逾深寒士之嗟每飄逸響於琅玕時中清商於琴瑟  
空階蟋蟀祇助蒼涼隔嶺蟪蛄彌增哀訴挂珠簾而晝  
入拂羽帳以宵飛那藉嚴霜爭橫衣桁不干落照還上  
欽梁昔也少婦多愁文人失職暫看旅雁輒傷遲暮之  
心纔對嘯猿遽掩盈懷之淚煙霏露壓竹奚託以相思  
月白風清荷何因而說恨此則子良有賦忻表賞之在  
今沈約含悲俟末光而未照者也至生梧子實結桐花  
小似綠珠朗於紅豆鮮同菱芡光浮琥珀之樽軟類蓮  
房影亂芙蓉之府當其離離承萼葦葦垂條味溢三危  
香盈百和杏梁奔迸雕陵之鵲羣飛薄水澄泓灌瀆之  
魚畢集從茲幽緒雅合清襟供茶竈之餘歡佐酒壚之

佳賞銜來丹羽貪分鸞鷲之糧馳送朱唇狂錫葡萄之  
錦此則晨炊未舉藉以療飢宿醉難醒由之解渴者矣  
不弟此也僕家居東郭地比南宮煩苦囊空尤嗟羹盞  
對妻穉子餐白石以爲資悍婢愚童向朱扉而請乞三  
聲牛角不無齊國之懷一片猪肝大博屠門之笑近且  
臺難避債室雜催租數卷賜書旋償酒券盈箱小賦亦  
質錢家犬苦飢虛辭主人而遠去鶴窮搖落逐仙侶以  
高齋空畱畫餅之名徒述鋪糜之念藤梢橋刺拉沓推  
燒葛葉榆皮辛勤採掇何圖金粉遂累丹青畧驅洞壑  
之幽便帶雲霞之麗紅亭細數一縣河陽紫府虛探四  
時建始游絲繞路疊影當關任偷方朔之桃許買王戎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六

有嘉樹軒

之李柔柯芍藥堪因折贈而傷心弱萼薔薇競欲徘徊  
而浣手訪衛郎而剪韭致此何難憑張翰以思葦不妨  
相對悲夫貧真原憲亂識王尼詎分梓澤之花猥藉沙  
棠之樹鬱金堂側或有賴於化人羣玉山顛究何殊於  
幻術好事傳觀而動色迺千秋鳳闕之廬故人持贈以  
咨嗟僅一段鵝溪之絹著有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  
文集稱是全謝山謂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大典章正宸  
張煌言事大半舛錯杭州瓶花齋吳氏藏之未能刻也



曹一士

曹一士字諤廷號濟寰青浦人年十五補諸生潛玩洛  
閩諸書期為有用之學文譽甚美主江南試者咸欲羅  
而得之困青衿幾四十年以拔萃貢太學中雍正四年  
舉人謁選為如臯學教諭七年成進士大學士陳元龍  
侍郎王圖炳交薦於朝改庶吉士十一年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其年對畢復奏他事既而大學士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知府缺將於翰林中改補一士固辭  
旋充一統志纂修官十三年五月考選山東道御史  
高宗御極詔羣臣輪班引對一士首言督撫者守令之  
倡願其中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七 有嘉樹軒

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賢能  
視其所舉而瞭如今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  
強曰辦事勤慎曰不避嫌疑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  
欠開墾竭力善捕盜賊果如其言洵能吏也乃未幾而  
或以賊汗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無一不出  
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事上不為詭隨吏民同聲  
謂為不忤也惟愛人憫恤無華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  
人薦列也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為無能邪抑以能吏  
即賢吏也臣恐以趨走便利為能則老成者為遲鈍矣  
以應對掛給為能則木訥者為迂疏矣以逞材喜事為  
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為能則

勞於撫字者為沽名釣譽拙於鍛鍊者為才力不及將

撫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所取者決裂則曰不合誤舉  
於前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誤劾  
者若何誤舉者議罪誤劾者何從問乎臣以為今之督  
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悖大成格之道少損下益上之  
意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敢請特頒

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  
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是知人之哲即安  
民之惠也疏上播告天下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謂古  
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  
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八 有嘉樹軒

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  
言偽而辨雖屬聞人聖人必有兩觀之誅惡其惑眾也  
往者造作語言頗有背逆之迹如戴名世汪景祺等因  
其自蹈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  
陳鵬年任蘇州游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  
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往往挾睚眦之  
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  
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  
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  
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



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竊謂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草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遷工科給事中故事御史以資俸次第轉科一士入臺僅六月人以爲美遷尋又陳各省興作官吏尅減工料價值之弊請一切營造開濬所需物料工匠遵部例估有成數即飭府州縣刊刻懸示工作地方俾衆目共覩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九 有嘉樹軒

證安有籠統開報假冒追賠之患哉又陳州縣獄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所言皆下部一士入翰林未散館即分校順天鄉試禮部尚書任蘭枝爲主司賞爲得人第一仲兄老而舉於鄉計其來至蘆溝橋迎之其下第歸也欲別涕泗不止踰年兄卒服素茹蔬者浹日歎曰我不能解職治喪猶愧古人也卒年五十九疏草皆藏於家詩不肯隨俗時露奇警鸚鵡云十年廡下高人跡萬里秦山故國心

雷鉉 童能靈 張鵬翼

雷鉉字貫一又字翠庭汀州人幼篤志深思漳浦蔡世遠自史館假歸主鼇峯書院鉉從之游爲都講舉雍正元年鄉試至京師祭酒孫嘉淦薦爲國子學正十年成進士大學士朱軾薦之選庶吉士內閣學士方苞負天下重望爲館師獨心契鉉以第一流人相許與名公卿論人材必首及鉉曰是有守有爲始終不渝者也尋乞假歸乾隆元年傳

皇子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即除編修遷左諭德時余棟同侍學而父服未除因奏言左右侍學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乃於學術性情有助今棟隱忍父喪則講文獻徵存錄 卷九 十 有嘉樹軒

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棟由是得歸終制再遷爲少詹事徒通政使十一年上言曰

聖諭戒飭臺諫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冀以古純臣爲法也然臣子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可疑其好利孔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揚善則知舜之時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是以嘉言罔伏用成執兩用中之至治也復請任忠良練達之臣屏詔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游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並嘉納之尋視學浙江令學官月試士擇經義尤粹者舉焉又各授以朱子小學及平湖陸氏年譜俾爲準則



名儒宿德輒就訪之調江蘇擢副都御史再調浙江值  
杭州嘉興歲饑民食草根木皮且盡有司隱其實鉉胎  
書兩府言之不聽遂封章奏聞

詔加賑焉民賴以甦二十一年以母老乞歸甫終喪以  
勞毀卒年六十四鉉論學宗朱子而以薛瑄陸隴其爲  
譜牒嘗曰象山姚江人品事功卓然千古其論學則恐  
貽誤後人作象山陽明禪學考示學者又曰孟子謂夷  
惠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又謂其爲百世之師後世如陸  
子靜王陽明陳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然其砥節厲行  
以之鍼砭鄙俗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之平如此鉉  
論禮守方苞說言易本之李光地著自恥錄聞見偶錄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十一

有嘉樹軒

三卷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及經筵堂集三十五卷鉉同  
縣人童能靈張鵬翼皆一時雅士

童能靈字寒泉諸生嘗與鉉論易鉉主李光地能靈言  
易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有周易贍義二卷冠豸山堂  
集二卷

張鵬翼字蜚子康熙閒歲貢生銳志問學著讀經說畧  
理學入門孝子傳歷代將相諫臣三譜二十二史案中  
華世統圖說芝壇日讀小記年八十三卒鉉嘗稱閩汀  
學者以鵬翼爲冠冕云

梁同書

梁同書字元穎錢塘人父詩正官至大學士諡文莊同  
書生而肥白如瓠長者憂其不壽文莊未達居鳳皇山  
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同書戲如  
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稍長貌  
甚癯愛弄筆翰爲壁窠大字輒有法度補諸生舉乾隆  
十二年鄉試十七年會試下第時文莊受知深以

特恩賜與殿試遂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在詞林  
稱善書有求文莊書者輒同書代書之充順天鄉試同  
考官一會試同考官一二十三年廷試二等擢侍講遭  
所後父喪歸服闋引疾不復出書法益進該究六法少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十三

有嘉樹軒

作書學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書若無意自然高妙  
爲當世獨絕名沸於江南北日本國王有王子好書以  
其書介船商求爲評品題目琉球生徒自太學期滿歸  
國至門求一見不得太息云來時王命必一謁公而歸  
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王命耳其  
名揚於海外如此五十五年入都祝釐不肯詣時相門  
有以禍福怵之者勿顧也嘉慶十二年丁卯鄉試  
特換銜侍講學士赴鹿鳴宴與後生講同年之誼觀者  
如堵以爲一時盛事也同書不近婦人終身不居於內  
內行甚飭不宴客不作佛事作事從禮不從俗子弟年  
少見長者不敢嬉情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至纖細



必先白有教勿敢違雖老祭祀必躬親之杭城稱家法皆曰梁氏也性清約一冠一服終身不易不窳治生不受餽遺尚書畢沅自楚贈大硯不納使人委之而去越數年友有宦於楚者仍附以還畢善鑒別前人手蹟過眼輒判其真偽耄年能作蠅頭楷書精力有過人者同書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署其齋杭人婦人童子無不知山舟先生善書者晚作書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嘗言古書家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偽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名以求售者衆矣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今虛白齋紙盛行潘陳馮皆因以致富同書不喜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浮屠然能淡泊日晏則不食如僧家法喜食楊梅初夏每置一椀於齋閣恣啖之生平無夢一夜睡中覺步出屏山門行可十許里渡小溪山徑杳然石筍林立路旁有小亭亭有碑題曰敬善泉更進境益幽異循前徑返亭上有一人相視而笑復渡溪入城至家而寤九十患腦疽又夢人贈楹帖十四字皆能記之病遂瘥又三年卒日將瞑友人許宗彥在側微笑視之有頰羅庵遺集十六卷其與張芑堂論書與孔谷園論書可見平日篤志習業也

任大椿 任兆麟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揚州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著易象大意行於世大椿少時詞翰甚美既乃研覃經藝善為戴慶之學三十四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補儀制司主事禮部四司祠祭儀制號為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大椿獨欲請於部尚書移司間曹俾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以為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也

高宗徵天下書輯為四庫全書大椿充纂修官書成又撰全書目錄提要提者舉也要如書有倫有要之要以案語逐繫本書下覽者若舉物在手標明其網格統括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四 有嘉樹軒

其大歸也禮經類下案語詮論不出一手皆大椿詳定之人服其清簡而覈嘗蒐輯字林為攷逸八卷其族弟兆麟以為未備又成攷逸補正附八卷之後焉歷遷郎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四所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縉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鈞沈二十卷大椿工五七言有別友詩云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鬢愛風來人謂不減查他山子田詩集六卷其所自定也王西莊曰余所見詩人多矣健於氣奧於思莫任子若任子以陸機作賦之年中蘭成射策之選名滿京洛儕輩皆推下之其樂府幽深杳冥五言古曲折微至而淡風



遠譽又入韋柳之室是真卓然名家者矣

任兆麟字文田籍於震澤為諸生舉孝廉方正其江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一條在三月移時有見梯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光祿王鳴盛以為精愜絕倫也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五

有嘉樹軒

張惠言

張惠言字臯文武進人少受義經即通大義年十四為童子師留心著述及壯見惠棟所著書好之益乃游心爻繫敷演聖道然惠易遵暢虞翻之旨兼參荀鄭說惠言謂易孟氏費氏所傳各異虞與鄭荀不可合虞出於孟荀鄭受於費今比而同之非其理也乃著周易虞氏義及虞氏消息闡虞之要自序之曰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畧同惟京氏為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扶風馬融作易傳授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六

有嘉樹軒

鄭康成以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湛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講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之言而翻注為多其後古書盡亡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為龍圖其徒劉牧以為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為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益盡晦矣



國朝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取孟京荀鄭虞氏諸家  
作易漢學又自為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  
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氏宗補虞氏而未能盡  
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有唐五代及宋元明朽壞  
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之力欲一旦而其道復  
明斯固難也翻之易學既窳又具見馬鄭荀宋氏之書  
考其是否故其義為精古書雖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  
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之義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為  
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所傳之  
大義舍虞氏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  
其疑滯信其亡闕為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指為消息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七 有嘉樹軒

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正道  
之也惠言少為辭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又學  
韓愈歐陽修以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作篆甚工  
列聖加上尊號命詣盛京篆玉寶焉卒年四十二惠言  
兼通三禮小學嘗撰儀禮圖說又有諧聲譜然其治易  
實為顛門凡撰虞氏易禮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  
別錄易圖條辨數十卷皆羽儀虞氏易者也別有文集  
如千卷藏於家

孫星衍 王昶

孫星衍字淵如又字季仇陽湖人母夢星墮懷而生年  
十四能背誦文選全部為諸生肄業鍾山書院友黃景  
仁楊芳燦以詩相酬答有登千佛樓云城東佛樓幾年  
閉塞徑秋藤刺芒利飛燐射屋烏啄牆鬼風吹檐斷佛  
臂此間非墓非戰原豈有厲魄號煩冤青狸捧骨夜窺  
月日氣不足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  
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畫深黑樓前慘碧竹作  
圍逼袖細影明寒暉殘霖滴階漬幽血敗粉剝壁生陰  
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游處回頭不憶隔世  
來過眼復恐今生去樵牙壓肩樓角搖驚起穴棟千年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六 有嘉樹軒

鴉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墜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  
莽既下心神久恹恍林端却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  
壤既從錢大昕游研究漢學作河圖洛書考曰漢人以  
八卦為河圖九疇為洛書說見孔安國註論語河不出  
圖及馬融註書九疇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  
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  
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  
又龜書洛書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註繫辭班  
固漢書敘傳及李奇註悉用其說惟鄭康成註易始用  
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  
書今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鄭氏信讖緯之過



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於鄭氏矣宋人乃以洪範五行爲河圖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毛奇齡關之甚辨而不能篤信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於黃帝覈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註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註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文獻徵存錄

卷九

十九

有嘉樹軒

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於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辨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尚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皆於三王冰註三東方也云皆於九註九南方也云其皆四維註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皆於七註七西方也云皆於一註一

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註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路史註引壺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有之故遞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甲戌二終而甲午三終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坎宮則甲戌在離甲午在離甲寅在離甲午在離甲午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註太乙下行九宮

卷九

二十

有嘉樹軒

從坎宮始坎中男也自此從於坤宮坤母也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天一之宮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



十五言其法也詳註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偽託今考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火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竝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唐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主 有嘉樹軒

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即算法之捷故遯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有之既非出於龜文亦不得以為神禹雒書隋焚讖緯或尚記九宮以示陳搏遂偽為洛書於時乾鑿度未出宋儒不能博考致為所惑并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元和江聲註尚書墨守前訓星行為帝堯臯陶稽古論曰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康成註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鄭意蓋以堯

稱帝為同天故司馬貞引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諡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尚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為古之說雖見周書未必唐時即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為大解稽古為同天何以處臯陶稽古之說周書寤微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若古即訓天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揅闕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亦不可稱為同天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主 有嘉樹軒

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用禮記諡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王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即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為帝孔子答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并太昊少昊言之於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



爲帝孔子答宰子五帝德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  
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  
若歷象卽黃帝旁離日月星辰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  
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命羲和以  
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  
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  
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  
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  
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  
相之命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  
法天故曰熙帝載曰亮天功也臯陶輔舜制作故有稽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道之卽變古矣商君非災及其身者邪吾友江叔濠注  
尙書以堯稽古爲同天臯陶稽古爲順考古道前後歧  
說故作此論示之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既與馬  
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臯陶爲古又以文字  
本於六書倉頡篇小學之權輿也其書久佚輯成三卷  
敘之云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  
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閻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  
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  
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  
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  
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於隋倉頡三倉及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云鱓蛇魚也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鄂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為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杜林書亡見於隋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雜反語實出郭璞為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據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慄慄巨倂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標正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文都由考據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諷籀書為吏又以八體課最為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為業暇則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能通古文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據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等所著詞賦猶取爪音那攀音攀專音專蚘音蚘蚩音蚩諸文六代翻譯禪經惹衣笏笏烏鳩之屬多借倉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者與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通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宮府吏民文簿滋繁造為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拿撈代笮挖代窵及齷皆見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人說字至以如心為恕立心一日為恆教

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於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篇說文既盛行於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據特成於衆手又隨意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於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部用臺訓強本虫也而以爲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於說文者若爨從同象持甌而以爲持缶蘭以甯省而以爲芾聲有長於說文者若臙臙俱臙也而以臙爲多汁臙爲少汁臙也而以爲雜帛臙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頃興化任儀部大椿集字林八卷雕板行世星行嘗以某歲讀書江甯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為多隨加摭拾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因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陝撫畢沅重其淹雅請修關中勝蹟圖山海經注及校定晏子春秋遂從入關復游大梁所見前代碑碣甚多才益增博中乾隆丙午舉人是科考官大興朱珪在都中先語人曰吾此行必得孫星衍汪中矣中不應試為之歎息星衍次年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散館二等改部屬大學士和珅示意欲使往見曰故事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星衍竟不詣



之授刑部主事又三年遷員外郎再升郎中爲法寬恕務求平法又議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尙書胡季堂是之獄有疑輒請依古義平議雅有吏幹然退食之暇不廢文雅有與段大令若膺書曰僕趨事西曹從退直後整理舊業雜以人事恆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許氏說文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觀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緬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此書當世精研小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毛

有嘉樹軒

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湮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怪鄭道元讀書鹵莽并說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臾字爲束縛按世則卽漢書瘐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

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倕倕仙人也之類得讀倕斷句而以倕仙人解之乎若毫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毫戰皇甫謐云毫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毫非毫殷之毫彼毫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毫以亭名而字從高省此則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毫殷之毫不省毫王之毫不善讀書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之碯及箴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毛

有嘉樹軒

畋也玉篇則以禰爲秋田祭字與禰同則知禰卽禰譌字繫傳又云儻見也則覲古或作儻而集韻則以覲同覲說文自有覲字葢杜預訓爲教說文有苟自急句教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碯正作石踏碯字有敬訓論語蹶踏馬曰恭敬碯爲踏無疑矣爾雅駮斲木據高誘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斲卽雜字其根素據天官書張素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根卽張字此類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於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意解之數事如鬥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從杀聲稀從希聲當是古文帝卽殺字也希當是尙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



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  
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  
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申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  
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為△古文肱字龜廣肩  
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育甲人頭宜為甲集韻引作頭  
空蓋甲中畫象頭審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  
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即黃龍  
天官書稱軒轅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中官星  
象乎又六甲即六十甲子五龍即五行墨子稱北方黑  
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即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  
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本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戶徐鉉音  
女尼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以戶得聲  
戶即戶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  
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  
車合轍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  
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  
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於  
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  
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  
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識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  
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

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  
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  
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  
康成用緯書奈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  
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庶此  
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偽書同立於  
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於  
天下也高麗使臣朴齊齋家入貢在書肆見所校書愛  
之因書問字扁賦詩以贈其名重外國如此除山東兗  
沂曹濟道時有造匿名書者部使者來案其事連繫數  
百人供億甚繁州縣苦之星行謂事畢則費省吾試任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其事自夕達旦手定爰書釋數十人推被誣者生平怨  
家得造書主名案遂結正部使者王日出境去曹南單  
汎漫決鳩工集夫從上游築隄捍禦五日而畢河帥抑  
其功不上星行恬然不屑意賦詩曰黃金與土真同價  
桑海為田止片時布政使康基田謂此役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也權按察使丁母憂歸居金陵祠屋  
厯主安定戴山書院儀徵相國撫浙時建詒經精舍選  
英雋之士肄業其中星行與刑部侍郎王昶主講每集  
諸生課業問以經史疑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  
聽摻討書傳以觀其器識人士雍容甚都星行為題名  
記刻石傳之浙俗溺惑風水葬親遷延星行由秦觀察



藏書曰竊見閣下為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為之也今  
監司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  
時所能更不能更而官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  
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當道  
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痔事矣浙之士夫不肯  
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  
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為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  
迹者愈以為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  
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為船板矣或  
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  
何為蹈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又不可持之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  
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  
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  
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  
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  
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  
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夫重且大者既  
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為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  
身有疥疥焉有痼疾焉以痼疾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  
得其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名火生  
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為疫丙

吉見牛喘問之此亦調變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服闋補山東督糧道湯陵在山西榮河星行據漢崔駰  
晉伏滔及皇覽說皆云濟陰有湯陵任曹南時嘗申上  
府請釐正祀典至是陵始修整給地畝奉香火立碑紀  
事袁州城外古墓明人題為柳下惠墓其實墓在奉安  
據得元時展氏先坐碑為證嘗按行費縣訪曾鼎南城  
葬處及澹臺子羽墓又攷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  
范縣今所傳在歷城者誤為修築之申禁樵采義士左  
伯桃羊角哀墓亦在縣之義城寺東並攷其事以存志  
乘此非俗吏之為也嘉慶十六年引疾歸與石韞玉姚  
乘嘗以東坡生日集金陵詩人於五畝園為詩紀事即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用東坡登蔣山韻與會者二十一人亦一時之盛也寓  
金陵五松祠卒年六十六生平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  
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皆能考其原委嘗病古文尚  
書為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即按集古文尚書馬鄭  
王注十卷逸文三篇以金滕秋大熟未穫已下為毫姑  
逸文其後脫簡合於金滕以其文有以啟金滕之書而  
誤魯世家載此文於周公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  
改葬賜郊之禮後漢張奐傳注引書大傳云周公薨成  
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國人大恐葬於畢示不  
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毫姑  
正此事矣漢儒為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為在周



公死後也歸田後又為尚書古今文義疏三十九卷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所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攷一卷孔子集語十七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集六卷岱南閣文集五卷五松園文集一卷平津館文集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所校刊之書尚多別有治城山館遺文星行卒後孝廉嚴鐵橋輯而傳之嚴孝廉名可均儀徵阮元曰君性至誠正無偽言偽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劇和而介屢以謬謬者不獲於大府於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墓之

王昶字德甫一字述庵先世居浙江蘭溪高祖懋忠始遷青浦為江南籍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昶咸以為蘭之徵後因字蘭泉四歲能誦周伯弔三體唐詩既長補諸生肄業紫陽書院尚書沈德潛為院長試韓蘄王墓詩有半壁江山畱戰蹟一家婦女盡英雄之句賞其文采又嘗賦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尤心醉焉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黃文蓮號吳中七子其詩流傳海外日本大學頭默真迦一見歎服附番船上書於尚書人各寄相憶詩一篇士林以為美談既又受業於徵君惠棟

講說經訓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歸班二十二年應召試入等授中書由刑部主事歷遷郎中坐譴謫當成兵部尚書阿桂征緬請釋令從軍緬事罷又從征金川授吏部主事積功擢郎中軍事旁午吟詠不廢其詩悲壯雄渾格又一變如張說之在岳州說者謂得江山之助矣四十一年金川平超拜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再擢大理寺卿遂貳憲臺大興朱筠有僞譽昶亦喜提屬風雅門生著錄各百人稱為北朱南王外補江西按察使以憂解職服除直隸按察使移陝西四十九年固原新教田五叛陷西安州昶守長武以清靜鎮物民心大安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召為刑部侍郎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王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乘驛訊事至江南一湖南湖北二不枉不縱得情而止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以老病乞歸六十年入都與千叟宴歸主婁東講席嘉慶四年入都哭臨召見陳軍事歸復掌浙江敷文書院弟子益眾昶教其為詩以唐人為宗蓋猶守沈尚書繩墨不忘師法也六年江蘇學政錢樾請重游泮水率新進謁孔子廟行釋奠禮雍容都雅儒者美之八年卒於家年八十三殯精方絕人晚為詩益綺麗有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四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卷表潛德備掌故  
感舊集之亞也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  
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行於世又有滇行日錄三卷  
征緬紀聞三卷蜀徵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  
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  
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壹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  
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及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  
彙皆藏於家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羅有高 鄧元昌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年十六補諸生慕馬周張齊賢  
之為人喜讀賈太傅陸宣公書旁及兵政河渠測量諸  
雜說負氣睥睨儒冠者謂不足用於世也聞雩都宋昌  
圖有迂怪名欲見之無因府試日五鼓起走署前索得  
之問寓居而別昌圖字道原縣諸生已謁之自陳所學  
道原愀然曰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渠  
張子語箴之授以主敬持一二銘有高幡然悔因介昌  
圖受業贛縣鄧元昌元昌為學以紫陽為宗者也又見  
甯化雷鉉鉉戒之曰毋恃聰明恃聰明愚子之流矣由  
是歸真返樸尋味儒家遺書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諸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先哲之論乾隆二十七年貢於太學善長洲彭紹升以  
性命之學相勗厲三十年中順天鄉試明年返鄉里與  
子弟講肄導之為善興起者衆有高好治古文辭有復  
紹升書曰前日得讀賜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於毫  
楮欣悚交集有高自束髮受書知以求友為志離家時  
忍淚惘惘有重違之邑老父輒誦蘇穎濱上韓太尉書  
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  
恢大善量局隘過將日業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  
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散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  
償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於不安  
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



謹白之幸賜裁擇足下謂學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確然至當冒圍眾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事業者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揉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察著陳修能之矩昭事為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於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指而失歸先不足概於文緣道為文者其於道即遠居之不安以道為蘧廬其我與道偈背馳不僅僅於離其施之於文也駁淺礪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憑城社之穴鼠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皆逐末味本滑其天良兒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既粗而文亦偽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上上夷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於事者依其事以攷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攷諸其文將闡汶

而靡端醇疵黑白迷沓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述文遂於文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顏冉先孔子卒孟子紀三年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概羣陰拱伏大致安緘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迷作表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大譁好辨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於禹周不為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蹶起黜禩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遺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指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警是時黃老之言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孰習聖緒微茫粗萌牙於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為鵠見於自敘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指非躬清淳之稟而於道有間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程子以為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會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分仁智之見足下以為漢唐諸子皆無與於斯道之傳



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於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於其文以其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辨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况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指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蹟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執向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眞篤之志博采慎思實效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

文獻徵存錄

卷九

三

有嘉樹軒

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閤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瞠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縣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間載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揚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眴所著書汗漫殺行率陳腐孰爛實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開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

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己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疋頑啟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於其心朕兆於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兮寥廓而愚者聒世諦不休泥藪澤之見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慷慨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四

有嘉樹軒

幸甚幸甚明袁黃有功過格言報應之理張爾岐立論破之有高申之曰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善必有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醜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街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播而不知其悖經誼陰爲吾道螟蟻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爲



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善而學偽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私偽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偽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為善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怠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懇杜塞中下為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不自進於善而徒習其私且偽者成其中下士人立身竟甘以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夢然不必辨哲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豔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於惡也成其為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為惡也名譽崇之不為變譏毀集之不為變公為之不畏人知誠為之不屑以偽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臯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而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之欲畏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以

作其凱教之彝倫以理其統 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闕而不明也於是通之師友講說以極其奧慮有強而不遜也於是鬯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籟焉而才美出於其倫於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教俯張於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媿艾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者不其眾矣乎慕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為隄以欲為表勉而趨事者不逾眾也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偽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翫之寬之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決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為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張子之說是盡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何也有所欲而好仁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偽也慕風聲凜象魏以畏為隄以欲為表者私偽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以為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於欲畏無不誠其於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良能之見尚可煽馭而枕之者也吾有以施吾



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毋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於天人之際也似察而第離未遽之游意而為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為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為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自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其非覲髮闊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眇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死安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員焉此其程品井辨極於錙銖毫忽黍黍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於前即大姦滑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遜人之準威福於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歲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殺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寶者為社事單出里為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

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寶者發爵賜服於禘出田邑發秋政於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卑鞠庖翟鬮之賤報饗之禮達於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為文也誠微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於躬也詳其敷之於治也察故其時黎民繼熙鬼神敘懷胎卵遂育絲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嫚勉強踵故而行與工祝同味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後儒見其誣蹟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為張子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辨之是欲人之誠於善而杜誠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闊略覲髮為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為善而不本於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辨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疆賈者殊矣其與造偽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操及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為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為奉袁氏之說而



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思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思夫精造偽金與良金亂也纂六經語孟翼虓虎而拚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偽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為惡不參一善及其為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温邪取其為惡不參一善以其疆資為可用之於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為可風以純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於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為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為完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悟而噉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即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諱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以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於天取威勸於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見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點桀者將驚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改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於公善誠善而不難

雖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飲而不捨者矣易曰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示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暗於覲髮閭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蔽之知於空蕩而嫚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曠好惡無常惟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釋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曰父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於人也失厝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於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陽文也其敘感應篇略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於道家其併舉條目統該人倫於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常為之註而真希元凡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代無道誅有異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為首鄭康成云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命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司命  
統之今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  
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傳王  
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攷之商俗爲  
甚故盤庚傅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孽疾爲告此因  
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  
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  
懇諭之以災祥則懇後世機致深文巧勝反訾殷人爲  
尙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網罟所以日  
密刑罰所以日峻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  
也故夫子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騭文  
敘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  
司中司命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  
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  
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  
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  
異甚魏晉間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  
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  
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傅說託於龍角造父王良以參  
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昌邪  
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著靈異見孫可宋祥

符初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見葉石林以爲神  
寶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  
氏之子曰柱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  
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高辛祀祝融商  
人祀閼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見水經注則神道之  
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  
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  
家師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  
以絕地天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  
法以循鬼神元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  
雜民之情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智能上下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望 有嘉樹軒

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現現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  
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  
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  
之教大旨主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  
實蒼蒼者鑑於下土人心之日醜特降是教庶幾反之  
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  
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素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  
所不能究而既是孔門疏附後先奔走禦侮齒人徇路  
之器也又何疑焉有高善治古文辭其教學者曰治經  
必通訓詁治註疏必通爾雅說文又謂韓侍郎荅李翱



書有云沈潛乎訓詁反復乎句讀此昌黎為文所以拔  
 出諸家也故有高所自著紛紜大肆如此遭家多故貧  
 甚墨墨不自得因徧讀大乘經每下籤說輒有元解道  
 林槩可未之或過也俄游粵東為恩平令李文藻客尋  
 自京師詣宜黃有余子安者舍之石甍山精舍日習禪  
 誦既遊揚州入高明寺參貞公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  
 奉化西峰菴為縣胥所疑集眾往捕有高手仆三人自  
 詣縣令羈之同年主事邵洪為之辭得解遂登天童山  
 拜密雲悟公像入海禮普陀返自蘇州遊洞庭石公儼  
 僧舍以居將買田焉不果再應禮部試得疾南歸至家  
 遽卒卒之日盡焚其所著書莫測其意也有高治理學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巽 有嘉樹軒

服膺建甯朱仕琇長洲彭紹升於禪也皈心罄山語錄  
 兼通天台賢首諸家以靜土為歸宿所與常詰難者吳  
 中汪縉也有高卒後紹升鈔存其詩文為尊聞居士集  
 八卷雕板傳之  
 鄧元昌贛縣人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年十七得  
 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為人之  
 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  
 飭言動嚴視聽博考圖籍約之程朱遺書雋都宋昌圖  
 求論學館之於家為日程疏記言動以相校摘一日昌  
 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元昌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淚  
 下而拜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

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有田在城南嘗以秋熟日挾  
 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觀穫見貧人子累累拾棄穗招之  
 曰來汝無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與汝歸羣兒謹爭  
 呢就之始則教之識字次使諷章句畧有上口者既以  
 俚語相譬曉泊卒獲羣兒走且嗥曰先生歸矣奈何其  
 事之平易近人大都類此平生與人溫溫匆匆未嘗多  
 言說人每見之不覺嗒然自失也蓋其學焉有得坦然  
 不疑於心確然不沮於俗卒後遺有詩文集若干卷瑞  
 金羅有高序而傳之今案元昌字慕濂贛州人為諸生  
 歸兄替而頑事必稟而後行後母弟早夭挾其子與弟  
 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有  
 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孤見先生過必起立  
 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壬 有嘉樹軒



桂馥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少好六體之學工篆刻風流不減  
文三橋研析經訓又號賅洽嘗謂說文序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此禮記非今戴記  
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其友武億嘗其說曰爾雅釋  
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扉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  
後傳言邢氏證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  
為誤或云疑傳寫之譌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麻有廢  
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  
禮記其說歧而不衷於一惟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  
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  
文獻徵存錄

卷九

至

有嘉樹軒

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  
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  
漢以來皆指儀禮為禮記鄭康成箋詩采繁引少牢饋  
食禮主婦被褐亦作禮記是其證也乾隆五十五年成  
進士銓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嘗與歷城周永  
年置藉書園藏書以資來學祠漢經師於中著說文義  
證五十卷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

丁傳

丁傳字希曾處靜耽學嘗讀梁文紀有河東洗犬隴右  
歸鴨句不解洗犬所出問其父敬舉爾雅釋木遵羊棗  
洗大棗唐以前有大為犬者白帖集遵羊洗犬為對  
可證也檢白帖果得之傳嘗謂武進臧庸曰易說卦傳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  
萬物所愁苦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脫  
落故曰萬物之所說庸大以為然謂脫說同兌聲古脫  
字多作說即易睽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訓自不  
可易而丁說為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說也又解詩  
衆惟魚矣謂眾為蠛字之省說文作蠛與蠛同左氏穀  
文獻徵存錄

卷九

至

有嘉樹軒

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傳作蠛蠛蝗類凡池湖陂澤  
魚鱗子皆近岸傍淺水處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  
為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為蝗蟲以害苗北土  
人皆知之今蠛不為蝗而為魚故以為豐年之徵也其  
說新異學士盧文弼歎其能傳龍泓之學證之公羊說  
文義並貫通可以釋千古之疑矣傳以諸生終



袁廷禱 顧廣圻 鈕樹玉

袁廷禱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上舍生居金昌亭畔  
題讀書之室曰三硯一為介隱先生物一為謝湖草堂  
硯則尚之先生硯一則列岫樓硯永之先生物也丁巳  
歲王侍郎昶以所藏清寒居士硯贈之錢唐奚岡為作  
歸硯圖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為五  
後築小園於楓江水木甚勝築小樓又以五硯名之藏  
書萬卷皆宋槧元刻及傳鈔秘本以紅蕙一叢植於階  
前名曰紅蕙山房日坐樓中丹黃不離手與顧廣圻鈕  
樹玉為友亦與諸名士為文酒之會藉展風流不減阮  
氏竹林也廷禱事親以孝聞少孤母自教之詩文清峭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無凡俗之累嘗以說文新附有誤增之字據經子古書  
證之其本字已具於說文為說文新附考七卷又為說  
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論大誥序將黜殷命云今尚書諸  
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之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  
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  
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  
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  
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  
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  
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詰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  
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詰字具存此摩改之明徵也其

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為月令有黃  
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為治牆菊之為大菊蓬麥也嘯  
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嘯喻也曰淮南宋蔡舞嘯喻  
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織美  
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竿笙筑坎侯皆七言也  
虞麋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麋牝麋則麋  
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血部儘氣液也小徐  
本玉篇廣韻並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  
布古文亥為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  
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為豕如小徐本故字與豕同  
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布見九篇豕部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  
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刻改  
篆體作豕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卒年四十七錢  
大昕曰廷禱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屺之  
慕久而勿忘既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詩裝成兩卷  
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以翁閣學所書貞  
節堂三字顏於幀首太孺人之貞心廷禱之孝行不獨  
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宋槧列女傳以  
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輔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  
節姑姊京師節母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  
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慈著之義固相昭合明



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  
珊瑚具錄其文廷構之行誼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  
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  
顧廣圻字千里一字澗齋元和人諸生經史小學歷算  
靡不研究校宋本列女傳國語爲之札記江聲弟子也  
鈕樹玉吳縣人家洞庭隱於賈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堊 有嘉樹軒

程瑤田 方粹然

程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縣人少入塾先生謂孺子  
盍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命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  
志而卻之也達爲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  
坐者起曰是聖賢之志也瑤田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  
爲博士弟子員鄭虎文掌紫陽書院甚重之有論學小  
記述性四篇一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則有其  
質有其形有其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  
有者也是故有元亨利貞之德天地之性也有仁義禮  
智之德人之性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  
故不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堊 有嘉樹軒

有天地之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  
生人物如是則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  
言斷乎不能如人之性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終  
不謂其性之善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人之質形  
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  
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  
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  
乎質形氣以言性不知性一而已必謂具於質形氣者  
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烏  
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性也  
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性也水清鏡明能



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即人之智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即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智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稟氣具質而為人之形即有至善之性其清性善者之清其濁亦性善者之濁也其智其愚性善者之智愚也此所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二曰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竝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氣稟之前言性則人物同之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為

高以其為人之氣質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邪彼此相遠習為之也此人之所以當謹所習三曰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善轉於惡惡轉於善亦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

文獻徵存錄 卷九 有嘉樹軒

今只此一念善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即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即則之所從也過乎其則斯惡矣今為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夫豈不欲擇其善者為之而皆不可得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為盜賊又必有一二為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下愚之人亦從念之過乎其則始既過乎其則勢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不能移其可移者固未絕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不移而已且夫仁義禮智



之端心固以為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為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性善故也四曰曷為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異也夫子言性相近言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為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也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為善也則驗之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堯

有嘉樹軒

皆有者下愚不移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為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降才非殊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習相遠也又言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曷不取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並主實有者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瑤田又師淳安方粹然婺源江永學益雅博有井田溝洫名義記曰余考匠人為溝洫之制復取鄭氏註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也畝百為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

為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畝水象屋雷之垂於檐也屋三為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為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為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為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成也十成為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為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畝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畝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澮畝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為畝二為澮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卒

有嘉樹軒

《澮》眾《澮》為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為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而奠萬世農桑之安其承畝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為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溝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從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眾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註小司徒云溝洫為除水害余亦以為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令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



之也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濬漯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於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害則責之司空此皆乾隆三十五年領鄉薦大挑二等選嘉定縣教諭顏其室曰讓堂乞病歸邑人購忠烈名流手蹟贈之瑤田曰鄉先生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紙亦不受耶乃受之王鳴盛詩曰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其景慕之如此歸後讀書不輟尤善言禮有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儀徵阮元敘之

文獻徵存錄 卷九 空 有嘉樹軒

曰儀禮此篇自子夏為傳鄭康成氏間以為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註之非率皆憑執空論無有顯證瑤田一以玩索經文為本辨疑似於毫芒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者總麻章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為傳文註云是婦人為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此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又小功殤服傳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註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

鄭註固執作解然亦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瑤田則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竝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竝長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中降一等四語為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為下矣不杖期章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男子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為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

文獻徵存錄 卷九 空 有嘉樹軒

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瑤田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因斷其為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為其父母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郝敬疑之云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為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父母之服所以為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瑤田則考妾為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當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



君爲例擬不於倫也夫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  
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之別起  
貫下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  
嗣是依舊讀疑鄭註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  
註與舊說尙兩可也瑤田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  
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  
又考定女子嫁者例不降正親必降旁親於是經文章  
句與傳文不相溷淆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末之  
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總麻素食非白食弟之  
妻稱婦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

文獻徵存錄

卷九

空

有嘉樹軒

年後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自少至老篤志著述以揚州  
三江只一江班固地理志三見揚州川者是志職方之  
其川三江非說禹貢主鄭康成註正鄒道元水經註之  
譌成禹貢三江考鄭康成註太宰之九穀曰黍稷稻粱  
麻大豆小豆麥苽瑤田以稷粱二者言人人殊與農家  
者流商確據許叔重說文釋之謂粱爲粟以稷爲秫今  
高粱也定九穀考周髀算經言數出於矩瑤田暢其說  
以明用矩之道又從休甯戴震受準望法因推求準望  
重測用較爲法之理爲圖三曰測高圖曰因遠知深之  
圖曰高遠廣三者三者皆不知用三測互求之圖爲儀  
以驗之其後又加初測重測二圖測深測遠二圖謂周

髀無測廣之法非逸也舍臥矩弗能測廣測廣包於測  
遠中也然施於重測則知廣與知遠其用臥矩之法殊  
異又加測廣之圖交測之法由槩於三測互求圖中演  
之爲偃測覆測臥測三法加三圖又演之加交重測之  
法亦三圖凡爲圖十有四附圖二又一詳說之爲周  
髀矩數圖註周髀用矩述著於數度小記善鼓琴有聲  
律小記晚既失明口授琴音記續編使其孫寫之又有  
論學外篇宗法小記釋宮小記考工創物小記磬折古  
義水地小記解字小記釋草小記讀書求解九勢碎事  
釋蟲小記修辭餘鈔總爲通藝錄嘉慶十九年卒年九  
十性和緩終身不解詬詈隸書師晉唐人精妙無比小

文獻徵存錄

卷九

空

有嘉樹軒

時淳安方葵如見其詩極喜之別有讓堂詩鈔十八卷  
藁草藏於家  
方粹然字心醇少隨父葵如居京師主長洲何焯後寓  
居歙城外之河西號河西寓公又愛西湖之勝久居錢  
塘游嵩嶽雪夜宿僧寺囊下見燒餘木瘦製爲瓢持之  
復號雪瓢老人年七十餘卒著十三經註疏類鈔一百  
卷禮服古制二十卷皆散佚瑤田錄其文僅吳建周隱  
隱記豐溪吳氏書堂記及詩集敘數篇而已



嚴元照 翟灝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萼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子不應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為嚴氏奇童既壯補諸生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深賞之尤熟精爾雅說文解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也嘗以說文敘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說文引詩亦涉三家春秋亦稱公羊又所引逸周書爾雅國語孟子等書敘皆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奎 有嘉樹軒

不載元照謂孔氏書毛氏詩周官禮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不列學官故特著之三家詩公羊春秋立學官人所共習故不著孟氏易久列學官而亦著之者所以別於梁邱施京三家也逸周書國語爾雅孟子不列於經故沒而不著存古義而表微學也又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訓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子也台朕賚為子我之子羊如切賚畀卜為賜子之子羊汝切犯奢果毅尅捷功肩戡勝也犯奢尅捷功乃勝負之勝果毅肩戡為勝任之勝載謨食詐偽也載謨乃作為之為食詐乃虛偽之偽昌敵彊應丁當也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昌之訓當乃讀去聲歷秭算數也此數術之數而算之訓

數則又為選數之數艾歷頰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訓相乃有相助相視之義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話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奸言訛乃秀言棲遲憇休苦叔隸咽息也棲遲憇休苦乃止息之息叔隸咽乃氣息之息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彙置一所基經也基設也之類是也或字異而義同者則彙置一所蠲明也茅明也徵召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彙置一所挾藏也挾微也之類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奎 有嘉樹軒

必反覆相對似亦深悉此旨又謂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廢為古續字爾雅則云廢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故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又謂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已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著於正文之下而在所假借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言部云諛問也引周書勿以諛人古文尚書借諛為儉而非以問字解書也支部云岐追也引周書常伯古文借岐為伯而非可以追訓也目部云睨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睨古文借睨為冒而非可以低目之訓



解書也又云曠恨張目也毛詩借曠爲頻而非以張目訓詩也木部云椽木長貌引詩椽差苜莖毛詩借椽爲參而非可以木長詁詩也人部云侗大貌引詩神侗時侗毛詩借侗爲恫不可云神侗時大也心部云忼慨也引易忼龍有悔孟氏易借忼爲亢而非以慨訓易也引經間有爲經作訓如莫訓火不明引周書布重莫席即云織筋席也圍訓回行引商書曰圍即云圍圍升雲半有半無念訓忘訓譚引周書王有疾不念即云念喜也盜以土增大道上也古文盜作聖引虞書朕聖讒說珍行即云聖疾惡也此因經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別爲之釋此又一例也又有兩處引經互異者如引

文獻徵存錄 卷九

空 有嘉樹軒

易爲的類爲駒類 江有汜江有源赤鳥已已赤鳥擊擊引書考救倭功旁速倭功之類蓋所宗者皆西京初年之本傳授至東京中葉已不勝其繁義得兩通不敢執一己之見定故竝存焉審慎之意也又有引經互異而灼知其爲傳譌者如刀部刺下引書天用刺絕其命而水部灑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案力部勦勞也義不符若作刺則刀部無此字此勦字誤也水部灑下引詩施恩灑灑而於大部灑下引詩云讀若施恩灑灑案水部無從歲之字此灑字又誤也引詩書說亦稱詩書不復標明日部旻下引虞書曰仁覆旻下謂之旻天此虞書說也介部灑下引詩云不醉而怒謂之灑此毛

詩傳也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引詩曰不稜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引詩曰駉牝驪牡此釋畜文也王氏三家詩考載入駉牝驪牡一句似不合也引經典惟毛詩用原文餘則間有櫛括如引虞書洪水浩浩即堯典文也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即大誥文也以其文繁故從畧又正文不具訓釋而即引經以證之者則以經義已明不待訓釋也又有引經而不標明某經者大都其字僅見於此而其義亦可尋文而得故也又云說文間亦自著讀法大都與六朝以後不同者半隋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久佚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著字音鳩隗反與本書讀若威相合能得許君本

文獻徵存錄 卷九

空 有嘉樹軒

旨小徐繫傳乃朱翽加音切大徐校定本翻切悉用孫愜唐韻與許君讀法不合者不能出一語發明之若贅旒然豈校書之體乎又云說文於部字例凡厶之屬皆從厶之文其部內無字者亦有此語繫傳於才部發其例云此一部內無字而云凡才之屬皆從才爲有材字或從才在他部也又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或云即劉字也案說文之例正文之下有或作古文籀文等字當是劉字之重文後來脫去正文以殺也二字誤列於劉下故耳說文脫去之字甚多如免字希字皆見於偏旁也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昃徐氏疑九非聲案旭昃二字讀許至切非古音也昃從冒聲而讀許至切



則已非冒聲矣徐於扇字未嘗致疑而獨疑旭字何也  
旭古讀為好小雅云騎人好好爾雅作旭郭氏讀旭  
旭為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魏與牡與宄與阜醜為韻  
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蓋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譏非  
聲者多不確也作爾雅匡名自暢其說然絕意進取人  
以為碌碌元照亦不樂人知意泊如也既而以所居囂  
隘徙德清卒年僅三十餘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  
娛親雅言多未傳於世  
翟灝字晴江衢州府教授著有通俗編東臯雜記四書  
攷異無不宜齋詩文集嘗言爾雅繼之為善繼字不見  
於經灝通之曰廣韻訓繼為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  
文獻徵存錄卷九

卷九

有嘉樹軒

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則繕者器  
之善者也又云古爾雅當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  
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嘗與錢塘  
梁王澠論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欲按攷以證其譌因握  
筆互疏所出頃刻數十事時方被酒旋罷去未竟藁然  
其精力殊絕人也  
文獻徵存錄卷九終

文獻徵存錄卷十目錄

杭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王 翊 族弟庭 周 箕 沈 進附

錢澄之 歸 莊 金 侃

龔鼎孳

曹 溶 趙進美 李廷昱

顏光敏 田 雯 宋 肇 王 又 旦 曹 禾 曹 貞

吳兆騫 顧貞觀 潘 高 封 汪 懋 麟

李良年 劉 體 仁 申 涵 光 殷 岳 張 蓋 劉 達

文獻徵存錄 卷十 目錄 一 有嘉樹軒

陳維崧

汪 琬

彭孫通

高 珩

萬光泰

黃 易 徐 林 鴻 陳 洪 綬 傅 格

王士禛 士 祐

屈大均

陳恭尹 宗 元 鼎

黃子雲

彭而述



吳雯王萃 趙執信 洪昇

杜濬陳允衡

吳嘉紀費密

馮廷樞張篤慶 張實居 吳之振

丁敬金農

徐夜孫枝蔚 崔華 朱玉

徐蘭徐夔

沈用濟

杜詔柯煜 汪沆 符曾

夢麟

嚴遂成

文獻徵存錄

黃景仁 汪惟憲 楊鳳苞

卷十目錄

二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十

杭州錢 林東生贈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王翊族弟庭 周箕 沈進附

王翊字介人嘉興人布衣有秋槐堂集翊初擅詞曲後  
研聲詩啟禎之間大雅不作慨然以起衰自任平湖陸  
嗣端職方心賞之訪之於長水值其洗研河頭挾之登  
舟家人不知也徧遊茗誓乃返既而入越謁推官陳子  
龍方置酒送客翊詩有前路夕陽外行人芳草中之句  
子龍詫曰此今之高三十五也為其詩作序遭亂所居  
不戒於火惟餘小屋二間一供婦爨一吟咏其中有故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一 有嘉樹軒  
人官府僚造之不肯見與郡司李嚴正矩善嚴以其無  
子贈一婢婢固有夫遭兵驅散後蹤至翊所翊竟還之  
族弟庭守嶺南翊將詣之舟次贛州夜遇盜赴水僅免  
所攜詩集雜著並小說詩餘盡失之抵羊城官舍終夜  
擁被咿唔默念其所著述晨起鈔錄終什不得一也歸  
泊船京口無疾而卒卒後朱彞尊有選鈔一帙王庭序  
而梓之名曰二槐詩存其長干曲云揚帆下長江日落  
秋雲起夜半聞鄉音知是長千里江皋曲云為愛新妝  
好東臯出采蘋春江千里色解佩不逢人客中九日云  
細雨成陰近夕陽湖邊飛閣照寒塘黃花應笑關山客  
每歲登高在異鄉漂母祠云一飯當年報所知王孫今



日竟何之平生自歎無知己千里來尋漂母祠五言如  
江湖長至日風雪上方山驛路通秦遠峰陰入晉多楓  
林依水盡雲物近秋多一二故人在飄零清訊稀江山  
雄白下人物近黃初山雪行人少江梅臘月多七言如  
夜月旌旗五馬渡秋風草木八公山周道秋風行黍稷  
漢宮春雨長蒲桃西蜀諭通司馬檄中山謗滿樂羊書  
三月晴風高戰鼓九江春水下樓船鑄語高華方虛谷  
所云律髓也其詞曲有榴中怨詞苑春秋博浪沙諸傳  
奇頗慷慨自喜遺葉多逸僅存百一而已周篔曰崇禎  
之季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流派介人崛起禾中惟唐音  
是尚惜知己寥寥阨窮以歿伯道無兒若敖不祀良可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二 有嘉樹軒

悼也  
王庭字言遠一字邁人嘉興人食貧杜門自守無雜營  
順治六年進士是歲兩廣初定二甲進士出為監司庭  
以三甲除知廣州府遷左江道按察副使移川北道布  
政司參政遷四川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遭母憂服除  
補山西右布政使居官清惠然嶽嶽不屈居外八年不  
通京師一函所遷皆極邊即日單車就道家計蕭然不  
給朝夕亦不問既罷歸足跡不入城市布袍行田間人  
不知其二品官也少與其從兄翊以詩倡和既走四方  
詩益閑澹如坐雨云夜雨苦未歇朝來尚紛紛蕭疎入  
庭竹坐久更相聞所思云所思竟惆悵夜寒風雪深嗟

君重離隔感此孤曠心將以路云遠幽夢能見尋翩然  
發清興為我彈鳴琴柴門宛如昔相送在南林共言別  
來意日暮愁鄰砧雨後云南山白雲間澹然見秋色秋  
雨遺懷云抱病身獨閑起行日云晏蕭條空林中靡靡  
秋雨遍曉雨云獨鳥鳴南園曉來雨初息空庭生秋陰  
莓苔長寒色亦復何減韋應物年八十餘卒有詩集若  
干卷秀水朱彞尊為序而行之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遊常醉書五言云立言頗突兀應事還摘疎彞尊讀之  
笑曰先生自寫其形影神也嘗遊徑山日昏暮虎跡交  
於塗僧曰山多虎居士來不易然不知動心否曰吾行  
不失道一動心則飽虎口矣一日遊嘉善借柯氏園月  
夜吟詩意得至達旦適郡丞某以事至部與園鄰攬吟  
聲不寐詰旦遣隸拘至撻而逐之王士正聞之笑曰袁  
彥伯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為詩不襲前人語春日  
車亭訪靈章師巢枸居云晨鐘發前嶺月落空寒烟又  
采蓴云細蔓柔柔弱輕舟箇箇添參差方未已采摘定  
無嫌入箸銀絲滑行厨翠釜粘為憐滋味別更下水晶  
鹽彞尊官翰林念之不置因走東師訪之居二年未嘗



一詣貴人將出京給事中某削三緘贈行曰可得百金  
答曰貧不耐持竿贖旬候人卻不受浮舟路河抵宿遷  
晨起挑瓶水一笑而逝年六十五有采山堂集二十四  
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折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  
卷

沈進字山子又字藍村初名馭秀水人諸生既補學官  
弟子更今名平居不憂貧性狷狹一介不取語人曰谷  
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於人本無可怨  
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有詠燕詩細雨春  
江泛白沙東風雙燕啄飛花金窗繡戶知何限不是王  
家是謝家與朱葵尊酬和鄉人目曰朱沈葵尊客嶺南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四 有嘉樹軒

又與同里周質賦古今體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  
目之嘗遊京師爲譚侍御左羽客錢塘陸圻過葵尊書  
屋遇進問何人葵尊曰山子也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  
館發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耶相與飲盡歡而散已而  
返歸自號知退叟居藍村屋三間毀其一力不能補因  
顏曰半巢居教子讀書其中手自鈔錄陶然甚樂晚適  
桐鄉館於汪氏方飲酒席間杯入手一笑而逝年六十  
四所著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詩藍村稿半巢居藁退  
叟行吟力圃蕭閑詩袁溪文稿共三十餘卷

錢澄之

錢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初名秉鐙少篤志厲學與嘉善  
魏學渠友資其潤益嘗問易於黃道周依京房說參以  
邵雍之論言數甚備其後兼求義理師朱子與道周之  
學歧矣其說詩則謂詩之爲道與尚書三禮三傳相通  
約其條流豐其旨趣宣之以雅訓求之以史傳證之以  
輿地斯善說詩者也著田間詩學十二卷邊暢小序之  
微旨廣攬諸儒之舊談可謂詳審矣澄之又撰莊屈合  
詁自序曰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子  
屈原澄之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莊繼易以屈繼詩  
也有藏山閣藁田間集詩筆工妙其效淵明飲酒詩田  
間雜詩頗得柴桑之趣雪朝偶成云林雀不聞譁竹窗  
旋已曙攬衣啟柴門曖曖見積素移居云窗平秋後草  
榻對雨中山風格又近韋應物吳江潘耒贈以詩曰蹠  
血生還萬里天土牀樹屋尙依然箋餘易象研朱細踏  
遍雲山着屐便久矣泥塗書亥字漫其衰白感丁年誰  
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鵑朱葵尊曰飲光禁罔  
潛蹤麻鞋間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詩屢變而不窮要  
其派別深得香山劔南之神髓吾炙集錄之其傾倒也  
至矣昔賢評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閑逸情真景  
真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五 有嘉樹軒



歸莊金侃

歸莊字元恭一字元公崑山人太僕曾孫也負才使氣善罵人有恆軒集山居詩朱彞尊曰恆軒好奇世目為狂生善行草書嘗題其齋居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囁囁然曰鄉黨傳之謂可入啟顏錄然其入鄧尉山有云舍船就籃輿旋轉三十里四望梅花林不辨香所起頗無奇怪也有黃孝子尋親記魏禧見之以為詳而有法禧之言曰有傳其長歌於山中三千餘言上涉鴻濛下訖季世驅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答卿相踐籍古之文人恣睢狂若屈平李白沈寃醉憤無聊之語予驚怖其入疑以為不可近歲壬子僑寓吳門元公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六 有嘉樹軒

聞之趣過予予方畏暑未之報元公則四五至不為嫌每至挾其文予亦出所作二人者相攻謫其所是然元公雖狂閱世久學日就斂蓋年已六十矣無子其名字屢更崇禎中忽請於學使者改名祚明自是之後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弓恆軒其別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鑿鑿鉅山人沒後其女婿金侃輯其遺詩及文名字一從其舊焉侃吳縣處士俊明子能詩畫亦隱居不出插架之書多手鈔本也崑山顧炎武有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云北風十二月遊子向吳興榜人問何之不言但沾脣三年干戈暗鄉國有兄不得歸瑩域高堂有母兒一人負米百里傷哉

貧此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鎰歸來入門不暇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七十峰江山對君凝愁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果見兄骨歸心悲又以喜如君節行真古人一門內外唯孤身出營甘旨入奉母崎嶇州里良苦辛君向余太息此事不足言世無漢高帝餓殺韓王孫甘受少年侮不感漂母恩時人未識男兒面如君安得長貧賤窮冬積陰天地閉知君惟有袁安雪又哭歸高士云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厲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深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為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就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七 有嘉樹軒

比黔婁躅太僕經鏗君曾祖有三吳推學者安貧稱待詔君叔祖子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林嗣弓冶已矣文獻亡蕭條玉山下鄭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憤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吳偉業題僧服小像三首好酒云豈是前身釋道安遇人不著鹿皮冠接離漉酒科頭坐只作先生醉裏看畫竹云共道淇園長異材風欺雪壓倩誰栽道人掃向維摩壁千尺蒼龍護講臺工書云中

山絕技妙空羣智永傳家在右軍為寫頭陀新寺額筆鋒蒸出墨池雲



龔鼎孳

龔鼎孳字孝升合肥人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崇禎  
戊辰進士有三十二芙蓉齋定山堂過嶺等集入

本朝官禮部尚書諡端毅吳梅村曰合肥尚書身為三  
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  
殷勤贈答其惻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  
為感動而況於身受之者乎王丹麓曰宗伯天才宏肆  
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為

孝陵所賞識嘗在禁中歎曰龔某真才子也拜御史大  
夫抗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平反數事事雖奏當  
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七箸輾轉含毫獲有生機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八 有嘉樹軒

而後已後生英俊不時延接宏獎風流若恐弗及窮交  
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已則出氣力以援之嘗為吳祭酒  
置飲張樂授簡各賦一章歌舞談笑雜沓於前而涉筆  
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遍遠近矣上已將過金陵  
云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烟銷興懷何限蘭亭  
感流水青山送六朝王考功謂為才子語寄彭禹峰方  
伯云得時鷹隼豈卑栖行省威名播秋鞮屐折圍棋千  
帳靜檄成橫槊萬山低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  
夏西柔遠古惟恩信重年來象馬倦霜蹄

曹溶 趙進美 李廷是

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  
補行人考選御史順治元年起河南道御史督學順天  
遷太僕寺卿再遷副都御史掌院事擢戶部侍郎左遷  
廣東右布政使遭喪歸里服除補山西按察副使備兵  
大同缺裁後籤發四川軍前候用丁憂不復出有靜惕  
堂集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以病辭薦修明史不赴  
進崇禎朝邸報五千餘冊時未有實錄乃取之輯為長  
編作史始有所稱攷又著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其崇  
禎疏鈔傳論錄上史館禾西南隅有范蠡湖宋岳珂著  
書其所金陀遺蹟在焉溶築園於其地曰倦圃一遊越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九 有嘉樹軒

中與朱彞尊同和王司理秋柳詩云霸陵原上百花殘  
隄樹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御盡蕭疎轉覺道途寒  
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值使臣歸去日  
西風別酒望長安得陳章侯書絕句云細雨章臺老狹  
邪八年相望隔天涯君如尚憶高陽侶徑詣餘杭賣酒  
家晚年有春草詩四章和者徧三吳雄才博瞻與龔定  
山齊名人稱龔曹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書目所  
收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以下  
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輯學海類編采四百三十  
一種盡唐宋元明以來秘鈔之本也門人陶艾邨又續  
類編一百四種晚留意學道以微疾卒



趙進美字凝叔一字韞退益都人靜默寡言吐納無俗語早通二氏之說清癯如不勝衣雙瞳碧色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奉使江西國變僑居金陵亂定北歸順治二年直省薦舉人才除太常博士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遷刑科給事中藉田祈穀北郊諸典禮皆所請也轉戶科再轉禮科一典湖廣鄉試出為江西按察副使分巡湖西永豐新淦興國為盜藪翦滅殆盡轉廣東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裁缺歸里起陝西布政司參政分守關西復奉裁遂不出康熙甲寅滇逆發難出補江南江鎮道參政改浙江之杭嚴會軍前題補有人改河南布政司參政分守河北學士李天馥薦鴻博報罷擢閩臬甲文獻徵存錄 卷十 十 有嘉樹軒

子引年歸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三有清止堂集進美成進士後與萊陽姜如須宋荔裳桐城方密之華亭陳臥子宋轅文以詩名雄視南北為常博又與龔芝麓曹秋岳齊名其論詩曰詩之合者於宋得嚴滄浪明得徐昌穀王元美昌穀深造然不媿其言者十可五六元美可三四耳夫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盛則性情薄作者病之至於狂放背馳不足道矣或者雌黃異調訕諫先哲是未履門閥而歷數曲室之藏也陶謝不必為潘陸李杜不必為王駱君子泯其同而慎其異可矣其詩南康登樓云返照臨高閣寒烟澹澹分城空何所有一半是匡君楓葉微紅近有霜云郭外西風繞岸斜長林秋靜

有啼鴉微寒已入娟娟樹遠色初分澹澹霞千里題書臨白雁重陽疎雨映黃花洞庭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在木涯武昌雜感云出郭鳧鷖集向野汀煙亂竹埤倚籬根曲曲帶江岸瘦男行荷鍤衣結不及肝壯婦鳴笳春散髮垂兩州十年奉軍實瘠田困水旱昨日賣耕牛吏呼夜未半扁舟破百家千里供一爨無乃戍士勞自覺民生賤北鄰長蒿藜骨肉各獸散幸餘干戈身敢起征輸歎荒谿竄碩鼠霜風送涼雁悔不當盛年努力事弓劍武昌登舟云清霜笛裏千門雁明月刀頭萬里船梨花云疎近瑣窗留月照寒垂網戶見鶯飛王士正曰進美少為詩清真絕俗使江右時刻意二謝其放吟一文獻徵存錄 卷十 十 有嘉樹軒

卷皆樂府丁明末造多悲悶之思顧眄跌宕有邯鄲生天人之歎丙戌官京師與龔曹倡和一變而尚聲調然梨花楓葉諸篇風致不減青邱海叟使楚一集尤為藝林所重一為諫官斥而不復世皆惜之或云以黨論故公終不言子亦不欲顯言之也李延是字辰山一字寒村本名彥貞字我生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善醫不責報或酬以金輒從書估舟中買書積書三十積疾病朱彙尊來視之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悉予之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瘞骨於塔所撰有南吳舊話錄其詩古文曰放鵬亭集皆付彙尊藏之



顏光敏

田雯 宋肇 王又旦 曹禾 曹貞吉 謝重輝 葉封 汪懋麟

顏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會

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官於朝者由中書授禮部主事次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督龍江關稅務調吏部遭父喪歸服除補主事歷官考功郎中長身廣頰善鼓琴精騎射書法擅一時尤耽山水所游歷必命畫手爲圖時輦下稱詩有十子之目十子者田綸霞雯宋牧仲舉王幼華又旦丁澹汝澎曹頌嘉禾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葉井叔封汪季角懋麟修來其一也詩品於十子中爲雅音澎事另見光敏五言如太華燕子磯七言如麥雨地震諸篇皆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怪偉百態新城尚書嘗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夫向之所爲近體者余既見之金陵矣由今觀之其有稱於後無疑也金陵紀行詩清流關云身騎龍背上青霄路盡峯迴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渡江云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鼇已散扶桑島却怪神山兩岸行長干寺云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沙四十門中響空籟吾將獨步青蓮花昭君曲云一辭宮闕出秦關長得丹青識舊顏爲報君王休愛惜漢家征戍幾人還沈確士謂此詩用意忠厚五言古白雲峰云磊砢不盡洩蚺繆復北盤七言古青柯坪云手挽鐵船入天漢仰攀十丈蓮花開近體望華

山云萬壑深松寒白日三峰積雪照黃河光敏不信星命及浮屠氏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爲人孝友睦族居鄉以禮讓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明於律歷句股之數著有未信編家誠樂圃集舊雨堂集南行日記年四十七卒顏子六十七世孫兄光猷字秩宗康熙十年進士庶吉士改刑部歷官郎中外補河東鹽運使著易經說義弟光敏字學山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庶吉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士授檢討三十二年充浙江鄉試主考官督浙江學政清白自厲訓迪人士號爲稱職田雯字綸霞號山蘊德州人順治己亥進士由中書歷官戶工二部校順天鄉試時滇楚用兵軍需旁午請以白糧附漕艘帶運費不煩而力省遂著爲令舉博學鴻詞報罷題飛卿集後云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旋出爲河督提學副使累遷貴州巡撫改江南巡撫終戶刑二部侍郎著有黔書七十六篇長河志籍攷古歡堂集山蘊詩選初至江南從兩驢載衣裳及書蒼頭奴二人戒有司勿置郵傳每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以爲共給讀書喜撮拾奇字嘗云奇字古人常用於古



詩為宜班馬等賦是也方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病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乃飲移居詩有牆角自放山薑花之句因以為號山薑詩才力既高取材復富山左詩另開一徑病愈早起云雨過庭翠滋一鳥發清籟晚投臥佛寺云疎燈出深竹依微露紺殿翠微寺云前循略約去木杪聞清鐘泊舟吳門寄汪文云渺渺太湖水遙遙光福山梅花一萬樹窈窕非人閒思與堯峰叟扁舟數往還烟巒七十二坐嘯聽潺湲律體可作古風讀碧嶠書院歌弔楊升菴云堦風箇露哀牢疆山川瘴癘難禁當新都公子老戍客孤臣萬里堪悲傷當時世廟議大禮城門

文獻徵存錄 卷十

西 有嘉樹軒

痛哭千夫強仗節抗疏言矯矯干觸蒼尾投蠻荒程朱正論臣所執今昔漢議誰斟量大禮未定大獄起批鱗折檻空激昂逢君首事有瑰萼議論附會來豐坊明堂秋饗復聚訟分宜餘毒爭拍張嗚呼先生遂不返箐酋峒獠羣相將木弩含沙火雲熱天教老嗽紅橫榔吳粉傅面兩丫髻簪花擁伎何徜徉都盧倒吹潑醉墨雙兒觀者如堵牆羈魂漂流夜郎地何異屈子沈沅湘海莊故墟碧雞麓猩猩白晝啼書倉巾杖逍遙鬚眉古圖畫遺像生光芒竹槍一徑夾流水菊乾楓落寒雲黃潮州儋耳同一轍祠廟最屬摩蒼蒼小子夙昔慕高節况值奉命來黔陽竊願升階更翦紙招魂歸送鱸鬼鄉高吟

死去誰憐句令我涕泗徒滂滂沈德潛曰張桂議禮始猶近情後則險惡篇中寫諸姦之附和升菴之軼軼跋岩淋漓神道氣王稿中壓卷之作也

宋學字牧仲商邱人以蔭入仕官至吏部尚書著有編津詩鈔晚年所訂定也在部曹時列十子詩選中撫吳時嘗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屬風雅所作詩意在規做東坡時宗之者非蘇不學矣和子湘春雪後夜坐云梅花半將開媚此雪後月空亭耐春寒坐到昏鐘歇池光明檐楹鶴唳激林樾幽人默相對詩思清到骨烏江云一間古廟荒烟外野鼠銜髭上几筵訪葉已畦不值云小山叢桂清陰下想見蒼茫獨立時有西陂類彙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五 有嘉樹軒

王又且字幼華號黃湄漁人邵陽人順治戊戌進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潛江縣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乃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以治行徵詣闕下需次除給事中遭父喪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典廣東試嶺南物產蕃富珠香象犀皆珍貴物也還朝書卷外無長物以花山接峒人壤土寇連結出沒劫商旅請開建縣治設官吏民賴以安卒年五十一嘗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十卷曰黃湄集王士正為之序初為詩趨古淡變而之雄放自潛江令人為給事乃斂才就法七言古五言今體多可



傳游太華羅浮詩尤警策五言如月明飛夜鶴江靜抱  
嘉魚風烟盤赤壁波浪下黃牛此等句亦古人所少漢  
武帝秋風詞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  
涕真絕唱也幼華有詩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人家  
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三燭  
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  
到汾雁亦無慚才子之目曉渡望鄂州云曉霧壓城頭  
蒼茫古鄂州風烟盤赤壁波浪下黃牛星動連江鎖旌  
高隔岸樓由來征戰地不忍問東流蒼龍嶺云長虹馳  
遠影飛落青冥間夜坐仰天池云高視但青蒼一氣回  
坤維自千尺嶂綠猢猻愁行云亂峽無全天坤軸忽崩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七

有嘉樹軒

圯下山云大河折東流波盪宏農郭萬古東西路世往  
事真漠

曹禾字頌嘉號峨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己未以中  
書舍人徵試博學鴻詞授編修官至國子祭酒有送友  
還金陵云滿天欲雪尊虛酒昨夜初寒雁叫霜沈德潛  
曰余識禾孫全倫清門零落矣全倫既歿訪其詩不能  
多得為之慨然

曹貞吉字升六又字寶菴安邱人順治庚子解元官禮  
部員外登望海樓云尊前忽覺來三鳥此外猶聞更九  
州花朝得舍弟過江消息云花明故國初啼鳥人渡空  
江欲暮潮人競傳之有朝天集珂雪集宋牧仲答寶菴

書曰每念足下奇人黃山奇境必有不朽之篇為山靈  
增重讀紀遊諸什此山名作寥寥向推虞山今被寶菴  
壓倒矣弟申吉字澹餘順治乙未進士官貴州巡撫王  
士正曰二曹兄弟齊名中丞淪沒異域未見其止祭告  
湖南有句云雪花飛過洞庭去愁對斑斑湘竹林  
謝重輝字方山又稱千仞號匏齋德州人以父蔭起家  
博雅好古與侍郎田雯齊名官比部郎中引疾歸有杏  
村集七卷學陶未極自然而旨趣已高擺脫塵空王漁  
洋謂真賞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  
相賞於絃指之外其詠桑云鳴鳩忽高飛三嗅入斜陽  
春來云春山到眼前好風遍庭除過大木宅有感云可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七

有嘉樹軒

憐滿篋雕龍賦未得生前動漢皇  
葉封字井叔號慕廬本嘉興人著籍黃岡家貧好學所  
居在樊山下著有嵩山志嵩山石刻記嵩遊草爾雅說  
文之學尤所究心黃岡王昊廬宗伯嘗月夜泛舟樊湖  
聞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曰必井叔也跡之  
果然成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二年除延平推官改知  
登封縣十四年遷西城兵馬司指揮舉博學鴻詞報罷  
需次補工部主事乞歸往來杯湖退谷閑自號退翁嘗  
以詩贄王士正士正為序其嵩山諸詩刻之其後所作  
益多士正謂其郢中懷古二十篇於集中尤為高格卒  
年六十五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入直必攜書數冊自隨薦舉博學鴻詞以未終服辭乃授主事賦錦瑟詞以見志入史館充纂修官補刑部主事有百尺梧桐閣近詩又詩文集二十卷古文學王介甫詩才特雋異稟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稱詩輦下與十子相唱和新城尚書門人也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謝賓客畫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銳意著述成一家之言既得疾彌留令洗研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大笑呼奇絕而逝

吳兆騫 顧貞觀 潘高

吳兆騫字漢槎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場事謫戍甯古塔性傲岸不為同里所喜其友規之吳大言曰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耽書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否少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溺之其師計名捶楚之後見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矣吳青壇曰孝廉常與子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子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秀人為之側目時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華亭彭師度陳其年兆騫也既謫吳偉業有悲歌贈吳季子云人生千里與萬里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并學史生在江南長紉綺詞賦翩翩眾莫比白壁青蠅見排詆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尙愁不歸我行定已矣八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髻為風沫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忽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居塞上廿年侘傺不自聊一發之於詩鎮守巴將軍甚重之每贈裘禦寒善駢體文其序孫赤



崖詩云蓋聞纏絲湘吹以去故而增悽慄慨燕歌由送  
離而結歎是以舊山既遠促管流音異國無歸繁絃紫  
臆房陵一去君王有山木之謳軍府長羈伶官有土風  
之操執珪懷越尚藉悲吟公子留秦亦傳哀唱由來志  
士邁此窮途未有不憑柔翰以消憂託長歌而申恨者  
也况夫金河轉徙銀磧羈孤水千里而斷腸塞萬重而  
絕脈陳子公戍邊不返空望長安移中監還漢何年傷  
心遙海慨其嘆矣能不漣而赤崖弱年擢秀盛齒知名  
才爲談士之宗人擅藝林之後江東二陸共識清河鄴  
下雙丁先推敬禮乃以拾塵之惑遽從樓火之嗟靈璫  
難陳遐陬遂謫飄零卓帽遼海空來襦袂素衣吳關長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也哉僕舊託攀嵇近同遷賈黃墟游燕久限山河紫塞  
軍僑更分鄉縣攬淚痕於河上空訴篴篥鬱愁氣於車  
前難消枯酒北部之貧已甚南館之會徒乖永念生平  
彌嗟弦括却題短引爰寄沈悲嗚呼蘭忌當門痛煩寬  
之何已蓬悲出塞憐飄寄之安窮西氣驚商將聽君詩  
而隕涕北風干呂誰披余製而傷神乎後其友顧貞觀  
力商於明太傅子成德徐健菴時爲宮贊爲納緩遂於  
康熙丁酉贖還王阮亭有和健菴喜漢槎入關之作云  
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關萬古窮荒生馬角  
幾人樂府唱刀鐮天邊魑魅愁遷客江上蓴鱸話故山  
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有秋笳集四卷其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謝土思迢遞託黃鶴以俱飛客夢徘徊指白狼而難越  
然而蘭山箭盡篇什偏工枕館尊空風流未沫劉越石  
棲皇於河朔詩體清剛庾子山留滯於關中賦才宏麗  
雖丁年坐老而子夜堪歌於是娛志縹緲寄情嘯詠登  
高擣藻攪物揚葩紫雲亭嶽興乘障之悲思白雪關山  
激從軍之壯志寒鴉睇野夕雁橫天怨起衣單魂銷笳  
脆氣沈雄而莫展心侘傺以誰知及夫臺上瞻鄉山頭  
送遠鶴鄜不見鸞酌徒傾睇花月於曩游愴風霜於今  
別莫不播之淒響緯以妍辭發言而瓊樹相華命調而  
銀箏並咽捲蘆清吹譜爲蔡女之文截竹哀音綴成邱  
仲之曲豈徒伯鸞南邁惟聞五噫中郎北遷願成十志

顧貞觀字華峯一字梁汾無錫人憲成曾孫康熙壬子  
舉人官中書少有異稟能詩尤工樂府與吳江吳兆騫  
齊名年二十餘遊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  
鄉關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之卽自詣之名大起與侍  
衛納蘭成德善成德明太傅珠子也兆騫成甯古塔屢



懇侍衛救之未即許貞觀一日作金縷曲二闋以寄兆  
審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  
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  
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穀比似紅顏多  
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  
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我亦飄零久  
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  
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  
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其些時冰  
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戎業把空名料理傳家後  
言不盡觀頓首侍衛見之泣下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  
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  
任之不俟兄再屬也貞觀曰人壽幾何而待十年耶請  
以五為期侍衛領之為委曲言於太傅兆騫遂以辛酉  
入關矣貞觀有許溪行云溪口白雲明不歸溪邊紅雨  
沾人衣老漁收罾坐釣磯人家賣酒開雙扉槎頭鰓老  
鰕魚肥短蓑藉草相因依欲醉不醉烟霏微去與亂鴉  
投落暉又夜聞梵音云一燈山牖出隔竹露光泣灌園  
云意惟營一食跡若避羣喧著有續塘集積雪岩集又  
彈指詞三卷沈德潛曰貞觀臨歿自選詩一卷授門人

杜太史詔付梓以傳不滿四十篇皆極古淡味在酸鹹  
外者德字容若官侍衛有通志堂集其柳枝詞云馬卿  
苦憶紅泥閣我亦傷心碧樹村病骨沈縣詞客死更誰  
攀折與招魂池上閑房碧樹圍簾紋如穀上斜暉生憎  
飛絮吹難定一出紅窗便不歸

潘高字孟升金壇人有南村集王士正云孟升五言學  
韋柳余愛之清真古澹謂可與邢孟貞王言遠頡頏陳  
其年與余書曰有潘高者貧而工詩久別無可言者祇  
此一物奉獻有憶得一絕云寒鴉穀穀雨疏疏燕麥風  
輕上紫魚憶得往時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然高尤  
多婉麗之作春歸云江水悠悠送畫橈東風何處不魂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銷春歸萬里無消息又過垂楊舊板橋竹枝詞云一種  
沙禽一種啼鷓鴣格格洞庭西行人早到黃陵泊莎草  
連天日又低雨窗同吉人象明作云細雨絲絲溼淺沙  
嫩寒池閣客分茶雙扉不上鳩鳴午落盡城南山杏花  
又雨後寄象明云芳草初晴路桃花帶雨村寄梵川諸  
友云人隨春水遠鳥帶夕陽還金陵詩社諸名流賦秦  
淮曉渡詩多以長篇逞奇高曰我年老才竭只二十言  
也其詩云潮長波平岸鳥啼月過街一聲孤櫂響殘夢  
落清淮衆人見之為斂手



李良年劉體仁 趙湛 申涵光 殷岳 張蓋 劉達

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秀水人縣學生初襲虞姓名兆潢後易今名人呼之李十九少時見侯朝宗王于一所為文乃學之遂善為古文與尚書龔鼎孳侍郎孫承澤為忘年友長州汪琬以古文自矜獨傾心下良年問為俳儷體脫手輒棄去琬問故曰吾家伯季竝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阿京良年小字也於詩學唐人持格律甚嚴嘗鈔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者繼乃舍初盛趨中晚唐及宋元諸集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故所作頗似之往客劉公猷吏部有樂府後補題最佳王士正送武曾之鳳陽幕有句云故人惆悵題襟集好句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玲瓏散水詞指此事也士正又曰方爾止事多可笑一日與武曾書故作增李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讀作武層耳曹貞吉撫黔招之往聞三藩撤日亂將作矣力辭歸康熙戊午膳部趙隨薦舉博學鴻詞初至京師與朱彝尊遊西山題詩於壁傳鈔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之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既試報罷為鳳陽守客轉客宣府復之京師無所遇久之歸築秋錦山房於漾葭灣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甚眾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應召往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嘗欲羅當代人文甄錄為一集曰文緯先詩次騷次賦次奏疏次制策策問次經

旨次論次議次碑表志銘次記次頌贊次書次敘次考次辨次解次說次祭文哀辭誄次傳次書事次題跋次雜著為類二十有一為體三十蓋略取文粹例也時以詩文獻者甚夥而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心思以是人樂聞其論說申鳧盟嘗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惛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良年詩能別出機杼嘉興竹枝詞云小鳳分行花葉稀吳紗十匹卷晴機為儂裁作春衫袖并入東風一處飛得家兄斯年曲靖寄書云炎荒五載駐離驂風物他鄉爾最諳一簇紅藤蠻女舞不知春色滿江南瓦官寺云大長干北小長干上瓦官西下瓦官紅葉酒帘行處有西風作意晚來寒聞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鷓鴣云花間飛上竹枝啼纔過黃絲又冷溪蠻鳥亦知行不得行人那向夜郎西官馬行云北方高涼多種麥若不登農絕食何為却種官路側日操豚蹄祝南岡馬來坦趨路中央錫我歲入如茨梁嗟爾何愚亦何瀆馬不食麥天雨粟不若持竿備驅逐錦衣使者來如雲駃駃歛忽數十羣老農哀呼馬不聞朝田青青暮荒土縣符催租急如雨田家明年祀馬祖有秋錦山房集劉體仁字公猷潁州人籍河南棣川衛順治乙未進士己亥官刑部主事有家難棄官從蘇門孫鍾元講學後官考功郎中與長洲汪琬新城王士正以詩文相倡和有慧湖閑居懷茗文貽上云江湖歲晚蒹葭盡風雨宵



深雁鷺來善鼓琴嘗於慈仁寺彈御風操士正贈詩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前訪戴行京口黃鵠山戴馬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鵠山下公賦又嘗置酒寺松下遇游人至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亦強飲之至醉乃已友某素嗜琴歿數年一日挾姬過其墓停車酌酒使姬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喜作畫而不工然賞識甚精與孫承澤以博古相高有與張實水尺牘言近日做雲烟過眼錄為識小錄一冊所記書畫古器凡七十四事多承澤梁清標家舊物每事詳所藏之人與其授受所自足以資攷證作詩既多編集不自收拾有贈閔山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奇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蕨憶行滕胎上舉似云如此作何以不錄笑謝曰賴兄為我作行秘書所為詩施閏章稱其清雋遙深然士正謂頗有奇氣如直溪東天色端激椽林左削刻極似東野語陳維岳初入都維崧弟也手寫行卷三通友人問所詣曰汪戶部王禮部劉吏部友人曰吾為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士正聞之謂劉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一擲最不易到公賦亦為絕倒桐城方苞以詩投汪茗文汪斥之投王貽上亦不答又投劉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事古文可矣方自是不復為詩

體仁詩初名蒲菴集後成七頌堂集十四卷凡詩八卷文六卷七頌者體仁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王績韋應物之為人人為之頌故以名堂又空中語一卷皆豔詞也尺牘一卷客鳳陽一日同友蘇茂旂過龍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蘇歸邸夢劉來笑吟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劉僕人至云已坐脫矣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誰比以父殉難遂絕意仕進日事詩文晚年名益重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涵煜字觀仲康熙丙午舉人涵暉後名涵盼字隨叔順治辛丑進士官檢討亦以文學有聲同學都為大官涵光獨隱居不出嘗曰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有故人自京師寄書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苟與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村醪熟為道無閑作報書其簡傲如此不肯輕通貴交惟致書汪琬微訊王吏部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疎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弟一流也其遣興云豈敢名高尚山園已定居數椽風雨外萬事死生餘避地尋丹訣傳家有素書天寒松酒熟日日



涸樵漁雨後林慮道中早行云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低萬事驚擊鼓孤帶入杖藜蘇門高臥處爲訪碧峯西宿靈巖寺云遊屐初從泰岳還石林斜日草堂閑上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寄冀襄陽公治云河朔音書隔楚煙十年無淚拜啼鵑仲宣樓上休南望細雨蒼梧亦可憐又汎舟云野性難羈束秋雲正渺然郡樓秋望云草際鳴蟲急蕭然窮巷秋王士正曰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殷岳永年張蓋曲周劉逢源邯鄲趙湛皆逸民也

殷岳字伯巖又稱伯子一字宗山雞澤人少跡弛與弟淵並負才名岳官睢甯縣布袍阜帽騎驢至官舍申涵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光遺書勸之歸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遂以朝參衣子學官投劾罷歸父太白官陝西臬副崇禎時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岳上書爲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遂偕弟隱於西山所居鄉曰小砦茅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岳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見俗士則面斥之讀書必窮義理距異端邪說尤力鉅鹿楊思聖以病留軹關語之曰得傳青主藥可以不死青主者岳友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竝至其重交遊趨人之急多類此後客死福州年六十八有留耕草堂集一卷王士正曰申胤盟敘宗山詩集稱宗山不多作詩復不耐聲偶詩自魏晉下屏不觀

尤不喜韓詩生平所作惟五言古詩淳龐淵穆莽莽然肖其爲人乙未正旦祀先畢即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婆娑縱嶺有遺世之想已而入大魏大魏人好之留數月胤盟與傅掌壘將登岱宗山衣塵未拂欣然同往時方病腰脊比歷天門松聲謾謾萬山在下大叫奇絕棄肩輿步登不知沈痾之去體也夜宿岳頂憊而偃臥猶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旣而雨聲浙瀝少止躍起視戶外以星辰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其嗜奇癖山水如此往見其詠史詩於國門集古鬱悲壯有橫槊之風河朔一奇士也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人爲諸生性孤介善草書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與申涵光殷岳友善嘗遊齊楚燕豫間崇禎時以序當貢太學不就授徒以養母甲申後自閉土室中歲時一出拜母鑿坏以居引酒獨酌友至延入土室不與外人接或痛哭長嘯人莫測也其爲詩哀憤過情恒自毀其藁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年六十涵光緝其遺詩二卷僅得百篇刻之有贈申絕句云草澤才賢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漫作云玉盤浸墨可二斗高麗蘭紙冰蠶紋醉來揮灑興不盡欲上青天寫白雲後湖中樂云桃花落盡柳花初重作蓮舟水上居已敕行厨烹野雁更催漁戶打官魚又盧工部說楚中山水云



說峽山垂座談湖水在襟七里峽云山鬼宜幽僻神魚老混濛谿村即事云野花開間色秋鳥落寒聲登磁州南城云煙沈臺瓦迷銅雀雁入關雲度紫荆朱藝尊曰蓋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傳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

劉逢源字津逮曲周人貢生通星數河洛之學手鈔二十一史甚精謹無譌脫有積書巖集及漫興藁其詠補鍋匠云高隱昔傳磨鏡客奇蹤今見補鍋人若將姓字留天地縱使巢由亦外臣山行云寂歷空山鹿豕蹤石梁苔滑杖孤筇岸花零落隨流去秋到溪南第幾峯贈路安卿云變名吳市同梅福飛矢聊城憶魯連與同里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趙湛齊名 趙湛字秋水邯鄲人王士正所云逸民也嘗至京師平生故人無在者後生日笑之意不自聊士正聞之與之飲酒賦詩始知耆舊也明日詣之者高軒相望於道矣有登太行詩云太行高萬仞絕磴霾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

陳維崧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縣學生明副榜貢生貞慧子都御史宋德宜薦舉博學鴻詞初從吳偉業學詩華亭陳繼儒甚器之既以鴻博徵與仁和王嗣槐吳農祥吳任臣海鹽徐林鴻蕭山毛奇齡並為大學士馮溥客延致邸第稱佳山堂六子嘗與汪蒼文琬論六朝文詞雄旨洽鈞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襄在坐傾聽不置陳掀髯謂汪曰與子納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張綱孫稱之云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才瀟灑而縱橫其氣磅礴而淑靈年四十餘尚為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贈句云朝來日者橋邊過為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三 有嘉樹軒

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應薦授檢討時年五十六未遇時有上龔芝麓先生書其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閨房游俠之詞尤妙如玉梅花下交三九春陰簾外天如墨雖奉李不能過也繪填詞圖徧徵海內詞人題其卷芝麓極愛之題其詞有君袍未錦我鬢先霜之句未幾龔歿其年登第後追和秋水軒倡和詞韻痛哭設位以祭知己之感深矣若文云其年排偶之文芊綿悽惻幾於凌徐振庚嘗致書王于一謂唐以前某不敢知自開寶以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王西樵語子弟曰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又云其年詩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四六



文集二十卷 堯江程師恭爲之注其湖海樓詩集檢討  
集俱伏族孫刻之曰迎陵集其年嘗選近人詩爲  
篋衍集相傳其年前身爲善權山中聽經猿疾革時猶  
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亦一異也絕句聽白生彈  
琵琶云彈罷金尊酒不辭自言雙鬢竟如絲依稀記得  
調鷹處盼子城東月黑時塞外詞云阿那瓊歌變徵高  
前營獵火徹臨洮蠕蠕公主霜孤燥一箭能穿兩阜雕  
絕句云一生紕繆杜分司七字淒涼本事詩半減蘭缸  
心自省看人微雨出門時小秦淮曲云思鄉渾似欲眠  
盞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零落處斜鋪楚筆夢江  
南七言古贈姜綺季云去歲王珣宅邊住思君只隔吳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圭 有嘉樹軒

宮樹我作伯勞君走兔今年蹋臂西風蒼蒼同住南朝石  
子岡我作何戡君葛彊十年心事那便數秋星下照唐  
家墓明日辭君出城去顧尙書家御香歌云獵獵朔風  
翻毳帳營門紫馬屹相向陳生醉拗珊瑚鞭蹀躞閑行  
朱雀桁顧家甲第高於天顧家父子真好賢開門揖客  
客竟入留客不惜青銅錢玉缸潑酒酒初壓秦箏促柱  
彈銀甲綠鬟小史意致閑卻愛微紅添寶鴨陳生此時  
聞妙香欲言不言魂茫茫心知此香說不得得非迷迭  
兼都梁主人重取蘭膏焚此香舊事還能說惜昔初賜  
長安銜金甌天下猶無缺至尊桂殿日齋居千首青詞  
錦不如綠章夜上龍顏喜第一勳名顧尙書嗟峨紫塞

榆關道白雁黃沙風浩浩萬馬奔騰夜有聲三關蕭瑟  
春無盜尙書辛苦鎮居延絡繹黃封賜日邊非關小物  
君恩重爲許香名國史傳鏤金小盒宮門出中涓一騎  
紅塵疾親題萬顆小金丸猶是昭陽內人筆只因滄海  
看成田留得天香幾百年攏來綺袖人誰問熏罷銀篝  
味不全白楊已老尙書墓世間萬事都非故主人語罷  
客亦愁留客牽衣客不住君不見客衣零落詎堪論半  
漬香痕半淚痕忍看天寶年間物我亦東吳少保孫王  
士正曰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亦有偃蹇於生前而振耀  
於身後者故友陽羨陳其年諸生時老於場屋小試亦  
多不利己未鴻博之舉以詩賦入翰林不數年病卒京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圭 有嘉樹軒

師歿後其鄉人蔣京少景祁刻其遺集無隻字軼失皖  
人程叔才又注釋其四六文字行於世此世人不能得  
之於子孫者而一以桑梓後進一以平生未識面之人  
而收拾護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



汪琬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長洲人小字液仙程可則小字佛壯王阮亭有詩云佛壯談詩登秘閣液仙趨府算錢刀父膺字元御天啟舉人除夕作詩云童子撥爐煨晚芋山鄰炊米餉春餐何嫌折腳鐺中味只似天臺退院時有寸碧堂集琬順治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謫北城兵馬指揮再補戶部主事舉鴻博署名甲等授編修乞歸入史館僅六十日讀書勵志內行自重有守性彊記熟於三禮之學文章出入歐陽子於前朝推重歸太僕浮沈郎署位不副志發為著作原本經術孤介違俗不妄交一人嘗語人曰士大夫行已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客問何意沈酣故籍中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奕性狷急不能容物好詆訶人意所不可百責育不能掩其口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前輩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頗自惡懶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笑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輩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阮亭亦曰琬以狂狷多忤交友罕善終者予以至誠處之亦不免於齟齬予終不較也海內知交甚多至議論有根柢終推此君琬本為前後類藁一百十八卷其後復自刪擇定焉堯峰詩文鈔屬林佶繕本刻之晚築室堯峰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

野叟行歌互答當道大吏求一見不可得也嘗自記所居書屋曰地廣袤不過數弓庭前後雜華藥三株老梅各二本前庭有石植立陵茗始華其蔓循外垣而下羅絡石之四周蓋與梅皆數十年物也余頗樂之因顏之曰茗華先是琬與士正順治末稱詩都下琬風格近唐人有齊名之目有詩云恥居王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下隨晚以劔南石湖為宗後進喜擗搗者多以琬藉口然琬詩絕妙五言其七言古詩風采跌蕩於唐杜甫雖異其面目實得其神理後人以俳儷稱琬之長不得琬之真也王士正曰鈍翁吳江寓中絕句云江上西風滿棘枝夕陽遙映去帆遲不須便作思歸計且為鱸魚住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少時徐昌穀詩森森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二詩風味何其相似琬以庚午卒五言古泊石湖有懷云江風逗餘涼輟棹自成賞谷口霞已開洲心月將上遙聞欸乃曲知是漁人唱獨樹影蕭條孤鴻色惆悵不見故人來時向烟中望送友北行不及云送君君已行寂寞江上路落日際遙波孤帆渺何處稍辭吳苑花猶隔晉陵樹欲寄停雲詩愁吟不成句曉發云舟人不知寒解纜陵清曙隱隱月墮水翻翻烏繞樹烟連鸞社生潮入蕪城去一任孤帆行沿流向何處夜坐梅花下聽潘爾開琴云月明銅井缺夜靜山蒼然回顧梅花林靄靄浮輕烟幽人坐花



下對月稍揮絃風吹絃上音俱向遙空傳蕭颯湖底松  
 潺湲崦西泉拊此未終曲驚禽啼不眠過江距廣陵三  
 十里值暮雨云天陰生暝寒旅客傷寂寞微雨江上來  
 江邨杏花落燕歸柳塘社漁返瓜州郭何處遠鐘聲孤  
 舟且須泊七言古九日劉公敵招游草橋云右安門外  
 斜陽懸駕鵝鴈紛紛平田草橋去天纔尺五相邀共策  
 珊瑚鞭暮雲隱隱橫白練遠山歷歷含蒼烟道旁擔夫  
 荷秋色漸覺景物東籬好須臾下馬入幽徑花開如綴  
 黃金錢借問何人種花者葛巾儻類陶公賢班荆雜坐  
 陂陀側一一語笑皆入元狂來便作鷓鴣舞醉後亂撥  
 鷓鴣絃吾儕握手豈易得况復海領相拘牽東南菘菜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之屢揮手即今相對頗下咽願將暇力受方書悔向十  
 年逐婚宦衰賤已逢親友恤艱難終荷皇天眷明朝行  
 藥到城南喜與沈郎復相見畫馬歌云波流宛宛穿沙  
 隄一馬掉尾一馬嘶其餘兩馬各回顧含情如惜錦障  
 泥可憐四馬皆駿足徘徊弄影無羈束雨後長驕首蒼  
 青春來共戀藤蘿綠只今兵甲滿三吳鐵騎千羣夜秣  
 芻何時不受奚奴鞚飲斲斜陽似畫圖捫蝨行云君不  
 見北海王郎年少時窮途賣畚無人知華陰山中好山  
 色惟許野叟同襟期忽聞關外舟師度入幕參軍書露  
 布營門劍戟森如霜獨有王郎懷刺赴晉家貴婿非純  
 臣赤鬚紫眼亦不羣坐中相見便傾倒誰知顧盼旁無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人褌衣破盡殊坦率不妨談笑頻捫蝨抵君之掌抱君  
 膝中原陸沈三太息區區卿相本易致肯與袁伏偕出  
 入瀟陵橋頭波浪深三秦父老爭掩泣君不見老賊睥  
 睨窺江東朝賢執版趨下風過江名士俱碌碌何異羣  
 遊犢鼻中吳中感懷律詩云憶昔危樓縱炬焚三千歌  
 舞化餘氛鷓鴣盡日啼春雨睨睨連天起暮雲蔓草自  
 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  
 常舊建勳過石隄絕句云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掃青苔  
 坐夕陽乳燕飛飛蛙閣閣楚評謝絮滿池塘



彭孫通

彭孫通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十  
八年試博學鴻詞第一於時懷才抱藝之士雲蒸鱗集  
得人之盛今古罕儔孫通遭際

昌期實冠是選文章聲價紙貴一時領袖羣才不偶然  
也除編修遷司業官吏部侍郎有柏悅堂集鶴徵錄云  
著有松桂堂南淮香奩倡和等集尤工詩餘漁洋山人  
撰倚聲集推為近今詞人第一嘗稱其吹氣如蘭每當  
十郎輒自愧僖父王丹麓謂羨門驚才絕艷在詞家為  
獨步羨門成進士數年即為萬里之遊自甲辰至丙午  
得詩三百餘首為南淮集嶺南陳先生序之所謂壓濟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南竟陵者也李集曰往見羣公評詩以蜀道集為阮亭  
最盛之作以黔中詩為先公最盛之作汪方壺云漁洋  
山人蜀道集秋錦山房癸丑詩應須身手底相似不信  
江上能爾為是也羨門詩以南淮集為最盛之作南昌  
重建滕王閣名流競賦詩獨推羨門擅場其秋日登滕  
王閣云客路逢秋思易傷江天烟景正蒼涼依然極浦  
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高士幾回亭草綠梅仙一去  
嶺雲荒臨風不見南來雁書札何由達豫章士正嘗喜  
諷詠之謂劉文房郎君胄無以過也又登湖口縣城云  
一望烟波萬頃明女垣高與石根平湖光盡日依樓堞  
山色終朝滿縣城寒嶺無人孤鳥下秋林欲雨數蟬鳴

何當便作移家計終臥滄洲寄此生湖光聯亦是寫照  
王士正曰竹枝古稱劉夢得楊廉夫近羨門尤工此體  
嶺南竹枝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  
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啼月明歌女摸魚聲風靜  
蠻童鳩舌鳴鬼子驛中乘傳過蠻人江上弄潮行羨門  
以丁丑假歸已卯九月率子姓姪甥輩登秦駐山賦詩  
云平生幾兩中郎屐更不登臨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  
後遂下世殆詩識也有延露詞夜宿邠上人山寮寒甚  
乞臥具云已阻山中雨還就山中眠風淒感凜秋鏹寒  
無宿烟堂中高行士跌坐方晏然暫乞蓮花服終依鳥  
道禪雨中過白芒村寄高山人儼云春陰生驟寒溪上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無人跡石筍清相羅翠烟紛可摘欲持三尺絹寫此春  
山碧却憶山中人遠在龍池宅惆悵不同遊白芒風雨  
夕江上云夕氣隱寒山長川晦蒼霧日暮暗潮平渺渺  
西陵渡見涉江者云秋匏映微明川光遠相接林靜不  
聞聲歸人踏落葉渡口立踟躕水寒不可涉海颶風云  
海颶風振山谷蕩我田禾摧我屋黃茅白葦百萬家夜  
雨啾啾野鬼哭風伯莫怨嗔海若何不仁安得精衛填  
此津五山相屬皆揚塵長鯨北徙白浪開復爾邦族爾  
莫哀牽縑十月削塵灰漉波煮水霜皚皚風之後春  
風來南康夜泊云塔影挂星渚寥寥煙外鐘驟涼知夜  
雨繁響入秋蛩霜露行將及關河悵所從謝公精舍近



相隔幾雲峰南津口寄王默菴云孤村臨渡口斜日下  
長林舊侶平原約相思單父琴垂楊將暮色芳草欲歸  
心愁對春江水花前悵別深游丹霞山不果寄儋公云  
沃洲不可到歎息久離羣遠水人空返東風草又薰茶  
林春雨足竹澗暗泉分日暮山中客多應詠碧雲彭蠡  
夜泛云清淺宮亭水濺濺百道流殘春風送客終夜月  
隨舟野火沈葭葦遙天挂斗牛相依有鷗鷺任意宿汀  
洲渡畚坑云羣山浮爽氣夕吹漸清和夜雨溪行遠秋  
畚火種多去帆浴水急歸騎亂流過逆旅知何託新蟾  
已挂河題海珠寺云水中樓閣出虛無兩岸烟波入畫  
圖來往帆檣歸客少興亡亭榭夕陽孤鮫人聽法秋揮  
文獻徵存錄卷十 早 有嘉樹軒  
淚龍女棲禪夜施珠物外莫論塵世事越王臺上有啼  
鳥進彭蠡口見鄰舟挂帆入楚云淪落天涯可奈何又  
看清露滿林柯書裁繡段愁難寄地險潢池喜乍過皖  
口西來江路盡溢城南上楚程多因風想到懷沙處秋  
水瀟湘已自波韶陽道上寄融谷云數從帆底眺晨星  
蕩漾孤舟類水萍夜雨獨行中宿峽春風重上曲江亭  
武溪渺渺寒流白韶石蒼蒼落照青得似洞庭張樂處  
仙音雖好不同聽題程氏水樓云舊館重來倍寂寥隔  
溪惟見柳千條黃花水榭無人到獨對西風看落潮

高珩

高珩字念東一字蕊佩晚號紫霞道人淄川人崇禎癸  
未進士官刑部侍郎下筆妙天下留意二氏之學生平  
撰著不減萬篇嘗廣東坡勸爾一杯聊復醉人間貧富  
海茫茫之句作小詞云亭長歸來屯萬乘大風雲起飛  
揚數行泣下美人裳楚歌爲若舞何似在烏江銅雀雙  
鸞春宛轉挂釵便到分香西陵歌吹爲誰長一杯聊復  
醉啼笑海茫茫送客白衣看短劍羽聲擊筑相將雪圍  
寒月倦遊梁夷門虛左地春暮綠蕪長香水吳宮多少  
恨魚腸酒後如霜姑蘇麋鹿亦荒涼一杯聊復醉恩怨  
海茫茫楊柳春風何婀娜幽蘭瑟瑟秋霜江潭憔悴子  
文獻徵存錄卷十 望 有嘉樹軒  
蘭狂世情雙燕子隨處得雕梁驚道碧紗新姓字大槐  
爭鑄金章木棉菴近半開堂一杯聊復醉榮悴海茫茫  
野外秋蓬風外絮一生萍海中央青衫紅淚弔潯陽江  
雲天漠漠楓樹蒼蒼漢月秦關秋雁斷短歌對酒河  
梁西風班馬玉鞭長一杯聊復醉離合海茫茫不盡江  
潮鐵綽板商歌玉樹秋江萐苜因雨上空牆金仙流剝  
淚百度續沾裳汾水年年秋雁去雷塘楊柳含霜漁歌  
樵唱下斜陽一杯聊復醉興廢海茫茫雖遊戲亦絕調  
也官祭酒舊不過一二年輒遷去春秋兩祀無再過者  
珩爲祭酒久不遷內院洪承疇攝祭太學戲曰高先生  
可謂五丁開山矣對曰何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每



宴賦詩必擇座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執筆者不得休自閱一遍此藁遂不復問王士正謂其效噀珠璣而用之如泥沙也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脩竹緒風間士正愛之命畫師寫為二圖作少宰日忽賦詩題曰願作杭嚴道或訝之荅曰吾生平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計也其率爾漫興如此祭告南岳詩多佳錄其絕句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鶯花放不知名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望

有嘉樹軒

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萬峯飛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康熙庚申致仕歸移居松筠庵益都馮相國過之高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歸後自作生癡時與唐翰林濟武飲酒賦詩其中丁丑卒年八十六有棲雲閣集十六卷趙執信秋谷選刻不及十分之一又拾遺三卷錄其清明感興云翻嫌寒食到匆匆老去情懷漸不同春事頓拋鄉夢外雨聲全在客心中相爭燕感東西水欲放梅商斷續風最苦衝泥朝鳳闕禁鐘纔定火城紅偶成云纔展靈樞意自驚

久宜百死偶然生已知蒿里無多假日向刀頭劍脊行珩以癸未入詞館國變微服遁歸後起家授檢討久之典江南試故舊有遺公文籍者發之賄且不訾大駭亟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會議奏部例獨為一議因左遷有朝官得罪應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珩曰罪人法不應死故從寬予杖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令甲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者其家口沒為官奴珩察知胥吏有豁免例欲比例引之同官不可曰胥吏作奸犯科尚得邀恩蠲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畧非法之平也竟毅然引之遂著為令珩曰即事之活人有限立法之活人無窮也司屬佟某以讞獄失出當免珩惻然曰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望

有嘉樹軒

佟有老母在不忍其罷官傷母心遂代任之鐫一級將東歸惟一羊裘郎中姚儀慕其清德製一裘追送數十里外衣之而後返歸里後坐臥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惟梵夾旁行金剛淨名數卷外不復觀書嘗和寒山子詩以見意有文稿及迂儒救荒略



萬光泰

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浙之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舉詞科方弱冠也博雅好古枕藉六藝有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古詩絕妙近體若題開元寺云古樹烏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磚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杓鑿封侯誰有面如田皆清妙絕倫擅周髀之學侍郎齊召南以為其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未幾卒將卒與其友汪孟錫書云光泰病不可為以遺書為託平生所辦香者雙非之文而雙非知我未深蓋為圖之雙非謂甬上全祖望也祖望發其書觀之歎曰梨洲始言周公商高之術弟子得其傳文獻徵存錄卷十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器

有嘉樹軒

者海甯陳言揚也同時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出未嘗與姚江討論而所見適合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最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最卒欲即家抄其書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歷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皆可稱即是書已足傳矣光泰卒年三十九其書汪氏全氏藏之

黃易

徐林鴻

陳洪綬

惲格

黃易字小松錢塘人父又見工篆隸書易傳其業雅好金石文字所至山巖幽絕處處皆窮搜摹拓多前人著錄者官兗州府運河同知

徐林鴻字大文一字寶名海昌人其先本莆田林氏徐襲其姓以諸生舉鴻博試不合格放歸有兩間草堂集毛奇齡為之序其龍番諸志為貴陽使作也篤友誼漢陽王明府世顯南昌王處士猷定客死於杭皆為經理其喪收遺集以付其子少時即名播江左將遊豫章其友吳慶百林玉達送之徐年少慷慨涉江遙指笑曰吾過洪都惜予安已歿無可與言詩者客或乞吾書正文獻徵存錄卷十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器

有嘉樹軒

恐麻姑碑板羞見吾耳其簡傲如此精鑒賞兼善飲嘗過御史顧豹別業御史出露尊行酒容一斗以勸客徐欣然連舉者三御史大喜問曰此何年製也林鴻絕博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作也驗其款識果然矣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新墜壁誠童子曰毋汗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給之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於翁翁見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蓋繪事本天縱也既長從劉宗周講性命之學崇禎末入貲為國子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



迹浮屠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崔萊陽人居京師順天府學生員名子忠字開子一名丹字道母別字青蚓能詩善畫華亭董尚書其昌異之子忠益自重有友官吏部者屬選人以千金為子忠壽投之地曰若念我貧不以廩粟乃以選人金汗我邪史可法家居過其舍見子忠絕食乃留所騎馬歸子忠牽於市賣之呼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金盡京師陷鬱鬱不自得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所作許旌陽移居圖橫幅丈餘人物怪偉較宋龔高士開所狀鬼物畧殊然寄託之情一也詩言之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高士蓋有深慨於中者崔陳二子癖亦相似非古文獻徵存錄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洪綬既遭世變醉後輒慟哭不已而縱酒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有求畫者靳弗與及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穉子無弗應也嘗留杭州其友招飲於湖上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舟主人徐之知為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駭曰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妾胡淨髮亦能畫花艸云朱彝尊曰余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錢塘馮秀才研祥詩云吳興公子工花艸待制丹青步絕塵三百年來陳待詔調鉛殺粉繼前人嘗觀其真蹟所畫美女姚冶絕倫今則履本紛紜多係其徒嚴水子山子司馬子雨輩所作率皆蘧蔭戚施矣詩頗逸致惜流傳者寡有云桃花馬上

董飛仙自孽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又憶舊絕句云楓谿梅雨山樓醉竹榻茶煙佛閣眠清福都成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後自稱老遲一日悔遲又稱老蓮以疾卒

暉格字壽平一字正叔號南田原名日初字仲升武進人有南田集格十餘歲隨父遜菴崎嶇闕嶺相失帥某愛其聰穎欲子之遜菴偵知在某所屬靈隱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祝髮留寺中帥媪故佞佛泣而去南田少時流離瑣尾以畫釵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本工山水既與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此擅天下名吾何為事此乃作花卉寫生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性落拓遇知己或匝月為之點染非其人百金猶土芥也所居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五言摘句三潭弄浮煙因風蕩為水七言摘句芳草有心憐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又望月云平開圖畫合千嶺盪掃星河占一天



王士祿 士祿

王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治九年進士考功員外郎有  
十笏草堂集東髮攻詩中歲與海內名流切劘益進老  
蒼在國博嘗戲語同年汪琬程可則曰昔劉貢父呼梅  
聖俞為梅都官梅便作色而愠某即不然但使有數百  
篇詩得稱迪功集比之徐禎卿足矣嘗病二十一史冗  
駁乖舛謂宜廢陳壽三國志而用謝陞季漢書做晉書  
例列吳魏為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  
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  
二史既正史體亦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賁  
詩傳申公詩說并偽書李維正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吳 有嘉樹軒

誤也庚戌辛亥間與士正同官京師下直輒相倡和而  
故人宋琬施閏章輩皆在每一篇出人競傳寫自謂平  
生之樂無以踰此兄弟自為朋友與季弟士正情好尤  
洽嘗有次貽上用坡公東府雨中別子由韻見寄詩云  
白沙洲畔樹年時記別汝歲晚江陰城風淒如欲雨去  
當南雁時不待雁同歸離居復多難徒爾思前期太息  
重太息兄弟等過客幾番約連牀歎若湘靈瑟秋來雁  
又飛題詩附爾行晨風零雨外脉脉十年情作憶萊雜  
詩有潮勢汨三韓之句汪鈍翁曰吳楚東南坼坼字汨  
字正以獨造為奇甲辰典河南試為磨勘事半載獄始  
白扁舟南下士正迎之於秦郵相見持之泣士祿了不

在意直取詩兩巨編擲士正前曰弟視吾詩較前差進  
否有讀史蒙拾一卷炊聞詞二卷然脂集例一卷然脂  
集二百三十餘卷朱鳥逸史六十餘卷又表餘堂詩十  
笏草堂詩選辛甲集上浮集炊聞厄語其弟士正擇其  
詩什之二三次為四卷曰考功集又西湖竹枝三舟倡  
和詩與宋琬曹爾堪倡和廣陵倡和詞則與陳其年倡  
和之作也遭母憂哭毀而卒將屬纊口鼻忽發旃檀香  
三日夜不絕人莫不異之古意云鷓鴣兩兩栖浦沙昨  
夜郎來眠妾家滅燭入門戴星去看郎一似菖蒲花質  
而古維縣道中云人煙通下密橋路遠東丹摘句雄風  
涼大壑雌霓貫秋城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吳 有嘉樹軒  
王士祿字叔子一字子側又字東亭生於常熟官署小  
名虞山有古益集選一卷計東曰子側西樵弟阮亭兄  
才堪頡頏而西樵阮亭早達聲望易布然子側之才詎  
肯作蜂腰哉少能強記十許歲與兄弟雪夜集東堂兄  
士祿簡輞川絕句命屬和士祿詩先成有落日空山中  
但聞發樵響之句士祿亟賞之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  
焦竑字弱翁為問者或曰此無他如魏相字弱翁之類  
士祿曰此本攷工記輸人竑其輻廣以為之弱也舉坐  
歡笑癸卯舉於鄉甲辰下第值士祿以磨勘事下獄為  
納橐餽焉丁未南游汎大江至姑孰丙辰至京謁選以  
例授中行評博康熙庚戌進士過奔牛云楓葉蕭蕭露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吳 有嘉樹軒

白扁舟南下士正迎之於秦郵相見持之泣士祿了不



氣清蒲叢獵獵早潮生扁舟跂脚聞風水便有長江萬里情名流傳誦之和李退庵讀水經注兼憶洞庭之作云相思何處折芳馨望斷黃陵舊日亭秋水依稀聞落葉楚天鬢髮見揚靈洲邊子戍三春綠樓外君山一帶青太息雲中君在否不堪重問道元經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季

有嘉樹軒

屈大均

屈大均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少為諸生遭亂棄去為浮屠為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初服更今名有九歌草堂集翁山詩外王士正嘗語程可則曰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金陵龔賢稱之曰龍章鳳姿輝映南海繆天白嘗曰詩有俚語經顧亭林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今種手便超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久之遊吳又數年忽冠服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為友作華嶽百韻詩因原守將某愛其才以甥妻之介子敦好述篤伉儷賦詩如同栖紅翠三花樹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季

有嘉樹軒

對寫丹青五岳圖蓋少室作也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走馬射生縱博飲酒葛儻不羈世俗嘲笑之不顧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還粵妻旋病死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攝山秋夕云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雞曉披衣念遠征魯連臺云一笑無秦帝飄然向海東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古戍三秋雁高臺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送客云莫上高樓望無窮是楚雲舊遊稀白髮獨往易斜曛木落諸峯見山空一葉聞祇應盤石上閑坐對秋分湘中作云月出水天分微茫不見雲蘆花千萬里如雪落紛紛似我愁心亂



風吹不到君更憐沙上雁野宿暮爲羣大同作云飲馬  
東連白道泉桑乾西接紫河煙何年代邸淪秋草幾處  
秦城出遠天事去英雄羞一劍時來游俠喜三邊哀笳  
莫奏思鄉曲都尉臺前月正圓灘上吟云娟娟松枝挂  
女蘿猿聲故向月中多征人一夕頭如雪三峽三瀧柰  
爾何客雁門作云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塞歌  
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歸風詞云南越輕  
綃似碧雲裁爲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  
秋復就君瀧中云一瀧煙雨一瀧晴瀧口桃花夾岸迎  
風送猿聲滿城郭行人忽起故園情子夜歌云熒熒桃  
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摘句山  
雪鷹吟萬里尺

文獻徵存錄

卷十

聖 有嘉樹軒

包甯武成河遠秀容樓天懸句注險水劃孟門開笙歌  
喧極浦風露滿孤舟城臨湘水碧苑接嶽山青帆隨衡  
岳轉雁背碧湘飛慷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馬踏三秋

陳恭尹 宗元鼎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邦彥子有獨漉堂集自  
號獨漉山人又稱羅浮布衣詩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  
行草分隸皆有法小賦尤工始見王士正揖甫罷卽出  
一端石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將以寄公於京  
師旣聞奉使當至粵輒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  
漉所贈漁洋寶之恭尹工漢隸此其手書也士正甚珍  
之嘗寄士正詩索南海集云南來新詠多如許紙貴衡  
陽寫未能朱竹垞曰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  
列其自序略曰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  
能多挾書卷自隨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

文獻徵存錄

卷十

聖 有嘉樹軒

詞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言可云不自  
滿矣詩以沈爲極詣沈不在貌在骨梅村沈麗獨漉沈  
摯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所遜於翁山者  
五言耳送滌上人云滌公到城久忽憶邱中琴積雪迴  
孤擢寒相共此心獨歸紅樹外相待碧雲深借問茅山  
路衡山在隔林鄴中懷古云山河百戰鼎終分歎息漳  
南日暮雲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詞賦最憐君銅臺未  
散吹笙伎石馬先傳出水文七十二墳秋草滿更無人  
表漢將軍新塘早春云江雲漠漠虎頭東幾日移居杏  
再紅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鄉山小別吟  
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有約扁舟未能去幽期空負釣



魚翁歸舟云積雨江漢綠歸心楊柳初映花谿路閉嫩  
水石根虛葉世穎之中湘茅屋有奇云離憂在湘水古  
色滿衡陽送姜山上人遊南岳云燈前鬼芋穿沙出霽  
後僧門鑿雪開送魏和公云灘平橫浦寒流淺楓照凌  
江晚葉稀送陳人白王問溪歸海南云枕椰過雨垂空  
地玳瑁乘潮上古城蜀中云諸葛威名存八陣漢朝終  
始在三巴摘句五言算出春已生多愁老先及雖無爵  
與祿色養踰八珍七言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剪美  
人心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萬種未完爲  
子事百年過半作翁時子勵康熙己卯舉人

宗元鼎字定九號梅岑別號小香居士江都人詩尙風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調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所著芙蓉  
齋新柳堂集世競傳之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飲  
酌數日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  
下鄉居未嘗至柴門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  
月兀坐草堂而已所居東原草堂秋日燕去空巢泥時  
時落汗几席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復徵洗燕泥詩常  
題吳江顧樵小畫寄王士正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  
人家白酒筍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人謂  
不減倪雲林顧字樵水亦當時名士也士正嘗曰今日  
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建昌楊思本因之學  
西崑者無如常熟吳及太原趙瑾趙下橋絕句云東陽

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王孫  
惆悵不歸家虎邱云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擢扁舟月下  
來翹首是天還下淚湛盧何處不重迴楊踏花明日值  
雨云折得花來不贈人膽瓶相對一枝春遙憐昨夜行  
歌處落草霑泥倍愴神怨詞云春草日夜綠春鳥飛且  
鳴之類是也元鼎摘句如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被人留  
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總是茶香  
耽永日一從詩好度流年絕句如登吳陵城樓云城外  
村梅映酒旗故園花落重相思愁腸已向春來斷況值  
輕寒醉醒時煬帝塚云帝業興衰世幾重風流猶自惜  
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不願生歸駕六龍揚子江云帆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去天涯勢不回龍笳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後  
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  
時遊徒聞王導神州語周顛先收作楚囚百尺樓云素  
機翩翩月一鉤凌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便  
遣曹彬下蔣州吳音曲云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  
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隋苑云內  
苑樓高夜宴休妥娘憑眺雅娘愁門臨御路三千柳簾  
卷吳山十二鉤古意云沈沈煙柳汴河邊行到郵亭兩  
岸蟬當是征人含淚語分明爲約只三年雨中留鄒麗  
農云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鮭魚入饌肥最好風光是  
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婉而多風真善作曲室語也



黃子雲

黃子雲字士龍崑山人布衣少有俊才作詩不輕下筆必苦吟而後成經營慘淡往往得之有意無意閒人謂可壓倒元白如郊外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綠楊煙是也城外構一草屋客到留宿父子終夜讀書不輟客歎其好學曰家只有一被昨以供客夜無以為寢故且讀書耳其風趣可想有野鴻詩稿後成詩的上下卷龍標太白昌黎東坡之詩概所麾斥以下不足言矣其狂易如此自作詩亦頽然自放前後如出兩手也沈德潛選別裁錄其詩卷中皆其舊作嘗隨徐太史葆光冊封琉球大洋云不覺舟如葉隨風入杳冥潮吞天宇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柔

有嘉樹軒

白日照海門青孤峙難相認危檣覺有靈中流撫身世萬里一浮萍其孟廟云歇馬餘殘照循牆謁閭官冠裳王者竝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低徊撫松柏惆悵仰龜蒙錫山鄒世楠過孟廟夢觀楹帖覺而異之後數年得子雲詩讀之始知其所作也唐人謂詩中登峰造極之句在在有神物護持其信然耶

彭而述

彭而述字子錢號禹峰鄧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入國朝歷官廣西布政使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數升一食盡一甕肩朱彝尊謂為撥亂之異才雄豪磊落陳同甫一流人也詩多軍中之作別滇中僚友之官粵西云滇雲歷盡見噴岫九郡還從嶺外看此日西南成內地大朝符璽本流官千山畫角荒城暮二月春風客路寒溥海爭傳文帝詔尉佗早已繫長安寄衡守胡君云滇南氣候古來偏靡莫山河楚巽田戰壘荒城蒙段外華風邊月漢唐年虎關舊扼巴黔險蛇徑纔通楚粵天萬里懷人秋葉下衡陽何處雁書傳西粵送南鼎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柔

有嘉樹軒

南北上云嶺南送客值初秋萬里征鞍此壯游白露蠻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銅鑊未撤雲中戍鐵券新頒海上侯此去盧龍還弔古英雄若箇是田疇鄂渚別趙侍御赴滇南云春城煙雨酒盈卮大別山前賦別離黔郡猶傳秦歲月昆明舊識漢旌旗千盤路吐檳榔塢一綫天開瑤瑁池他日益州來驛使武昌雲樹足相思中秋前二日粵署桂花盛開同胡方伯黃觀察衡僧破門飲云桂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同作客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宦跡僧能到嶺外秋聲雁不來明月況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此等詩有磨盾橫槊之風錚錚然明七子之遺響也



吳雯 王萃 趙執信 洪昇

吳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父允升順治初舉人為蒲州學正卒於官遂籍於蒲少姿稟殊絕薄帖括不足為詩情高邁當世無輩耽二氏之書有出世之志故其詩亦頗用禪語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鎮鎮即唐之永樂縣有玉谿李義山之所居也食貧無以養母拙於時藝困躓場屋中體貌粗醜衣冠垢敝或經歲不盥浴人咸笑之而詩才特超妙人嘗比之溫飛卿云與歷城王萃為吟友康熙己未以鴻博徵初至京師未知名王士正見其詩亟賞之謂為天才一日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初菴方霽如泉遠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溼西嶺春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泥雷條桑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等句葉大驚異下直即命駕訪之吳詩名遂噪都下然不可詣時相馮相國溥聞其名以扇索詩乃大書二絕句答之既試報罷遂遊趙遊齊魯梁宋吳越秦楚浪跡半天下晚至津門又入京師終不遇嘗買圃鄭谷之口有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築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將以終老而迄不得遂士正嘗稱其過真定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城門是酒家下馬當釡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風格殆不減楊廉夫且謂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隨者終屬天章也其推敬如此而趙宮贊執信稱之則云

千頃之波不可清濁天姿國色亂頭粗服皆佳其詩全首如古意云美人豔南國顏色如朝霞昨來耶溪上妬殺芙蓉花秦珠隨月滿越練逐風斜獨慕孤高意今年猶浣紗吳門初春云聞道江干冰漸消眼看芳草坐無聊酒杯總使愁中得春色終難客裏銷山鳥漫吟泥滑滑吳娘偏唱雨瀟瀟歸時借問金陵路桃葉新添幾尺潮摘句如黃湄遊太華山得結屋地賦贈云須臾互長虹關陝半呈露晚望云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羊山云白雲逗殘雪忽見前峰暝憶栖巖寺云河流同郡白山勢入關青瓜步舟次云稍次廣陵郭忽逢京口山皆卓然可傳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一士正之序曰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余以仙才許蒲阪吳君此予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語弟霞曰吾生平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即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勿憚跋涉而往求焉君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今未刻尚千餘篇予刪之不少貸蓋痛君彌留不忘誣諉之意亦以報亡友於地下云爾今蓮洋詩鈔十卷蓮洋集二十卷蓋即士正所定本浮山張體乾得之士正門人黃叔琳家刻之者也而執信之言則曰雯父故與阮翁同年始入都以詩投謁阮翁心折竭口為延譽而其性迂僻寡合遂淪棄終身與予甫一見如舊相識余好用馮氏法攻人之短惟蓮洋不以為忤其作字用



馮法不能工也晚相值於津門出詩卷見示云曩之所  
攻悉改之矣乃知其非名輩所及也屬予論定予請俟  
異日蓋其時正逢阮翁之怒不容闖入詩壇故耳又數  
年卒於家卒後聞其集送新城阮翁爲作墓志且剛定  
其集迄今將二十年矣而未行於世意阮翁毫而多忘  
未幾遂亡未及歸諸吳氏耶若然池北藏書散失殆盡  
蓮洋集從可知矣

王莘字秋史歷城人諸生少學詩於田雯既友蒲州吳  
雯其所爲詩清拔絕俗有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  
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人稱  
爲王黃葉王士正嘗寓書張中丞鵬言莘之才中丞贈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卒

有嘉樹軒

之金引爲上客後成進士自稱七十二泉主人

趙執信字伸符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入翰林遷左  
贊善坐讌飲觀劇免官年尙未壯也高才被放益縱情  
於酒往往酣嬉淋漓嫚罵四座借以發其抑鬱不平之  
概最服常熟馮班稱私淑弟子著談龍錄稱王士正爲  
大家而又微詞詆之又詆朱彝尊詩以爲貧多其詩有  
赴登州留別康海云遠海高於岸空煙聚作雲又寄洪  
昉思云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還爲蕙庭蘭秋信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上舍生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  
壈康熙甲申自茗雪還落水死有稗村集王士正所定  
也石門云先賢逝已久予亦宿石門天寒鳥自歸林表

斜陽昏吏隱計難得詎知憂世屯栖栖終短褐此意向  
誰言又公子行云春明門外酒樓高稱體新裁蜀錦袍  
花裏一聲歌子夜當筵脫與鄭櫻桃又客武康有句云  
林月前後入谿花春夏開其送高宮詹入都一百韻尤  
警策人競傳之朱彝尊有酬洪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  
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  
梧桐夜雨詞悽絕惹苴明珠誘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  
津頭且纜下河船趙執信曰昉思故名族邁患難攜家  
居長安中殊有學識其詩引繩切墨不順時趨雖及阮  
翁之門而意見多不合朝貴亦輕之鮮與往還見予詩  
乃大驚求爲友久之爲長生殿傳奇非時演於查樓觀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卒

有嘉樹軒

者如雲而言者獨劾予子至考功一身任之概還田里  
坐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歸子遊吳越閒兩見之情好  
如故後聞其飲郭外客舟中醉後失足墜水溺而死矣



杜濬 陳允衡

杜濬字于皇號茶邨初名詔先黃岡人明副榜貢生有變雅堂集性傲慢不求友王山長常以讓于皇于皇曰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閑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訪王于一嘗問窮愁何似答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于一笑曰君言抑何僞也王漁洋詩話曰茶邨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鎖印無事因造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于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即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又茶村詠蘇子瞻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

文獻徵存錄

卷十

空

有嘉樹軒

幼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龔端毅每誦之以為二十字說盡坡公一生茶邨與周櫟園諸名士觀燈船於秦淮櫟園出百金置席上為采賸鼓吹詞茶邨遽起攬之云鮑叔知我貧也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韻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為之傾倒晚年貧益甚往來維揚閒客死金陵陳滄州鵬年作守乃葬之於太平門之麓生平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者重價購其集焚之鄉人某摛得其遺藁刊以行世即變雅堂集蓋不及十之三云其詩有兩後集含露堂言別云桐柘交陰遍蕭然雨後秋過從含別緒言笑隔時流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十年對知己今日更淹留又聽軫石琴云江雲飛不

盡流水上空堂寂歷人誰在颺颺曲自長哀猿吟雪嶺匹馬弔沙場此意吾能識憑君鼓數行又聞君談水東之勝云魚愛深池鳥愛叢君談句句合幽蹤憑將骨與青山誓老號詩人杜水東又江路逢秋雨客衣增暮寒北風今夜急吹月已成霜皆不減古人弟紹凱字蒼略亦能詩

陳允衡字伯璣建昌人御史本子閱閱之胃也家東湖避亂移居與劉遠公俱流寓蕪江杜門窮巷以詩歌自娛最工五言體清羸弱不勝衣雙瞳子碧色食貧不輕以言干人有引其家伯玉事者答曰吾愛吾琴耳因署其堂曰愛琴并以名其詩有寶琴館集好表章故人遺

文獻徵存錄

卷十

空

有嘉樹軒

書所選婁子柔堅徐巨源世溥古文尤為不苟人競傳之後徒舊京晚復歸東湖葺蘇雲卿蔬圃故址居之著詩誤詩慰國雅等書同時施愚山撰藏山集葉訶菴撰獨賞集陳其年撰篋行集惟篋行集行於世好論詩在廣陵評漁洋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其在江南一時名公卿詞人皆樂與之遊惟其學成於己而信孚於友也其五言清深沖淡如斜日明孤城晚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例數十句信非韋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其春殘山更青幽居傍水色疎鐘荒寺在澹月空牀得則白下同于皇過孟貞水閣夜話作也



吳嘉紀 費密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布衣屏處東淘自名其居曰陋軒因以名集有陋軒詩集四卷家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獨喜為詩王士正為揚州推官見其五言詩清冷古淡雪夜被酒為其詩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謁謝遂定交後周亮工招之至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倡和士正笑謂人曰一箇冰冷的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自是不終其為魏野楊朴而野人詩格一變矣其自題陋軒云閉門二十載霜雪滿頭顛治亂從當世簞瓢自老夫空階苔半掩頽壁樹全扶寥落無鄰舍乾坤此室孤玉勾斜云莫歎他鄉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軒軒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軒軒

死君王也不歸年年野棠樹花片路旁飛宿白未村云樹孤愁獨夜人老適他鄉訪道聞上人云花落客行少鐘殘門未開元日云東風今日至老態一番新寄吳介

實而胸有鱸治故多多益善不見痕迹陋軒詩以性情勝不須典實而胸無渣滓故語語真樸愈見空靈然終以無名位人予持此論而或不以為然試平心讀之近人中有此孤懷高寄者否確士之持論如此然野人詩自可傳必謂可方駕阮亭毋乃為過情之譽耶費密字此度成都人流寓泰州州守為除徭役有鹿峯集密少遇逆獻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湖漢江下遊吳越居淮南老馬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有朝天峽云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暮色偏悲客風光易感人明年在何處妻子共沾巾王士正為揚州推官見友人几上一卷偶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取視之即首篇也問之乃密所作遂賦詩與定交其涇縣雜詩云擢歌起清夜野服過秋城又云市人羣鹿豕邨路出煙霄又翟村云更欲求佳處何能勝此山又平居云雲移峯頂寺花落雨中邨又聽解二彈琴云谿溜潺春雪松風出暮林又冬菊云寒枝當北牖野色耐霜

天子錫琮錫璜皆工詩錫琮登北固山云潮來徐福島山出寄奴城錫璜有子夜變歌云東門楊柳枝早晚遭攀折今日是相逢明日是離別



馮廷樾 張篤慶 張實居 吳之振

馮廷樾字大木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中書性孤介不輕詣大僚與趙執信賦諸葛銅鼓歌王士正稱曰二妙校士湖廣甚有清譽官閒無事惟枕藉書卷書法妙絕一時詩獨清警荆卿故里云一卷輿圖計已粗單車竟入虎狼都縱然意氣傾燕市豈有功名到酒徒空向夫人求七首誰令豎子把頭顱南來曾過邯鄲道試問人知劍術無諸葛公祠云壁閒畫妓傳巾幗山下征人役馬牛官十年不進將遷儀部主事一昔無疾卒於廩舍矣

張篤慶字歷友淄川人拔貢生有崑崙山房集鄧艾廟文獻徵存錄 卷十 奕 有嘉樹軒

云奇兵未阨一丸泥棉竹懸軍萬仞梯奄忽當塗更典午翻嫌多事鄧征西自古奇功未可居螳螂蟬雀竟何如縱然制勝陰平道衛瓘誰知擁傳車涪溪磨崖碑四十韻云莫言括地象請罷考異郵零陵之碑大唐頌湘中名蹟良悠悠漁陽鼙鼓起阿罕天子下殿奔金牛監國中興起靈武雙懸日月歸雍州皇家再造功掩罪鑿輿反正天南陬聖德神謨亦略見物論何苦相鐫求磨崖紀勝久照耀至今絕壁垂琳球水部文章尚書字有如南嶽傳岫嶻煌煌魯公鼎彝氣大書深刻神為謀屢參天數千仞湘江萬古東西流吉甫作誦史籀篆力摹石鼓追成周此石要自壯南紀青崖鐵綫疑懸旒

生蠖屈寄溟海志在金石山之幽前年扁舟下襄漢南過荆郢真豪遊遙望瀟湘隔衡永涪溪森森嗟方洲當時引領向天末足所未到生繁憂漁洋先生示此本令我神氣為夷猶字大于掌幅徑丈堂中踞踏猶盤膠對茲狂叫發長喟便似躡足登嵒邱左把道州右光祿天風汗漫湘雲秋莊如王會輯萬玉垂紳搢珥朝羣侯雄如將軍建大旆長戈利戟森兜鍪奇偉丈夫古冠劍乾坤大筆來神搜墨光黯黹黑雲立石氣崩剝三蒼留東京梁鶴及皇象法書一一難為儔下逮李北海遜此鐵畫兼銀鈎亦粵柳誠懸河東筋骨相匹休願為伏靈芝拂拭苔蘚重雕鏤琳琅金薤迴在眼坐見懸崖山鬼鳴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奕 有嘉樹軒 啾啾王漁洋亟賞之憶舊云落花無語歸春水弱絮多情上酒船詠落葉云南浦半林隨逝水西風一夜滿長安

張實居字蕭亭鄒平人少保忠定公之孫家有涓園今蕪矣國變後去城市卜居於大谷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茅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蓍席彈琴詠歌以自樂客至樵蘇不爨設茗飲橡栗清言竟日而已王士正刻其詩六卷曰蕭亭詩選清明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阿那瓊云明月照白沙黃羊逐野馬三千河朔兒大戰天山下夜雪云斗室香添小篆煙一燈靜對



似枯禪忽驚夜半寒侵骨流水無聲山皓然明湖別業  
云微雨初晴劇可憐登樓四望碧垂天誰將一幅西川  
錦鋪向明湖晚照前

吳之振字孟舉自號黃葉村農石門人有黃葉村莊集  
刻宋詩鈔至百數十家多秘本買名園曰黃葉村莊作  
種菜詩又選施愚山宋荔裳王西樵阮亭陳說巖沈繹  
堂曹顧庵程石臞八家詩行世寒食口占鶯語周遭惱  
客眠起看花落小窗前今年病裏逢寒食禁得廚頭一  
日煙乞蘭云不同杜老乞花栽擬借盆蘭伴老梅等待  
花餘將結子扶疏新綠送君回懶情休鈔種樹書信天  
翁也得吞魚東莊若解南前訣筆墨雕鐫總破除次毋  
文獻徵存錄 卷十 突 有嘉樹軒

黨韻送黃主一東歸云幾盞扶頭醒午夢一聲批頰送  
黃昏寄懷沈石逃云古寺踏春留好句寒燈聽雨洗茶  
杯送黃晦木東歸云山深木客通名字日暖慈姑種子  
孫皆得宋人神髓

丁敬 金農

丁敬字敬身仁人居於市肆釀酒賣錢自給傭保之  
事爲之不羞好聚書苦乏貲力每詣粥雜書所一見便  
諳其好自損衣物換之而歸尤嗜金石文荒邱絕崖每  
攀其峭陁探其幽阻得見前人妙蹟終日勿忍去通八  
體善摹印章方不逾寸亦能得蟲鳥意家有小樓三間  
銅石盈案几上部帙無次率多異本客至留坐鹽豉蒜  
果一併雜筍進之人多愛其真率勤與交接同里杭世  
駿梁啟心張沆皆所至密也貴人求其刻印輒吝不肯  
予若有彊者即便大罵或故怒之以爲嘲戲焉舉博學  
鴻詞不就著有武林金石錄三子健傳佺佺善詩書八  
文獻徵存錄 卷十 突 有嘉樹軒

分沆字畏廬隱於江干與敬爲倡和之友敬同時有金  
農字壽門錢塘人乾隆初徵博學宏詞辭不就善畫人  
物花草工詩詞又以八分體入隸書風流趣好人謂不  
減於敬也有詠苔詩云細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一字  
冬心



徐夜 孫枝蔚 崔華 朱五

徐夜字東癡新城人初名元善字長公墓嵇叔夜之為人更名夜號嵇庵初為諸生鼎革後隱於系水之東棄巾服年二十九居東臯鄭黃河上岫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詩學陶韋嶢刻則似孟東野王士正月之為礪松露鶴士正尚羈州贈詩云河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亦贈士祿句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又和士正秋柳詩云為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少時作樂府云轆轤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遠長白黃山人善琵琶嘗為譜之有春詞云一層楊柳一層風五里桃花十里紅但是出遊皆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主 有嘉樹軒

傍水逢人多半在城東嘗遊浙江至孤山坐放鶴亭下弔林君復有云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平閒又過嚴陵釣臺富春山中拜謝臯羽墓有云生為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後功於柴桑年七十二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流寓維揚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額高不見之節以詩自負有澗堂集王阮亭司理揚州題其小像云胸中硯礪無人語落落琴聲大蟹行甲辰阮亭內遷諸詩老送別禪智寺豹人有句云欲問忘情老何名竝命禽難言無所住齊有淚霑巾少遭流寇與其鄉少年奮戈逐賊落深壑得不死乃走江都從賈人遊累致千金散之既而閉戶讀書肆力詩古文

名滿海內以布衣舉博學鴻詞辭以老病不許吏部集驗於庭年老者授銜使歸尚書見枝蔚鬚眉皆白曰君老矣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為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為老何也尚書笑之卒予司經局正字回籍賦詩云一官如籠鶴萬里本浮鷗一日遊焦山中流遇風賦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翁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又露筋廟云黃昏仍獨自白鳥近如何又做楊老鐵小樂府云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同方爾止吳仁趾陪吳蘭次登多景樓云天下江山如此少古來冠蓋幾人閒

文獻徵存錄 卷十

主 有嘉樹軒

崔華字不雕太倉人順治庚子舉人司理王士正其舉主也居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目為直塘一崔有櫻桃軒集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為崔黃葉又渡錢塘云敲檣坐清畫薄冷出蘋間又宿官渡聞歌云履聲荒店早落葉異鄉多又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又宿靈隱寺云此中枕簟客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朱王字元式崑山人亦出土正門下後官國子博士有句云秋雨茂陵人獨臥西風汾水雁還來士正為祭酒題其後云茂陵秋雨深深夜愛爾咄詩四壁秋多少長安苦吟客瘦羊博士擅風流



徐蘭 徐夔

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常熟人學詩於王士正又從安郡王走馬出塞過廢城六單于蘇武雲內豐州殺虎土城祁連山中花十數種皆豔絕不知名中土所未有嘗畫便面貽士正土產有白草雞鷹鷹鼠瑪瑙石酪酒瀚海距獨石口二千里有永樂御製碑五十一字出塞後流寓北通州以終著有出塞詩長白描人物詩無一語不奇如李長吉欲嘔心肝徐夔龍友見之幾於下拜歸化城雜詠云髮離漢地根先白淚過秦山色變紅關山月云城頭一片秦時月每到更深照黑河馬上萬人齊仰首不知鄉思是誰多出關云憑山俯海古邊州旆影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圭

有嘉樹軒

風翻見戍樓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烽火云土雨空濛著衣溼燐火如螢飛熠熠須臾散作星滿天空際如聞衆聲泣有火獨明必鬼如衆火吐燄無其紅約束羣燐共明滅毋乃昔日爲元戎別有火光黑比漆埋伏山坳語啾啾鬼馬一嘶風亂旋千百燈從暗中出電光閃閃兩軍接狐鬼草中皆震攝一派刀聲不見刀觸體墮地輕於葉血過千年色尚新那知白骨化煙塵新鬼日添故鬼冷無復寒衣送遠人起鰲谷序云元世祖陵無封樹獵者或踐其地輒有風雷之異其詩曰聞昔朱明修祀典曾命禮臣巡禹甸伏羲下逮宋理宗三十六陵皆祭徧祁連因未入提封欲賫香帛無由從

掃階席幄順天府春秋遙奠青芙蓉芙蓉青亂雲宿中有三間老瓦屋征人遙望綠琉璃知是元家起鰲谷谷口番僧通漢字留客招提話遺事自言歷劫悟前身親見陰房築空翠巫媼纔牽靈馬來聖僧已渡流沙至僧名朝爾吉維時指點白毫光屢見君王顯神異天花鋪地化城紅夜半山頭分舍利元祖火化時東方日射雲窈真背人入山埋寶瓶地下有天黑如漆祕祝才宣役萬靈亂峯高下化機械俄頃萬壑藏雷霆雪漬風吹不數日依舊滿天芳草青往年有客挾弓弩誤入雲中踏玉虎千雷萬霆出如飛百里人家苦霖雨至今鹿兔滿巖阿馬蹏不敢驚黃土問余到處訪雲蘿中國名山想徧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圭

有嘉樹軒

過聞道長陵在天上此中靈異更如何徐夔字龍友長洲人廩生有西堂集沈德潛曰少負才高俊讀書一二遍終身不忘與予結詩社時專學昌黎芒角四露至廣南後醉心義山謂以男女會合喻君臣事便得風騷宗旨格律又一變矣年五十歿於廣南詩散失有注李義山詩行於世秦淮雜詩云半山堂外草萋萋安石墩前路易迷欲紀元豐天子聖天津橋外杜鵑啼



沈用濟

沈用濟字方舟錢塘人國子生少喜吟誦及長出遊一  
至山東登岱岳又之楚之閩之粵東西與屈紹隆梁佩  
蘭友詩益大進又之邊塞留右北平一變為燕趙聲一  
時名流幾莫與抗然以詩質同人或譏彈之登即改定  
不自恡也居長安安和親王蘊端號紅蘭主人重之用  
濟婦朱柔則常以畫卷寄用濟主人題詩云柳下柴門  
傍水隈天桃樹樹又花開應憐夫婿無歸信翻畫家山  
遠寄來用濟即日歸一時傳為美談用濟詩若燕山云  
我行經燕山憑弔古戰場當時銳頭兒誓死事戎行功  
業未得成金鏃遺山岡阜鵬如車輪飛來立人旁黃雲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古

有嘉樹軒

散四野風沙浩茫茫驅馬行出關悲歌慨以慷身著短  
後衣劍佩百鍊鋼扼吭度飛狐仰面看天狼生當為冠  
軍死當為國殤大同道中云千嶺朝陰嶽三城控大同  
雲形隨列嶂山響應瑠弓馬踏黃河雪鷹呼白草風飛  
狐那用塞天險古來通又沙乾奔渴馬風急下飢鷹大  
行山云山作潼關險艱哉勢獨雄千盤拔河內一折走  
遼東大壑雲雷伏陰崖日月通巍巍天下谷元氣結鴻  
濛八達嶺云策馬出居庸盤迴上碧峯坐窺京邑盡行  
繞塞垣雄夕照沈千帳寒聲折萬松回瞻陵寢地雲氣  
總成龍潼關云重關踞天險三輔重神京繡嶺遙尊岳  
黃河曲抱城一夫今保障羣盜苦縱橫星隕何年事常

傷父老情

自注謂孫督師傳庭

窺關如在井立馬一峯高竟失山

河險徒誇汗血勞沙蟲迷白日陵谷徒洪濤翻使黃巾  
笑橫行遇汝曹登建陵云鼓棹辭西粵開帆趁北風水  
聲飛弩下山勢關難雄雨歇秦關外秋深蜀道中稻梁  
謀故拙吾愧信天翁行經將軍猛虎諸灘云高高灘十  
丈直下響成雷舟擲波心去人穿石窟來虹蜺雙瀑挂  
菡萏小峯開濁酒酌三老傾危仗汝才昭平道中云灘  
勢奔騰下舟行次第高瀑流爭一石人力盡千篙壁峭  
奔雷雨林深聚羽毛江鄉歸未得夢寐亦風濤花田云  
埋玉傳南漢花田今尚存雪中香不散煙外月無痕芳  
草尋詩路青旗賣酒村漫將蝴蝶數一一美人魂望西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古

有嘉樹軒

岳云五千仞削勢崔巍西鎮坤維玉作臺海日夜從金  
掌出蓮花春向石盆開宮臨白帝三峯立城繞黃河九  
折來欲跨茅龍問酒母芝田堪種乏仙才湘江道中云  
越客歸舟向洞庭心隨一雁入空冥煙開沅水雙流合  
帆轉衡山九面青魂返江楓哀楚些曲終瑤瑟怨湘靈  
振衣已出塵埃外漁父何因笑獨醒由麗江抵北流云  
頻年鞍馬歷荒陬唐代羈縻是此州猺洞千蟠攀嶺怯  
鬼門一綫入天愁朝昏吹角呼林鹿婦女張弓射野牛  
卻望伏波銅柱在飛鳶站站海西頭題謝皆人詩後云  
紅桂飄香月露清王完天上奏瑤笙白頭弟子秋風裏  
來賦霓裳第一聲笥溝早發云北風獵獵水茫茫多謝



吳門鼓柁娘鐵鹿長檣四千里送人夫婿早還鄉黃河  
大風行云黃河之水自天落我舟來向黃河泊遙看雲  
氣如飛龍知有東南大風作大風一起天茫茫排山倒  
海不可當浪花捲起高十丈虛擬沈牛截狂象危檣大  
艣撼不停霎時飄散同流星高岸倒震鼙鼓裂怒濤亂  
捲蛟涎腥暝來打蓬聲臍膊半爲雨點半冰雹夕陽欲  
下風更狂吹落孤帆天一角一舟重有萬鈞力颺入泥  
沙脫不得一舟觸石摧鵲尾窺見青天在船底水面一  
舟飛鳥輕無枝可栖心目驚其餘溜急難鼓柁客船十  
箇碎兩箇同泊尙餘四五船船船相觸繩相聯長年當  
風立至曉我輩安得高枕眠近見青齊成水府況聞中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圭

有嘉樹軒

州少安堵皇天降災良有因汝曹定觸河神怒不爾風  
濤何太苦男兒勿恃膽氣粗要知蹈險非良圖新河安  
穩路徑直汝何不趨趨畏途豈惟黃河爲畏圖波瀾平  
地無時無下潮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來一氣雙  
江合孤城百粵開鼉身移島峙屋口出樓臺倚棹懷湘  
子橋成力大哉小泊云竹喧歸鳥後村靜飼蠶時天啟  
德陵云內豎一朝祠宇徧爰書三案士林空懷宗忠陵  
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有方舟集杭堇  
浦言未刻在閩藩張廷枚家袁子才常以書詢沈歸愚  
欲刻之江南終不得錄其全篇爲多歸愚云在張少弋  
家少弋廷枚宗人也長安陶友蘭愛其詩臨卒命以方

舟詩集置棺中亦一異人母柴靜儀善詩有貽子用濟  
送行詩二首云吾子廉吏孫讀書味生理三十未成名  
徒然還鄉里外侮旋復來內憂方未已忽然遠行役披  
衣中夜起明星光在天河流正瀾瀾行雲有返期遊子  
靡所止攬涕下高堂長途從此始野雀從南來翩翩思  
擇木感此主人賢飛鳴集其屋才地非獨優處卑願亦  
足矧有嘉樹林朝昏託栖宿鷹鷗過莫窺爵羅無由觸  
哀彼黃鳥詩長謠念邦族著有疑香室詩鈔若干卷用  
濟室朱柔則寄遠曲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  
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住難癡兒啼  
向我昨夜夢長安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圭

有嘉樹軒



杜詔 柯煜 汪沆 符曾

杜詔字紫綸號雲川無錫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雍正十二年大學士嵇曾筠薦舉博學鴻詞未試病卒有雲川閣集工詩餘有浣花鳳髓蓉湖漁笛譜皆詞稿也天才秀逸初以諸生獻詩行在供職內廷壬辰榜後準一體殿試改庶常方盛年告養歸里善前輩嚴藕漁詩格亦相似集只古體非全本詩得白石玉田意時謂可繼金風亭長其送春云自是東風無著處本來西子有歸時袁枚曰真晚唐也雲川以詩受知於聖祖既以養親歸不復出晚與道士榮漣僧天鈞結九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之風焉中歲嘗選唐詩叩彈集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皆中晚之作故生平得力亦在大歷以後云

柯煜字南陔號實庵嘉善人康熙辛丑登第以磨勘黜落大學士王項齡以山林積學薦充明史纂修官雍正元年復成進士除宣城知縣改教授內閣學士方苞薦舉鴻博檄下疾已革矣喟然曰閣學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嗚咽耳竟不及與試也煜學詩於朱彝尊有石庵樵倡月中簫譜詞有句云長跪謝阿母阿母屢點頭折腰非爾願飲水非吾憂

汪沆字師李又字西顥號槐塘錢塘人以諸生舉應博學鴻詞著有小眠齋藁盤西紀游集湖上題襟集槐塘詩文集嘗分修西湖志浙江通志鴻詞試罷後客天津

大學士史貽直將薦舉經學以母老辭客將軍新柱署為撰福州八旗志至閩後復之京之武昌為諸侯上客少學詩於厲鶚在津門有津門雜事詩百首有句云晚山青向樹頭出疏雨響從蘆外來樊榭贈詩曰舉麈書好才稱健橫槩詩成氣自雄晚年自定撰著有湛華軒雜錄小眠齋讀書日札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新安紀程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喜引翼後進年八十一卒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錢塘人官郎中有春鳧小葉薦舉博學鴻詞以丁艱不與試杭葦浦云幼魯詩脫手清便陳楞山以為洗削凡近出於自然嘗有句云三日不來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尚書嵇璜尤喜誦之沈確士以為如鶴鳴空山泉流斷壑使讀者夷然冷然王啟云春鳧年六十餘為戶部郎常以病假所居韓家潭余直入臥內牀幃之外書籤畫卷茗椀香爐列置左右几案無纖塵四時長供名花數盞余笑謂曰入君燕寢已如在斷橋離落間使人不復憶西子湖矣其雅潔蕭澹非東華輭香塵土中人所能企及蓋自少與樊榭葦浦玉几同學故其襟情清絕也有句云寒雲添暝色老屋聚秋聲秋山到晚露全骨涼月伴人成苦吟



夢麟

夢麟字文子又字謝山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沈德潛曰文子樂府宗漢人五言古宗三謝七言古宗杜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必議其不醇也近日臺閣中無逾作者儻天假以年烏能量其所到雉朝飛云雉朝飛其羽灼灼雉前越子後躍于田于薄是飲是啄我弗如爾行樂爾樂我哀朝行出游日暮獨歸獨歸兮心悲羣嗷嗷兮夜飢我無術兮哺兒先我死者知之朝往香山云夢覺鐘魚清寒裳月在棟盥濯辭精廬山僧出林送苔衣潤芒屨昨宵知露重亂泉聽乍失溪澗溼餘凍石骨生清涼逼人寒欲中日出照幽谷山鳥文獻徵存錄

卷十

半 有嘉樹軒

發新擘微風蕩空翠流雲散巖洞永懷煨芋者隔岫聞清誦廣武原云秋高廣武原日落亂雲奔天地一龍鬪風塵千里昏平沙生朔氣殘壘聚征魂撥馬尋遺跡荒郊戰骨存夜過青浦云理棹投暮煙餘暉曖遙嶽

嚴遂成

嚴遂成字崧瞻號海珊浙之烏程人雍正二年進士官山西臨縣知縣丁父憂歸里十二年總督程元章薦舉鴻博遭憂未與試服闋補直隸阜城縣徙雲南嵩明知州有海珊詩鈔自序云少為詩以偏宕相向罔識律令吾鄉姚慧田同年厲樊榭負能詩聲雅與余善而於詩未之許也甲寅被薦居內憂弗逮試顧聲稱一時藉甚思有以讓之辛酉夏量移阜昌適穆堂師典江南試止郵亭余謁見迎謂曰吏亦不易為知生百無暇獨詩可分余一席慎毋廢余憬然汗下嗣後收視返聽知用功有在詩之外者厚其所積窮其所變別構戶牖不屑苟文獻徵存錄

卷十

半 有嘉樹軒

同昔人迄於今不自知其至猶未也我才則既竭矣後梅花詩傳誦京師明史雜詠人以詩史目之今哀集若干卷都從零佚中以次改竄無復前後年地可問大參徐南崗甚稱之謂無一字無來歷楚中余同麓則參之於竹垞阮亭閒勸付梓惜乎樊榭慧田早下世無緣重定吾文此足貽千古知己之憾也杭世駿曰海珊七言造句瘦硬龍中舟行云脩鯉躍波雨點大怪禽呼樹風聲寒太行云孕生碧樹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城隅春寒云雨方得氣能醫草風自生香不借花皆有別村袁枚稱海珊詠張魏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為有南軒下筆難極冷峭濕藉自負詠古為第一余讀之果然三



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柰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  
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  
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法式善曰  
海珊工於詠物詩思力甚深海棠云睡味似逢鶯喚起  
酒痕仍借笛吹消梅云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峯數點碧  
於煙著筆幾似李龍眠白描畫矣又海珊詩鹽城徐南  
崗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筆頭句得數十斤起信然如常  
山旅夜云櫓聲離岸小山氣壓城寒東坡書院云竹非  
因月瘦山不厭雲癡冷泉亭云怪鳥呼風天忽冷危峯  
到地晝常陰秋草云斷霞古道無人過寒雨荒城有雁  
飛宿見山樓云如此夜深猶有笛可憐春盡竟無詩阮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元曰海珊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漚麻嶺血  
浴高歡避暑宮盧龍已買防秋塞上谷虛傳突騎名弓  
懸屋角秋防虎旗閃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寒無影冰  
裂長河夜有聲造句雄奇詠桃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  
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數垂楊遮不住好風吹出  
讀書聲言情旖旎

黃景仁 汪惟憲 楊鳳苞

黃景仁字仲則武進人祖大樂歲貢生高淳縣訓導父  
之拔禱於學宮神祠生景仁故小名高生八歲為制舉  
文即工稍長補博士弟子員未學詩也與陽湖洪亮吉  
志氣相得見其所誦漢魏樂府援筆試為之亮吉大稱  
賞焉謂人曰詩定自不關學滄浪之言吾信之矣編修  
邵齊燾主講陽湖景仁與亮吉皆受業門下齊燾為文  
辭有名理雅致景仁覃思精力文采遂勝家既素窶不  
屑授徒乃游四方以資餬口遇雲木佳勝輒竟日流連  
一日經宣歙山中避雨坐崖樹下吟詠清發樵夫牧豎  
見者以為異人一登匡廬又泛彭蠡洞庭其詩益牢戾

文獻徵存錄 卷十 有嘉樹軒

悽惋含意不測翁方綱稱其詩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大  
興朱筠為安徽提學引致幕府三月上巳登采石太白  
樓張飲賦詩賓客甚盛景仁年最少著白袷衣立日景  
中頃刻成數百言一往奔詣座上輟筆當塗應試文士  
聞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莫不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  
相鈔寫景仁由是乃自負為詩人也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幸山東景仁應

召試入乙等書簽武英殿序官例得主簿入資加一秩  
為縣丞中丞畢沅欲識景仁景仁亦知沅名故免吏部  
注銓往關中詣之景仁蕭屑經時素抱痾瘵方策蹇出  
雁門塞疾動力疾行次解州卒年僅三十五景仁著作



甚富七言古詩尤工既死多散軼沅采其詩入吳會英  
才集其後詹事翁方綱復撰錄爲韻集行於世

汪惟憲字積山錢塘人少補諸生好潔成僻每受知於  
學使者終不官畢鄉試以場屋儲積汗穢易露垢漬也  
性又好靜知交將仕爲州縣者拍其肩戲曰可且少住  
不雍正七年例選士貢國學惟憲以疾未赴使者大怒  
遣學官押之入試竟以充貢且謂之曰生若務爲名高  
不隨牒上計我將以箠扑報生矣惟憲謝不敢然竟以  
病不出惟憲善爲詩尤工五言論者謂覽其詩非徒情  
愔有雅致乃別見貞白之性有積山集六卷

楊鳳苞歸安人賦西湖秋柳詩人競稱賞號楊秋柳性

文獻徵存錄

卷十

齒 有嘉樹軒

癖非應試不入城市既受知於學使者阮元習業詁經  
精舍鳳苞雖以詩名於經學小學皆沿根討葉熟明季  
事嘗著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筆翰尤美鳳苞終身不娶  
以諸生終卒年六十

文獻徵存錄卷十終







船山師友記

光緒丁未年刻  
會稽吳汝楫校

船山師友記 叙

敘

敘曰周衰七十子之徒既歿道術壞散戰國之際縱橫怪迂之變益紛然淆亂莫可統一漢興表章六藝儒生朋興掇拾大誼越千季而有宋鉅儒出益究其說道寔彰顯矣其後頗復齷齪寢失其真元明呂降代承其弊 國家肇基黃氏顧氏之倫迺倡言復古綜攬百代廓絕流宄厥風大醱然其所明典章文獻制作道法之迹而已而大道之要微言之統未暇明也于時衡陽船山王先生竝世遺老抗其孤篋卓犖之心上契聖典旁包百氏蒙者發之滯者通之天人之蘊教化之紀次第昭列自孟荀朱子呂來道術之備於斯爲盛顧其書久而後顯越二百有

船山師友記敘

一

餘歲鄉人郭侍郎嵩燾始尊信而篤好之呂爲斯文之傳莫大乎是而吾友湘潭羅君正鈞亦承郭侍郎之風勤一世以盡心於先生之書者也始補輯年譜若干卷今復輯先生交游終始所關爲師友記凡十有七卷維夫師儒之守炳於周代莊荀韓非呂覽於老墨之徒類載其傳述淵源使可識別史遷仲尼弟子列傳益復燦然漢世經生尤重師法儒林傳授受所出咸具首尾厥後羣輔錄別傳淵源錄學案之等派別滋繁不可殫記是記所託略依其義而頗相出入其用力之勤有過人者獨以謂先生亡國羈孤窮荒晦昧與世睽絕然是記所攷列尙百五十有七人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益巨推知鳥獸不可同羣之



誼昭著明白自天地剖判以來遭極窮變亦無能絕類離倫孤  
成其學自放於人紀之表而士生季晚發憤幽隱私淑其人不可  
復見於是謬言之所及杖履之所接皆若震動恪恭愾慕流  
連莫能自止蓋攷其德而知其世網羅前聞懷其舊俗賢人君子  
進退離合流風餘思有在於是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太史遷曰增驥尾而名益彰非增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是  
羅君為書之志也光緒戊子六月陳三立敘

船山師友記敘

二

亡友王君豫書

大箸敬讀畢蒐采之博攷訂之詳俱臻絕等輩諸公本因船山  
而益光得此編而船山平生亦藉以攷見匪獨有造於諸公也  
末卷敘贊簡奧古味盎然則尤啟原所心醉願為而不能者撰  
著若此可謂盛矣間以管見簽識數語未審當否唯哂削之同  
里王啟原白

船山師友記敘

三



船山師友記目錄

湘潭羅正鈞纂

首卷

武夷先生

牧石先生

貞獻先生

涇齋先生

弟一卷

王僉事志堅

水侍御佳允

船山師友記目錄

王中丞永祚

高提學世泰

蔡比部鳳

歐陽黃門霖

郭給諫之祥

孫侍郎承澤

弟二卷

蔡忠烈道憲

章文毅曠

鄭中丞古愛

李大令興瓌

堵太傅允錫

晏尙書清子霽明

弟三卷

瞿忠宣式耜

嚴太傅起恆

金黃門堡

劉僉都湘客

蒙給諫正發

管舍人嗣裘

船山師友記目錄

董行人雲驥

弟四卷

方閣老以智

郭少馬都賢

張宮詹同儔

朱侍御嗣敏

李小司馬芳先

彭小司馬焱

姚秀才湘

唐相國誠



錢編修秉鑑

熊閣學開元

尹郎中民興

第五卷

伍先生學父

譚處士允阜 弟允都 允琳

歐陽翁正陽

梁大令志仁

鄭尚書逢元

劉水部明遇

船山師友記目錄

金觀察九陞

第六卷

夏孝廉汝弼 弟汝為

文明經之勇

歐陽文學惺

郭孝廉鳳騰

李孝廉跨龍

何孝廉一琦

包孝廉世美

熊渭公秉

李雲田以默

王又沂源曾 朱靜源 熊南吉

劉行人自煜

第七卷

朱王孫禮黎

李徵君繼體

洪文學業嘉

龍孝廉孔蒸

歐陽太僕鎮 子淑

蕭一夔常廣

船山師友記目錄

阮參軍志道

曹明經國光

第八卷

劉孝廉惟贊

鄒舍人統魯 左素公

羅文學從義

羅明經英

甯孝廉朝柱

王山人文儼

殷廣文銘



第九卷

王愷六

李孝廉國相

管文學嗣箕

唐處士克峻

劉孝廉象賢

劉文學近魯

兄瑋

朱王孫翠濤

李文學報瓊

熊男公

熊畏齋

船山師友記目錄

第十卷

周孝廉士儀

李廣文燦

劉孝尼

黃將軍金臺

劉平思

張都督國祚

徐廣文芳

董副將啟行

季簡尤

五

何詣得

第十一卷

陳孝廉親

陳廣文五鼎

龍孝廉孔然

李孝廉占解

劉孝廉培泰

黃度長

蔣九英

劉救功

船山師友記目錄

歐陽喜翁霸

龍龍衣襲

李明經遇唐

程奕先光祿

程大匡

第十二卷

歐明經大生

李大令何燁

余兼尊

徐令素

六



羅桐侯
李進士樸大
王文學祚隆
劉處士獻廷
曾處士致文
曾陵如萬年
弟十三卷
管永敘
羅仲宣瑄
章載謀有謨
船山師友記目錄
唐如心克恕
唐古遺端典
唐須竹端笏
戴文學日煥
蕭文學子石
王灝
蒙之鴻
曾廣文岳
曾學博萬芳
劉永治

劉存孺
弟十四卷
鄭忝生興祖
李治尹嚮明
劉輯夏法忠
熊體貞時幹
王幼重敏
王騰原敞
王曷功攷
王虎止敵
船山師友記目錄
弟十五卷
釋茹蕪智需
釋凝然性翰
釋悟一
釋慈枝
釋破門法智
釋如滿
釋先開
釋二如表
釋萬峰知韜

一第丁卯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0 版反內



釋楚雲

釋惟印

弟十六卷

顧處士炎武

陸清獻隴其施行唐

王鴻博岱

鄭中丞端崔鳴鶯

張明府芳

第十七卷

敘贊

船山師友記目錄

船山師友記首卷

湘潭羅正鈞

武夷先生

王朝聘字修侯衡陽人性篤孝父喪竭哀盡禮知府李燕嘉其行為表其父塋以旌之既終喪授徒衡山母忽遘疾朝聘聞報薄暮馳百里漏二下抵家母一顧而終奉母咯痰孟哭三日夜不絕每父母忌日輒孺子泣年七十不少衰生平學務克己敏華就實不為苟難天啟辛酉以副貢遊北雍崇禎中當得官會溫體仁當國選郎承意旨索賂朝聘曰仕以榮親而賂以取辱可乎遂碎牒歸有司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晚臥病南嶽蓮

船山師友記卷首

花峯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葬峯下題曰明處士之墓湖南通志人物傳

家世節錄云壬午冬夫之上計偕請於先君曰夫之此行也將晉贊於今君子之門受詔志之教不知得否先君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己有本末以人為本而已末之必將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無可殉矣嗚呼先君之訓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當不致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遞或得披草凌危以頸血效稽侍中濺御衣何至栖遲歧路至於今日求一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哉 又



云先君教兩兄及夫之以方嚴聞於族黨顧當所敢迪恆以  
溫顏獎掖或置棋枰令對弈焉唯不許令習博築擊毬游俠  
劣伎閒坐則舉先正語錄辯析開曉及本朝沿革史傳所遺  
略與前輩風軌下及制藝別錄長談中夜不休兩兄滿至無  
大過失夫之少不自簡多口過每至發露先君不急加詰謫  
唯正色不與語問亦不答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請誓焉如  
此旬餘必待真恥內動流涕求改而後譴訶得施己乃釋然  
至於終世未嘗再舉前過以相戒庭兒之閒暄日嚴霜竝行  
不悖恆謂處人己之閒當令有餘親如子弟賤如奴僕且不  
可一往求盡況其他乎其施於家者張弛如此而夫之兄弟

船山師友記卷首

二

亦幸以免於惡焉

武夷先生行狀黃齋逸文云先君少從鄉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

受業中問道鄒泗山先生承東廓之傳以真知實踐為學當  
羅李之徒紛紜樹幟獨發光退處不立唾屣衣冠時制言動  
和易自提誠意為省察密用則不孝兄弟自有識以來日炙  
而莫窺其際者也所學於學父先生者天人理數財賦兵戎  
罔不貫洽而未嘗一語及之曾問與釋慈山德清辨率性之  
旨清為挫屈夫之舉以請問微哂不答凡洗心退藏不欲暴  
著類如此 又云夫之稍與人士交遊以雕蟲問世每蒙  
訶責謂躬行不逮而亟於向口孺子其窮乎嗚呼奉若不恪

既不能自立不朽而家學載之空言者且將無託吾父之言  
炯若神明一至此乎

春秋家說自序黃齋文集云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

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已乃研心曠目歷年有得惜無傳人  
夫之夙賦鈍怠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  
春秋七十有七悲天閔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夫之  
受命恍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浚  
其已淺疏其過淺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  
始於元年統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  
略以晦者弗有詘也幾於備矣

船山師友記卷首

三

六十自定棄己酉年有家兄觀夫之鈔臺云墨迹似先徵君  
垂示以詩哀定敬和四韻一首五律

正鈞按辛酉為天啟元年先生以萬曆四十七年己未生  
武夷先生應貢入北雍先生年甫三歲家世節錄云已赴  
部謁選會烏程當國苛按辛酉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溼  
甚暗索賄焉先君碎假牒而退遂歸家居十七載不一至  
郡邑庭證以譚太孺人行狀先君子十年燕趙之語則辛  
酉至辛未為十年而武夷沒於丁亥上溯辛未首尾亦正  
十有七年蓋先生之身沐庭訓者深矣先生於家學自述  
最詳茲就顯著者摘錄一二以見淵源之自焉



牧石先生

王廷聘字蔚仲號牧石衡陽諸生而農先生叔父也有詩數百首均佚沅湘耆舊集小傳

家世節錄云仲父牧石先生和易而介恬於榮利博識工行艸書古詩得建安風骨近體遍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體詩每輦臧曰何為作此兒女嘔呢晚歲築室垌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漆園吏東皋去人不遠  
武夷先生行狀云仲父牧石翁諱廷聘文名孝譽與先君相頡頏晚退築幽居吟詠自適詩紹黃初景龍視公安竟陵蔑如也季父子翼翁諱家聘二叔父皆補郡文學

船山師友記卷首

四

南窗漫記云先徵君受學於伍學父先生先生詩文為南楚領袖先徵君與仲父牧石翁杖履周旋時相唱和牧石翁有詩數百首亂後無一存者憶得三十六灣一首千里平湖水支分六六灣風橫帆影亂壑斷槳聲聞南北迷鄉望紆迴滯客顏湘靈愁倚瑟徒倚碧雲閒  
述病枕憶得云崇禎甲戌余年十六始從里中知四聲者問韻已而受教於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結構  
牧石先生墓表薑齋文集云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儆謙撫慰叮嚀至於泣下道今髮做齒凋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

深其怨艾而祇畏冰淵差違巨愆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

耐國家訓跋薑齋文集云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辨者至兩三句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下牧石翁反復責論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而後得蒙溫語相戒

病枕憶得乙亥年有中秋里人張鐙敬和叔父牧石先生一首七律 丁丑年有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日成博議幾千行之句敬和一首七絕

正鈞按病枕憶得丁丑有夏日讀史曳塗居聞松聲懷夏

船山師友記卷首

五

叔直一詩證以述憶得所云則先生既冠以後固常從學

牧石先生也

石崖先生

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號耐園又號鏗齋夫之兄也崇禎壬午同舉於鄉已而流寇陷衡州介之奉父母先避去與弟留城中倉卒走匿蓮峯下得草舍入伏焉士人先在者數輩介之遽問黑沙潭去此幾里欲往遊夫之怪之則笑曰今不游何待子豈能不從我乎俄而奴至言其父為邏者所得指索二子介之將出夫之以兄性剛厲慮父子俱殞固止之既免而夫之遂出仕桂藩崎嶇兵寇中國亡君奔然後歸而介之避山中獨與妻



子煮脫粟薪櫛鶉衣草冠四十餘年遭亂播遷不出永邵之境儒生或往往從質經義更以和易為鄉人所歸自以遺民深匿其迹與夫之異居徒聲相問而已著有周易本義質春秋四傳質詩序參春秋家說補詩經尊序春秋四傳質見 四庫著錄晚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年八十一卒

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

石崖先生傳略 蓋齋文集云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惜兄

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靡更以為適仲兄稍長同席受讀無一非兄曲意怡聲臺臺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嫉無度而槩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而命無虛日者又不

船山師友記卷首

六

待言惻悻天極孤高嶽立為夫之所待函丈而習知者

又云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為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疾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

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

詩傳合參序 蓋齋文集云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

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為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士直建為門庭以與朱子

訟戴古本為旨鑄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

耐園家訓跋云吾伯兄律已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受益焉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

船山師友記卷首

七

疾媿耶

貞獻先生墓志 永興李樸大撰云所居耐園幽篁荒崖與麀鹿接武

鶉衣草食四十餘年人迹殆絕與弟蓋齋夫之志道同而更相砥礪所僅與游者涪水劉惟贊同邑李國相兩三人而已

家譜序 先生次子虎止啟撰云歲丙寅伯父石崖公七兄騰原相繼奄背先子力疾過長樂治喪事歸而為孤鳩賦為哀先伯父作

也次歲姪祁為先伯父立祠堂於長樂之石仙嶺先子係之聯云門外黃鸝曬碧草他生杜宇喚春歸 按孤鳩賦今存文集自注丙寅為石

崖先生作

衡陽縣志山水第九云武水自龍眼塘南流逕石師吟東王



介之隱居處也自號石崖蓋以此山今其子孫猶居陰下始  
介之與弟夫之匿迹故鄉恆憂併命故各隱巖洞樵蘇自養  
夫之每來視兄輒以夜行門生昇之鄉農皆知是王行人也  
敬其貞介無相詰禁

病枕憶得庚辰年有送伯兄入北靡一首古五

五十自定藁己丑年有自南嶽理殘書西歸慈侍困於土人

殆濱不免太孺人恒感廢食既脫論令去此有作聊呈家兄

一首絕七 庚寅年有石板灘中秋無月奉懷家兄一首律七

六十自定藁己酉年有因林塘小曲築草菴開南窗不知復

幾年晏坐漫成六首呈桃塢老人暨家兄石崖先生同作律五

船山師友記卷首

八

薑齋詩編年藁壬子年有家兄期以中秋過敗葉廬會恙未

果吟詩見懷逾月袖小詩下訪適當問望是夕人閒謂為中

秋夜坐不復對月敬和來篇奉酬一首古七 癸丑年有家

兄小築耐園俯用夫之觀生居韻病不能為偶句放時體覺

前韻奉和六首古五

七十自定藁壬戌年有春初雨歇省家兄長夏庵中惘然有

作六首古五 戊辰年有寄題先兄祠屋二首自注云戊辰五月己卯

孫奉主人祠祠舊耐園也

鼓棹初集有留別家兄南鄉子一首 二集有除夕憶家

兄雙雙燕一首

正鈞按石崖先生卒於康熙丙寅年八十一上朔生年在  
萬曆丙午蓋長於先生十有三歲武夷先生歸田在辛未  
先生年已十三觀石崖傳略所云則先生童年入塾固石  
崖先生授讀也攷石崖先生春秋四傳質自序云余家世  
葩經先君徒業其於先師所傳亦既別有手疏矣而時取  
先賢傳注所未及者進余兄弟而提命之余兄弟是以有  
家說正續之述而於三傳之攷訂者尙未及焉按家說正  
續之述蓋指先生春秋家說世論二書攷新化鄒漢勛數  
藪齋文存與鄧湘皋學博書云春秋家說上有評語玩其  
語趣似是石崖否則良崖治仲雖爲妥洽於例宜刪詳二

船山師友記卷首

九

書自序後注著雍涪灘之歲爲康熙七年戊申先生年五

十石崖四傳質成於康熙二十年自序後注時重 鄒氏所

見評語其爲石崖先生無疑則弟昆晚歲紬繹家學更相

砥礪貞苦概可想見矣

磴齋先生

王參之朝聘仲子崇禎乙酉選貢先朝聘卒性至孝母病目不  
能寐參之跪榻下手承目眇率至夜分又患心疾宛轉撫摩數  
年不懈癸未流寇陷衡州參之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  
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歲饑侍親避亂南鄉時  
米貴道梗合家數百指日食一薄粥參之持粥泣曰此豈老人



食者勸父飯不許因絕勺水竟日父感之為一加餐其篤性如此湖南通志本傳

家世節錄云次仲兄參之宏光選貢未就廷試遇亂以疾先先君卒

石崖先生傳略云仲兄稍長同席授讀而仲兄病幾瘵兄調護扶掖齧指以授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

正鈞按家譜參之字立三一一字叔稽號磬齋乙酉福王監國南京建號宏光通志言崇禎誤詳病枕憶得壬午有朱亭晴寒寄文小勇一詩有云睠言思君子欲語衷非一親老復善病旦夕倚苓朮有兄薑桂性以惡為難疾豈盡懷

船山師友記卷首

十

征人向晚霜風懷此詩益北上行次朱亭所寄時石崖先生同行詩中有兄薑桂性二語蓋指磬齋先生又按劉氏繼莊廣陽雜記云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為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於督學芝田周公乙酉恩選未仕卒所記於磬齋先生本末亦詳矣

船山師友記第一

湘潭羅正鈞纂

王僉事志堅

王志堅字弱生崑山人父臨亨進士杭州府知府志堅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暇日要同舍郎為讀史社撰讀史商語遷貴州提學僉事不赴乞侍養歸天啟二年起督浙江驛傳奔母喪歸崇禎四年復以僉事督湖廣學政禮部推為學政第一六年卒於官志堅少為詩文法唐宋名家通籍後卜居吳門古南園杜門卻掃肆志經史讀書先經後史先史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

船山師友記卷一

十一

發明讀子則謂唐宋而後無子當收說家之有裨經史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為五編攷覈唐宋碑志援史傳據稌說以參覈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其於內典亦深辨性相之宗作詩甚富自選止七十餘首弟志長字平仲亦深於經學明史文苑本傳薑齋公行狀次子虎止敬撰云年十四督學王聞修先生諱志堅拔入學

正鈞按弱生一字淑士聞修殆亦其別字著有讀史商四六法海諸書行狀云年十四入學以先生已未生推之為崇禎五年壬申薑齋文集石崖先生傳略云餽於庠者八年按石崖先生以己卯中副榜己卯上溯八年正是壬申



則亦以是年食餼也

水侍御佳允

水佳允字向若甯波人進士官湖廣提學僉事行狀 湖南通志職官表

行狀云甯波水向若先生佳允崑山王澄川先生永祚皆鑒

識首拔

正鈞按行狀未注官職湖南通志職官表作水佳應列王

志堅之後當卽一人佳佶形之譌允應聲之譌也攷明通鑑崇禎三年

六月御史水佳允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卽奏

辯又蔡鼎孫高陽督師略云中樞挽余留京師辛未春梁

以事爲御史水佳允所劾予復至關云云辛未爲崇禎四

船山師友記卷一

三

年與通鑑小異其督學湖廣當在七年詳下是時應尙官侍

御也

王中丞永祚

王永祚字澄川崑山人崇禎中上江防兵備僉事修築堤垸湖

不爲患屬吏有以荔枝餽者啟其篋得白金卽擲還仍注下攷

尋督學全楚甄拔號稱得人遷治鄖中丞蓮峯志 湖南通志名宦傳

南窗漫記云己卯自鄂歸至城陵磯風厲橋折幸得登陸步

自磯上走岳陽小憩岳侯祠見王澄川先生諱永祚題祠柱

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歸南北人歸

北小朝廷豈求活耶允爲警切矣

蓮峯志沿革門云方廣寺崇禎元年戊辰火己卯督學使遷

治鄖中丞崑山王公永祚澄川屬僧凝然性翰

正鈞按行狀王澄川列於水向若之後詳上互詳蓮峯志及

漫記澄川督學應以己卯畢事卽遷治鄖中丞以此推之

王志堅以崇禎六年癸未沒於任甲戌至丙子是水督學

丁丑至己卯是王督學

又按澄川明史未爲立傳攷顧氏炎武聖安本紀甲申六

月下被逮鄖撫王永祚於獄南疆釋史炎武本傳有云丁

亥初應揚永言之辟與吳其沅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

永祚以從夏允彝於吳中事既不克永祚行遁去是永祚

船山師友記卷一

三

官終於鄖撫攷明季南略云左良玉與李自成相拒於朱

仙鎮左兵二十萬鄖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

一夕良玉忽携大眾遁去城遂不可守鄖撫微服走爲左

兵所獲遂自投江流二里得漁人救免潛住武昌殺寇紀

略云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退屯襄陽十二月賊趨白馬

渡良玉移營扼之賊渡如故良玉拔營南行鄖撫治王永

祚棄城走據此澄川蓋以失地被逮南都陷未竟其獄後

目起兵不克終復隱去也

高提學世泰

高世泰字彙旃無錫人崇禎中督學湖廣究心經史崇尙理學



博徵名儒讀書濂溪書院以名節相砥礪著有三楚文獻錄世泰少侍從父左都御史攀龍講席晚年以東林先緒為己任葺道南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與祁州刁包相聞問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大學士熊賜履講學出世泰門下儀封張伯行平湖陸隴其亦嘗至東林講學歛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用汪佑吳慎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更定紫陽通志錄國史儒林高愈傳湖南通志名宦傳南窗漫記云高彙旃先生選士於濂溪書院課習之省試後慰諸不第者以詩一聯云鳥自嚶喬木魚無羨武昌敦友誼

船山師友記卷一

四

薄榮名人師之語也

自序蘊齋逸文云梁谿高彙旃先生世泰評夫之時藝云忠肝義

膽情見乎詞永歷二年明旨下獎云骨性松堅君師均在於

三而匪我伊蔚實黍所生何以仰酬假借哉苟免污辱良不

足道豈得藉口死為傷勇耶

蓮峯志沿革門云壬午學使梁溪高公世泰彙旃益命之以

隆武元年乙酉十一月再造又云山豈不以人哉則朱張二

夫子最矣二賢祠者祠兩夫子者也祠與寺廢未興高公世

泰問其址乃立五楹駢立窈然幽邃 又名遊門云近之

遊者有吾師高彙旃先生世泰以崇禎壬午臘月尋訪微暮

舉野燒數十里燭若白日駭鹿衝筍與公快叫以為奇絕

正鈞按周氏聖楷楚寶篇首有梁谿高世泰序云楚幅員

視十二省最賒余以庚辰來視學證之蓮峯志所云則彙

旃督學湖南當是庚辰至壬午三年先生以壬午得舉高

之遊蓮峯在臘月時先生已上計偕病枕憶得壬午有壽

錫山高太夫人七律一首應即彙旃之母詩有靈苗春長

之語蓋作於是年春間也

又按先生淵源家學其以文受知者行狀所述數公自歐

陽方然外均未嘗著之言論惟彙旃先生逸文自序及蓮

峯志皆稱之為師南窗漫記係晚年之作猶拳拳追念不

船山師友記卷一

五

知行狀何以獨遺之攷小腆紀傳彙旃入 本朝隱居不

仕講學東林康熙中葉猶存而與先生音問互絕則以道

遠之故而先生又遁迹深山也

蔡比部鳳

蔡鳳字威函官比部郎中病枕憶得籍貫俟攷

病枕憶得壬午年有上蔡威函先生一首律排

正鈞按題下注云先生諱鳳以比部郎欽恤楚刑徵文課

枉見特獎期於鄂城相待詩以志感詩中有笑語僊舟洽

吹噓錦字頻所期良鄭重自警敢逡巡等句云於鄂城相

待蓋在秋試以前也



歐陽黃門霖

歐陽霖初名介字方然安福人以瀘溪教諭陞北流知縣曹煜  
守梧州永歷元年正月李成棟遣副將楊大甫張月自高州進  
兵來攻師甫至郊煜出迎降檄所屬守令歸附霖抗節不屈煜  
遣兵捕之走南甯得免擢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李成棟遣  
杜永和來扈蹕蒙正發與廷爭永和怒目視之廷臣遂就霖上  
言成棟輸忠効順所不忍忘者君臣大義耳今永和恣睢闕廷  
辱天子諫官君臣之分謂何若貫永和永和不問則成棟精忠且為  
永和所掩又何以號召天下之忠義哉上釋不問霖乃棄官歸  
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永歷實錄劉季  
鑄傳曹煜傳

船山師友記卷一

七

家世節錄云先君家居長吏到門以疾卻刺夫之舉主歐陽  
方然先生諱霖相過請見者三乃一報謁而止

自序云壬午舉於鄉方上計偕至南昌而李自成陷承德襄  
荆左良玉奔江黃癸未元日舉主歐陽方然先生介自注改  
名霖

論夫之歸養

病枕憶得癸未年有上舉主歐陽公一首古七歐陽公招遊龍

沙同劉曲溟周二丕洎齊年諸子寺有湯臨川手題即用為

起句一首五律

薑齋詩分體彙甲子年有得安成劉牧功書知舉主黃門歐

陽公已盜逝三年矣賦哀四首七律

正鈞按賦哀詩第一首云死生郴水停驂路自注戊子冬

遇公於興甯遂成永訣又云邂逅章門執雉時自注壬午

臘初謁公於南昌劉都督綏祠第三首有云求砂不屑句

漏井自注公舊宰北流古句漏地種穠難留下潑田自注

公從王嶺外田廬沒入又云醜土虛名留白眼家傳風味

有青瓊自注牧功書云公孫穎悟肖公弟四首有云故國

衣冠涕淚殘橋山弓劍不重攀自注公於南甯以內艱辭

闕據此及自序所述師門之誼可以想見興甯為湖南瀨

廣西邊邑據章靈賦注先生正以戊子冬初次赴闕攷永

歷實錄桂王紀李成棟遣杜永和迎駕係永歷二年八月

船山師友記卷一

七

按永歷二年九月上發南甯幸肇慶詩注云於南甯以內艱

辭闕則方然廷爭棄官在戊子季秋道過興甯先生正以

冬初赴闕與之相遇也甲子為康熙二十三年上三年為

辛酉其去辭闕時已三十年永歷實錄應成於康熙癸卯

甲辰年間故未言所終而云食貧不通人事則亦相聞問

也

郭給諫之祥

郭之祥吉水人崇禎元年進士官檢討江西通志  
職官表

行狀云崇禎十五年壬午以春秋魁與伯父石崖先生同登

鄉榜大主考為太史吉水郭公之祥副主考諫議大興孫公



承澤

正鈞按明貢舉考略是年湖廣鄉試但載副考官孫承澤而無正考官郭之祥是科首題請益曰無倦次題義者宜也三題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

孫侍郎承澤

孫承澤號退谷大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刑科都給事中受李自成僞防禦使職入國朝起授吏科都給事官至吏部侍郎著有五經翼春明夢餘錄庚子銷夏記貳臣傳

正鈞按行狀稱諫議則退谷時以給事中典試湖廣也

船山師友記卷一

六

船山師友記第二

蔡忠烈道憲

湘潭羅正鈞纂

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崇禎十年進士為長沙推官地多盜察豪民通盜者把其罪而任之盜方劫富室分財收者已至富家還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惡少年閉門謀為盜啟戶捕卒已至其門驚逸去吉王府宗人恣為奸道憲先治而後啟王王召責之抗聲曰今四海鼎沸寇盜日滋王不愛民一旦挺而走險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十六年五月張獻忠陷武昌長沙大震承天巡撫王揚基提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道憲

船山師友記卷二

一

請還駐岳州曰岳與長沙唇齒也弁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亦無虞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為楚地若南北俱棄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及賊入蒲圻即遁去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勸令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數日即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岳猶憚長沙若棄岳長沙安能獨全聚奎不從賊果以八月陷岳州直犯長沙先是巡按御史劉熙祚令道憲募兵得丁壯五千訓練之皆可用至是親將之與總兵官尹先民等掘羅塘河聚奎聞賊逼大懼撤兵還城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險可柵以守毋使賊踰此又不從時知府堵允錫入覲未返



通判周汝南攝攸縣事城中文武無幾賊薄城士民盡聚奎  
詭出戰遠率所部道憲獨拒守賊繞城噓曰軍民久知蔡推  
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令守卒射之斃越三日先民出戰敗還  
賊奪門入先民降道憲被執賊以官囑商大罵釋其縛延之  
上坐罵如故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  
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其心血直濺賊面健卒凌國俊  
九人隨不去賊亦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  
日賊并殺之一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  
憲骸瘞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道憲死時年二十九贈太僕少  
卿諡忠烈

明史本傳

船山師友記卷二

二

行狀云華亭章公諱曠江門蔡公諱道憲是時俱為分攷國

勢漸不可支出場後引為知己互相砥礪

薑齋詩分體彙乙卯年有拜蔡公祠堂一首古五

正鈞按忠烈為分攷在崇禎壬午先生是年得舉出安福

歐陽方然門忠烈殉節即在次年中間殆未相聞問忠烈

祠堂已建於明季詳堵允錫蔡公祠田記乙卯為康熙十四年自定

彙乙卯有長沙旅興四首先生是年避吳逆之亂出居於

外因過長沙謁其祠也

章文毅曠

章曠字于野別號峩山直隸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沔陽知

州十六年春李自成陷承天州人全起迎賊曠號召忠勇城守  
以奇計縛首逆賊者數十人磔之賊掠騎至曠乘城擊卻之賊  
益來攻民盡驚潰嚮迎賊者黨將應賊縛曠降曠乃攜印出走  
詣北撫王揚基請兵復沔不聽乃歸華亭營田宅得數千金走  
漢沔間收兵十七年春復沔陽州何騰蛟上其功擢僉事巡飭  
江北京山楊文薦為兵部郎倡言江北不宜置道徒擾民無益  
恢復廷議從之曠由是失職騰蛟獨深知之復以監軍道請於  
朝命已下路振飛舊按江南怒曠不納門生刺力沮監軍之命  
騰蛟抗疏言臣受土崩蟲亂之殘楚孤掌獨撐無一人之可用  
唯得一章曠者為有生人之氣屢題而部屢隄之是縛臣臂而

船山師友記卷二

三

欲使臣鬥也乃得仍授僉事監騰蛟軍檄攝分巡上湖南道曠  
至衡州開東鹽輸長沙歲餉兵十萬金騰蛟賴以不匱已歸長  
沙請身下岳州監馬進忠王允成軍以死護湖外單舸下洞庭  
進忠允成迎之願受節制先是騰蛟開府長沙堵允錫既解學  
政勤王與諸軍帥相馴習傳上瑞久攝巡下湖南承權藉亦與  
諸帥周旋稍熟而曠屢革削望尤輕諸軍帥皆不知有曠曠亦  
不得其要領及是受監軍之命從胥隸數十人輕舸東下做衣  
葛衫與諸將相見流涕握手推心盡慮與謀興復諸將皆為  
感動曠既得諸將心申約束斬筮如法遂修湘陰城陸立大荆  
新牆二戍水立磊石營與岳口相持大小數十戰騰蛟畫守長



沙尤藉曠為外蔽乃列曠功推薦之詔擢僉都御史巡撫江北  
守新贛與敵壘相對湖南北守經年不陷者皆曠力也上即位  
加兵部侍郎餘如故永歷元年春長沙兵將交訌掠奪四出糧  
道阻絕孔有德兵至曠率滿大壯孤軍禦戰不勝退長沙騰蛟  
已先奔曠殿潰卒轉戰三百里及南嶽市滿大壯戰死曠入衡  
州執騰蛟手泣曰長沙不潰曠猶得嬰城死戰今湖南瓦裂何  
以謝百姓兩年來剝髓供輸也四月騰蛟走永州曠守祁陽檄  
召潰兵圖下爭衡州乃奉勅拜曠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  
恢復諸軍而諸軍爭潰不可合矣時上在武岡劉承允退援兵  
不出曠知事不可為慷慨悲憤不粒食薨年三十有六永歷二

船山師友記卷二

四

年贈太子太保華亭伯諡文毅永歷實錄本傳

先生家傳潘宗洛撰云明藩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

湖南制相堵允錫屯湖北楚省兵燹塞野加以大旱赤地千  
里而逆闖李自成既斃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為忠貞營蹂  
躪潛漢有岌業之勢堵何兩公措置無術又不相能先生憂  
其將敗亟走湘陰上書於司馬章曠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  
以防潰變章司馬報曰本無異同不必過慮先生默而退卒  
之賊勢披猖司馬以憂憤卒堵何二公觀閩凶而勢不可為  
矣

三湘從事紀蒙正發撰云總督駐東安數月湖南節義之士莫不

聞聲景從衡陽舉人王夫之介之鄒統魯夏汝弼李跨蔡管  
治裘吳汝濶周士儀甯鄉舉人陶汝鼐湘鄉舉人劉相賢雖  
匿影山谷或密報情形請商方略或悲歌唱和緘寄詩篇按

律七 病枕憶得丙戌年有盛夏奉寄章我山先生湘陰軍中一首

律七 蕙齋詩編年彙乙卯年有夜泊湘陰追哭大學士華亭章文毅公一首

律七 蕙齋分體詩彙辛酉年廣哀詩第三有大學士章公曠一首  
自注字于野號峩山華亭人諡文毅丁亥死於永州五古

船山師友記卷二

五

正鈞按文毅壬午蓋以沔陽知州為分攷曾於先生有引  
為知己之語詳上蔡忠烈傳後潘傳云勸其調和南北以防潰變  
攷永歷實錄及各書其後何堵兩公不相協應潰敗悉如  
先生所言則先生此出關繫既重而所望於文毅者亦深  
矣其至湘陰據憶得一詩為丙戌盛夏按文毅本傳是時  
正受唐藩之命以僉都御史巡撫江北故詩中有閩海絲  
綸之語據此則潘傳稱詞馬小誤康熙乙卯先生避吳逆之難嘗同蒙  
聖功至江西萍鄉六十自定彙乙卯有萍鄉中秋同蒙聖功對月七律一首因道湘陰  
弔其遺壘也

李大令興瑋



李興瑋字天玉湖廣巴陵人弱冠以文藻清拔推重流輩應已卯鄉舉爲章曠所賞拔用副榜生貢入太學假歸值張獻忠陷岳州興瑋走江北請兵恢復遇左良玉前部李成名因邀與同復岳州已而獻忠來爭成名兵退興瑋僅以身免賊擒興瑋父母宗族凡二十餘人皆殺之宏光元年李自成渡江興瑋走湖南依章曠參幕府曠請於何騰蛟檄補臨武教諭臨武令貪林興瑋言於騰蛟罷令去士民戴興瑋攝令事興瑋不從應鄉試於衡州中丙戌鄉舉騰蛟遂題授臨武知縣以簡澹爲邑民愛戴永歷元年四月衡州陷章曠退屯永州召興瑋棄城從已軍中辭曰興瑋不欲受民社而先生強我旣膺百里之命則早盟

船山師友記卷二

六

之五內期以頸血濺城頭土耳其不能應先生教也督士民城守時湖南北州縣望風靡走無一守者唯臨武不下距戰凡五晝夜兵潰被執誘之降興瑋大罵繫之獄唯一髻蒼頭相隨亦不肖鬚髮請同繫興瑋於獄與聞大成唱和作詩數十篇將赴刑南向叩首已顧大成曰吾與君今日乃得畢此一大事遂遇害蒼頭奪刀斫殺興瑋者遂亦見殺永歷實錄本傳

南窗漫記云河山無地求弓劍臣子何心飽稻秣滅絕耳根猶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章文毅公守湘陰時作見之巴陵李天玉興瑋扇頭天玉公門人攝臨武令城陷死之

病枕憶得丙戌年有送李天玉以廣文行邑令之臨武一首

律五

正鈞按先生丙戌走湘陰上書章文毅是時天玉應尙在幕府據憶得寄章峩山詩詳題云盛夏於握扇之候正合送之臨武一詩當卽作於是時也

鄭中丞古愛

鄭古愛字子遺湖廣江夏人壬午鄉試出章曠門亟薦不得中已召與見姿抱豪邁爲曠所器重曠失沔陽古愛迎謁於江漢與收兵江北武昌陷奔長沙曠方受監軍命古愛以貢資版授監紀推官堵允錫檄監王楊馬牛四將兵永歷元年擢監察御史監軍如故常德陷走匿苗峒已聞允錫馬進忠所在赴之遂

船山師友記卷二

七

同進忠復常德與口兵戰於麻河古愛執矛躍馬首犯敵營大破之古愛家居與左良玉部將馬蛟麟善至是蛟麟降守辰州進忠與古愛謀招蛟麟遣使密達蛟麟所蛟麟問鄭秀才何亦至此使者以方爲御史監軍對蛟麟大喜曰吾當爲此秀才效死力汝歸告馬將軍鄭秀才期以十一月下武陵合營明春取武昌若吾至而鄭秀才不在是給我也使者歸報進忠喜遂儲芻糧以俟允錫入巴巫調忠貞營強古愛俱去蛟麟不果降忠貞營至進忠驚走古愛追及之湘鄉相持泣下遂入見摧僉都御史永歷四年楚事益壞乃遣古愛圖展常招蛟麟古愛入對曰蛟麟雖於臣有香火緣然去遠之際自不能不以勝敗移心



今楚兵連敗臣卽刺心於蛟麟前亦一團肉耳請血戰以前而後臣可以用其招致不然徒令蛟麟笑臣無益上固遣之領勅至平樂又以議招不如議戰請不報古愛憂患成疾卒永感實錄本傳南窗漫記云庚寅秋與鄭子遺中丞遇於韶州子遺問黃鶴樓柱帖誰佳余未有以對子遺云禰衡洲上千年恨崔顥樓頭一首詩豈非獨步

正鈞按先生壬午得舉於章文毅有知己之言子遺是科文爲文毅所賞想其時已與先生相識故道途話舊而以前日所遊名勝相問也

堵太傅允錫

船山師友記卷二

八

堵允錫字仲緘別號牧遊直隸宜興人中崇禎癸酉鄉舉以父母早世貧不能具禮辭計偕追廬墓三載墓柯方冬生華黃道周著禮問一篇旌其志丁丑乃就公車賜進士授兵部主事晉員外郎遷長沙知府與推官蔡道憲以志義廉隅相獎勵十六年張獻忠陷長沙允錫上計未返以課最摧分巡武漢道參議宏光元年改提督湖廣學政左良玉舉兵下九江允錫方校士湖南故不遇與何騰蛟奔長沙聞南都陷乃集允錫及傅上瑞章曠議戰守允錫至性深摯北都之變號泣絕食者數日及是慷慨誓死以濟國難聞者咸爲感躍然負氣矯迫喜興作無持重之度騰蛟題薦允錫巡撫湖南與分汛任戰守允錫爲高李

部奏請立忠貞營易高得功名必正李過名曰赤心皆奏準以欽賜行隆武元年卒忠貞營圍荊州大敗還屯常德忠貞營奔巴蜀不相聽命允錫節鉞自騰蛟奏薦而據舊章刺以平交相往復騰蛟不悅兩府幕賓益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上嗣位加允錫兵部侍郎總制楚撫未幾晉尙書拜武英殿大學士封光化伯允錫辭伯不受及長沙陷騰蛟奔衡永馬進忠走湖北允錫走屯永定衛山中已進忠兵復常德允錫欲因其兵出復長沙進忠方與鄭古愛招馬蛟麟於辰州不卽聽允錫允錫自與古愛招忠貞營下長沙以下荊州爲名至常德百里乃以書報進忠言會師攻長沙進忠大驚疑卽并已拔營南

船山師友記卷二

九

走忠貞營至常德已赤地卽尾進忠後自甯鄉趨湘潭湖北復陷騰蛟汎輕舸至湘潭乃與允錫議以南昌求援甚急允錫督忠貞營往援而忠貞營徘徊茶攸閒無行意騰蛟敗沒忠貞營走衡州爲入粵計允錫不能令也胡一青迎允錫居衡州未數日孤軍戰不勝允錫倉猝渡湘東走耒陽與忠貞營會自懷集走梧州忠貞營先自梧入潯勅遣大學士嚴起恆慰勞安插之與允錫遇乃入覲上命督忠貞營出楚賜龍旗十二徧調天下兵馬咸受節制允錫至潯州日促忠貞營復出會李赤心死高必正以新喪大帥爲辭允錫居悒悒有頃朱天麟陳邦傳言忠貞營不可恃無如可望之足有爲允錫感其說發龍旗一往雲



南調可望胡執恭因說允錫言能承制姑許可望封王事必集矣因填空頭勅許可望執恭遂僞作冊寶以往既行乃告允錫允錫悔爲所賣悲恨成疾以永歷三年十一月卒於潯州詔贈太傅永歷實錄本傳

蓮峯志沿革門云以隆武元年乙酉十一月十二日再造與其役者楚撫義興堵公允錫仲緘衡陽王介之石子管嗣裘治仲夏汝弼叔直王夫之而農也 又名遊門云近之遊者今楚撫堵公允錫以宏光乙酉暮春踏新雨問余兄弟匿蹟處訪續夢菴欣然將登之下嶽舉詩索和

南窗漫記云堵牧游先生遊南嶽問余兄弟避寇處於方廣

船山師友記卷二

十

道中有句云雙溪濺水鳴絲竹一壁初晴負畫圖 又云

牧遊先生於德慶軍中授余軍謠十首令傳之其題則月家鄉馬兒女兩漿洗風晒涼筆先鋒口打仗報瘧疾基金丹血筵席營十殿備喪亂艱危之狀天下之不支公心之徒苦俱於此乎傳之流離中遽失其稟

三湘從事紀序蘆齋逸文云常平心論之義興自是忠孝人但曾侍其弈不勝則掇十數子而易之對弈者不敢爭當時剩水殘山幾十數子乎近有著書者言義興在潯南時將捲土重來爲聖功諸公所阻余亦忝爲義興知遇皇天后土實式憑之義興至潯南又爲崑山朱震所怵忠孝之氣鬱不得伸邑

邑而吞余不敢昧也

船山經義樂正子春下堂至子是以有憂色也文後注云堵牧游先生貽夫之以黃石齋先生禮問石刻首舉下堂傷足一案深切詳委兵火中失去三十餘年未知人間猶有此文字否

病枕憶得乙酉年有堵牧游先生登嶽拜二賢祠於方廣垂問余兄弟避賊處將往尋訪以道險止行至郡以新詩見示感賦一首律七堵公以黃石齋先生禮問石刻垂贈紀公補廬先墓事有桐華之應詩以紀之一首律五

五十自定稟庚寅年有康州謠追哭義興相公是去秋同鄉

船山師友記卷二

十一

管二中舍會公地一首律五 丙寅年有二賢祠重讀義興

相公詩感賦一首律五 正鈞按本傳題授撫臣在南都既陷以後蓮峯志云堵游以暮春則是時尙以湖廣學政校士來衡與先生相見攷逸文乞終喪疏云與中書舍人管嗣裘起義事敗逃死行關前督輔臣堵允錫誤以庶常薦臣又行狀有云已而堵公辟檄兩及府君臥乘陽不行按行狀承上丙戌走湘陰上書而言次年丁亥先生寓居湘鄉詳下弟卷七未嘗身至耒陽明年以兵敗走行關章靈賦注云舉兵不利遂由郴桂入粵戊子冬至行關爾時

堵公方以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常德蓋始以徵辟不至繼



聞先生赴闕復遙相題薦皆戊子年事乞終喪疏為辭瞿式耜之薦上於永歷三年己丑十二月堵公以十一月沒故稱前督輔臣康州卽德慶舊名永歷實錄桂王紀三年六月命堵允錫督楚師遂次於潯州是年夏先生復由閒道赴闕章靈賦注云己丑夏復由閒道赴闕故以秋閒過其軍中也

晏尙書清

晏清字元洲湖廣黃岡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吳江知縣擢吏部驗封司主事天啟間忤魏忠賢削籍歸里崇禎初徵旨屢下乃起歷驗封司郎中用年例遷廣東鹽法道僉事宏光元年擢清尙寶司卿隆武二年再遷太僕寺卿皆不赴上在南甯擢吏部

船山師友記卷二

三

尙書敦趨入陛見專理銓政清熾簡易門無私謁行在翕然推重吳貞毓以主事躐吏部侍郎趨權利深忌清而無能與競時江楚避難出者爭稱起義求進朝廷無能辨清為分別用舍羣不逞者造蜚語以搖動清永歷四年吳貞毓為戶部尙書與王化澄相表裏逼清清屢乞骸骨疏上未許會詔獄起清諫不聽遂移疾不起拜疏卽行居潯州未幾卒年七十有三子霽明實錄本傳

乞終喪疏

真齋逸文

云前督輔臣堵允錫誤以庶常薦臣臣告之冢臣晏清幸得以終制覆允

正鈞按堵允錫之薦先生在戊子詳永歷實錄桂王以丙

戊十月監國肇慶改明年為永歷元年則戊子為二年桂王紀云二年七月以晏清為吏部尙書故疏稱清為冢臣據此則先生以是年兵敗走行闕首膺堵允錫之薦得緣晏清入告乃以終制覆允疏中敘述甚明虎止行狀云膺難西走後卽敘大學士瞿式耜薦之蓋未詳也

霽明字雲章少以文名於楚與麻城曹允昌相頡頏尤工為詩清茂有遠致兩赴鄉舉未第隨父宦嶺外永歷二年授太常寺博士四年進儀制司郎中安雅遠權勢傲菴居閉戶讀書非朝參不出扈蹕至梧州病卒晏清傳

南窗漫記云黃岡晏雲章奉常霽明作排律二十韻以內閣

船山師友記卷二

三

芭蕉為題余和之今皆亡矣唯記晏作一聯云天清垂湛露海氣避嚴霜余亦有句云甘露憂多變綠雲望已長正鈞按漫記一條承上端州行宮而言端州卽肇慶舊名五十自定彙己丑有晨發端州與同鄉人別一詩蓋先生以戊子冬月始至肇慶己丑正月復返衡陽其時得緣元洲辭堵薦與雲章相見芭蕉詩當卽和於是時也



船山師友記第三

湘潭羅正鈞纂

瞿忠宣式耜

瞿式耜字在田號稼軒直隸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吏部給事中崇禎中會推閣員禮部尚書溫體仁資序最深顧與沈一貫主張時局式耜建議斥不與會推列體仁上疏自訟因許錢謙益浙閩事不當與枚卜而部科黨之上召赴平臺面詰式耜抗言浙閩事坐分攷體仁愠不與枚卜羅織自薦獨而無恥上不憚會給事中郝士膏奏對失體上遂震怒械式耜士膏下法司皆削職體仁遂入閣式耜既罷歸里築室虞山下曰東皋

船山師友記卷三

一

蒔花藥讀書其中宏光初稍起應天府丞已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南都陷思文皇帝立於閩靖江庶人使人說式耜推戴式耜怒折之庶人械式耜欲加害式耜稱大義諷令解兵賊眾意沮既免遂與丁魁楚會擒庶人斬之事聞加兵部侍郎已而思文帝陷於順昌唐王聿錡稱尊號式耜下肇慶謂魁楚曰永明王神宗皇帝孫宜立久矣向者鄭鴻逵擁立非次致天下坐潰今僅南方一隅猶使非分者因仍覆軌恢復不復問即欲延大明一綫謝高皇帝於山陵不可得已魁楚避之乃迎王於寓邗邗思文皇帝敗問踐祚於肇慶晉式耜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式耜請召用舊臣並薦用一時人望魁楚挾私結大瑞王坤

捷不聽已而廣州破唐王見殺王坤蠱上西遷式耜請徵兵固

守不聽扈上居桂林班朝治官始有章度王坤益欲挾上入楚

會上召劉承允東援平梧承允至遽欲邀上幸武岡式耜奏言

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茲乃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

狐疑局促誠不知皇上何以爲國也疏入不省入見跪曳上裾

涕泣請留承允結馬吉翔趣上行甚迫遂詔加式耜太子少保

留守廣西上遂入武岡式耜獨守孤城者兩月已而楚督之師

潰於長沙式耜遣焦璉北會騰蛟攻復永州騰蛟以是復下湖

南時上播遷柳象陳邦傅迎居南甯挾上驕橫式耜檄之下梧

州不應乃遣焦璉自平樂略梧州會李成棟反正梧州平粵西

船山師友記卷三

二

大定成棟迎上東巡式耜表迎上返蹕桂林言今日大勢在楚

楚師不下三十餘萬鎮將四十餘營號令莫一非天子彈壓則

進無寸功而退有百患上莫如幸桂林爲出楚計北圖岳鄂東

援南昌西收荆澧事猶可爲若遠卽海濱而舉江楚大計一委

之騰蛟孤注之憂不能不爲之慮也疏入上猶豫聞內閣王化

澄朱天麟貪成棟饋問謂東粵安而西粵危且收新墾者之心

上遂下肇慶居半載楚將果內訌騰蛟死湖南復陷其明年庚

關不守上將西奔式耜奏請固守肇慶不聽上遂至梧州始上

在肇慶時式耜請開日講遣使幸清銓政肅軍紀王化清馬吉

翔捷之金堡自沅州詣行在入對捷在廷奏狀吉翔疑堡黨式



邦益相怨至是開北鎮撫獄掠治堡急式邦抗疏爭不聽胡欽  
華挾孫可望恫喝當露章劾式邦王化澄思因排陷之乃與  
萬翔比推于元煜督師奪式邦兵柄孔有德兵至式邦召諸將  
城守無應者乃沐浴易衣坐署中通山王蘊紆馳入告曰先生  
受命督師全軍未虧且入柳為恢復計式邦不應蘊紆涕泣曳  
其裾固請式邦從容應曰留守吾初命也吾此心安者死耳逃  
死而以捲土為之辭我固不能也俄而張同儼至因噓酒飲與  
分韻唱和悲吟徹旦被執見孔有德請速死有德知不可屈乃  
加害桂林二十年不見雪矣是日雪霰大作雷電交擊吳江楊  
秋醫士也拾式邦同儼骸葬之桂林城北永應實錄本傳

船山師友記卷三

三

行述云祖棄世府君營葬嶽後旦夕悲號膺難西走時前大  
學士瞿公式邦留守桂林疏薦之府君疏乞終喪得旨云具  
見孝思足徵恬品著服闋另議

乞終喪免閣試疏云前督臣堵允錫薦臣得以終制覆允不  
謂留守輔臣瞿式邦為汪郊等請閣試復以臣名屬於其後  
也臣本以不孝通天之罪偷翰飛曷殺之生不特纊苴之衣  
屣不忍輒越典章而且不祥之姓名未敢妄干知已即今被  
虜踰險萍寄昭江者踰月輔臣駐桂相去帶水雖輔臣下士  
之名溢於聽睹而掩涕孤栖不敢以凶人辱仙舟之下座不  
知輔臣何所誤聽或未熟識臣之為丁憂或謂在大祥之後

可竣春明之期乃臣不但冒服制以就試干聖代匿喪之辟  
即俟服闋以須試亦犯春秋居約之誅此臣所以問命倉皇  
屏息而不甯者也後注永應三年十二月奉旨王夫之奏請  
終喪乞免閣試足見孝思更徵恬品著服

闕另與議攷  
該部知道

南窗漫記云太傅瞿公築別館於桂林東岸宮詹張公題春  
帖云當階古樹思堯變隔岸江山憶伏波桂林道上松宋陳  
堯安所種桂林東門外有伏波試劍石故云二忠遺筆流傳  
人間自有傳之者此亦吉光片羽

潘傳云先生三上疏參化澄結奸誤國化澄恚甚必欲殺之  
其黨競致力焉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亦不往謝

船山師友記卷三

四

也返桂林復依瞿式邦聞母病聞道歸至則母已沒

五十自定稟庚寅年有留守相公六表仰同諸公共次方密  
之學士舊韻二首律

蕙齋詩分體稟辛酉年廣哀詩第五有太傅瞿公式邦一首

自注字在田號稼軒常熟人庚寅留守桂林城陷死之 五古

正鈞按乞終喪免閣試疏上於永應三年十二月按永應

已據章靈賦注先生是年夏復由開道赴關武夷先生以

永應元年丁亥十月沒故疏中云在大祥之後據此則瞿

公之薦確是先生二次赴闕之時疏言得以終制覆允承

上堵允錫之薦而言乃戊子冬初次赴闕時事詳上行狀



于膺難西走後即稱瞿薦敘次稍疏

又按宮詹張公即張同做永歷三年以瞿式邦薦為少詹

則題春帖當是庚寅初春或即己丑冬末觀乞終喪疏所

言先生與瞿公初未謀而昭江即昭平去桂林不遠是冬

先生應至桂林度歲故漫記云然也攷瞿忠宣長孫昌文

粵行紀事云己丑八月八日為王父六十誕辰門下士額

手稱慶則庚寅為六十晉一之歲詳潘傳及行狀皆云服

闕官行人則先生就職斷在永歷四年庚寅春初按章靈賦注云

己丑夏復由閩道赴闕拜行人雖陳力之無可致其請恭

而悲憤有懷故有死諍之事死諍事在庚寅年未別為註

明則原文不過溯言拜行人由己丑赴闕後耳今按得逸

文乞終喪一疏上於己丑冬末先生之就職在庚寅不待

煩言已解年譜劉氏毓崧不及見此疏徒泥讀章靈賦注

為證以補行人隸於己丑夏而於是年二月強注服闋於

先生所關甚大曾別有文辨之又按徐氏堯所為小賦

紀年乃以先生官行人司行人隸於丁亥二月則是時先

生尚未出山益見紀其去官參之自定彙及各書應即本

載之失攷者多矣年七月瞿公誕辰在八月先生此時復返桂林故得同諸

公進祝也按方密之詩蓋作於上年己丑故云舊韻

又按六十自定彙己酉年因林塘小曲築草庵五律六首

弟二首末句云小東舉畔客今日暫招魂自注小東舉瞿

虞山先生讀書處攷忠宣集有小東舉詩序言別山所顏

按小東舉當即漫記所言東岸別館序詳下第四卷蓋以忠宣前在虞山築室日東

舉故云而先生猶追念之也

### 嚴太傅起恆

嚴起恆字秋冶浙江山陰人寓籍真定崇禎辛未進士授刑部

主事改員外郎已陞廣州知府遷右參議分巡下江防道何騰

蛟為題改分守上湖南時張獻忠初去楚騰蛟開督府長沙劾

徵義餉以意為輕重起恆爭不勝乃議鼓鑄以紓民困數月得

數百萬緡輸騰蛟請緩預徵一年民稍甦起恆情慎端和驕將

悍兵多服其德欽手受約束如部將稍擢太僕少卿已乃晉戶

部侍郎督理錢法軍餉上幸桂林召見擢戶部尚書已同瞿式

邦守桂林上在柳象召入改吏兵二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抗辭

不允乃入直扈從南甯制命票擬皆出其手時承隆武之餘詔

旨繁蕪起恆詳慎簡要中外乃壹所奉東粵反正瞿式邦迎駕

西北出楚王化澄朱天麟貪東省之饒決意東下起恆爭不勝

既從駕至肇慶江楚勢稍振求仕者滿輦下起恆雅意澄別不

協所願乃羣走緹帥馬吉翔往往得旨下部起恆持不可則中

旨下化澄天麟改票以行袁彭年金堡交劾之時四方勦鎮請

封秩者輦金賂閣部大僚起恆峻拒不納天麟忌其異已給彭

年堡弁攻起恆起恆求去會上召天麟面詰詐盡露上乃敦趨

起恆入直天麟慙恚以病免化澄亦沮喪移疾不出中外方倚

起恆制江楚永歷三年春楚師敗何騰蛟被害楚兵失主洶亂

永州舉人劉惟贊徒步詣行在疏言國之存亡唯在起恆之一

船山師友記卷三

六



出下廷議起恆不果出已而諸軍無統兵益暴民益怨以趨於盡卒如惟贊言起恆既終留相請上親政泣講節國用慎恩紀立威信凡七八月內外屢安會孫可望求內附邀王爵金堡言其不可起恆居中持之可望心折永歷四年春上棄肇慶至德慶州王化澄遠得旨入直一兩月間程源郭之奇萬綉結吳貞毓等訐奏金堡等把持朝政化澄入調旨遣緹騎逮堡等四人下錦衣獄起恆匍伏舟次泣奏諫臣非所宜譴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堡等不聽化澄等思構起恆益急上意猶嚮倚之未有以搖也化澄迫乃請勅召朱天麟而密訂天麟因胡執恭結可望為外援脅上為殺起恆地給事中雷德復遂露章劾起恆二

船山師友記卷二

七

十四罪化澄調旨用宋雷有鄰鼎錯有耳語嘲激之起恆稱病請去行人董雲驥王夫之交疏言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姦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疏入董雲驥不待報聞挂冠入南海去韜可藻請逮夫之高必正力爭不可乃已起恆謝病疏七上不得報解舟去平樂願上意注起恆而薄化澄救留之起恆返日為羣小所搖志沮不行侍朝請而已四方鎮帥聞起恆摧抑皆解體無鬥志是冬兩粵繼陷上奔南甯化澄率諸臣四竄唯起恆從始德復疏入有勅起恆必去者起恆泣然曰吾留此即免禍豈復能有所効願今日亦安往哉患難君臣相報者一死爾國一日未亡吾一日不能舍上而去死於

姦死於敵惟天所命耳胡執恭已偽造冊寶封可望秦王懼偽露乃告可望曰嚴學士必不官撰救冊此我密請之上自內發者可望以是怨起恆甚永歷五年遣其吳將軍入見挾兵擁行宮粹入起恆舟請與語語竟起送之出遠揮劍椎擊中起恆腦墮水死上聞痛哭出金募泗人得起恆屍葬於南甯江岸永歷實錄

傳本

南窗漫記云太傅山陰嚴公於端州行宮閣內書芭蕉葉云臣節唯知懷一冷王言不敢戮雙溫於時有卿貳蒙溫旨者但得一褒語因詆公不知典故票擬失辭云九卿例得雙溫蓋競躁之妄言耳故公書此以見意

船山師友記卷三

八

請允輔臣乞休疏蓋齋逸文云李泌以可退可進之身從容以處譏忌之百至而唐以再造文天祥以不退不進之身搖落於王煥陳宜中之黨而終宋之世君臣兩受其傷昨科臣雷德復參輔臣嚴起恆一疏備極污蔑眾心揣摩□□□在輔臣之心迹皇上鑒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假之天下臣民共耳目之豈俟臣贊且德復之造端本末授受機關亦路人知之臣又何敢過為吹索今誠使輔臣以高蹈之鴻迹矯子雄之鼠嚇舉朝內媿或尙改轍又未必非皇上激厲風軌之大端後注永歷四年四月上行狀云服闋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職時科臣金公堡袁公



彭年丁公時魁劉公湘客蒙公正發主持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豎夏國祥等交害之廷杖下獄將置之死府君走訴嚴公勸公匍匐求貸其後五君以嚴公力得不死而黨人雷德復誣參嚴公府君抗疏指陳王雷誤國疏凡三上嚴公雖留而志不得伸而黨人吳貞毓萬翱將陷府君於不測府君因求解職

餘姚邵廷采西南紀事卷四嚴起恆傳云黨人獄起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下錦衣衛拷問血肉狼藉中書舍人管嗣裘衡州舉人王夫之謁起恆曰國勢如此而作如此事奈天下後世何起恆曰吾亦究之然無可如何也嗣裘曰誰乘

船山師友記卷三

九

國鈞而令至是相公不可為此言也起恆瞿然索衣冠請對不得入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式耜及勳鎮各疏申救堡等卒得不死起恆亦罷相

五十自定彙己丑年有戲代山陰相公贈懷甯朱侍御一首

律七

菴齋詩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六有少傳嚴公起恆一首

自注字秋治山陰人寓籍真定辛卯以抗孫可望被害五古

正鈞按先生初次赴闕其始至在永歷二年戊子冬見於章靈賦注其歸楚在三年之春見於自定彙按是年有嚴公起恆一鄉人別漫記一條下接敘晏奉常審明和詩事審明以永

歷二年為太常博士若詩作於二次在闕時則四年審明已遷郎中不得稱為奉常據此則嚴公書蕉葉當是先生初次赴闕所目擊者章靈賦注云所見尤為可憂此亦其一端也

又按行狀敘服闋官行人下即接云時科臣金公堡云云則先生之就職在永歷四年春行狀所載甚明益見劉氏之隸官行人於己丑夏為不加審矣詳實錄桂王紀詔獄係二月事先生勸嚴公救堡等潘傳云借管嗣裘蓋與行狀詳略互異請允輔臣乞休一疏後注四月與桂王紀正合則同董雲驤所上者正是此疏近始弁乞終喪免闕試

船山師友記卷三

十

疏接逸得之潘傳及行狀均云三上疏章靈賦注亦云既三諫不聽諫道窮矣則當日所上尚不止此一疏也又按先生當日從王舊僚所著錄諸人中尤於瞿嚴二公始終惓念則以二公孤忠濟難實為永歷國命所繫又非獨知己之私感已也

金黃門堡

金堡字衛公別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縣移疾歸南都陷魯王監國浙東堡棄家依之已知魯王無遠志走閩陞見抗疏言鄭芝龍擁兵自大無效死興復之志思文皇帝心善之已而以母憂解官全浙陷不能歸遂避地沅州永



歷二年楚粵稍定山山達桂林瞿式耜奏請召堡有旨召見堡上疏言曰今日天下敗盡陛下據一隅而望中興非有夏少康漢光武之憂勤剛斷終無濟理如欲為晉元宋高因人成事亦何者為可因之人也今日大患莫甚於閩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復以匪人持政柄貽閩外輕郝永忠殘賊已復之士宜檄楚督檢之正法陳邦傅無尺寸功爵上公假救自稱世守宜褫其爵馬吉翔扈從之勞爵列侯酬之足矣宜勿使與政從此收拾威靈一歸之陛下庶幾人心可壹天命可延疏入吉翔大怒思以陷堡上召閣臣朱天麟問曰金堡何等人也天麟對曰堡在隆武中為給事直諫以參鄭芝龍為思文皇帝所倚用者上變

船山師友記卷三

十一

色曰卿謂芝龍為可參耶天麟知上意遂票嚴旨切責堡自上之立羣臣率苟容無敢昌言者堡疏入舉朝驚愕詆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時魁推重之堡孤立亦遂與相得嚴起恆於上前力稱堡言雖過當然皇上起多難萬不可譏直臣上意稍解故堡諸劾功罪亦稍得行永歷三年孫可望求王封堡疏爭中外以為允乃罷王封之議朱天麟居南甯日與陳邦傅謀所以傾堡者欲因孫可望以召上殺堡乃遣胡執恭作偽冊寶封可望奈王事既成會梅關告急夏國祥以敵旦夕至誠上去肇慶而挾陳邦傅以鉗上且以東粵不保為堡等謀國無狀之罪吳貞毓與馬吉翔謀已定上乘肇慶瞿式耜嚴起恆諫不聽既至梧州

吳貞毓率其黨數十人連疏攻堡及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把持國政裁抑恩紀謀危社稷遂褫職逮下錦衣衛拷掠嚴起恆率羣臣跪伏求贖不聽諸刑皆備而堡刑尤獨酷幾死者數四瞿式耜抗疏申救不聽曹志建焦璉胡一清楊國棟馬進忠交章申救乃下法司定罪高必正人見吳貞毓等迎謁請為殺堡必正既陞見出即就堡舟次抱堡痛哭吳貞毓等始戢遂得減死論成清浪衛不得違留客桂林瞿式耜館之堡左足創舉須杖而行遂絕意世事桂林陷祝髮為僧去世所稱澹歸大師者也

永應寶錄本傳

章靈賦蓋齋注云時山陰虞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

船山師友記卷三

十二

下諫者金堡於獄幾杖殺之

行狀云時纒騎掠諸君舟僕妾驚泣府君正色責之而止

南窗漫記云挑燈說鬼亦無聊飽食長眠未易消雲壓江心

天渾璽蝨居豕背地寬饒禍來祇有膠投捺疾在生憎蝶與

儻劣得狂朋爭一笑虛舟虛谷儘逍遙金衛公堡詔獄後足

折臥舟中余往省之書此見示時余拜疏忤羣小怒亦將謝

病入山矣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云後起如金道隱亦亭亭獨立分作者

一席

遺興詩序云王君謂是十三年前借山在靈谿所作於是次



韻而和之不能寄甘蔗生也爲之悽絕

鼓棹初集有聞丹霞謝世遙爲一哭尉遲杯一首

正鈞按南窗漫記引述嘯昔所辱贈示之作有金道隱黃

門堡自定稟答姚秀才詩亦有兼呈金道隱之語與之酬

唱甚夥先生勸嚴起恆救堡等事在二月永歷實錄桂王

紀五月戊金堡丁時魁漫記云詔獄後則先生過舟中省

道隱蓋在五月以前也

又按劉氏毓崧曰自定稟已未聞聖功詩首二句云閒

愁生死外回首故人無蓋言肇慶梧州舊僚已盡則金堡

已前沒可知正鈞按李介夫天香閣隨筆云金道隱諱堡

船山師友記卷三

三

爲永歷御史彈孫逆廷杖戍金齒罷啟泉督師廣西留之

不行孔有德破桂林啟泉與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

德請葬啟泉有德義其請葬畢即削髮僧服東歸自號澹

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又南疆釋史言堡以庚寅冬薙髮

爲僧後二十餘年而終庚寅至庚戌正二十年其沒當在

庚戌之後辛亥壬子癸丑之際也借山甘蔗生均道隱別

字

劉僉都湘客

劉湘客字客生別號端星陝西富平人少爲名諸生陝西陷兄

遠生客於贛遂依以居恍惚有當世志爲贛撫李永茂所器重

隆武中薦於朝授汀州推官擢山西監察御史聞陷走廣東上

踐祚與擁戴李永茂薦爲三秦人望可大用王坤惡其不諂已

假御筆抹斥之永茂致仕去翟式相奏改翰林編修充日講官

坤復阻之爲輟日講上自桂林出全州劉承允奏請封馬吉翔

及郭承吳嚴雲從伯爵御史毛壽登疏論之侍講周鼎瀚謂承

允壽登疏湘客所草也承允怒矯旨縛之闕下將杖之廷臣跪

救不釋承允佯跪求免乃釋之湘客落職時承允欲邀上幸武

岡湘客與翟式相言上宜返蹕桂林中制粵楚式相馳疏諫承

允怒上遂入武岡湘客既斥避兵居柳州承允降上奔柳乃復

湘客職救往桂林協贊留守軍務上幸桂進中允郝永忠潰掠

船山師友記卷三

丙

桂林上幸南甯救湘客返桂安撫及廣東反正上出肇慶湘客

入見擢侍讀學士朱天麟王化澄以湘客非科目不當入內制

忌摘之湘客請外除遂用前御史積資改都察院僉都御史協

理院事與都御史袁彭年秉憲綱裁正冒濫吉翔故怨湘客至

是益甚遂日爲蜚語稱湘客與彭年結科臣丁時魁金堡蒙正

發結黨把持永歷四年上奔梧州吳貞毓等奉吉翔意率羣不

逞交參湘客堡時魁正發遂逮下獄掠治之革職胥靡論湘客

出獄無所歸客桂林數月桂林陷丁時魁降邀湘客出湘客匿

緇流中得免李定國復桂林遠生赴之定國顧往往就遠生問

湘客堡甚摯桂林再陷匿賀縣山中未幾卒

永歷實錄本傳



五十自定彙庚寅年有劉端星學士昭州初度時初出詔獄一首五律

正鈞按劉端星箸有行在陽秋言粵事甚悉昭州為平樂舊名自定彙是年有晨發昭平飛雨過驢脊峽上泊甌灘會月上有作一首泊甌灘是平樂縣吟出昭平至平樂水路今初度詩有云過嶺金風煖當階暑日懸當是七月間蓋先生亦以此時去官與端星同至平樂也南窗漫記引述疇昔所辱贈示之作有劉端星學士湘客則同在梧州時尙多酬贈

蒙給諫正發

船山師友記卷三

五

蒙正發字聖功崇陽人隆武元年以諸生舉義兵敗走長沙投督師何騰蛟授推官銜參章文毅曠軍事從守湘陰經年長沙失守騰蛟走永州曠守祁陽時桂藩駐蹕武岡曠薦正發為翰林院庶吉士疏云正發以諸生起兵崇陽臣服其勇棄家不顧仗策南來臣服其義甫解纜遂登賢書臣服其學帷中運籌盾頭草檄臣服其才督催餉務衣敝肘見臣服其廉與臣共事兩載不啻離臣一步不局求臣一官臣服其靜而正疏上為劉承允所沮遂以兵部司務改授翰林院待詔已曠集潰兵為恢撫營復題正發戶科給事中總理軍事未幾曠沒於東安大兵入武岡桂藩移蹕桂林騰蛟遂薦正發入內掌戶科事永歷

二年李成棟以東粵反正正發率滇兵扈蹕至端州四年上奔梧州吳貞毓等疏攻正發結袁彭年金堡丁時魁劉湘客把持朝政逮下獄掠治之後歸楚復二十餘年沒事紀

南窗漫記云蒙聖功給事正發款乃聲九十首曾授余訂之其警句則片帆影挂前川月透枕霜清五夜鐘藥市藏名嫌有價鷗羣不亂信忘機荆臺不樂呼先輩高閣從來東腐儒千里孤身分兩地一天雪意釀同雲潭經積雪波增力樹過重陽葉盡凋更擬卜居遷赤甲遙憐知己在丹霞丹霞居歸隱堡詎可不謂句意雙到

三湘從事紀

船山師友記卷三

六

功始終從序蓋齋文云華亭公以勞歿義興公以莞終余與聖事其間也蓋齋賦不死而今日又從而言之則我兩人終出黎平與天下自取之也余何忍復讀三湘紀事哉

六十自定彙甲寅年有送蒙聖功暫還故山一首七律 乙卯年有萍鄉中秋同聖功對月一首七律 己未有聞聖功訃讞賦一首七律

蓋齋編年彙丙辰有雨中過蒙聖功斗嶺五首絕

蓋齋分體彙庚申年有重挽聖功一首七律 辛酉年廣哀詩弟十八有蒙諫議正發一首自注云字聖功崇陽人己未沒 五古

正鈞按聖功永歷實錄未為立傳湖南通志流寓傳云寓

140 舟 廣 日 集 卷 第 一 反 文 小



衡陽又明代職官表十一有湘陰訓導蒙正發詳章文毅  
薦疏云以諸生起義又云甫解繫鞵卽登賢書正發之起  
兵在隆武乙酉應以丙戌南關得舉其官訓導按三湘從  
事紀自述有癸未準貢之語則其官湘陰當在起義以前  
又按明季南略東粵反正瞿式耜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  
迎駕往桂蓋卽紀中所謂扈蹕也聖功以康熙己未沒去  
庚寅從王時已三十年攷衡陽縣志流寓正發沒于衡陽  
南鄉之斗嶺故晚歲與先生游處見於自定藁各詩也  
管舍人嗣裘

船山師友記卷三

七

頑壬午鄉舉張獻忠陷衡州購索人士充偽吏嗣裘走匿深山  
獻忠促令捕殺之其兄嗣箕爲應捕代死會獻忠去得免已而  
遊廣東故與蘇觀生善及是遇觀生于廣州觀生立唐王聿錡  
授嗣裘給事中嗣裘竄匿優人舍得不拜僞命遂遁歸南嶽與  
行人王夫之舉義兵于衡山戰敗軍潰走行在授中書舍人奉  
敕至平樂廣西陷臨川山中冬月負敗絮采苦菜以食與劉  
遠生劉湘客朱昌時行吟谿峒中以死自誓李定國復桂林招  
遠生泊嗣裘昌時出尤優禮之嗣裘見定國赤心不隨可望爲  
僭逆曲說定國決策迎駕定國亦委意焉居軍中與議機務定  
國之東攻肇慶也孫可望遣使覊縻之定國亦以孤軍外懸所

向未利難卽與可望允遂姑通好可望故用張獻忠七疊篆印  
定國承制鑄印給將吏嗣裘諫令皆反九疊至是仍銷九疊印  
復七疊嗣裘日從與定國遣使與隆候駕定國猶豫未遣嗣裘  
大恚曰吾立身十餘年濱死者數四豈更從人作賊邪棄定國  
軍去爲浮屠至修仁不知所終永歷實錄本傳

乞終喪免閣試疏云臣父朝聘以永歷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因衡州被陷僞官句索令下憂憤成疾而終臣方匿處苦塊  
不能逮不肖之企及嗣後奉父遺命與今中書舍人臣管嗣  
裘起義衡山力弱事敗逃死行闕

船山師友記卷三

六

潘傳云桂藩駐肇慶紀綱大壞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  
彭年蒙正發志在振刷王化澄等害之目爲五虎交煽中官  
逮獄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與俱告嚴起恆日諸君  
棄墳墓捐妻子從王于刀劍之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  
雖欲效趙氏之亡明白抗慨誰共之者起恆感其言爲力請  
于廷  
蕺齋詩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七有管中翰嗣裘一首注  
字治仲說李定國迎蹕拒孫可望  
不果甲午遇害于永定州五古  
正鈞按治仲與先生居同里間早歲過從最密按病枕憶  
匡社初集詩題有呈治仲之語蓮峯志沿革門之西十一  
月刊述先生與治仲均與其役詳上第二卷下第六卷  
其同舉義兵乞終喪免閣試疏云奉父遺命武夷先生以



丁亥十一月沒攷章靈賦注云舉兵不利遂由郴桂入粵  
 先世既以從王起家胡為釋此不圖而吝南征之策也戊  
 子冬既至行闕所見尤為可憂又行狀云府君營葬嶽後  
 旦夕悲號膺難西走膺難即指戰敗而言據此則舉兵當  
 在戊子戊子為永歷二年是年十一月何騰蛟兵復衡州  
 則舉兵必在秋間何軍未至之前可知也同走在先生  
 旋復返楚治仲應即留授中書按五十自定豪有康州諸  
義興相公是去秋同鄒管二中舍會公地管即治仲  
去秋指己丑時先生二次赴關治仲已稱中舍可證年譜  
 劉氏毓崧云五虎被劾據南疆釋史在二月丁亥行朝錄  
 言二月朔日甲申則丁亥係二月四日先生勸起恆救五

船山師友記卷三

九

虎即在是日蓋正月在桂林聞桂王播遷即往迎扈是時  
 已至梧州也按劉氏推測甚核時先生就職應未逾月也  
 又按永歷實錄成於緬甸覆沒之後時已康熙元年壬寅  
 嗣表以甲午遇害而本傳云不知所終蓋廣哀詩作於辛  
 酉先以傳聞未審後始得聞確耗也

董行人雲驥

董雲驥字紫帽嘉興人永歷時官行人與王夫之同上疏請允  
 輔臣嚴起恆去位疏入雲驥不待報聞挂冠入南海去永歷實  
錄嚴起

正鈞按先生與雲驥同僚又同上疏言事則平時友善可

知據風倒梧桐記雲驥之官大行在永歷二年四月李成  
 棟反正之時又行在陽秋永歷二年以董雲驥為行人四  
 年四月補董雲驥御史雲驥謝恩時伏地不能起殞于御  
 舟所紀與實錄異攷錢秉鐙藏山閣存彙卷十二行朝集  
 庚寅有哭董紫帽原注嘉興人詩雲驥詩云蠻鄉淹瘴癘閩海共艱  
 難皮骨殊方老神情白晝寒辭榮求遠使原注履請出破  
 格拜天官報國時甘忤原注今春思親淚未乾九原留髣  
 髴萬古葬衣冠久蓄南還彙開箱不忍看於紫帽之志節  
 出處亦略具矣

船山師友記卷三

三



船山師友記第四

湘潭羅正鈞纂

方閣老以智

方以智字密之直隸桐城人姿抱暢達蚤以文章譽望動天下父孔炤萬曆丙辰進士巡撫湖南以失律逮下獄阮大鍼與同郡尤枝害之欲致孔炤於死以智方上計借忌者欲因文場害之使絕營救以智佯為不就試已乃密入關中崇禎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為孔炤伸理得減死論北都陷以智開行歸里大鍼黨欲以從逆陷之幾不免南都陷以智改姓名為吳秀才游南海瞿式耜聞而迎館之會上即

船山師友記卷四

位於肇慶推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司禮監王坤奏薦大臣數十人給事中劉竊抗疏言內臣不得薦人坤怒疑疏出以智于為寢經筵以智既無宦情講官之命為式耜所強授又不見庸遂挂冠去客桂柳間粵西稍定就平樂之平西村築室以居以智詩仿錢劉平遠有局度至是放情山水觴詠自適與客語不及時事楚粵諸將多孔炤部校欲迎以智督其軍以智咸拒謝之永曆三年起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拜詔遣行人李渾敦趨入直以智野服辭謝不赴平樂陷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為浮屠去永曆實錄本傳

南窗漫記云方密之閣學逃禪潔已授覺浪記前主青原屢

招余將有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

水劉安禮詩以寓從與之至余終不能從而不忍忘其纒縈

寶慶府志遷客方以智傳云以智寓居新甯復居武岡之

洞口其居武岡時與衡陽王夫之善既為僧青原以書招夫

之甚勤最後有時乎不再來之語夫之復書云不能披緇以

行寓意赫蹠意難即自而以智下世矣見夫之龍源夜語

五十自定稟丁未年有寄懷青原藥翁一首七律 戊申年

有得青原書一首七律

愚鼓歌夕堂戲墨卷八有和青原藥地大師十二時歌十二首

六十自定稟辛亥年有極丸老人書所示劉安禮詩垂寄情

船山師友記卷四

見乎詞愚一往吶吃無以奉答聊次其韻述懷一首七律

壬子年有聞極丸翁凶問不禁狂哭痛定輒吟二首自注傳聞斃于

泰和蕭氏春浮園七律

薑齋詩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十三有青原老人前大學

士方公以智一首自注字密之桐城人國亡後披緇稱愚者

和五古

正鈞按五十自定稟己丑年有圓通庵初雨睡起聞朱兼

五侍郎從平西謁桐城閣老歸病戲贈一首桐城閣老即

密之平西即平樂之平西村去平樂四十里詩中有秋井拖陰梧

桐新墜之語蓋作于是年秋問先生二次赴闕之時而次



年有劉端星昭州初度一詩作于去官以後詳上卷一昭州即

平樂舊名據此則密之寓居平樂時與先生常相問問也

又按青原在吉安府廬陵縣距泰和不遠蕭氏即蕭伯玉

之後人春浮園係伯玉所居詳者舊集載徐令素唐躬園

墓誌云按唐躬園名端笏先生門人詳第十四卷又極丸老人以書訂船山同

往青原船山不欲往遺躬園行達彼此之意又以母病不

果行按又字承上欲訪廬山以父病不果而言躬園欲訪

廬山在康熙己酉詳後次年庚戌無密之寄書事則遺躬園

當是辛亥和示劉安禮詩時次年壬子寶慶府志所載復

書事當即此一次也劉安禮名仲鎔舉于鄉與兄伯欽俱

船山師友記卷四

三

以清節著聞隱于梅川見永歷實錄劉季鏞傳

郭少馬都賢

郭都賢字天門益陽人父諱以鄉貢知開縣都賢幼聰慧天啟

二年進士授行人冊封閩藩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史可

法等十七人升吏部文選司員外父憂起復除四川參議崇禎

十二年督學江西十四年分守嶺北道十五年巡撫江西時張

獻忠已逼境賊騎充斥都賢晝夜繕堵禦策兵餉會其屬誓約

凡官司一應供給俱指以助餉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都

賢介馬往見責以大義會有尼之者遂以病乞歸歸後北京陷

悲憤不食已南都建可法開闢揚州都賢門人也薦授南京操

江辭不受桂王立肇慶以大學士召時都賢已落髮為僧矣先

是洪承疇方革職都賢奏懇起用鎮遠藩至是入本朝經略

西南以故舊謁都賢于山中饋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

辭不允都賢性嚴介風骨冷然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

兼善繪事寫竹尤妙人得其片紙皆珍異祝髮後號頑石又號

些庵益茹苦無定居流寓沔陽十有六載歸里後結草廬于桃

花江復以詩累客死于江陵之承天寺著有補山堂集些庵雜

著等書增輯楚寶本傳

永歷實錄王允成傳云前僉都御史益陽郭都賢隱居安化

之石門山蒔花種秫頗有佳致

船山師友記卷四

四

南窗漫記云丙戌屯師湖上未能前進一咫而賦歛之重十

倍少司馬天門郭公都賢詠雪詩云四望郊寒連島瘦一天

白起奈蕭何督師聞之怒甚嗾悍師害之會潰敗不果公卒

以文字取禍卒于江陵倪文正公贈公詩云愛他風骨耐他

麤善于言公者也

落花詩序云庚子初冬得些庵大觀諸老詩讀而和之成十

首變而仍雅是故得謂之正

雁字詩記夕堂戲云雁字之作始倡于楚人楚澤國也故楚

人以此為詠歎近則王沙湖補山老人續唱作者連軫予病

未能且十年矣不期病中忽有陽禽筆陣如鳩摩羅什兩肩



童子出現因吟十九首注庚戌年又戲墨卷四洞庭秋三十首自

注遙和補山堂作注己酉年

衡陽縣志流寓郭都賢傳云世亂祝髮居廬山客迴雁峰居

數月瓢笠杖履蕭然自如物色之者輒謝曰爾誤也一夕

留詩寄郡人鄒統魯王夫之等遂泛棹去尋棲于玉沙湖額

其堂曰補山

五十自定藁丁未年有湖外遙懷些庵翁一首七律 戊申

年有些翁補山堂詩和者數十人今春始枉寄次韻奉和并

數翁體一首歌行

六十自定藁己酉年有寄和補山堂詩已就聞翁返石門復

船山師友記卷四

五

次元韻寄意一首七律

真齋詩編年藁壬子年有補山翁坐繫沒于江陵遙哭二首

五律

正鈞按補山堂集浮湘亭詩序後注乙酉仲春先生游湘

鄉與洪龍諸子續浮湘之遊在丁亥詳下弟七卷相去已踰二

年詳承歷實錄桂王紀元年二月敕召郭都賢為兵部侍

郎未赴其時些庵應已流寓在外客迴雁峯未能定為何

時庚子為順治十七年先生是年始定居湘西見虎止湘西草堂記

自是與些翁常有遙寄之作詳先生壬午赴計偕至南昌

其時些庵正官江西巡撫證以編年藁哭些翁詩弟一首

云章門悲節落調著憶交貧道廣公應忘鄰孤病自真則  
先生與些庵蓋始相見于南昌也

張宮詹同做

張同做號別山湖廣江陵人故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少為諸  
生有名崇禎三年追錄居正功應詔出補中書舍人崇禎十五  
年奉敕戒諭楚蜀宗藩未復命而北都陷思文皇帝立乃就閩  
陸見復追錄居正邊功改錦衣衛指揮奉敕使湖南閩陷謁上  
于全州隨駕入武岡復就中書班改編修充誥救撰文官擢侍  
講不合于劉承吳奉救出寓靖黔聞永曆三年春崎嶇達桂林  
會何騰蛟敗沒上命罹式相兼督楚師式相薦同做忠勇負宿

船山師友記卷四

六

望當任以楚事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督師復楚同做盡  
瘁行閒為諸武人所重四年春督軍下全州復東安固永州糧  
不繼而退朝廷自失騰蛟經理錯亂散遣監軍事權不同做  
莫能自行其志每午夜秉燭起欲歔悲吟以寄意嚴起恆奏當  
舉楚事一委之同做然所督者滇楊及馬養麟而已梧州詔獄  
起同做疏言朝廷方危迫不宜用北寺獄放掠言官為王化澄  
所惡會于元煜自楚西來詣闕求督師化澄遂擢元煜兵部尙  
書兼副都御史盡督王馬滇楊之兵以奪同做權元煜者故大  
學士慎行之孫昏耄猥墨既至桂林飾女以嫁趙印選印選遂  
擁之為軍主與同做抗滅胡一青軍食孔有德來攻印選不援



一青孤軍潰印選遽攜帑走有德兵薄桂林同敵單騎麾兵兵皆驚散不聽同敵馳入城見翟式耜曰同敵不死于陣者為不欲曖昧自斃耳願與秉燭行詩各賦絕命詩是夕有德屯兵城西北火光燭城中同敵據枕高臥鼾聲如雷黎明起與式耜沐櫛整冠服坐署中兵入被執桂林不見雪者十五年矣臨刑之日雪霰襍下林岫皆白雷電交作同敵顧謂式耜曰此非先生及做乎式耜笑頷之同敵姿幹清偉日灼灼光出曉外言笑軒爽文筆適勁給事中陳泰來殉難于閩家人避難楚西徭峒游兵或擾之同敵大書其門曰忠臣孝子之家烈風雷雨且將聽命而況人乎擲筆顧座客曰此志氣之必然無足疑者吾輩死

船山師友記卷四

七

當有以驗之後果如其言致雷雪之異焉

永歷實錄本傳

南嶽賦

蓋齋文集

云近則荆溪制相江陵魯尹

自注荆溪即張公仲緘江陵即張公

別拂車轍于層巒觀初暎之輪囷拊劍而義魄增振衣而烈

心引濱九死以崔嵬拯皇輿之遺閔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志士仁人條下云近則瞿張二公殉難

桂林別山義形于色稼軒言動音容不改其素此又氣質之

高明沈潛固非二公之一為志士一為仁人可分優劣也

衡陽縣志流寓張同敵傳云奉使粵西兩寓衡陽與舉人管

嗣表鄒統魯王夫之雅相交歡每自述先世相業及再被國

恩輒泣下嘗遊衡嶽攀陟巉絕賦詩狂吟山猿皆驚噓

正鈞按南窗漫記引云噓昔所辱贈示之作皆苦思索不

得一章首序張別山先生

詳下弟五卷

今詳別山本傳以永歷

三年己丑至桂林翟式耜薦授少詹事是年先生正復由

閒道赴闕亦薦翟式耜忠宣集小東泉詩序云江東對

伏波山有林一叢曖曖蔽空己丑秋日訪別山于隔岸小

樓遙望見之欣然欲往就而望之有屋三楹半毀于兵鳩

工葺之復為編籬拓圃遂成一宅別山顏之為小東泉此

與漫記所言太傅崔公築別館于桂林東岸宮簷為題春

聯

詳上弟三卷

正是一事疑先生與別山酬贈當在游嶽之時

或即在己丑冬間蓋次年春初先生服闕就職而別山時

船山師友記卷四

八

亦督師出楚也

朱侍御嗣敏

朱嗣敏字兼五直隸懷甯人頗工詩善行書以諸生參江西呂

大器軍謀用功授衡陽教諭中湖南丙戌鄉舉嚴起恆奏授中

書舍人歷粵楚軍中改御史監焦璉曹志建軍擢僉都御史方

受命桂林陷上奔南甯嗣敏崎嶇走賀縣入志建軍中鼓勵志

建固守不降未幾以疾卒嗣敏文辯有餘非軍旅才其為監督

也坐嘯而已顧守正不媿阿于疆帥張同敵重之

永歷實錄本傳

五十自定臺己丑年有同通庵初雨睡起聞朱兼五侍御從

平西謁桐城閣老歸病戲贈一首

庚寅年有五日小



欽兼五舟中寄人時兩上書忤時相嫉謫命故及之一首七律

正鈞按南窗漫記云丙戌開楚闕于衡陽兼五本傳云以

衡陽教諭得舉想其時先生已與相識後皆從王嶺外故

過從談讌為更密也

李司馬芳先

李芳先字廣生江陵人熊興麟巡按貴州黔土擾亂遲回未赴

留黔陽山中已與兵部主事李芳先同被執遂繫解常德舟至

中途守者欲其志義寬械繫夜靜守者酣寢芳先蹴興麟起與

謀去興麟曰死吾分也君勉去吾精爽已馳赴武陵刀下矣芳

先執手垂涕而去已復歸闕永歷實錄 熊興麟傳

船山師友記卷四

九

百梅花詩自序云昔同遊者江陵李芳先廣生相見于蒼梧

與酒山陽之涕李侯謂君不忘浮湘亭上盍尋百梅之約為

延陵劍耶將次成之會攸縣一狂人亦作百梅惡詩冒余名

為序敗人吟興抵今十五年矣乃懷昔耿耿且思以挂劍三

子者挂劍廣生遂乘燈下兩夕了之

五十自定彙庚寅年有李廣生自黔陽生還歸闕率爾吟贈

並感洪一龍三陽太僕公及郎君鄭石諸逝者浮湘亭之遊

一首七律

正鈞按廣生與先生同客湘鄉見南窗漫記在丁亥之春

詳下弟實錄稱兵部主事當是從王所授職特自歸闕之

後未知所終百梅詩序末注乙巳榮莒塘記乙巳為康熙

四年序云以挂劍三子者挂劍廣生則廣生之沒亦久矣

姚秀才湘

姚湘字夢峽餘杭人杭陷不冝鬚髮隨金堡出飄泊楚粵丁時

魁欲官之湘罵曰吾死為大明一秀才足矣何用此腐鼠為詩

文亦亢爽有奇氣永歷實錄 金堡傳

五十自定彙庚寅年有答姚夢峽秀才見東之作兼呈金道

隱黃門李廣生彭然石三小司馬一首七律

正鈞按南窗漫記引述嗜昔所辱贈示之作有餘杭姚夢

峽湘蓋即自定彙見東之作

船山師友記卷四

十

彭司馬焱

彭焱字然石孝感人思致明敏工行草書官兵部郎中永歷實錄 錄晏鑾

五十自定彙庚寅年有題彭然石初壁舫一首七絕

正鈞按自定彙庚寅年有胡安人挽詩一首序云小司馬

彭然石焱徵其元配胡安人殉節詩答姚夢峽詩題亦有

兼呈彭然石小司馬之語蓋官行人時相與酬唱之友也

唐閣學誠

唐誠字存之號缺庵武陵人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歷詹

事府少詹事國變後與兄誼奉其父文貞公遺命破家勤王助



瞿忠宣守桂林進文淵閣大學士督五省義師與何文烈相犄角 大兵逼湘潭公得報從桂林倍道援之不克奔端州圖恢復已 大兵破辰龍關兄誼不屈死俘其母入粵遂自囚贖母固請死不屈繫粵西已釋歸或薦之入 本朝作詩謝曰無如世相韓此義不忍絕遂隱秦人山以終 沅湘耆舊集小傳

永歷實錄張同儔傳云唐誠吳李芳皆居喪墨經用翰林兼部院銜分督馬進忠王進才軍 瞿式耜傳云式耜薦一時人望大璫王坤撓不聽給事中唐誠席囊哭宮門上意稍動

船山師友記卷四

十二

正鈞按五十自定稟庚寅胡安人挽詩序又有云宮詹唐誠以次金黃門堡韻七言四章付余屬和余別為五言擬神絃之曲誠字為誠字之譌鈔胥筆誤耳

熊開學開元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調吳江崇禎朝徵授吏部給事中論事逆意貶二秩外用不赴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與給事中姜採同受廷杖下獄所謂熊姜之獄也卒遣戍杭州事具明史南都建起吏科給事中會丁內艱不赴闕中唐王立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少卿僉都御史再疏辭致詔入對開元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納散朋黨俱嘉納之越日授

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兼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丹徒諸生錢邦芭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重違王意已而邦芭復授御史開元力爭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疾汀州破棄家為僧于蘇之靈巖師事南嶽僧退翁改號藥庵開元素精內典嗣其法闢居華山三十年年七十餘卒 南嶽釋史本傳

尹郎中民興

尹民興字宣子平陽人崇禎初由進士授甯國知縣調涇縣行取入都為陳啟新所訐福建按察司檢校尋以兵警疏陳時務十四事帝嘉之召為職方主事數召對稱旨擢本司郎中周延儒出督師命從軍贊畫延儒被譴亦下吏除名久之始釋南

船山師友記卷四

十三

渡起故官旋謝病歸流寓于涇南都覆與邑諸生趙初浣宣城諸生吳漢超等據城堅禦民興多智善謀 大兵攻之損傷最多久乃克民興走入閩唐王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闕亡卒于家 南嶽釋史本傳

永歷實錄郭之奇傳云當上初立詔徵用文安之王錫衮郭都賢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道阻不得達能開元倪嘉慶又皆披緇放浪江湖無興復志

正鈞按六十自定稟壬子年知李雨蒼蒼長逝遙望魚山哭之弟四首云赤壁雄風百戰酣新安碧血灑江南大觀綽板先君歆淒絕吳江老葉庵自注雨蒼早與金正希尹洞



庭熊魚山齊名時金已殉難尹亦先逝熊公僧隱吳江存  
亡未審又落花詩自序有云庚子冬初得些庵大觀諸老  
詩讀而和之成十首些庵即郭天門都賢攷耆舊集郭都  
賢小傳云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民興于嘉魚乃知大  
觀爲尹民興別字大觀而又一字洞庭也些庵沒于壬子  
自庚子以來與先生常有遙寄之作寓居嘉魚時魚山既  
係邑人大觀爾時亦同客彼先生既與些庵雨蒼長通書  
簡雨蒼名占解嘉魚人詳下第十一卷則二公在前不必其相識與否而同  
以遺老守貞互相問故哭雨蒼詩均念及之也惟正希  
已早殉難詳明史本傳正希謝病歸在崇禎中葉先生與

船山師友記卷四

三

李雨蒼相識爲壬午前在武昌應試時詳後今哭雨蒼詩及  
之則正希亦隸籍嘉魚先時或曾相見然以無顯證未便  
編入

### 錢編修秉鐙

錢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安徽桐城人生明季弱冠  
時有御史某闖黨也巡按至皖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秉鐙忽  
前攀車攬其帷眾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秉鐙徐正衣冠  
冒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視莫敢動而御史方幸脫逆案  
懼其聲之著也以爲狂而舍之秉鐙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間陳  
臥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宏光時與大

獄秉鐙名在捕中變姓名逸去南都亡走閩中道周薦授推官  
閩亡入粵永歷三年臨軒親試授庶吉士南雄陷倉卒逆蹕凡  
大詔令悉秉鐙視草金堡下獄營救之改編修管制誥高必正  
黨守素朝梧州吳貞毓郭之奇郊迎欲藉以殺五虎逐嚴起恆  
適秉鐙過戎政侍郎劉遠生舟必正等先在日舉朝人皆說嚴  
公不好想不是好人秉鐙笑曰說嚴公不好者爲救五虎也五  
虎攻嚴公而嚴公反救五虎公以爲何如必正大感悟及入對  
力言起恆公忠無私堡等處分過當乃得改戍秉鐙尋乞假至  
桂林桂林陷祝髮爲僧名西頑久之返里著田間易學十二卷  
初從京房入故言數頗詳後乃兼求義理以朱子爲宗又著田

船山師友記卷四

四

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求之三禮以詳其  
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  
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與記以  
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以小序首句爲主采諸儒論說  
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  
之尤詳秉鐙所著又有藏山閣橐田間集所知錄年八十有二  
而終小腆紀傳 國朝先正事略  
永歷實錄晏霽明傳云及幸肇慶人士稍集瞿式耜留守桂  
林尤加意延恤安慶錢秉鐙詩體整健宜與李來年少善組  
飾皆授庶吉士



正鈞按飲光田間詩集卷十九客隱集癸丑康熙十有吳茂孫謁選都門晤閒有懷王而農一首云憶昔分攜端水濱同時去住困風塵天南十載悲逋客冀北三冬過選人吾道未妨聯迹異交情終在亂離親衡山曾問牆東隱聞說終年舊葛巾癸丑去庚寅從王已二十四年猶追憶及之其與先生之交誼可知茂孫名李芳邵陽人飲光著有所知錄紀永歷元年至四年之事蓋皆飲光所見而知者黃梨洲文定三集方烈婦誌銘云以余所見唯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攷信不誣今按其書與永歷實錄所紀皆合南雷之言信也

船山師友記卷四

五

船山師友記第五

湘潭羅正鈞纂

伍先生定相

伍定相字學父一字玉鉉衡陽人萬歷時貢生十三歲卽通諸經性理通鑑諸書稍長益縱覽羣籍褐衣敝屣授徒以養母動靜語默必與橫渠延平兩先生相昭合鄒泗山先生稱之曰居敬窮理實踐虛求伍子一人而已爲學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書以淹貫爲主船山之學所由本也早歲喜吟詠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於文則文不宣理合文於詩則詩不達情因選漢魏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名二壘以貢入

船山師友記卷五

一

南雍嘗上安民定亂十三策疾革嗥門人王朝聘語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朝聘船山先生之父也祀鄉賢崇禎間督學高彙旃先生世泰題其主曰明布衣理學伍定相之位有風雅堂集今不存所選十一代詩文壘亦不傳沅湘耆舊集小傳 陳聖典墓志

武夷先生行狀云先君子少從鄉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受業先生授徒殆百人先君子爲領袖雖從事制義而究極天性物理斟酌古今以發抒心得之實

南窗漫記云先徵君受學于伍學父先生先生詩文爲南楚領裏先徵君與仲父牧石翁杖履周旋時相唱和末年斂意



深靜不復屬意夫之幼曾見一箋爲釋復支和先君韻者今  
忘之矣唯於卷尾得見過應山絕頂一絕句原草青青入望  
新歸雲將雨潤輕塵祇今江北春將盡渺渺江南愁殺人  
家世節錄云先君少師事邑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研極羣  
籍先生與先君爲師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書萬餘卷  
居恆謂家君此中郎所以貽仲宣者行歸之子後先生猝得  
熱疾瀕急不能語先君躬執藥食先生目語先君如將有所  
授者先君輒俛首不答歸而歎曰吾甯負先生詒命不能受  
仲宣之託也

小腆紀傳王夫之傳云父朝聘受學於衡陽宿儒伍定相夫

船山師友記卷五

二

之與兄介之能大其業而夫之尤奇偉

廣陽襍記大興劉云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

焉子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

果丈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

正鈞按學父先生爲武夷先生業師攷逸文武夷先生行

狀有云歲丙寅大疫學父先生染疾不起先君子日夕不

離牀榻執手以待暝丙寅爲天啟六年先生時年八歲已

入塾讀書漫記云幼曾見其詩則必當晉謁先生傳受家

學鄧氏謂伍氏爲船山之學所本固自不誣特著于篇以

見淵源之所自焉

又按家世節錄云已游鄒泗山先生德溥之門講性命之  
學又春秋家說序云先徵君早受春秋于西陽楊氏進業  
于安成劉氏四書授義由知德者鮮矣章云先子曾以此  
請教于劉望圭先生答曰是體認意皆與先生世不相及  
故不著

譚文學允阜 弟允都 允琳

譚允阜字惺欵衡陽人補邑文學以績學老于塲屋弟允都允

琳均先生舅氏允都字小酉中天啟甲子鄉試乙丑會試以闈

牘觸闈黨置乙榜允琳字玉卿補郡文學篤孝養母國亡後棄

諸生不就試 家世節錄 譚太孺人行狀

船山師友記卷五

三

武夷先生行狀云曾聞之舅氏惺欵譚公言與釋慈山德清

辨率性之旨清爲挫屈夫之舉以請問微晒不答其不欲暴

見類如此 又云歲丙寅大疫學父先生及舅氏小酉公

皆染疾不起其家人子弟皆匿避去先君子獨日夕躬省不

離牀榻執手以待暝

石崖先生傳略云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官吾兄弟以

父母衰老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譚翁引匿南嶽

蓮花峯下

七十自定彙戊辰年有崇禎癸未賊購捕峻亟先母舅玉卿

譚翁以死誓脫某兄弟于虎吻謝世以來仰懷悲哽者三十



餘年翁孫以扇索敏姪書字綴為哀吟代書苦不能請先兄俯和益以老淚淫淫承睫不止一首七律

正鈞按先生早承父兄之教而母黨之賢又如此觀武夷

先生行狀所述則平昔之所染濡可想矣中惟小酉以天

啟丙寅沒七十自定稟詩題言仰懷悲哽三十餘年由戊

辰上推則玉卿翁蓋沒于戊戌以前也

歐陽翁正陽

歐陽正陽衡陽人見文集石崖先生傳略

石崖先生傳略云己卯以乙榜詔太學憶鄉前輩歐陽正陽

翁自北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

船山師友記卷五

四

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野中矣

正鈞按家世節錄先生母黨之戚有歐陽炳字元素炳子

瑾崇禎六年鄉舉第一人此正陽翁未知是否一家俟攷

梁明府志仁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銘之裔也萬曆末年舉于鄉崇禎六年

授衡陽知縣調羅田賊大擾湖廣志仁日夕儆備羅汝才謂左

右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不忍加兵侯其去當取之

會邑豪江猶龍與賊通志仁捕下獄猶龍知必死潛導汝才別

校來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

訓導盧大受督民守禦城陷志仁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

繫抑使跪罵曰我天子命官有屈膝賊輩耶賊怒碎其支體焚之妻唐氏被逼大罵奪賊刀不得口齧賊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羅田斬其別校曰奈何擅害長者以錦繡斂其夫婦屍詔贈志仁蕪州知州廕子祭葬有差明史忠義本傳

忠義本傳

南窗漫記云梁東銘先生志仁上元人早受學于吾鄉曾舜

徵先生鳳儀以鄉舉宰衡陽清執不合于上官左調羅田甲

戌流寇陷城死之泄官繁尤不廢吟詠曾見其書扇一絕二

句云再來祇恐無尋處好記懸崖一古松可謂清絕又入觀

道中寄家兄叔稽近體四首中一聯云渡江十日酒遮屋五

船山師友記卷五

五

更霜置之薛許昌集中亦為拔萃矣

家世節錄云先君子文詞詩歌不數操觚夫之所獲見者送

邑侯梁東銘志仁入計序及贈處士陶翁萬梧夫之文今皆

忘之矣

正鈞按節錄之入計與漫記所言入觀正是一事觀此則

東銘于先生家其親洽之誼可想漫記係晚年之書引後

辰天中日猶稱為先生則以本邑賢吏而父兄又均與交

好其殉難在甲戌先生時年十六入泮已二年矣則平居

必常接見無疑也

鄭尙書逢元



鄭逢元字天虞又稱天瑜平溪人少警敏沈厚天啟中進賢熊侍郎明遇忤魏忠賢謫戍平溪激賞於諸生中許以公輔器舉崇禎六年鄉試由婺川教諭擢衡州府同知晉知府十六年以平賊守城功升副使尋加參政監滇黔楚蜀粵五省軍兩京既覆妖僧冒福藩者誘煽平清沅晃間天虞知其贖與蜀按米壽圖總兵皮熊計擒之唐王進天虞太僕卿永明稱號召監督羽林轉太常戊子冬進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總督滇黔楚蜀軍務以保黔功尋加尚書右都御史庚寅孫可望據黔稱秦王跋扈天虞書王命諭以諷適丁父維正憂卜葬餘慶城南而奉母居蒲郵可望強起之天虞婉辭以書云絕裾請纓温太真之後

船山師友記卷五

六

勁依劉為命李令伯之陳情杜門不出者八年永明居滇特召授禮部尚書仍兼兵部參與機務永明被執遂祝髮滇之寶臺山自號天問和尚與丹徒錢邦芑為方外交著述甚富兵燹無存雍正中裔孫必楷於舊家敗麓中搜得谷口集一帙玉屏令東陽杜兆豐及邑子田榕序刊以傳皆晚年歸隱後所作也友莫芝詩詩紀永歷實錄陳友龍傳隆武元年有假稱宏光皇帝入沅州何騰蛟不能辨遣使起居僉都御史鄭逢元發其姦擒之伏誅病枕憶得癸未年有聞郡司馬平溪鄭公收復邵陽別家兄往赴之一首絕七

船山師友記 卷五

嶽餘集有聞鄭天虞先生收復寶邵別家兄下山而西將以臘杪往赴愴然而作一首自注癸未匿正鈞按憶得與嶽餘集二詩互異蓋憶得為初起之草而嶽餘集為定藁也攷逢元崇禎十四年為衡州同知見通志職官表舊集劉惟贊傳云癸未之亂與衡州同知鄭逢元督義勇殲賊魁惟贊字子參與先生至交天虞既為先生本郡官必舊日相識而又與子參共事故欲赴之也又按嶽餘集接編月中曉發僧俗送者三十人皆攀泣良久予亦淚別五律二首則既出山往赴矣而蓮峯志總序有甲申春出自峯下之語則是行未遠即返也

船山師友記卷五

七

劉水部明遇劉明遇字浣松四川人初官司理或曰事桂王入翰林為經筵日講官常避亂居武岡洞口已遷新甯象王峯著書吟詠以自遣之食則講學受徒給養所著有雲勸齋集石蒼詩選明季新甯多詩人逸老如劉禹甸雷在崑李枝茂謝國安諸人皆與之遊在崑尤師事之詩有奇氣實慶府志家世節錄云丙戌歲鄉試楚士于湖南劉浣松水部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夫之已授之鐫者先君怒曰汝以是為儒者分內事也卒不許竟其事南窗漫記引云疇昔所辱贈示之作如張別山先生劉端星

四八九



中丞湘客金道隱黃門堡劉浣松太史明遇及上湘龍季霞  
孔蒸餘杭姚夢峽湘皆苦索不得一章其他可知也

病枕憶得丙戌年有劉浣松水部屬余訂丙戌闈牘賦答一  
首五律

正鈞按憶得丙戌一詩領聯云文昌來自蜀衡嶽固為荆  
攷是科試士于衡由何騰蛟奏請當即浣松典其事故得  
以墨牘屬先生點定浣松四川人故云文昌來自蜀先時  
鄉試湖南北皆在武昌此以兵亂開闢衡陽故有次句家  
譜云陶孺人葬王衡山參憲劉明遇誌其墓按陶孺人以  
丙戌十一月初四日沒則亦作于是年也

船山師友記卷五

八

又按湖南通志職官表十一明遇曾為衡州推官又為祁  
陽知縣南窗漫記成于晚歲稱為太史則府志云桂王府  
翰林者較確蓮峯志亦譏于丙戌詳下弟七卷浣松詩已為編  
入則以其為藩邸僚屬素所推重可知也

金觀察九陞

金九陞全椒舉人崇禎十四年官分巡上湖南道衡陽縣志職官表

文集石崖先生傳略云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  
欲為治北裝邑有劣而臬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  
千金滙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  
可兄喜形於邑曰是吾心也遂峻拒之

正鈞按金公此舉蓋明季風尚如此雖賢者亦習焉不察  
宜先生峻拒之也金公事實俟攷

船山師友記卷五

九



船山師友記第六

湘潭羅正鈞纂

夏孝廉汝弼

夏汝弼字叔直其先祖曰永亨明初授交趾諒江府同知監造糧舟開船場於臺源因家焉汝弼祖父皆諸生當崇禎時夏氏尤盛何騰蛟奏于衡州試士汝弼以第五人舉于鄉時變日棘不復求仕性倜儻負勁氣與王夫之兄弟友善流寇陷衡州汝弼居蓮華峰夫之避亂蓋依以獲免云桂王子既稱尊號保於武岡汝弼聞行衡邵山谷中知其無成顧無以自全遂棄巾服自號蓮冠道人歌哭無恆獨攜一童子囊琴登邵陽梓田山就

船山師友記卷六

古木鳴泉閑踞石彈琴或泣或吟或旁遊白石銅梁諸山觀瀑布旁皇山中數日不返返則仍居山樓自炊而食其山臨望官道桂王子常登焉所謂車駕山者也山下有蕭常廢者數相遇知其非常人要之家中留月餘復去自此絕迹矣明亡數十年遺老舊臣伴狂敖遊居衡湘者尤眾或為沙門或潛伏巖壑衣明衣冠皆莫知其姓字而汝弼以能詩人往往傳之然不能得其里籍其後有編其詩入楚風補者始著為衡陽人人猶莫能徵也又二百年鄧顯鶴按訪逸民尤有意乎其人殷殷求所謂蓮冠者躬尋車駕山訪問其軼事又得王夫之懷夏叔直詩及李國相晚年亦有哭汝弼詩始知其終隱九疑以餓死云顯鶴

既審知其姓名行迹悲傷其志以為庶幾聞伯夷之風者而汝弼子姓今實居臺源為大族譜牒載其生年世系甚悉至其後遞迹所在及平生文辭亦不能詳矣汝弼以諸生名動衡湘又前知二王傾危無一命之祿其居於家當可自安而一往不顧甘同朽於草莽士果各有其志耶其名若滅若存垂數百年雖其子孫不能增益於他人所聞知之外尤可哀也舊志傳汝弼於隱逸而不言其餓死餓與否誠不足為汝弼輕重然非顯鶴烏能發其孤衷傳其枯槁憔悴之情乎汝弼三弟曰汝為汝翼汝偕並有名諸生中

衡陽縣志

蓮峯志沿革門云宏光元年夏堵公允錫隘之作前字王介

船山師友記卷六

之夏汝弼王夫之實經營之

述病枕憶得云丁亥與亡友夏叔直避購索于上湘借書遣日益知異志同心搖蕩聲情而榮括于興觀羣怨

惜餘歸賦自跋蘆齋逸文云丁亥夏做少陵文山作七歌與夏叔

直氏將奔辰沅求義興堵公所在效死至中湘道阻不能往病枕憶得丁丑年有夏日讀史曳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先

生一首七律

嶽餘集甲申年有繇戀響臺眺一奇石而上同夏叔直援石曲折遂得方址巋然可臺一首五絕曉同叔直出寺拂讀米菊水所鐫譚友夏嶽記一首五古



病枕憶得丁亥年有淫雨彌月將同叔直取上湘間道赴行在所不得困車駕山哀歌示叔直一首七古

賸稔壬辰年有重過蓮花峯為夏叔直讀書處一首七律

薑齋詩分體稟辛酉年廣哀詩第四有夏孝廉汝弼一首注自

字叔直己丑避鬚鬻遠山中幽憤而卒 五古

正鈞按憶得夏日讀史一首隸于丁丑丁丑為崇禎十年

先生時年十九則與叔直締交最早按家世節錄言先君

于後進以文字求點定所鑒別俱為名孝廉有郭季林鳳

隰夏叔直汝弼諸人則叔直嘗受業武夷先生宏光為福

藩所建號觀贖稟重過蓮花峯詩題云為叔直讀書處證

船山師友記卷六

三

以嶽餘集甲申諸詩則蓮峯當是叔直常居之所此兩年

先生避兵相依故縣志云然也同遊車駕山在丁亥五月

鄧氏所引叔直白石峯記甚明按沅湘耆舊集引夏汝弼

午梅雨新霽與王子而農披榛徑登白石峯夫以是峯之

特立于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

謂天也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也天者果有所轉與

則亦宜有所轉者存何居乎其必轉之荒遠而始以為

大乎則吾未知其定有焉否也云云鄧氏懸鶴云予既

得叔直先生楚風補所載同夕堂遊車駕山一詩復從湘

鄉縣志按得此文而後先生之而先生旋以父疾返衡家

志事交遊乃稍窺見崖略錄 次年膺難走行闕中間殆未與叔直相聞而叔直即

以己丑沒也

夏汝為汝弼弟諸生 衡陽縣志 夏汝弼傳

衡陽縣志山水第八云承水西流六里過臺源寺東所謂紫霞市也民俗通呼臺源王船山遇夏仲力受絮衣之處集中有詩

嶽餘集有癸未匿嶽寒甚下山訪病兒存沒道中逢夏仲力

下竹舁憐不能語哀我無衣授之以絮歸山有詠一首五律

正鈞按劉氏毓崧云蓮峯志卷三稿本有同邑夏汝為仲

力訂之語則汝為字仲力也

文明經之勇

文之勇字小勇衡陽人明季恩貢生丁亥藍山遇寇死分體稟廣哀詩

船山師友記卷六

四

南窗漫記云亡友文之勇小勇有句云人誰從問字風不可

開門于江西派體中自居勝地而其荒涼寒苦之狀簡傲絕

俗之致亦槩可見矣小勇所居儼郊外一破屋每旦待糴而

炊而長日一卷嘯歌自如斯人亡後戚戚憂貧未壯而氣衰

者成乎風俗不復知此風味矣

病枕憶得己卯年有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一

首五律 壬午年有朱亭晴寒寄小勇一首五古

薑齋詩分體稟辛酉年廣哀詩第二有文明經之勇一首注自

見上

正鈞按柳岸吟軒睡弟四首有云為報泉臺舊知己儂非



劉向與楊雄自注亡友文小勇以二子相獎廣哀詩有云  
波光閉寒帷論藝終長宵握交亦有始耦俱立清標又有  
云所恨委荒草未能生蕙薜商音既中絕朱絃誰共調可  
想交誼之厚五十自定稟甲午再哭郭季林詩題云追悼  
文小勇匡社舊游則當日立社似小勇主其事丁亥為順  
治三年先生早歲同里友朋惟小勇之沒最早也

歐陽文學惺

歐陽惺字叔敬衡陽諸生丙申溺湘死蓋齋分體稟  
廣哀詩注

病枕憶得甲申年有東安得歐陽叔敬弟詩見憶賦答一首

古五

船山師友記卷六

五

五十自定稟丙申年有哭歐陽三弟叔敬沈湘六首絕七

蓋齋詩分體稟辛酉廣哀詩第九有歐陽文學惺一首自注  
于子

為中表弟少子二  
歲餘見上 五古

正鈞按廣哀詩注云于子為中表弟攷家世節錄云先太

孺人姓譚氏外王母歐陽太君歐陽太君生元素公炳舉

于鄉官郡丞證以叔敬詩第五首有岸谷消沈羊叔子推

恩無分到中郎之語則叔敬為母黨之戚無疑稱之為弟

應是元素諸孫行丙申為順治十三年先生年三十八歲

詩注云少子二歲則叔敬沒時年三十有六常甯縣志流

寓傳云王而農先生甲午移居常甯丁酉返南嶽而五十

自定稟丙申年有重登雙髻峯一詩則是年先生當暫一  
至衡而因以哭叔敬也

郭孝廉鳳躍

郭鳳躍字季林一作季陵衡陽人中崇禎壬午鄉舉人亂後隱  
居石獅嶺下竹塢藥欄日吟嘯其中以自娛有涉園集不傳沅  
者舊集  
小傳

南窗漫記云豈非天下士所重世間名令我南原上長吟憶  
耦耕此季林見懷詩也余度嶺孤心雖未能見諒然季林自  
率其退靜之情殷勤以相規正固自不忍忘之自注季林  
名鳳躍  
又云郭季林有涉園草一帙竟陵體也其有意致者良自

船山師友記卷六

六

灑然

病枕憶得庚辰年有月下步春溪徑抵金錢衝訪季林因與

小飲一首絕七

五十自定稟辛卯年有過涉園問季林疾遣作早梅詩四首

絕七 甲午年有再哭季林兼悼小勇匡社舊遊一首律五

正鈞按家世節錄季林亦嘗受業武夷先生詳下向一憶  
琦傳後

得己卯年匡社初集詩題有呈郭季林之語詳上文小故  
勇傳後

哭季林詩尚追念及之先生辛卯由粵返楚而季林已疾

觀甲午一詩題云再哭季林蓋沒于癸巳也年譜劉氏繡

崧云據南窗漫記所言此詩當作于先生度嶺之歲度嶺



有兩次所謂退靜之情殷勤規正于受職之時較合

李孝廉跨鼈

李跨鼈字一超衡陽人父早世十五成諸生經世亂奉母避祁邵山中時大饑變姓名為人傭耕以給養母病日集方書親治醫藥尋還衡長樂鄉結茅髻山之麓旦夕衣冠侍母足不及五里外舍旁築室經丈子夜燃松脂讀書聲朗朗徹山外雪夜月夕獨攜方竹杖登髻山頂倏哭倏歌人目為狂年四十卒無嗣臨終盡燬所著詩文惟作書貽友人以母相屬云衡陽縣志

五十自定棄乙未年有哭李一超一首五律 丁未年有故

孝廉李一超以懷貞窮愁死不及有嗣息元配林孺人掖咀

船山師友記卷六

七

太孺人于痺病中十四年不舍榻右粹邁危疾臨終悲咽以不得躬親大事為憾啼聲未絕而逝余于一超不淺視道路感泣者自逾涯量裁二詩以將哀尤為太孺人慙悼焉二首

五律

薑齋詩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八有李孝廉跨鼈一首衡陽

舉人避髻山中乙未及 五古

正鈞按衡陽縣志列女有李跨鼈妻傳則跨鼈係衡陽人

哀林孺人詩及廣哀詩題均稱為孝廉而攷衡陽新舊志

選舉表并無之一超蓋亦得舉于丙戌也按廣哀詩有云

昔從嶺海歸未知慈日隕感君獨雪涕慰勉相援引按譚太孺

人以庚寅八月沒先生行狀云聞母病間道歸衡至則母已沒又有云君本酒人雄飛揚越規準折節從幽棲噪吼全元覽據此則一超之風節其與先生之交誼俱可想見矣

何孝廉一琦

何孝廉字偉孫衡陽舉人家世節錄

家世節錄云先君晚歲端居屏人事里社後進聞因夫之兄弟以文字求點定時際欣適亦為論次如郭季林鳳躔夏叔直汝弼何偉孫一琦皆所鑒別俱為名孝廉會喪亂不得竟其用

正鈞按衡陽縣志明代選舉表注云傳書有何一琦云舊

船山師友記卷六

八

鈔科分失攷今詳節錄列于夏叔直之後偉孫得舉蓋亦甲申以後榜也節錄注永歷十二年季秋月述是時季林叔直皆已前沒云會喪亂不得竟其用則偉孫明亡後應亦隱居或早逝也

熊渭公甫

熊甫字潤公黃岡人移居武昌嗜古學尤喜邵子皇極書頗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撰性理格言圖書懸象大易參諸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馮雲路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賊追至躍入荷池以死明史忠義傳  
南窗漫記云壬午初秋黃岡王又沂源曾熊渭川霽會同人



于黃鶴樓與者百人各拈韻賦詩渭公作四言詩末章云試  
望木末好花翩翩清明佳氣勃發楹前渭公以禪制不與秋  
試爲同人祝也命意不落凡近清明者豈科名足以當之渭  
公篤志正學有與李文孫論格致書破姚江之僻爲余序詩  
以眉山淮海爲戒箸緯恤一帙皆四言也有云帝命元老黃  
屋左蘇黃屋左讎命之莫保以追刺武陵相荆襄債事而死  
也

病枕憶得述云昔在癸未春有乾橋園初刻亡友熊渭公爲  
序之亂後失其鈔本

病枕憶得壬午年有黃鶴樓大集用熊渭公韻一首四言

船山師友記卷六

九

薑齋詩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一有熊文學肅一首自注

字渭

公黃岡人癸未武昌陷赴  
通山王蓮池死 五古

正鈞按先生壬午赴計偕自衡陽至南昌明年以道阻由

南昌返衡未嘗復至武昌而渭公亦卽以是年殉節乾溝

圖詩益刻在癸未而渭公序實作于上年也

又按先生早歲外開會文之友莫著于渭公廣哀詩有云

勿用學秦觀眉山同泯沒生死四十秋奉此爲津筏先生

生平力排蘇氏之學其淵源益有自矣

李雲田以默

李以篤字雲田別號老蕩子湖廣漢陽人性醜醜坦率嗜讀書

九經諸子百家縱橫案間爲文多奇情異趣不屑科舉業郝煥  
元督楚學謂人曰吾按視十五郡無右李生者入成均輦下諸  
名流爭招致而意落落也天崇間竟陵鍾譚之說行幽微僻澀  
天下嚮風以篤獨超然謝去其不隨流俗俯仰如此惜僅以詩  
鳴箸有菜根堂醉白堂集王氏士禎感舊集補  
傳 湖北詩人徵略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云因憶昔與黃岡熊渭公肅李雲田以  
默作一種文字不犯一時下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  
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所業未竟而天傾文喪生死契關念  
及祇爲哽塞

船山師友記卷六

十

正鈞按感舊集補傳作以篤當是雲田後所更名雲田係

漢陽人亦見廖氏楚詩紀徐電發續本事詩云雲田才高

淪落巽芝麓爲賦老蕩子行吳梅邨集亦有老蕩子失意

行贈李雲田緒論外編與渭公均屬諸黃岡蓋傳寫者脫  
去漢陽二字也

王又沂源曾朱靜源 熊南吉

王源曾字又沂黃岡人南窗漫記

正鈞按黃鶴樓之集據南窗漫記實又沂息熊渭公王之

病枕憶得壬午有舟發武昌留別熊渭公王又沂李雲田

朱靜源熊南吉七律一首靜源南吉爲里均俟攷南吉或

是渭公宗人皆爾時會文之友也



又按劉氏毓崧云按先生與熊渭公李雲田相識未知年分壬午秋渭公會同人于黃鶴樓先生亦在座然未必是時初識面也熊渭公與雲田皆湖北人距衡陽頗遠是時湖南北統稱湖廣未經分省鄉試皆在武昌疑鄉試時武昌相晤今按先生年十四入學至壬午舉于鄉十年之中更四次鄉試其間自應往試武昌按中間往武昌應試無明文惟憶得丙子年有黃鶴磯五律一首則與諸人交接必非初識于壬午可知

劉行人自煜

劉友光原名自煜字杜三攸縣人前明丙子舉人入國朝為沙河知縣陞行人未赴卒著有西遊草南北行吟把茅外紀終

船山師友記卷六

風香鈔南園雜述香山草堂正續集

沅湘耆舊集小傳

南窗漫記云劉杜三自煜雖自託于竟陵而全墮彼法往往有深秀之句其將入閩應召徑衡有夜宿前溪去郡三十里見

寄詩飄零吾久矣離亂欲何之愁絕遙天碧哀餘斫地時南音同在耳西爽獨支頤相見情無限何能盡所思固自惻惻

警人不昧 又云杜三後寄余山中詩亦足增人愴然之

之懷病鶴無枝帶箭飛經年蕪穢惜漁磯繞牀行脚同香飯

哀筑當筵仍故衣築室喜聞名士並望門真被酒傭非一蛇

霧隱南天遠綿上何人問割腓

說文廣義云攸縣劉杜三自煜作畫自題曰設本周禮設色

字較為雅當

病枕憶得壬午年有劉杜三馳書見訊以歌者秋影見屬答之一首絕 乙酉年有劉杜三將至于前溪渡題畫扇見

寄賦答一首律

正鈞按憶得賦答前溪見寄一詩隸于乙酉則杜三赴閩應召正唐王稱號隆武之元年詳桐城錢澄之所知錄云攸縣舉人劉自□為督師何騰蛟齋奏至行在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旨特授檢討以為騰蛟德也詞林中乙榜惟劉自□一人而已當即自煜無疑其奇山中詩末二句用介之推事應在先生從王歸未久據章靈賦注及自定彙

船山師友記卷六

各詩辛卯以後三數年先生託迹常在祁邵間其與相往還著見者有劉惟贊鄒統魯羅從義諸人詳下弟詩中所

言名士必不出此數君也

又按友三詩淒切婉秀者舊集錄至一百三十首一時故

臣遺老多有酬贈之作中有鄧阜山七律一首云疊級開雲谷漸深窮援到此想投林龍麟洞下松間雨鶴步涼追

竹裏音丹竈可延亡命客黃冠難遂故園心彩雲南望銷魂盡留得餘生學醉吟鄧氏顯鶴云按山在茶陵東八十

里讀此詩知杜三之不能不出山也然其言亦可哀矣

包孝廉世美



包世美字乃蔚衡陽人父友榮母鍾氏以孝姑稱世美中崇禎

壬午舉人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列女

正鈞按衡陽新志郭鳳驤傳云壬午衡陽舉者七人而得

六節士按七人先生昆弟外為李國相管嗣裴郭統魯唯 郭鳳驤包世美國相以下四人均見遺書中

包世美無所見今攷鄧氏沅湘耆舊集凡例列湖以南詩

人有云以及船山諸友下注云洪業嘉劉惟贊管嗣裴包

世美諸人按鄧氏所言必非無據所選乃蔚長樂山居一

詩詩云炎蒸向晚歇寂坐倚檐櫺風覺意先解月當郵忽 明瓜陰涼展葉禾氣水疏莖近覺山居好聊娛物外情

亦清潔可想見其人則與先生同年同邑必相友善也

船山師友記卷六

三

船山師友記第七

湘潭羅正鈞纂

朱王孫禮黎

朱禮黎號紹南藩支定灼曾孫也少補州學弟子員能詩書法

宗二王武岡碑碣多出其手性耽禪悅建一庵終日坐其中有

不滓軒詩草與州人劉春萊齊名鄭親王之取寶慶也隆回未

增禮黎依之以適應滇黔之師桂王沒禮黎以郡王冊寶卒于

隆回寶慶府志 貢翰傳

病枕憶得甲申年有逢明王孫邀同治仲小飲觀伎即席賦

王孫名禮黎書法妙絕精禪理比以請兵平亂幾死於賊七

船山師友記卷七

律二首

正鈞按是年春先生出蓮花峰蓮峰志序云甲申 春始出自峰下道過武

岡因至永州東安按憶得是年有武岡道上槍賦一首 首東安得歐陽叔敬詩賦答一首逢王

孫詩編於武岡道上一首後蓋遇王孫於武岡也又按寶

慶府志明代藩支表禮黎為南安王彥泥六世孫始封岷

莊王梗太祖弟 十八子十世裔孫

李徵君繼體

李繼體字震隅永興人性穎異博通書史篤孝友天啟辛酉副

榜應就銓選以母老不仕撫兄遺孤如己子有盜入其室繼體

與語曰衣物任取幸勿毀我書籍盜慚而退郴州總志 諸品



正鈞按遊齋詩分體稿丙寅年寄訊李爾雅詩題云爾雅  
 尊人震隅先生先君同譜執友乙酉夫之侍先君避兵于  
 便館其宅上詩末二句云當日中原雙轡結夢中還似憶  
 瑤京自注先君與震隅先生兩次連轡赴都詳五十自定  
 稿戊子歲永興廖鄧二君邀宿石角山僧閣是侍先君及  
 仲兄鏗齋遊處五律二首起二句云十月寒潭改三年客  
 艇過末二句郴江隨逝水不與挽流波按戊子前三年正  
 是乙酉與寄爾雅詩可以互證蓋震隅以年誼素相親善  
 時值避寇館其宅上也爾雅名樸大詳第十二卷

船山師友記卷七

二

洪業嘉字伯修湘鄉人補文學喜交遊吟咏與同邑龍孔蒸歐  
 陽淑稱湘三詩人永歷丁亥春降將王進才之兵潰掠而走湘  
 西業嘉死於亂兵著有懶吟隨草蓋齋文集李烈傳  
沈湘耆舊集小傳  
 南窗漫記云上湘洪伯修業嘉與同邑龍季霞孔蒸以吟咏  
 相尚擺脫凡近往往得霜鶴唳空之致丙戌開楚闕于衡陽  
 伯修落第歸徑嶽後賦詩六首寄意宏遠此豈經生心腎中  
 所能有此種性者未幾為亂兵所害何從更得斯人與遊大  
 雅哉  
 梅花百咏自序云上湘馮子振當蒙古時以擗闕游燕中頗  
 以文字自緣飾亦或與釋中峯相往還曾和其梅花百咏隆

武丙戌湘詩人洪業嘉伯修龍孔蒸季霞歐陽淑予私和馮  
 作各百首余薄遊上湘邀余共綴其詞既已薄其所出戲作  
 桃花絕句數十首抵之以示鄭重

漫記又云丁亥春余自窮愁客上湘日與伯修季霞歐陽子  
 私淑江陵李廣生芳先痛飲忘昏曉一夕渡漣水就宿僧舍  
 正鈞按丙戌為順治三年其年唐王聿鍵在閩稱隆武二  
 年故梅花詩序中尚稱隆武先生至湘陰上書章文毅曠  
 在是年之夏詳上卷而秋間伯修亦尚應鄉試衡陽以是  
 知先生在湘鄉與三子相倡和當是冬初也攷永歷實錄  
 王進才兵潰係丁亥二月先生病枕憶得丁亥有元日續

船山師友記卷七

三

夢庵用袁石公韻七律二首按續夢庵在雙峰先生所  
續夢庵登雙峰則丙戌倡和之後已復返嶽以丁亥初春  
降訪止一首復至相聚未久而伯修亦遂及於難也

龍孝廉孔蒸

龍孔蒸字季霞湘鄉人崇禎壬午舉人流寇破長沙購捕紳士  
 授偽職走匿萬山中或攜瓢酒登絕巘悲歌竟日與同縣洪伯  
 修業嘉湘潭王山長岱友善自號筆樵作悠悠筆樵夫四首以  
 見志丁亥潰兵掠湘鄉攜家避石板橋以護母遂及於難所著  
 有類吟白刪存草沈湘耆舊  
集小傳

南窗漫記云季霞與王山長岱夜語詩云竊聽誰窗外琅然



動壁琴葢季霞欲與湖上作者矯竟陵纖弱之習追軌大雅而有志無時與伯修同時遇害悲夫

正鈞按南窗漫記引述疇昔所辱贈示之作有龍季霞孔

蒸又年譜劉氏毓崧云蓮峰志卷三稿本有上湘龍孔蒸

季霞訂之語按蓮峰志當成於丙戌按志沿革門稱堵允

申出自蓮峯下無歲不至言無歲不至必非作於乙酉

若作於丁亥則桂王已加允錫總制不得但稱楚撫

生時客湘鄉故季霞與於參訂也

歐陽太僕鎮子淑

歐陽鎮字山公湘鄉人崇禎壬午舉人雄於文湘鄉志文苑傳

稱其練博通雅詩篇雄麗淹洽湘中稱詩者推為老宿兼工行

草書于淑按南窗漫記亦有才名嘗和海棠百梅詩一旦夕得

二百首戊子春父子俱殉亂死或曰鎮官太僕沅湘耆舊集小

百梅詩序云隆武丙戌湘詩人和馮作各百首歐陽子私淑

炫其英多倍之脫稿後一即相示

病枕憶得丁亥年有上湘劇飲陽山公宅上同李廣生洪伯

修龍季霞山公即君鄭石夜分歸宿錄慶庵月上有作一首

律七

正鈞按憶得上湘劇飲一詩與南窗漫記所云日與伯修

季霞歐陽子私淑痛飲忘昏曉就宿僧舍正一時事皆舊

集鄧氏顯鶴曰檢船山集中有李廣生自黔生還歸闕宰

爾吟贈重感洪一龍三陽太僕山公及邱君鄭石諸逝者

一首按自定稿諸逝者下按洪一名業嘉字伯修龍三名

孔蒸字季霞皆湘鄉名宿獨山公以官稱太僕或當日疇

嘔嶺粵所受爵而方志失攷未之載也鄭石即子私無疑

又按劉氏毓崧曰獄餘集稿本有同里夏汝弼上湘歐陽

淑訂之語今詳先生與夏叔直遊白峯為丁亥五月詳上

則洪龍春間遇害後先生尙未去湘鄉于私父子殉亂尙

在次年戊子以此知先生與叔直遊白石峯時子私必尙

相往還故得共訂其詩也

蕭一夔常廢

蕭常廢字一夔湘鄉人仕履無攷沅湘耆舊

惜餘錄賦自跋蓋齋云回憶丁亥夏做少陵文山作七歌與

夏叔直氏將奔辰沅至中湘道阻不能往重為匪人所困將

斃溝濱得上湘人士蕭一夔破壁相容敗屋荒林相對哀吟

遺稿已亡參差憶得者如此

病枕憶得丁亥年有蕭一夔邀飲桐陰聽叔直彈漁樵問答

一首律五

正鈞按耆舊集鄧氏顯鶴曰湘鄉流寓志載蓮冠道人邑

士蕭常廢見而識之邀至家居月餘乃去按道人即夏叔

直先生與夕堂老人交篤其遊車駕山白石峯常借常廢



邀主其家居月餘作兩先生東道主人談何容易則常磨非常人哉今搜得惜餘鬚賦跋并憶得丁亥一詩正足與鄧說相發明惟遊白石峯時先生年甫三十夕堂老人係晚年之稱鄧說於此稍未致審

阮參軍志道

阮志道字路然別號淡明常甯人早歲讀書太學釋褐授中城兵馬副指揮先後以勳蒙溫旨陞華州同知攝朝邑興平二縣務有逆賊猝起斬關稱號乘間搶磔之以最當殊摧不致請謁用例陞江西按察司經歷攝奉新假歸逸文阮淡明墓志

阮淡明墓志云昔歲在癸未余兄弟隨計吏北上烽屯陸阻

船山師友記卷七

六

舟次章江臘酒春燈過市問俗莫不言阮參軍者攝奉新所治如專更加虔顧深惘然以共嶽雲膚寸未面交也戊子夏芒屨踏暑雨晤公山中古貌深情名言玉屑聽者莫不神怡無幾而謝世卒之四年嗣君文學鄂以狀請誌文存常甯縣志

正鈞按先生與管舍人嗣裘舉義兵應是戊子秋間今淡明墓志云戊子夏芒屨晤于山中殆章靈賦注所云涉歷險阻消戒同志者歟

曹明經國光

曹國光字伯實邑明經少博學能文每試輒冠軍嘗集漢唐宋人語作八股藝比偶天成如出己作性方介不妄投分然通而

善諧郡邑有文譽者皆爭與之遊及子鶴已成明經諸孫皆成諸生又弄孫奕光乃獨築一室日手一卷不少釋率一月置酒召子若孫盡歡焉笑曰陸賈言數見不鮮良是也鄉人有爭輒往平之不解則脫巾以請有大不循者自相戒勿使聞鄉人皆以方高文通王彥方焉莊居有楸數千株直可百餘金比處者誤遺火炮燼願括牛豕粟縷及身與妻子充居作償之光乃詭言野燐慰遣之其為長者行率如此每歲鄉飲邑宰敦迎終不赴卒年九十未陽縣志篤行傳

病枕憶得乙酉年有未陽曹伯實翁丈招同陳耳臣廣文訪

杜少陵故墓一首七律

船山師友記卷七

七

五十自定稿戊子年有未陽曹氏江樓遲舊遊不至一首七律

正鈞按江樓蓋即伯實所居稱為翁文其年輩應長於先生詳行狀云已而諸公辟檄兩及府君卧未陽不往證以戊子一詩題云遲舊遊不至可見曹氏江樓為先生所常寓居之所先生以戊子冬兵敗走行闕據章靈賦注云遂繇郴桂入粵則未陽為塗所必經詩領聯云韓城公子椎空折即指舉義兵敗楚國佳人橋過秋知其作於秋末末二句云霜華夜覆荒城月獨倚吳鉤賦遠游則為行將度嶺言也



船山師友記第八

湘潭羅正鈞纂

劉孝廉惟贊

劉惟贊字子參祁陽人崇禎己卯舉人性剛介尙氣癸未之亂與衡州同知鄭逢元督義勇殲賊魁國變後以中書屢徵不就隱居西眷之石門庵榜曰白雲其地在祁邵之交宅旁有鯉魚山所常還往者王船山鄒良峯郭季林諸人外莫能見也日坐崖中吟咏自適與世事絕一夕夢陳忠潔公遣以書撫膺涕泣曰潛元其召我矣未幾遂卒沅湘耆舊集小傳

永歷實錄嚴起恆傳云永歷三年春楚師敗于湘潭何騰蛟

船山師友記卷八

被害楚兵四十萬失主洵洵蹂躪永柳寶開永州舉人劉惟贊徒步詣行在疏言往者孤倚一鵬蛟其勢已危今鵬蛟且已矣而諸帥之所共爲尊信者自輔臣起恆而外四顧無其人國之存亡惟在起恆之一出而已如以臣言出草茅不足與聞國計陛下誠遣一使徧察江楚黔粵將帥有一不謂臣言爲允者臣請尸兩觀之誅若因循不果勢必一營一督簡任非人連雞駭散民怨兵疑更無可爲之勢矣疏入下廷議起恆不果出已而諸軍無統以趨於盡卒如惟贊言  
冰林詩序蘆齋分體稿云癸巳冬作冰林近體十章亡友劉子參許以偉麗子參謝世稿亦佚亡今年始春承臘萬林一色憶

前詩清思杳不相即率爾別裁不能就泉臺問子參江文通才盡與否相賞無人雖拙何嫌哉

永州府志名勝劉惟贊石門記云環石門而中處有臺臨流傍壁高可六尺許予日坐其中取宋人九九書讀之千迴不輟若將忘爲鄭作者蓋丁亥冬杪也距臺十餘武有瀑泉予曰濯足泉泉之左十里爲鯉魚山去七姑嶺五里山上有巖予曰濁巖或尼之子曰涇渭將誰別纓足自我裁坐濁巖者蒸水兩人澆水一人而已三子者數往數來獨子寢食巖中歷十望朔時哭時罵時笑時歌曾占兩語東諸同人有曰餓比墨胎猶有飯寒疑紫窖却無霜又曰但得三軍饒葛管不

船山師友記卷八

教一世盡修融蓋長至先五日也當是時世人皆清甯容吾濁濁者惟泉與巖眷若有情因蒙斯號以存形影不然高者蒼蒼深者泱泱而目是名吾泉與巖百世之下耳目之者不將謂究此山川哉兩人者包子某鄒子統魯濱水惟羅子英同人則衡陽二王氏介之夫之及郭子某甯子朝柱吾邑徐子璨也歲著雍困敦初秋命門人田子山玉鐫之石  
病枕憶得己卯年有子參計借北上便寄奚中雪一首五律  
五十自定稿辛卯年有小霽過楓木嶺至白雲庵雨作觀劉子新亭紋石留五宿二首題末自注劉云亭下石門石座似端州醉石遂有次作五古  
蘆齋分體稿辛酉年廣哀詩第十七有劉孝廉惟贊一首自注



字子參 祁陽人 避影山 中丙午告終 五古

正鈞按病枕憶得一詩子參與先生締交甚早其徒步上

疏以永歷三年春是歲己丑先生正亦以上年冬至闕故

廣哀詩有念昔奔端州與子相昂激之句觀新亭敘石詩

注云似端州醉石則亦往時所同寓目而感觸及之也辛

卯為順治八年按是年桂王在梧州 稱永歷五年是年先生由粵返楚

劉氏年譜云辛卯夏間僑寓祁陽與劉舍人惟贊所居鄰

近時相往還稽攷至為精確今按六十自定稿有懷入山

所栖林谷二十九首就中青谿石門西石門松紋石亭塢

雲庵四首自注右祁邵之間與惟贊傳所言祁邵之間正

船山師友記卷八

三

同所詠各處亦與子參隱居之地名稱僅亦小異又廣哀

詩有云結伴逃天刑數子爭的礫塵心中夜動機械同牆

闕君死遂紛紜君存猶媿怒尤與子參借隱明證詳冰林

詩序及各詩其交誼之厚可想觀紋石詩作於辛卯而自

定稿又有癸巳元日期同劉子參過白雲庵一詩詳下則此

三數年間以寓居相近過從留宿為尤密也

鄉舍人統魯 左素公

鄒統魯字大系一字近野號良峯鄒縣籍衡陽人修幹美丰儀

天性孝友崇禎乙亥拔貢廷試第一壬午舉人統魯有至性舉

動奇偉衡州陷賊迫紳士受偽職統魯之父承芬傷之曰百口

小計耳袁閣士室黃巾不入勿我憂勉為秦庭之哭可耳乃單

騎之粵上書總督沈猶龍謂保粵莫如援楚猶龍疑之適統魯

之友羅定牧包爾庚在坐曰此楚奇士尚氣節負經濟才在商

雍同研席知之最悉乃從其請卒導總兵宋紀出楚疆復榔

各郡桂王稱號授中書舍人後隱居祁邵山中所在載書簾十

數以從崖栖谷隱人莫得而輒迹也統魯居邵久常主中鄉甯

朝柱家寶慶府志 衡陽縣志

廣陽襟記大興劉獻 延繼莊著云鄒統魯衡陽人與王而農先生同舉

於鄉

五十自定稿癸巳年有元日左素公鄒大系期同劉子參過

船山師友記卷八

四

白雲庵茶話二首五律

正鈞按良峯上沈猶龍書今存湖南文徵五十自定稿庚

寅有康州謠追懷義興相公是去秋同鄒管二中舍會公

地一首管為嗣裴治仲鄒即良峯也章靈賦序云明年癸

巳筮復如之善道斯章因賦以見又注有云蒸水出耶薑

山今謂之黃帝嶺時避地近其處按水經注承水出衡陽 重安縣西邵陵縣界

耶薑山在今據此則章靈賦作於癸巳居耶薑山時今攷

香舊集載良峯詩正有耶薑山寓齋秋夜七律一首證之

癸巳元日一詩則先生與劉子參寓邵時良峯所居相距

不遠也左素公未詳



羅文學從義

羅從義字養浩邵陽人祖時仰父維極世以隱耀重于中鄉從義頗秀美髯穎慧絕倫明季為縣學生以世亂深自韜晦購書數千卷閉戶默誦悠然自得與同縣車以避祁陽劉維贊及衡陽二王交好夫之奉其母避亂中鄉流離之中適有甯居皆從義周全之力也性嚴重端居言笑不苟而事孀母彭不改嬰孺之色側身兵火曲盡孝養母年九十卒悲感行路從義內行甚篤內友諸昆旁及羣從逃宗三黨俱無異視又以其暇治田園廓庭宇嘉木清沼自怡其性故處亂離而顧瞻俯仰寬然有徐年五十七卒夫之為志其墓子瑄寶慶府志遺民傳

船山師友記卷八

五

寶慶府志遷客王夫之傳云初夫之流離避亂寄居無定所足迹恆在祁邵間其奉母居邵陽中鄉主於羅從義家最久教其子瑄成名宿中鄉之人恆樂親之從義死夫之為志其墓有云余之納交於邵人士也自養浩君始而君保先孺人於離亂之中適有甯居尤余終天之不可忘者養浩從義字也

正鈞按養浩墓志文集失載府志言奉母居邵蓋即據墓志中數語今詳先生癸未至乙酉常侍武夷先生避兵永興丙戌丁亥兩年足迹恆在湘鄉戊子己丑則從王嶺外先後無奉母居邵事攷譚太孺人行狀篇末云介之奉母

匿草間夫之開闢嶺表不得奉臨終之訓永歷庚寅八月初二日時介之奉諱于祁陽山中其明年合村于先君子之石按今文集所有無此數語茲從逸文摘出則奉母確係石崖先生今養浩墓志無身侍孺人明文第云君保孺人於離亂之中語意正自未泥按五十自定稿己丑有自南嶽理殘書西歸慈侍困于土人殆瀆不免太孺人恒慙廢食既脫論令去此有作聊呈家兄一首邵陽在衡陽之西故云西歸慈侍蓋是時石崖先生正奉孺人在邵先生歸省以遇難而論令去之也故詩有錯認漁郎歸棹晚桃花不為避秦開之句其始識養浩必在是時若所云居邵主其家最久應在辛

船山師友記卷八

六

卯返楚以後矣

羅明經英

羅英字若庸一字得我邵陽人歲貢生與衡陽王介之夫之兄弟為莫逆交以經學行義相切劘邵人所稱貞士逸民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得我先生明末瞿式耜知其才嘗禮致之英知事不可為辭不就乙未以後鬚髮令下英避入萬山中當事知其賢不加迫責夫之子致志其墓云膚髮等泰山之重冠裳從朔初之風者指此也性篤孝母病肯求醫數百里外哀號勤懇行路感動吳逆踞衡郡人士多歛迹於祁邵西偏英以詩酒往還當金戈鐵馬之世不乏琴詠之趣壽八十有三寶慶府志遺民傳



賈慶府志遷客王夫之傳云其地有羅英者尤與為莫逆交英字得我邵人所稱得我先生者也

七十自定稿丁卯年有重過三山與故人羅君遇贈之一首

自注羅君名映字若庸邵陽人時垂執先兄之紼 七律

正鈞按府志遷客傳其地二字承上居邵陽中鄉主于羅

從義家而言蓋英亦居中鄉也與羅君遇詩注云名映映

字當是英字之謬詩首二句云三十九年彈指閒居然無

恙只青山丁卯上溯三十九年為永曆三年己丑其年先

生由間道赴關嘗經邵陽省母而得我之膺瞿薦當亦在

是時詩特以患難之際追念及之耳遷客傳云為莫逆交

船山師友記卷八

七

非僅一見於三十九年之前可知也傳云故志其墓則得

我之沒應在先生之後虎止別有挽羅得我先生七絕三

首自注云先生全髮以道服終見沅湘耆舊集中

甯孝廉朝柱

甯朝柱字六擊一字迴瀾邵陽人家貧年十五為人備夏夜挽

桔槔作歌里人周宏道異之資使學三年通五經補諸生獨居

芭蕉峯下然松脂照讀苦無書擇藏書家授徒得志覽益博洽

丙戌以五經魁楚士名大著與衡陽王夫之鄰人鄒統魯交好

夫之統魯避亂連邵間多主朝柱家統魯有再至邵陽山中寄

甯六擊詩云朔風一夜變蒼雲三月鄉關酒未醒亡命誰開北

海壁還山漫寄草堂文冰花有意逐人合樣子何情借鳥分旌箭不須愁滿眼荆州樓色繫前軍玩其語意殆亦謝舉羽黃東發一流人也賈慶府志 遺民傳

正鈞按劉子參石門記述同人石甯子朝柱賈慶府志遷

客鄒統魯傳云常主中鄉甯朝柱家則六擊家亦在中鄉

先生與中鄉諸羅交好故時亦往來六擊之家也

王山人文儼

王文儼常甯人明季常上中興戰守策鍾山軍乏餉文儼邀七

十里長動以捐輸國急親董解赴軍晚年隱居東卜園稱東卜

先生衡陽王而農先生來隱常甯之西莊園為孫人食飲皆文

船山師友記卷八

八

儼供贍之者舊集王國甲詩注

正鈞按者舊集載王國甲小傳云國甲字鼎三常甯人述

舊詩第二首云戰守中興策切時空復聞七倉河上粟一

餉鍾山軍東卜餘殘壁西園待隱君承平懷往烈譜牒有

遺文自注云明季高祖文儼先生上中興戰守策命未下

鍾山軍乏餉未陽令奉委催科至署丞不知所為高祖具

酒食邀七十里長動以捐紓國急乃預擇縣治西河干民

倉七以待不二旬得十之八時沿途劫掠高祖親董解赴

軍晚年隱于東卜園號東卜先生衡陽王而農先生來隱

邑之西莊園為孫人飲食皆高祖給之時湖南兵亂乃收



族修譜使不流亡按鄧氏耆舊集先生小傳云緬甸既覆  
沒益自韜晦常匿常甯猶喇變姓名為猶人今攷常甯縣  
志流寓王而農先生甲午山南嶽移居常甯之西莊源丙  
申生子致丁酉復返南嶽寓甯三載為邑人說春秋居游  
多有題詠與五十自定稿丁酉有西莊源所居後嶺前壑  
木末清沼凝陰返映念居此三載行將舍去因賦一首互  
證則國甲詩注正足徵信惟西莊源源字作岡則因聲致  
譌又按甲午為順治十一年桂王在安隆稱永歷八年先  
生時年三十有六章靈賦作於上年癸巳居邵之時已決  
志隱遯鄧傳叙居猶喇事于緬甸覆沒後小誤

船山師友記卷八

九

又按國甲詩注文儼行誼殊不愧先生東道主人劉氏毓  
崧云其元孫稱為文儼先生當是其字也其名竣攷

殷廣文銘

殷銘字浴日常甯人順治朝貢生官澧州學正與衡陽王薑齋  
先生交好為序其文集行世沅湘耆舊集小傳

薑齋文集殷浴日時菴序云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  
知所授者以道聖人經世之意耶其以為所授者羔雁之技  
耶謝侍郎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技道合則  
則堂可無河漢于疊山何也進乎道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  
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少閒無以閱日浴日始以

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習而與言帖括浴日少與余  
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沒今又與余同為訓誥師以自給以意  
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也

正鈞按劉氏毓崧云浴日本常甯士人避兵宜江山中與  
先生所居相近并以授徒自給故序引家鉉翁之事相勉  
也今攷一統志宜江出常甯東南塔山六十自定稿庚戌  
懷人山所栖伏林谷得二十九首就中西莊源小祇園二  
首自注右宜江據此則與浴日避兵宜江山中時當即寓  
居王東卜之西莊源也

船山師友記卷八

十



船山師友記第九

湘潭羅正鈞纂

王愷六

王愷六衡陽人自定稿

和甘蔗生造興詩序夕堂戲云今春有杜鵑花不覺到鐵牆

坳王君延入新齋爲他和石灰泥壁忽拈一帙詩沒其所自

得教認取誰家筆仗卒讀久之乃知是跋漢王君笑指石灰

桶說尋常謂道人認得行貨今乃充此物經紀眯著眼看杯

斛耶者是十三年借山在靈谿所作於是次韻和之按年譜

崧曰按六十自定稿已酉有效和梁體壽王愷六詩云鐵牆

坳頭綠鳳棲此序所云王君必是愷六又云詩中用衛公二

律避暑王愷六山莊會夕兩放歌一首

字自注云甘蔗生故字今攷衛公係金堡之字堡又號

借山亦稱甘蔗生序中稱跋漢因其受杖後左足跛也

六十自定稿已酉年有效和梁體壽王愷六一首歌

正鈞按常甯縣志藝文載知縣張菊人芳寓先生書云頃

襪被雁峯有客持蠶齋落花詩當非而農王子不能次日

過君家愷六乃知方平仙人不妨戲擲長爪姑丹砂也攷

落花詩序云庚子冬初得些庵大觀諸老詩和之其戲墨

中諸落花詩當是一時之作據此則愷六之晤張令必不

出此兩年間詳先生以丁酉去常甯西莊源返南嶽戊戌

己亥兩年寓居嶽後按蠶齋詩贖稿丙辰贈戴晉元詩題

年有南嶽虎止湘西草堂記云迄歲庚子乃徙居於湘西

摘茶諸詩之金蘭鄉卜舍於萊莢塘造小室曰敗葉廬庚子先生年

四十二歲自徙湘西遂爲定居造興詩序後注萊莢塘記

中云看杜鵑花不覺到鐵牆坳則愷六山莊相距不遠又

張菊人書有云愷六又極言蠶齋近日著述淵廣覃精經

苑益先生還山之初與愷六往還甚密故得深悉先生近

狀而愷六之爲人亦可想見矣惜其名與事迹無攷觀遺

興詩序所云愷六應亦與道隱諸人相識也

又按己酉壽王愷六詩云鐵牆坳頭綠鳳栖就君踏花蹤

船山師友記卷九

香泥君今儻字當湘西我句過五君始躋年譜劉氏毓崧

云按是年先生五十一歲愷六五十歲鐵牆坳爲先生舊

遊之地茲復儻居湘西蓋與先生卜鄰矣

李孝廉國相

李國相字敬公一字芋巖原籍富平嘗應募隨都督劉綎平楊

應龍以功赴部聽敘下三峽舟覆負母出巨浪中功牒漂失因

浪迹湘衡間崇禎壬午以衡籍舉於鄉遂爲衡陽人性醇學外

和內剛人莫窺其涯際張獻忠陷衡徧索紳士強以僞職不赴

者死國相引刀刳兩股示不可用得免鼎革後自南嶽轉徙山

谷歲更其處晚築小室植桃數株稱桃塢老人性與道合讀書



風詠得大旨而已著逸齋詩詞二卷均佚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

南窗漫記云小築如拳之室戲作數詩或和之唯芋巖一首

深為枯木撒花軀殼為誰留相看已白頭從人嗤倔強責自

備春秋寒盡鴻聲斷春歸草色柔餘霞擊晚照峯翠逐人流

又云芋巖李敬公國相遺稿屬余訂定今錄其佳句云

絕壑愁難託遠知自有身因之徵旅况能不念伊人日月無

私照山川有異垠懷哉于役者落落聽風塵懷管治仲百粵孤觀淪

荒域生辭一夢慳問天孤雁字無地釣魚灣挂劍情誰寄焚

琴恨未刪蒼梧有舜迹君志在其間哭夏叔直九疑

衡陽新志李國相傳云國相尤善介之兄弟高冠褒衣數相

船山師友記卷九

三

往來夫之多悲憤激發益力自述作國相恬淡優游不役役

於文字或吟詠為樂及服食神仙之術然皆非其好也凡隱

居三十年先介之卒 又山水志云船山南二里有桃塢

李國相隱居之地王李同志互有歌詩

五十自定稿乙巳年有和停雲贈芋巖五十初度四首言四

丁未年有問芋巖疾一首五 戊申年有涓水月汎同

芋巖一首五 己酉年有過芋巖不值一首 不揆五十

齒滿蓬庵見過留同芋巖小酌一首七

六十自定稿戊午年有同須竹送芋巖歸空竟小艇泝湘轉

邵城有作二首七

薑齋詩分體稿辛酉年廣哀詩第十五有李孝廉國相一首

自注字敬公遊彭桃 甲子年有為芋巖定遺稿感賦二首七

正鈞按敬公與先生以壬午同舉於鄉國變後轉徙山谷

三十餘年其貞苦之節可想詳先生道迹後早歲外朋友

朋所與寄贈者尚眾詳下而同邑如夏叔直文小勇諸人

均早歲淪喪郭季林亦沒於先生返楚之時晚歲惟敬公

以同志幽栖數相過從桃塢地在湘西五十自定稿庚戌

巖谷就中小雲山昭陽庵驛間巖桃塢雪竹山 六十自定

稿已酉有因林塘小曲築草庵開南窗不知復幾年晏坐

漫成六首草庵即指觀生居題云呈桃塢老人按詩第三

船山師友記卷九

四

尤韻押留頭秋柔流五字即 漫記所述芋巖所和之原唱 則敬公蓋久已卜鄰於此觀

和陶詩作於乙巳蓋其年長於先生三歲下距戊午十三

年則敬公年六十有三而沒也

又按衡陽縣志李國相傳云其先貴州人以醫世其家為

桂王府醫官故國相著籍衡陽舉於鄉鄧氏補輯楚寶國

相傳亦言其以醫事桂王府耆舊集係鄧氏晚年之書其

前後互異必非無據但劉紱戰沒在萬厯己未敬公時甫

三歲安得有應募之事或為敬公先世事而偶失檢尋也

管文學嗣箕

管嗣箕字弓伯衡陽諸生與弟嗣裘並以文行見稱好縱酒傲



岸人莫測也流寇得嗣箕索其弟嗣箕詭言死矣乃送嗣箕湘潭繫之獄嗣箕談笑晏如兩月寇遁得歸後嗣裘從王死嗣箕則益託於酒居鄉中絕不與諸人往還以壽終衡陽縣志

永懋實錄管嗣裘傳云張獻忠陷衡州嗣裘走匿深山獻忠促令捕殺之其兄嗣箕為應捕代死會獻忠去得免

管大兄弓伯挽歌序云有明文學管嗣箕弓伯以今癸卯冬卒于南嶽百丈山病乃使余有宿草而不得哭其明年返靈筵于高節里之故居乃伸一慟今勿說弓伯之死得年五十有二攷終于室弓伯固久不期此癸未賊投人于湘水雁行相接兄犯其不測以保難弟之節一死矣戊子起兵不利縲

船山師友記卷九

五

而繫諸潭獄刻日就白刃者一死矣庚寅流離困病于嶺海犯難以護難弟子長林一死矣以身突其三死而誰期為一者之考終復得此十三年于荒山樾徑之中昔不為兄賊而今為兄哀耶妄也

蓋齋詩分體稿辛酉年廣哀詩第十二有管文學嗣箕一首自注字弓伯癸卯沒 五古

正鈞按先生同里友朋於弓伯兄弟尤為患難之交挽歌序云戊子起兵即先生舉義事當時弓伯蓋同在行間以兵敗為賊所繫也其脫治仲於難尚在癸未而縣志併為一事自庚寅至癸卯正十三年弓伯蓋又偕治仲至粵以

桂林陷後返楚也

唐處士克峻

唐克峻字欽文衡陽人文學風儀之孫天性敦篤執親喪慎終如禮于時草澤起家至大位者相項背或慙災出仕則笑而不答暇則寓目書史以自怡口不言財利每嘆曰讀者知讀耕者知耕舍是而喋喋於賦役獄訟吾見老輩多矣未有以此矜能者也己未沒鄉人士諡之曰孝亮逸文唐欽文墓志

唐欽文六十壽言蓋齋逸文云欽文氏始與其伯子從家兄石崖游登堂而拜先徵君吾因得與定交以至於今三十七年如一日

船山師友記卷九

六

唐欽文墓志蓋齋逸文云執友孝亮翁欽文唐君卒於正寢嗣子端典端笏以誌銘請含悲增病不能受命端典方躬役墾事端笏越苦次踵門泣曰吾父待此以安于泉壤辭不獲命輒涕而誌以翁信我為知己也 又云翁少年周旋先徵君杖履間今四十餘年矣見予輒愴然道之不孝不能仰答與予仲兄鏗齋交每稱述相與欽欽故欲彷彿先徵君之典型則于翁庶幾見之

逸詩有餘春歌為欽文世翁壽一首自注欽翁服膺羅一峯不釋可以信其所至矣 故長言及之 五古先生集就余借讀久而逸詞有為欽文世社兄壽惜餘春慢一首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3 反文小



薑齋詩分體稿辛酉年廣哀詩第十九有唐處士克峻一首  
自注字欽文己未沒 五古

正鈞按欽文墓志未載誕生之年今攷逸文有欽文妻蘇氏孝壽說云庚戌新秋兩唐子爲其母氏六表徵伯辭焉今壽欽文翁復舉而聯之帙據此則欽文壽序亦作於庚戌庚戌爲康熙九年欽文年六十知其長於先生八歲庚戌上溯三十七年歲在甲戌則與欽文訂交年甫十六也端典字古遺端笏字須竹均游先生門端笏尤有名詳下第十四卷

又按分體稿辛酉廣哀詩序云追平生交游凋替之類仍

船山師友記卷九

七

老栖巖谷唯病相耦而已夫之自弱冠幸不爲人所厭捐出入喪亂中亦不知何以獨存諸所哀者或道在死或理不宣死及其時相轉會以靖其心而安其命而不肖獨參差了然者茂論箴石卽告語亦杜口矣德業文章志行自有一等衰非愚陋所敢定抑此但述哀情不以隱顯爲先後因長逝之歲月序之杜陵八哀詩常病其破蘇李陶謝之體今乃知悲吟不暇爲工有如此者詩共十九首以熊淵公雷發未沒始而殿以欽文翁先生交游中之最厚者略具於是均前後詳著篇中辛酉爲康熙二十年先生年已六十有三自後集中於外開友朋尅哀輓之作其晚歲同里往還

密者如劉庶仙朱翠濤諸人其沒蓋均在先生後也坊識於此

### 劉孝廉象賢

劉象賢字若啟號懿庵崇禎壬午舉人少孤力學事母孝謹里居撫羣從篤嫻友見義勇爲所居虎塘頗勝作儉德堂于其中日與同志講學有終焉之志或諷以就官則堅辭之嘗侍座主沅撫某公飲賦詩有擬勒峴山碑一座他年重待鶴來歸之句蓋以王炎午自比也 國朝康熙六十年入祀鄉賢祠與王船山先生交好詩格高老可匹乾濤園諸作情不見全集沅湘耆傳 湘鄉縣志 遺逸傳

船山師友記卷九

八

王江劉氏族譜序薑齋文集云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王氏湘孝廉若啟氏奉季昌先生之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夫之之舉於鄉也與若啟氏講以世石長氏偕以年而協以案夫之伯兄既與若啟氏講而遊辟雍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賜玉氏得齒

武夷先生行狀逸文云啟娶湘鄉舉人劉象賢女

五十自定稿丁未年有劉若啟爲余兄弟排難已招泛虎塘敘其家乘會當六表孤辰歡讌之下遂允貺室子啟兒一首七律 戊申年有期徐蔚子虎塘遲至余暑病先歸蔚子獨留萬綠池與若啟月飲共相太息寄此謝之一首七律



六十自定稿已酉年不揆五十齒滿懿庵見過留同芋巖小

酌一首七律 壬子年有二中園紀事為懿庵作二首五律

乙卯年有部歸書懷寄懿庵一首七律 丙辰年有早起草

堂寓日離間牽牛花追憶懿庵一首五律

薑齋詩編年稿丙辰年有懿庵七十初度余留滯長沙不遂

山中歡笑已乃溯漣訪祝述懷一首五古

薑齋詩分體稿辛酉年廣哀詩弟十四有劉孝廉象賢一首

自注字若破湘鄉人丁巳沒 五古

鼓棹初集有友人劉懿庵虎塘頗勝沒後鞠為茂草添字照

君怨一首

船山師友記卷九

九

正鈞按譜序所言若啟與先生昆弟相交甚早而先生丙

戌丁亥游湘鄉與湘三子倡和詳弟若啟未見名字嶺表

歸後十數年轉徙榔邵山谷足迹未嘗至湘鄉至丁未若

啟招遊虎塘始屢見先生詩集觀詩首句云此生相聚太

從容海徒山移亂後逢則從前疏闊可知若啟丙辰年七

十蓋長於先生十有二歲而同年友善并以高蹈著節忠

難之餘申以婚媾丁未至丁巳十年中過從幾無虛歲宜

沒後尤悼之不已也

又按舊集載若啟泛小艇送王薑齋劉庶先泊永豐觀

音問片石對月七律一首云總因無計奈情何危坐清宵

抑玉波玄石共拋千日醉伯通舊職五噫歌雲分月媚搖

丹袖影弄山魂幻素螺明發歸舟南望香黃龍片碧鎖煙

蘿與劉庶先淵水月泛尋懿庵別業一詩正相印證下新

化鄧氏於夏叔直小傳後引庶先此詩言叔直與船山交

甚摯蓋誤以懿庵為叔直別業之名年譜劉氏知懿庵姓

劉而不知卽為若啟別號蓋均未及見湘鄉新志也

劉文學近魯見璋

劉近魯字庶先一字庶仙衡陽人仕履無攷沅湘耆舊集小傳

游小雲山記云予自甲辰始游嗣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

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游者

船山師友記卷九

十

武夷先生行狀逸文云效娶劉氏文學近魯女

五十自定稿丁酉年有冬盡過劉庶先夜話效時一首七律

薑齋詩贖稿甲辰年有同歐子直劉庶仙登小雲山一首七律

六十自定稿壬子年有劉庶先五十初度卽席同唐須竹二

首七律

七十自定稿丁卯年有宿別峯庵庶先策杖來慰時方從哭

先兄歸壘一首七律 己巳年有庶仙片紙見訊云年過七

十未為非幸無容局促縈心既佩良規因之自廣一首五古

鼓棹初集有壽劉庶仙瑞鶴仙一首

正鈞按舊集載有劉近魯淵水同夕堂老人月泛尋懿



庵別業一詩詩云載酒酬奇字鷗鴉一棹攜片雲思野渡知遠近漸詳六十自定稿庶仙五十初度一詩作於壬子入虎塘溪諸生攷廣陽稗記云修侯先生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與家世節錄所載較詳見弟六卷則庶仙固嘗受業武夫先生小雲山記云予以甲辰始游嗣後歲一登之則亦時至庶仙之家可知甲辰爲康熙三年攷家譜曷功以乙酉生時正弱冠庶仙之女于歸當亦在是時

船山師友記卷九

十一

己巳先生年已七十同志之友如劉若啟李芋巖輩已零落殆盡其時見於詩集所常往還者同邑唯庶先及朱翠濤熊男公三數人而已觀見訊片紙可見其相關之切也劉璋字崑映衡陽人讀書所志堅苦崇禎間齊梁風靡獨刻意搜求經傳之旨補文學試於鄉不售乃就山中誅茅構斗室食貧沒世世濟文集劉崑映氏墓志銘正鈞按墓志云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于安基安鐫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先氏之命來蓋崑映即庶先之兄又銘曰疇昔過君溼雲家岫雷雨夕喧裂窗傾溜縱酒高吟天爲倏畫弔古悲今別人分蹶自君之亡狂言誰奏

觀此則崑映與先生之交誼亦厚矣

朱王孫翠濤

朱翠濤明王孫寓居衡陽自定稿

六十自定稿己酉年有聽月樓倦客歸山留別翠濤王孫一首古七 庚申年有翠濤攜諸子游瞻雲閣有作見寄遙答一首古五

七十自定稿丁卯年有翠濤過草堂問病二首古七 翠濤喜雨見懷病枕賦答一首古五 寄題翠濤新築齋一首古七

舊齋詩分體稿辛酉年有題翠濤新築四首古五 戊辰年有翠濤將下武昌恭謁昭王泊諸侯園墓馳書留別愴感贈

船山師友記卷九

十二

送一首古五

鼓棹初集有翠濤以新詩見懷作此答之蘇幕遮一首 寄題翠濤山居賀新郎一首 二集有翠濤作煨榾柮詩索和以詞代之漁家傲六首 翠濤六表每句戲用采色字沁園春一首

正鈞按自定稿各詩翠濤與先生往還殆將二十年聽月樓倦客歸山詩云樓前湘水膩碧玉細細紋波送遠秋寄題翠濤新齋詩云湘西開竹館綠淨清溪源六十自定稿丁巳新秋望章載謀詩有云芳草王孫在閑愁付杖藜白注時載謀授館于翠濤又鼓棹集寄題翠濤山居一首有



云畫駿不臨松雪譜自注因憶趙子昂不類遂及之合七十自定稿翠濤將下武昌恭謁昭王及諸侯園墓之語觀之則翠濤應是太宗子楚昭王支裔亂後寓居衡陽而其志節又有大過人者其名與世系疎攷

又按芸者韻語先生孫信芳生荃著七絕有乙卯元日過洪山堂省

朱文歸讀先子遺稿有元夕過翠濤先生洪山堂紀情六

首翠濤先生先大父船山集中所稱翠濤王孫也瞻屋之

悲依稀碩果集中三致意焉故先子句云咏鳥柴桑曾伴

醉多情宋玉自悲秋以此思情情可知矣感今追昔敬廢

元韻寄朱十兄弟一首云三世神交忘賓主分明甲子兩

船山師友記卷九

三

心珍弟六首有云西臺作記人何在逝水淙淙沒釣磯年

譜劉氏毓崧云按耆舊集載虎止懷朱旦復五律一首有

秋老蘭應賦春歸草尚芳之語疑旦復為翠濤之子姪輩

信芳所稱朱十兄又旦復之子姪行也

李文學報瓊

李報瓊字為好衡陽諸生七十自定稿武夷先生行狀

七十自定稿庚申年過李為好山居信宿二首七律

鼓棹初集有壽李為好瑞鶴仙一首 為好送魚苗謝之漁

家傲一首

正鈞按為好一再見自定稿及鼓棹集未著其名攷葺齋

逸文武夷先生行狀云夫之側室女一適文學李報瓊子  
嚮明以木瓜之詩推之當是名報瓊字為好無疑行狀未  
別著邑里詩題云過山居信宿則知其為邑人也

又按六十自定稿戊午梅陰家詩序云船山老人幼女七

歲許字友人唐君之子者攷逸文有唐無適墓志為唐躬

園之子幼女即許字無適以戊午八月天推之當生於康

熙壬子武夷先生行狀作於癸亥側室之女按家譜側已室張氏

云適李其年當已踰笄詩序既云幼女又戊午去癸亥僅

六年適李氏女必生於壬子以前

熊男公熊畏齋

船山師友記卷九

四

熊男公衡陽人七十自定稿

述病枕憶得云今年病垂死得友人熊男公療之而蘇因教

子絕思慮以任氣之去來

七十自定稿壬戌年有熊男公過訪一首五古

葺齋詩分體稿丁卯年有送伯兄歸塋已夕宿男公山莊一

首五古

鼓棹初集有過熊男公夜語浣溪沙一首

正鈞按述病枕憶得未署歲在丙寅是年分體稿有當暑

沈疴五律一首據此則熊男公之療疾蓋在夏間石崖先

生以是年正月晦卒葬於次年之秋丁卯一詩題云已夕



宿男公山莊又鼓棹集云過男公夜語則男公確係衡陽

人

熊畏齋衡陽人

蓋齋詩  
賦稿

熊畏齋先生小像贊蓋齋文集卷九云爐煙篆輕茗盃香清天歸綺

閣人在瑤京談弄玉屑度挹芝英養丹山之采鳳族麗景而

飛鳴

蓋齋詩賸稿有大雲山歌一首自注為熊畏齋  
社戚翁六表壽

正鈞按賸稿詩以大雲山為題畏齋所居蓋在衡陽大雲

山旁也攷逸文武夷先生行狀云攷女二長適文學熊榮

祀子時幹時幹字體貞游先生門詳第十  
四卷大雲山歌稱社

船山師友記卷九

五

戚翁畏齋當是時幹尊行以情事推測男公與榮祀似即

一人又按李爾雅貞獻先生墓志云門人後學熊震鄧文

昌與樸大等百有餘人私謚之曰貞獻男公與震名字似

相比埒然均未得顯證存以俟攷

船山師友記第十

湘潭羅正鈞纂

周明經士儀

周士儀字令公號菴園鄱縣人寓居衡陽字溫恭襟度朗徹

七歲能文崇禎中拔貢遭世亂不仕時潰卒充斥父社被虜掠

士儀泣求身代卒義而釋之自是閉戶著書作史貫十卷野獲

編若干卷書成挾之出游嘗過夷門謁闕里探禹穴所至慷慨

憑弔見諸詠歌有碎柴邁吟杭游裸詠南行句紀諸集令公之

學皆寓於史貫一書王船山先生曾亟稱之晚歲築菴語人

曰藜藿吾所甘暮年當愈篤耳卒年七十二衡陽縣志本傳  
沅湘耆舊集小傳

船山師友記卷十

明紀野獲序蓋齋  
逸文云菴園周子撫遺文擲碑說擴誣詒敘一

代之典成通紀野獲二十卷示夫之而俾示其指菴園以淵

涵霞建之才謝世榮以孤游歷燕趙吳越訪故家之藏書問

遺民之記憶以起二百八十餘年九原之先進相為挹注是

編之成未能即問之世禹峯石廩應為珍護又非溫公之資

鏡治原已也

七十自定彙甲子年有寄周令公一首七律

正鈞按先生逸文尚有為令公史貫序一首節存湖南通

志蓋即耆舊集小傳所本明紀野獲序今編存湖南通

卷三十三自定彙甲子一詩有云歸舟吳越迎歌扇潭水



滄浪廢杖藜蓋令公新自吳越歸時所寄野獲序當亦作於是時也

又按逸文武夷先生行狀云放子若聘鄱縣文學周士侃女士侃當是令公昆弟

李學博燦

李燦字叔晦巴陵人前明壬午舉人 國初官衡山教諭遂家

南嶽叔晦有名于時詩近擊壤體沅湘耆舊集小傳

董齋分體彙辛酉年有得李叔晦秋訊云同周令公來訪未

果一首五律

正鈞按同云令公來訪是時叔晦蓋已徙居南嶽

船山師友記卷十

劉孝尼

劉孝尼見董齋文集

劉孝尼詩序董齋文集云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

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裏青茅葦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爭長中原

正鈞按先生所交劉姓甚眾孝尼之名與爵里均無攷據

詩序所云當係長沙府屬人

劉平思

劉平思見董齋文集

祝銘序董齋文集云余兩赴端州未能得一佳石水師將軍管燦

舊為制使丁魁楚開靈羊峽坑家有數石其子貽余一硯庚寅冬桂林覆敗為叛吏挾家人奪去既返山中無以和墨劉平思畀一石子外璞中膩素類小龜即非至者亦願受墨相隨二十年矣平思下世倏已五載欽佩故心聊為銘之

正鈞按行狀云府君自辛卯迄辛未四十年費心不墮用力不懈先生由桂林返楚在庚寅後一年辛卯今序云返

山中無以和墨則平思之硯必贈於是年可知辛卯下推

二十年為康熙九年庚戌而平思當沒於丙午也平思當

是其字其名與爵里俟攷

黃將軍金臺

黃將軍金臺

船山師友記卷十

黃金臺新安人明故將國變後披緇稱廣明大師董齋文集

梳銘序董齋文集云新安黃將軍金臺披緇稱廣明大師請余為

小傳見贈璫瑁梳一合云藏之無用久矣非先生無可贈者

感其意而銘之

正鈞按廣明大師小傳今文集未見金臺應是永歷故將

以國變後披緇詳文集是銘列于南窗銘之前南窗即觀

生居作于康熙己酉時去緬甸覆沒已逾七年此序云藏

之無用久矣必此數年間金臺游衡相贈也

又按明季南略載有徽人黃廣明季武狀元與黃澗同族

能運鐵鞭二十四斤率眾固守徽州身為前鋒所斬獲甚



眾後敗走閩復陷招之不降乃削髮為僧此黃將軍正為新安人未知係否一人存以俟攷

張都督國祚

張國祚字永明湘潭人明末以軍功官副將軍丙戌夏四月六日阜口兵潰萬元吉入贛州故贛督李永茂自南雄遣國祚與吳之藩帥粵兵五千拔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斬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桂藩立倚國祚以通湘邵授左都督副瞿式邦留守桂林及奔雲南國祚從軍至竹華嶺眾潰其妾孫氏呂氏相對自經死國祚既免永愿傾覆隱居二十餘年王夫之間過之悲論往事為詩弔孫呂稱國祚為老將或云其後為僧以終

船山師友記卷十

四

東南紀事 湘 潭縣志列女傳

六十自定彙乙卯年有風泊中湘訪張永明老將弔孫呂二姬烈死讀辛卯以來諸公獎貞之篇放歌以言情孫呂事詳中舍管公記一首 行歌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曰按詩中有云二十六年春蔓長我與張公四鬢霜又云茫茫峒雲結煙草貞魂不舍蒼梧道又云君不見張君二婦灘江濱俄頃千秋如截鐵由乙卯上溯二十六年之前歲在庚寅是年桂王由梧州播遷張永明當是桂王舊將其側室孫呂二姬殉難於梧州灘江之濱辛卯即庚寅後一年也又云哀歌血淚洒青天管

子嗣衰金郎堡而我悲吟獨待今二十六年愁埋心左搜蒙生俱未死軍中彈淚秋陰深管嗣裝即題中所云中舍曾為二姬作記又與堡同作詩二人已前沒而正發猶存先生與正發同至萍鄉又同還湖南同泊湘潭遂作歌以追弔二姬也又云昭潭萬波疊霜殺南望灘江暮雲綠驚鴻叫雲天不開秋夕孤飛遙痛哭則泊舟湘潭在九月也按劉說極核康熙十三年甲寅吳逆陷湖南各郡先生出居于外次年復遣偽總督黃乃忠等合兵數萬由萍鄉窺袁州故先生寓萍鄉未久即還也

徐廣文芳

船山師友記卷十

五

徐芳字蔚子本姓徐長沙人育于湘鄉簡氏故又從簡姓字在雍當時徐蔚子簡在雍之名最著實一人也順治末以歲貢官常德訓導有種竹亭稿王船山先生序之 沅湘耆舊集小傳

種竹亭稿序

蓋齋文集

云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遽為殘夢又云余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而余少于蔚子衰乃倍之

五十自定彙戊申年有徐蔚子虎塘遲至余暑病先歸蔚子獨留萬綠池與若啟月飲共相太息寄此謝之一首 律七

戊午年有寄徐蔚子一首 律五

正鈞按黃氏楷盛湘鄉縣志簡徐芳傳云順治己丑充歲貢生官常德訓導以病乞歸晚年卜居于鄉按己丑為順



治六年期蔚子遊虎塘在康熙七年戊申蔚子時當已罷官家居文集卷四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啟有云刀兵劫改僅存鶴渚之弟兄生死夢中還憶虎塘之歡笑虎塘即游湘鄉事鶴渚當指武昌黃鶴磯是年寄蔚子詩亦有黃鶴一壘仙重逢腹已便之句據此蔚子蓋曾與先生同應鄉試而晚歲居鄉時始一再晤于劉若啟之虎塘為序其文故啟中專就此二事道其情也

又按舊集鄧氏顯鶴曰夕堂所與遊多肥遯苦節前朝遺老蔚子官本朝夕堂待之不少減知其致此必有道矣豈亦有不得已于中也今按先生交遊諸人除後進外

船山師友記卷十

六

詳第十入官我朝者惟劉杜三自煜詳弟六卷殷浴日銘詳弟八卷李叔晦燦及徐蔚子三數人然皆未嘗騰達迹其始終蓋有如鄧說不得已于中者而先生待人以厚所謂故者無失其為故尤不必以斤斤之淺見相測也

董副將啟行

董啟行松江人從章文毅曠為管糧參將丁亥兵潰文毅退走永州啟行相依患難誓以死殉文毅歿于東安啟行葬之石磯站督師何騰蛟題補啟行為督標賞功旗鼓副將仍令管恢撫營糧餉啟行協和諸將亦委心焉未幾師駐全州聞逃寇將發章公墓啟行遂留全陽五年見章公子奇貧啟行不避艱

險隻身數千里扶章公靈柩還華亭蒙正發三湘從事紀

正鈞按七十自定衰甲子年病起連雨詩第四首云潛聖峯雲碧萬層蕭蕭杉竹託山僧辜恩垂死餘雙淚扶病今生夢一登多日六經藏孔壁何人十字誌延陵湖天秋水魚書絕寂寞孤阡挂古藤自注云春初因松江董斯行請誌銘于竟陵吳既開期以秋至不得年譜劉氏毓松引此云潛聖峯為武夷先生譚太孺人合葬之地己未年送章載謀歸吳淞詩次首末二句云片石延陵字他年待報章與此詩何人十字誌延陵同意蓋即託其先容至上年癸亥年成行狀故復申前請按者舊集虎止贈董君達詩正

船山師友記卷十

七

按詩題云董君年八十矣以章大司馬祠碑及陳烈婦碑文遠來相訂并示以載謀近札詩云憶昔弱冠時逢君我馬間言借董公子避地入寒山先君稱執友往事述仁賢示相迴落日桑榆霜寒君為門下上鋒矢護完棺乘葬有同心言反吳江橫又云上湖陳宜人抱志沒漣洲擁烈女墳波激壯士肝翁來為挂紙淚灑遺石頭鄧氏顯鶴云章文毅曠卒於永州陳夫人則其妾陳氏也有武人要之陳赴水死湘人葬之澧溪東岸大水沖鬻溪岸墓獨無恙詩又有云昔翁來重游余棘方顯連握手湘岸樓落照春光關翁復弔船山山陽淚潏潏則先生沒未久達營至衡陽弔時今知載謀歸吳淞時與之偕行達字與斯行意頗相近疑董君名達字斯行取行義達道之意其始終與章氏相依蓋亦隸籍松江意者斯行與達即一人歟詩中有云翁來為挂紙承上陳宜人而言是歲董君至湘鄉省視烈婦墳便道至衡先生因屬其過竟陵時請誌于既開



也按劉氏推測絕具苦心今攷景船齋襟記章載謀有卷

上一條云先文毅公以丁亥七月入閣八月薨老僕董啟

行吾家之與駢也流離顛沛扶柩回松忠義之色溢于眉

宇云證以三湘從事紀所述與虎止所贈詩則董君遠與

啟行確是一人而自定稿作斯行爲筆誤無疑

季簡尤

季簡尤吳興人鼓棹初集

鼓棹初集有贈季簡尤初度瀟湘逢故人慢一首自述簡尤

如詩已十餘年矣

正鈞按耆舊集載虎止詩有吳興季翁簡尤垂弔先人塋

船山師友記卷十

八

遂約共游燕趙唐躬園力爲阻行有作述懷五古一首蓋

卽此一人其名俟攷

何詣得

何詣得見自定稟

七十自定稟丁卯年有夏日喜何詣得見過一首七律

正鈞按詣得惟一見七十自定稟名與爵里無攷

船山師友記第十一

湘潭羅正鈞纂

陳孝廉觀

陳觀字二止安福人鼎革後與兄箕南不雜髮箕南死于甲午

觀隱山中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身

先避去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亂諸郡縣兵

過其居見其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

途觀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論眾散使歸報子弟可與

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

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一

室無寸鐵予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雜髮曰是不能矣惟

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錄其詞上之于郡守

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

山中後數年沒自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皆

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

也廣陽

永歷實錄劉季鑛傳云陳觀字二止安福舉人安貧祇節自

吉安陷與妻子訣寓食攸縣山寺糲糲不給或飲水以終日

葺齋詩贍藁有寄陳耳臣兼懷安福陳二止一首五律

正鈞按二止與兄陳狂農南箕俱以苦節著聞與先生交



接惟賡彙一見陳耳臣攸人寄懷之詩未編年分殆正作于二止寓攸之時徐令素唐躬園墓誌有云躬園欲訪廬山求安成陳二止先生觀歐陽懷雲先生霖宗事之船山先生許焉以父病不果行今詳五十自定彙乙酉年有昭陽庵同須竹夜語云乘木葉秋波探五老之勝因便送之七律一首則躬園墓誌所云甚確特未知二止以何時去攸年譜劉氏毓崧曰誌言欲訪廬山求二止者蓋兵戈定後復返江西也今證之廣陽雜記二止固沒於安福矣

陳明經五鼎

陳五鼎字耳臣攸縣人崇禎朝貢生官耒陽教諭有雨餘堂文集耳臣性狷介刻苦自勵無子亂後隱居深山不出與王船山先生交好一通問而已

玩湘耆舊集小傳

詠木魚詩序六十自定彙云觀生居黏比年人士酬贈韻語兵警後為俗惡人盡擲棄之惟攸縣陳耳臣二箋僅存裴裏不忍捨日用覺其詠木魚詩未當作者輒和二章不能寄耳臣差賢于存沒諸公之逢蠹蠶無從靜對已爾

六十自定彙甲寅年有陳耳臣老矣新詩猶麗遠寄題雪諸詠隨意和之得四首五律

正鈞按賡彙有寄懷陳耳臣一詩當作於康熙己酉以前前詳觀木魚詩序及題雪詩則耳臣於先生寄贈非止一次

鄧傳一通音問之語稍為失攷又攷病枕憶得乙酉年有耒陽曾伯質翁招同陳耳臣廣文訪杜少陵墳墓一詩乙酉為順治元年王稱宏光元年時耳臣尚為耒陽學官與先生相晤也

龍孝廉孔然

龍孔然字簡卿湘鄉人兄弟自相師友明末領鄉薦旋棄去鼎革後閉門授徒經略洪承疇欲延之幕府不就湘人傳有拯湘錄墮糧逸案皆其所手纂也

玩湘耆舊集小傳

梅花百詠自序云抵今十五年矣今歲人日得季霞伯兄簡卿寄到伯修元稹潛然讀已以示歐子直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三

正鈞按簡卿于先生游湘鄉時詳弟七卷未見名字百梅詩和于康熙乙巳序云抵今又十五年承上文庚寅在蒼梧而言相距正十五年而去伯修季霞丁亥之遇難則十有九年矣是時簡卿尚存也

按湘鄉縣志簡卿傳云年九十二始卒

李孝廉占解

李占解字雨蒼嘉魚人大崖先生承箕裔孫明季舉人早與金正希尹洞庭熊魚山齊名國亡後不應公車年七十三卒

南窗漫記

南窗漫記云嘉魚李雨蒼占解寄余此詩云欲涉湖相訪時年七十矣閱兩歲遂長逝不果所至雨蒼大崖先生裔孫國



亡後不應公車唐須竹爲余過其家省之蕭清尸庭猶楚雲

臺風味也自注楚雲臺白沙子嶺南以館大崖者

讀李大崖先生墓志書後文集云先生裔孫雨蒼氏占解年

七十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志銘寄唐生端笏使與

夫之共讀謹識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談矣

六十自定稟己酉年有孤雁行和李雨蒼一首歌行 壬子

年有得須竹鄂清信知李雨蒼長逝遙望魚山哭之五首絕

蕙齋編年稟辛亥年有李雨蒼年七十三矣書至期遊南嶽

若必果者反寄馳望一首古

七十自定稟辛酉年有得嘉魚李西華兄弟書追憶雨蒼一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四

首五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云七十自定稟辛酉一詩有云南

游弔大崖自注云世卿先生自白沙歸遊南嶽又云遺怨

留鴻字自注雨蒼舊作孤雁行見寄今按史傳及各書世

卿即李承箕之字別號大崖嘉魚人成化二十二年舉鄉

試爲陳白沙高弟先生和雨蒼詩有千秋渺渺楚雲臺之

語自注云楚雲臺乃白沙留雨蒼五世祖大崖先生讀書

而築興漫記可以互證己酉雨蒼年七十至壬子則七十

有三其寄大崖墓誌稟後不久即卒己酉至壬子中隔庚

戌辛亥兩年故言閱兩歲而長逝也六十自定稟壬子年

哭雨蒼詩有尋常雁塔稱兄弟之語則雨蒼舉孝廉蓋與

先生同年漫記載雨蒼孤雁行原唱云閱前讀之淚橫流

一別二十有八秋又云孤雁孤飛孤自哀多君兄弟共喪

衷先生與石崖先生以壬午同舉於鄉雨蒼與先生兄弟

相晤當在是年省試之時自壬午至己酉首尾正二十八

年也按劉說推測甚核今據編年稟反寄馳望一詩則唐

須竹當以辛亥年過其家雨蒼期游南嶽因寄大崖墓誌

稟先生寄詩馳望當并書後一首以次年復遺須竹寄往

觀壬子哭雨蒼詩題云至則雨蒼已沒因就赴哭也按哭

得須竹鄂清信可證詩弟五首云孺子生芻奠

暝煙自注須竹赴哭未歸

五

黃度長

見口定稟

五十自定稟戊申年有答黃度長一首七律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云詩有云濱水連湘一雁征濱水

經寶慶入邵度長益邵陽人今按詩後四句云傳經魯壁

聞絲竹述酒柴桑訪秫秫心迹原同難舉似雲飛葉落兩

合情度長蓋亦以高蹈著節惜其名與本末不著也

劉孝廉培泰

劉培泰字篤生湘潭人崇禎三年舉人順治中與郭金臺王岱

等友善然自明亡語不及時政好養生家言從南嶽道士李常



庚游若有所得似王夫之夫之贈詩甚禮敬焉稱曰篤生

翁有琴心堂集佚弗傳

湘潭縣志 湖南文徵姓氏傳

愚鼓詞謬授鷓鴣天詞序夕堂戲墨卷八云無師之師其惟夢乎無

夢而謬非師而誰任為師謬之明日中湘篤生翁投余詩云

三一從茲守策名玉洞仙不期而與謬應然則謬果余師也

正鈞按戲墨卷八未著年分愚鼓詞後接編和青原藥地

大師十二時歌蓋出一時所作大師即方密之詳六十自

定彙辛亥年次密之述懷詩有云別調相看已驟然別調

蓋即指十二時歌據此則篤生寄詩亦在此數年間又按

編年彙癸丑歲晚養疴詩第四首云昔登金簡峯遙與玉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六

娥語金虎含青珠黃膏釀香醕微光生西清中天燦華炬

飛雲定可乘揮手謝寒暑目笑不欲然栖心非懷土晨來

叩門客慰藉悲辛苦胡為聞要言躑躅成幽阻此詩作于

癸丑去辛亥只三年詩中所述與愚鼓詞序辭意略同蓋

先生時亦旁及養生家言外間所與究論者藥地大師外

則篤生翁篤生以崇禎三年庚午得舉下此辛亥已四十

年其年輩均長于先生故稱為翁也

又按篤生一號樸庵居士順治中與修湘潭縣志見鄭有

成縣志序

吳處士驥

吳驥字既閑景陵人崇禎時舉人雅慕陸鶴漸之為人淡泊

涼不求榮膺終身隱居東湖之上行履高潔超然自遠于流俗

著有浮園詩集

王士禎帶經堂集浮園詩集序 湖北詩人徵略

七十自定彙甲子年病起連雨弟四首云潛聖峯雲碧萬層

蕭蕭杉竹託山僧辜恩垂死餘雙淚扶病今生夢一登多日

六經藏孔壁何人十字誌延陵湖天秋水魚書絕寂寞孤阡

挂古籀口注云病不得省墓春初因松江董斯行請誌銘于

竟陵吳既閑期以秋至不得垂死病中念此二事唯有痛哭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曰先生戊辰年作武夷先生暨譚

瑞人合葬墓誌云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光而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七

頽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是既閑之文終

未果作故自誤也至於既閑之名及其本末雖無明文可

徵然先生既請其表章先德則亦非常人可知今攷漁洋

帶經堂集知既閑名驥蒙正發三湘從事紀云永曆二年

李成棟反正三楚賢士陶汝龍吳驥曾光祖梅念隱王世

顯俱授御史恢復召用按云恢復召用則既閑終未出山

可知又浮園詩序末言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

授徵子與施侍讀詩為贈戒勿泛及先生沒子鼎彥刻其

遺集遠涉三千里乞余序之云云按王教授當即吾邑王

山長岱

詳下弟十六卷

漁洋序中惟以陸鴻漸相形觀戒勿泛及



一語既閑蓋勝國遺民序文亦不欲顯言之也又按耆舊集載劉友光杜三懷贈既閑詩云青烽南望歲炎炎何處謀身可卜簾老去哀多聞庾信魂銷別後獨江淹蒲颯夕指漁梁火明月人留市酒帘愁絕江天吟日暮同誰端坐憶茅檐湖北詩人徵略載天門胡石莊贈既閑詩云之子來何晚山中木落時清談連夢寐月色在階墀汀草香將刈舊遊君莫思寒宵兩客鳥共對一霜枝其於既閑之本末亦可互證矣

蔣九英

蔣九英見編 爵里無攷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八

薑齋詩分體彙辛酉年有得蔣九英訊書及閔雨之歎一首

律七

正鈞按九英惟分體彙一見名與爵里揆攷

劉救功

劉救功成安人薑齋詩分體彙

薑齋分體彙甲子年有得安成劉救功書知舉主黃門歐陽

公已溢逝三年矣賦哀四首律七

正鈞按黃門歐陽公即方然先生先生壬午舉主詩分體彙

詩分體彙編於甲子云溢逝已三年蓋攷於康熙二十年

辛酉救功乃其邑子必與先生舊日相識其名揆攷

歐陽喜翁翁

歐陽翁字喜翁成安人先生舉主給事中霖之弟亂後隱居不

仕薑齋詩分體彙

薑齋分體彙丁卯年有安成歐陽喜翁翁先師黃門公弟也

守志約居惠問遙獎於六袞之年馳情寄書述往永懷示孤

貞之有自也為得十七韻律五

正鈞按方然先生沒於康熙辛酉去喜翁丁卯寄書訊問

已逾七年故題中有永懷之語觀此益可證先生於歐陽

公師門之誼甚篤矣

龍龍衣翼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九

龍襲字龍衣城步人亂後逃禪精研內典寶慶府志遺民晏際盛傳

李明經過唐

李遇唐新化人崇禎末恩貢嘗敘述鼎革時事及楚黔內附本

末甚悉晏際盛傳

正鈞按鄧氏顯鶴云二人見夫之龍源夜語皆遺民也詳

遺書目錄有龍源夜語注未見舊歲聞之衡陽友人此書

姚朱何夫學使未識其家稟本先生裔孫持以贈餘

尚存副本否附識於此

然二人先生既列之載記則亦相知聞也

程光禪字奕先錢塘舉人黃九煙集



薑齋編年彙乙卯有贈程奕先一首五和程奕先長沙懷古

三首五

正鈞按是年先生以避吳逆之亂出居于外故與奕先相  
遇于長沙也

程大匡

程大匡安成人遺興詩小序

和甘蔗生遺興詩序云在嚮者有人箸書說西子湖頭一佛  
出世罷參向南高峯去心知其不然湖光山色儘一具粉骷  
髏淡粧濃抹和哄者跋漢不住又安成程大匡書來說五老  
峯前遠公延客庶幾或爾

船山師友記卷十一

十

正鈞按序中皆言金道隱輓迹大匡為安成人先生出歐  
陽先生之門故與其邑人常通音問也

船山師友記第十二

湘潭羅正鈞纂

歐明經大生

歐大生字子直衡陽人康熙中貢生船山先生有同歐子直劉  
庶仙登小雲山及深秋望子直數詩可想見其人品矣沅湘耆  
舊集小  
傳

梅花百詠序云今歲人日得伯修元稹以示歐子直子直欣  
然屬和仍從與老漢為前驅被道時方重定讀書說良不暇  
及 又跋云子直云既不以馮題為雅則胡弗易其甚者  
薑齋詩贖稿甲辰年有同歐子直劉庶仙登小雲山一首七  
律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一

五十自定稟甲辰年有又雪同歐子直一首七  
律五日攜笈兒

同子直伯賢從哲仲小飲分得端字一首七  
律 乙巳年有

秋雨同子直一首七  
律 丙午年有歐子直自南嶽返訊之

一首五  
古 丁未年有元日過子直奔一首七  
律 己酉年

有深秋望歐子直一首五  
律

正鈞按衡陽縣志選舉表子直為永州教授歐從墜子百  
梅詩序作於乙巳先生自順治十七年庚子定居湘西朝  
夕過從者如劉若啟象賢李芋巖國相劉庶仙近魯諸人  
皆一時遺老均詳上  
弟九卷此外則子直為最著觀百梅詩序自  
稱老漢自定稿各詩亦皆留連景物之詞子直蓋同里後



學而其志趣有足重者故時得從先生遊也

李大令何焯

李何焯字緩山沔陽人順治壬辰進士官黃巖令以直道見忤謫廣西按察司經歷生平和易近人所與游皆一時名宿楚詩紀小傳

六十自定稿乙卯奉有出郭赴李緩山之約桓伊山下遇雨

一首七律

黃齋詩編年稿乙卯年有次李緩山見寄即用其體書懷馳答一首五古與李緩山章載謀同登迴雁峯次緩山韻一首七律

正鈞按乙卯書懷馳答一詩編年稿編於拜蔡公祠堂一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二

首後長沙懷古三首之前蓋是年先生客長沙時所寄證以桓伊山下登迴雁峯二詩時緩山當客游衡陽也

余兼尊

余兼尊桐城人六十自定稿

六十自定稿丁巳年有桐城余兼尊昔為青原侍者歸素以來崎嶇嶺外相值見訪為錄前寄極丸老人詩仍次原韻贈之一首七律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曰按極丸老人即方密之歸素猶言還俗蓋兼尊與密之皆桐城人密之主青原方丈時兼尊為侍者密之沒後兼尊還俗游粵至楚與先生相見於

衡也前寄極丸老人詩即五十自定稿內寄懷青原藥翁詩七律一首藥翁蓋密之為僧後名藥地其詩亦用心林琴吟深五韻按劉說極核方密之沒於壬子兼尊來訪以丁巳去密之之沒已六年也

徐令素

徐令素華亭人明僉都御史孚遠之從子七十自定稿

七十自定稿甲子年有徐合素自南來抵郡城遠訊船山代書答之尊世父閻公從海上卒於嶺表廿餘年矣因寓我尚為人之歎一首七律

正鈞按南疆釋史閻公名孚遠華亭人崇禎壬午舉人與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三

陳臥子夏葵仲齊名隨魯王以海浮海戊戌滇中遣周金湯至臺晉諸助僑遷孚遠左僉都御史明年鄭成功舉兵敗還孚遠尋沒於臺據此則閻公之沒當在順治庚子辛丑故云廿餘年也令素之名與本末俟攷

又按自定稿作合素偶檢沅湘耆舊集唐躬園端笏小傳後增錄有徐令素唐躬園墓志疑即是一人而以徐籍隸華亭唐躬園之沒在先生後十四年詳第十卷何以令素為誌其墓釋本文有滇師抗命之年章公子有謨游船山之門旦夕與躬園偕知躬園甚深因嘗為余言躬園欲訪廬山云云則知令素與章載謀同為華亭人嘗為言躬園生



平故得志其墓按載謀歸吳松後與虎止常通音問則合躬固早沒其墓志即載謀所代求也 字確係令字之譌今改正

劉思肯

劉思肯衡陽人自定案

六十自定稟乙卯年有走筆贈劉生思肯三首絕七

七十自定稟己巳年有野史劉思肯惜十年之別來訪山中

為畫衰容賦贈二首律七

鼓棹初集有劉思肯畫史為余畫小像雖不盡肖聊為題之

鷓鴣天一首

正鈞按乙卯走筆贈劉生詩第一首云故園枝葉記君家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四

兄弟風流競筆花泛宅五湖君自遠相逢猶幸在長沙蓋

思肯為衡陽人以技出游乙卯先生避兵至長沙與之相

遇弟三首云老覺形容漸不真鏡中人似夢中身憑君寫

取千莖雪猶是先朝未老人則爾時已為先生寫照而已

已為重寫矣自乙卯至己巳凡十五年詩題云十年之別

者中間曾與相晤也

羅桐侯

羅桐侯石崖先生門人七十自定稟 爵里瑛攷

七十自定稟戊辰年有羅桐侯受業先兄存沒依軫倍於餘

子春初過慰衰老惘然酬贈一首律七

正鈞按詩首二句云紙窗竹屋俯寒泉總角相看已蹉然

蓋敏少小時事桐侯為石崖先生門人先生時亦同硯席

也次二句云莎徑情深尋帶艸蘆中恩重覆漁船必先年

避兵時桐侯嘗有解阮之事後四句云重來棠社初悲雨

老去桃花不計年一卷中公詩說在憑君珍重護秦煙則

又追感今昔而以石崖先生詩傳合參付桐侯收藏也年

譜劉氏毓崧以上年有贈邵陽羅若庸詩疑與桐侯即是

一人不知若庸名英號得我與羅從義均為先生老友詳說

弟七且上年之作與此詩詞意亦顯是兩人

李進士樸大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五

李樸大字爾雅永興人康熙戊辰進士因母老不仕以經學教

授里中資脩脯以養有松溝閣集晚卜築義莊學者稱義莊先

生義莊於衡陽二王為年家子嘗為石崖先生志墓集未見沅

耆舊集

李爾雅貞獻先生墓志見石崖先生春云樸大以先生與先

君子同譜乙酉歲先生侍親卜隱敝邑以世誼隨薑齋隅坐

而侍先君子嘗命執經於先生

薑齋詩分體稿丙寅年有便江李爾雅尊人震隅先生先君

同譜執友乙酉夫之侍先君避兵於便館其宅上爾雅方垂

髻同侍近乃通問山中為先兄誌墓姪敝修謝因感懷寄訊



一首七律

正鈞按乙酉為順治二年據五十自定稿先生是年嘗與仲兄礮齋侍武夷先生避兵永興即館其宅上丙寅為康熙二十五年其時爾雅尙未成進士也

王文學祚隆

王祚隆字卜子一字一峯常甯人縣學生常主講嶽麓書院七年著有嶽麓詩草半山草長沙吟楚江吟諸集沅湘耆舊集小傳

正鈞按耆舊集載卜子酬王薑齋先生詩云美人坐清湘閒吟復長嘯十旬五得飢體癯容愈少冠蓋時叩門千金不一笑道逢衣褐遊風雨憐同調因之得素心白日能相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六

照途長時亦艱出處各自劬攷先生甲午乙未間避地常甯主王文儂家卜子與之同邑或亦同族也

劉處士獻廷

劉獻廷字君賢一字繼莊順天大興人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獻廷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游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下士多藏書大江南北老宿爭赴之獻廷游其間別有心得萬隱君季野最心折獻廷引參明史館事願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參一統志事獻廷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獻廷當改步之時遭遇崑山兄弟而卒

老死於布衣又栖栖吳楚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又其書獨不甚傳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獻廷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釋道之書無不留心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足窮造化之奧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丁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厭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丁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七

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證蓋獻廷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學者驟見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於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添數則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



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可推矣諸方七十二  
候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  
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  
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  
則厯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詳載之為一則則天  
地相應之變遷可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  
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  
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微可以次  
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  
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八

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  
給於東南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干有餘  
年不暇遠慮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有水不能用也  
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  
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  
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  
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攷其所以增以  
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聖王之治  
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而治宜為一書以發明之  
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吳江徵士沈彤為獻廷立

傳不甚詳蓋其人蹤迹非尋常游士所閱歷似有所諱而不令  
人知予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悉其生平行事乃據廣陽雜記  
為高弟黃宗夏所輯者求得其概為撮拾而傳之全祖望歸琦亭集劉繼莊

廣陽雜記卷二云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  
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  
為時所推重而農先生於壬申歲年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  
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  
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九

所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溪顧昉滋衡陽王而農而所心服  
者曰彭躬庵以予觀之躬庵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  
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

正鈞按全氏傳僅據廣陽雜記及所聞於萬先生者為傳  
廣陽雜記為其門人黃宗夏所輯多記演粵臺灣兵事表  
章當日遺老如不及蓋繼莊之志隱矣近吳縣潘氏重刻

雜記足本校以丁泳之本增入北平王氏源墓表於繼莊  
本末益詳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  
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於吳歲  
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其某  
父鏞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會祖以上俱  
無攷處士穎悟絕人博覽有大志不仕不為詞章之學年  
十九親沒學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十人陳金



從之謙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胸說龍處  
士則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與焉坐食頃伏几而胸說龍處  
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披衣而去弟遊者日與  
讓暢行厥旨為浮屠學者哉拂衣而去弟遊者日與  
正若誤耳豈謂人為天也坤初交而風雷無形  
地之心者學易而得其說也坤初交而風雷無形  
也水火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而生風雷無形  
獸育焉艸木鳥獸不己章乎未竟也坤初交而風雷無形  
生未竟而艸木鳥獸不己章乎未竟也坤初交而風雷無形  
爾所謂仁也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  
轉之謂仁也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  
之謀則不得謂之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而志  
在利濟天下後世以造人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  
也尚資數千金以交游危難從處士聞之則然時僅  
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其女贈使婚處士聞之則然時僅  
餘藥肆一屢立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久之西  
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

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  
書徐健庵及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  
里將付其子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乃就而子以修  
明史亦節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乃就而子以修  
伯王大略其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  
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此樂象緯醫  
藥書數日吾志若不就他器製傍通博效浩無涯淡嘗從  
容謂余曰吾知已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  
嗚呼生無知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其能  
與古入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苦處士者其生其死  
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不足為千古之士苦處士者其生其死  
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說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嶽  
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  
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請語不少倦  
其少也讀書每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請語不少倦  
因易之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衣冠躡屣風塵中人無  
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  
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然賞志以死也豈不悲乎  
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淚子在京

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變於天津與友人欵金為位哭之  
而使變奔喪於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子不及銘其壙已  
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鳴呼處士之心  
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  
未嘗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心焉 墓表言庚午復  
至吳遂南游衡嶽今攷廣陽雜記紀游嶽事甚悉中有云  
余久滯衡陽又云壬申之春余與梁質人遇於星沙則先  
生以壬申正月卒繼莊尙在湖南聞知也 據雜記  
歿年七十四雜記云八十稍誤雜記又詳載修侯先生及  
陸齋先生事蓋當時晉謁山中飲聞之先生僻處窮荒外  
間知者甚渺繼莊獨推重如此蓋有以深知先生矣黃宗  
夏名曰瑚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十一

會處士致文

會致文邵陽人孝友端方好讀書不求苟合當時衡陽王夫之  
甚重其行 邵陽縣志政

會太母申孺人壽序 蓋齊云會子致文為其母七秩雍雍抱  
學簡朝柱傳

尚德之心冀勿泯慈天之幽懿屬子立言以求不墜

會氏族譜序 蓋齊云致文之子萬英姪萬芸從致子游致嘗  
逸文

授以子之禮注而俾學焉

芸者古文 先生孫生邵陽會氏譜序云會氏之里綴墓布先  
荃信芳著

大父船山先生亟稱之曰邵之風酷古而會氏為其冠先船

山貞忠絕世獨許可於會氏 又云其為先大父船山所登



進者有處士凌如君致文君之謹啟焉

正鈞按曾氏譜序及申孺人壽序致文當是其字縣志似未及詳也

曾陵如萬年

曾陵如萬年邵陽人邵陽縣志選舉表

正鈞按芸者古文稱凌如君因檢唐鳳德邵陽縣志選舉表封廕有曾陵如以孫榮銓官贈文林郎懷慶府陽武縣知縣知即是一人而疑陵如非即其名因攷寶慶府志氏族表太平曾氏有萬年贈文林郎邵陽縣志選舉表有曾萬年以孫榮銓知縣地贈文林郎乃知陵如確名萬年而

船山師友記卷十二

十一

唐志誤以字為名也

船山師友記第十三

湘濱羅正鈞纂

管永敘

管永敘衡陽人中書舍人嗣裘之子從學先生早逝五十自定稿

五十自定稿辛丑年有哀管生永敘一首五排

正鈞按劉氏毓崧日按詩云落葉風喧夕啼鴉柏冷霜如何悼亡客還有喪子傷蓋秋末所作也又云岳徑雲藏雪洋泉月引涼洋泉即洋山之泉洋山在常甯蓋先生由常甯還南嶽永敘皆相隨也又云紫囊悲太傅湘帙冷中郎春穀江流遠南雲塞路荒人情誰劍挂天道豈弓張交絕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一

憐東里狂歌問子桑貢生空委珮鮑叔未分糧蓋永敘係冷仲之子弓伯之姪詩以太傅比弓伯中郎比冷仲春穀南雲謂冷仲卒於南荒猶嗣貢生委佩用貢禹彈冠事蓋先生與冷仲同起兵同授職也按劉說頗核但先生戊子同管冷仲赴行在冷仲留授中書先生旋復返楚未嘗與同授職故用貢禹事據分體稟廣哀詩注冷仲以甲午沒於永定州則永敘沒時冷仲尚在粵西莫卜存亡詳上弟三卷故云南雲塞路荒也篇首明有喪子之句又有云帶艸先摧綠傳燈獨秉光思深千里駕望屬百夫良則其從學先生無疑



羅仲宣瑄

羅瑄字仲宣邵陽人其先本焮下族再遷居邵之鐵塘代有聞人父從義遺民瑄有夙慧從義絕愛之弱冠餼於學再試舉人不售卽絕意進取以文史自娛經書多手寫性篤孝父病啜不粒食畜牝羊五更起親取其乳以進父病以瘳事繼母尤以純孝稱恭兄友弟根於至性藹然仁孝人也年六十五卒鄉人私諡曰孝懿衡陽鄒致肅志其墓稱孝懿先生寶慶府志 國朝儒術傳

寶慶府志遷客王夫之傳云居邵陽中鄉主羅從義家最久教其子瑄成名宿 又流寓王政傳云王政幼隨其父避亂客邵陽中鄉主羅從義家夫之卒故館中鄉最久與從義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二

族人英及其子瑄友善以文章氣節相砥礪

莊子解平原董思疑序云先生著述等身然頗散軼其子政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好余耳其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政遂以此刻見授

正鈞按虎止生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其時先生寓居常甯此云幼隨其父客邵陽蓋先生去常甯後又常居邵仲宣從學當在爾時莊子解董序作於康熙己丑去先生之沒甫九年紹緒於他書無敢以仲宣邵人推之當與甯六孳

一家也

又按武夷先生行狀政女二長許字邵陽文學羅珪子智

大今攷寶慶府志邵陽氏族表四鐵塘羅氏從義子瑄外有名玠者皆從王旁瑄下行有智庶智慈皆聯智爲名據此則珪當係瑄之昆弟也

章載謀有謨

章有謨字載謀華亭人生平力學探古不應有司試寓衡山從王船山先生游訓以學禮歸名其齋曰景船著禮記說約三十卷今佚存者景船齋雜記二卷章德榮景船齋雜記序

行狀云時值華亭章司馬次子有謨南遊阻道府君延入畫共食蘇夜共然藜以所注禮記授之夜談至雞鳴爲常遊兵之爲盜者竊聽而異之相戒無犯焉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三

小腆紀傳章曠傳云子有謨字載謀孤露無所歸衡陽王夫之招之同居雙髻山飯糗然脂三年學成爲夫之高弟子焉黃齋詩編年彙乙卯年有與李綏山章載謀同登迴雁峯次綏山韻一首律七

六十自定彙丙辰年有春夕同章載謀看月一首律七 丁巳年有新秋望章載謀二首律五 己未年有避亂石雞郵同載謀小憩四首絕五送章載謀歸吳淞二首律五

正鈞按鄧氏顯鶴云按載謀爲永歷時兵部侍郎曠之子侍郎沒於永州載謀孤露無所歸先生時寓雙髻峯招與同居三年又徐令素唐躬園墓志云滇師抗命之年



章公子載謀有謨遊粵西不得歸因遊於船山之門而問禮按此二說與行狀所云皆合惟編年彙詩隸於乙卯送載謀歸吳淞在己未則載謀從先生游首尾五年鄧氏云三年者小誤

又按先生壬午得舉出歐陽方然門時章文毅曠為分攷出場引為知己後文毅守湘陰先生曾走湘陰上書勸其和南北後哭文毅各詩屢及之則當日先生與文毅相知甚深宜於其子尤加軫恤焉按耆舊集載虎止詩有寄章公子載謀五律一首又贈董君達詩題云董君年八十矣達來示以載謀公子及公孫近札按景船齋雜記序云公孫近札於乾隆丙辰贈利津縣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四

令又云壬戌叔父紹庭公自利津解組歸以此則先生沒書授榮則所云公孫當即紹庭為載謀之子也後載謀猶常通音問六十自定稿新秋望載謀詩一聯云周秦焚後字荆楚望中樓自注禮注方竟則雜記序云授以禮注者致確景船齋雜記近上海有刻本所載多淞郡明季雜事無有及於師門者蓋授受心源悉具禮記說約中而此編出於隨筆也

唐如心克恕

唐克恕字如心衡陽諸生從船山先生游十餘載淡情進取不事帖括喜吟咏與人推誠相待士多樂出其門常自號一竿生箸一竿生傳以見志鄧縣周令公士儀贈以詩云一竿隨處釣

湘波一葉隨波穩穩過澤畔清歌誰鼓柁江門舊侶有藤蓑滄茫莫問沈江鎮雷雨應防挂壁梭萬古溪山長不改看來風月欲如何晚尤好學讀書樓上常數月足不履地箸有竹閣編嶽行草龍潭定舊及續小學廣輿記家範諸書一竿生詩鈔本小傳

武夷先生行狀云教子一范聘文學唐克恕女

唐鳳儀傳萬齋逸文云萬歷間鄉先輩唐翔雲先生躬涵靜德為郡典型未百年而知者不數數也先生之孫克恕曾孫端笏拜請傳其略

遺響亭記盡齋逸文云鄉先輩翔雲唐翁者當隆萬之昌期志關閩之絕學翁孫如心氏祥氣生文仁原激澗靜如止水尤溯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五

念於清澗緒以暄風固遙依乎黍谷

衡陽縣志唐鳳儀傳云克恕須竹游二王之門若竹林二阮焉須竹名端笏唐欽文子見下

七十自定彙庚申年有唐如心見過二首七律 甲子年有五日前一夕唐如心以近詩見問病廢夜讀久矣即夕口占

寄意一首七律

正鈞按如心為唐欽文從兄弟欽文與先生交好見弟九卷故

與其二子均游先生門衡陽縣志唐鳳儀傳又云端笏早卒以遺文託克恕今散佚矣按今唐一竿生詩鈔本有乙酉古遺姪新逝躬園姪復病且垂危以生平文章屬為收



藏退而誌哀七律一首蓋為縣志所本但乙酉為康熙十  
四年先生以三十一年歿躬園尙存詳下則不得云早卒也  
鈔本又有癸未五十酬諸戚友詩七律一首癸未為康熙  
四十二年  
以先生壬申沒年七十四推之如心蓋少於先生三十六  
歲唐欽文沒於康熙己未故自定稟庚申唐如心見過詩  
有知君問禮當深夜急難原頭感脊令之語虎止既與如  
心締為婚媾耆舊集載虎止詩有夏杪過擷翠堂贈主人  
唐如心五律二首客如心擷翠堂三載冬盡留別五律二  
首數詩可想見兩家之交誼矣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六

從吾世兄蕉畦王子游而上窺吾師船山先生之學云云  
則倩代者必係先生門人今按一竿生詩鈔本正有九日  
同王虎止過王次附七律一首則生若所代者未知即如  
心否也

唐古遺端典

唐端典字古遺衡陽處士克峻之子逸文唐欽文墓志  
六十自定稟

唐欽文墓志云惟延宿學教三子成文章為當代文學最用  
守翔雲之舊德至於庭訓有秩述先進之風勸戒之于清麗  
虛淡則翁提撕申警獨伸己意聞一令折衷於余之不敏不  
欲莠言之相問故翁子有請事絕學之志皆翁所密授然也

六十自定稟癸丑年有新秋同唐古遺須竹遊鍾武故城歸  
坐小軒夜語四首絕七

正鈞按遊鍾武故城詩第三首有云但為愛君兄弟好歆  
眠閑看綠光晴又逸文唐欽文妻蘇氏孝壽說云唐子古  
遺與其弟須竹以其母氏蘇孺人六喪請言於王子知古  
遺為須竹之兄欽文墓志有云嗣子端典端笏以志銘請  
知古遺即名端典墓志云教三子成文章按三子一名端  
紳字義臣先生  
逸文有唐 又云一折衷余之不敏則古遺固借弟須竹游  
先生之門也

唐須竹端笏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七

唐端笏字須竹一字躬園衡陽人明季諸生性至孝父母有疾  
侍醫藥終夜不解帶親終附身附棺纖毫不苟以此見賞於王  
夫之嘗得白沙集定山集傳習錄讀之而嗜迎夫之佳馭閣巖  
為剖析源流知後來小學之謬夫之示以思問錄內外編周易  
內外傳其名屢見船山集中蓋船山受業弟子中所倚為奔走  
後先者也夫之沒築室山中以終所著有慚說悔說沅湘耆舊  
集小傳

唐義臣墓志逸文云歲乙巳夏抱疴荒徑不聞人語者五十

日唐子須竹投一畱以問交余謝病未遑也間歲丙午須竹  
踏新雨而至歡然相得之晚



孝壽說自跋蓋齋逸文云余以世誼得盡悉其內行故入林以來二十餘年如黃楊逢閏筆舌盡縮而一再為之引伸不能自休直以須竹之數相與游也

躬園說蓋齋逸文序云須竹將為園于承武二水之淵以讀書而名之躬園請子為之說

惜餘鬢賦自跋蓋齋逸文云甲寅春閱躬園之志長言以達其幽緒而廣之歷時已夙物變益淪余既將揮手謝躬園返於冥漠銜情永夜孰與言者躬園亦孰復與言者書之縑素留人問世此理此心不以□□□滅他日□□靜對如鍾武城西欵歎慰藉僕以□矣辛未伏日王夫之記并書 又云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八

書賦已念余為躬園言情躬園亦應為我言情無容徒勞悶默雖然余情何足言者歷四十五年馬齒七十有三粥飯在孟阿誰操匕箸引之入口是何國秬秠余情何足言者老子衍序跋云閱十八年壬子重定於觀生居明年友人唐端笏須竹攜歸其家會不戒於火遂無副本更五年戊午男敵出所藏舊本施乙注者不忍弃之復錄此王子稿有後序參魏明陽張平叔之說亡之矣上巳日湘西艸堂記  
逸詩祝躬園百韻跋云端笏字須竹一字躬園從王船山先生游二十餘載著有讀史要言十三經解共二百餘卷惜為兵火所焚十失其九己未長至日端笏為園于蒸武二水之

湄讀書名之曰躬園船山贈此詩為祝按此跋當是後人所補述

六十自定棄戊申年有與唐須竹夜話二首律 已酉年

有同唐須竹遊駸閣巖一首律 昭陽庵同須竹夜話云乘木

葉秋波探五老之勝因便送之一首律 讀涇陽先生虞山書

院語錄示唐須竹二首律 癸未年有咏菊答須竹一首

五 甲寅年有舟中上巳同須竹一首律 青艸湖風泊同

唐須竹與黃生看遠汀落雁一首排

薑齋編年稟辛亥年有月坐懷須竹南嶽一首古 庚申

年有送須竹之長沙二首律 壬戌年有懷須竹一首律

柳岸吟有為躬園題用念庵韻二首 示唐須竹一首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九

逸詩有贈躬園百韻一首古 和唐端笏默坐天籟靜坐四首

五 同唐須竹遊晏坐駸閣巖因而有作一首古

鼓棹初集有待須竹謁金門一首 二集有答須竹所問一

剪梅一首

正鈞按須竹以康熙五年丙午見先生逸詩躬園百韻有

云君生我弱冠在苒雪霜鬢則其來游門下年甫踰冠也

其從游本末略具耆舊集所載徐令素唐躬園墓志銘按志銘云躬園諱端笏字須竹至性人也孝於其親服勤色養父母有疾朝夕不解帶藥與淚俱進奉醫如俗士之奉長吏終兩親喪號踊切摯甲者俱為感泣求蜀材庀岳絹皆親鬻以歸製為送終之具且夕與匠者借多懼其略也築塋之法匠心而得堅緻之方廬墓月餘方成復月餘俟其固始歸而終制以此為船山先生所知賞演師抗命之



年章公子載謀有謨遊粵而不得歸因游于船山之門而  
問禮躬園且夕與借知躬園甚深嘗爲余言躬園欲訪盧  
山求安成陳二止先生觀歐陽懷雲先生霖宗事之船山  
先生許焉以父病不果行又極九老人以書可船山同住  
青原船山不欲往遺躬園行達彼此之意又以舟病不果  
行嘗得白沙集定山集傳習錄諸書讀之而嗜迎船山先  
生住馭閣巖爲剖析源流因知有朱陸同異及後來心學  
之謬船山示以思問錄內外編及柳岸吟周易內外傳諸  
書先生長逝後築室山中以釋所學所著概說悔說其言  
悲其志固卓乎遠也 按徐令素華亭人說詳弟十一卷

自丙午至先生壬申之沒二十六年躬園百韻跋所述從  
游年歲正相符合

又按先生與須竹贈酬之作除上所引外自定稟壬子年  
劉庶仙五十初度詩題云卽席同唐須竹弟二首末句云

華山噉取墜驢客共說當年行路難自注端笏來適墜驢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十

按今自定稟遺此注 茲從唐氏鈔本錄出 癸未哭李雨蒼詩題云得唐須竹鄂

渚信弟六首云白楊衰艸楚雲天孺子生芻莫暝煙自注

須竹赴哭未歸戊午年送李芋巖歸空詩題云同須竹弟

二首末句云不是躬園相識久孤山錯擬萬株梅分體稟

廣哀詩熊文學秉一首有云生死四十秋奉此爲津筏欲

語人不聞時語唐端笏而石崖先生逸詩亦有祝唐端笏

初度三首 按詩云泉清石皓皓遠谷宜幽艸野人聿旣耄

早歲識太邱邈邈足千秋不知桑與海班荆及白頭季方  
尋世好起予益髮修修悠悠覆手古道于君留三首云世  
路日以新君獨問古津修容于火滅恂恂葆其真下榻君  
入座徵言飲我醇行已介夷惠葉書在消幸韶年方強仕  
善價應昌辰何以祝純嘏萊衣歲歲春 按石合諸說以  
崖先生詩不多見茲從唐氏鈔本錄出存之

觀則躬園當日親炙門牆二十餘年依依几杖雖其術業  
今不盡傳而其相期之切相契之微猶令人想像於不容  
己蓋有不恃夫文字之迹者存也

又按沅湘耆舊集有躬園荷葉塘道中望紫荆峯五古一  
首詩云嶽氣息空明嶽情未中已片碧浮西清金翠相紛  
詭落日溜珠光徘徊動雲髓闕爲開士宅靈蹟恣法喜靜

妙自孤筇喧動違物始如何三年終奔情失內羨獨語無  
與酬遙心託寒水鄧氏顯鶴云須竹詩境雅潔惜不多見  
蓋亦吉光片羽之僅存者又按耆舊集載虎止詩有吳興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十一

季翁簡尤垂弔先大人塋遂約共游燕趙唐躬園力爲阻  
行有作述懷一首其詩云了了蔚莪生悠悠風波日白髮

已盈顛紅塵日銷骨眷言思遠道有客勞存錄慰我煢影

孤貽余蘭佩覆爲言燕趙士慷慨相追逐胡爲守荒林寒

烟困空谷長劍宜有贈囊椎焉可禿且作連騎游勿爲握

粟卜老友貽書來君行胡太速先人留遺書大命會申囑

未解卜升沈當先念傾覆兀坐望飛鴻遙心虛遠屬據此

則躬園之識量亦可想見其一端矣

戴晉元日煥

戴日煥字晉元衡山諸生家世饒財明季蕩於寇年逾冠尙未  
就傅時避兵嶽寺貧不能具膏火夜執書就佛燈讀遂通五經



及諸子尤遂於易後遊船山之門所造益深博沈湘音荷 集小傳

薑齋詩賡藥丙辰歲有戊戌嶽後辱戴晉元見訪今來復連

楊旃壇口占一首五古

七十自定藥甲子年有代書寄衡山戴晉元二首七絕

正鈞按賡藥一詩則晉元始謁在戊戌下距丙辰首尾相

隔已十八年故詩有荏苒十八年夢中時一遇之語甲子

代書詩第二首有云聞說茂陵方病渴莫修封禪數行書

者舊集邵氏顯鶴云船山集中有代書寄戴晉元詩蓋規

之也晉元年八十時舉子九十方卒

蕭文學子石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三

蕭子石以字行衡陽諸生遭明季兵燹後家無完書接敝能敗

簡得其奧義嘗游王夫之鄒統魯李國相之門求性理宗旨著

有戴記說杏園詩集秉性沖淡而風骨凝然待朋友生死不二

卒年六十有七衡陽縣志

衡陽新志宋之素傳云國初縣諸生以樸學稱者有蕭子石

陳賡治胡興耘唐光大子石學於王夫之受禮記義疏

蒙之鴻

蒙之鴻衡山歲貢父正發崇陽人寓衡陽南鄉之斗嶺沒後子

孫歸崇陽惟之鴻以長子留守墓從王夫之學所造頗深著有

遺心集詩彙教授鄉塾與夫之子敵唱酬甚多湖南通志流寓 邵陽縣志流寓

正鈞按薑齋詩分體藥甲子年有五日同劉蒙兩生小飲

五律一首所稱蒙生當卽之鴻蒙聖功沒於己未詳弟廣 三卷

哀詩述其孤尙幼甲子上距己未六年通志流寓傳述之

鴻爲長子則其時已游門下也

又按莊子解虎止增注逍遙遊篇引有蒙之鴻說一條之

鴻於莊子當著有成書也

王灝

王灝衡陽附貢生康熙初官長沙府學訓導衡陽縣志 選舉表

正鈞按莊子解虎止刻本卷首有門人王灝序

會學博呂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三

會呂字埏耶邵陽人父光祚遺民呂有才識好學能文喜結納

早歲見稱于衡陽王夫之呂會及其門故所見益卓康熙丙寅

拔貢官麻陽教諭其在太學最有名嘗敘其先世言行求名人

傳志以不任表章爲己罪一時公卿多禮下之寶慶府志 文學傳

芸者古文會氏譜序云其爲先大父船山所登進者有巴東

掌故埏耶君麻陽掌故蕃祉君之淹雅焉

會學博萬芳

會萬芳字蕃祉邵陽人康熙壬戌歲貢官巴東訓導寶慶府志 氏族表

正鈞按府志會呂傳云官麻陽教諭而芸者古文則埏耶

係官巴東官麻陽者爲蕃祉考府志氏族表太平會氏則



有萬芳官巴東訓導蓋卽蕃祉之名而信芳記憶之譌也

劉永治

劉永治邵陽人武夷先生行狀

正鈞按武夷先生行狀篇末書門下後學邵陽劉永治填諱行狀作於癸亥按七十自定稟辛酉年有中秋向夕自觀生居同劉生小步歸艸堂月上五律二首分體稟甲子有五日同劉蒙二生小飲五律一首此劉生當是門人之列詩皆作於前後兩年未知卽否永治

劉存孺

劉存孺見鼓棹集

船山師友記卷十三

古

鼓棹二集有問劉存孺索香橙清平樂一首

正鈞按存孺名與爵里無攷蓋齋分體稟癸亥年有九日同熊男公與中涵存孺于禮集二如精舍二首又七十自定稟甲子年有待于禮一首丁卯年有傲李鄴侯詳弟中歌廣其意示于禮一首熊男公爲先生老友八卷中禮之姓名無攷似與存孺均在門人之列而晚歲詩中稱諸子者屢見惜皆無由得其姓名又虎止所刻書校人姓名莊子解有王天泰題後學張子正蒙有劉高美王天履熊成章稱私淑門人附識於此

船山師友記第十四

湘潭羅正鈞纂

鄭忝生與祖

鄭興祖字忝生襄陽人吏部尙書繼之之從孫爲先生妻弟從先生學成文章卒于庚子蓋齋詩分體稟廣哀詩注

五十自定稟庚子年有哭內弟鄭忝生一首七古

蓋齋詩分體稟廣哀詩第十一有鄭生與祖一首自注見上五古

正鈞按廣哀詩注云爲予內弟先生繼配鄭氏五十自定稟來時路五古三首自注云悼亡男啟跋云此先君子輓

先妣鄭孺人之詩外祖父文學公諱儀珂字履聲宗伯公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鳴峴先生諱繼之之孫按七卿表繼之官終於吏部尙書稱宗伯蓋誤攷家譜載

元配陶孺人以丙戌歿明年丁亥丁武夷先生憂旋卽從

王嶺外以庚寅服闋補官詳自定稟辛丑續哀兩詩序云

庚寅冬幽困永福水砦亡室乃與余謀閒道歸楚亡室當

指鄭孺人故邵氏顯鶴謂鄭孺人以庚寅歸先生于桂林

見香齋集跋先生來時路詩今觀哭忝生詩亦有與君相逢八桂城之

語則云歸于桂林者甚確但是年先生以正月在桂林服

闋卽扈蹕至梧州爭詔獄爲二推之鄭孺人來歸當是七

月去官以後八月至桂林之時年譜定鄭孺人來歸在正月蓋誤據廣哀

詩云寒雲凝席帽扶攜反幽谷殘書久零亂綴拾授爾讀



則間道歸楚時忝生即已相依而庚寅至庚子十有一年  
轉徙山谷亦常相隨受讀也

李治尹嚮明

李嚮明字治尹衡陽人文學報瓊之子武夷先生行狀分體彙

畫齋詩分體彙癸亥年有治尹始春為邵陽游有贈一首五律

鼓棹初集有與李治尹夜語致身錄事有感而作踏沙行一首

正鈞按治尹分體彙及鼓棹集均未著其名攷武夷先生

行狀云夫之側室女一適文學李報瓊子嚮明蓋取易嚮

明而治之誼名嚮明字治尹也又七十自定彙辛酉有示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二

劉李二生五律二首鼓棹二集有攤破浣溪沙病中與劉

李二生夜語一首所稱李生當即治尹而以子倩執經門

下也

劉輯夏法忠

劉法忠字輯夏衡陽人兵部尚書堯誨之曾孫武夷先生行狀七十自定彙

七十自定彙乙丑年有送劉生輯夏歸省重慶一首絕

正鈞按詩云蒸江漱玉繞蒼汀玳瑁霜雲擁翠屏歸向湘

山高頂望應瞻南極老人星據南極老人語重慶應即重

闕攷武夷先生行狀云攷女二長適兵部尚書劉堯誨孫

克謹子法忠以夏尙忠之誼推之法忠當即輯夏之名又

按劉堯誨臨武人嘉靖癸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罷官寓  
居衡陽其後遂為衡陽人

熊體貞時幹

熊時幹字體貞衡陽人文學榮祀之子武夷先生行狀柳岸吟

柳岸吟有讀易贈熊體貞孫倩八首四言

正鈞按體貞一見柳岸吟攷畫齋逸文武夷先生行狀云

攷女二次適文學熊榮祀子時幹則知體貞名時幹也柳

岸吟詩為門人講學時所作讀易八首詞意獨為深至體

貞時居門下學易其所得亦可想見矣

王幼重敏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三

王敏字幼重牧石先生之孫牧石先生墓表

畫齋逸文尺牘有與幼重二首

七十自定彙丁卯年有姪敏五十一首七律

正鈞按幼重為牧石先生孫從兄玉之之子詳虎止先生

家譜序云邁壬申正月之閏幼重兄共廬墓左特以表彙

相授云弟必成此書以俾敏告無罪於先人尺牘中亦皆

懇至之語則羣從中先生於幼重尤所愛重者矣

王應原敏

王敏字應原貞獻先生介之冢嗣十五補邑文學為文清通醇

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蘊貞獻先生違



世守貞傲躬耕授徒以侍靡之遠愈不忍離篝火具沐淪厠汎除之勞鬢髮半白矣响响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貞獻年八十卒傲啼號不絕于口閱數月以毀卒年五十有七

文集應原墓志

武夷先生行狀介之子一傲乙酉補邑文學

廬原氏墓志銘盡齋文集云幼從余學學於余者篤志精研未有

及之者也余於其亡哀之不欲生而又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沒而不能一日存於世也

自跋武夷先生行狀逸文云夫之謹狀如右越四年丙寅介之

侍先君於幽壑介之子傲以愚樸略誌而登之石未幾傲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四

以哭父死戊辰冬始藏誌石于嶽阡之隧前

五十自定藁丙辰年有春盡從子傲寄山居雪咏絕句款爾

隔歲聊復知之二首七絕

七十自定藁丙辰年有為家兄作傳略已示從子傲一首五律

正鈞按乙酉福王建號南都稱宏光元年

又按先生兄弟三人據武夷先生行狀石崖先生子一傲

鏗齋先生子二枚致皆天家世節錄云枚以孝隕於難致

早天五十自定藁甲午哀從子枚詩題云從子枚遭閔以

後與子共命而活者七年頃子窺身縊中不自以必生為

謀枚因留侍伯兄時序未改避伏失據掠騎集其四維方

聞道往迎已罹鞠凶矣悲激之下時有哀吟草遺佚落僅

存絕句二首又先生從兄三人節錄云仲父生玉之季父

生珍之牧石先生墓表子二人釗之早卒玉之子五人恪

安國恬子偉敏敏已見前尺牘有與我文姪二首推許甚

至未詳其名諸孫行著見者廬原氏墓志子二生祁生郊

牧石先生墓表玉之有孫生祁生蔭生蔭為敏之子見尺

牘詩牘藁有示姪孫生蕃五古一首未知所出其詩詞意

甚摯當非疏屬附注於此

王曷功效

王放字曷功衡陽人而農先生長子與弟啟齊名著有詩經釋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五

略詩不多見沉湘耆舊小傳

己巳九月書授放盡齋逸文云汝兄弟二人正如我兩足雖左右

異嚮正以相成而不相盤戾况本可無爭但以一往之氣遂

各挾所懷相為疑忌先人孝友之風墜則家必不長天下人

無限逆者順者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徒以兄弟一言不平一

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試俯首思之

柳岸吟有示兩子二首七絕

五十自定藁甲辰年有五日攜放兒同子直小飲分得端字

一首七律

正鈞按舊集載曷功謝祖塋詩三首按詩云小舟沿宿莽故岸記相尋風



雨杯前淚泉臺膝下心芸香燐盡冷劍氣看苦使羽悲  
鳴苦言愁早自瘠賢侯銘舊德祖志斷碑尋湘水前人帶  
嶽雲後嗣心市嵐山氣淡岸葦曉霜侵遺孽誰能劫來茲  
念我瘠生小從離亂荒邱近可尋碑存當日跡淚識邇時  
心馬鬣何年立松楸保勿侵 題下注云丁巳冬同族眾壻  
死生無限感畢哭奈聲瘠

東洲上塋并哭先孺人家效甫二歲而先孺人卒鄧氏顯

鶴云先生元配陶孺人生效甫二歲值家難以哀悻死

枕憶得丁亥年仿杜少陵文文山七歌弟五首云有妻有  
妻哭父死恩恩棄葬姪如蟻則陶孺人蓋殉父萬梧翁之  
喪故像贊亦有 按陶孺人卒於丙戌效蓋以甲申生也

孝而殉之語 王虎止致

王虎止致

王敬字虎止衡陽人而農先生之次子康熙己亥歲貢生虎止

稟承庭訓學問淵博操履高潔時藝尤有盛名年三十方應童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六

試與邵陽車無咎補旃王元復能愚攸縣陳之駉桃文稱楚南

四家又有稱楚南三王者謂虎止與能愚及漢陽王敬伯毅也

潘書原先生宗洛視學楚南時延之入幕彙校試卷與宜興備

大文六雅友善船山遺書得入史館立傳儒林皆潘儲左右之

力也晚築湘西艸堂學者多從之游著有蕉畦字朔蕉畦存稟

笈雲艸諸書學者稱蕉畦先生雍正庚戌聘修邑志力疾成數

帙歸艸堂而卒 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本傳

自為墓銘跋 蓋齋 逸文 云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為之此不可增

損一字行狀原為請志銘而作既有銘不可贅若汝兄弟能

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年後略記以示後人可

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負其心

行狀云次年元旦尚衣冠謁家廟二日清晨起坐不擇指先

祖行狀墓銘付長孫若曰汝慎藏之謂故曰勿為吾立私諡

也良久命整衾時方辰遂就簀正衾甫畢而逝享壽七十有

四遺命禁用僧道

薑齋詩編年稟庚戌年有齒落示教子一首 七絕

七十自定稟戊辰年有教築土室授童子讀題曰蕉畦口占

示之四首 五絕

正鈞按虎止為繼配鄭孺人所出以順治十三年丙申生

于常甯 詳弟十卷 先生沒後虎止重葺湘西艸堂作記時年七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七

十有五 增錄記文云先子船山記曰船山者吾山也故今

堂也先子自崇禎癸未張獻忠陷衡後湖嶽之間三十餘

年羔幣踵至終全志節閉門著述迄歲庚子乃徙居于湘

西之金蘭鄉卜舍于茱萸塘初造小室名之曰敗葉廬蓬

橋竹牖植九木柱編篋為壁次築觀生居在茱萸塘上易

以茅堵窗櫺櫺少容几杖越十二年再徙于石船山下去

觀生居二里許仍里人舊址築湘西艸堂因避滇氛迂宅

數載後復歸艸堂定經詮秩椒稟輯間吟迄壬申而先子

奄者不一次也因聚徒課業于其中迄年六十從游者

數十人 支 釀金為壽余受其金授子 皆 會生重建艸堂易

瓦以 其 支 釀 金為壽余受其金授子 皆 會生重建艸堂易

遺書數種 藏 板于右閣故手植刺松側 相 紅梅碧桃等樹

成蔭 簷 簷 圍 成林而艸堂益為都里所共 式 建 後 所為

十諸生復 釀 金如舊為余 刑 小艸百篇 始 終 培 植 艸 堂之意

不可忘也 今 故 七 十有五矣 盼 新 竹 之 娟 娟 而 恐 放 其 意

心者亦如 牛 山之 旦 旦 而 召 斧 斤也 拔 毫 為 文 付 諸 子 孫



讀之者當如讀  
鳴鳩而三復也 正當雍正八年庚戌按芸者韻語有乙卯  
元日過洪山堂省朱丈歸讀先子遺藁一詩乙卯為雍正  
十三年故信芳詩題先子年譜劉氏謂敬字虎止取義于  
止樂之敬作伏虎之形虎屬于寅遂疑虎止生于庚寅鄭  
孺人來歸之年謂至雍正八年年已八十一蓋未見衡陽  
舊志故推測涉於附會也又耆舊集載虎止感懷詩  
發邗江奮武昭勳最嗣世申龍錫湘嶽盟帶礪武業中式  
微文心宏錫類穆惟我先公六經發蒙昧子史析微芒詩  
騷樹宏幟傳書待其人函井心無旣撫族概別零縹緲示  
苗裔洪源誰嗣流集木懷枝瘁吉人深屬望世代傳支系  
物恆守家訓誦讀培元氣四海皆弟兄恭禮實連綴一樹  
紫荆花忍使分榮悴孟晉以逮羣仁者繼其志徒倚瞻山  
雲臨風詳其詞意曷功蓋已前沒也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八

又按敬菽齋文存與鄧湘皋書云而農先生卒後未十年  
虎止先生已刊行十餘種于湘西艸堂又年譜劉氏毓崧  
曰按張子正蒙注有虎止附注老子衍有虎止纂注莊子  
解有虎止增注此外藁本亦虎止輯錄者居多非獨謹守  
遺書不墜先緒也

又按家譜曷功子四人生若歲貢生生滋生蒼縣學生生  
蓮縣學生虎止子二人生范生荃縣學生行狀云指先祖  
行狀墓銘授長孫若曰汝慎藏之遺書刊船山家戒一帙  
後注云丙申長夏先人書授長慮墜失此帙如捐余愧慙  
孫男生若謹識沅湘耆舊集王秀才生荃小傳云字信芳

諸生著有芸者韻語芸者古文二帙矢音不多岫強生硬  
力避庸熟猶不失蕉畦家法曾孫十六人年譜劉氏云黃  
書藁本有長曾孫永緯編次之語莊子通藁本有長曾孫  
永緯星遠編次之語又六世孫承佳以孝友衡陽新舊志  
皆為立傳據此則先生子孫皆賢孝能傳其家學也

船山師友記卷十四

九



船山師友記弟十五

湘潭羅正鈞纂

釋茹蕻智霈

智霈字茹蕻昆明人本姓張以鄉舉任衡山令己未沒于嘉興之楊墳分體彙廣哀詩注

六十自定彙辛亥年有宿雪竹山同茹蕻大師夜話一首律七

薑齋詩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十六有雪竹山道者智霈

一首自注見上五古

正鈞按六十自定彙庚戌有懷入山所栖伏巖谷述以小

詩得二十九首就中有雪竹山一首與桃塢茱萸塘等處

船山師友記卷十五

注云右湘西詩云楊墳一竿竹空外影千尋六月飛入雪

埋心直到今全詩即為茹蕻而作則雪竹山距先生艸堂

不遠暇日輒相往還也

釋凝然性翰

性翰字凝然南嶽僧丙申年沒蓮峯志分體彙詩注

蓮峯志沿革門云方廣寺崇禎戊辰火已卯督學使王公永

祚澄川屬僧凝然性翰壬午學使高公世泰彙旃益命之性

翰出其衣鉢資糧以隆武元年乙酉十一月十二日再造

薑齋分體彙辛酉年廣哀詩第十有南嶽僧性翰一首自注見上

古五

正鈞按廣哀詩有云曠昔天狼驕竄身潭龍吻緇流不相

疑泥滓為拭拔蓋癸未甲申閒先生避難蓮峯凝然常為

調護又有云為有神駿姿激揚忠憤隱行歌方亢爽社稷

已齋粉燒燈相向悲坐待鐘聲殷義旗同崎嶇債敗無鬱

菀垂死猶致聲心魂相合臆潭雲空淒迷回望增悲懣據

此則先生戊子舉義兵凝然實同在行間以方外而趨君

父之急宜先生尤加感悼也

釋悟一

悟一南嶽西明寺主僧五十目定彙

五十自定彙壬辰年有過西明寺望早冲追懷悟一上人示

船山師友記卷十五

蒼枝慈智二首按遺書作怡一今從年譜改正七絕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曰按詩中有重來春水之語故知

重過西明寺在春開其云冬葵滑熟係追敘前此以冬閒

至寺據蓮峯志蓮花峯南洞油嶺有西明寺林泉曠異下

可安步知西明寺在蓮花峯旁今攷癸未冬先生因張獻

忠購捕紳士避於衡山蓮花峯下其飯于西明寺當在彼

時至是年重過則悟一已沒故有慚媿千金無報之語蒼

枝慈智其即悟一之徒歟

釋慈枝

慈枝雙髻峯續夢庵主僧病枕憶得



薑齋逸文贈釋惟印詩序云永歷丁亥春余居雙髻峯初晴方暄遍尋諸峯與慈枝上人間惟公居羅漢臺欣然卜遊

病枕憶得乙酉年有續夢庵拈岸側桃花示慈枝庵主一首

絕七

正鈞按憶得上年甲申有將營續夢庵登雙髻峯半訪址

五絕一首丁亥有元日續夢庵用袁石公韻七律二首又

蓮峯志名遊門云堵公允錫問余兄弟匿迹處訪續夢庵

欣然將登之據此則續夢庵在蓮花峯雙髻峯先生所自

營造為此三數年避兵常居之所而慈枝為之庵主也

釋破門法智

船山師友記卷十五

法智字破門結茅南嶽下火場自名其庵曰石浪居衡二十餘

年以詩自娛尤工艸書有破門詩集沉湘耆舊集小傳

南窗漫記云僧詩本不足埒曹檜之末唐宋之名髡技止此

耳况今日裁量止于其域大無能攝微無能入也以予所見

者僧法智一絕云一步一花無別意香來薰透破袈裟差為

蔬筍之雄

病枕憶得丁亥年有石浪庵贈破門一首絕七

正鈞按破門之名甚著劉繼莊廣陽雜記稱破門住南嶽

飛來石船下書法深入晉唐間與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

丁亥為順治三年先生是年春出湘鄉歸省武夷先生返

衡也詳弟五卷

釋如滿

如滿南嶽僧詩經釋疏

詩經釋疏卷二螟蛉有子果贏負之條下云夫之在南嶽有

山僧如滿言其如此因導夫之自于紙卷中展看一一悉符

陶段之說

正鈞按年譜劉氏毓崧注是條于己亥順治十年仍居嶽後

雙髻峯下其說曰按在嶽係久居之語非偶至之詞先生

前此居南嶽累年然是年最為閒暇故所賦山居雜體如

卦名縣名建除吃口之類多出戲筆南嶽摘茶詞亦從容

無事所作其體察螟蛉果贏似當即在此時至下年遂居

湘西後雖亦偶至南嶽然未必久居矣

釋先開

先開見自定稟

七十自定稟癸亥年有先開遂丹桂于窗下作供為賦十六

韻非五律甲子年有先開過問病贈之一首五律

正鈞按七十自定稟庚申有南天窩授竹影題用徐天池

香煙韻七首第六首自注云時為先開訂相宗并與諸子

論莊攷船山遺書存目有相宗緒索三卷注未刻蓋即為

先開所訂者劉氏毓崧云是書乃釋氏之小學紺珠先生



生平未嘗佞佛此特一時寄興一應先開之請耳

釋二如表

二如名表別峯庵主僧七十自定彙

衡陽縣志山水第八云南天峯有別峯庵僧二如明末遺民也與王夫之友善夫之逡迹每相酬唱及死題像弔之詞語甚哀

七十自定彙戊辰年有別峯庵二如表長老類知子者對眾大言天下無和嶠之癖者唯船山一漢媿不克任而表師志趣于此徵矣就彼法中得坐脫其宜也詩以弔之一首

正鈞按七十自定彙癸亥年有寒雨歸自別峯庵寄同遊船山師友記卷十五

五

諸子一詩分體彙丁卯年有宿別峯庵一詩又鼓棹初集有東風齊著力一首題係憶別峯修竹為久雪摧折據此則別峯庵係先生所常游息之所二如蓋庵中主僧故縣志云然也

釋萬峯知韜

知韜字舌劍一字萬峯衡陽人有詩文集三十卷抗湖耆舊集小傳

寶甯寺志敘遊齋逸文云寶甯西南嶽東江西二莖之所自與石霜雲蓋相拱揖建我萬峯和尚之拊松東嚮而揀除於榛莽之餘弗容已也

七十自定彙乙丑年有代書答舌劍韻一首七律

萬齋分體彙丙寅年有萬峯韜長老寄書有不願成佛願見船山之語聞其長逝作此悼之一首五律

正鈞按代書一詩首二句云泚水東流嶽阜西魚書遙問浣花溪按泚水源出鄱縣流經茶陵至攸縣與攸水合蓋是時舌劍寓寺所在據分體彙其沒即在寄書之明年則寄書後終未得一見先生也

釋楚雲

釋楚雲明季遺老衡陽縣志

衡陽縣志山水第二云天平庵僧楚雲明季遺老與王夫之往還酬贈篇什尤多

船山師友記卷十五

六

正鈞按自定彙無與楚雲酬贈之作縣志所據或其逸詩歟又按衡陽舊志寺觀牧雲峯順治間僧超凡卓錫於此王夫之撰有碑記今其文亦不傳

釋惟印

惟印長沙千壽寺主僧逸文贈惟印小序

正鈞按寺中藏有先生手書橫幅贈惟印者中敘與惟印相見於南嶽去今已三十一年末署丙辰蓋是年先生避吳逆之難再至長沙與之相晤也稚僧云寺中向藏有先生遺書二厨咸豐中兵亂毀于火豈先生是時曾以所著俾惟印藏之耶



船山師友記第十六

湘潭羅正鈞纂

顧處士炎武

顧炎武字甯人江南崑山人初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沅同里歸莊共起兵奉故邸撫王永祚以從夏允彝于吳中魯王監國授為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祚行遁去其沅死之炎武與莊得脫次年唐王起閩中以職方郎召欲赴不果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游京口次年之舊都謁孝陵癸丑再謁其冬又謁而圖焉有僕曰陸恩叛投里豪丁酉四謁孝陵歸擒之數其舉沈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之勢危甚會故相路振飛之子澤博為白其事乃東行墾田以自給戊戌游北畿出山海關至昌平謁長陵以下復歸六謁孝陵東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關中至榆林甲辰四謁思陵畢墾田于雁門之北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之京師萊之黃氏奴以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為炎武作首之馳赴山東請勘繫數月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獄白復如京師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塞者凡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時有鉅公方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自謝最下則逃之方外戊午鴻詞科 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以死辭得免其論學則曰諸君關學之緒餘也橫渠藍田之教

以禮為先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今日講學家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他晚益篤志六經謂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乃墜于禪學而不自知康熙二十年卒于華陰年六十有九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日知錄音學五書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攷異亭林詩文集諸書南疆釋史

正鈞按耆舊集鄧氏顯鶴云亭林詩集有楚僧元瑛談湖

南三十年事七絕四首第一首云共對禪燈說楚辭國殤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山鬼不勝悲心傷衡嶽祠前道如見唐臣痛哭時正鈞按

史朱昂傳父葆光當梁氏篡唐與唐舊臣顏竟李鴻輩等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

殆二此四詩次三兩首為陶密翁楊長蒼作自註甚明弟

一首第四首未注何人今以詩意觀之末首殆指些翁弟

一首則船山先生無疑也錄此見當日遺民故老心心相

印如此

陸清獻隴其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少貧力學以聖賢自勵非義不取康熙九年庚戌進士廷對極論時務由二甲用知縣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加



巷舍隴其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故陸令非應變才部議引才力不及例鑄三級調用嘉定民大賊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會縣民有被盜殺而親屬以讐殺訴隴其詳報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論如律部議初不直指為盜落職歸戊午徵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以理學純深文行無媿薦未及試奔父喪歸服閱牒部請改教官弗許魏象樞抗章訟隴其冤再疏舉廉吏十人隴其其一復原官癸亥授靈壽知縣縣于真定最為饒瘠隴共勸課農桑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者松陽講義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三

諂諂於義利邪正之辨巡撫格爾古德特疏薦公下部議敘甲子 詔舉天下清廉官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兖州知府張鵬嗣靈壽知縣陸隴其對庚午科道員闕 諭在廷各舉所知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并舉遂奉 諭旨行取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 特旨允行辛未夏大旱遵 旨陳言一請免直隸被災帶徵各錢糧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時御史陳某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隴其再疏爭會議持前說益堅部議以拘資格致捐納觀望誤軍機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

天安置 上特宥俾還職尋命巡視北城是年秋俸滿都察院注不稱職應外調遂移疾歸足跡不至城市益以明道覺世為已任康熙三十一年卒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可代其任大臣奏隴其已故 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尋祀直隸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增從祀賢儒從禮部尚書張伯行請入祀乾隆元年 特賜諡清獻并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隴其學以居敬窮理為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濶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所著學術辨力闡陽明為禪學謂陽明之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四

病在認心為性論者謂程朱之統自明敬軒敬齋後惟隴其能得其正宗云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讀禮志疑三魚堂全集諸書 國朝先正事略 三魚堂日記乙丑年九月一條云初四日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价石 正鈞按清獻與先生同沒於壬申乙丑為康熙二十四年先生時年已六十有七後殆未通音問施行唐知縣王价志施允中上江人監生康熙二十四年任行唐知縣王价石名光承上海人明季諸生章載謀景船齋雜記云明季吳日干騏王价石光承計子山南陽三人竝目高行著今



稱三高士价石先生上海新場鎮人又攷張氏履祥見聞錄卷四云松江王价石原注少有文名而務敦實行非近世虛浮之比事親極孝愛之誠細務罔不躬親夏則致清涼冬則以身溫父足寒以手摩撫至煖乃已旁人譏其好名不恤也丁世亂隱居躬秉耒耜負甕灌漑不避勞穢中年以後筋力衰則授徒資養六十餘益衰弟子辭去貧因自甘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按小腆紀傳云王光承字价石弟烈字名世皆上海諸生著有錄山艸堂詩集則是名烈者爲价石之弟也

王鴻博岱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五

王岱字山長一字了庵湘潭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入國朝官隨州學正京學教授廣東澄海知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科著有了庵全集湖南文徵姓氏傳  
了庵集寄會青藜書云昨讀佳選可稱極盛然吾楚存沒詩家除竟陵外如王子雲曹石霞吳旣閑舒康伯夏人叔夏振叔程青溪胡石江高處厚趙簡如張讀鶴湖南如周伯孔車孝思王而農馮根公楊九嶷過無過龍季霞龍孔然徐蔚子楊如斯郭幼隗易康侯易無畫周士儀嚴平子羅月江羅紫蘿指不勝屈卽今弟集中凡有姓名者皆能詩之人亦多未得增入弟十年前與石浪秋楊又仁商選事未遂後與金會

公舒康伯訂商又忽外轉澄令此事頓廢今無暇矣

正鈞按會青藜名燦甯都人易堂九子之一常選海內名家詩號過日集蓋卽書中所論遺書中山長姓字惟一見南窗漫記云龍季霞欲矯竟陵纖弱之習與王山長夜語詩云云詳上弟季霞爲先生同歲生丙戌丁亥游湘鄉與之唱和故于山長亦相知聞山長歿于康熙己未此書蓋寄于官澄海令時先生是時尚存也

鄭中丞端崔鳴鶯

鄭端字司直直隸棗強人順治己亥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辛丑改授工部主事轉戶部郎中己酉典試汀西升貴州提學道僉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六

事丙申補陝西神木道僉事時制府尊嚴藩臬而下率長跪伏謁端獨遵庭參三揖之制同列震駭壬辰補浙江分巡台州巡海道旋調陝西分守涼莊道所至以廉明稱丁卯升湖南提刑按察使明年晉安徽布政使故事賦有奇羨不歸庫藏以留佐公費爲名端悉令入計會 聖祖南巡聞其清廉 御書端清二字以賜之次年擢偏沅巡撫益勤求民隱舉賢劾貪奏全給官役俸工又地丁缺額五十餘萬疏言非清丈不能窮豪強欺隱之源塞良善包賠之累且請減造魚鱗圖冊舉行朱子之法雖格於部議識者矐之閱一年庚午調江甯巡撫時淮揚二屬涸出積拊田二萬餘頃部議一律起徵端奏新涸之田按畝起



徵不特在逃之丁觀望不前即現在之丁亦將畏累而去疏三  
上得停徵過半淮甯濱河廢地數千頃部議不肖蠲除端復爭  
言災患之餘重累包賠田賦愈逼民生愈困請自康熙三十年  
始概與蠲豁積困頓蘇又疏免加靖邑坍沒之糧及豁免江都  
牧地正賦外租米邳州缺額商稅其治民以嚴杜好訟為安養  
善良之本教屬吏以平情為息爭之道壬申卒官為學宗朱子  
為政宗新吾呂氏撰有朱子學規政學錄及日知堂文集方宗  
誠柏  
堂集後編鄭  
中丞事略

潘傳云吳逆既平我大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崔某  
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返其帛未幾卒于石船山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七

正鈞按 國史儒林傳彙采余傳亦載此事均云未幾卒  
故劉譜以餽粟事隸于辛未今攷通志職官表十二鄭端  
任偏沅巡撫為康熙二十八年次年即于養志代去則屬  
郡守餽粟正是此年先生年七十一歲去吳逆之平已十  
年矣又按職官表衡州府知府崔鳴鶩直隸任邱進士正  
以二十八年任鳴鶩有重修石鼓書院記載衡陽縣志  
又按柏堂集後編有請增祀董子詞狀云棗強士風樸實  
康熙間有鄭中丞端學宗朱子治效新吾著有日知堂集  
朱子學規等書采入四庫提要又云鄭中丞前已稟蒙奏  
請入祀鄉賢按集又有告崇祀鄉賢鄭公文以光緒元年

十二月奏準也

張明府芳

張芳字菊人號鹿牀江西句容人順治中進士知甯甯縣入載  
清操如一日勸建桃花洲書院課士親為指授一時成就甚眾  
以事去職遺愛至今弗替云 湖南通志名宦  
常甯縣志

常甯縣志 蘇文張芳與王船山先生書云王先生芳名飛于  
大江南某齷齪湖湘且十年書筒未一相及雖私心願言難  
覲識面而鄙人之不足與納履結鞶固可知矣頃襪被雁峯  
有客持薑齋落花詩至初不知薑齋何許人展讀一終見其  
綺繡嶙峋瀏漓頓挫中譚體十首詩尚在徐山陰袁公安以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八

上揜卷長思當非而農王子不能已而又念王子 解河上  
公單傳麗蘊及弟之旨或不好為此種筆墨次日遇君家愷  
六乃締知方平仙人不妨戲擲長爪姑丹砂也落悴而花榮  
落今而花昔此龍樹論所千言未竟者耳何必寓禪于詩乃  
為禪理哉愷六又極言薑齋近日著述淵廣覃精經苑弟昔  
年嘗欲博搜明代經傳彙為一編謂經傳之性情血脈即讀  
書種子也世運有晦冥而此未絕之種子可以維持天地與  
諸事業則與日星同照河山并峙否則即為七十子口授與  
壁內之遺音紹往開來統緒不泯貴鄉仕隱兩途之先正弟  
祇見山艸堂郝氏遺書其餘未見者何限而未學之徒各是



俗師輕非往古大抵英人靈智半耗于科名才士淫思多耽于詩賦彼義疏之雅故彖繫之微言不墮蟲魚卽淪象罔宇宙大矣豈無靜修仁山伯原之徒好學深思潛持風運不必盡如聖子皋羽億翁諸君子見志詞章以王先生學解深源一物莫之窺年未五十著述大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且暮遇之必可期也雖井中鐵函不以當河汾之論箸矣何時得一披帷覽祕極論天人之際哉

正鈞按落花詩自序云庚子冬初得些庵大觀諸老詩讀而和之庚子爲順治十七年今攷湖南通志職官表十四張芳以順治十一年任常甯知縣傳云居官八載則寄先

船山師友記卷十六

九

生書正在庚子辛丑間故書中云先生年未五十也

船山師友記第十七

湘潭羅正鈞纂

歲在昭陽大荒落正鈞補輯儀徵劉氏王船山先生年譜訖又以暇日撰集先生師友爲十有七卷往者新化鄧氏顯鶴博綜楚故所著沅湘耆舊集嘗于先生之友別爲一卷表章不遺餘力然其所述以詩存人又復限于湖外故夫文采不著越在他邦者則闕遺而不載劉氏年譜則凡于交游中有關涉者均注于篇雖攷訂精核而徵錄不出遺書又其書專以出處義行爲主其于交誼已所致略今竝采二家之說凡遺書姓名可見者排錄于冊而他書中有涉先生友誼者亦竝錄之積久得百五

船山師友記卷十七

一

十有七人其爵里事迹則博稽之史傳通志及郡邑之書參以當日遺臣之紀述近代私家之載記篇幅闕者節錄其文略者并數書以爲一傳遺書已具名字里居或傳誌之屬而他書無攷者乃止就遺書所紀而錄之而皆注其所出于下方其徒有姓字見遺書者則備論而仍闕之以待異日蒐討先生從王嶺外承厯實錄所傳之人甚衆行遞而後湖外遺民相聞問者必多然以不得顯據固未敢臆爲之及焉凡遺書一語一言及于其人者舉摘錄之于各人小傳之後以相印證而他家之書信而有徵者亦附詳其間至先生與其人之詩文則遺集具存無庸贅敘惟標舉年分具列其篇目覽者可按序而參閱也

其可資攷



謂者則于按其采之諸書而間有疑難稱之他說而時有發明  
 者則參互稱覈別為按語以附于後原夫史家雜述若小錄郡  
 書別傳之流類皆博紀名賢私綜國故至宋世朱子始有伊洛  
 淵源之錄而近代儒者盛傳學案宗派之書其原蓋出于史遷  
 仲尼弟子傳先生遠世守貞屏絕聲氣今之所記惟統名以師  
 友極知于先生無當豪末徒以景仰之微衷未能自己故凡所  
 編錄一循出處區為次第先生淵源家學外間無問業之師惟  
 列當時提學舉主他若蔡忠烈諸公有知己之言者次之而謹  
 以父兄編之卷首其時鄉先達如伍學父諸人會文之友如夏  
 叔直諸人及乙酉丙戌遊亂湘耒所為主諸人在戊己從王之

船山師友記卷十七

一

先惟嶺外同僚以名位相次取便尋檢故楚為二卷躡真于前  
 辛酉返楚而遂轉徙柳永十有餘年至歲庚子迺始卜宅湘西  
 其間過從類皆遺老稍以類從分為四卷先生寢迹窮荒及門  
 魁有聞者今就諸書所見次為遂進一卷門人一卷親懿子弟  
 一卷更世患難故時亦有方外之交而顧亭林諸君聞聲相思  
 見于紀述則亦不得而廢焉以殿于遂他如五十自定稟戊子  
 有永興廖鄧二君邀宿石角山一詩六十自定稟有青州湖與  
 黃生看遠汀落雁一詩徒以姓見無從稽索外此則家世節錄  
 述武夷先生被流寇之難舊交黃岡奚鼎鉉陷賊中曲意相脫  
 亦見文集石崖先生永歷寶錄嚴起恆傳先生自言上疏請允  
 傳略并逸文自序

輔臣去國萬朝魯可漢請逮治高必正力爭乃已按鼎鉉高字  
 中雪與先生締交甚早按鼎鉉居黃岡必正由後應試武昌相識病枕憶得已卯有劉子參計借北上  
 當即一人無疑便寄奚中雪一詩而節錄有先君終不與語之文高必正初名  
 一功從李自成起羣盜反正遂封鄭國公行狀云高必正慕義  
 營救府君以其國讐也不以私恩釋憤今之所錄姑從屏真抑  
 亦先生之志也

邦江榮戰鬱為文德於穆庭訓道存淵默石崖貞苦素業逾鮮  
 春秋世學孤誼曷傳述父兄卷首

王出即署水由憲臺明發駢甄我楚材鑿洞梁溪誼篤安成  
 羽儀寂寞神聽和平述提學舉主弟一

船山師友記卷十七

三

江左偏安楚實外藩迹阻情疑並遘災昏憲既前摧曠復中圯  
 貞晦窮崖以報知己述鄉邦達官弟二

嶺表彈丸勢屯道蹙嶽嶽巖巖抗情文陸人謀未同冥運已數  
 三諫云窮脫身朝籍述嶺外僚友弟三

皇輿邁閔扶義懸舉間道崎嶇迴翔展二惡時恩愍把劍激昂  
 悲謠未已鐵騎縱橫述從王諸友弟四

勝衣就傳榆社周旋翩躚諸老風樾遂先伍張二壘蔚我儒宗  
 淒矣涓陽偕命蓮峯述鄉邑先輩弟五

匡社松聲芳洲杜若文譙從容豪情踴躍如何蘭蕙先秋早萎  
 匣絃已絕鄰笛空悲述早歲會文之友弟六



百六在還獻尤封豕悽我哲人越疆投止蒙犯霜霧不廢詠歌  
天離地阻失路如何述避寇爲主之友弟七

賢者避世哲士佚名爲出爲處匪敢自明獻侶幽棲聞聲惕息  
瞻望南雲悲來填臆述去官借隱之友弟八

湘水迴湍船山衰艸天關窮荒斯文終老西臺竹哀嶽祠路曲  
德必有鄰采薇芳躅述還山同志之友弟九

邈矣荒塗于嶽之陰惇惇無俚何來足音結轍蕭辰挑燈永夜  
海徃山遙重此晤會述山中過存之友弟十

睽懷良執月匿參焚窮年寢迹關河浩冥爾音不遺三歲是紀  
延陵十字歿而猶視述山中通問之友弟十一

船山師友記卷十七

四

敷我明德蒸彥實晞握衣趨謁迎弄以歸嶺雲朝橫巖花夜寂  
誰實遂來緬懷良覲述遂進弟十二

橫渠正學孤鳴誰和百世聞風矧茲親炙翩翩章生惛腹躬膺  
草堂風月共領至言述門人弟十三

桂蠹千載承述師志雍雍劉熊先聲竝美亦有懿親翻飛載鳴  
巋然蕉畦爲楚耆英述親懿子弟弟十四

溪虎夜嘯潭龍晝吼九死崔嵬埋心嶽阜茹蘗知廢禪緇早披  
凝然仗節義旗同麾述方外之交弟十五

衡嶽拔地中有達人緝伏明姿志互千春文隨身隱道以神超  
夢而不見引領長謠述外聞知聞之友弟十六

心希絕學十駕而憩載綴舊聞亦以論世綱晦俾瞻抱臯甯辭  
尙想亮迹寤寐承輝述敘贊弟十七

船山師友記卷十七

五







# 柏堂師友言行記

柯劭忞著

柏堂師友言行記

京華印書局印

柏堂師友言行記 序

序

桐城方存之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其平生最致力宋五子書著諸經說都三  
堂集九十二卷俟命錄志學錄輔仁錄讀書雜記通書講義等四十卷世所傳  
書是也日本學者顧治其書號曰柏堂學云當咸豐初粵寇起東南大亂先生避居魯  
嶺山中胡文忠公會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嚴渭春中丞皆修書幣聘之於是先生游山  
東直隸河南湖北者數歲及曾公督直隸奏薦為強強令治強強十年舉孝行節烈建  
義塾義倉所計皆弘遠光緒十三年安徽學使侍郎貴恒公上言先生學行得旨給五  
品卿銜其明年卒年七十一先生為學內外交修體用兼備故嘗所論著皆考究古今  
興廢民生治亂之故雖遭變亂兀困蹶而日惟撰述所采輯編訂者不可勝計去歲  
冬瑞安孫君公達從馬通伯先生所得鈔本柏堂師友言行記四卷見示蓋先生客游  
時作凡一時鉅公賢士行治言論罔不悉載而大要歸於植忠義獎廉恥明正學以風  
厲當世其用心至矣蓋古聖人撫世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  
以苞之德以據之教以導之化以成之厚民之情以教慈愛作忠義之氣厲廉恥之節

柏堂師友言行記

序

京華印書局印

然後放之幽冥之內無違悖之行納之鋒鏑之間無苟全之心則世又安所得姦亂者  
哉故世之隆汙俗之薄厚務在教化教化之為萬物皆感立儀表正人心斯治理矣烏  
乎粵寇之興天下雲擾曾胡諸公左提右挈卒夷大難雖當時將帥攀附多汗馬之勞  
然所至郡縣即興學校講文藝崇儒重道不數年間東南元氣遂漸以復此其綱維國  
本者豈不偉邪然則今日之亂亟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爭祿貪勢鬪聲比黨傾側險  
詭鬼域張禮義不足綱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穢懷前代諸賢遺風不可復聞而先  
生此書記載翔實大有益於人心世道乃屬公達整齊校理函付印行庶當世貴人達  
官張皇戎馬日在軍旗新級間者得以其暇考覽先生之書或亦憬然深悟有所興起  
也矣丙寅二月蓬萊幕立父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一

昔孔子言。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非是則難免於不知而妄作。予少昧於聖賢之道。幸生文學君子之邦。得賢師友為依歸。獲講學輔仁之益。中更賊殲。遠走四方。所與游處者。亦多碩德博學。型仁講義之士。見聞所及。往往於其行誼言論。及所稱述時賢。一善可從。隨筆識之。大旨以合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歸。若時行高論者。不載焉。斯非但取為一己之師資。亦所以使門人子弟。知海內諸賢之懿行大節。遺文軼事也。陶公曰。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同治三年桐城方宗誠識

道光十七年。予年二十。始從玉峯許先生。聞正學指歸。先生少應童子試。見摺載題。以為侮聖人之言。使人心日趨於巧變。遂不應試。篤志固窮立節。存養省察。極其嚴密。慎獨誠身。表裏無間。嘗書元儒清苦守節。卓然自樹於流俗之外。二語於座側。以自警惕。意意考求至道為務。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文詞盛而實學衰。多不知古人為己之學。見先生所為。多駭之。然先生不言而躬行。惟求自得。涵養從容。絕無矯激為名之見。久之。人乃信其為善人君子也。先生事親極孝。母病痿痺。嘗在牀褥。先生授徒以養。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館舍離家二十里。間數日必一歸省。親滌中裙。調湯藥。永夜不寐。侍於牀下。夏夜則必扇枕席。母命去。則潛立戶外。不揮蚊蚋。惟恐驚母。聞呻吟聲。即趨入焉。後母卒。家貧殮薄。痛自刻責。居喪三年。日食薄糜。夜臥柩側。不入內。時時長跪自罰。遇忌日。則中夜焚香長跪。香爐始起。終其身如是。後年逾六旬。居父喪。一如母喪。家人以年老敦勸。勉進蔬食菜羹而已。嘗自責曰。人不能孝。雖富貴安貧賤。豈得為賢。何況皆不能也。先時居母喪時。里人欲白官府。上其孝行於朝。先生聞而泣止之。平居端坐。不妄言笑。望之如槁木之枝。及與之親。則極和藹。雖當倉卒。無疾言遽色。或有侮之者。惟反躬自檢。不與校也。不輕論人短。然邪正誠偽。無不致察。與人言。依於義。至天人性命之旨。則必可與言者。而後與之言。處宗族朋友中。常若無甚可否。及遇事持正。則往復辨論。不挫。而頗虛衷取善。後生小子。一言可取。必錄之。讀書有得。發為議論。暢達簡明。語無枝葉。與人片簡。皆至性流露。肫誠動人。平日不事著述。今唯存正志錄一卷。從兄植之先生推謂本之躬行。反身理會而得。洵知言也。道光間。吾桐潛心宋賢之學者。先生一人而已。予嘗隨玉峯先生。謁見太公東山先生。嘉道間老儒也。其學淳固篤實。潛心易象。

而內行不苟。少時讀書山中。有鄰女欲狎之。先生正色以拒。不起一念。日者推其二親壽不能滿七十。先生具疏禱於神。願減己壽以增之。後父年七十五。母年七十六。乃卒。嘗授玉峯先生以薛文清讀書錄及宋大儒書。曰。願汝以善養。不在科名也。年八十。臥病。猶背誦四書集註而涵咏之。終身無跛倚之容。無戲謔之語。見後學有志者。必曰。學以誠實為主。不可矯偽。先生居鄉間。茅屋數椽。薄田數畝而已。予見玉峯先生侍其旁。色養如孩提。真令人感動。玉峯先生嘗曰。吾前日。牧牛誦經。老父負喧門前。聽吾吟咏。聲真有至樂。惜不能日日侍側也。玉峯先生忠信篤敬。涵養深淳。雖病甚。而坐立臥起。猶自持如平日。未嘗毫髮怠惰。

吳蝠山刺史。孝友儉樸。治家嚴整。時稱其有萬石君司馬公之風。自少好學。年八十餘。猶手不釋卷。予每謁之。見日鈔寫經書。一畫不苟也。嘗以志學錄呈政。中有論吏治數條。先生批曰。惜當時為牧令。見不到此耳。後以所著喪禮一書見示。予校訂數則。即來拜謝。時予年二十餘。尚未為學官弟子。先生名德。負鄉里重望。其不自滿假。以善養人如此。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蝠山先生令蜀時。自題楹帖云。人稱父母名。難副自詡。才能。便虧其為涪州。故事卸任時。減稅契價。可得稅金巨萬。先生不可。曰。吾有所願。後任必有所補。非想道也。涪州為蜀中美缺。先生歸里。蕭然寒素。衣冠數十年不改。望之知為古君子。蝠山先生曰。人無論有事無事。早夜必默讀四子書數章。玩味其義。反身體察。則日間應事接物。自然傍道理而行。雖有過失。亦易覺悟。不然。終日擾擾。與書卷不相親。必昏溺矣。予年二十三。始從從兄植之先生。學。先生嘗客游。其時始自粵歸也。先生之學。博大精深。雖宗主程朱。而於書無所不關。時學者崇尚漢學。攻訐程朱。多虛誕之辭。而其人又皆高才博學。負天下重望者。先生乃取漢學諸人之謬。及其誣程朱者。一一辨之。考證詳晰。名為漢學商兌。於是漢學之氣焰始衰。雖崇尚之者。亦無敢公然誣毀。疑難矣。嘉道間海內著述有功於聖道者。以此為第一。先生為人嚴正。當著漢學商兌時。實任阮文達公粵東幕府。阮公方修皇清經解。諸博學老儒皆在焉。先生獨著此書。以匡其失。雖諸公位望隆重。不顧也。阮公歸田後。嘗致書稱先生經術文章。足信今而傳後。



其服善亦不可及。

植之先生自幼好學。每日雞鳴輒起。至夜三鼓始就寢。嚴寒酷暑無稍怠。枕上有疑。披衣省覽。舟車之間。疾病之餘。燭事開悟。若凡讀書有得。皆注時日以記。自七十歲歸。至八十歲卒。予親炙其教者十年。未嘗見一刻廢學也。

植之先生天性醇篤。繼母卒十餘年。予見之言及必泣。少從姚惜抱先生學古文詞。老年嘗思之泣曰。惜不得與先生一證今日所學也。

植之先生作事有剛毅之氣。嘗曰。事當做。即做。有特而營。何事不晚邪。

植之先生家極貧。而出處取與絕不苟。陳碩士侍郎用元其故人也道光初。典試江南。銳意欲得先生。先生不與試。其後沈鼎甫侍郎為安徽學使。欲拔先生貢太學。先生亦不就試。姚石甫觀察與先生為石友。官台灣。每歲資助之。及奉召詣刑部。猶寄金其家。先生固不受。後官四川。又助數百金。及使乍雅。先生復還之。唐魯泉明府延先生主講。祁門。先生年八十矣。應聘而行。或阻之。先生不可曰。無館地受諸友之惠可也。有館而不往。坐受人憐。是懷土懷惠懷居也。死於祁門。與死於家。何異乎。但期得吾心之所安耳。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三

京華印書局刷印

植之先生以咸豐元年卒於祁門東山書院。卒前一日。方作書寄戴存莊。忽謂諸生曰。吾體覺有病。其將死乎。遂沐浴整衣冠。坐講堂與諸生飲酒談學。門人或問心中受用否。答曰。心中無一事。自覺甚安。又曰。吾身有病。而心無病。身有盡。而心無盡。堯舜孔孟。程朱同此一心。亦同此一盡。端坐一日。毫不傾倚。且命持帖辭唐明府而逝。予嘗檢其日記。蓋至病前半月始絕筆。

植之先生平生著述。專以衛道為己任。嘗曰。取人宜寬。論道宜嚴。又曰。毒草似參。不辨明之。則人誤食死矣。又曰。天下萬事。萬物。莫非實理之所為。禮樂兵刑。河漕水利。錢穀關市。大經大法。皆當究心。此安民之實用也。道德義理。所以用此之權衡也。聖人從廣大心中流出。一以貫之。偏才小儒。分而不能合。則交相蔽。講用者遺體。講體者不達用。斯道術所以衰。政治所以敝也。

植之先生曰。人第供當時驅役。不能為法於後世。恥也。鑽故紙。著書作文。冀傳後世。而不足應世之用。亦恥也。必也才當世用。卓乎濟民。即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可為天下

後世法。古之君子。蓋未有不如此勵志力學者也。

植之先生曰。為人貴存誠。不可用巧。總要於心中。人所不知處。時時檢點。倘有毫末。問不通。即當用力。克之。不可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又時述先儒之言。謂諸生曰。人須為真人。無為假人。又曰。人不可但在世俗耳目上做箇無大破綻之人。此皆長鑱發人深省之語也。

植之先生曰。學者先要貨色兩關。操守得住。方可為學。又曰。吾不怕天分過人之人。而最愛刻苦沉靜之人。此道非刻苦。斷不能入。又論作文曰。須義理深得於心。至不容已時。然後發。所謂文以載道。非藉道以重其文。皆至言也。

方魯生上舍士題為人坦直年三十。應舉發策題問及大學古本。不能對。自傷淺陋。乃與友人張瑞階亦以讀書窮理相砥礪孔孟以來儒者之書。皆玩索之。旁及佛老之旨。陸王之學。皆究其極。避亂窮山。顛困流離。而所學不厭。惟稍偏於心學。後至山東。得吳竹如先生明辨之。遂粹然一軌於正。所著性述。於天人之故。心性之辨。佛老之弊。陸王之偏。皆能縷晰條分。毫無歧悞。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四

京華印書局刷印

蘇厚子徵君元少貧困為人備嘗。堅苦立志。始學書法。繼學詩古文。後閱先儒書。乃矢志為窮理力行之學。師事植之先生。持身以禮。冠昏喪祭。必考諸古禮及會典。而通之時宜。不隨俗苟且。事母孝。母卒。三年不入內。臨財不苟。在潮州太府幕。有關吏以五百金。屬為一言。謝不可。其學宗張楊園先生。其文宗方望溪先生。所著楊園年譜。望溪年譜。及四禮從宜。遜敏錄。皆有益於學術世教。當道光間。吾邑講實學者。惟許玉峯先生。然閣修而人不知。植之先生客游於外。鄉里後輩。無從聞其教。而魯生厚子。則皆卓然自立奇傑士也。

戴存莊孝廉初始為詩文有才氣。年二十七。師事植之先生。先生勉以務篤實。勿尚浮華。馳聲譽。為客氣所使。存莊始知窮經求實用。又與予及馬命之交。能受直言。雖重責之。皆力改。著書傳補商。合漢宋儒者之長。以釋周語殷盤。多採予說。是書在國朝經學中。最有補於經術。曾節相極稱之。深惜其早卒。未與面論也。

姚石甫先生年少立志節觀察臺灣。有威名。時英夷擾海疆。閩粵江南將吏。多喪師失地。觀察獨屢挫其鋒。堅守偏隅。後被夷人訐告逮問。事白。時人論夷事者。必以林姚並



稱林謂文忠公也。

石甫先生居官數十年。廉俸所餘。即以贖養宗族姻戚故舊。臺灣被逮時。猶以五千金寄贈曰。此後不能歲時致餽。願諸君各自為生計。時奉嚴旨。殞幾不測。家貧止一稚子。而慷慨從容如此。先生博學多文。動節著海內。親賢愛士。能受直言。官四川。兩使乍雅。途中著康輔紀行一書。歸以示予。予有所刪易。未嘗不從也。一日有過言。馬命之以書規之。辭甚峻。次日。先生延諸老輩及予飲。持書互觀。極贊歎之。毫不自諱其失。曰。是將來必為剛毅不屈之士。遇後輩虛心蓋如此。

馬公實通判。博學多識。最留心文獻。凡先世遺書散逸。皆搜輯而編次之。校訂精密。以次刊成。至己所著書。反置為後圖。嘗以所為文示予。予刪易數十處。皆從之。老輩虛心下問。誠不可及。咸豐三年冬。遇賊不屈死。通判弟幼白。事通判極和而敬。年將六十。通判未坐。不敢坐。通判好直言。屢受危殆。幼白極力周旋。每費數千金。未嘗有怨慰之心。嘗助通判修族譜。建宗祠。捐義莊。皆竭力經營。費金巨萬。尤人所難能。馬命之徵君。三俊為邑世族。而操履若寒素。天性醇厚。事親孝。喜飲酒。母戒之。後非母

柏堂師友言行記

五

京華印書局刷印

命不敢飲。每讀書見古人忠孝節義事。往往流涕。咸豐三年。賊陷安慶。徵君練鄉兵為戰守計。坐臥明倫堂。籌畫經年。作楹聯懸堂上。以自勵云。不求利祿。不計功名。但願為國家。盡寇平。氣使共。晴光天。化日即是聖賢。即超仙佛。縱拋此頭顱。轉溝壑。壑也。權權熱血忠腸。時官紳皆不願守。徵君憤泣不食。後父兄被害。起義兵復讐。陣亡於舒城之周瑜城。所為詩文。皆本心得。時文高古。能發聖經之蘊。

張小嵩茂才。為人慷慨剛直。有大節。居鄉倡義舉。可為遠利者甚衆。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安慶陷。官紳皆逃。流言貼順字。賊即不至。愚民信以為然。茂才見之。大哭。遂衣冠至崇聖祠。慟哭誓衆。言詞激越。衆皆為動容。日夜與馬命之練勇守城。半載後城陷。復請兵規克復。戰敗死於城下。

六安徐鏡溪通判。山博學敦品。咸豐三年。呂文節公。為團練大臣。奏請入幕。司章奏。賊入舒。與呂公賦絕命詞投水死。其詩曰。笑指瓊源館。清流付此身。完忠今日事。逃賊爾何人。幸有名卿節。同為殉國臣。一亭標止水。千載仰芳塵。先是通判隨呂公駐節桐城。予以俟命錄呈呂公。通判見之。歎賞不已。以錄中未著姓名。因與馬命之張小

嵩書曰。昨得俟命錄。與鶴田先生夜半挑燈讀之。不覺淚下。天生斯人。何使之獨善其身乎。恨行色思。不能親謁此君。拜於牀下。兩君與之同世同里。豈無意乎。望示以姓名。俾得藉寐思之。通判為六安碩學。而虛衷好善如此。真可敬也。

句容唐魯泉明府。吾邑循吏也。後殉節。先一日作家書上伯母。其略曰。治身任地方。貽羞君父。罪無可逃。明知徒死無益。然除却一死。無他著也。所恨先父母生治一人。不能育一孫以延宗祀。死有餘憾。前以吾弟佑之幼子為後。自是一定情理。惟治服官十年。無餘積。未免累此子日後受苦。我家世代讀書。子孫總以讀書為主。處家先講孝弟。持身力從節儉。待人務寬恕。祖墳宜常到。國課必早完。本家當照應。鄰里須愛護。治死於祁門。將來搬尸首到家。葬先父母足下。不可破壞。大約距墳五六尺許。碑書清故唐治之墓。不書官。不書先考。以明正其生前之罪。教吾家世世子孫。知治之死。有餘憾也。治心無雜念。一切擺脫。惟祝伯母百年常如今日耳。從容就義如此。明府在官。尊賢下士。植之先生及蘇厚子徵君。皆不入公門者。明府皆親拜之。又延植之先生主講祁門。事之如師。予嘗以試事至省。明府亦屏驕從見。講學終日而去。

柏堂師友言行記

六

京華印書局刷印

魯泉明府嘗以讀書心得之言。書一長幅。贈甘玉亭。其言有曰。代人作事。分際在一代字。義之所不可。心之所不屬。力之所不能。不代可也。代之而心與力有未盡。直自負耳。人無論出處。事事務求自盡。沒有一件是代人作的。又曰。經權二字。是二是一。聖人之權。即是經。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大賢而下。未足語此。然就嫂溺援手之說推之。知事變之來。斟酌於輕重緩急之間。自有一番平正的處置。又曰。地方應辦事件。實實辦去。雖未必有效。且落得自家心上受用。不辦則刻刻芒刺在背矣。又曰。聲聞過情與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疾沒世而名不稱。是君子為此深痛語。以鞭辟見在為己工夫。非求身後之名也。又曰。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譽固不可求。亦何必无也。蓋四當陰道極盛。必无譽乃得无咎。无譽是括囊實際。所謂慎也。古今以譽致敗之人。所在皆是。危行言孫。聖人之戒深矣。又曰。損之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在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不見諸侯。誠弗損矣。而天下萬世因是知有禮門義路。不至靡靡然背為蠅營狗苟之徒。其所益豈有量哉。又曰。否之為卦。三陰乘道。貨緣挾制之術。何所不至。周公於四爻繫辭曰。有命无咎。嚚離祉。蓋小人之勢已成。君子惟有進禮退義。以安於命。可以



无咎。夫子聞子路衛卿可得之說。告之曰。有命。而子路亦藉免於嬖。屢仕之譏。豈非  
鳴離社乎。又曰。孟子對鄒穆公曰。君之民。謂孔距心曰。子之民。謂之令人肺腑。悽惻。漢  
近古猶有與我共斯民之語。淡淡一語。上下血脈貫通。漢所以多循吏也。又曰。孟子曰。  
禹疏九河。疏字括盡治河之要。河流混濁。水一石。泥數斗。不疏則所在停積。自混江龍  
之制廢。河害益劇。惜近費而壞遠圖。可為龜鑑。又曰。為學。變化氣質。乃進於明。為國。變  
去積習。乃期於治。又曰。某初應童子試。年十二。或謂先君子曰。若短小。可於名册少注  
兩歲。先君子曰。兒初應試。便教之自欺可乎。以上十數則。皆有關於學術治理。此明府  
所以能立大節也。

父執趙介山先生。為人耿介。而存心仁厚。時以濟人利物為念。道光間。桐屬有水災。  
饑民遍野。先生獨日募米煮糜。以食飢者。與其子躬親巡視。務使民沾實惠。雖隆冬嚴  
寒。未嘗或間。家極貧。非義不取。除濟人利物外。不以一字干人。咸豐六年。與予同避亂  
山中。年七十矣。病肺數月。一日清晨。命家人為沐浴。更衣冠。躬自焚香告祖。端坐而逝。  
蓋其所夙養深矣。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七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介山先生為學宗朱子。嚴辨義利。不空談性命。不喜言佛老。居嘗以振濟為事。友人方  
魯生大雪登奎星閣遠眺。先生責之曰。歲飢若此。而忍登覽山水為樂乎。

朱魯存先生。性豁達。超然名利之表。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淡如也。所為詩古文。

皆有真得。事親甚孝。咸豐二年。賊陷城。先生被五刃。暈於地。久復蘇。大吟曰。上天生我。

上天殺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彼賊焉能害我哉。是時諸婦及諸孫女。俱已殉節。諸孫

被掠。妻亦受傷。惟母無恙。先生年已七十。創甚重。猶奮起養親。讀書如故。後他賊至。念

先生貧。送錢二萬。不受。賊置諸室而去。先生與妻昇出門外。終不納。母年九十餘卒。先

生避居山中。飢寒困頓。極人所不能堪之境。未嘗稍動其心也。陷城中。有句云。跛眇殘

生。從虎。啞松栢。不死。作龍吟。又曰。水天出穴。線需血。危坐觀。占且正襟。

甘玉亭上舍。天性敦篤。時以濟人利物為心。家貧守義。較然不欺其志。先是有田

數十畝。器以葬祖。餘盡讓叔母及從弟。而已。惟以教讀為生。嘗有句云。餓死首陽。是善

終。蓋識力之定如此。凡師友無力喪葬者。玉亭皆為經紀其事。凡數十家。植之先生嘗

稱之曰忠信。玉亭自守貞堅。審出處取舍之義。胡文忠公李希庵中丞曾節相。皆優待

之。而玉亭未嘗有一毫干之也。唐魯泉明府在祁門。延玉亭居幕中。待以國士。逾年辭  
歸。明府再招之。不往。餽之金亦不受。曰。明府以國士待吾。吾當以國士報之。祁門有難。  
應與明府共之。然吾單丁承祀。一子尚孩提。又未有仕於朝。保身教子。不能共死。故卻  
其聘。而拒其餽耳。植之先生卒於祁門。玉亭送柩歸。隆冬大雪。步行隨之。不使柩稍有  
驚動。玉亭自處甚介。而與人以和不沽名。不矜德。其論學。以倫常為本。以實心實行為  
歸。以廉退為守。其後居官。盡心民事。民皆思之。

陳啟之布衣。少孤家貧。授徒為養。母病瘵瘵。行動須扶護。啟之妻早歿。因備老婦  
侍左右。又往往不能當母意。乃散生徒。身任婦職。自櫛沐烹任浣濯縫紉扶抱。內外奔  
走。一身而百役。是時衣食資毫無所入。友人哀其孝。爭助之。然亦時時匱乏。啟之必  
勉具食。使母權悅。而已終歲不得飽。冬無衾。夏無帷。雖嚴寒亦無緇袍一襲。母夜嘗數  
起。啟之坐牀下。聞聲即起。扶負如廁。如是者十餘年。母病漸留。咳唾溲溺。未嘗點汗。人  
稱陳孝子云。

胡伯良。性至孝。父卒時。遺言祖父母未葬。深用為恨。伯良乃發憤謀繼父志。究心形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八

京華印書局刷印

家言。五鼓起。入山占視。旋復馳回館中。授弟子讀。日往返二三十里。以為常。母病瘵瘵  
數年。伯良日必自館歸。躬視湯藥。夜坐牀下。為母撫摩。抑搔。母命去。則暫出立戶外。聞  
母呻吟聲。即復入。必俟母安睡。乃就寢。天未明即起。飲食皆手烹治。惟恐母減膳也。後  
母卒。弟繼歿。妻替。伯良避亂居山中。躬樵汲為活。終買地葬兩世之喪。又嘗刊父遺詩  
行於世。

宿遷臧牧庵。孝廉。為人義俠。有氣節。咸豐四年。奉命統忠壯營至桐。四戰皆捷。紀  
律嚴明。秋毫無犯。予與方魯生往謁南門行營中。見其從容鎮靜。有儒將風。持所著易  
經說數十卷。請正於魯生。後數日。予與魯生辭歸。而君力戰死矣。予託甘玉亭黃南山  
尋得遺骸。送舒城。君有恩於桐。桐人至今頌之。予請曾節相書碑立於南門外。殉難處。  
予所見鄉先輩多厚德。吳編山刺史。致仕家居。最好獎誘後進。族姻子弟。凡無父兄者。  
每月必親至其家。檢點其學業。外家無後。每歲必躬謁其墓。並置墓田焉。姚石甫廉訪  
有友劉孟塗。詩文絕有名。而早卒。母老子幼。廉訪與馬元伯水部。延養其母。執子姪  
之禮甚恭。教育其子成人。終周卹之。光律元方伯。亦孟塗故人也。致仕歸。時孟塗



已早卒。方伯步行哭祭於權厝之室。復以錢七萬買山葬之。元伯水部性溫厚。尤下士。里中方召青。方魯生。張瑞階。皆有志正學。水部並延為塾師。教其諸子。每旬必延三君。講為終日之會。令幼子三俊侍側聽講。故三俊卒能以學問忠節自立。予少時布衣藍縷行市中。水部及石甫廉訪乘肩輿。垂簾過市。望見予。皆下輿立語。水部復令其諸子若孫從予游。稱予必曰先生。其遇他後輩有學者亦皆然。是皆先輩篤厚之風。後學所當法也。

吳子明徵君潛心正學。嘗與予說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必遠徵之冥漠。不可知之事。即如人家子弟。醇謹好學。婦女勤持中饋。守法此便是祲祥。將興之兆也。若子弟嬉游不執業。婦女傲惰驕奢。姑息悍妒。此便是妖孽。將亡之兆也。名言匡世。深警予心。子明後以城破不屈死。

徐字陵大令居官居鄉。好倡義舉。不為家計也。戊申桐城大水。時官鎮安。即寄五百金振之。嘗曰。不足。只宜求己有餘。便當濟人。

再從伯父敦化先生。天性至孝。少堅苦力學。以教讀養親。絲粟必歸於親之室。不稍私妻子。解館後。冬夜必為親溫足。不入私室。數十年如一日也。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九

京華印書局印

外舅甘藥齋先生居鄉間。終年不入城市。性喜飲酒。而廉介不妄取與。故人皆嚴憚之。比之王彥方云。病將卒。自撰輓聯云。處世無私兩袖清風。傳耿介平生寡好幾杯酒。潤枯腸。

文鍾甫徵君幼家貧。因習賈博微利養親。夜則篝燈讀書。往往至三鼓。方先生林吳先生俱愛憐之。授以經藝。遂為學官弟子。身瘠弱。有咯血病。仍苦讀不倦。性好施予。而一身飲食之菲薄。異於恒人。雖病甚不肯服藥餌。而急人之難。不稍惜也。故鄰里故交子弟。有緩急多賴其力。咸豐十年。以世亂憤鬱病死。嘗有詩云。家徒四壁貧非病。學果千秋死不難。又曰。江湖多波濤。涉險仗忠信。可以知其人矣。

家君嘗述方仲山大令先世事。父介祺。性廉正。取與絲毫不苟。嘗買山營葬。及掘土見水泉。乃棄之。地師某或勸轉售。介祺曰。己所勿欲。施之於人。可乎。後客游。又思家人之或售也。乃刻石山上。自叙其事。勸人毋受地師欺。其厚德蓋如此。後仲山為縣令。四川人亦忠厚。與家君至交。予常見之。

甘玉亭嘗示予張君開運臨難時與友人書稿云。人生總有一死。特患不得其所。弟得所而死。心自安然。亦不愧為清河郡之子孫矣。茲至託者。七旬老父。五月小兒。全無依靠。惟望諸兄。將小兒視之為己子。代為撫養成人。庶我四房香火。不至於絕。則銜恩地下。不獨弟一人已也。家父亦仗諸兄大力照應。先母柩並望代為安葬。弟身後之事。祈留心。切勿令暴露。別無細言。大約明早臨難。今竟不得好酒一盞。奈何奈何。恨不能與諸兄一面。竟如此永訣。傷哉。予與開運不相識。聞其陷賊中。屢謀內應圖克復之計。經營數月。未成而死。

戴存莊性質直。慷慨敢言。道光三十年。應禮部試後。閉戶作書。上給諫陳壇。昌言稽考。二相誤國之罪。並稱林文忠姚石甫之忠。侃侃數千言。其書但稱江南舉人。未署名。陳給諫密疏進呈。果見采用。安徽陷賊後。巡撫福濟駐廬州。袁公甲三駐臨淮。巡撫因事勅之。而是時袁公在臨淮。聲威甚震。果勅去。則軍事渙壞不可測。福公存莊座師也。遂上書力言其非。勸宜復奏自勅。以留袁公。保全大局。又為鳳穎紳士作書請留袁公。其勇於為義。不計利害類如此。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十

京華印書局印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一終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二

予自咸豐九年正月八日游山東。冬十月游直隸。居一年。十一年正月八日。錄直隸啟行。游河南。同治元年正月。回安慶。復游湖北。二年始應會相國召。歸安慶。所見賢人君子。其言行多足資益身心。開拓胸臆。並可傳為後人法也。因復隨筆識之。

咸豐七年。霍山吳竹如先生。為山東布政使。招予往游。九年二月十五日。予至濟南。遂居署中。為課其孫。先生溫恭誠篤。一無矯飾。日與予講學。大旨不外辨義利。嚴取與之分。以為利字。去不消。縱說得精。義入神。皆偽也。終歸不住。又論朱陸之分。陸病在不先從窮理。致知上做工夫。則其自以為覺者。安知不是一團私意。從心所欲。故有流弊。

竹如先生嘗曰。凡事當論是非。不必論利害。是自然有利。非自然有害。是而有害者。畢竟於理有未盡。是處非而暫有利者。畢竟於理有無窮。

倭良峰侍郎為近代名儒。往予見邵位西與人手札。言侍郎學涉陸王。而躬行有餘。竹如先生亦言侍郎從陸王入手。樸實做工夫。做得行不去時。乃深知程朱之是。所著日記。無不從反身實踐而得。真闇然君子也。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京華印書局刷印

竹如先生每言時事。深以根本為憂。曰。夷務兵事。只要布置得人。而尤在左右得其人。則上輔君德。下用人才。而風氣自轉。

竹如先生曰。為人總要從行己有恥做起。從咬得菜根做起。與家人子弟書。時時提醒耐窮忍餓四字。論事無論大小。只是要耐。心耐勞。

竹如先生謂方魯生曰。輝光只是篤實。發越舍篤實。無輝光。高明只是博厚。充積舍博厚。非高明也。

竹如先生嘗謂予論文皆歸之本。高出流俗之上。然究是從末推到本。尚非從本發到末。當玩有德者必有言之旨。

竹如先生涵養深醇。有寬宏簡重氣象。言語動靜。靡不威重。而又和藹可親。曾滌生相國嘗謂予曰。平生所見諸賢。德器未有過竹如者。望之知為有德之人也。

竹如先生曰。學問之道。莫切於為己二字。能為己。則凡讀書窮理。力行皆有實得。不能為己。則所窮之理。徒取為觀美之具。務外之資。長矜高氣耳。

竹如先生曰。克己二字。是學問大主腦。常存自反之意。則自然覺得不足。自然勉以求之。稍不自克。則矜誇滿足之心生矣。

竹如先生嘗自書聯云。每事有當盡之分。此心無可苟之時。內室聯云。君子道存。居室正尊卑。嚴內外。敦敬讓。崇勤儉。祇造端。夫婦家人。誼重反身。戡忿慾。飭言行。慎威儀。節好惡。庶式穀兒孫。

竹如先生曰。凡人從德性上用功。發到事功氣節文章。方是體立用行。自然事功不矜張。氣節不矯激。文章不浮蔓。若專從氣節事功文章致力。而回顧大本。終不免於務外為人。則氣節事功文章。皆多病痛。若直不顧根本者。更不足道矣。

竹如先生嘗稱良峰先生用功最篤實。專力在身心上檢點。一切嗜好俱無。粥粥若無能者。可謂真為己真克己者矣。

竹如先生嘗曰。凡事從容而成。惟悠乃久。欲辦大事。不能從容順理。必至如俗所云虎頭蛇尾矣。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京華印書局刷印

竹如先生論人論事。皆有深識。如勝保少時。頗有才氣。能直言朝廷得失。先生獨以謂虛橋之氣。必誤國家。夷人入寇。人人以為憂。先生獨以謂外患可制。而深憂端華肅順兄弟用事。必大誤國。後皆如其言。

竹如先生論人才。最喜取巧。偽用權術。一路人。又言用術。總是道不足處。即如制小人。當以正理處置。若用術誣之。雖底於死。無論其心不服。亦終不足立法也。

竹如先生嘗贊朱子專用心於內。五字好。自書楹聯云。要履辟近裏。著己無苟。且徇外為人。又書楹聯贈予云。靜觀萬物。有春意。常奉一心。為嚴師。後予客河南。復書一聯見寄云。要客氣消除。得盡將身心。整頓起來。是皆先生躬行心得之語也。

竹如先生言存養之功。兼動靜。用不專以靜也。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特推其極而言之。絲睛聞。以至於不睹聞。而戒懼無間。斯為無須夷離道也。非謂專在不睹聞上用功存養也。慎獨是於方睹聞方動念時。更加戒懼。其實亦存養中事。

竹如先生曰。臨大事。宜出之以誠。處之以慎。智淺術疏。其何能濟。又曰。計功謀利之心。



絲毫不可存濟時。要從根本上扶起。

竹如先生曰。理財須節流。不得開源。凡有言為皇上開生財之源者。多是剝喪元氣耳。而節流須從自身做起。

竹如先生曰。天下萬事。孰不從利根上發出病痛。究竟只落得大不利耳。

竹如先生曰。人能貧賤不移者。自能富貴不淫。然貧賤不移。有氣節者。能之。富貴不淫。非有道德禮義。養心者。到此多放下了。尤不易也。

竹如先生宦情沖淡。而盡心職守。居部中十餘年。未補缺。日到部辦事。毫無差謬違之心。後官直隸山東。上官皆非同志。先生不援上。亦不傲上。祇循分盡職。不立異干譽。而自超然於名位之外。上官亦心敬之。每遇事多曲從先生之議。節壽陋規。先生不具。上官亦不敢取也。

竹如先生清節自持。而和以處衆。恕以待物。官直隸。親戚舊故。有避亂來依者。必周濟之。皆取諸廉奉。不市清名。不矜德色。事過輒忘之。未嘗形於口也。居身儉約。惟禮服不。常服則一如寒士。室無可珍之物。予居幕中二年。見先生冬日禦寒。惟羊裘一襲。而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三

京華印書局影印

已。自用一銅爐。兩孫皆瓦盆耳。性愛書。或以佳本相贈。亦拒不受。

竹如先生嘗述其母葉太夫人之教曰。予少時每欲製新衣。母必訓之曰。人以衣而敬。愛汝。是汝以衣重自己。人品在何處。居常教訓如此。所以予於衣食一關。自幼即不愛。而功名之淡。亦以此也。

竹如先生官刑部時。每日到署。精察平允。事至決事。未嘗留滯。有暇即讀書。其官簿桌時亦然。予親見先生。每日清晨即起。入公事房。屬吏至。即見屬吏。退即讀書。案牘至。隨閱隨行。事畢。復讀如故。不廢學。亦不廢事。二更後始就寢。日間未嘗有惰慢之容。終年如是。故每改官他省。命到即行。無未了之事也。

竹如先生平日著述。不尚文辭。然於文字精探。亦喜求之。嘗見予評點望溪方氏惜抱姚氏文集。即親錄一過。間有所作。必命予斟酌。從善如流。但不溺耳。筆記雜文。多不存稿。予搜輯之。編為十卷。皆關於學術人心者。

竹如先生處大事不動聲色。守河間時。賊蘇山西竄直隸。先生辦防堵。一夜報賊至。先生呼民夫持燈火上城。逾時賊遁。而先生仍安臥如故。防堵河間數年。屢保危城。而先

生只言微幸。蓋是年大水。賊阻於河。先生謂是河水之功。非守之力。未嘗以守城狀上大府也。

竹如先生官山東時。力持不抽釐。不行鈔票。不用大錢。一切順民之情。先是山東髮逆。屢竄黃河。改道水災。民困。百物昂貴。先生至。邊界採用武勇。精強之吏。勤修邊備。不盡拘以文法。賊不入境。內地民安。土匪亦少。先生去。代者行操切之政。民大擾。未一年。各匪竄起。破城劫官。寺矣。先生嘗言。今日自上至下。惟皇皇憂貧。日謀所以開財之源。而不知安靜以養元氣。使民心不亂。則少失一地。其利大矣。彼言利之臣。但顧目前。而其激成大亂。所得豈償所失哉。

竹如先生官京師時。不與外省大吏通書問。官監司。亦不與軍機通書問。蓋於功名之際。淡然而忘也。當官山東藩司。見邸鈔降調直隸臬司。即到書齋謂予曰。吾將往直隸一行。刑名比錢穀事簡。大可讀書。次日。見撫軍。即換頂戴。撫軍訝曰。尚未奉明文。何遽若是邪。先生笑曰。邸鈔即明文也。時新撫山東者。實先生故人。性矯激。喜更張。先生贊其當更張者。其不當更張者。則力爭之。先是舊撫某貌敬先生。而心疑其迂。先生有所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四

京華印書局影印

建白。多不肯施行。至是新撫以咎先生。先生不之辨。亦未嘗推其過於舊撫也。

竹如先生降調。因戶部奏山東地丁。自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九年八月。欠七百餘萬。責先生不能開利源裕國庫。故受代也。實則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七年春。皆前任積欠。非先生過也。況咸豐初。兵災水災。十餘州縣已在豁免之例。本無積欠數百萬之多。而先生任兩年。清釐率屬。不取火耗。每年解款。逾前任數十萬。戶部不為責清。而反加咎責。先生去魯。途中讀書如故。晚宿旅館。與予縱談學問。曾無一言及降調事。蓋其油養深矣。

竹如先生平生不以講學立名。在京師日。惟與唐鏡海太常倭良峰先生何丹溪觀察曾濬生侍郎寶蘭泉侍御講論而已。在山東日。予介方魯生從學。後予客河南。又介西華于綱齋。綱齋為人篤實。治陸王之學。又有六安徐則軒。石埭楊仲乾。亦皆篤實。從先生游。粹然一軌於正。

竹如先生嘗稱何丹溪觀察。有高識。常在上書房時。所陳言皆君德人才本務。惜乎殉節英山矣。又以丹溪所書楹聯見示。聯云。大樂莫如無愧怍。至誠乃得有經綸。可



想見其學識。

竹如先生曰。近世教養政令皆廢。官與民。接者惟訟獄耳。良吏於訟獄之中。即可寓教養之政。聽訟務須。肫肫教誨。勸善。罰惡。是教寓其中矣。凡有罪者。不可稍存姑息。而關於倫常名教者。尤不可不慎。使人知所畏懼。知所向往。是政寓其中矣。訟到即聽斷之。無遷延歲月。使民廢時傷財。是養即在。其中矣。

咸豐七年。予以俟命錄寄呈竹如先生。先生復書曰。某生處僻鄉。幼鮮師友。祇以賦性淡泊。不好聲利。遂安有意於沒世之名。而未知所致力。繼讀朱子之書。知所謂名與利。雖有清濁之殊。其爲利心。則一。故更以近名爲大戒。因取朱子論是非不計利害之語。私鐫一印章。以自警。惟自知短於才。故不敢馳騁於外。而視世之羣詫爲才者。竊病其無本而多近浮響也。嘗謂世固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有用而無體。其用祇爲權詐。有體而無用。其體必多缺陷。知所先後。則所當致力者。宜有在矣。奈氣質昏惰。雖於學偶有所窺測。而踐行不力。初無實得。反之此心。正是未能拔除自欺之根。所幸有道當前。取則不遠。竊窺生平反求之功。實有契於私衷。雖年力就衰。而請益之心。未敢或懈。尚思繼此得奉大教。以共砥礪於修途。或終不致爲君子之所棄也。

### 柏堂師友言行記

五

京華印書局印

咸豐十年。夷人入天津。京師震動。遷徙一空。保定官紳。亦多遷避。竹如先生時出差張家口。兩孫奉書欲出城避居遠鄉。先生復書責之曰。常時讀書。在變時方可用。如何死生有命四字。全信不及。大局果壞。關於世運。豈一人一身之計。我既是現任官。豈有妄動之理。我之家眷若妄動。豈能禁圍城之不擾亂。總是自己先亂。而後外寇得入。唯守定義所當爲。乃盡人事。不得以私心趨避。爲盡人事。各人謹守分照常度日。不可胡思亂想。如數應遭劫。亦不能逃也。

予客山東時。竹如先生極稱靖安舒自菴觀察。化民前在山東江蘇浙江。多治績。今之循吏也。時方避亂山東。年已八十。猶好學不懈。見予俟命錄及所爲文。皆抄存之。予後於其子見所抄本。一字不遺。官至監司。年踰大耋。而好善如此。真可敬也。

竹如先生守河間時。粵賊圍集。城中紳富。議募勇防堵。先生力禁不募城外。但令城中每戶各備燈籠及兵械。貧不能製械者。即用菜刀柴斧充之。四門分查保甲。各門每日派二十人登城巡查。給工食。夜亦如是。輪班替代。民不勞費。遇有警。即稟府鳴鑼。戶

出一人。持械及燈籠上城防守。一日有奸民通賊。言城內無兵。賊乘夜襲城。至二十里外。城上巡查覺之。先生即率衆登城。賊望見城上燈火。人影數萬。大懼。憤殺奸民而退。又一日。賊來攻城。人心惶恐。時城三門已閉。唯一門時啓閉以運柴米。老弱婦女。爭欲出城。先生急行至城門。親督兵勇。以土包填塞之。紳民力請放行。不可。請放婦孺。又不。賊偵知城內人心安靜。守備甚堅。乃復退。又一日。偵知某路有賊。先生計某路至城。須度某橋。急撤橋。賊不得渡。遂不復攻而去。於是民皆德之。或問先生不多募勇。何也。曰。省費也。不募城外何人。曰。人誰不自念室家。如賊來。必仍逃去。徒亂城中固守之心。不如專用城中人。自爲戰守之爲得也。不放婦孺出城何也。曰。恐被賊獲。洩言城內虛實也。大凡賊陷城。皆緣城中民心自擾。乃得乘隙而入。若我心堅定。則彼無能爲矣。衆皆歎服。先生固守河間。數年未嘗自叙勞績。但爲城中紳民出贊。助守者。請獎而已。後陞見時。上問城守法。先生對曰。賊未急攻耳。非臣力也。蓋德量深厚如此。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六

京華印書局印

敢辭。不派吾。亦不敢求。其人曰。君如不願。某實欲求之。先生曰。吾勿求也。亦願君勿求也。聽之可耳。此事固美差。但利之所在。即害之所在。在果力求得之。設或受累。悔之晚矣。其人不聽。遂求得之。不數月。果以失囚去職。後先生受文宗皇帝之知。放保定遺缺知府。或短之於上前者。因改命直隸總督酌量補用。委署河間。到縣一月。審結京控案三十餘起。後半載無京控案。補授河間府。大學士桂良爲總督。或勸先生往見之。先生曰。屬縣有賊。而赴省謁大府。城或失守。將奈何。或又言不往。將獲罪於桂公。先生曰。寧失意於大府。不敢自離職守。桂公果忌之。遂奏以先生防堵。後升清河道。直隸臬司。皆仍署河間。不令到本任。先生亦安之。迨河間撤防。或謂先生宜急解任赴省。先生曰。如賊復至。當再守禦。何必趨避。大府命赴大名放賑。適賊犯隣境。或勸先生宜急行。先生曰。賑務多有善後之事。豈可潦草塞責。如賊至。亦自有處置也。及賑事畢。又自請陞見。或勸宜先謁制軍。先生曰。既奉旨令陞見。自當先見君上。而後謁大府。久之。大府知先生介直。亦不疑也。後官山東藩司。調直隸。予實從之。眷屬皆自負車馬。不令州縣雇備。並戒屬縣無用上席。日與幕友同食而已。後又縣直隸調東臬。無行資。屬吏送千金。堅不



受。當官山東藩司時。值鄉試。例繇藩庫動用雜款數萬。例可得二萬金。先生不取分文。仍貯庫中。官直臬時。上幸木蘭。先生到古北口支應糧糶。藩司送川資千金。先生節省所餘盡還藩庫。藩司不受。曰。吾以為必不足用。何反多邪。先生必還之。其清廉誠不可及也。

先生遇大事侃侃當有風力。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賓天時。猶在木蘭。先生聞之。急請制軍奔喪。而諸文武皆游移。謂當奉哀詔而後行。先生曰。此與在京師不同。恐有變耳。宜齎十萬金往。以濟急需。如獲谷。某請當之。制軍遂奔喪。後回鑾費用。卒賴此款云。竹如先生論治。時以根本為憂。當今上登極時。方沖齡。先生曰。用人行政。當以君心為本。欲格君心。培養元德。要以師傅為第一義。既係第一義。即非第一流人。不足當此任。固非徒資質之美。不媿正人君子者。遂能有濟也。惟良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以慎獨為歸。其積誠必足以格正君心。而杜漸防微。必能預絕其非。幾而且力。破功利之漸。其用處必不至或滋流弊。使得廣斯任。培養君德。十年必能重觀聖祖之盛治。否則徒隆虛位。用如不用。則諸政只成具文。不過文誥鋪陳之美。無望於推行之實矣。朱子有言。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七

京華印書局印

事有本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故屢與宗誠書。切論此事。屬請曾相言於朝。又自寄書曾相言之。系心皇極。形於夢寐。可謂忠誠矣。竹如先生與宗誠書曰。良峰得居師傅之任。誠遠鄙人素願。但此離根本第一義。取效必在十年以外。弟尤有憂者。見在朝政清明。孳孳求賢。勵精圖治。誠為中興之象。但盈廷積習已深。變化匪易。非得一二見微知著通達治體者。以為贊助。則中外之氣。不能流通。幽隱尤虞否塞。是亦可憂也。蘇翁來書。多憂思之辭。可謂善處功名之際。惟朝廷倚畀日隆。凡用人之際。皆以下詢。欲副天下之責望。正非易易。弟荷夙昔一日之知。相期許者。不在古人之後。亦代為危思。曾進言謂取人以身。不徒備國家之用。必能先取以爲一己學問之助。孟子曰。今天下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是在尊賢取友。以誠其身好賢。而以身下之。則大才大德自出。是在居敬窮理。以清其好惡之源。而已大學之一個臣。非徒以能容養休休之度也。必能惡以成其能好。始稱爲仁人。非有舉而無勅也。朱子曰。無私而後好惡當於理。然無人欲中之私易。而無天理中之私難。凡

文章氣節經濟。一有偏重。即有所蔽。而好惡之畸重畸輕。有時流於不自覺。此亦天理之私。皆足爲吾靈明心體之累。所以平天下之好惡。必自慎獨始。也是何難舉一人而天下勸。勅一人而天下懲哉。大軍已抵江寧城下。金陵可望成功。但粵匪竄入秦中。東南收復。皆殘破之區。西北所失。盡精華之處。可喜正不敵可憂矣。是皆深識治本之言。竹如先生生平不推過於人。爲山東藩司時。僧邸設防大沽海口。須用松下楸。檄山東採辦。開載徑圍若干尺。而山東實無中式大木。州縣請示。先生答以盡力采買。實無大木。即次者可也。後州縣解到。先生已降調直臬矣。僧忠王謂木不合式。檄山東藩司具職名將勅之。州縣惶急。先生聞之曰。是予遠邸帥令權宜行事。而可嫁禍於人乎。因白邸帥。自任其咎。請獨勅己一人。且言下楸雖非大木。亦可用。勝負固不繫乎此。僧邸語塞。遂不勅州縣。亦不勅先生也。

咸豐十年。予客保定。貴筑黃子壽太史。年餘山西來。識之。博學多通。粹然君子也。年少官翰林。著作甚富。而慮衷好善。見人一言之善。必錄之。性恬退。然於國家用人行政。是非利病。無不究其本源。尤留意人才。及國朝文獻。咸豐初。詔求直言。時粵西之賊漸熾。子壽在翰林。爲封章。因掌院學士上之。後有旨。凡屬官奏事。須先呈上官察閱。子壽乃請假退居養親。且十年。跬步不離左右。母卒於保定。築廬權厝之所。居宿其中。哀動行路。其父觀察山西。奉使海口。子壽時策蹇冒寒。暑往來省視。間嘗流涕爲予言之。自恨無兄弟。不得割此身爲二。既侍老父。又依母墓也。君所著書及奏疏。未嘗示予。亦從不爲予言之。獨見予所爲文。多手抄存之。大沽之潰。其尊人方在僧邸軍營。子壽往省視。途遇潰兵。言寇已至。車子不敢前進。子壽坐車中。觀子俟命錄。忽悚然曰。義之所在。固不可計利害也。促車子遂行。嘗謂予曰。人不可無朋友。非讀俟命錄。幾爲禍。禍死生所動。後有所作。每示予。爲訂正數字。即聽從焉。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八

京華印書局印

予因黃子壽始識邵武楊湘筠。學問浩博。精算術。善治方書。居京師。藉醫爲活。雖寒甚。不以一言干人也。時夷人入京師。乘輿播遷。湘筠避地保陽。言君國事。往往流涕。痛斥奸臣誤國之罪。衝髮怒目。議論慷慨。而平居訥訥若不能言者。爲郎官二十年。出無車馬。冬無裘。家無一宿之糧。堅忍捐介。不可犯以非義也。子壽嘗言與湘筠處。直可使項廉而儒立。先是湘筠爲戶部郎中。兼銅錢局監督。時尙書肅順秉政。擅威福。勢焰



薰灼。無敢議其後者。湘筠獨上書論其蒙蔽聖聰。悞國殃民之罪。舉朝大驚。皆謂湘筠以郎官計大臣。議降一級調用。其同里親友謀助資捐復。湘筠不可曰。吾既不能去之。不願復與同事也。益陽胡文忠聞其賢。疏薦焉。湘筠聞之。即告病歸。曰。大奸未除。吾可仕乎。後二年。夷禍作。肅順誤國之罪大驗。今上初立。回鑾日。奉兩宮皇太后懿旨。首加顯戮。又詔復湘筠官。係是四海頌聖明。而湘筠深識偉節。遂著於天下矣。中外大臣交章薦之。終不出。曰。肅順雖去。而勝保未除。亂能已乎。及勝保得罪死。上特擢湘筠河東鹽道。乃出。蓋咸豐未出處得正者。湘筠其庶幾乎。

黃子壽言大沽之役。夷人入天津。強據各公署。惟石襄臣太守抗不肯讓。曰。此天津府署也。吾守天津。非先取吾首去。不得讓。夷人喻其意。皆舉大指稱之。已而劫至舟中。太守不食。夷人令回署。又不可。夷人乃以五百人前導。肩輿送歸署。文宗在灤陽。知其事。深異之。次年擢順天府尹直隸布政使。改湖南布政使。終工部侍郎。

子壽又言咸豐二年。賊繇山西竄直隸。正定知府某欲逃。知縣周瀨持刀守城門。令曰。吾守土官也。有欲出城者斬之。知府乃不敢出。一切聽瀨部署。城得無恙。後有營兵臥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一

九

京華印書局印

道旁。見瀨不起立。杖責之。營弁旗人。因稟制府桂相國。桂素懷瀨強項。奏參革職。正定民皆曰。此吾賢父母也。共出數千金為捐復之。瀨貴州人。卒後。正定士民請建專祠。春秋饗祭焉。

咸豐中。歙縣王子愷侍郎。自為御史。即以直聲震天下。自守清操。居京師二十年。未嘗携眷屬。服飾飲食如寒素。出入惟數車。羸馬僕從二人而已。咸豐九年。因進言不用。即告病。主講通州。或勸母辭官。則泣曰。吾身居卿貳。見時事日非。而不能救。徒竊爵祿。心實不安耳。後太后垂簾。召起舊臣。侍郎病不能出。乃上疏言時政之要。久之。起為戶部侍郎。調吏部。丁繼母憂。乃歸。侍郎中朝碩德。而謙恭遜於恒人。予嘗與侍郎書。自稱後學。侍郎復書曰。後學二字。實不克當。陸本無學。望先生之學。不知幾生而後學到。第年力已衰。不堪更從弟子之列耳。今反施之。令人不敢逼視。讀此足見前輩謙德。子懷先生丁繼母憂。居安慶。期年之內。不食肉飲酒。時年已六十八矣。曾節相再三勸慰。不聽。後因大病復起。始食肉。先是居父喪。年亦五十餘。篤守禮制亦如此。予客直隸。聞湘鄉曾滌生侍郎克復潛太宿望。將攻安慶桐城。因吳竹如先生上書論

攻守事宜。且以俟命錄呈正。侍郎復書曰。曩得竹如方伯書。盛稱道足下。並寄示所為文數篇。義正辭厲。持論侃侃不撓。心嚮往久之。昨辱惠書。及大著俟命錄。於古今治亂得失。人才消長之故。及比年戰守成敗之所以然。反復推論。壹歸其本於忠孝廉恥。而乘正嫉邪之氣。凜然不可干。益信學有根柢。方伯所稱。為不謬。而桐城文獻節義之邦。處亂離而留心當世之務者。遠勝他縣。益想諸老流風彌久不沫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矣。士大夫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草茅談道者。一切惟功利是趨。歐陽子云。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布在世間。相師成風。比來大亂不止。職由此也。足下於揚波導佛之中。能獨挺流俗。力追古人。遭世多難。固然自守。筆諸書以見志。所謂儉德辟難。碩果不食者。庶幾近之。獨見推過當。實非所任。轉增慙怍。僕力小任重。在軍救過不贖。年志漸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所賴海內諸君子。匡我不逮。見示八條目。皆救時急務。而擇賢守令以善後。尤弭亂之源。然皆克城後所宜為者。城之克尚難計。日待未卜。天心厭亂。果在何時。每念之輒不禁深嘆太息也。錄中於失機敗逃諸將吏。顯揭其罪狀。此誠激揚苦心。惟聞有傳聞失實處。又其姓字以稍存隱諱為妥。石徂徠作慶歷聖德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

京華印書局印

詩。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孺始此矣。孺不孺無足計較。獨所稱危行言孫者。乃聖人之遺也。蓋留意焉。河鄉比輻枚安。潛太宿望等縣。已就肅清。欲懸台駕。翻然歸來。共籌大計。既期卒紓桑梓之禍。仍為切磋德業之友。俾下走不終於小人。之歸。而台端亦少訂傳聞之誤。欽遲無量。附上四十金。供途次脂秣之資。風雨雞鳴。願言曷既。又與竹如先生書曰。俟命錄在胡宮保大營傳觀一月。始達弟處。其堅忍水寒。以厲歲寒之操。崇獎節義。以激頹薄之俗。與此。聞胡潤帥左季高李次青諸君子。所論大畧相同。惟筆端褒貶。或傷於激。竊意居今之世。要以言孫為宜。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為君子自厚之道。方君所造。似尚未臻此境。皖北古多賢行之士。欲請方君歸來。代弟物色。得一二樸誠之士。加意敬禮。樹之風聲。以藥靡偽之習。而懲猜忌之俗。亦自有益於地方。有裨於敵軍。侍郎勳德邁一時。即此二書。好士之誠。謙虛之度。裁成後學之心。真可為後世法也。

益陽胡潤芝宮保。親賢下士。見俟命錄後。輒以書招予赴鄂。曰。春間藉讀大著。深識偉論。曾手註以志服膺。竊見大君子立論。必以節義廉恥扶翼名教為綱領。中心欽



仰莫可言喻。其所訪將帥勇怯戰功成敗。則偶有傳聞之誤。不關大體也。亦謹註於冊。寄之濂帥。弟與濂帥。望兄甚切。兄如不忘天下大事。何妨投袂從戎。共圖補救。邪。講席位置甚易。必代謀之。尊眷欲擇地而遷。即請函告住處。弟自當照應也。予與公不相識。公天下偉人。又當軍務倥傯之時。而能紆尊下逮。並謀及眷屬。後又屢寄甘玉亭書。託玉亭送予眷屬到鄂。願為照應。動懇如此。蓋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

竹如先生告予曰。胡宮保嘗言。欲平亂。須博求人才。欲富國。須修明政事。此語可為天下萬世法。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一

京華印書局印

曾相國與竹如先生書有云。近來悟辦事之法。在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二語亦頗可味。咸豐十一年正月。予緣直隸往謁胡宮保。曾制軍。道大梁。阻撓匪。新繁嚴滑春中丞。留予司章奏。予不可。惟時道梗。遂暫居幕中。皖賊方竄湖北。勢張甚。四月。宮保寄予書曰。弟軍謀不臧。鄂之德黃。均陷於賊。然以希輔二帥回剿。又得劉靖臣協助。鄂境當可肅清。皖事弟且暫為支撐。任是驚懸賊浪。只有萬不走之法。尚可自靖。濟則天也。不濟則吾謀之不臧。而非他人之尤也。公魯口無恙。避於舒城地界。下游州縣多淪於賊。即武漢郡縣。亦尚無振興教化之人。弟處別有所求。仍是講學修德之事。尚祈高賢惠臨。弟亦得日夕聽經。以屬愚頑。必不以干戈之事瀾公也。太湖尚無恙。然已四面皆賊。公入鄂。可由襄陽舟至華陽鎮。即可到太湖。安慶一帶。為賊所爭。吾圍皖已十月。賊又圍我之圍師。如易象一陽陷於二陰之中。然賊拊吾背。吾將調集一萬餘人以拊賊背。成敗固不能逆睹。其切齒於賊。則此心向專一。即百折千磨。總不悞也。當是時公在圍中。又病略血日百餘口。乃能剛健從容如此。手書招下士講學。而於道路曲折。又皆指示詳盡。斯可見公之心堅定矣。後曾公亦與予言。宮保晚年進德不絕。真可佩也。髮逆之竄湖北。意欲胡宮保解安慶之圍。時宮保大病。執定不退。其後皖軍大勝。而武昌左右皆賊。公乃回救鄂中。嘗與予書曰。皖危則弟不可行。行則疑於避難。皖安則應分兵保楚。而根本乃不動搖。先是宮保肅清楚境。將議圍皖。同事多不欲行。公獨任之。及髮逆上竄。或議退師。或且怪宮保當日圍皖之非計。公又與予書曰。皖楚毗連。麥斜五百餘里。犬牙相錯。從何處設防。且防兵久不見賊。則筋不束骨。弛懈成瘠。心不畏敵。

技藝生靈。乍聞鼓鼙。不能戰。亦並不能守矣。况皖省八年塗炭。無人過問。有過而問者。則又羣起而譏之。排之。竊所不解。故不能保楚。實我罪也。圍皖非我罪也。公日夜調度。病甚。猶靜坐籌畫。是年七月。楚境肅清。八月初。安慶桐城皆克復。公竟於八月二十日卒。江南得安慶為根本。遂於兩年之內。南北肅清。公之功也。蓋公之識遠矣哉。予嘗以密書與宮保。言嚴滑春中丞清正剛直。惜規模稍狹。請公勸之。公即致書嚴公曰。願大其道。以仔肩宏其量。以開濟好賢。一事當視如身心性命。此數語真可為天下大吏法也。宮保又嘗與予書。言濂生先生惡高言深論。而好庸庸庸言。亦閱歷有得之語。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一

京華印書局印

宮保論事。最有深識。當乘與巡幸溧陽。予竊憂之。密書抵宮保。奏請回鑾。即不得已。亦請巡幸山陝。宮保復書曰。承示北事決裂。令人髮指。乘與巡幸。為庸臣謀國者所誤。誠如來書所云。然謂溧陽不如秦晉。此未明本朝制度也。本朝以蒙古為外藩。累世婚姻。休戚相關。溧陽之地。與四十九旗密邇。人心風俗。最為近古。嘉慶年間。每年秋獵一次。與諸王子和會。所以遵祖制示親睦也。故此次避狄溧陽。較秦晉為穩。至論秦晉可控中原。其言地勢誠然。其克勝此任之人才。誰屬乎。後一年。太后回鑾。安靜如常。而陝西不兩年大亂。於是歎宮保真神人也。深陽陳作梅觀察。為予言胡文忠之公忠體國。其調和諸將。刻刻為國求才。出於至誠。時彭雪琴侍郎楊厚菴提督分帶長江內湖水師。偶因事不和。文忠知之。乃致書楊公彭公。請其會商要事。楊公先至。備談。而彭公至。楊公即欲出。文忠強止之。彭公見楊公在坐。亦欲出。文忠又強止之。兩人相對無語。文忠乃命設席。酌酒二斗。自捧一斗。跪而請曰。天下糜爛。至此實賴公等協力支撐。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興之業。邪。因泣下沾襟。於是彭楊二公皆相呼謂曰。吾輩負宮保矣。如再有差。上無以對皇上。下無以對宮保。遂和好如初。鮑春霆提督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相方在祁門。以檄促之。文忠則手書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稟請曾相借發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謂時事孔亟。毋得遲遲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謀家室。將何以服前敵軍心。文忠聞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贈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曾相嘗奏薦沈幼丹。幼丹久不至。曾相有忿意。文忠因致書解之曰。天下糜爛。特吾輩三三人持持。吾輩不低首求人。



才以自助可乎。其苦心維持大局蓋如此。

文忠嘗自書楹聯云。無欲則剛。有容乃大。處善以動。強恕而行。此格言也。當銘諸座右。文忠五十尚無子。夫人安化陶文毅公女也。公受巡撫命。圍攻武昌。時夫人自家携妾來。泊舟江中。遣使來告。幕府中有上賤言婦人在軍中。其氣不揚。公即遣使持牋示夫人。夫人遂揚飄還里。與公不一面也。剛斷如此。真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樂。

予居嚴涓春中。丞幕中。將俟道通。詣謁胡宮保也。而嚴公致書宮保乞留。宮保因函勸留河南。嚴公爲人坦直。不拘小節。予爲擬教士學規。守城章程。整頓吏治規條。皆即頒行。又勸刻曾相愛民歌。王壯武練勇芻言。亦即頒行各營。

涓春中丞夙性剛直。有知縣某從軍營歸。病死於家。河帥請用軍營病故例請卹。中丞不可曰。君不可欺也。死於牀第。而奏謂軍營。可乎。又太守某卒於任。中丞座師某公寄書亦請用軍營病故請卹。亦不可曰。私恩自盡。私情公事。宜守公義。中丞嘗自言昔爲縣令。楚北有某觀察於城陷時逃去。不知下落。兩月後。忽以書來求見。固拒之。而使人餽五十金謂之曰。幸早自爲計。某觀察遂隱於浮屠。後楚北設忠節局。時人皆言觀察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三

京華印書局刷印

殉難。請卹之。中丞方總局事。執不可。後御史某奏言觀察殉難。飭湖北查報。或謂此可從之。中丞堅不可曰。千秋節義。豈可徇情。吳文節公文節陣亡於楚。撫軍崇綸素銜之。欲誣言未死。時中丞爲江夏知縣。力爭之。大忤崇綸。其守正不阿皆類此。

中丞言吳文節公之見忌崇綸。緣於初到湖廣總督任時。賊攻田家鎮甚急。崇綸欲出城防禦。公不知其情。以爲策良是。崇綸輒請公主稿奏聞。未及出城。而田家鎮失守。公急閉城守備。崇綸仍欲出。公曰。君欲逃邪。崇綸曰。公昨已上聞矣。奈何。公又不許出城。公曰。昨因賊攻田家鎮。故出城防禦。以便調度。今賊已上聞矣。奈何。公又不許出城。必欲出。公曰。君出可也。若有一卒隨君出者。吾斬之。崇綸乃不敢出。公復奏言登城防守。凡五十日未嘗入公解稍憩焉。當出城防禦疏入奏。文宗硃批曰。爾等皆欲出城乎。大加申斥。繼見公登城防守疏。則又批曰。爾等不出城乎。蓋公初受崇綸欺而不知也。崇綸見硃批責公。及賊退。因奏請公督師出剿賊。公調兵未集。不能遽行。遂誣劾公。當賊圍城時。安坐衙齋。不備守禦。今又擁兵不出剿賊。被嚴旨切責。公憤而出。遂歿於陣。崇綸又以不知下落奏聞。及奉旨查明。仍欲誣之耳。

予訪河南賢士。得太康李又哲明經。學行介特。文詞雅正。不爲浮華無用之言。留心世務。而淡於進取。見予俟命錄及所爲文。手抄十餘冊而去。

予因李又哲得識鄆陵蘇菊村明經。其學宗程朱。且留心中州文獻。嘗刻國朝中州文徵。鄆陵文獻志。及薛文清讀書錄。朱子近思錄。與他先儒遺書。自著有省身錄。大學說。隨正博洽。中州學者。大抵守孫夏峯遺緒。獨菊村得程朱之正。平居好善舉。事母以孝聞。

予嘗以俟命錄呈正於河朔書院山長李文園先生。先生復書曰。接奉手書。反復讀之。如侍左右。榮階雖粗。知向學。實未有得。先生殷殷下問。若無若慮。懇款不已。且自謙曰。後學。若以爲與聞乎道者。而不知其中無所有也。連日快讀大著數種。忠孝之思。任值之誼。論學之平允。認道之真切。蕩然流溢於楮墨間。尤難者流離困頓之中。無一日廢學。所謂載德與功。與古之立言者相頡頏。所關於世教甚鉅。誠非苟作。此自由躬行心得發而爲言。然更著一鞭。尤願嚴辨。乎。懲微。微之幾。以力達於人。倫庶物之際。步步踏實。必至內省。不疚。猶戰戰兢兢。不敢自足。方爲無負所至。至論事慷慨激烈。離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四

京華印書局刷印

義憤所蘊。不能自己。然於聖賢之氣象。有不相似者。毋乃向來躁急之氣質。猶有未盡化者邪。涵養深沈。惜不贊之身。以待將來之用。則榮階所望之大規之切者也。嗟乎。世風靡靡。未有所底。先生獨奮然自拔於流俗之外。趨向正。志力堅。確然與古聖賢爲徒。從此勉勉不怠。必能大成。守先待後。以任斯道之傳。微先生其誰與歸。榮階老矣。因循作輟。學不加進。而讀先生之書。亦不覺眉色飛舞。神興俱振。猶欲策風燭之末光。以追隨於後。儻天假之年。稍有進益。則所獲於先生者。豈淺鮮哉。言不盡意。不盡神馳。

毛旭初閣學。爲予言文園先生。學養醇粹。人與相對移時。則躁釋矜平矣。先生以太常寺少卿。爲廣東學使。任滿即告歸家居。時道光中年也。咸豐初。膺薦不出。時聖明在位。人皆自奮於功名。先生獨屏居力學。及今上以冲齡登極。太后垂簾聽政。天下多故。先生聞召即起。遂擇總憲。不數月入軍機。輔相兩宮。持正應變。直不啻司馬溫公之入相。而先生虛懷若谷。彌自謙下。任總憲時。與予書曰。受恩愈重。報稱愈難。不惟無德以堪之。並恐無此福分以受之。即恐思修省。不敢不勉。而職業難盡。工夫不實。上無以答吾君。下無以對斯民。中無以對朋友。愛我如先生。其將何以教之也。予後偶



有所見。輒條舉以告。先生皆采取行之。

王香圃刺史。言文園先生。自廣東學使歸。僅買地二頃。廣東舊例。學使去任。餽贖甚豐。先生皆不受。平居儉約。客至。具四碟麥飯而已。

予客保定。識安肅徐嘯陸太守。太守在官。清操自厲。歸田後。閉門不通賓客。日惟讀書而已。其門人周又川。廣文。以太守所著歸田自課二卷見示。首卷論學。多涵養心得之言。次卷論治。多切當救時之法。予為刪訂數十則。太守復書。頗推許云。

予客河南。西華于綱齋茂才。來訪。貌篤而恭。言謹而確。與之語。豁然以解。西華縣。向無講學名儒。綱齋初聞太康令祝爽亭。講陽明之學。乃師事之。後謁河朔李文園太常。得孫夏峰湯潛菴之遺教焉。猶以為未足也。聞盛京侍郎倭良峰先生。為程朱之正脈。欲往求之。至彰德。阻於賊。因遍訪中州賢士。蘇菊村李又哲。並濫及於予。蓋誠篤如此。家本中資。而頗自刻厲。時當秋冬之交。隻身遠行。衣衾單薄。而毫無困苦之色。所交皆正學之士。意欲以求道為事。予謂綱齋曰。程朱之道。具在傳註中。歸而求諸遺書。而實踐日用倫常之際。使程朱之道。內存於心。外驗於事。雖良峰之言。不外是也。今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五

京華印書局刷印

隆冬近寒。兵亂道梗。而獨身往還數千里。得毋貽父母憂乎。子年甫壯。有志聖賢之學。而遂棄科舉。要知科舉之業。亦聖賢道中之事。子之父母。得毋不以為然邪。如不以為然而不聽從之。即非道也。道不遠人。須臾不可離。而尤在順父母之心。子其審之。綱齋曰。此吾父志也。吾父力農。而三子皆讀書為學官弟子。吾嘗以求正學之意告父。父大喜曰。汝能如是。雖奔走萬里。困苦勞瘁。皆母以家為念。科第有無。不足計。家世力田。固亦奚慕邪。今父康健。一弟侍側。故遂得出門遠行。且將往見良峰先生也。予聞之大驚。因告以吳竹如先生學養之正。與良峰同。及黃子壽之博學篤行。令其過保定見之。後居竹如先生署中月餘。日夕論學。盡聞程朱之蘊。緣是十餘年以為未足者。始釋然無疑。竹如先生嘗稱綱齋為闡修之士云。綱齋聞良峰內召。將大用。遂不復往。輒辭歸。竹如先生臨之。不受。以車送之。亦固辭。仍自擔簣而返。河南學使景公上其學行於朝。將選訓導。綱齋辭焉。終不肯仕。後良峰文園竹如三先生。皆官京師。綱齋又入都。居文園宅中。研經講學而已。

同治元年。予客湖北時。與國萬清軒。主講頤庭書院。清軒少時見時文批中有此

事當如身心性命之學一語。因自疑曰。天下尚有所謂身心性命之學者乎。乃詣書肆。購性理精義一部歸讀之。大悟。遂不復事科舉業。漢陽太守趙靜山。特建崇正書院。延為山長。每日冠服坐講堂。與諸生講小學。其教務窮經。篤行。不尚文辭。不事著述。於義利之間。一毫不苟。學使龍公杜公。皆欲拔之入學。不赴也。賊至興國。清軒居山中。課蒙童。種包穀自給。手抄先儒經學書幾二百卷。筆畫端正。無一字潦草。圍點經史數百卷。亦無一筆傾斜。雖當盜賊擾攘之際。而日必戴小冠。著大布衣。整襟危坐。鎮靜如常。可見其學養矣。胡文忠聞其賢。以安貧樂道。奏請賞給國子監學正銜。清軒未嘗謁謝也。後其弟歿於王事。文忠臨弔。乃往答之。自稱名。亦不用世俗門生稱也。既而文忠延主黃州書院。不一年而賊至黃州。諸生皆散。及克復。或勸宜即到館。清軒不可曰。書院已廢。而即到館徒索束修耳。李希菴中丞欲薦為知縣。清軒力辭曰。以人才特薦。吾非人才。以軍功兼保。吾無軍功。是可欺邪。後中丞移撫楚。乃延主頤庭。及中丞赴皖。書院不開課。清軒遂辭去。武昌守留之不可。曾公時在江西。寄資以書招之。亦堅謝。當時大吏多敬重清軒。而清軒曾無一字干之。溫柔和粹。毫末不燥。嘗曰。律已不欲稍寬。責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六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人。不欲太嚴。又曰。古之君子。利濟為懷。一日居乎其位。必求一日盡乎其心。一日不克盡其心。即一日不可居乎其位。真名言也。予見楚士之守正學者。蓋惟清軒一人而已。江寧汪梅村孝廉。為人樸實介潔。學問浩博。尤長於地輿。留心時事。不逐聲利。嘗謂予曰。不可作閒文字。古人已有之議論。何必重複。記事之文可作。然必有益於天下後世者。而後為之。又曰。予取人以安貧為主。能安貧。方能自立。方能為盜賊。只是充不安貧一念耳。梅村為胡文忠庚子江南所得士。賊陷金陵。梅村子女俱被難。孤身謀經窮山中。文忠招至湖北。為修兵略及地輿圖。衣食所費外無他求也。咸豐十年。避賊湖南。友人或餽薪米者皆受之。餽肉食者。則辭謝曰。避亂尚貪享用邪。門人入學。或具金謝。皆不受。曰。受束修分也。教讀職也。至入學者。彼自得耳。我何功焉。同年友或餽以金。亦皆不受。曰。吾困時自能往取之。其高潔蓋如此。文忠奏。輒與嚴渭春中丞。閩丹初廉訪編文忠遺集。刊行於世。又取其任湖北所辦兵事吏事餉事編年月日記之為撫鄂記。此非徒敘述文忠勳績。即東南兵事。皆瞭若指掌矣。

同治元年春。予客武昌。還謁曾濬生制軍於安慶。制軍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



老教師耳。是時江南北督師者。爲公兩弟。沅浦觀察事恒司馬。分兵齊下。勢若破竹。而公見予未嘗言及。問之。則曰。然亦不稍見矜喜之色。凡進言於公者。是者取之。非者亦無一言辨駁也。在祁門時。設帳於署。令上書者投書其中。晚輒取視。其不可行者。置之而已。凡屬士求見者。無不見。退則記其言語氣象如何。皆筆之日記。每日辦事。必有定時。蓋數十年如一日。居身樸素。治家勤儉。自居官後。亦未嘗置田廬。夫人子婦。不廢紡績。而禮敬賢士。周卹故舊。如恐不及。設探訪局。以表章忠義死節之士。招致宿儒。以樹風聲。其或死不得葬者。則仗助焉。且經紀其家。其或避地他州者。則必以書招之。不來。則又必移書告他大吏敬禮之。如蘇州陳碩甫先生。與江寧汪梅村。與國萬清軒。並無一字干之。而公必爲移書各督撫。使得所厚養。嘗言。當茲剝復之交。保全善良。乃爲天下留。養微陽。以俟元氣之復。其養賢之費。皆分廉俸。爲之不用公帑也。督辦四省軍務。加以三江吏治。安徽善後。海疆夷務。籌餉調兵。文書函札。他人辦一事。日不暇給。公事事躬親。處之如無事。猶以暇力。讀書寫字。與諸賢士論文講學。事事有條不紊。凡生平所見人物書籍。大致皆能記憶。而外貌渾然不露。真偉人也。予初見之。以公虛心納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七

京華印書局印

善。知無不言。公皆笑納之。臨行書楹聯見贈。有敏氣乃宏才學識一語。蓋以予學無含蓄。非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曾節相好賢。出於天性。予見公言及桐城老儒許玉峰先生朱魯存文學蘇厚子文鐘甫兩徵君。載存莊孝廉諸喪。久皆未葬。節相慨然。即出二百金。命各爲買山葬之。予因屬甘玉亭任其事。葬畢。公又親書碑文以表之。玉峰先生則書大清布衣許君魯存則書大清文學朱君厚子鍾甫則書大清徵君蘇君文君。存莊則書大清舉人戴君。惟於吾從兄植之先生。則書大清文學方植之先生之墓。旁行皆自稱名。臧牧菴孝廉。戰歿於桐城。公亦立碑表之。

湘鄉李希菴中丞。以羅忠節公。集見贈。凡四種。小學韻語。讀孟子札記。西銘解義。人極衍義。皆精粹平實。醇儒之書也。人極衍義。發揚天命之源。以及人性之理。治道之大綱。有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之規模。吾見本朝儒者之書。未能有駕其上者。往年吳竹如先生與予書。稱其體立用行。蓋有然矣。世人但見其功烈氣節。又烏知其所本哉。使公不死。得講學數十年。斯道其大昌乎。

羅忠節公在時。或問公讀何書。公曰。吾只玩味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無他兵法也。義寧吳某嘗宿營中。一日謾告賊將撲營。公命衆持火器守營。自與諸將士講論。自若神色如常。賊放槍如不聞也。賊來攻如不見也。及賊將至營。乃傳令放槍。賊卻遂開壁逐之。賊多就擒。而營中猶寂然也。此可爲將兵之法。後聞甘玉亭及張鍊渠觀察言。李希菴中丞多禮堂將軍。用兵亦然。軍事愈急。神愈閒。氣愈定。李中丞。羅公門人也。沈勇剛毅。用兵計定而後動。終身無敗。曾公嘗語予曰。希菴。真天生將才。不好色。不好利。不好名。

陳作梅觀察言。希菴中丞治兵。只實做程朱主敬存誠工夫。終日靜默。不妄言。不妄動。抱定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作主腦。其臨陣則全是以靜待動。謀定後發。慮勝後戰。抱定曹劌告魯莊一段作主腦。平日在軍中。與軍士言。只是定心法。無他兵法。以爲兵法。隨機應變。不能預言。平日只要操練不動心。拿得定。站得住。臨陣自然會隨機應變。當在營。雖賊來圍。營中寂無人聲。必待其近營前。乃始令擊之。賊無不敗退者。曾帶數十騎出營探賊。並察看地勢。道遇賊。則按轡徐行。賊亦不敢遽進。及至可縱轡處。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八

京華印書局印

然後持鞭大呼。共出殺賊。賊驚退。乃縱馬馳歸。中丞嘗言。古人。不輕於作戰。每戰必盤算。歷三五日。熟籌應付之方。然後出戰。是以常勝而寡敗也。又言。戰守之敗。總由自己先亂。自己果整齊嚴肅。軍心安定。人自無從乘我。即觀敵亦然。不可輕進。只靜看其何處慌亂。即乘釁而進。乃可勝也。又言。每閱營伍。不在觀其操演。只於平時到其營前。觀其兵士之勤惰整散。可以決之。且不必觀全營。即一二人可決耳。故中丞平日訓士卒。如師之課弟子。只訓其勤於各人職分內事。凡各人器械行李。無不收拾鋒利。整齊肅肅。如臨戰。如移營。絕無臨時預備之事。當上海陷後。江蘇紳士請李宮保赴援。遂招淮軍五營至安慶。曾公命中丞往視其營官如何。畧視即回曰。今往必大勝。五營當以某某爲第一。某某次之。已而果克復。推程學啟功第一。劉銘傳次之。學啟陣亡於嘉興。其後淮軍名震天下。北剿捻匪。遂奏膚功。中丞之言皆驗。曾九帥圍金陵。困甚。多勸其退兵。曾公亦意動以詢中丞。曰。既進不可退。九帥必站得住。但厚援師通餉道爲要耳。曾公聽其言。卒拔金陵。故曾公嘗稱李希菴能斷大事。

衡陽彭雪琴侍郎。玉英姿。風爽。自諸生從軍統水師。辦事精勤。訓練之餘。即寫字吟



詩作畫。好客喜飲。不愛財。不好色。不計家室。口不言功伐。心不戀官爵。衣服翫好。一無所愛。既立大功。而隨身衣履外。無一長物。凡事隨到隨辦。不少稽延。嘗謂予曰。人生無留後累。予若今日事敗。今日即可赴死。毫無牽挂也。治兵紀律嚴甚。每戰身先士卒。烈風巨浪中。乘艣板。督兵衝陣。勇氣逼人。冬日只着一短袍。或問何不衣裘。則曰終歲帶兵。止宜如此。果或遇賊。有不便耳。其刻苦如此。

胡文忠公薨。李希菴中丞繼撫鄂。自以皖賊未平。其兄忠武公陣亡三河。國難家難。願督師滅賊。後皖賊稍平。中丞以皖撫丁憂歸。時上新授以欽差大臣。留之固辭。奉旨給假百日。中丞仍以父年八十餘。數上書辭官。旋奉詔削苗沛霖。乃扶病而出。請開皖撫缺。專任兵事。行百餘里。嘔血遂歸。薨於家。忠孝兩全。誠合出處之正。或謂中丞當扶病從戎。歿於王事。不當丁憂。即居家不出。是不知中丞兄弟。當粵賊猖披之日。以布衣從軍。保全數省。忠武既殉節。中丞又以勞得疾。報國之道盡矣。是時曾相駐安慶。名將如雲。賊勢已衰。中丞雖去。於國無損。而其母已卒。父且大耋。果勉扶病而出。則父心安乎。此誠不得已之苦心。其所處實合於聖人之道。未可輕議也。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十九

京華印書局印

陝西閻丹初廉訪。敬於予在鄂識之。初在刑曹。胡文忠聞其賢。奏調總理糧臺。據節取實。東征之軍。賴之以濟。賊上竄黃州時。武昌官吏皆亡走。君獨守糧臺不去。其後糧楚泉兼總糧臺。舊例實任官兼辦理糧臺者。於本任廉俸外。仍支薪水。君獨辭之。冠服散陋。如老諸生。權藩司印。丁本生父憂。不受同官奠分。負債千餘金。回籍後。聚所藏書畫衣服及署中所自製器具價焉。同官欲共助之。堅謝不受。

監利王子壽主事。心學問浩博。持身清介。自登進士。即乞病歸養。主講荆州書院。所著漆室吟十卷。起自咸豐二年。皆忠君愛國憂時因亂之所為也。其間議論褒貶。以及兵事經歷。皆寓於詩。道光間朝臣之冲靜恬淡。可以儀型風俗者。楚北則主事。江西則劉瞻殿殿撰。四川則李西瀛庶子。河南則李文園太常。惟所學各不同耳。

高尚之士。大都超然物外。不念君國安危。實陷於楊朱之為我。子壽比部。久已隱退矣。至今上登極。具疏論平治天下內四大政外四大政。又呈書經論八首。以輔聖德。並自陳母老不能仕。疏絲前湖廣總督張公亮基代呈。言雖不盡可行。而時以匡世望治為心。則可佩也。

予在楚北。讀宿松汪省吾司馬。今之循吏也。當咸豐三年。賊破安徽。時省吾以青陽訓導丁憂家居。賦絕命詩繫衣帶間。避居山中。著歷朝節義錄八十卷。以自厲志。兼以刺時。又著讀史卮言十餘卷。考訂精確。議論平允。雖是論史。而以聖賢之理。貫乎其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詩文若干卷。語語皆關世道人心。其手稿均蠅頭細字。無一贅藻草。可觀其所養矣。胡文忠奏調湖北。署松滋。在縣兩年。民皆愛之。卸任回省。每夜讀書。往往至三鼓。卒前二日。猶觀書也。生平無疾。遺言。色無情。容與人。和而介。其學似明。呂新吾本朝。陳文恭公。以實心實事為主。以天地民物為量。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為甚。可謂君子人矣。卒祀松滋名宦祠。

汪省吾嘗曰。程子言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竊以為古之仕者學者。總可以為己二字括盡。明德所以為己。新民所以為己。修身以敬。是古之學者。修己以安人。安百姓。非即古之仕者乎。明新總是學。自天子至庶人。皆是學者。禹稷思民饑。由己饑。民溺由己溺。三過不入以救之。如是始盡其為己之學也。為己為人。所爭只名實之分。誠偽之分。無彼此之分也。今之仕者。求利敗名。殘民罔上。竟至失身辱先。遺毒孫子。正失己之甚矣。豈可謂其為仕而為己者哉。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二十

京華印書局印

省吾又曰。自有天地以來。惟常經常理。萬世不易。當盡心盡力。孜孜汲汲為之。遭際之常變。順逆。非所論也。孔子至聖。一生在憂患中。何況他人。中庸言文王無憂。亦第就述作之大者而言。若其當身所歷之境。豈能盡無憂哉。故易傳謂作易者有憂患。理皆實理。而其餘一切。則付之太虛。非惟人事不可憑。即天道亦不可盡憑。非天之不可憑也。義理之天可憑。氣數之天不可憑也。而氣數之天。終歸於義理之天。亦非終不可憑也。久遠之天可憑。而當時之天。則不能皆可憑也。盡其在我。以聽於天。君子所由。居易以俟命。修身以立命。存心養性。以事天也。

省吾又曰。道光六年。戶部以財用不給。請開捐例。並嚴定新舊正雜賦稅。不許拖欠。然自是連年兵禍。早潦游至。所入不敷所出者。不知凡幾矣。使當時乘國者。第以民生為念。不以財用為急。則恤民命。即以固民心。即以回天心。未必不見舊患之隱。為弭也。然則抱匡濟之才者。不知其本不可謂之真才。惑理財之浮說。欲生財而財耗。徒見其長。亂而已。



江寧汪梅村孝廉。嘗著水經注圖。在湖北開院中有方某者。駁辨數則。即寄書屬于代詢其人。并所駁語。其書畧曰。幸喜知己有人。不勝雀躍。吾輩著書。只有人說好。實則未曾看書。其能駁議者。乃真細看吾書。平生求之不可得者也。後方某寄駁辨去。孝廉深以爲然。孝廉精於地輿之學。在鄂編一統輿圖。既成。自念有圖無說。即無異鑿墳索塗。故復議采輯一統志方輿紀要。肇域志郡國利病書廿四史三通等書。分沿革山川兵政吏治水利物產諸門。件繫於府縣之下。與喻芳余鄒子翔等分編之。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二

二十一

京華印書局印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二終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三

同治三年。予應曾公之召。歸武昌歸安慶。在忠義局修志。嘗問公何以知塔羅李彭楊鮑諸公能成大功。公曰。此皆幸而遇者。當時與諸人共事。不過識其忠勇勤樸。各任以事。幸仰天威。稍能成就。人遂謂吾能知人。實則知人。甚難。予未敢自信也。公之不自矜伐多類此。

曾公每日以勤儉二字爲課程。曰。惟勤能立事。惟儉能濟人。又曰。大舜善與人同四字。吾每日必三復斯言。又曰。兵事須在營閱歷。不可空談。當在安慶時。嘗見有上書論事者。公必事事批明。可行不可行之故。復使其人反復閱之。若求差者。則必令其歸家安分讀書。不可躁進。蓋公平日取人。大抵皆誠樸。厚重。一流而不喜才華浮薄者。若德行文學之儒。則奉爲上賓。出入談論。亦不肯煩以吏事。

予嘗稱鄧陽計。市村茂才。亦有才畧。公曰。曷勸其來。予乃告市村。謁公。輒立語片時。願未命坐。市村退不說。公聞之。即加敬禮。又有浙人某。上書於公。公才之。委爲營官。旋察其詐。復革退之。懸示大門曰。此吾無知人之明。可憾。可愧。胸懷磊落。勇於改過。蓋如此。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一

京華印書局印

曾公在營十餘年。廉俸所入。別立銀錢所。委員司之。凡出入皆經其手。內室不留一錢。公嘗告屬吏曰。凡官府銀錢。必令何項入。何項出。可以告於人人。方是正本清源之道。蓋銀錢所。即其以身爲則也。

曾公於故舊極有恩誼。仁和邵位西員外。爲其殉節。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至安慶養之。並延師課其子。石埭沈槐卿明府。行旣殉節於鄱陽縣任。與公實未面也。公念其忠義。歲餽金周其家。績溪周志甫明經。公聘任忠義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卹之。並教育其諸子。其他忠義之士。雖不相識。聞其貧皆仗助之。而所費則分廉俸爲之。絕不用軍需公款也。

曾公嘗曰。兵興以來。大吏有才。大抵皆奮發。驍勇之氣。多須更得渾厚者數十人。布於民上。培養元氣。則可以長治久安矣。

同治五年。予奉召至濟寧行營。見曾公每日清晨輒起。食後行三千步。步畢。乃治公牘。凡奏疏批牘書札。皆手自爲之。事畢。則與幕友圍茶一局。或二局。以爲消遣。茶畢。即讀書兩卷。或三卷。有客至。隨時召見。午後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爲常。雖佳時令節。無稍



變也。若行軍時。舟車之間。治履讀書。亦無曠廢。嘗曰。吾日治軍事。事若不棄。讀聖賢之書。則心不能養。理不能明。何以能知人。何以能應事。古今來膺大位而顛蹶者。皆不學之過也。

同治七年。予至金陵。曾公留居幕中。嘗謂予曰。人心地。光明俊偉。則發之於文。方能。有物。文家之韓歐蘇。詩家之李杜黃。皆能心事如青天白日。是以不朽也。又曰。方望溪侍郎。謂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欲以韓歐之文。達程朱之理。姚惜抱郎中。謂學問之道。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望溪為文。不說一句假話。惜抱為文。不用一古字。自然古雅。此風氣開得極好。

曾公作金陵昭忠祠記。予謂文中一段句法。宜少變化。公即刪易之。又作邵位西誌文。予謂銘詞。有近六朝句法。亦即改之。真大海不擇細流也。

曾公曰。人必有卓立不拔之志。方能有成。或作或輟。不濟事。周程張朱。皆合下。便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志氣規模。終身堅確。不撓。所以成大儒。而治軍亦然。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方能立節立功。否則如何做得成。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曾公曰。求才之道。須先取人。以身氣類相感。再誠心求之。虛心納益。決不可用權術籠絡也。

曾公在江西以前事。予不甚知之。後來皖。先駐軍宿松。旋移祁門。又居安慶三年。在祁門時。設忠義局。招延品學兼優之士。或守義窮居之士。俾任采訪。兩江忠義節烈士女。一以宣忠節之正氣。一以養節義之人才。及安慶克復。則首設粥廠。以養難民數千人。漸安置之。又委廉能之員。會同賢紳。分往各縣散米散粥。以招流亡。於城內賃大屋三所。便寒士棲止。又勸月課。取百人。人給膏火銀三兩。其前列三十名者。則加給銀四五兩。於是皖南北寒賤無歸者。盡得所依矣。時皖南受賊禍尤烈。民居蕩析。田野蕪荒。公乃籌資開墾。擇公正廉勤紳士經理之。每縣各三千金。給買牛種。招民復業。收成後。將牛種原本讓三還七收回。又給款湊足三千金。再買牛種。如是者數年。民歸復業益多。其有田而無人耕種者。許其給親族耕種。無親族者。則給其疏遠族人種之。三年之後。計凡收還之款。盡為各縣興學校立書院培植教育之用。又為其弟沅浦中丞設書局。刻王船山先生遺書。並招江浙博雅之士。專任校書之事。藉成其所學。又聞江寧亂時。

城中婦女千餘人。逃至江干。有為楚船誘去者。公飭水師截留。暫置之安慶。及金陵克復。乃使各歸其家云。

沅浦中丞督兵圍攻安慶金陵。其所處事。亦多奉文正為法。予嘗至雨花臺營中。時餉餉竭蹶。猶必節節他項。設立粥廠。凡城中民婦逃難者。皆收養之。計四五千。其自外省被掠來者。皆委員送回原籍。若其無家可歸者。亦必隨時設法安置。此真得古人弔民伐罪之義矣。

金陵克復時。城內虛荒。伏莽猶多。而立功諸將士。又往往佔據民房。甚或任意拆毀。別自修築者。州縣官不能禁也。曾公乃立保甲局於四門。另立保甲總局。擇賢任之。凡流民來歸而有佔其房地毀其器物者。不必控於州縣。但詣保甲局。即時委員判理。民遂各得復業。盜匪斂跡。半年後。安靜如常。

曾公既克復金陵。立書院以養寒士。立難民局以招流亡。立忠義局以居德行文學之士。立書局校刊四書十三經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難者。無不得所依歸。又立普育堂。養婦女幼孩數千人。並立義學。俾令幼童讀書無荒嬉。凡婦女矢志守節不嫁者。立清節堂居之。又設醫藥局。以時施診治。若紳士被難之家。其婦女則僅登簿籍。令歸其家。而朔望給錢米周之。不令人普育堂者。養其恥也。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三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亦嘗籌畫餘羨。津貼州縣及書吏。以資辦公之用。不過取之有定數。不得任其需索也。民困由是大蘇。曾公於三江亦行之。其後閩丹初中丞撫山東。亦仿行之。

自胡文忠撫鄂。奏舉興國萬清軒學行於朝。其後閩丹初撫山東。奏單為鐘等。左季高撫浙。奏安徽夏旂。景劍泉督學河南。奏蘇菊村于綱齋李又哲等。楊禮南督學四川。奏龍某等。沈幼丹撫江西。奏王其淦等。繇是布衣諸生有學行者。皆得上聞。亦激揚之一道也。曾公則不然。如其人不願仕。則致敬禮以隆之。如願仕者。則錄軍事薦而用之。蓋使朝廷收得人之實。固不必龍以虛文也。

東南文字。盡燬於賊。胡文忠在湖北。首開書局。刻讀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慶。開書局。刻王船山先生遺書。在金陵刻四書十三經史記漢書。吳仲宜澹齋。在淮上刻小學近思錄諸書。丁兩生中丞在蘇州。刻通鑑牧令書諸書。馬穀山中丞在浙江。刻欽定



七經等書。左季高宮保在福建。刻張儀封所編諸大儒名臣書。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經經典釋文。胡文忠公遺集等書。吳竹莊方伯在安慶。刻乾坤正氣集及各忠節書。李少荃節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錄。並硃批諭旨等書。丁稚黃中丞在山東。亦開局刻十三經。皆有益世教也。

粵賊之興。奏設忠義局。紳采訪者。亦自胡文忠在湖北始。其後各省。援以為例。使忠魂義魄。不致泯沒。而曾公又擴而大之。藉以延致三江賢士。不但激揚正氣。且以培養元氣也。

同治七年。曾公調直隸總督。九年到任。時吏治混雜久矣。公舉賢才十餘人。黜貪墨二十餘人。當時風氣為之大變。公在江南。見丁兩生中丞。限州縣月報清理刑名章程甚善。移節直隸。做而行之。法益加密。緣是一年之中。清理三萬餘件。積案皆決。大順廣旱災。公派員查辦。民沾實惠。九年冬。調回兩江。十年直隸大水。公在江南。於鹽務中籌集數十萬兩振之。真有四海一家之量也。

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金陵克復。七月曾公至。見流民無一復業者。城內虛荒。因命軍士修繕貢院。奏請於十一月舉行鄉試。蓋江南罷鄉試十一年。克復之後。首舉此典。所以振興士氣。亦藉以招徠商賈。集流亡也。商賈既集。則錢穀流通。民食漸豐。有力者可以食其力。有藝者可以售其藝。有田宅者。可以質其田宅。流民各足圖其生業矣。况考生或携土貨。或攜銀米。每人以二十金計之。一萬人即添二十萬金。亦所謂酌盈濟虛也。逾半載。金陵氣象復盛。當時言官或有譏公者。是豈知公之心哉。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四

京華印書局刷印

當金陵初行鄉試時。士子欲買四書不可得。公乃先刻四書十三經。繼刻史記兩漢書。又與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其刻資則撥運司所解鹽政規費充之。盡交江寧府收存。及移節直隸時。尚餘數千金。仍留為刻資。不自取絲毫。

兩江總督廉俸外。又有辦公費。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臺。非公事不動用。向來總督去任時。此款皆入官囊。公則仍留為慈善之用。移節直隸後。安徽有災。買米振之。皆此款也。

曾公平生喜推功於人。而自願受過。當剿滅粵賊。則推功於胡文忠多忠武諸公。而已屢辭權位。諸弟從戎者。亦屢疏乞母加恩。臣家云。然其所能勝任者。率挺然不辭。堅苦

不挫。其所不能者。亦毫不敢自以為能。如剿捻及馭夷二事。皆嘗自陳毫無把握。不敢自信也。同治十年。辦理天津民教一案。實為前通商大臣崇厚所誤。又為總理衙門所掣。而又不能不委曲以全大局。故每作家書及與人手札。皆深自咎責。辦事不能適剛柔之宜。內負神明。外慚清議。臨終遺摺。猶復言之。蓋中外議公者。亦莫不歸咎崇公。而公會無一語自辨也。

曾公不好蓄姬侍。在安慶時。公弟為買一姬。公淡然遇之。不溺愛。亦不虐使。逾年病卒。侍公凡一載。未嘗使著絲羅。晨昏紡績有定課。母許過佚。後公夫人子婦至亦然。夫人月費四千錢。子婦半之。其儉樸與家居時同。當公夫人未來皖時。宴彭雪琴侍郎於內室。招子陪飲。見室中唯木榻一。竹牀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無他物也。寶蘭泉侍御來。子亦陪飲。食鮭魚止一大瓦缶。蘭泉笑曰。大學士飲。客用瓦缶。母乃太簡乎。公大笑而已。

王子懷先生嘗言曾公真有知人之識。當咸豐初。予上振興人才疏。公見之。即詣予再三稱賞。但勸予勿保舉徐仲紳制軍周敬修侍郎辦兵事。謂仲紳前辦夷事甚得體。然實無才。留於廣東。使夷人有所教長可也。若辦兵事。底蘊盡露。豈不可惜。敬修之才。但能辦土匪。不能辦賊。其後果如所言。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五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予邑子有少年好古者。數人求見曾公。公勉之曰。為學要器量大。不可得少自足。蓋學問無窮。深一層。尚有一層。高一重。尚有一重。無滿時也。若能讀破萬卷書。自視若無有斯真豪傑矣。

曾公開府兩江。求才若渴。當時屬吏多賢能之選。香山何小宋廉訪。瓊閣陳心泉太守。瑞安孫琴西太守。在官開縣李雨亭太守。宗或素以待從居言。職風骨錚錚。或數為循吏。德惠在民。羣賢萃處。蔚為風氣。誠極一時之盛也。

楊仲乾明經。年十九。即致力窮經。三十八歲讀李二曲書好之。專為反身窮理之學。遭亂播遷。亦未嘗一日廢學也。自奉儉苦。而睦姻任卹。惟力是視。仰其衣食者。嘗數十人。氣象敦厚。不矜不躁。能以善養人。後學受其教。往往興起。其學雖錄二曲入。然能知其蔽。於陸王偏處。亦辨之極明。不為游移和同之見。生平淡於進取。而於君國民物之利病。時繫於心。尤以整頓學術為己任。曾公嘗禮聘之。後寓金陵。從吳竹如先生游。



學益粹。時年逾六十矣。虛心聽納。如蒙童然。真可謂好學之士。

餘姚朱九香太僕。風骨凜凜。道光三十年。曾奏勅穆相者也。同治二年。簡放安徽學政。謬用吳竹如先生及羅椒生尙書言。手書先責。屬代草正士習示。予擬八事。公從其七。予未調公撤閣後。公即過訪。時寓居狹隘。又兩後道滑不可行。公即於門外下輿步入。後聞楊仲乾名。亦禮先之。其忘貴下賤。出於中誠。亦學政中不可多得者。

大理馬兩農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丁憂不能歸。曾公留主敬敷書院。嘗見予俟命錄。致書於予曰。九卷中氣質要清而厚。正而通。二語。讀之。憚然。薄不至不厚。若正而不通。固生平受病處。當將此條錄出。為座右銘。同道之益。可少乎哉。楊仲乾明經為學士。在任時歲貢生。例稱門生也。學士固辭。反稱之曰。先生每有所作。必就正。其謙德慮受如此。

嘉興錢警石先生。博聞強識。與其從兄衍石先生。齊名。同治初。避亂寓安慶。予適自武昌歸。始識之。貌古神清。粹然老儒。對日校誦。不輟。示予以甘泉鄉人稿。詩文皆雅馴淵懿。內有曝書雜記。尤可為學者讀。書法程。嘗自言承先世餘緒。藏書二萬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六

京華印書局印

卷。雖不足以資博采。然非聖時道之書。先人所戒。泰吉幼時。即屏棄不收也。又述其季父學士公訓子衍石曰。金玉玩好。非予所有。即有亦非所愛。惟藏書數千卷。乃節靡。購置者。真吾之布帛菽粟也。又自述祖父文端公劄記云。陰陽消長。理所必然。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人家子弟。何可無培養之功。臨深履薄。念念積累。事事積累。一世培養。世世培養。自然連綿不斷。續箕裘而振家聲。亦所謂君子存之者也。又言其族子恬齋方伯。當官山西時。有郡守某奉文端公少宗伯公書畫卷冊來。閱之意甚適。既而思曰。此巧試我也。遂謝卻之。蓋取非其有。書也。寶也。金玉也。同為贖貨矣。劉少塗言石棟沈槐卿大令。為江西第一循吏。咸豐三年。守鄱陽陣亡。先時自書聯云。三十年服古。二十年入官。取義成仁。要擔起綱常兩字。進不能赴援。退不能固守。孤忠效死。愁對茲章貢雙流。讀之令人凜然起敬。楊仲乾亦言槐卿事親極孝。當第進士歸。祖父尚健在。方與客對談。因侍立於側。命之坐。乃持小椅坐於門側。終不敢正坐也。於是可想見前輩家風。雲南寶蘭泉待御。句懷坦直。吳竹如先生講學友也。嘗曰。凡事必以義為權衡。必以

能行得去者。為義行不得去。即是非。非。精官京師日。刻苦自厲。不取一切例規。而孜孜講求公事。不肯毫末徇人。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待御上疏薦林文忠公。勅斥穆相書英琦善諸人。未幾告病歸。不數月。文宗用其言起林公。盡斥琦善諸人。時侍御以京察一等記名。廣明保。人皆借其去。而侍御念繼母老。巡歸不願也。咸豐間。回匪亂。詔公為團練。辦辦大臣。時大吏皆苟且畏事。回匪索會城中。正街居住。大吏許之。公不列名。大吏欲殺之。遂避走四川。著書講學。今上登極。用薦復召用。時公年已六十。僅一幼子。或尼之。公曰。聖主沖齡。可不聞召即起。而自戀幼子乎。遂行。舟車中猶時讀書也。予嘗與蘭泉先生同舟訪曾沅浦中丞於金陵。兩花臺軍次。乘馬謁峯陵。登鍾山絕頂。觀城中賊巢。並閱各軍營規制。往返凡十餘日。先生清晨輟起。或讀書。或習字。無片刻稍懈。夜倦即倚枕睡。一呼即醒。旬中落落也。將行。有提督某贈行資。先生堅謝之。先是舟過彭雪琴宮保楊厚老軍門。留飲而別。二公要曾回皖時。再過之。及還。遂不肯往。曰。恐其餽賂耳。當應詔北上。遍游皖楚豫湘諸勝。訪察各路軍事。人才一切利弊。以備入觀時有所敷陳也。平生不苟取。非至交如曾相及嚴中丞者。必不受餽。或饋其僕僕道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七

京華印書局印

塗作游客。誣已。到京後。以知府發貴州。抵省遂卒。朱九香學使安徽試院檄聯云。念我生立志讀書。做不盡忠孝二字。與爾輩論文講學。要分明義利。分途真得為學之旨。近數十年中。以予所聞安徽學政。當以山陽汪文端公為最。其教人以立誠為主。其後嘉興沈州甫侍郎。教人務實學。順德羅椒生先生。行試士以小學論朱子書為本。並刻宋濂洛關閩六先生傳及本朝孫夏峰湯文正陸清獻三先生傳。以示多士。椒生即朱公門人也。椒生先生為學政時。予應試呈卷。先生閱之。即下座問予平日所學若何。不呼予至案前也。後十餘年。予客武昌。椒生先生以總憲奉召入都。聞予在。即先施焉。次日又命弟與子先施焉。及予往謁。則堅留飲論學。並以所著書屬校。正厚德謙衷。有古人風。選義黎尊齋大令。年二十六。以諸生試京師。應詔陳時政。侃侃萬餘言。上大說。以知縣用。採其言著為令。尊齋謙謹好學。志識闕遠。真令器也。靈璧張鏡堂太史。為雲南學政。丁憂歸。過四川。聞劉霞仙方伯。謬稱予。遂過訪。並訪楊仲乾陳虎臣。諸君。講學數日。往返皆徒行。以其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刊誤釋



疑孝經問答屬子與仲乾制定之。經義頗多發明。後奉曾公命。練軍陳州。同治六年正月。剿賊陝西陣亡。

湖北王孝鳳主政。孝子也。父以罪戾雲南。主政少時。輒有志願親報。乃發憤讀書。成進士。以主事用。即呈請免官。代父贖罪。不准。遂往雲南省親乞雲貴督撫為奏請赦回。又不准。乃復入京供職。凡往來雲南者三人皆哀之。後刑部援例奏請赦歸。得旨俞允。主政復往迎父。時父在雲南已納妾生一子。絕愛憐之。切望其入學。主政因謝官家居。動課其弟。及弟入學。父心大慰。乃復入京供職。旋從戎幕。有能名。予在安慶始識之。蓋誠樸君子也。

揚州劉伯山明經。博學多識。讀書必推究字義本原。性質直。與人以誠。予初以文就正。凡有錯誤皆刪正之。或加辨難。亦無一浮飾語。不純直諒多聞之士矣。

杭州伊遇義孝廉。邵位西員外。皆經明行修之士也。位西為人質直好義。其學宗朱子。其文宗方望溪。經學宗李安溪。吳竹如先生嘗稱其在刑部時最能持正者。琦善以枉殺熟番案入獄。位西發十九事詰之。執政者多袒琦而忌君。乃撤君名。不復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八

京華印書局印

為問官。粵賊之興。廷議遣相國資尚阿視師。位西上書極言不可者七。執政惡之。後遂因東河事。中傷之。得降調之譴。遇與為人渾樸。曾相稱其有漢儒氣象。後賊陷杭州。位西以不屈被害。遇與亡走。亦苦節窮餓以死。予與二君俱未面。而屢通書問論文講學者。今不可復得矣。

楊仲乾明經。居安慶。專以扶持善類整頓學術為己任。每與會節相論事。多有人所不敢言者。或勸稍止之。曰。吾自問心無所為而為。故昌言之耳。若必揣其能用與否。則所言者不免迎合矣。凡當時官人士子之來訪者。必導以正義。往往多感動。若涇縣陳虛齋。守和太平陳蘭坡。有書建德徐佩珩。貴池郎少唐。皆嘗聞君緒論。遂能立志好學。安貧勵節。

歙縣汪聘卿廣文。士與予同居忠義局。其塾師程可山廣文。教品績學。暮年遭亂。一孫又亡。聘卿乃迎事之。雖顛沛中不離左右。年將四十。凡所事必請命。師曰。可。然後行之。

予客保定。知徐笑陸觀察其人者。迄未識面耳。觀察著有牧令書。本末具備。有益吏

治。同治四年卒。曾自輓云。返己之真修。值當日制事制心。尚多積過。讀書期致用。到此時。淑身淑世。只屬空談。

當塗夏強甫先生。年七十六矣。著有景雲堂集。予嘗摘其二二誤處。先生寓書稱善。並以予駁辨數則刊於卷首。方魯生亦嘗駁辨數則。先生亦即致書稱謝。並刊其語於閱見一隅錄中。以誌忠告。先生學問淵博。名重當世。且年輩實為丈人行。與予及魯生又未相識。而虛懷如此。可敬也。

吳竹如先生服官數十年。外歷監司。內履卿貳。同治五年。年七十四告病。寓居諸城。以雲山舊無產業也。諸城僅田二頃。飯屋而居。食粟茹蔬。安之若忘。親戚相依者甚多。亦不以己之貧而辭去之也。偶出門亦無車馬。徒行而已。生平未嘗受一人饋遺。亦未嘗以一書干人。後寓金陵。曾李兩相國欲資助買田宅不受也。而待人極厚。凡施予未嘗形諸色。蓋專以求仁得仁為功夫。事事隨分盡道。不稍計較也。

曾公嘗言王壯武公。每與賊戰。當未戰前一夕。傳諸營官齊集。暢論賊中情勢。袖出地圖十餘張。分給之。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追剿。諸將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九

京華印書局印

一一說畢。乃將自己主意說明。並各發傳諭一紙。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加罰。平居每三日必傳營官熟論戰守之法。真有古名將風。

曾公言辦事之難。當以調停共事之人為最難。胡文忠公撫鄂。初亦與官相齟齬。後年餘始漸和好。嘗歎為不可及。蓋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面子。久之在人。必諒其心。而在己。終不沮其氣。誠至論也。

深水陳作梅觀察。自言生平游歷六七省。時時物色人才。大約守己者。匡時念少。務外者自治功疏。不知聖賢之學。萬物皆我。即事是道。今日天下大患在於不明。義不知恥。國家元氣日虛。外患從而乘之。學士大夫固當分任其責也。又曰。儒者立心。固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用力處。全在開修。能於自治處。登淨無疵。自然充實。光輝隨地。足以感通德。有隣不思道之不明也。若執塗人而告以聖賢之學。孔孟之道。不如是矣。會稽宗濬樓觀察。書年篤學。工古文。咸豐九年。予在山東。觀察先施焉。同治五年。予謁曾公濟寧行營。觀察年七十有六矣。聰健如昔。嘗述包厚山語告予曰。為人當存春氣。勿為秋令。蕭殺轉瞬。間便閉塞。冬又述葛恪亭之言曰。立品自不妄求。始而力行必



先節儉。

新化邵伯昭太守。性情肫懇。常懷濟人利物之心。作文多以維持風教為本。絕不作浮靡之詞。游子岱刺史謂予曰。咸豐十年。賊圍寶慶。去新化甚近。官紳皆逃亡矣。伯昭時在防守公局。獨不去。曰。既與關公事。便有守城之責。當與城存亡共之。旋李希堯中丞回援寶慶。新化幸無恙。而伯昭守正不奪。真可欽也。伯昭初從劉公。後於廣西。後從江方伯。於安徽四川。皆有政績。

鄧西揚信余大令。嘗為予言朱九香侍郎。孝行醇篤。當官翰林時。念親老欲告終養。封翁止之曰。宜稍待遷擢。可為祖父請封贈。侍郎曰。封贈後自當得之。今惟願依親舍耳。遂告終養。十餘年後。官安慶學政。年六十七矣。次子方官翰林。予偶問及。則曰。彼年少不患不宦達。只患有躁進心耳。人能耐苦寧靜。方可致遠。若功名富貴。惟聽諸時命。可矣。

廬江姚毅圃先生。與其子紹泉司馬。皆立品敦行。居官清正。卒後。家貧不能營葬。同治五年。予因告於紹泉同榜進士何小宋方伯。陳心泉觀察。李少荃宮保。李兩亭方伯。馬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十 京華印書局印

毅山中丞黃質軒大令。共集三百金。彭雪琴宮保聞之。歎曰。善人之後。何必有年。誼始扶持。邪亦出五十金贈之。遂買山以葬。並置田教養其子。何陳彭三公。向與紹泉未面。馬中丞與予亦未通書問。徒皆以一言之誠。助成義舉。此厚德事也。盱眙吳仲宣漕督。初為清河令。後至總漕。皆不離徐淮境。當粵逆捻匪之亂十餘年。四鄰多失城。而徐淮之間。未嘗或失也。每有警。將吏或逃。公獨不去。愛民若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今清河民尤稱之。當軍事。嘗刻朱子小學近思錄家禮諸書。又刻邵位西員外遺文。植之先生漢學商兌書林揚輝二書於蜀。義寧陳右銘太守。少登賢書。不急求仕進。徧游各帥幕。觀天下形勢。並陰訪天下賢豪長者。以備世用。遇予金陵。謂予曰。往者龍陽易笏山。觀予氣盛。謂宜琢磨。予甚感之。但念素氣。須以學問琢磨。卻不可以閱歷琢磨也。此語極有識。右銘嘗以所為文一卷見示。卓犖有奇氣。予為刪易數處。右銘甚然之。右銘負奇氣。而能虛心。可敬也。彭雪琴宮保。自治水軍十餘年。既肅清長江。遂辭官歸。建宗祠。立義塾。修族譜。亦不為家人生產計者。真奇偉人也。宮保嘗屬為草疏告假。謂予曰。人有十分功。受五分。賜留

其有餘極好。十分功。即受十分賜。已為過分。况功小。祿厚。豈不遺造物忌邪。又曰。人才分有限。精力有盛衰。故當自量其才與精力。如未可再當重任。即當求退。不可悞國家大事。而朝廷用人。亦須善於保全。不可過加事任於精力已衰之功臣。以全其晚節也。

李眉生廉訪言曾公嘗自語。吾不甚講理學。但必守定。莫妄起不說。二句。懷寧王魯園太守。官刑部時。凡事執理守法。外官及書吏。毫不可干以私。及官湖南衡州知府。亦不為苛刻煩急之行。旋告歸。嘗謂予曰。今之為官者。專欲興利。不知不愛民不教士而務興利。一旦亂起。其耗國家之財。較諸所興之利。奚啻千百倍邪。後曾公延太守主敬敷書院。時年八十餘矣。每課諸生文。雖病甚。目昏眊。必親批閱。張慕遠自南陽寄所為駢體文。就正。太守彌留時。呼予至榻前。命寄還之。其神明不亂如此。夏致甫先生年逾八十。而著書不輟。予嘗勸稍休焉。先生曰。如今眼食如常。勉強支持。尚無大病。惟覺迫桑榆。德不加進。有負厚望耳。前讀惠章。令每日背誦四書五經。中要語。以涵養身心。體驗義理。為歸根復命之學云云。愛我。無德不至。敢不書紳銘。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十一 京華印書局印

凡以當章。虛心如此。真可敬也。致甫先生著聞見一隅錄。首卷過庭聞見。多載乾嘉間老輩厚德樸學。讀之足以厚人心。而敦薄俗。中卷日下聞見。下卷游宦聞見。皆載朝章掌故。及一時嘉言善行。與呂氏童蒙訓用意相同。惟後二卷似不可攙入自己事耳。寶應成美卿茂才。其學初尚考證。繼宗程朱之學。事親甚孝。曾公設書局聘之。美卿獨寓東妙香巷。愛其僻靜。可專心校書也。時其妻在寶應。無力迎致。遂奉母以居。予嘗勸其詣見吳竹如先生。美卿與予書曰。近聞竹如先生說教義夾持之義。因悟倫常日用之間。事事當求執兩用中之道。庶不致倚於一偏。執而不化。然雖日從事於此。而抱歎實多。切問近思。鞭辟近裏。著己如此。殊難得也。石埭陳虎臣。幼家貧。固窮立節。不苟取與。其學以涵養為主。與同邑楊樸菴主政。楊仲乾明經為至交。以學行相切劘。事親尤孝。母性躁急。怡怡色養。如孩提。淡於仕進。曾李兩相國總督江南。皆招致之。若院中有益民生振士氣之事。知無不言。而絕不自求薦。二公屢欲推挽之。皆以母老堅辭。今母已九十餘。虎臣六十餘。依然樸菴也。



武昌張廉卿孝廉。第制篤志好學。淡於仕進。年二十餘。既得舉。以親老屢謝公車。授經養親。於經史百家之學。靡所不究。尤工古文辭。得司馬氏韓退之王介甫之旨。以予所見。近人自梅伯言邵位西曾文正公外。未有能及之者。曾文正公爲其師。而廉卿間至幕府。考究學問文章而已。絕不求薦舉。曾公亦欲成其學。不強以仕也。

懷寧王子誠徵士。志行爲人廉介篤實。頗似歛汪聘卿廣文之爲人。曾公設忠義局。兩君皆受聘。采訪三省忠義節烈。聘卿終日孜孜案牘。子誠更作忠義節烈表一書。呈通志局。唯恐遺漏一人而負素餐之疚。敦篤蓋如此。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三

十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三終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四

同治八年冬。予以曾節相奏調至直隸。所見諸師友言行有可法者。因復隨筆記之。同治八年冬。予客保定。聞四川王竹堂大令言。吾鄉吳福山先生。知定遠。多惠政。每聽訟。平情鞠察。不安用刑。終日坐堂皇。絕無傾側狀。門丁用愚蠢不識字者。但令持帖而已。升合州。必俟履任後。始換頂戴。州屬有某孝廉被誣陷。總督琦善傳令詳革。解省候辦。先生謂其罪不至此。抗不詳解。總督怒。遂自免歸。予少時嘗謁先生。所語止學問文章。不自道政績。

樂亭史香崖孝廉。少孤力學。博雅好古。以母老不仕。著有彙雅全史宮詞樂亭縣志。予嘗以正學書數種贈之。香崖復書曰。弟讀書半生。馳情涉獵。於學問之道。全無頭腦。自設所賜書。覺從前精神。盡屬妄費。不禁爽然自失。又題予養蒙塾訓詩曰。赤子心當存。童心不可有。人非慎始基。窮經空皓首。惡紫恐奪朱。害苗須去莠。性善本生初。勿爲習所狃。習慎若性成。聖狂從此判。養正在乎蒙。易象良有取。父兄教不先。子弟行且苟。今君輯是編。循循真善誘。世之聰敏流。論才恒以斗。本實苟先撥。枝葉焉能久。眼勉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勵前修。何以告無耻。我願廣斯傳。相與拳拳守。

方竹青謂予曰。外官入都引見。例送同鄉官別敬。往者方彥和太守進京。贈諸同鄉別敬各四金。惟姚樂亭孝廉。曾課其弟讀。加贈八金。樂亭不受。或問故。樂亭曰。彼以同鄉待我。餽金可受也。既以師道處我。則當親致。而今使僕具送。故不受。然亦不必言也。樂亭爲人廉介刻苦。妻早卒。終身不復娶。

楚北劉崑圃太守。直隸循吏也。嘗與予書曰。一命之吏。動輒齟齬。惟不屑揣摩人情。心求其安。事求其是。毀譽利害。不稍動於中。是則可自盡心者耳。今讀許玉峯方植之兩先生書。玉峯篤實之資。行遠自邇。植之高明之資。由博反約。修己治人之理。畢在其中。敬佩無似。又謂近來流品太雜。不能一轍。無論學問用事。氣質用事。法律用事。但求其真。去其僞。於事必有濟也。

新城王重三大令。孝弟醇篤。師表人倫。中道光戊戌會試第一名進士。時年方三十。以知縣用。念父母皆六十。又鮮兄弟。遂不仕。授經養親。善爲制舉文。遠近從游者甚衆。今父已卒。母年九十餘矣。有子四人。孫十餘人。曾孫數人。五世同堂。孝悌和厚之氣。



充於門內。聞於朝野。曾相國延主蓮池書院。多士樂從。遇貧而好學者衣食不給。時周濟之。亦不以告人。與予為新交。嘗以一文就正於予。稍有損益。太守持歸手錄清本。次日衣冠拜謝。其虛懷不可及也。

深澤王榕泉學博。好學篤行。超然於名利之外。得舉後。為學官一月。辭歸。專志力學。不復會試。事親孝。兄弟四人極友愛。

浙江蔣友石刺史。曰。好為詞章金石之學。予嘗勸其多讀聖賢體用兼備之書。刺史深然之。答書曰。承誨各語。深切病根。曰。豫少年失學。無良師友之益。所慕皆古人精柏。而於修身致用之道。概茫如也。從此收束身心。進窺聖賢之學。皆足下今日一言之賜。敢不拜嘉。謙虛受善。惜早卒矣。黃子壽刻其遺集於直隸通志局。

廣德張翰泉太守。尤為官直隸。剛正果決。不事唯阿。曾公嘗疏薦之。簡放天津知府。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駐天津。聲勢薰灼。太守獨介然自守。崇厚深忌之。適天津有言教民用藥迷拐幼童之事。太守戮教民。教士大譁於通商公署。津民復羣起毆之。死數人。並毀教堂。太守躬往曉諭。事始已。然卒以此罷職。發充黑龍江。年已六十餘矣。慷慨之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二

京華印書局印

氣終不衰。在戍所遺予書曰。自經患難。身雖勞苦。氣終不餒。到戍年餘。與大帥頗甚相得。所辦事有益於人者。亦有數端。成員有從西陵發遣者三人。同治元年解往新疆。留滯潼關八載。改發到此。弟為晉之大帥。並代作摺稿具奏得釋。雲貴兩廣及三省發配盜犯三十年未赦矣。逃者仍聚中途為匪。留者率皆老病垂死。非善政也。因作論獻之當事。頗蒙許可。將來或可議得寬典。成員到配効力有勞績者。不拘何時保奏。其未嘗出力者。扣滿三年。循例具奏請旨。歷來如此辦理。此間自成豐以來。司員以此居奇。不為查案請奏。前任將軍遞相壓閣。以致成員到配。或八九年。或六七年。甚有到配十九年。尚未具奏者。弟查檔冊。稟之大帥。勸其復循舊例辦理。并諭飭司員。嗣後仍按三年一奏。不准壓閣。其現在查出到配年久之十二員。立即摘叙案由。繕摺具奏。此數事者。皆因身處局中。始能知其利弊。今已勉力贊成。於人有濟。於心甚安。竊喜龍江萬里。尚不負此行也。

黃子壽太史。天性篤厚。最善於出處去就之義。咸豐十一年。宗誠嘗與其尊人琴塢觀察書。謂吾人出處。不在觀時世之盛衰。而在觀君子小人之消長。今朝廷殊姦。竊依。

用賢良。公其可出矣。因兼勸子壽。子壽答書曰。承勸家君兼勸彭年。母存執一之見。非敢然也。古之仕者。易退難進。其退也不待終日。其進也量而後入。豈不欲仕。惡不饒其道耳。家君去晉。本以避某公之讒。衆所共知。今某公奪人一敗。而去者復返。則似快意。怨耦。其難一也。晉中官場。賄賂公行。各植私黨。隱忍隨俗。則素守有乖。稍立崖岸。則讒嫉仍舊。其難二也。此老人所以決然潔身也。至彭年別無昆弟。惟以養親為事。本意亦思薄宦養親。無如京職。未能自贖。而策名委質。身非己有。恐於侍養相妨。故亦決然不作彈冠之想。此又區區之心。本不因時勢盛衰起見也。其後子壽侍親至蜀。特旨召用。子壽請俟葬母畢而後出。久之。觀察卒於陝西。風邪道任。葬畢。始赴京師。應詔陳言。奉諭旨嘉獎之。而子壽即假歸矣。時李節相欲奏調子壽。命子告之。子壽復書曰。承示少荃。爵相相知之深。好賢之誠。並爵相來書。開示大義。懇感交并。彭年與爵相昔年同階同官。蹤跡雖不甚勤。而推重迥殊。恒泛。迨爵相勸德名位日益崇大。而不敢以書自達。則分際使然。今其來書於彭年。推許太過。然生平事迹心志。悉在其記憶之中。古人所云知己。無過此矣。矧忠誠開明。賢士所歸。彭年固所深知。尤宜先往。兼得侍先生之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三

京華印書局印

教。就正所學。豈不甚善。所不能決者。則以小宋相約在去年調晉之時。今年復數以書申前約。友朋之義。以信為先。既已諾之。則義不可他適也。至來教述及奏請一節。此在爵相公忠之誼。原非於我有私。而來教既以相詢。則自處之分際。不可不審。人臣委質。苟奉君命。赴湯蹈火。固不敢辭。即授以一事一官。但為義所當為。亦斷不容諉卸。若先閱奏辭之言。遂申願就之意。豪士赴功名者。或慷慨任之。非迂拙所以自守也。昨者拙疏。方欲朝廷以奔競賁錄規天下。若躬晉之。而躬蹈之。亦何取此苟賤之士哉。自疏入後。有來速當事之意。以無故而去見責者。彭年答云。本因去而後晉。非因晉而後去。則去留原不係晉之用否。且說去已經數月。嘉獎之後。遂止不行。使朝廷謂士人止是貪戀官職。吾道愈不足重。此是要義。若云長流俗之相讓。猶非本懷也。

甘玉亭大令自少教品厲行。胡文忠公欲薦之不可。後予言之曾公。甚為愛重。李節相薦為知縣。權輿化三年。平訟愛民。教化大行。興化劉融齋司業贈聯云。誠意正心。所學四字。清風明月。不用一錢。司業平生不安譽人。而獨推大令清德。是足想見其為人矣。當塗夏毀甫先生。青年幼學。不幸辛未秋卒矣。自撰挽聯云。道脈守紫陽。僅能管。關。弗



能躬行而今已矣。書函呈請。座以爲學。勵以不倦。得無愧乎。

新化游子位刺史。初以知州分安徽。予一見便知爲循吏。後曾公及方伯何公觀察陳公。亦皆重其才。歷權和州泗州。尋調直隸。權深州。補灤州。多善政。曾公奏稱治行爲兩江第一。李節相亦奏稱直隸循吏。奉特旨簡放永平府知府。

固始張端生大令。初以布衣請兵解固始之圍。又謀殲捻匪。衝鋒冒鎗。勞瘁不辭。後爲盧江知縣。勤政愛民。至今稱焉。

合肥張振先清督。初以諸生從戎。隨李節相克復江蘇。後督兵助剿捻匪。爲人質。尤下士。予奉曾公召來直。於公實爲屬吏。而公崇以師禮。必稱曰先生。凡諸義舉。無不勇爲。真傑士也。

永康應敏齋方伯。時任上海道時。尊賢下士。好善如不及。上海初建龍門書院。專講實學。方伯歷聘平湖顧訪溪廣譽興國萬清軒斛泉興化劉融齋司業熙載先後主講席。三君者。皆今之賢士。其書院學規。與胡安定湖州學規相似。故江浙之士。多所造就。嘗延予與融齋爲定學規。並屬編訂上海志例。及張楊園先生集。又延清軒重爲編纂。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四

京華印書局印

全書。所刻書皆關世教。予尋爲縣令直隸。將引見。方伯留五百金於京師。助費用。予不受。復託友懇致。予終不受。逾年方伯以夷務奉命至天津。遂致書還之。時天津大災。方伯即舉所還金振焉。

予館山東藩署時。得讀倭良峯先生日記。其學篤實。精研薛文清胡敬齋一流也。後又見其所進呈帝王盛軌補苴嘉謨二書。得古大臣培養君德之道。爲學大旨六條。則正學之津梁也。同治九年冬。予入都拜謁。見其貌溫而氣肅。言簡而意深。連日三見。所談皆近裏著己之言。送客必至門外。立俟登車而後反。惜甫別年餘。而遂薨。無繇再見矣。良峯先生日記有曰。平日要將禍福利害生死心破除淨盡。然後可以有爲。又曰。名心觸著便發。試自問實德何在。又曰。有急欲化人之心。莫已入計。功謀利否。又曰。學要踏實做去。不可懸空探索。只問獨知處。欺欺如何。日間欺者幾事。幾事容不得一毫包。漫假借。又曰。每於人。不見處。便有放寬意思。穿窬之心。最足欺。德必痛戒之。又曰。是非。人心。坎中不願受過。不自省。克將爲小人之歸矣。又曰。凡事皆有個至極之理。推究到脫落融釋處。便覺暢然。又曰。近日遇事。每多急切。無含蓄忠厚之處。且急切多從

財物起心與物敵。故物與我敵。以戾召戾。理固然也。既知其病。當隨手下藥。無負上天一番磨練。又曰。生死利害榮辱。有一毫打不過處。便不足色。又曰。真知天之與我。無一理之不備。自然憂勤惕厲。孜孜乎恐負上天所賦之理。而無以爲人日間悠悠。因循。是知不真切也。又曰。大事小事。都少此誠字。不得其推不去者。總是發端處。先爲也。又曰。天下事豈能盡如我意。爲所當爲。不可必者聽之而已。憤激何爲。又曰。一則誠。纔有兩個心。便是自欺。默念一時放心屢屢。非不誠而何。又曰。明知善當爲。而有不欲爲之意。間之明知惡當去。而有不欲去之意。挽之或勉強爲善。而始勤終怠。善之爲者。無幾也。勉強去惡。而情多。願惡之去者。無幾也。又曰。欲爲一事。時維利害之私。真自欺也。又曰。因知記云。意有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正當道理。因學錄云。繫於一偏。不必慮事始差。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皆看得細。又曰。無屋漏工夫。做不出宇宙事業。又曰。作事須斬釘截鐵。了了分明。游移含糊。終貽後悔。又曰。正氣不可無。間氣不可有。又曰。爲己始能克己。立志真。則用力勇。又曰。第一要破除利心。聖賢豪傑。皆從窮困中磨鍊出來。越窮越是好消息。人一憂貧。萬事瓦裂。終身之成就。可知矣。又曰。聖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五

京華印書局印

賢孜孜求道。如渴如飢。惟恐虛生浪死。無以爲人。我輩爲人之志不切。視道若可求若不必求。隱隱中有箇怕死心。盤根作梗。無怪聖日聖恩日惡也。而今奮發立志。一言一行。必衷諸道。庶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也。勉之勉之。先是良峯先生在盛京。見予俟命錄。致書吳竹如先生。極稱爲切當救時之論。予尋先生知而未得親炙其教。因錄其切己者。用自警焉。

良峯日記曰。學術當恪守程朱。此外皆旁蹊小徑。不可學也。又曰。天下未嘗無才。待朝廷大氣轉移之。大氣謂何。誠而已矣。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湘鄉曾公薨。朝野震悼。公一生爲學。以有恒爲功課。以不欺爲宗旨。以勤儉爲根基。每日所事。皆親筆記之。薨後。檢其初三日記。有云。既不能遠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盡職事。苟活於世。慚悚實深。二更睡。此公絕筆也。時公已得病。猶自責如此。誦之具見鞠躬盡瘁之忱。

鄧陵蔡菊村往歲常書來自言病重。後遂無消息。今夏始知其已病卒。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也。其門人王心記其言行甚悉。予采其大者爲家傳。尙有遺行可法者。附記於



此寧都彭月舫明府官鄧陵訪菊村於家問與華之宜菊村告之曰民愚俗樸本屬易治但有路斃貧民已報官相驗而奸氓乘隙擅移他所往往誣陷善良蓋民苦之久矣如能輕騎滅從聞報即驗則奸氓雖移屍亦不能掩累善良則此風自息彭如其言行之頌聲大起無錫鄒中丞為官中州日最敬禮菊村嘗代纂道齊正軌往還書問甚密而絕不言官場升遷民間獄訟之事道光辛丑河決祥符舊極重乃撰救荒十二策獻中丞用之民賴以濟道光庚戌中丞由江右糧道擢順天府尹菊村勸其察吏安民必以寡欲為本時道齊正軌適已刊成校對精審註釋詳明中丞深歎服焉後中丞殉節金陵菊村為位於書院哭之又書殉難事以白其誣蓋於師友死生之際有終始矣菊村賦性恬淡不慕權勢祝爽亭觀察令太康時嘗訪其家不報謁高要蘇慶堂河帥任豫藩時屢以書問起居亦未嘗一往見之惟請其捐貲修補經苑蘇公遷河督重刻湯文正公集又速其及早親成而已

竹山杜卓峰署鄧陵訪菊村問除弊法曰除弊除其太甚者問御胥吏如何曰正本清源若本不正源不清則吏有所挾弊不能去矣時卓峰銳意圖治菊村每以正言輔之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六

京華印書局印

故政事皆可觀

菊村無他嗜好獨愛書平生所藏數萬卷日坐臥誦讀其中非要事不出門即出亦必携書自隨得閒即取閱平生論學以朱子為主嘗曰朱子之所講說皆朱子之所已行也故遵其講說必當遵其行誼若師其立說而不師其為人豈善學朱子者乎又曰朱子之學足踏實地有階級可尋依階級去做雖中人以下皆可學陸王提醒人心處未嘗不深中要害但以循序為支離謂立地便是聖賢此豈聖賢教人之法

菊村曰吾輩當時守一正字不可走作或曰守正者常喫虧奈何曰守正雖有喫虧時然於道理實無虧既於道理無虧則理得心安吾之所獲已多矣雖喫虧何妨有人向菊村謀事者菊村曰事本天理以行者能代謀之若機詐之事變幻百出又豈能代謀其人慙惶而去

或問曰許魯齋言學者當以治生為先若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妨蓋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皆窮於生理耳此語抑然否菊村曰魯齋之言體貼學者私情至矣第不知為學視乎志士苟有志於道即生理不足尚奮勇以求之苟無志於道即生

理有餘亦淡焉忘之不自問其志而惟計生理之足否則無恒產者無恒心士也與凡民無異又何貴乎士哉

菊村平生不妄費亦不惜費嘗曰財在天理上用便是用得其正

菊村之學務守禮經咸豐壬子丁母王太孺人憂哀痛號泣不飲酒不食肉不輕出廬戶不為詩文不與燕會如是者三年嘗深慨禮亡俗壞喪葬之儀遠古彌甚乃參攷儀禮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大清通禮等書自初終至葬一切禮節悉合於古如葬日不用音樂題主於墓次及題主不請顯官不點朱葬後三虞皆近世所不行者菊村毅然行之不稍徇流俗初菊村讀朱子家禮有葬用灰格之法後讀徐健庵禮通考所載較家禮為詳及母卒實豐楊澄澄通守來弔菊村細加訪問其說與通考大同小異遂用之其法用沙土膠土石灰三物而以黃酒糯米粥和之經宿凝結其堅如石河南葬親者皆不知其法也

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嘗殷蓋不忍急死其親也書儀家禮俱於卒哭之明日祔祭畢仍奉新主還靈座大祥後乃入祠堂獨開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七

京華印書局印

元禮卒哭後不祔廟至三年禫祭後始祔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喪哭於何所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祔然後祔因其祔祔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喪中不做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畢乃可菊村居母喪卒哭未祔直待禫後改主遷祔同時行之用開元禮不專主書儀家禮極有斟酌

古者始死立重奠而後立主用桑練而後用栗主至溫公作書儀始從簡易去重用魂帛後世因之但置之不得其所未免近戲菊村喪母時置魂帛於箱蓋違書儀家禮說也服闋後奉主入祠亦違伊川先生祠堂異室之制分四龕奉高曾祖四代神主於其中祔主別置一龕奉之每日晨起神主前一揖朔望焚香楮四拜有新則薦春祭用春食日夏祭用端午日秋祭用中秋日冬祭用十一月十五日季秋祭用重九日立春之祭并於元旦忌日遷主祭於正殿均於前一日致齋不飲酒不茹葷至日儀節用家禮拜獻之肅肅盛之潔殆不徒有其文矣



菊村嘗擬建朱子祠堂求仁堂重修邑中文清書院購置書籍以惠後學及賊起則倡修城垣器械以備守禦事平則專考證鄉邑文獻以及師友著述言行皆爲輯錄可謂篤行君子矣

菊村前以鄒公殉難事畧屬爲傳誌予未及爲也因錄其畧於此其文曰咸豐三年正月晦粵賊攻金陵攻十日城陷在籍前任廣西巡撫鍾泉鄒公死焉先是咸豐元年公奉命撫廣西二年三月賊攻桂林公百計守禦賊解圍去主兵者反勅公不急救全州遂落職歸無錫是年冬賊陷武昌上命兩江總督陸公建瀛出師禦賊陸公奏起公協守金陵時公患頭眩耳鳴病未瘳親友咸勸止之公曰此吾報國時也力疾赴石城與將軍祥公厚巡撫楊公文定方伯祁公瀾竭力守禦明年正月八日陸公兵敗奔還公籌畫一切病加劇陸公因疏言公病狀俾令旋里公聞之奮然曰我雖無守土之責而奉旨協辦防堵當與城共存亡豈可因病遽圖苟免乎執不去未幾賊抵城下四面環攻公督兵守禦終不支二月初十日晨公在署防局發稿銀忽報儀鳳門陷公馳往救行至三山街遇賊從者星散公下輿拔佩刀直刺賊賊怒支解之事聞詔贈道員即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八

京華印書局刷印

以道員例賜卹初公未遇害時見人心渙散自知必死作詩曰臣力難圖報稱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盡節庶幾全始全終又曰太倉半粒米滄海一微塵人生百年耳忠盡仁乃純及城破以詩付子觀儀而自往禦賊遂及於難公諱鳴鶴常州無錫人嘉慶丙子舉人庚辰會試中式道光壬午成進士初授羅山知縣擢知府道光辛丑河決祥符張灣水逼開封城不浸者三版當事奏公署府事公於艱難危險中稍掃繁囂晝夜防護得無恙事平晉一階公益自奮修城濬濠開惠濟溝以洩水患豐功丕烈汴人至今能言之公卒之明年乃具公殉難始末詳書如此備國史採擇焉

閩縣陳心泉觀察以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卒於武昌鹽法道任觀察之學以仁爲主以誠爲宗嘗曰不仁之心曰貪曰忍曰隘曰曲曰厲曰瞞曰私曰險曰刻而推其本曰肆吾誠反求於心淡而不貪慈而不忍實而不隘直而不曲平而不岐和不厲正而不謫公而不私易而不險厚而不刻而總持之以敬亦庶乎其仁矣及知安慶值大亂後民生凋敝益專心教化嘗有勸士要語四則一曰安貧二曰勸學三曰篤行四曰勸善皆極愷惻民到今思之

獨山莫子偲孝廉友之也以同治十年九月十四日卒於興化舟次子偲孝友篤行治小學說文訓詁工書篆隸北碑能詩尤精校讎雖講漢學而亦頗好宋儒之書主講遺義書院曾刻石氏中庸集解張楊園先生集與遺義鄭子尹並稱雲貴碩儒江南收復後文獻凋零曾公因招致之采訪古書甚多其赴興化蓋訪甘玉亭也玉亭爲經紀其喪先是大臣有舉賢才者子偲與焉得知縣江南子偲不就曾公亦不强之也

嘉興高伯平爲人坦直無虛矯客淮上最久爲清督楊至堂吳仲宣所愛重校刻有關學術之書甚多在杭州又爲馬毅山中丞及丁松生校書皆精善

河內蔣一齋來訪留住數月安貧好學擔簣求師行數千里不倦嘗言其師李文園先生自廣東學使告歸教授河朔書院得置田數頃而衣食儉約如寒素其後寇亂復售田築寨以保衛鄉里

武邑教諭張君邢臺縣人爲予言昔張翰泉太守在邢臺常以贖鑊製造兵械守禦之具時直隸並無匪警民皆以爲糜費及太守去邢臺捻逆張總愚自陝西竄直境邢臺賴有兵械得保全於是民皆頌之蓋能見人之所不及見防人之所不及防也

### 柏堂師友言行記

卷四

九

京華印書局刷印

河內田勵齋徵士敦行君子也其學以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和二語爲主終身以訓蒙爲業取與不苟淡泊自甘居喪禁用鼓樂及酒肉宴賓之事又力變停喪不葬之習邑中亦有一二家化之者居鄉里凡有關風化之事必竭力圖之同治初舉孝廉方正其師李文清公方在軍機欲以爲縣令君不可館文清寓數月與倭良峯相國吳竹如侍郎何子永中書暢論學術而歸

柏堂師友言行記卷四終



跋

右師友言行記四卷桐城方柏堂先生著也先生勤於纂述自文集外著諸經說讀書筆記俟命錄輔仁錄等凡百數十卷皆刻行而茲記作於咸豐同治間乃獨未鐫去冬吾師抱潤馬先生出所藏鈔本授宣曰此記述當時鉅人長德若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行誼甚備足補史乘遺佚助觀鑒於斯世宜亟刊以傳也余因以際幕先生支父爲付屬氏而余躬爲校勘蓋竊有深感焉當昔粵寇之亂天下疲敝曾胡諸公驅馳戎馬所至輒以興學育才推賢進士爲務數年之間遂定東南蔚然成中興之治者豈獨武功之烈而已哉蓋治亂之幾起於人心人心之戕於學術故學術之明晦繫邦國安危至大不可一日而或忽也柏堂先生身丁干戈擾攘之際初爲俟命錄究天時人事致亂之緣行己立身處變之道以風當世逮後游歷四方博交賢誼舉凡嫩言淑行彙爲此書鏡時范世其用心之偉固足使豪傑之士低回而興慕也第記中所載諸賢言論與輔仁錄多同殆或刪節而別爲錄然此實爲初藁叙述較詳尤可珍惜也已歲在柔兆攝提格如月瑞安孫宣書於京師寓廬

柏堂師友言行記

跋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道光元年辛丑巳新鐫

# 三輔決錄

二酉堂藏板

## 三輔決錄序

賜進士出身知玉屏縣事翰林院庶吉士或威張澍撰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  
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  
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  
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寧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  
叙事存於細書核岐籒決錄據其自序竝管人徵引逸篇其書  
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并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  
為精厲大抵簡者為錄詳者為注又決錄多作韻語即史通所  
謂文言美句也諸書徵引錄并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

## 三輔決錄序

隋志七卷舊唐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壽今定為二卷



三輔決錄原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一有大二千石及高貴皆夫字

一作目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

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執進權惟利是視

余目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

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目乎冬夢黃髮之士姓乎名明字

子真弄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或目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

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後漢書本傳注

澍按冊府元龜引故謂之決錄下又云岐恐時人不盡其意

三輔決錄序

故隱其書惟目示同郡嚴象又按太平御覽引云子目乎冬

修而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老安姓為乎

明字曰子真弄寤言言必有中夢中指言子授其人子真評

之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字句弄

本傳注引微異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

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

融兒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目廉直疾

惡見憚季三十餘有重疾臥牀七季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

子曰大丈夫生世遇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左一圖石於吾墓壽刻之曰遠有逸人姓趙名嘉有

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

去官為親行服鞫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

三輔決錄

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目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目玆

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延熹

元季玆為京兆尹岐思既及乃弄從子誠逃避之玆果收岐家

屬宗親陷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

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季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弄其載岐思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命乎我北海

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目實告之遂目俱

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蔽岐獲



壁中數季岐伯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  
聞之同時並辟九季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  
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墨  
黨事免因譏次目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  
季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檄岐拜議郎  
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  
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成岐并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  
等所執賊欲脅目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遷長安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目  
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

三輔決錄

四

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并公孫瓚爭冀州  
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  
兵安人之道又遺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并岐  
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雷得篤疾經涉二季期者遂不  
至興平元季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  
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  
當交趾季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  
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衛廷并將軍并心同力  
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  
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壽後不絕時孫嵩

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  
岐目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目自代光祿勳桓典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季九十餘建安六年卒  
先自為壽藏園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佐又自畫像居  
主佐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沐布單白衣  
被髮其上覆目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岐多所述也著孟  
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澗按太平廣記引范曄後漢書云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  
多才藝善畫自為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  
人居賓佐自居主佐各為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

三輔決錄

五

并今書微異又按水經注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目  
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  
用存情好叙其宿尚是岐依劉表時沒葬於郢也



晉書華虞傳

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徵主簿虞嘗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目延福違此而行所目速厥殃道長世短厥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貢憤或迷或放故僧之目身假之口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弃炎倫輕舉遠遊目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目正反之目裁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目明夫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蹤其辭超詣為世所稱舉賢良與夏候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改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三輔決錄

六

堂親策之虞對切直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事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虞上太康頌曰美晉德帝嘉之目母惡去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佐大臣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曰古為正潘岳目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管聖人有目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目存時用故參天兩地目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目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縣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楷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

署用之孔穴垂鎔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徒聞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目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憎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苛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目時遂改貞夫一者也臣目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目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篡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

三輔決錄

七

目為目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目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唐初建詔普增估一等後目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目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身乙已詔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估一等目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目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目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顛憲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目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禮文限三十六日魏氏目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葬國為體理宜釋服卒



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過密般云諒開各舉事曰為名非既  
葬有殊降周室曰來謂之喪服喪服者曰服表喪今帝者一日  
萬機太子監撫之重曰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坐典將來  
又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  
衰葺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曰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  
孫亦體君傳重由佗成而服全非曰季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  
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  
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糧絕餓甚拾橡實而  
食之後得歸洛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  
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

三輔決錄

八

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曰餒卒虞纂文章志四卷注解三  
輔決錄又纂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  
論辭理愜當為時所重虞善觀元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  
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  
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  
於世云

三輔決錄卷一

漢太僕趙岐纂 晉祕書監摯虞注 或威張澍蒼輯

趙岐初名嘉季三十有重疾臥蓐七年不藥自慮奄忽乃為命

勅兒一作遺令勅兄子 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任無伊摯

曰尚之勛天不我弃復何言哉聊六一圓石樹吾墓壽刻之曰

遠有逸民趙姓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病愈一作疾瘳

寬引決

趙岐避難於四方江海岱淮一作無所不至自匿姓名布衣布

絮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季二十餘游市見趙微察知非常人

駐車呼弃共載曰我北海孫賓願終不相負岐聞嵩即曰實告

三輔決錄

卷一

九

遂弃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孫家積

季乃出後詣劉表時孫嵩流離在劉表末座不為表所識岐遂

識之向表說嵩表甚奇一作重之同共表嵩為青州刺史太平

引決

澗按鄭康成傳黨事起弃同郡孫嵩等俱被禁錮即賓碩也

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

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

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北堂

引決

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弃從妹宴



飲佚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所在岐亦屬節不目妹聳之故屈  
志於融也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  
高士未曾目衣裾撤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徃道之  
賤融如此也後漢書注  
引決錄注

澍按葉抱崧說叩引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宗姜為妻續  
兒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於融有訛脫字當作岐不目妹  
婿之故又按馬嚴七子固仇飲鮪融重續續字季則為融弟  
岐安得呼為妹聳乎嚴弟敦官中郎將岐所娶者其女也葉  
氏引譌

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後漢  
書引

三輔決錄

卷一

十

岐從兄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目工草書稱於崙代襲  
昇羅暉拙書見囑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昇朱賜書云上比崔  
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後漢書注太平  
御覽引決錄注

澍按菽文類聚引云趙襲為敦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  
目工草書稱於崙世襲昇羅暉亦目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  
英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又王僧虔名書錄趙襲伯趙恭朱賜伯朱寬

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  
唐玆所殺後漢書注  
引決錄注

岐為皮氏長抑彌討姦大興學校後漢書注  
引決錄注是時綱維不攝閣登專權岐擬崙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雷  
中不出後漢書注  
引決錄注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嵇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言昇  
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  
也汝南吳若甚重之因遺書目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  
入冥藏身遠逝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  
著其證人不視其驗吾從先生歆其可者於意何如魯伊尹不  
懷道自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許無為箕山夷齊  
憐入嵩陽尼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

三輔決錄

卷一

七

敢謀也慎不答季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  
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崙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  
馬瑤隱於沂山目免豎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焉

澍按皇甫謐著高上傳所言高隱其文并決錄相同是士安  
依趙氏為傳也今據補  
犖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  
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沂山遷既親貴乃目書勸峻進曰遷聞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  
能絕人高尚其志目善厥身久清玉潔不目細行荷累其名固



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  
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悟去於身利不可目虛  
受名不可目苟得遠與曰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  
尙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德欲偃仰從容  
曰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  
腐刑果曰悔悟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研研人太祠號曰研  
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謝按此皇甫士安高士傳決錄宜有其人今據補

摯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謝按皇甫謐高士傳曰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

三輔決錄

卷一

十一

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潤演弟  
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  
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尊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  
南山之陰初馬融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曰女妻之融後果  
為大儒名冠當世世曰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  
儒公卿薦恂行伴會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  
璣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  
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曰壽終三輔稱焉

摯茂字子等曰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曰分宗人先  
從貧始曰壽終太平御覽引決錄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  
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曰其道德深重常  
宗師焉望之不目見敬為高愈自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  
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  
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謝按此皇甫士安高士傳決錄宜有其人今據補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山兮噫顧瞻帝京  
兮噫官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

悲之求鴻不得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決錄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為章句

三輔決錄

卷一

十三

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  
其所云失悉曰豕償之其主猶為少鴻又曰身居作執勤不懈  
鄰家者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  
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曰裝飾八門七日而  
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耳俱隱深山者爾今  
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  
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俎而弄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其入霸陵山中曰



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自娛仰慕壽世高士而為四皓目來  
二十四人佗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佗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  
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弟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居皋伯通廡下為人質春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魯延  
陵季子葬於巖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  
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謝按北堂書鈔引決錄不全今巨高士傳補之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弟梁鴻著  
隱於葦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

三輔決錄

卷一

四

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  
履終身不仕焉

謝按高士傳多本決錄今據補

鄭樸字子真言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  
將軍王鳳目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言口鄭子真耕  
于巖后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謝按漢書注引決錄鄭子真名樸五字是士安高士傳必本  
決錄為文也今據補又按雲陽宮記鄭子真名樸隱於言口

高節不屈耕於巖后之下名震京師

張仲蔚平陵人也弟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引決錄

謝按世說新語補注引云仲蔚扶風人少弟同郡魏景卿俱  
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又  
按皇甫謐高士傳云張仲蔚者平陵人也弟同郡魏景卿俱  
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  
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是  
士安依趙氏決錄為文也世說云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  
宅唯開一行徑

蔣詡歸鄉里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求仲莘仲從之游  
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時人謂之二仲北堂書鈔  
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一

五

謝按嵇康高士傳蔣詡杜陵人詡為竟州王莽為宰衡詡奏  
事到霸上移疾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  
諺云葦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惟蔣仲莘仲從之游二仲皆推廉逃名  
之士太平御覽  
引決錄

謝按文選注引推佗挫御覽引廉下有潔字又之士二字文  
選注引佗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  
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佗小菴於側徃如舊

求仲莘仲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挫廉逃名一作蔣元卿之

去竟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



人謂之二仲陶潛羣補錄引決錄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採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用藥為遂避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牛糲安車自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伴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曰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為田安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卓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非之亭長何辜乃止康因中路逃遁自壽終

三輔決錄

卷一

六

謝安南謚高士傳多依決錄今決錄闕略據補之伯休一

伯休牧

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決錄

謝安一引錢下有巨償之三字又風俗通引穎川黃子廉事

非此同太原郝子廉亦有飲水投錢井中事亦見風俗通

王邑為從弟奇來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

受父命不敢違邑乃嘆曰所見非賢者婚欲為此也北堂書鈔引決錄

謝安王邑王莽時為大司空竇融女弟為邑小妻

法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識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

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押下惠不去父母之邦

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目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駢觀若欲

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目為吏

初真季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徙候父已欲去父爾之待正且使

觀騎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闚其父語畢問真孰賢真

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果歷九卿三公之佐世目服真

之知人焉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平德先生季八

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蜀志注引決錄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

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常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

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請謁太守曰魯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

三輔決錄

卷一

七

尼稱臣太守虛薄欲目功曹相屈光贊本斲何如真曰目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翼薦

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通典與幽居情泊樂自忘惡將蹈

老氏之高蹤不為予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如衰職必能唱清厲

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翼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其後

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

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

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琴后頌之

賦曰平德先生季八十九中平五年卒



澗按蜀志注所引決錄高士傳同傳較詳今補之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居母兄居治書易春秋  
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平為漢陽太守召岐欲目  
為功曹岐稱病不就平怒勅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  
母而後殺岐益爭之平怒益搥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  
栖遲衡廬鄉里趨仁名宜州累實無辜益敢目死守之乎怒  
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并兄岑遂  
隱居自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  
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目為茂才  
為蒲坂令皆不就目壽終於家

三輔決錄

卷一

六

澗按此高士傳今據補

丁邴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目令史次輔宜俗補也世祖

改用孝廉選邴補為郎邴托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平對曰

臣實不病恥目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

問欲為郎否邴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

為郎太平御覽引決錄北堂書鈔引微畧

澗按一引云丁邴舉孝廉為郎目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

用孝廉邴稱病不就詔問病羞為郎否對曰臣不病恥目孝

廉為令史職耳

故事尚書郎目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為郎目孝廉

丁邴補焉邴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平對曰臣實不病恥

目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

郎否邴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

邴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有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陽令治有

名跡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既

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懸牛頭

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目邴服舉且邴一妻冠履勿謝治有異

卒於官漢書百官志注引決錄

澗按說苑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禁之

裂衣斷帶而不止晏子曰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

三輔決錄

卷一

九

於門而求買馬肉也詔語本此

寶攸一有治邴難三字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一有身字如豹文

問羣臣莫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弟從攸受爾雅詔按祕

書如攸言賜帛百疋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注引決錄玉海引伯決錄注

澗按寶氏家傳寶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并百寮大會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攸對

曰名鼯鼠詔問何目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

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是知鼯鼠者寶攸也而郭

璞爾雅注目為終軍係記憶之誤顧野王玉篇仍其譌失之

不考



丘訢傲俗自謂無伍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皇甫謐高士傳云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才自謂無伍傲世不能弃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

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目尊崇人者極於功曹所目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

屈

曹眾字伯師丹鄉里蘇孺文寶伯向馬季長並游宦惟眾不遇後漢書注曰壽終於家引決錄

樹按漢文苑傳扶風曹眾伯師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按寶章安豐侯萬全之少子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并馬融崔

三輔決錄

卷一

干

瑗同好更相推薦馬融集有并寶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章後

官大鴻臚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篋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莫臥其中且収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晨書鈔辰元伯允

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叩屢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北堂書鈔引決錄

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識緯隱居寧陰光武徵不至者有大鳥高五尺雞首燕頰地頸魚尾五色備具而多青棲樹樹旬時不

去叩震太守目聞詔問百寮咸目為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

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者鸚多青者鸞紫者鸞白者鷓鴣今五色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避佐辟

繕繕不起太平御覽引決錄樹按太史令蔡衡一引伯張衡

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甚重之謂曰君目輕去就大佐不躋今歲丞盡選御史實欲煩君豹曰犬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

所目躋躋戀慕者目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夙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趨出公追不及太平御覽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一

主

字叔文歷佐樂平相去官目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輿令吏民去祠社中順弟或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健

為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弃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弃去司徒劉愷尤敬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

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化目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去生祠焉皆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目舉行知名

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劉愷字伯豫般之子見德書公孫晨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四萬晨不敢拒受而

埋之閭內北堂書鈔引決錄樹按馬防字江平官車騎將軍封翟鄉侯



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并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皆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陶聖賢羣輔錄引決錄

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遠書注引決錄

澍按昔二句是決錄曹成壽目下是擊虞注

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伯問神其姊曹大家難之太平御覽引決錄

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論可觀者班皮叔并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後漢書注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一

三

澍按文選王文憲序注引皆有長安劉氏四字今補論可觀者選注伯談者取則蘇竟傳劉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扶班彪器重之

南陽舊語曰崑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桶言其廉儉也太平御覽顏氏家訓引決錄

澍按北堂書鈔引上句云范仲公為大夫伯誤

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

大春北堂書鈔引決錄

井丹舉室痲病梁枯自將醫藥治丹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梁枯字伯孫茂陵人九江太守統之子尚光或女饗陰公主遷虎賁中郎將

彭城王國相趙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曰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目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舉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霸城靖王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巨欽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後漢書注引決錄

澍按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元初三季恭目事怒子酺酺自殺國相趙牧目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鞫廷目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

三輔決錄

卷一

三

韋權字孔衡權弟瓚字孔玉瓚弟矩字孔規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蕤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募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陶潛羣輔錄引決錄

韋彪為巴郡太守父老羸供養父嗜餅從至親去車下自進之澍按太平御覽引伯三輔舊事其文是三輔決錄今補入又按東觀漢記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去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自買進之据此是蕭彪御覽引伯韋彪譌

第五頡字子陵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舉



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盧江朱建孟興皆鼻頰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永建中卒官北堂書鈔引決錄

澍按水經注引云靈臺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目清正

為郡功曹近葉本脫此四字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

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盧江朱孟興等皆倫故

孝廉功曹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卒御覽引云第五頡

字子陵倫少子目清正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弟

侍御史南頓令皆稱病免下接洛陽無主人云云初學記引

微畧漢書注引功曹下無至字寄作客無末永建中卒官句

三輔決錄

卷一

書

茂陵郭汲為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汲字細侯光或拜潁川太

守文選注引決錄

澍按摯虞曰目下是注又按汲茂陵人高祖父解或帝時目

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

金日磾字翁叔封秬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徐堅初學記引佗三輔舊事非今補入決錄又按漢書

佗翁叔由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封秬侯子賞建

俱侍中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日磾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

子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至建章衛尉四子常敞岑明岑明

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敞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

將侍中後至衛尉敞子涉本左曹拜侍中參使匈奴拜匈奴

中郎將越騎校尉關都尉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

中諸曹將大夫涉從父弟欽由京兆尹徙光祿大夫侍中

張字穆之弟二子也目父功當封自言兩目失明天子信之乃

封其弟恭其弟子好戲無度放散家財字悉目所得千萬畀之

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郎太平御覽引決錄

高陵龐智伯名勃為郡小吏東平衛震字剽卿為書生窮乏乃

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德加禮待顧直過償會當去送十里過

舅家復貸錢贈之震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震乃受曰為

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季果為馮翊勃為一作門下書佐之矣

三輔決錄

卷一

書

震乃見問一作窮問乃舉孝廉為尚書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內

太守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衛震事繼母至孝見按神記



三輔決錄卷二

漢太僕趙岐纂 晉秘書監摯虞注 或咸張澍蒼輯

竇叔高名乎目明經為郡上計吏聘會數百人乎儀狀絕眾天

子異之書鈔作異其貌詔曰公主妻之出同輩調笑焉叔高時已一作自

有妻不敢目聞方欲迎婦并訣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太平御覽引決

樹按菽文類聚載乎妻別乎書云弃妻斥女鼓白竇生卑賤

鄙陋不如貴人妾日昌遠彼日昌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悲

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

而居斯處又按乎妻寄書及歌并乎時人傳之曰熒熒白兔

三輔決錄 卷二

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王諶字子嗣博學有才辯洛陽神景伯或原吳季高未知名諶

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為公後景

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曰是服諶之知人也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後漢書神景傳河南尹田欽外甥王諶名知人欽謂之

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

曰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景異之

還白欽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欽笑曰當得山

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

澤欽即召焉於庭辯詰職事辭對有序欽甚知之署主簿遂

察孝廉又按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舉吳

雄字季高明法律斷獄平致佐司徒非司空也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佐至兗州刺史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字

文休與先之子與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上計掾杜陵

韋端字甫休佐至涼州牧太尉同郡齊名時人謂之京兆三休

並曰光武元季察舉羣輔錄引決錄

第五種子巡字文休辟太尉掾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

之京兆三休太平御覽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二

祖已臨兗州尚本依衰術術僭號欲目尚為太尉不敢顯言

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疆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

所害其後尚喪大傅馬日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

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禪不拜焉

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

最怒太平御覽引決錄

郭祥為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稱曰長史宅太平御覽引決錄

樂恢字伯奇父親為縣吏有學令欲殺之恢年十一歲常伏寺

門外凍地晝夜常號泣令感而赦之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十一歲一伯十三本傳伯十一號法伯啼泣末句伯令



乃出親又一引伯鮑恢為鮑永都官從事無此事也

鮑恢子樂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後漢書注引決錄

樹按恢京兆長陵人官尚書僕射歸家竇憲風州郡迫脅飲

藥死憲誅門生何融等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

賈逵字景伯建初元季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

事名春秋左氏長義帝大喜賜布五百匹  
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四十事本傳但三十事并此違異又近刻御覽作字梁

道誤為魏志之賈逵也今改正逵扶風平陵人七世祖諡文

帝時為梁王大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目吏二千

石自洛陽徙焉又按扶風李育元春習公羊春秋伯離左氏

三輔決錄 卷二 三

義四十一事并達相離往返皆有理證

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請

太守設酒接目温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

今夕蘇孺文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

也遂舉正其學  
蘇文類聚引決錄

蘇章為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為別駕  
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濟北相

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母宣省閤威儀矜嚴  
蘇文類聚引決錄

車茂字子康元帝時游學長安目儒行為給事黃門郎  
蘇文類聚引決錄

錄

馮豹字德文母為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為

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豹為馮衍子仕至或威太守徵入為尚書德文一引伯

仲文昇漢書合是德為諱字

馮豹為尚書郎母奏事未報常伏省闈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

使人持被覆之  
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決錄

馬融為南郡太守二府目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歧肅錢四十

萬融子彊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目肅為孝廉向為

主簿  
太平御覽引決錄

樹按馬融集云融茂陵成懽里人漢書云將伯大匠嚴之子

三輔決錄 卷二 四

本傳梁冀風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免役朔方雖被劾係

忤梁冀旨而貪濁則有跡也

王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三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仕稜竹田

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  
後漢書注引決錄

樹按樂恢傳恢入為尚書僕射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

昇竇憲厚從舍自由恢劾奏調阜並及司隸校尉諸所刺連

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杜陵韋伯考醫書力養親既登常伯貂璫煌煌承事尤謹  
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引決錄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法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



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曰語妻語未已而門

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遂

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曰廣公之子孫因出

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曰授比干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隨一作此算嫗東行忽不見自比干曰下昇張氏俱

授靈瑞累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也太平御覽

澍按後漢何敞傳註引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

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目下文俱昇決錄同末有云比干季五

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季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三輔決錄 卷二 五

又按太平御覽引決錄注云茂陵何比干漢成帝時丞相公

孫宏舉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宏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

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

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滯比

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跪謂比干曰君先

出自后稷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天今天賜策曰

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曰授比干

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季五十八有

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雷常祭嫗如東行

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為名族三

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鈞也太平廣記

澍按顏籀云通典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

干漢成帝時為廷尉右平誤矣此錢戶部儀吉之說

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何氏肥張

氏瘦言何氏肥者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

二族目鈞算知吉凶目肥瘦知貴賤太平御覽

澍按按神記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

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既即飛上承塵上為福耶飛

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一帶鈞從爾資產巨萬子孫昌

三輔決錄 卷二 六

盛蜀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竊鈞目昇蜀客張氏既失

鈞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

也不可目力求於是賣鈞目反張氏復昌故關中稱張氏鈞

也

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和帝一作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

為帝張設之一無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

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敞愍禮賢命士改修德化太平御覽

澍按水經注高要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於交

州刺史何敞處是敞又為交州刺史也又按黃香字文疆江

夏安陸人官魏郡太守其子瓊



馬援戒兒子書龍伯高敦篤一作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伯高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季甚有治化蘇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決錄

澗按伯高名述京兆人為山都長

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漢文帝時段印為北地都尉成帝時段會宗為西域都護後漢桓帝世段熲為大尉皆其裔也氏族畧引決錄

澗按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云段氏李老君之自出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路史引無漢文帝曰下數句

桓帝曰平陵魯寬為太子門大夫太平御覽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二

七

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太平御覽引決錄

澗按末二句顏氏家訓亦引儀貌初學記佗容儀

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目為嗣王恃寵自驕天子乃用韋元成為中尉目輔導受詔拜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后

渠閣太平御覽引決錄

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目才學進歷佐九卿遂

登台輔後漢書注引決錄

澗按魏志注引目才學進句下有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

中書歷佐九卿遂登台輔二十字又世說注引云日磾字翁

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太傅昇蔡邕楊賜堂籍典同校定石經馬后志在克仁輔主不目私家干騎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蘇文類聚引決錄

五門子孫凡民之伍注曰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屠居此佗五門客舍因目為名主養豬賣豚故民為之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霍霍但聞豬聲太平御覽引決錄

澗按水經注引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佗五門客因舍目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漢書注引注云鉅下地名也初學記獸部引注云目下佗細字馬嚴傳嚴

三輔決錄

卷二

八

字威卿弟敦字孺卿援卒後嚴乃昇敦俱躋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霍霍初學記引佗嘍嘍

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離述困於東平後漢書注引決錄

澗按范書王元字惠孟然馬援昇楊廣書僞為王游翁是又字游翁也東觀記元扶風人元降光武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陳欽傳左氏遠在蒼梧太平御覽引決錄

澗按後漢書陳元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買護昇劉欽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目為厭難將軍李賢注欽字子佚目左氏授王莽自名



陳氏春秋寰宇記欽封川縣人字子逸

杜預從兄城亦有才望為黃門郎引決錄注

澍按此是決錄注陝西省志引他決錄非

寶太后父北堂書鈔少遭秦亂隱身漁釣香鈔作墜淵而死一作

景帝去太后一作后遣使者一有填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

於觀津城南人聞號為寶氏青山史記索隱引決錄注

澍按澶地理志引決錄注云孝文寶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

而卒景帝去后為太后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葬起大墳

於觀津縣城南民號曰寶氏青山御覽引云文帝寶后父名

猗清河人也末引云觀津城南青山是也又按隨圖經云觀

三輔決錄 卷二 九

津東南青冢高三十餘丈周回千步又云寶后父少翁

弭生一作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弟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

德莫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太平御覽

王莽時有弭彊漢末新豐人弭仲叔氏族畧

澍按一引決錄云弭仲叔弭倖俱新豐人又漢更始持節將

軍中郎將弭彊新豐人并鄭樵通志引不同又按弭彊為鄧

禹殺見漢書

射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

服為將軍出征天子曰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

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

官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曰堅為長史劉備代璋曰堅為廣

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曰女妻之

丞相諸葛亮曰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蜀志注

澍按太平御覽引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命

為將軍出征曰姓謝名服不祥改為射氏名咸咸一作威又

按氏族畧引云改姓射名咸咸子登援登蜀郡太守援中郎

將登字謫

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仕黃門侍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

郎將領改陵太守為劉備所攻劫死蜀志注

三輔決錄 卷二 十

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三億七千萬富

聞京師也後漢書注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恠曰一錢衡鞍遺奮從貸

五千萬初學記

澍按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恠冀因曰馬乘遺之

從貸錢五千萬奮曰三千萬并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

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曰叛遂收考奮兄弟

死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恠從子瑞辟

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曰乾魚太平御覽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悛嘗宿客舍履錢直甚少主人

曰君士夫惜錢如此欲使士孫景卿太平御覽

謝校一引云不知實是景卿下接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

五匹食曰乾魚羹問奮何目相送瑞曰實對冀乃目一饒安

車遺奮貨錢五千萬也

士孫瑞字君榮後書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通無所

不達仕歷顯佐董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母三公缺瑞常

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

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一作功封子萌澹津亭侯

應書注車亭侯 萌字文始亦有才學昇王榮善臨當就國榮作詩曰

### 三輔決錄 卷二 士

贈萌萌有答在祭集中魏志注引

謝校後漢董卓傳注引微畧

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季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萌父

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

無幾允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

萌為澹津亭侯昇山陽王榮善萌當就國榮作詩曰贈萌北堂

錄注

謝校文選注引末云於今詩猶存也

張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鼓諾殷先趨

勅家具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

異容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昇既論霸王之略饗

訖曰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曰殷邦之宿望難違其

旨乃許之殷先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死月餘

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學伏學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時

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充為蒲坂

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目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

目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志注

謝校御覽引云軫害殷月餘得病因脫衣但言伏學幼齊將

鬼來於是遂死諺云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靈之驗

張既字德容為兒童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太平御覽又引云游

### 三輔決錄 卷二

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之初殷為郡功曹有童張既

者時未知名為郡書佐殷察異之既過家具設云云殷先趨勅

家設賓饌殷妻笑曰一作君甚 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於容無

二哉殷曰一有卿方伯之器也殷遂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曰

子楚託之一作卿方伯之器也殷遂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曰

三月太平御覽

謝校九州春秋董卓目東郡太守胡軫為太督呂布為騎督

軫性急又云軫字文才涼州人又按嶽嶽唐殘碑陰有故功

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暉公休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

等伯房故功曹太尉掾潁陽游殷幼齊是公休名暉伯房名



粵也

游楚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好遨游音樂及曲一作

歌者琵琶箏篪母行將曰自隨太平御覽引決錄

平陵孟佗字伯郎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執政讓監奴典任家

計孟佗盡其家財賂張讓監奴其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佗

所欲佗曰欲得卿一作汝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

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佗最後至諸奴曰其至皆迎而

拜之徑將佗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佗弄讓善爭巨珍物賂一作

佗佗得盡巨賂讓大喜後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為涼州

刺史太平御覽引決錄

三輔決錄

卷二

七

澍按後漢書注引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巨葡萄酒一斗

遺張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

中常侍張讓專執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其家財

賂監奴其結親積奉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欲他

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

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

徑將他車獨入眾入悉驚謂他弄讓善爭巨珍物遺他他得之

盡巨賂讓大喜他巨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

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志注引決錄注

澍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句未詳疑有訛字

韋誕字仲將除成都太守巨能書不得之郡轉侍中典佐魏書

號敬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二都始成命誕銘

題巨為永制巨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一引有皆古法三字兼此三具又得臣

手然後可巨逞一作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太平御覽引決錄

澍按北堂書鈔引云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

非得純素不埃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按文章叙

錄云韋誕京兆杜陵人大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巨光祿大

夫卒衛恆四體書執巨誕善楷書魏宮殿多誕所題明帝去

三輔決錄

卷二

七

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多組引上使就題之去地

三十五丈誕甚危思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左伯字

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鼻毛印等列小異於邯鄲淳又甚能

伯紙蕪與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

妙見書斷

韋康字元將京兆人也孔融鼻父端書曰頃見元將來淵才高

茂雅度印毅偉世之器也昨日又見弟仲將來懿性真實文敏

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於老蚌太平御覽引決錄

韋元將身長八尺五寸為郡主簿楊彪碑曰韋主簿季雖少有

老成之風昂昂如千里之駒太平御覽引決錄



按北堂書鈔引無末句

章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并康父端書曰壽日元將來淵才

亮茂雅度即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一作昨日又見弟仲將仲將又來懿性

貞實文敏一作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兵不至遂為超所殺魏志注引決錄

澗按此當為擊虞注所引較後漢書注為詳

嚴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一作膽智目督軍御史詣揚州

討袁術會術病卒因目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

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下

三輔決錄

卷二

五

盡其意故隱其書唯目示象魏志荀彧傳注引決錄

澗按趙岐序云其人既凶行乃可書象敗沒在決錄成書後

至章康遇害岐卒已久尤不相及也此為擊虞注審矣

時有京兆金禧字德偉自目世為漢臣自日禪討莽何羅忠誠

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并耿紀

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

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目禕慷慨

有日禕之風又昇王必善因目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目攻魏

南援劉備時關羽疆盛而王在鄴畱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

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弱

必不知攻者為誰目素昇禕善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

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去矣必乃更他路奔王

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

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目

創死魏志注引決錄

澗按後漢獻帝記注引決錄云云欲挾天子目攻魏南援劉

備事敗夷三族又按耿弇傳紀目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

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况見舉起兵誅操不克夷族

金禧為郡上計畱在許都時魏使長史伍必一作王必將兵衛天

子於許都禕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初學

三輔決錄

卷二

六

記引決錄

耿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澗按援為顯之子尚桓帝妹為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

援孫印存焉

史苞字叔文茂陵人也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澗按苞為張掖都尉羣輔錄苞為張掖太守光武封為扶義

侯蓋苞始為張掖都尉及竇融行河西五郡將軍事目苞為

張掖太守光武西征隗囂融率苞等會高平後封苞為褒義

侯

耿寶字君達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澍按賈為襲子佐至大將軍而附事內體昇中常侍  
乳母王聖等潛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閻太后策免寶遣就國於道自殺

杜陵有王氏春肅王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  
姓氏辨證引決錄

澍按謝承書云王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  
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畱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  
五季蝗蟲起泰山彌衍竟豫過陳畱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  
章和元年詔曰况為司徒漢書王音宿

扶風太守侵恭因官居焉  
姓氏辨證引決錄

澍按廣韻止引侵恭二字

三輔決錄 卷二

扶風太守涸尚  
廣韻引決錄

按子名昕著書十卷  
姓氏辨證引決錄

澍按廣韻引接昕子三字氏族略引卷伯篇又按接子或帝  
時人并齊接子是二人

希海字子江  
廣韻引決錄

新豐人弭升目所居為氏  
姓氏辨證引決錄

澍按廣韻引云新豐彌升彌字訛今改正

金氏曰碑本下邳人也  
太平寰宇記引決錄注

澍按金翁叔本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十萬眾降漢佐至  
車騎將軍賜田於此豔葬因家焉非下邳人也

周奐字文明茂陵人  
後漢書注引決錄

澍按後漢獻帝紀大鴻臚周奐同种拂魯旭崔烈王頌等  
戰沒張璠遠紀大鴻臚周奐為李傕郭汜所殺

王豹出自單門  
北堂書鈔

澍按張衡傳注王豹曰清謳流聲又左傳哀公六年陳僖子  
囚王豹於句賈之丘係景公嬖臣非衛人也此王豹別自一

人係漢時

劉龔向曾孫  
後漢書注引決錄

澍按蘇竟傳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而劉  
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時在南陽并龔書曉之李賢注云崑

三輔決錄 卷二

書及三輔決錄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

竇皇后兄竇建字長君  
索隱引決錄

澍按皇甫謐云竇太后名倚房史記建弟廣國字少君又崑  
遠書長君竇太后兄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曰兩  
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并居長君少君由此為

謙讓君子不曰富貴驕人也

宋皇后父鄴字伯遇  
後漢書注引決錄注

澍按鄴為靈帝宋皇后之父官執金吾封不其鄉侯扶風平  
陵人

后從帝行幸甘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餘



徒長定宮黃圖引

未央宮有延季殿合歡殿回車殿黃圖引

樹按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等承明或臺鉤弋等

殿又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

東明飛羽鳳凰通光曲臺白虎等殿唐記云未央宮有增成

昭陽殿漢宮闕疏云未央宮有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

瑣門午或蒼龍二闕朱雀堂畫堂甲觀非常室又有鈎盾署

弄田又漢官閣記云未央宮有宣明長季溫室昆德四殿又

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

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後漢書郡國志注引

三輔決錄

卷二

九

漢平陵縣大丘城一名槐里城一名廢丘太平寰宇記引

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太平御覽引

成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鸞鴛

等殿後又有增修安處常宜蒞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玉海引

樹按一引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為婕妤好貴傾後

宮昭陽舍廟房椒壁班婕妤好居增成舍哀帝時董賢女弟為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長安城西門曰便橋橋北并門對因號便橋三輔黃圖引

樹按潘岳西征賦津便門巨右轉究吾竟之所暨張銑注便

門便橋又按便門即陶潛傳之平城門也平便音同通用

長安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遠巨相經緯衢路平正可

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開隱巨金椎周巨林木左右出入為

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

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左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

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隄分又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

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薨宇齊平

是也三輔黃圖引

扶風扶風化也郡國志引

馮翊馮依也翊明也郡國志引

雒陽古之周南今之雒陽郡國志引

三輔決錄

卷二

十

樹按水經注引擊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

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屬光武中興宸居洛邑逮

於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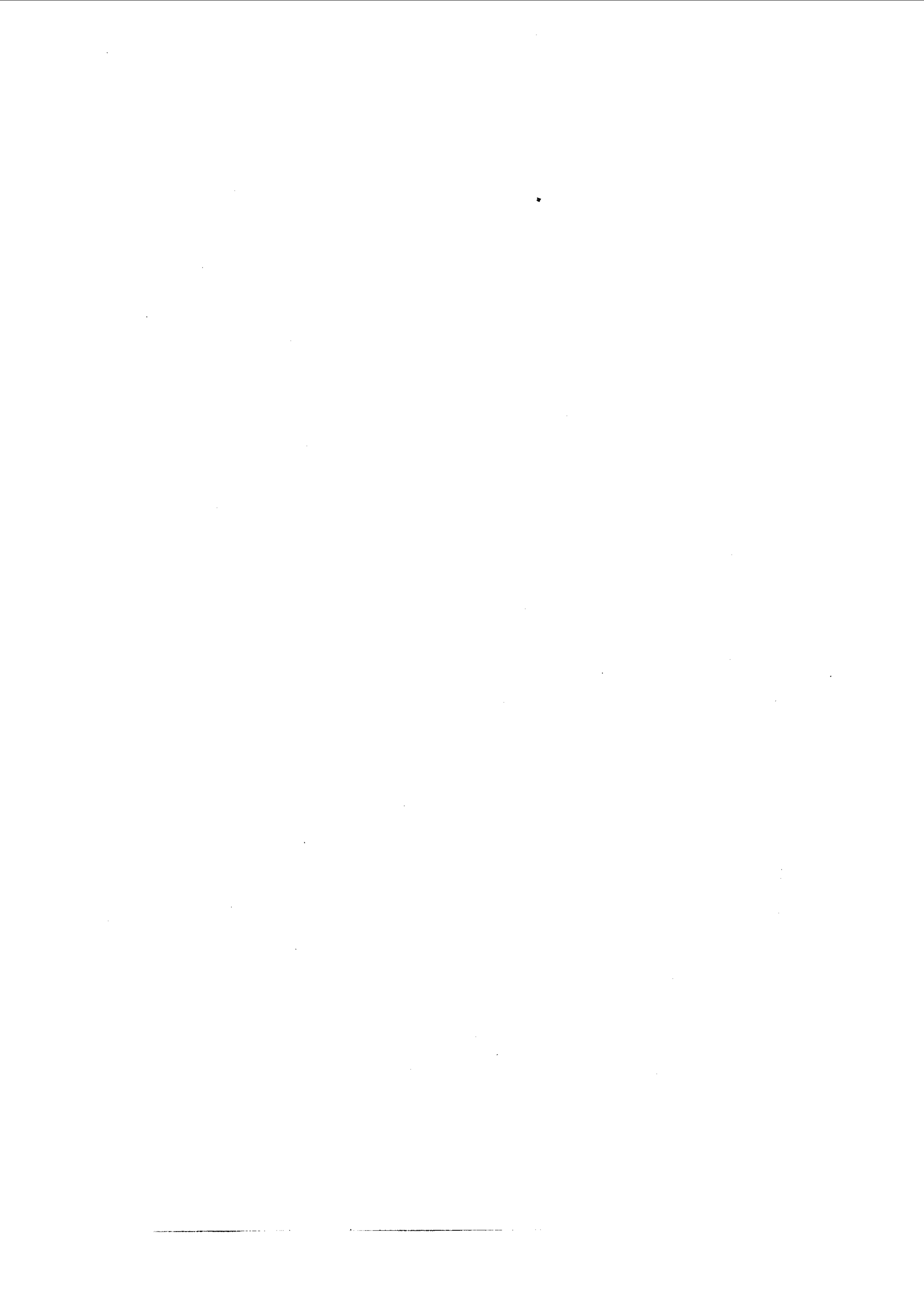
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

京北京大也天子曰兆民郡國志引

鬻魚肥炙甚美諺曰靈去累世宅不弃鬻魚太平御覽引

樹按此文係三秦記今入三秦記中







畿輔人物略序

畿內爲首善之區王化所自出生其間者多奇傑俊偉之彥蔚爲國楨藹藹濟濟鶩翔虎變一曰地靈豈非教澤積累

梁序一

久有以致之哉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輯爲志略自洪永以訖啓

禎三百季間名臣將相文章事

功粲然可考最著者如李文正成文穆之相業王忠毅王襄敏之武功岳文肅之氣節王忠肅之勲名趙忠毅之忱直孫相國

梁序二

李司馬之壯略先少保之忠勤楊忠愍之節烈曹文忠鹿太常范相國輩之殉國宋文恪石文介之文學弈弈乎瑰瑋卓絕照映今古細而及於才人墨子好



修獨行之士幽光潛德靡不表而出之猗與盛哉蓋燕趙古稱多慷慨節俠其人之彊幹果毅可以濟緩急任大事所由宣猷樹伐冠絕四方有以也余因讀

梁序三

之而喟然嘆焉自史失其職而掌故之放佚者多矣間有作者非鄙固淆雜則輒以愛憎爲褒貶是非紕繆厚誣古人將何所徵信與退谷翁愀然有憂之而

位不列史官無從納金匱石室之藏以補其闕而正其論乃以其夙所嚮慕而鬱積于中者特皆著之畿內以待他日有史遷其人者出經羅放失勒爲一代

梁序四

之書斯亦庶幾世本之類乎吾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嗚呼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人才之生或淹抑不用身老巖穴卽用矣直道莫容時勢多迂君臣之交



不固讒邪之口日興以致功立  
而謗生事集而中敗者往往有  
之伏節蒙難之儔無論矣弘正  
以前號稱平治顧以岳文肅之  
受知特達卒爲讒構不究其用

梁席五

襄敏勲庸赫然爲國虎臣而屢  
用屢躋功名不終又况君子道  
消奄寺竊柄羣小啓釁禍中清  
流之日乎如孫趙范李諸君子  
砥狂瀾于旣倒冀一木之能支

具卒爲宵人所困也必矣余每  
覽廢興之由未嘗不掩卷而歎  
歎也雖然成敗利鈍蓋有數焉  
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然  
則退谷翁之爲此不獨闡揚前

梁席六

哲抑誠有慨于當世治亂之際  
微矣咎歐陽公作五代史敘次  
謀臣戰將風神如畫迺鹿門猶  
謂其處五代之亂文字缺畧又  
人物猥鄙不足揚推爲公惜今



畿內人物淵藪聲光爛然而退

谷翁具良史才少壯登朝猶及

見老成舊德聆其微言緒論又

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得以廣諮

博稽閱歷久而睹記真乃能吮

梁序七

毫奮筆以成此書後之覽者不

知視歐陽公所作爲何如也余

不敏竊嘆鄉里人才之盛而又

有感于翁之志也輒爲論著之

若此

順治己亥夏日同里年家友弟

梁清標謹序



梁序八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北海先生之昨論  
 著也先生言多告歸第閉門養  
 重擁萬卷書搜討古今予時之  
 遇之梁堂蘿徑之宅几榻蕭然  
 圖書在列米嘗不相對忘反復  
 營退谷于西山當松粒蒼新柿  
 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輒經時  
 月數率如一日也撰述既夕已  
 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平業亦

嘆曰此非先生間居自適之作  
 學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畿  
 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  
 事久遠而不可考其言書者不  
 書不曰所知而失實也管龍

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  
 老云云或稱予于某壽故得聞  
 之予于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  
 擬其賚而書之以傳信管者先  
 生出宰大邑入為諫官留心



物諮諏中外之間其公卿大夫  
 賢否是非之實與夫肯指流風  
 遺事之在耳目者皆日屬月  
 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代正序載  
 以及章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  
 昆遺裔之所傳說詳論約取俾  
 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賢顯而正序  
 稱不曰錄存一言之行之可傳  
 即山澤希衣之倫及焉採之  
 而不遺嗚呼時代遷流答之心

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謫  
 易世之後浸已零落言不能知  
 其姓字者況乎是非之隱邪正  
 之微乎記事之書蓋可少乎哉  
 先生之勤正序斯志亦懼其久而  
 失賔湮沒而不可復求也其于  
 中電之變寇逼城下守禦之策  
 百寮不得而聞獸二三闔人恫  
 喝要挾遂致君崩國喪此先生  
 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于款



獻太息而三致意者焉予以  
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  
壑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肯世採立  
乙代之史有羅遺乘取其因心

王序五

而可以知其事曰事而可以論  
其世聞見真而鑒誠正者莫善  
于此矣曰之簡纂述序命史所  
益固不大哉益獨翁先生閒居  
論著以自適之書歟

皆

順治己亥孟夏都人王崇簡撰



王序六



畿輔人物志序

先文穆在史館二十年金匱石室之秘無所不紬覽當脩光廟實錄成志欲有所推廣嘗頌余而命曰汝不長貧賤無忘我所

成序一

欲論著矣已而幸藉遺教步武史館自以為太史公之志當不至終廢值方今海內初定

天子宵衣人臣奉職夙夜在公欲

於退思之暇網羅舊聞未易得

也噫此志未逮即謂之重綸扉

而遺庭訓夫復何辭今讀退谷

孫公所著畿輔人物志不覺嘆

祖生之先鞭也夫畿輔首善地

天府之國黃帝舊都東至海西

成序二

至於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

形勝甲天下而生其間者往往

多駿偉非常之人豈直夷齊百

世師廉藺千載有生氣云爾哉

自永樂中佐命諸臣若忠武忠



烈輩感奮風雲固已不煩贊述  
矣嗣是累朝休養代有名哲願  
命則李文正將相則孫高陽武  
功則王靖遠王威寧李襄毅銓  
衡則王忠肅趙忠毅直諫則岳  
文肅楊忠愍操行則耿清惠軒  
總憲朱恭簡殉節則侯司寇茅  
副憲范閣學朱中丞孟侍郎父  
子申太僕金成兩職方吳長安  
奉使則楊興濟吏治則王蘇州

成序三

八

何武涉其餘文章事功班班可  
攷者不勝指數詩稱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此之謂歟孫公綴而  
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啓禎得  
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  
卷先文穆行蹟載其中其序事  
也覈其是非也正其垂鑒也遠  
洵乎古良史哉蓋自公居諫垣  
留心當世之故凡累朝實錄罔  
不徵六曹奏章罔不輯功臣世

成序四

八



家賢大夫之業固不芴蒐而博  
采以是能奮筆以有成也是書  
成殆與畿輔並雄矣然畿輔為  
海內所朝宗而是書亦非一隅  
之文獻也國家大事無過數端

成序五

殉節若壬午若甲申璫禍若振  
若瑾若忠賢車駕若北狩若南  
巡國是若建儲若禦邊若閉戶  
其散見諸傳者幾幾備矣後有  
作者能勿以是為著鑑哉雖然

公嘗語余曰自屬草以來歷七  
寒暑而始竟則欲因是書而更  
為推廣以仰承先文穆之志抑  
未知何日矣是不能不掩卷而  
長太息也

成序六

順治己亥秋七月大名成克鞏

撰



男光書





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今既急流勇退侶樵牧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

魏序一

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稿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

宗廟百官之美富矣彼都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閩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枿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玄黃水火黨錮鈞鉅之禍又嘗痛心疾首

魏序二

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其惡舉其大而不及其細無微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



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蹟之損益無遠近之棄

魏序三

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列姦脩人才若

此可謂泯泯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其天

魏序四

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



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  
怠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  
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  
一代之人物即係明室一代之  
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

親序五

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順治己亥嘉平月栢鄉魏裔介

頓首題於燕邸之素心齋



自序

嘗見古今載籍遠如汝南先賢  
諸傳近如吳中往哲諸紀皆以  
表其鄉之人物孜孜揚扆惟恐  
不備非直為邦國侈盛美也蓋  
賢士大夫國之元氣鄉之坊表

自序二

也或潛或見皆自敬其身不敢  
為鄉里戮而鄉之人觀感興起  
相即於善於是朝多正人里多  
君子實嘉賴之傳曰鄉先生歿  
而可祀于社正其人也今夫燕  
趙之區是為兩輔其地山高土



厚淳沲桑軋滙於渤溟其氣又自石晉後勃鬱垂四百餘年明鼎北遷風氣大闡名賢蔚起或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代不乏人惟是世代變遷誌銘殘缺其人既往實行漸湮桑梓至有味

自序二

其姓名傳聞多有失真者則後生何仰焉姑舉一二事如大司農梁端肅真才真品立正嘉兩朝著有偉績李西涯稱其文章崔後渠贊其經濟然公生於近郊而人多不知及讀徐宗伯識

餘錄始知爲大城人亟行諮詢僅得梗槩所著文集奏議業不復存霸州王繼津大司馬英毅卓犖一代偉人初爲部郎與楊忠愍結姻於患難之時聶司馬講良知之學冒大儒之名者阿

自序三

附賊嵩殺忠愍王公以屬官面斥之累官至大司馬卒忤時相大璫以去此在古人中亦不多見今求其麗牲片石久已亡矣又向年坐固安楊都尉齋出其縣蘇中丞所著益智錄數百卷



錯綜宏博爲有用之書竝言其  
宦蹟卓然至今書帙灰燼姓名  
亦復惘然諸如此者不知凡幾  
矣又如方文端少以清雅著譽  
及在揆席知畧不足而誠懇有  
餘攻之者比之如沈四明非其

自序四

質矣至紅丸一案當時不究誤  
藥之崔文昇而但究紅丸又不  
究李可灼何由上聞而但究不  
嘗藥爲弒君此諸君子之過也  
故韓蒲州出䟽爭之俛鴻寶先  
生曰孫慎行君子也韓爌尚不

附會之蓋深許蒲州之言爲然  
也乃黃宗伯著野紀矇搜謂方  
以進紅丸之故斃於轟雷何其  
誣也又如李淮撫脩吾天生正  
骨個儻非常以部郎䟽糾時宰  
在淮力陳稅璫之禍措一方于

自序五

衽席扶正抑邪功在世道當羣  
小攢攻之日顧涇陽先生獨昌  
言扶翼之所謂君子哉若人也  
乃南方有記近事者謂其以建  
逆祠遣戍不知建祠遣戍者同  
名之孝陵衛指揮而乃指之爲



公何其誣也諸如此者又不知凡幾矣余山居無事好讀史書擬以平昔所聞所見前人事畧輯爲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畿輔人物志先成雖聞見有限搜羅未廣然生平企慕大

自序

端在此矣集中隱疵德而著媿行以身在林泉董狐非其事也所錄嚴四朝而寬畿輔是父母之邦也道宜然也至於急行誼而緩功伐詳幽潛而畧通顯則區區僻見未盡泯也然因是有

感焉當有明初襁諸君子乘運遇主隨在自見進退雍容身名俱泰何其幸也迨其晚季值一二柄臣襲亡漢弱宋之黨論以惑主聽萬曆而後畿輔多正人君子卒無有安其身以行志者

自序

或因死謫戍或終老罷閑或憂讒畏譏一籌莫展馴至束手殉義亦可哀矣然北闈開科首得王忠肅爲當代名臣之冠至運衰氣竭爰有偉人吳橋相國仗節於北宛平司馬畢志於南以



結三百年養士之局其人俱生  
畿輔間孰謂此書僅同汝南先  
賢諸編而已乎

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  
於谷中之烟霞窟



畿輔人物志目錄

第一卷

董學士倫 宋文恪訥 崔宗伯亮

秦侍讀裕伯

第二卷

劉侍郎敏 開司寇濟 蘇太守恭讓

侯司寇秦 茅副憲大芳 杜文學奇

何縣令翕

第三卷

畿輔人物志目錄

黃御史潤玉 王忠肅翺 馬恭襄昂

寇莊愍深 胡司空瓚

第四卷

耿清惠九疇 耿文恪裕 曹文襄鼎

黃御史緩 張憲使天衢 梁端肅材

第五卷

崔莊敏恭 陳副使壯 岳文肅正

李文正東陽 賈司空俊 程司馬信

第六卷



周方伯斌 張司空欽 段大參正

王僉憲儀 穆副憲文熙 楊學博和

周邑今盛 李光祿紳 陳醒翁堯

郭太守文輔 盧光祿宗哲 孫僉事博

第七卷

傅文毅珪 石文隱珪 石司農珩

朱總憲裳 岳工部倫 達督學其道

第八卷

楊忠愍繼盛 王司馬遴 厲給事汝進

畿輔人物志 目錄 二

王太宰本固 王司農好問 劉司農體乾

鄭司空紳 楊中丞宜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顏

第九卷

梁太宰夢龍 李襄毅化龍 余宗伯繼登

劉少宰元震 陳淮撫儒 戴司馬才

第十卷

魏中丞允貞 魏考功允中 趙忠毅南星

李淮撫三才 傅太常好禮 張職方主敬

王憲司嘉謨 孫太僕緒

第十一卷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賀給諫欽 蔡侍御

第十二卷

李文康時 方文端從哲 李文敏國楷

劉司空遵憲

第十三卷

李閣學標 成文穆基命 范閣學景文

史司馬可法

第十四卷

畿輔人物志 目錄 三

劉憲司效祖 魏侍御純粹 梁中丞應澤

王方伯愛 呂太常邦耀 米太僕萬鐘

馮中允有經 張方伯國銳

第十五卷

崔太宰景榮 丁學士乾學 孟侍郎兆祥

劉學博廷訓 吳縣令從義

第十六卷

朱中丞之馮 金兵部鉉 成兵部德

申太僕佳胤 鞏都尉永固 劉新樂文炳

一第丁五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〇 反正內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李錦衣若璉

第十七卷

郭忠武登 吳恭順瑾 馬都督永

朱恭靖希忠 朱太保希孝

第十八卷

馬指揮應乾 袁錦衣彬 牟錦衣斌

侯都尉拱辰 吳錦衣孟明

第十九卷

谷監生大用 撤孝廉大經 王處士循吉

畿輔人物志

目錄

四

宋海翁登春 盧文學紳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王司理荔

張茂才詩 阮文學漢關 崔文學子忠

余文學之祥

第二十卷

王咸寧越 王靖遠驥 楊興濟善

畿輔人物志目錄終

畿輔人物志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著

董學士倫

董倫字常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學

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川因稱貝川先生元末政批

民困累徵不出明初以薦舉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

帶侍懿文東官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之陞左春坊

大學士會東官晏駕出為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

其退食思政之堂日後樂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

畿輔人物志

卷一

當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遽擢為

陝西左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公行至

成都蜀獻王深敬之賦詩八章以導行至滇凡作養

成就一本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

文即位眷念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薦公者召至

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

公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鬆几玉鳩

杖各一賜之公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

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  
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人傳誦之庚辰會  
試與太常少卿高遜志為考試官精於去取所收如  
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濬輩稱得人焉其試錄序  
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敦大  
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睚之徒衆  
而危亂作世尤以為名言解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  
於上召還以縉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  
文間屢言當務親睦不聽燕王即位後倫年八十餘  
致仕每念革除事悒悒嘆數日卒歸葬宛平公敦  
大醇厚行如古人至于不仕于昏亂之時而能委身  
於休明之世不以內外夷險易其操可謂賢也矣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二

宋文恪訥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  
追封魏郡公贈叅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  
檢性持重齒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  
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  
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

宮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之旨也十三年四  
輔官杜敷薦之召至當上意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  
擊節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  
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  
博士龔敷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  
令為太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上每觀書  
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  
士時年逾七十上親製誥詞引尚父與周八百為比  
蓋自宋濂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三

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下至膚乃覺上製文  
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  
皇恐謝明年祭酒吳顥免官上簡用公特賜勅以往  
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  
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  
領監事由是貴冑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  
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  
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  
命畫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



生獻茶路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敬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王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

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克

畿輔人物志

卷一

四

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克國者哉陛下宜選如克國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

士魁選恒在大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誤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全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喉吏部尚書余燠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圖形暴罪勅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才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徵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通吏部寅緣爲奸誣祭酒訥受賊餓死生員尅落師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五

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弟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醴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賊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尅落師生廩膳以卑誣尊飭非惑聽禍人不淺仍慰訥復位二十二年命誤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



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為司業其卒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門上每舉為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宗譚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

義輔人物志

卷一

六

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年少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文恪公家西南三里即鄒子堤忠肅構亭曰西隱公更築白雲茅屋其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夫國學儲才之地措治之本也國初人才彬彬率出於此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乎且屯田一議建軍國之大計可謂一代名臣矣

崔宗伯亮

崔亮葭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丁母憂起復為禮部尚書時承元之後禮制久廢人安簡陋上命公定官員冠服之禮公于內外官員及隸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公取歷代郊祀之禮斟酌損益以上復以我國家前議園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

義輔人物志

卷一

七

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公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陸祭社升自子陸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相答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陸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重其議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省府臺俱就拜甬道上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謂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待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



太子以下及羣臣賜坐坐墩之制參酌宋典各爲等差又請旗纛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之夫辨上下定民志莫大於禮王者所以法天地也公當禮制紊亂之後酌古準今不繁不僂卓然定一代之章程行之三百年而無弊可謂有功於世道矣

秦侍讀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

畿輔人物志

卷一

八

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不出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瑄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甚見寵侍一日言

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實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乃風始息二年降侍御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御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過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過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貪過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九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劉侍郎敏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為中書省吏家貧每暮以小車市江上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蓆鬻以奉母人或矧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眾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一

所與人稱其有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語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于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率者然後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之誠意正心之學茂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繁而犯愈眾此為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人治

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于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為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司寇起身掾吏而約身以廉事親以孝夫孝則必慈廉則必明維慈與明聽訟之本也厥時尚善用人哉世乃謂明初用重典妄矣

開司寇濟

開濟北平人博學不仕見元末主昏臣懦天下將亂乃携家移居洛陽明太祖訪求遺逸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二

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行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濟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為式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脩達于政事者為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為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三司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



覽其言謂濟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  
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濟暇延訪秀才以  
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  
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  
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  
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辨凡國  
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濟一  
經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濟得上信任益奮勵  
効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濟議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三

事謗言遂起竟暴卒開國之始用人爲第一義廣以  
求之精以擇之斯朝無倖位野無留良矣六科之制  
雖百世行之可也

蘇太守恭讓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  
府恭讓豈弟慎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  
怨密遠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  
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  
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

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  
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覲免  
已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  
陽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茅副憲大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  
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  
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  
黃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頌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爲

畿輔人物志

卷二

四

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  
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君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  
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  
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  
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  
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其子扶柩葬北  
平城西茅公慷慨磊落殆謝翺龔開之儔也讀其詩  
十載有生韻矣

侯司寇泰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與侍郎郭任進抗禦之策壬午督餉山東屢進言于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復令出淮安督軍餉經畫苦心常徹旦不寐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當靖難師起從龍者多北方之人乘時建功如張河間玉者比比焉而志中不載載公以及其隸則天下之所重者可知矣

杜文學奇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五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嗚乎王舉賢良方正而乃誅忠直之臣于是乎不仁矣若杜公者以諸生而持正義更難于方正學諸公世竟不知其名惜哉

何縣令翁

何翁安州人由監生永樂中任武陟縣令敦行教化寬仁愛人導民孝弟力田捐俸助婚喪不能舉者考

滿民走闕留之吏部嘉其賢加通判俸仍管縣事蒞政十八年以賢能第一擢監察御史振揚風紀辦理冤獄甚多及謝政表正風俗施地建學鄉人賢之祖宗朝久任之法致有為令十八年者天下安有不盡之才不善之政乎誠足紀也

趙太守豫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主簿擢兵部主事內艱起陞郎中知松江府時戍兵驕甚擇其甚者杖而配之衆遂帖服一

畿輔人物志

卷二

六

意撫循與民休息擇民家子謹良者為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身率以儉遊燕皆絕奏減吏員十五巡撫周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尤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滿孝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傍數卒肅階下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名在上裂詔燕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致仕去後配食文襄祠在郡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誣蓋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  
平或衆爲讐解因而息者多矣故又有趙老人之號  
昔元氏之末四方揭竿率以官貪刑急爲言明祖知  
其然簡拔循卓而久任之故建文之世幾致刑措焉  
嗟乎瘡痍徧海宇安得趙老人之太守而爲窮民起  
白骨哉

北平孫承澤著

黃御史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永樂命江  
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官請代官少之對  
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廬北城外  
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  
間傾貲給徭賦墾圃醫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  
生安之稍隙輒肆力于學以已心爲嚴師而勸造于

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  
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  
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屐也其慎行若此補郡庠生京  
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  
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  
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  
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  
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  
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



通五卷皆為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氏誤註為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蕉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為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

書前入勿志

卷三

二

業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吾于孟清先生願執鞭焉

王忠肅翱

王翱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翱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既而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為重而開榜北士每後翱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遼東兵變勅翱提督明

年陞左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邊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翱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夏陞吏部尚書翱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質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翱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翱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三

伏請今願死于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賑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一也以死救生未為不可也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克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敵屢有膚功邊外嘗猝至下令堅壘伺息擊之皆遁去近邊諸來款者去防老少男婦靡不畏



威召還時諸番請關乞留及至總督兩廣威望已著蠻夷聞翔來皆恐謝曰蠻夷撫拊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翔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邪女言翔妻為翔置酒長跪翔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四

昂崔恭列位六卿翔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事黜補外任翔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翔便殿面質可否呼翔老王而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翔所求救賊并執翔翔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翔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叅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

直可千金翔固辭不得則掇珠衣領閑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第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干翔曰非詔旨也悉拆去成化三年疾甚予告方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李文達稱之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矣亂而敬擾而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漏世稱信然

馬恭襄昂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明年計偕下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五

第入國學宣德中以儀容聲音選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巡歷所至風裁凜然未幾行在刑部有劫獄之變上震怒下司寇于理乃陞公右侍郎適甘肅告警改副都叅贊軍務公抵任即劾都督王喜玩寇之罪軍聲大振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劫掠公率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僞祚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大舉犯甘州公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敵聞遁去西邊恃公



為長城以偶病乞休上不悅謂為委卸也乃命致仕未幾兩廣不靖時王忠肅翱召入為冢宰上念繼翱無如昂者起公總督兩廣兼巡撫便宜行事公大布朝廷威德親帥將領土司兵民勦其為暴害者生致渠魁周鐵盛盤馬蹄等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之晉右都御史又親勦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威名日盛有側目者遂致仕去及入見復留命巡察山西邊境比還送理院事晉兵部尚書會陝西邊報押至上命懷寧侯孫鐘為總兵公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六

公與鐘計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上寵眷無比賞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勲戚不可得公與賜焉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秘咨復調戶部尚書尋命同都御史林聰等察覈京營乃分精銳著為十二管又黜陟其賢否營制一新時災異屢見力求避退允放賜勅以榮之歸八年始卒贈少保謚恭襄

寇莊愍深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為郡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政遣中貴陳保生往廉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德中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必屬焉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使副使時天久不雨朝廷念刑獄有冤抑委錄山西諸郡大辟因察其情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事多見採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陞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番讐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七

伏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削平之以便儲運朝廷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卒未召還番人板轅甚衆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妖術煽惑山東聚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俘獲千餘人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放甲戌北邊大舉入境深出奇斬七十餘級在邊歲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任天順改元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左都御史時見曹欽



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廷劾之欽等反首索深害之賊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胡司空瓚

胡瓚字伯珩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按遼東外艱起按關中逆瑾方橫嫉瓚遠已督諸未先事任二年始得代又追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瑾誅陞大理寺丞胡端毓疏逆濠事繫獄瓚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得成邊卒寧矯詔奪俸丙子陞左僉都撫大同宗室有為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八

地方害者疏錮高墻上邊務六事嘉納庚辰武宗幸大同敵人寇督官軍與戰却之璽書褒美賜旉衣任子錦衣百戶上疏請回鑾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辛巳起擢江甲申累陞戶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亂加右都提督軍務往討曰此首惡數人爾豈宜濫及無辜吾惟殲渠魁當自定未至大同四十里駐兵授方畧於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就擒地方悉平乞休不允魏國孫光祚請山海撫寧賜由瓚謂逼近邊塞奪之恐變生意外上卒不予戊子轉南工部尚書

致仕歸卒年五十九著有柴山稿

李襄敏賓

李賓字廷用順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丁卯按浙江已巳邊警往大同體事九月敵大入召募河南懷慶丁壯萬餘人操練以法軍威遙振敵遂遁去庚午陞太僕卿釐革宿弊馬政為之修舉癸酉晉副都理永平山海軍務大飭武備稍暇散兵歸農與屯田以足食英廟復位召為大理卿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責於寬平莫患於遷移寬平則人易信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九

服而法亦可恒遷移則難以奉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配楊氏卒終身不要繼室已卯三月母憂奪情庚辰父病甚陳情歸卒已起復視事曹欽反與寺丞董仿率家人子弟出擊之大呼曰曹是反賊壯士來從我得數百人於長安右門撲火力戰時朝臣避難者多太僕卿韓定與焉事平謝曰此真仁者之勇上亦知之擢右都甲申陞南兵部尚書道見餓草奏發廩賑貸時盜徒巨艦張鼓角弓矢出沒江上苦行旅嚴督將士搜捕畧盡已丑滿九年入朝改左都掌院事



荆襄流民嘯聚建白撫治事宜賴以無虞癸巳加太子少保尋乞休林居凡十年乙巳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性嚴重簡默門達當訊抗辯不服見賓至曰惟公宜訊我遂抵法按明之設官一部分理一政而獨于法司設者三焉所以重刑獄也李公言法貴寬平而思遊移此誠至言不愧廷平矣至於憤擊逆賊人稱其為仁者之勇信乎其為仁者哉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著

耿清惠九疇

耿九疇東鹿人明初父綱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往理推為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為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一

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一雞時軒輓為浙江廉使剛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贖命法司逮治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薦之遂留為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饒而拊之曰無因驟而驟思銘竟為良吏九疇在刑



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泰卽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有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增兵何益竟如其議初邊民春夏出就田作秋冬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二

輒入從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徙寇至將不能衛民者重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獎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為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為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尋陞四川布

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為人召選之且以為禮部尚書既而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親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親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親為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為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推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謚清惠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三

耿文恪裕  
耿裕東鹿人祖綱為盧氏教諭生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九疇生裕皆自盧氏起家裕少慧嗜學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改翰林院簡討清惠以建言斥為江西布政使裕亦判官泗州清惠死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一旦被斥于外人皆為不平至州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于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



召還復簡討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換仍克經筵講官  
已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教嚴  
明恩威並濟勲戚年幼入國學讀書裕患其難教取  
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上  
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尚  
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  
孝宗卽位轉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弘治戊申召  
入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冢宰裕蒞任同侍郎倪岳  
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時艱上嘉納之崇王乞詣京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四

師朝賀勅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  
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夷貢獅子  
裕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  
道宜卻之後再掌銓曹感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  
薦尤當其使廷無遺賢裕爲人坦夷公平常以關輔  
饑代祀獄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  
下所司議行若事關宗社會議于朝必持正道不肯  
徇人及舉人才一采公論退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餽  
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

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  
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  
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  
物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曹文襄彞

曹彞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  
學問未克不堪爲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彞益肆力問學令笑曰典史欲狀元  
耶鶴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五

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彞與  
馬愉並以修撰充講讀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  
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  
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彞學優詞瞻典  
制多出其手彞明敏類東楊東楊歿閣中大議咸復  
雅決于彞十四年閣振挾上親征彞以內閣重臣扈  
從遇 駐師土木 氛熾僞求和止且召彞草勅與  
和振急移營南奔 乘之上北狩彞沒于難景帝卽  
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爲大理寺評事英廟復辟



加贈太傅改謚文忠陰孫榮錦永世百戶

黃御史綬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英宗北征綬疏言兵患備弛虜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廢子鑑為國子生

張憲使天衢

張天衢字叔通高陽人弘治癸卯以禮經中順天第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六

四人明年成進士授封丘令機警有辨才事至即剖無留牘即疑獄久不決一訊立得有布商失布莫可按獨曰偶置石後視而失也天衢即輦石後視而鞭之闔門罰入觀者布察所輸布號而得盜狀人號斷石公或殺人而匿其屍久不解公訊之適羊角風起跡之得匿屍坐其人釋誣者更號斷鬼公以弘治五年入為湖廣道御史九年以滿考授階嘗疏泰寧候鶴齡憑寵不法狀上慰諭不問十年二月按山海關舉核將吏飭諸邊備唯謹從兵戈中勸學與文人士

郁如也七月朶顏入掠上從部議專劾防密雲且日以爾練達老成卓有識見明年四月勅同給事中尚衡盤邊糧是年復命會清寧宮災應詔陳言畧謂容直言寬民力罷傳奉恤冤抑飭織造定鹽法革漕運之濫陞且言都御史王越交結太監汪直變亂成法開邊起釁先帝已斷發為民尋令以左都御史致仕近又貪緣太監李廣以至今職乞仍發為民以杜姦邪之門且李廣罪惡貫盈業已敗死乃復賜之塋祭是褒善之典加于首惡之人何以勸戒將來近年以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七

來中外臣工或因言事得罪或因他事註誤如湯鼎劉槩吉人丁詰皆罪有可宥如楊茂元王雲鳳武衢何喬新劉大夏林俊曹璘皆才非可棄且謂祖宗以來親近大臣斥遠邪佞伏望取以為法內府甲子庫及京通內外倉等處添設內官數多乞量為裁革其鎮守太監如臨清李全江西董讓陝西劉瑯四川房懋皆貪酷害民之尤者乞盡行取回以紓民困天下州縣入戶徭役乞行巡撫等官詳審務使均平疏入上曰納忠言當自處王越既用之邊方矣置勿論其



餘令所司斟酌以聞又奏請當時因烟火而陞官如程通者十三人因建亭而陞官如康表者三十餘人又因五官司曆陞官如皇甫政者六七人及平日貨緣李廣傳陞者通行革罷併奏裁革弘治六年以後乞陞傳奏匠官六十八人及冠帶人匠一百二十人入疏入上令逮皇甫政刑部其餘姑置之而一時宦貴凜凜側目亡何勅兩廣採辦圓眼木公駭請罷之十二年六月以鳴讚李通遲慢而公失面糾下獄釋之七月復以廷見失儀下獄復釋之尋丁艱歸以十

叢補人物志

卷四

八

六年七月起復除山東道以明年八月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駐洮岷會虜入莊浪西寧道以諸將領狀呈御史李高而蘭州守姜閔許遊擊徐謙奸貪亦以狀呈俱屬天衢鞠之獄上謙奏辨亦許御史與天衢交通鍛鍊命刑部右侍郎陶琰鑰天衢指揮余真往訊之奏上天衢與御史高知州閔俱戍肅州而諸弁重者纔降級益奄人瑾欲右武而毀真所上獄要承瑾風旨也正德五年八月以瑾敗有旨釋之按察使卒

梁端肅材

梁材字大用順天府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為御史值逆瑾誅為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為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為按察制中制去南昌非遠鎮守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縉就謀於公公即案調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制遂安世宗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

叢補人物志

卷四

九

千以贖土酋叩首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如是足矣後調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再召為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貴用事嘗以意氣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閭閻弗了也既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獄時論又大獄久不決四事命公兼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



矣及効翊國公郭郎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乃  
嘆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歟歷中外清節著聞司  
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謹守堯  
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  
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  
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  
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謚曰端肅蓋稱  
易名之典云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莊敏恭

崔恭廣平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督延綏邊  
儲有能譽陞郎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事恭至府庫  
舊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  
留漕海布餘並出爲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  
百家丁卯登萊大旱飛蝗恭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  
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一

墨諸逃戶芻根民賴全活已巳北虜入寇逼京師恭  
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巡撫議  
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  
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恭之  
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  
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舊例  
及和市苗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苗卒  
効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  
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未幾遷



江西按察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比至江西理問冤獄釋陷盜良民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爲改容二府由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爲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行之至今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冑爲軍御史信之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衆白恭恭爲核其實事遂白濬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淫潦費少功成民至今

養輔人物志

卷五

二

賴之天順庚辰召爲左侍郎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核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勅叅贊機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爲人愷爽光霽好善疾惡出于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惓惓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陳副使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成交趾後移京師隸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務實踐有用於已至南道未久翰林章公懋莊公昶黃公仲昭俱諫麓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自是每有所見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立說直欲置國家于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三

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常歎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塋事畢卽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成化辛卯服闋僦居錢塘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今復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朱儀言皆劄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母徐卒居喪一如居外艱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



爲榮遂乞歸居鄉卽如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焉之計踪跡寡出非公事未嘗入城府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爲福建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仇之者矣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然人之知壯者終寡癸亥遂乞身還時年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岳文肅正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四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灤縣人也長身美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旣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

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坐以謀反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五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以呂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詰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于林木之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



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歛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漕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正特手行夜宿涿州手特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于解卒不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乃為去釘脫特刺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六

如何更與其人金正乃得至戍所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甲申茂陵卽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克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

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購穀與饑民食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剋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于官者一旦弗得騰為謗書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辨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卒于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七

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為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為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語為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隳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



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婿嘉靖中贈太常寺卿  
賜諡文肅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曾祖以戎籍錄金吾遂家京師公四  
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上喜  
甚抱置膝賜賚甚優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大  
義命入順天府學肄業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鄉試甲  
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  
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讀學士二十二年主考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八

順天鄉試其妻弟劉釗令回避不得入試尋丁憂弘  
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四年辛亥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其妻弟  
劉釗已中鄉試仍不得入試人稱其公甲寅擢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公曰春  
秋王者不治三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  
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  
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

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  
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疏奏不報會武岡知  
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公上疏救獲  
釋十一年戊午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九月清寧宮  
災公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  
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  
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  
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  
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公以為不可及清寧宮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九

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力言不可上俱  
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為給事中華景所劾上命公  
覆試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  
乙丑上不豫召入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元年丙寅上不親  
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于是復同疏曰先帝顧  
命惓惓以陛下為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  
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半不可破  
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



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遷劉建謝遷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王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公上疏救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又力救是夏蚤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錄瑾等罪狀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一

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公極力論救乃得釋瑾于文臣凡有公錯誣各罰米輸邊多至十五石公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設預備倉公遂言各官罰米卽在原籍倉中交納未幾事止其隨機應變使天下陰受其禍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篤請便宜行事瑾王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

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啻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討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旣革去巡撫若并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乃批出止便宜行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遂致大獄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一

公力爭瑾謂不宜姑息公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嘗廝殺但因其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遂止革熊爵會真



鑄之變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佛然曰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公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赫奕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未幾太監張永自寧夏回密奏瑾十七事上夜執瑾使人送永疏至閣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援筆擬旨下瑾極刑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家得諸交通者書狀公奏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二

誅止其身今罪人已正典刑宜將一應文書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公上疏願皇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譚之暇安處官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上褒嘉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

乃稱兵犯順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國家養兵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嘆曰此真老成長計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兵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操制上遣內臣谷大用等至閣議公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公曰其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三

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之票擬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具疏極言其有十不便且曰今舉朝以爲不可臣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翊日內降行之公遂杜門乞休十一年卒于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公之祠在禁籞西大僕街公召對時衫履存焉公之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



麗牲之石無復存者楊公一清稱公孝友天植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欲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嗚呼可謂知公者矣

賈司空俊

賈俊字廷傑東鹿人以乙榜就國學簡山西道御史凡五出巡所至獎廉黜貪鋤梗植弱共稱為能歷山東按察副使督修德王府工甫就緒遷左僉都御史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四

巡撫寧夏益異數也俊至則持憲度嚴軍法麾指任使惟所當數年敵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為工部右侍郎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乙巳河南饑勅俊往視悉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弘治辛亥勅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四上疏乞休歸三年卒俊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年不携家眷啟靴鞞服至今猶有傳頌之者宦官汪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俊獨奮然與之抗禮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

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憚會太監李廣方為上理髮前跪日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上書為朕省費渠安敢出此言以靴尖踢其一齒俊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程司馬信

程信字彥實祖籍休寧移居河間府正統辛酉中順天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正統帝北征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遂南侵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五

京師戒嚴命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禦之失利乞領眾入城信堅不可躬督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為鏗援也先引去景泰紀元陞右給事中辛未九月正統帝還居南宮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



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糧餉時巡撫都御史奏營倉官吏卒盜糧幾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惜今故為此斛置人于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藩夷人作亂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爲太僕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御史遼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信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六

車創義倉行贖非法論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召陞刑部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憲宗卽位起復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都督蠻賊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陞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鷲地又分四路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又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

餘里又陰察九姓土邊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以定邊防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洊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所料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詔下議多請賞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于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七

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信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舉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且關隘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七年南京缺叅贊機務大臣交章薦信及至南京適彗星現乃與六



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施行他若  
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  
其志賜勅還鄉明年還休寧里第又四年卒贈太子  
少保謚襄毅壽六十有三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  
文學稱

畿輔人物志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著

周方伯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  
不事細瑣常出巡南畿河南陝西諸地申理冤獄摘  
伏如神英廟復辟之後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威福戕  
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為河南道御史  
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  
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

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懼  
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力陳二凶罪  
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  
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  
迎駕止數百人今遽至數萬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  
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未  
幾石曹相繼敗上思其言累陞至廣東右布政

張司空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為御史時



巡視居庸關武廟欲出關北狩欽閉關三勒跡堅請  
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夫時至正  
德時昏亂極矣乃能閉關遏駕及其差滿翠華始得  
西幸雖古之名臣何加焉後之居是職者借口時艱  
文其縮朒殆有餘愧哉

段大叅正

段正字以中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  
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叅  
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於書無所不讀恒  
幾輔人物志 卷六 二  
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栢  
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王僉憲儀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癸未成進士授靈壁令俄  
改嘉定兩邑稱平徵拜御史秦中中州藩封為虐大  
為民害公巡按西地皆以法繩之不少假借彼時江  
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為奸而  
吳中尤甚吳中大臣力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  
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  
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  
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儀守蘇至  
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侯巡撫侯上其事  
于是儀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天下什二而田額  
溷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  
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仍溝洫縣縣各為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三

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  
民之漕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  
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  
郡時秦番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  
儀策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  
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  
曰可以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  
盡殲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  
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



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謀者諜知戒不敢犯。項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廟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四

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為害儀計徙之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為死者詔加俸一級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擁衆犯京師移儀駐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為掠又何求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

為動翼日詣營鸞盛氣以待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為公保奸耶鸞忿密中儀會御史助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以此益重公退居九年卒

穆憲副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壯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坐起一編文藻蔚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五

然為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楊學博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昔不務蓄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後人講明義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為海內聞人向年余過方城彼中父



老修譚楊太公居鄉之善及訓子之方而兩子俱占  
巍科入木天乃無人言及者始知人之在世科名不  
足恃也方城有蘇中丞名舉者宦跡所至有聲曾著  
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其後人不能守歸之楊  
都尉家楚人文安之于都尉家見之驚嘆以為勝於  
文獻通考兵火後惜不存余欲為著一傳了不得其  
梗概尚俟知中丞者

周沐陽盛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六

師乃入籍大興為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  
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  
以吉里中長老自是為里中所重然七試不售歲貢  
入太學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  
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顧  
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李光祿紳

李紳字縉卿順天人嗜讀書為行人數奉使足跡偏  
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李尚書敏

薦為光祿寺少卿會考覈京朝官為忌者所中調外  
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  
一身閒紳居城南徙禁籟西偏多蓄道書手錄至盈  
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  
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其篤切  
如此古云休官亦由人詎不信哉

陳醒翁堯

陳堯字敬甫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七

年舉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柵遊  
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  
未嘗廢遊觀南安為之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南安人  
言公品誼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喜因號醒翁所著  
有醒翁集

郭太守文輔

郭文輔字其臣宛平人父雋仕至兩浙運同文輔性  
貞澹好學持論可觀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  
世蕃受賂需官文輔雅不妄交歛跡自守不與通使



還同署生每奏金錢方物于嚴氏私相習為故事文  
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選言官世蕃聞文  
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諷文輔且期以  
五百金即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  
甚悅即自其事于嵩授御史容如約責金文輔笑謝  
而已世蕃以為誕已大恚屬早甚考察百司世蕃陰  
令冢宰誣奏文輔選燻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  
安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漏也人稍稍稱之  
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為政持大體與民休息絕無干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八

謁當事益賺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  
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  
于學無所不闕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  
馬應乾為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  
得甚歡雖居朝市門若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  
稱之曰其臣之為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已依依自遠  
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  
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于胃臆養恬致知實宗  
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為知言

盧光祿宗哲

盧宗哲字濟卿涑水人嘉靖乙未進士天子躬御文  
華殿簡試親品第選庶常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哲  
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授檢討連  
外內艱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甲辰同修大明  
會典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守篆念諸生善逸立要東  
繩之凡貴遊子弟開說求出者不聽時分宜父子勢  
熾甚哲究不賄一金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吾行  
念之哲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選官也分宜惡則以為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九

南京尚寶卿連擢南太僕寺卿故開府滁陽滁陽者  
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至載吟嘯以為常哲乃  
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內  
之例也哲笑曰豈有懷金盧濬卿哉竟不內戊午召  
為光祿卿故事上供不時予賈人直賈往往破產藏  
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儼人而不予直是縣  
官給賈人食物也乃大發金悉償之久之推戶部侍  
郎分宜居中持之不報已未得瘳疾告歸發橐中裝  
止四十金召夫人及其子曰此二十年來官裝也可



中分之築室設關日偃卧其中賓客故人來則彈棊對語倦則復卧平生所著述甚富一日盡焚之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瓿何多事也年七十卒

孫僉事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儻有志節究心經書著爲論說諸儒競傳誦之尋舉進士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亦會諸大臣大爭西廠得罷直大恨會敵寇雲中直與王越朱衣北伐奏博紀功陰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十

欲中之銳前抵軍意氣峭拔戎服彎弧馳突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侃侃指畫利害不少挫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救護得免禍師還論功陞山西僉事尋致仕歸茅茨蕭然弘治甲子知州馬貪虐毒民規之不擇以事來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下獄問且遣使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實酒毒殺之且死囑妻曰吾以孤直罷歸今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吾死勿埋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馬後竟伏誅石公瑄嘗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公爲寮采瑄

兄弟又嘗侍几杖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死道邊信然哉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十一



畿輔人物志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著

傳文毅珪

傳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其不附已矯旨降修撰瑾敗復原官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所據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一

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閻總軍容德久不提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效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上竟遣監

鎗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致仕去卽束裝就道既歸清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闢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公為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于繩墨不失尺寸居閒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應天試事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特令一私人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二

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籍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為重為文平生不事剗刻有北潭集八卷藏于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恩祭葬勿求墓誌銘勿作佛事既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葬祭公在翰林時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為駿



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石文隱珪

石珪字邦彥藁城人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大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于藩王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官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進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三

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前後所上封事大要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邪佞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嘉靖三年手勅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典機務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民田萬餘頃既得旨民大騷公言于上仍還之民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間人或謂其過直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文體爲之一變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逮下廷鞫臺諫皆白其無他大學士楊一清力爲辯之公惟求去上許之儼民車歸閉門不出人益仰之年六十四卒于家謚文隱後改文介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四

石司農玠

石玠藁城人父文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至山西按察使以端毅著聞玠與弟珪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珪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入爲御史勅覈大同邊儲隨按陝西邊務曉暢兵事文武將吏服之乙丑推綜三法司事總憲浮梁戴珊素重玠事悉委之正德丙寅以副使督學山西教人以修德行務經學爲本歷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視去其父按察時僅二十年人以爲世美嘗作瞻栢堂以志感辛



未以副憲巡撫大同久歷邊陲習諳戎務而尤善於任人大小將領皆樂為用邊境以寧入為右司馬時遼左不靖命往諭之宣布威德相率帖服乙亥陞大司農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堅執不發上數使人促之僅以一半應命權籠錢寧等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咸側目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于朝乃上疏論救諸側目因而搆毀乃令自陳奪俸遂稱病歸杜門却掃意致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靖節香山二公詩行坐不釋手每花晨月夕輒朗誦之以當歌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五

曲所著有東溟漫稿

朱都御史裳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隨時拒錢寧之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闖豎構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闖八罪王御史得從輕處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府嘉靖時吏部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下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為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于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官南府董治水道勞瘁過度又與內使不協詬詈之怏怏暴卒七級闢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為鄉舉則日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為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廡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日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六

至以為傭也平生見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鳳凰怒詬曰胡用此管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佳銑志裳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賜祭塋謚恭簡

岳工部倫

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僻陋寡見聞挾冊來京從諸名人遊問學日博嘉靖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小歲歡見



饑孳塞途還朝卽上免徵道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  
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  
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職所  
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倫名  
在選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賜  
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氣時于聲詩焉發之倫美髯  
渥顏身長七尺偉然萬夫之望謂當遠到而官止郎  
署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恤困扶危  
古人不過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七

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蜀川修  
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渙遺跡以復興和之  
城徙朶顏諸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  
孱弱之裔以制吐蕃又欲仿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瀛  
諸鎮羽翼神京諸所經畧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涼  
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惜哉

達督學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任縣人中第後授工部主事管榷濟  
寧諸關癸亥轉員外郎管後庫出納庫與關俱腹地

而一無所取甲子遷郎中肅皇帝命疏玉河甚迫衆  
僚皆休焉莫敢應尚書雷公獨以屬之未幾河工成  
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歎曰今之督學者弊在重文執斯道化衰徇干請斯  
巾裳濫此其係于世教者非渺小也乃程業兼稽行  
誼以樹標立極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登進黜罰惟執  
之已卽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風用丕  
變而中土多彬彬文質之士隆慶戊辰乞休歸篋惟  
古書數帙了無長物人稱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八

惟重行誼故一時人物爲盛後乃止以文執相尚士  
無實修所以朝多批政安得如達公者而衡量人士  
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著

楊忠愍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同舍郎海鹽鄭曉相善曉品鑑人倫目空一世獨雅重公時與譚古今成敗國朝典章而關西韓邦奇為南兵部尚書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書悉以授之庚戌秋西戎大舉躡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一

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公思馳身往當匈奴會解嚴明年考滿赴部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 蹂踐我陵寢虐劉我人民而輕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前北伐之詔天下咸知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 為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字內豪

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甘心于 而今使無所用之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吏得以文法繩之今導之使通開邊方勾 之門六伏羗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又安所忌憚開百姓不靖之漸七 昨深入閭我無備也既已備矣而復從互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輕慢中國之心八 狡猾巨測我竭財力而與之今即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 人狡猾之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二

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 馬數萬匹萬一馬盡而中國之財亦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之禍十所以為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既與和矣即得馬安所用之又 安肯以壯馬與我乎此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者益大此其謬三 既以市為利中國必不可失信舉眾來市能盡給其眾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試不若和以餌



之夫損國威而養 忠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  
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梁是甘有生理乎此  
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  
敢爲陛下盡言者懼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  
外懼于 之重苟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  
沛然發德音按治開市者罪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  
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旛答之首于藁街  
以示天下後世疏入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  
唯仇鸞怵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三

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 數  
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驗上念  
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  
調兵部武選時大學士嚴嵩用事公中夜慨然嘆曰  
聖天子遇我厚舍此不言安所圖報于是日夜密具  
疏論之疏曰臣先因阻馬市得罪下獄逆鸞百計真  
臣于死陛下寬宥生全之不二年復還今職是臣今  
日之身陛下再生之身也臣有一言願以死報陛下  
則莫急于誅賊臣嚴嵩者請歷數其罪以陳於前我

太祖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載在祖  
訓甚嚴殿閣之臣止倘顧問而已乃嵩爲輔臣陰操  
丞相之權顯侵百司之職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一罪也權者人君統馭之具  
不可下移而嵩指票本竊美威福借陛下之喜怒彰  
一已之恩威此盜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歸君人  
臣之忠義也陛下有所行而善嵩必向人語曰上原  
無此意我贊而成之此掩主上之治功三罪也陛下  
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嵩何爲令于世蕃代票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四

又何爲約諸義子趙文華等共票是嵩以臣而竊君  
之權世蕃又以子而美父之柄此縱逆子之僭竊四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  
臣陰爲壟斷之計欲使伊孫冒功于兩廣先置所親  
爲總督總兵于是嚴鵠效忠等各以乳臭之子冒斬  
級功得爲錦衣而所親因得驟遷要秩是旣竊陛下  
之權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而顯拔私黨此冒朝廷  
之軍功五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革矣嵩餌其  
賄而薦爲大將及鸞勢出嵩上嵩不勝忿且察陛下



有疑鸞心遂互相誹謗以泯其迹是勾 者逆鸞而  
引用逆鸞者嵩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罪也 入

犯兵法擊其惰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曰 飽自退故汝夔傳令不戰及上逮治

汝夔嵩偽稱密疏保之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賣是  
嵩以不戰給國又以死給汝夔此悞國家之軍機七

罪也黜陟人主大權非臣下可得而私刑曹即徐學  
詩論嵩削籍矣京察勒吏部并其兄徐應豐罷之戶

科都給事中厲汝進論嵩降典史矣外察勒吏部并  
幾輔人物志 卷八 五

削其籍考察大典陛下特以激勵天下賊嵩竊之中  
傷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吏兵二部利權所

歸而嵩擅制之文武陞遷不論才而問賄故將官日  
剝削乎軍士而有司益濫取于百姓天下人人思亂

臣恐患不在 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  
也先朝風俗尚稱淳厚及嵩任事而敗壞已極又甚

於劉瑾時矣惟嵩好利故天下爭尚貪嵩好諛故天  
下爭尚諂源之不清流何以潔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罪也此十者罪狀昭昭人耳目矣然又有五奸臣請

盡言而無諱可乎夫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  
侍從嵩陰結重賄伺察聖意每舉必密報之故嵩得  
預謀而巧合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矣通政司  
納言之地嵩欲阻塞言路遂令義子趙文華為之使  
每章奏必預聞之故嵩得巧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  
盡嵩之鷹犬矣既已彌縫內外所畏者厥衛耳則又  
令子世蕃與聯姻戚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矣  
厥衛既清又懼科道有後言也嵩于進士中非私屬  
不得與中行之選推知非吳悞圓融者不得與行取

幾輔人物志 卷八 六

故臺省盡置私人寧負陛下而不忍負權臣是陛下  
之耳目盡嵩之奴僕矣科道雖被其籠絡而部臣如

徐學詩等尤當防也嵩又令子世蕃采部屬有才望  
者收置門下根結蒂固合為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盡

嵩之心腹矣有此五奸故得掩彼十罪五奸既破十  
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之愛而忍塗炭百萬

生靈乎倘蒙聽察試召問二王令其面陳或諮之衆  
閣臣得實重則誅僂輕則削罰 聞之不戰而膽

喪氣奪於致太平何有疏奏上恚繼盛懣而嵩方以



別事得幸遂誣構逮下錦衣獄詰曰何自引二王公  
 曰非二王疇不備嵩者且官家事獨不畏嵩敗耶獄  
 具杖至百或遺以蚺蛇膽公曰吾自有膽却之受杖  
 送刑部擬罪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以癸丑十月  
 論死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  
 也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  
 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正自聖明制作高萬  
 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隆  
 慶初錄死事諸臣贈太常寺少卿廕其子賜諡忠愍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七

予詞額曰旌忠

王司馬遶

王遶號繼津霸州人少而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  
 方之志常自書一聯於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兇  
 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  
 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半歲太著為人側目考  
 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  
 為不平吏部亟陞為武選王政以解人言時楊公繼  
 盛為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

嵩自分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託之公曰若  
 為社稷計吾不能為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  
 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皆在  
 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  
 勢甚赫人人避匿楊疏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  
 奉旨查嚴效忠嚴鶴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  
 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宜  
 據實具覆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  
 冒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冒功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八

嚴效忠安在哉效忠鬼名嚴鶴乳臭厮養子耳併陞  
 雖有事例皆奸人散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面赤  
 但口將稿付郎中明日畫題公曰必欲如此幸無列  
 名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稿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  
 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不  
 敢負老先生聶怒曰如何欺皇上負我公曰嚴效忠  
 嚴鶴本是冒功而今日不然此不欺皇上乎老先生  
 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且皇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  
 位至大司馬安敢負老先生而不救正且天下士大



夫朝覲會試俱在此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熟思之聶擲稿于地曰君為君子豹為小人矣聶知公不可奪乃密報嵩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奉旨嚴鵬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齒於公會  
有窮弁聲寃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之獄上諭死公徬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公巡兗州道有宗室為盜人不敢問公至擒真於法四境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 忠正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九

迫當國者欲以難公也修隘塞通水渠 數犯皆却之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益怒遂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為公舊屬吏為公誣劣考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岢嵐士民為公頌寃於新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跡防在內科道和之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却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陞

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直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一路嚴禁餽遺毫不假借至固原總督戴公才以鄉曲之雅致花幣金銀壺盞立還之戴公使人言官尊不當却公笑曰禮義由賢者出官之尊卑豈足言哉其鋒稜如此閱視事竣上中途患病乞致仕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又改北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

祀須以實踐為手餘皆偽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為有識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日會申內閣時行託以奶子府管事指揮羅秀陞堂上僉書公曰錦衣堂上僉書舊皆由南北鎮撫陞轉奶子府徑陞無例申又力訂之公退而訪羅秀乃內侍滕祥家奴也置之不顧申又託該衛掌印官來請力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八 九



之申大悲會聖駕謁陵御用監掌印太監張祜違例取馬差寫字執一白頭手本到部說該監奏准公曰既奏准何手本上無該監印信又不由司禮監於會極門發下又不經由兵科抄出俱非政體遂具疏請上查明應否然後遵行以防詐僞于是內閣遂票擅留御批全不知敬上之禮又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歸張公佳胤來代羅秀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堂上僉書管事吏科張養蒙上疏糾之佳胤罷去會推之日科道力薦公與嚴公清同列名上點用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一

嚴清梅給事鵬所疏云以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為張佳胤之通然持正而勢不行恐又為王遴之續公家居杜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入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字西里為考功郎先公而卒

厲給事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登第後拜給事中時嚴嵩父子柄政為虛公上疏糾之謂嵩為國大毒子世蕃美權納賄其勢方張童牛之牯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黃

瑞者御前給言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某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何計素趨即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公直名大震高麗使入貢問曰厲給事安在

王太宰本固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二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登第後為樂安令以循卓著聞徵入為御史按浙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倭數為浙患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不可竟置大辟朝論避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號太平宴以示耀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存何太平之可言後督府又以糜餉事為言者所糾與公勸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督府內結柄臣嚴嵩甚密嵩由是大憾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議米六萬石以驟運意為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公奏改



一半折銀分賑遼陽遠地一半本色分賑廣寧近地  
凡再閱月而完遷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  
柄臣憾公不置竟出陝西西寧副使寧有指揮星鎮  
者緣事當革潛入邢臺以重賄祈免公發覺之竟坐  
以法又有莊浪兵丁稱糧官尅餉而叛公孤身馳諭  
叛者咸帖服未幾分宜敗公以叅政尋陞大理少卿  
晉南僉憲提督江防召為北副憲歷刑兵左侍郎隆  
慶初改吏部會新鄭高拱以內閣攝冢宰意氣昂昂  
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與之爭咄咄不合乃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三

遷公南冢宰公欣然就道抵南會太察京官有為張  
江陵居正所不悅者遺書欲俱罷之公曰我寧得罪  
相君何敢得罪公議也江陵恚甚公以病乞休家居  
杜門謝絕人事迨江陵歿中外交薦公泊如也公立  
朝侃侃三值柄臣曾不少挫人稱為古之遺直云

玉司農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樂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  
授太常博士擢御史以風節自持行都城搏擊無所  
避會元夕一巨燭張燈邸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

有蹂躪死者瑄俛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事奏劾豪貴  
歛手嘉隆之際內庫冊籍沈匿莫可究詰宦豎浸漁  
無美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二萬二千有奇又用事  
近習搽督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闖人監軍者  
卽有之亦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朝王振劉瑾足為  
殷鑒言甚切直再被命按秦晉時上好言祥瑞隴西  
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斥不以獻公論避之公在  
職八年所言悉軍國大計如裨聖治止行辛肅戎政  
隆大典彰王德一政體飭禮儀勵新政慎典重孝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四

思陳時議勤聖學諸疏多見施行當是時王侍御之  
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少卿晉太僕累陞至南總憲  
轉大司農乞歸之疏屢上及入賀聖壽再請如初不  
允以滿上計遂四疏堅請獲休致公壯年每好古自  
負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事苟  
難學貴定志勿為利動公能踐其所言終身恬澹寡  
交遊雖位躋崇廡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  
餘貲平居手不釋卷著作甚富今止有春照軒集行  
世



劉司農體乾

劉體乾東安人爲一季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捷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爲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令文職蓋十萬餘矣今邊功之陞授勲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一五

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廢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闈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選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及大工陞除狐假猿攀尤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節省祿俸無筭所謂革冗吏

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有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應日增餘銀頓盡其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監官乾沒輒以所進鬻之行戶所以前後多寡

頃異者內官之滲漏冒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典年終遣科道官查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旣革國計自然有餘何患軍興乏儲哉以疏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後累陞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黃綠玉等項公執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六

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閑任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爲有古大臣風

鄭司空紳

鄭紳字公佩涑水人以錦衣籍世居京師登正德甲戌進士公自入官三十年凡九遷不出都城門以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慨然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爲歲乙巳紳旣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遊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紳訪政理與馬相屬紳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



甲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  
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  
號北泉書院偕朋舊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  
探幽尋樂紳之詩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  
太和都城人誦焉公起家戶曹陞鴻臚轉通政晉工  
部皆非雄職故門無私謁而公亦不干人以私居身  
不喜為無益之勞所在屏息危坐竟日享年八十有

楊中丞宜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七

楊宜字伯時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  
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微士一經其賞識無不  
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文裕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  
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比之  
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  
正直忠厚者必曰裁庵先生云

史司馬道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給  
事中劾江彬神周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

宗立論救王瓊得減死使朝鮮為副使遷山西僉事  
素惡首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辨得  
旨史道拿問謫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  
原宥疏辭仍願外任許之歷江西僉事累晉大理少  
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  
刁民童源許諸貴并法司受賄據實重遣輩數少安  
都御史汪鉉阿張孚敬意借監生詹際誣奏欲重治  
少宰徐縉力勸阻汪即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  
中鄭準言事謫典史應朝以病未至鉉遂署以逃道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六

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實奏汪辯謂準怨望道阻  
撓坐罰俸半年孫請縣丞十三年陞大理卿署都察  
院事與汪不協又罰俸因會推到遲降山東叅議又  
以辭朝稍後閑任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親率總  
兵梁震破敵王林川又破之沙河陞撫都又討妖賊  
楊通等平之十七年敵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礮砮  
河紙房頭之捷與總督毛伯溫修復五堡陞兵部侍  
郎仍任十九年破敵乾河門二十年破敵老王溝獲  
奸細二十餘人轉左四部會大敵犯山西諸將尾賊



以往留駐中營敵數千人犯者二皆却之以生母艱  
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衝管蘆溝橋以入行旅數  
千隨之道始通卽上防邊禦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  
甫七日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縛妖逆蕭芹等  
陞兵部尚書議遣指揮叢蘭等出邊間俺答使內潰  
召入戎政不果行馬市亦罷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  
功加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又明年癸丑卒

張司馬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號心齋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曲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九

沃令擢工垣拂權貴意歷副使隆慶五年春遼東巡  
撫缺張居正言於高拱以才望陞右僉都撫遣學顏  
曰是惴惴若重卵者而何措置泄泄也於是積屯置  
餉與夫保障獨恤造火器備陣車靡不曲盡居正心  
竒其才晉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益加憤勵議移險  
山等六堡于寬奠子十倉口斥邊地二百餘里後人  
賴其利萬曆六年擢大司農方是時吏治虛飾弁髦  
財賦內帑駸駸不支學顏爲責實考成有稽章奏清  
出納省鎮餉減冗費諸疏未數年庫餘千萬票支十

年人比之爲劉晏至如爭金花之添進止庫監之告

匱絕貢金之例加必得請乃已上每屈意從之又其

時方選操內兵每遇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間西

城喊砲之聲徹於御座學顏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

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上

疏止之上謂演習在內人役原備扈駕且演習已久

必恭順無他迨其後中途不戢又扈從事完猶未解

散學顏復上言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

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邊衛克軍祖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二十

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  
半居皇城之內戈矛鋒利出入禁苑後或賞不滿望  
領不得人漸起邪心朋謀倡亂諱於內則外臣不敢  
入諱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諱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  
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  
傳奏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驅之  
不肯散捕之莫敢櫻如正德中西城縛兵之事可鑒  
也借曰今未必然則皇上已見其不戒於駕前安能  
保其不變於日後哉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



賁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望皇上頒明詔將近  
操內兵盡數罷歸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  
請上亦不以爲罪未幾居正歿朝局一更喜事之言  
官盡擧當日諸大臣學顏於是歸二十六年卒賜祭  
塋此後邊政廢弛不復見赫聲濯靈之景矣然後知  
江陵之相業不可及而無識浮薄之士使居議論之  
司未有不敗天下事者也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三

畿輔人物志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著

梁太宰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常三年  
出爲兵科給事中既入諫垣慷慨言事無避忌時冢  
臣李默吳鵬行私黨權公出疏糾劾公論壯之當是  
時世宗頗崇壇祝學士袁煒偶爲上草青詞稱肯上  
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畧言相臣宜舉學術純  
正無輕輪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甚頓首揆徐華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一

亭力解奪俸而學士卒入相亡何擢順天府府丞會  
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  
修却者輒言才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  
河務其治河也考箕誨鋪與卒同力畫不敢廬夜枕  
幘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  
活數萬人于是功成擢叅藩關內當事又使當敵衝  
公治兵精嚴敵戒不敢犯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爲穆  
宗二年于是巡按御史房楠等奏薦公異才可爲邊  
大吏名上爲一時第一遂以其明年遷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探丸四起公爲除苛令明舊章民由是投刀棄耒先是世宗時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登萊島嶼中者數千久之出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者至是公奮然乘舫海上相機宜條上招安三策八事東土遂安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萬糧數萬鐘朝議通海運則又以屬公公悉心條畫行之稱便其疏畧謂自古建都一切轉運莫不因形勝以制便宜洪惟我朝成祖定鼎燕京轉運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永

畿輔人物志

卷九

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濬河尚書宋禮開會通河成始盡由河運然海船猶存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曰雖由會通僨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于海運也爲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于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沿海濱去處踏看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

利未見方行嗣是一遇滯塞大小臣工疏陳策試數百萬言皆以海運爲請竟未力行正德迄嘉靖間河患益劇且頻每當空濬塞築工程浩大刻期勒完晝夜並力公犒私貼計費不貲上下窘急接連三省丁夫調發動踰十萬寒暑風雨暴露經年手足潰爛枕藉傳染疾病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數聚久勞怨生啓釁于和關係非細去歲邳河徙塞一百餘里今歲宿遷漂傷無筭太倉空虛咽喉梗滯中外危之先蒙皇上採納忠猷簡差科臣胡禎會同臣等計處膠河期

畿輔人物志

卷九

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社稷大計孰先于此臣等勘得原題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委堪行運及勘得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亦有島人並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堪以一體行運自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餘里風便兩旬可達每歲五月以前風順而柔較之六月以後更爲便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地方委官通踏灣泊程久逐一明白及訪得沿海官民俱稱二十年前傍海橫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來土人淮人以



及島人做販魚蝦芥豆往來不絕其道遂通未見險阻臣等蚤夜思維大海風波誰則不知然海而多潢猶陸地多岐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海道險利茲可具推臣又與三司各官再四面審行海委官并水手等役俱稱今次踏出海道傍海居多間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岸上人烟舉目可望若船非乾朽行遵占候自無他虞較元人殷明畧踏出之道尤屬穩捷是卽丘濬所稱傍海通運果爲良便臣家于陸先年未至海上不能測識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四

濬議今待罪海邦親勘博訪幾八閱月始嘆服濬議乃神京遠計請及今日以河道爲正運益加綜理以海爲備運兼爲規復萬一河道未易疏通則海運可至蓄艾對證臨急無患河道大工自可安心濬築如法以垂經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邇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真四海上遊形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者有未然

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計兼有裨于地方疏入報可功成錫白金文綺加俸一級尋遷右副都御史改巡中州中州盜賊蟻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公曰俟盜起獲之訂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肩臥也時神宗新卽位張江陵居正柄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捷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麒麟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鎮軍所疾苦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五

爲剔除之因是以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爲上無取恢然者日猶之相馬不舉肥也由是軍勢大振當敵輒捷自公在薊遼先後奏大捷者九上褒詔先後十餘下錄一子讀書國子一子金吾百戶累千戶所錫章服銀幣無紀而其時昌鎮黃花路薊鎮古北口邊牆報成晉太子少保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久虛事靡廢公入則樞帷改觀于是乎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旣以授民歲徵駒馬駒不可戰官爲罷駒購壯然尚沉種馬民間



則民大騷公請得盡賣種馬稍徵芻佐官買馬者令  
下民如脫重負條議土官襲替商人便宜諸事壬午  
以定浙兵變功加級准世襲值冢宰缺廷推議焉上  
曰梁夢龍先朝曾料兩冢臣其為冢臣必稱遂改吏  
部尚書時已迫大計其所為覈吏治嚴黜陟者詳若  
素裕癸未春以轉年例與內閣左累疏請告歸在銓  
僅三月而一時清鯁為人所憚其平昔取拔士若楊  
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皆著功業  
于世嘗語人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六

不敢脂韋以垂法守則其大節可觀已歸時年纔五  
十餘又十六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麟堂集歷官  
表奏抄效忠錄要讀書日錄史要編海運新考各若  
干卷公卒後保撫汪應蛟巡按楊宏科為請卹典輔  
臣沈公鯉以為宜予適值科臣錢若臯黨沈四明一  
貫疏論沈公波及梁公遂至停閣及趙忠毅南星乘  
銓昌言于上謂公軍功彰著在人耳目止謂其為江  
陵門人孰延至今公當舊相柄政時實未嘗附會行  
一敝法未嘗詭隨傳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

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  
見今天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  
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乂安四  
裔賓服謂非其時仗鉞管樞之臣竭忠宣力之効不  
可也疏上而贈卹與謚之典始備而公之品誼亦始  
曉然見于天下矣

李司馬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直隸長垣人母氏吳夫人妊公時夢  
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歲補諸生稱神童郡守王賜  
谷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公允貞招之書院中每試  
迭冠多士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年甫二十吏胥  
見公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若弗解者其輩  
遂駭偷公忽召諸吏詰以某事某宜懲治某事某宜  
革逐某事某宜究擬風行雷擊奸猾皆股栗及暮而  
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立無苞苴至京  
報最後僅遷南工部權稅蕪湖差滿羨銀寄之庫中  
以備缺額無何調南吏部時魏公允貞鄒公元標皆



在南都結期聯騎遊于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望其羽儀者以爲神仙中人也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閱文甚速批註如飛而良窳一無遁情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一旦居然前茅相率鼓舞崛起文運爲之一振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之中州也聲望益隆隆起擢河南叅政尋入爲太僕通政公以兩尊人年高每欲歸養居長安常悒悒杜門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也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篲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八

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邊外東西合謀大舉公笑曰西人衆數萬其鋒不可犯南關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旣入縱兵橫擊之獲首四百餘級遁去明日西人至攻右屯公令乘新勝氣銳夜劫其營已覺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世其一子于錦衣已而南關以鎮武之忿數數入公備之甚嚴一敗之于靖遠再敗之于高平又檄大帥出塞搗巢大敗之於十方寺堡自是邊烽罷警將士橐鼓隊矣捷上賜銀幣升俸二級公念

兩尊人數稱病求歸久之得予告未幾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或冒沒重賂酋旣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倉皇請剿上就家拜公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劔斬裨將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則酋已破寨家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中外震動公携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卽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死不汗五月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一時將卒咸有喪元之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九

思公疏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楊酋乎綎感泣願效死力公保留綎殺賊自贖命綎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峒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計至詔公墨纒從事時賊避綎而走上海龍岡自保公密授方畧從圍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關酋投縲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



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甫闋卽家起總督河道時黃河橫決凡前此有事於河者皆追論一時束手無敢任者其以艱虞貽公猶之播州之役也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加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吕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奈何旣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加河便得俞旨卽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割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碍昔稱過洪今稱過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淮卽爲已至迄今賴之其時秋水漲溢公恐後猶衝壩方疏請爲分黃保泃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禪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約朝貴有力者納其賄而取券于職方公揭其資薦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諸恃與援多羽翼者以爲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雖幸而甦然遂衰鬚髮俱白以致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初十日卒于萬

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以平播功及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謚襄毅人稱公才高天下其爲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關靡竭而未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之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爲而計慮甚周誠不世之才也使崇禎之季而有若人焉其視楊嗣昌陳新甲輩不猶嬰孺之與奴隸哉昔人謂王陽明之平宸濠其功不及胡宗憲之平倭蓋宸濠率烏合亡命事同兒戲其攻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安慶已大敗于巡撫李充嗣都督袁銳而陽明率南吉之兵適遇湖中遂不戰而擒視胡總制時山成君大舉入犯而島主王直徐海爲之內應浙直閩廣在在告急胡勦間互用以致蕩平誠視王爲難然總不若平播功之鉅也楊應龍素稱強鷲地遠而險諸土司爲之嚮應破城殺將西南勢已岌岌矣李公指顧間取其地而郡縣之毫不舖張以希封拜之典則其功不可及也所以居功者尤不可及也

余宗伯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河間府交河人登萬曆丁丑科進士  
改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由在  
館局三十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纂修會典丁亥  
會典成陞修撰己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  
子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誼傳時政  
以獻壬辰陞右諭德甲午陞少詹丙申大內火偕講  
官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是時擢禮  
部右侍郎戊戌轉左署部事自爲中允至今官皆兼  
日講故在講筵最久獻替最多歲賜白銀文幣廷臣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無敢望焉己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  
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  
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于陛  
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  
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  
天豈可得也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  
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舛錯之狀  
近歲未嘗有也天之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  
苦於征調催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于上而不可

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昔  
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  
伏願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敝政不便於民  
者疏入上溫旨答焉播州首楊應龍叛賊蒸江城徵  
諸路兵討之力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  
報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湧出小山五復上言天不  
和寒暑隔人不和贅疣出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隕  
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  
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脈而山崩泉不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能生水而川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  
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  
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嗚張世變如亂麻民  
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  
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陸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  
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者陛下子也臣  
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  
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公始  
以亞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疏凡九上及正



席南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在廷公疏署名者五卽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草屣每譚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庚子春上將立東官趣禮部具儀時已瘠甚扶掖起視事已而病劇數乞歸不允卒於官訃聞予祭塋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所居茅屋數椽蓬蒿沒足古人所不及生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求爲之地日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終不肯爲一言家產既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又分俸以助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劉少宰元震

劉元震字元東別號復齋河間府任丘人父勃官河南僉事弟元霖官大司空皆以賢著當公五歲隨父

令新建輒自題至聖先師位事之晨輿持所讀書上先師前覆說如對塾師塾師至試以儷語曰天地人三才並立公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遂以文名里中然好讀古文詞又好爲詩多所寓旨是時嚴嵩當國仕路貪穢公賦九日詩有云九日何須窮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人已覘其品誼旣齒邑校累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古文詞若詩者扁之大篋中使一意帖括未幾丙丁遂聯擢南宮選入爲庶常每試輒首授編修克經筵展書官理誥勅纂章奏修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一五

會典世穆兩朝實錄上重其詞翰常命題畫扇及撰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吮毫濡墨俄頃立辦實錄成賜銀幣九年秩滿累陞左庶子皆充日講官戊子陞國子祭酒故事日講官不典成均公恬然受事日以黽勉率諸屬諸屬爲公稱勞且姍笑爲虛文公謂檢束士習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益精課勤惰置彰善紀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關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還爾雅非經籍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輒肆而一時人文丕變嘗款



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貨鼓篋其間若受餽者徒以需次登而崦嵫景迫選人者處以優老之法亦不能爲國家用矣莫若倣弘治隆慶事例間一行之遴其才雋者升於雍以待紳舉不舉則與甲乙科鱗次銓除毋以格限卽撥歷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自無所容因臚列奏聞上報可是時儲宮久虛并出閣講學亦遲廻久之公乃上訓儲疏其畧曰臣備員冑監敷教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稱曰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豫教爲大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今諸臣疏陳明旨頒示王器長子兄弟天倫已顯白於天下矣願冊禮尚闕訓誨未行謂將待時而舉耳臣聞皇太子天性英明睿齡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所以禁未發戒後時也臣愚以爲皇上宜及時下德音舉隆典慎簡端人用充輔導實宗社無疆之休疏入不報久之陞南禮部侍郎改南吏部入爲禮部侍郎改吏部以三品報滿未幾三殿災燦慨上疏其畧曰舊歲乾清官被燬今皇極三殿俱焚臣當奔救之

時仰見瓊樓玉宇蕩燼飛塵叩地呼天驚心慘目臣掌詹事府也其官爲青宮而設敢不明其職守伏念建儲爲萬世計上天祖宗垂神最切故儲位久虛謹告疊至卽今導迎善氣協和天人此爲第一事臣忝官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逡巡失其職矣願陛下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國有忌之者故六年秩滿但准復職恩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遷秩行公兩受命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老上疏輒留中戊戌京察自陳疏獨公不報乃決計歸適萬壽節以講官蒙銀幣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之賜因註籍疏謝忽奉有供職之旨旨與疏不相蒙莫知所謂也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旨乃堅請歸公孝念純篤宦遊三十年每接家報必南向頓首而後開當釋外艱爲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譙賀客鼓吹洵鏗閱月不厭入而問滌髓命童子調絃度曲博太夫人破顏一笑嘗自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厚恩密而以大體反寬介明而以有容反怒又嘗言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然生平於奧結廣交詭遇捷趨巧取貪得妬人害物



耻而不爲也其言如此故能於國家大政輒不避忌  
諱侃侃言之以南北侍郎九年清俸竟不得一温旨  
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易得於今之世哉獨怪建儲  
一事申公時行以鼎鉉重臣陽隨衆以進疏陰具揭  
而固寵至今爲人詬厲視公徑行其意者相去何如  
也人亦何必鼎鉉然後爲重哉公以萬曆庚申卒得  
壽八十有一

陳淮撫儒

陳儒字懋學世出交趾其祖復宗當宣德時從征有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六

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  
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登嘉靖癸未進  
士歷官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  
譽當爲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  
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  
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邊十事及詩文  
行世

戴司馬才

戴才字子需滄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擢給

事中庚戌之秋邊烽達于京師倉卒乏軍興戶部請  
一切加諸逋賦公抗疏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兵  
騷驛不堪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  
又豫輸機兵民快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增賦是  
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累陞兵科都  
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其後以僉都御史巡撫甘  
肅又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又以右都御史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公三蒞西邊諳練其利弊墾荒田興水  
利簡兵將飭烽堠邊外諸羗輕入輒遭創去朝廷倚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七

爲長城而其績最著者中衛南有裴家川地腴田可  
萬頃民苦邊騎不得田作公相度地形築牆建堡疏  
于朝且請以固原守備將兵營田以死馬少卿兼僉  
事務靖 整飭兵餉而秦隴之間屹成巨鎮又俺答  
款關乞貢示報可而吉能者俺答支屬也援例以請  
下公議公言邊外東西各爲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  
隨俺酋進入爲便互市第可行之宜大不可槩陝西  
也時內有重臣主其議者公拂之而不顧也當其爭  
互市時或有勸公稍徇貴人意者公正色曰市之利



害籌之熟矣徇下而謾上便身圖而不計國是有臣

如此將安用之卒不肯附和內意公既去鎮卒開甘

肅之市令番夷交惡為國家生一邊隙人嘆公之遠

見及晉南本兵按江防緩急為飭兵卒部署方畧有

巡鹽御史奏改浦子口五衛隸御史公抗疏言南畿

各衛分列六營以藩籬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

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隸御史使堂堂六師

下同部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人謂公得大體萬曆

丙戌卒年七十有三夫國家不能無事乃餉急則議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二

加增敵強則議撫欵國家卒受其蔽蓋始于人臣便

身謀而忘國恤也語云山有猛虎菴蔡為之不採言

國不可無重臣也戴公殆其人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著

魏中丞允貞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萬曆丙子舉于鄉

丁丑成進士弟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允孚甲

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節氣為時論並推公為諸

生時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神告之而家病者胡

不服黃蘗公取服之果愈初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剝

勁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至取而廷鞠數語剖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一

決一無遁情荊州為張相君梓里官其地視為畏壘

率以縮朒從事惟公與觀察馬文煒廉貞自矢民賴

以安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

三尺相君聞之亟為讚服致諭諸子毋輕舉動以撓

其法也壬午徵入授御史會江陵相歿遺表薦潘宗

伯展胤已而相為身後之計雷御史士楨疏論潘輒

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亟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

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

累甚大疏入不報然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



時江陵沒後諸執政陽示寬平陰擅威福私圖便利無所顧忌公糾正甚力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蒲州四維子聯翩高第遂為相庭之故事並及諸有力者執政恨之遂降為許州判官戶部郎李公三才上疏力救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公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吏胥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樞少宰海公瑞皆以清刻相尚公請如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

班之類悉宜革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變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父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為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秦藩餽遺約白鏹二百皆無所取公為丞升少卿以太公春秋高請告歸三年即家

拜順天府丞升右通政無何升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變汚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簠簋之飾平陽守歲所節省銀數萬兩以報公極其褒讚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是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

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銀千兩酒課數千皆囊橐中物併贖緩不下數萬公一無所取皆貯之司庫又著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兩他絕無一函至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與西邊為鄰自款市之後武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輒石而黃龍池草梁山河會水泉石茆等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祠及書院皆取諸所節省者一



時山西吏治幾於兩漢間閭安樂歌頌遍野邊外部  
落不敢飲馬於河值宮殿災張新建位以開礦之說  
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言人主玉食萬國  
何以開礦為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  
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  
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公  
蒿目憂心寢食為廢乃陳君臣交警之謨責張新建  
位以嚴嵩夏言為戒趙蘭陵志臯以李本為戒又言  
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四

而三殿災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  
此也疏入奪五月俸先是癸巳京察冢宰餘姚孫公  
鑑考功郎高邑趙公南星秉公澄叙仕路一清執政  
大為不悅奪冢宰俸逐考功去公上疏言執政喪其  
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之至是每復侵及愈為側  
目自抽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  
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人逆其  
意者逮繫纍纍於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  
下公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闢寺而輕言官疏入不報

而稅監遂舉劾有司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  
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  
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輩氣讐見公  
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  
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銀數十萬皆入已上下  
奏令部院諸大臣議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允貞  
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叅內臣內臣亦叅之詆  
調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  
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願留事遂寢稅使之疏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五

既上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劄計  
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鍰之外廩給乃  
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其尊人及諸子往來皆以俸  
錢雇車馬不入傳舍於是眾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  
有稅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  
鐫譙已也屢推卿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  
至是乃得旨而歸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  
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  
為娛樂人皆艷稱之惟是為執政所泥必不令其入



朝未及大宏其設施識者深爲世道惜未幾公歿逆  
璫魏忠賢竊政公次子廣微以叔事之墮其家聲人  
嘆清直如見泉乃有此子也

### 魏考功允中

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常博士  
遷吏部稽勲主事尋移考功病卒年四十二懋權爲  
諸生王元美以兵使行部贈之詩曰還將代典意對  
酒頌如灑及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于署戒關吏  
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六

相與譴叫絕倒其賞異如此懋權與其兄貞弟允孚  
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年顧憲成劉應蘭皆鄉試  
第一號庚辰三解元咸相與鏃礪志節以名世相期  
許江陵專政懋權與顧劉皆不肯阿附江陵敗允貞  
爲御史彈射新執政時人側目以懋權爲黨魁懋權  
卒允孚與廷蘭繼之而憲成與允貞皆爲萬曆中名  
臣

### 趙忠毅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爲諸生夙以文章妙

天下問字者戶外趾相錯萬曆庚午舉于鄉甲戌成  
進士初授汝寧推官稱廉平爲要人所訾僅擢戶部  
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爲之建醮祈安公與二三同  
志戒勿往仍爲紀事詩云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  
傳播人口江陵沒以物望移吏部尋乞歸後起主選  
司事所推權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等皆一時人望旋  
丁艱服闋除稽勲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疏譏切時  
政抨擊要人爲時所忌復引疾歸未幾再起考功司  
會癸巳當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七

少假坐是奪職聞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  
虫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  
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如都給事中王三  
餘乃其姻家吏部主事呂胤昌乃尚書籛之甥俱在  
劣處中旨下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  
申救不報後二十八年光宗登極卽家擢太常少卿  
累遷右司空旋總西臺癸亥復內計公作四克議以  
攻开詩教趙興邦等所劾去畧與癸巳等亡何晋冢  
宰一以澄清爲已任謂長安交際股繫士大夫朝氣



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憊憊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  
率諸司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  
邑循吏皆久任又飭考功文選不得皇皇弛擔故事  
官評報部率以甲冗及推魯寡援者塞責使貪暴者  
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  
前一疏自相啗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上官毋入守  
令貢獻又上力挽干進疏謂司選者每遇退朝羣輩  
遞留講陞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嗑乾舌敝而後脫  
比至署則公書私書闔戶盈几應對不暇蟠木而藉  
叢輔人物志 卷十 八

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以爲違公  
論必如所求而後已面皮世界書帕長安雖使臣有  
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  
平生而無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  
徇一切請託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有給事中爲一  
貲郎求鹽司卽以貲郎置王府出給事於外藩人噴  
噴稱不便至其用人不以門牆引嫌則用高公攀龍  
爲御史大夫佐憲必楊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  
必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又從人望用鄒公維璉由樞

部調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狃  
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雖犯衆忌  
不顧也而楊公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  
璫知公爲海內第一流傾意歸往囑其甥傅應星介  
紹于公公麾去又嘗同坐闕門遞通叅公正語曰主  
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璫默然怒形于色又  
內閣魏廣微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父執  
自居無少假廣微以同姓嚴事璫俸致揆席公愈菲  
薄之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

叢輔人物志

卷十

九

休矣將脫憤而寢魏怒詈而去一日廣微短李公三  
才於公前公曰而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而翁耶  
魏慚退與璫比而謀璫公會高總憲發巡鹽御史崔  
呈秀狼籍狀公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所叩頭請  
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清  
譽推謝應祥廣微喉私人上疏謂謝以吏垣師得之  
于是署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鑄逐公亦乞骸  
行一時名賢辭春明者項背相望踰年而國遂空諸  
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分布要地



作逆闖牙爪首用倪文煥言典詔獄周內掛網以昧  
 誣公行撫按鞠訊辱公訟庭子甥皆遭痛捶桁楊於  
 市觀者嗟痛太史錢公士升貽書知府蔡官治得護  
 持力坐賅一萬五千追呼甚急罄七世之業僅充十  
 一親知助之始克竣局獻上公謫戍代州子甥並發  
 遠衛公坐短轅携殘書一篋自隨至代僦居一小樓  
 顏曰吉祥又掃除土室顏曰味葉齋杜門讀書不輟  
 年餘崇禎改元肆赦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踰  
 三月卒戍所著書多散失吳喬范質公先生搜錄  
 錄於南中戍所著史韻其稿在孫二如昌齡處兵火  
 後字多脫落余為訂正託王雷臣爨刻於杭州崇禎  
 戊辰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余之友有與公遊者言公  
 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  
 韓魏多奇節公益兼而有之余又讀其在銓奏疏曰  
 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  
 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嗚呼此忠  
 之所以為忠毅之所以為毅也

李淮撫三才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

李三才字道甫修吾其別號也先世自臨潼移居京  
 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成進士少負志節  
 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  
 合以名世相期許未幾允貞為御史時江陵初歿執  
 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蒞事會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  
 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執  
 政恨之出為許州判官公為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  
 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陞南禮部  
 主事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邊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  
 言事調南刑部李公化龍為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  
 文酒從容每連鑣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  
 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相國素愛公  
 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為山東僉事論者惜  
 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幼宰  
 奈何失之公獨謂人曰始不佞奉譴而出之官僅決  
 旬耳誠不意皇上遽寬赦其愚有內召之命今者自  
 維靡尺寸報塞又令褒然秉憲一方甚愧無當而人  
 猶見以為淹何也誠淹也其遣以免於世矣人益服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一



之公輜車所至風行雷厲半裁大著乃始內召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璫初設縱橫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為甚公上疏力發其寃肆而且曰皇上愛珠玉民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于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悖入悖出失眾失國每誦畿輔人物志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一

斯言心寒魄散可畏也疏入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願求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事下一時臣工相顧駭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而御史史學遷之疏尤為篤切有云人謂皇上為陳增而去三才難於顯斥故託言去之昔管仲之告桓公曰墜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何有於君而鮑叔牙之告桓公亦曰君將治齊即高侯子與叔牙足也君若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三才今之管夷吾也撫綏地方擔當國家大事

非三才誰可者可為一增而去三才耶年來諸使橫出海內如沸所賴以挽頽波力砥中流之柱者惟是二三賢人為之特立于其間乃容悅者留強立者去依阿媚奄者留勇往任事者去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李誌之去亦以礦稅諸事而司府州縣之以忤璫去者又索索不可勝數夫朝無正人則群惡鴟張非以抑奸邪也賢人去國則豪傑解體非以扶正氣也國有大事誰為主持非以重邦國也脫有大難何人拯救非以備緩急也阿意而容拂意而斥非以端趨向也罰其非罪去其無名非以示勸懲也賢者可去不肖可留非以風示海內也聞罷三才後淮揚軍民號泣不已皆欲甘心陳增增亦避不敢出一言以此思三才之賢可知也以此思陳增則三才不當去益可知也疏入不報公屢疏請代而歷陳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廟卒用其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僉人側目見其請代之疏一則諭令供事一則諭令管河及倉塲孫瑋漕河垂竭疏又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一



有李三才漕督久著勞績着卽出料理之旨衆疑其  
與援更值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故事衆  
又疑其推戴之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出疏糾劾謂  
其尅落陳增銀二十損諸事而科臣劉時俊又列其  
贓私數百萬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  
之公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  
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  
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  
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今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四

挺身王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  
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  
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慎行  
許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  
才南企仲朱國禎郭滄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  
祚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荊州俊馬從聘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呂邦耀  
梅之煥孫振基麻禧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  
禎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

策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懷德蔣貴史記事彭端

吾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宗文張養才孫鼎相涂一榛  
李樸鮑應鰲常澄丁元薦趙邦清龐時雍吳正志王  
士騏沈正宗賀煥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  
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  
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  
聲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  
屏斥卽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  
加之卽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卽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五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自  
林居移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  
飛章鈞黨傾動朝野未幾魏忠賢禍作以東林二字  
爲殺正人之案于是三百年培養之士氣爲之盡銷  
三百年相傳之宗社亦與之俱銷實始基於此矣公  
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駐徐州候代又  
不報遂題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公歸而建雙  
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居相特疏舉薦衆恐其復用  
御史劉光復李徵儀節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上



卽令徵儀心湯往查皇木既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  
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旨公與同鄉政  
府書云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  
欲置僕於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  
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蚤取通顯也當  
江陵秉政權傾人主其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  
士官不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職守苟忠憤所激彈  
劾奸佞如視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  
全不知有刀鋸鼎鑊識見所到自行吾是而已豈有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六

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欺某此番自分必  
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  
夜捫心安耶否耶傳聞當覆疏已上票擬已進相公  
始託故私寓思欲威福不自已出又誰信乎嘗慨盧  
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燈消火滅身  
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之富貴可  
慕也千萬人之指示又可畏也一人之私憤可洩也  
士大夫之清議又可畏也一日之行事可忽也史官  
之直書天下後世之公論又可畏其雖罪棄不忍見

絕於桑梓故敢一効狂瞽未幾東事孔亟經畧乏人  
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嗟乎  
修吾先生古之遺直也束髮登朝侃侃自命凡所以  
尊主庇民扶正抑邪者惶惶不遺餘力夫子所謂剛  
者殆其人歟卒以鋒稜太峻爲羣小所中賚其志以  
死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  
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壙無志墓無碑所著  
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誠耻錄諸書無一存者僅於  
其甥張文學其澄得其遺疏二十餘篇詩文十餘首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七

合之平日所聞畧次其梗槩然公一生大節及時事  
之得失可考而知也

傳太常好禮

傳好禮號約齋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  
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納忠建白六事曰  
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  
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止曰後宮之宴當  
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實杜漸諸疏曰勤講學  
曰修實政曰禁輿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輕出



至請誅怙寵之中官裁跋扈之戚畹尤人所不敢言奉命按浙值大稔動帑銀二萬留漕糶萬石賑之先發後聞曰侯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內艱起補四夷館太常少卿時權使四出海內騷動遂抗疏言假官抽稅之害不報更補續跪闕下者三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縣典史大小諸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于屏示不得用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居十五年屢起中格巡按請卹典吏部爲請謚庶得贈太常寺卿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六

張職方主敬

張主敬字林倩栢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爲長治令長治潞浩穰邑也俗善商賈困篋量金珠厥篋織文貢于天府衣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卽其地產煤往者里民輪輸供爨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車皆罷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公性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衆黥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徭役甚平

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而八諫雄山鉅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情請寄不避嫌怨有惡宗訟平遙民十人強劫當成公廉得其寃俱開釋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己丑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親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故不得與徵書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恭出送夾潞河而號泣公旣去共爲祠祀之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九

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管節慎庫清旣而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廩寮友謹之曰君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徵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武弁卽具盛饌宥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剝削而童僕吏卒無不啜汁者公旣不受餌其輩計遂塞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御札欲並封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國之說且往者



羣臣之請立太子也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勅諭一頒中官斯重豈往者忘情于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乙未以父憂去己亥起補職方時倭躡朝鮮國家為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久暴去而我師躡未已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朝皆慮倭復來已執其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十

咎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為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既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便國家不為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酋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或主勦未定公力主勦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則指黔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為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持

之益堅不兩月而捷書至夜即千里悉為郡縣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權稅遼左者疏劾大將軍馬林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先春救疏未報上怒遼左缺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門之日風墮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抵家因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暢齋奉太孺人之暇與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及歿建公南星題其墓曰正人張公之墓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十一

王憲司嘉謨

王嘉謨字伯俞順天人父應祥以武舉官至署都督僉事素有善行以嘉靖己未七月生公先是同巷有張翁者疾革語其子曰吾閩鄉里為善最篤者莫如王千兵家吾將受生矣若欲見盍往訪之張翁逝其子叩都督公問狀適告兒生而慧穎異常萬曆丙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列藩餽遺一無所受以才望授禮科給事中侃侃偉議一時稱為朝陽鳴鳳鳳其疏最有關係者如請建儲諸疏畧曰禮本緣情從衆則



易行失時則難必影樣之多姿態之變通觀古昔有足傷心如綠衣白華之詩青雀黃臺之事名號筐牀轉移甚易笑言涕泣瑕隙常開愛使勢移慈父不能保其子機從中制賢相不能必其君巧售一時恨貽千載又云元儲繼體必不可置于可帝可王之介天命難謀必不可稽于且行且止之間冊立大典必不可翫以或近或遠之期乾坤神器必不可處以如戲如疑之跡如因災變上修省疏大臣以格君心爲要以燮理陰陽爲功以防微杜漸爲急務以責難陳善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十一

爲恭敬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孟氏之明訓也臣觀近事清論甚明羣臣咸奮所爭者常在于皮膚枝葉之間而受患者常在于元氣根本之內又云君臣之間不求同意而求同理不防其事而防其欲且如唐玄宗號爲英主其相張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卒成盛治繼而荒于酒色九齡罷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真宗明君也其相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克謹王旦輒非之及晚節侈肆身奉天書而後嘆其見之蚤也啓沃之功防閑之要于茲可觀如論用人諸

疏云忠言直道之士指斥稍過則逐放相隨派可稍加則禁錮益甚藉如鍾羽正輩大臣皆以爲言陛下亦常許之而卒不用豈以舊日矯激不足任使耶使過之仁容直之量蓋兩失之又云如南京吏部尚書會推沈鯉月餘不報冢宰人才之藻鏡也沈鯉雅望清修允堪簡迪何其宜用而不用此會推之當而未允者也又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首推呂坤用其次南京工部尚書首推王遴用其次保定巡撫首推曾乾亨用其次廷議先後諒必有見何其舍此而用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十一

此會推之用而越次者也又云理安有同異人安有朋黨在上用之何如耳昔晏嬰論君臣之交如五音相和八音競奏然後可以成治宋仁宗時言事者輒指人爲黨仁宗不復記憶一切進用翕然稱治卒亦無黨在昔患君子之難用而當國者敢于播弄不準于理義此王安石之所以誤熙寧也知君子小人之相爭無道以處之而務爲調停此范純仁之所以誤元祐也又云人臣比肩事主孰無得失終日議事孰無可否前代治朝賢人君子未嘗不互相評議宋韓



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詆其失包拯為宋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疎遠而敢指摘時務未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徇乎國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聽議論則是非日消以采擇視羣情則忠直自見又如貪儉宦官結黨行私一疏叅權璫田義八罪尤為侃侃直聲震天下蓋卓然君子其人也萬曆甲午典試關中闕未撤陞陝西叅議未任改河南叅議管河道未幾有播酋之變總督李公化龍疏請公以叅政管上川南道冠平陞俸一級題留仍任川南陞按察使管川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

西道以都督公告歸卒于家公生平好讀書手不釋卷雖家京師而狷介不妄交門庭閒寂有如山林所著有薊丘集四十七卷行世公沒未久鄉人至不能舉其姓氏余于敬哉王公處得見其遺集而志其繁如此

孫太僕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曹火篩入寇遣朝臣往禦緒為叅謀以行事竣調稽勲外艱復原官歷郎中逆瑾常械繫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

緒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褚知府當免懷金謁緒峻卻之轉太僕少卿晉正卿浙人胡逢者隸知印緒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舉乙酉鄉薦舊例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入無用上疏罷其役先是淮鳳諸郡饑饉馬俱小弱緒察與交兌民不破產以按南陵丞貪殘為權官張雄所誣陷繫御史臺褫為民世宗初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所著有沙溪稿無用閒談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卒年七十有四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一

壯平孫承澤著

賀給事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軍籍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探其旨要中順天鄉試以成化二年舉進士為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言題於壁一數拉條長言事不從嘆曰人情如此吾行吾志至己四年旱災流條盡并自劾求退不允陳白沙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上疏解官執弟子禮見白沙謂公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鋷要須和平沉深公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精思實踐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具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報聞允辭正德四年劉瑾下括田令東人驚疑義州守臣更貪虐遂囂然聚變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因往諭曰汝當悔顧未晚也第不

殺人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

兵至且言大勦衆獲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趨跪里

門又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第不殺

人必有無恐衆遂定為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

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

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化之興於行義老更好易

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言

行錄八卷唐荆川稍加校錄刻於遼東別有漫記一

卷遼東地屬燕并公以順天鄉闈起家故載之畿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志中按醫閻先生之學以誠敬為門踐履為實及登進士與一峯楓山互相倡和以千秋自命追見白沙遂壯面事之病而告歸載其肖像以往尊奉不衰然其所以立教者每以東萊格言文公教條為學之總括戒學者不讀小學無留館下又謂陸子靜天資高有簡畧細微之病吳草廬聰明博學無躬行切實之思不全依傍白沙者也故胡敬齋之于康齋醫閻之子白沙謂有出藍之譽可也崔後渠先生曰蔡秀夫奇醫閻集讀之曰賀子篤志君子也然慕陳白沙也



甚切嘗聞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履堅而安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其推尊先生如此先生又嘗東羅一峯云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為其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一間耳此千古名言余借之以自勉焉

蔡晉御覽

蔡駿字天章人稱汝濱先生真定府寧晉人少穎悟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三

過人年九歲解文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即能擲管作驚人語然以時文浮艷不好也繼從晉州張恒山學留心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自任嘉靖己丑中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從韓苑洛湛其泉二先生講學其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推公為領袖出使大同代藩及督鎮例有饋遺俱屏不納旋京言防邊事宜人稱其確見又出使東粵與倫氏昆仲講學數月見陳白沙後人式微為置祭田六頃俄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四

發勲戚不法數事禁約三院人與夏宗伯言往復辯論不屈繼差查內庫劾太常卿陳道瀛宋內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大木廠冒破之弊風采颯然上重之差往南直刷卷發鎮守大璫王德留守王桓諸人侵盜夙弊帶管巡監上疏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復武林宋武穆後人岳清西河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佐祭田三頃繼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戚晚奪占民田等事禁約趙藩宗室豐樂鎮等處私店奉勅鈴束鄭府廬江王參奏唐府宗室宇淙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冤枉得釋共平反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脩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固始忠節許達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塘建立生祠脩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稱得人築睢州寧陵護水堤白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黃



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爲  
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奉勅疏濬運河工完勅賜  
金幣褒獎捕獲劇民及徐州反賊高龍等準問大豪  
猾永城蕪輔惟盧氏杜田殺人賄賂三十事河壯  
涉鱗地坐以濶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  
未十餘萬石是歲早墾行捕蝗之法查埋各府州縣  
庫銀十餘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  
後復命劾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二百餘人一路風  
清然而備用者亦多矣回道論事下獄尋釋又論吏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五

部江尚書鉉革職回籍中外薦舉三十餘疏吏部許  
尚書論疏請同御史楊爵浦鉉起用公以母憂未滿  
辭逾三載內從之抵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  
本發刑科及山西道優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  
堂公辭之復論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  
復爲柄臣中傷革職回籍一特公論沸然不平中外  
各官舉薦如向時公絕無出山之志矣家居閉戶教  
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  
乃建書院於浚水之陽置贖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

合族婚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建浚濱書院石坊  
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  
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耆儒石  
坊中丞李公建清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遺公  
脩坊之資屢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  
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戚有不足者量  
爲置田產收養孤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  
者亦量給田并賜恤之後以數年所積大爲脩建文  
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贖田三十頃以助貧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六

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贖田六頃延生儒以教  
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  
學中拜聖論教之爲善百尺溝鄉去城市遠僻俗稱  
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二頃延生儒教子  
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學同脩養濟院一所養濟田  
四頃令孤老每名日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  
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  
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生  
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



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所遺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為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歲癸丑大荒公出家貲遠方糴穀以賑三族及生徒故舊壬戌復連荒公力行不倦賴之生活甚衆復教鄉民間溢陽河及洩河溉田數千頃地方官議立石闕衆殫於物力公慨捐家資建闕三所復設藥市一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療貧者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本鄉里有無賴者公不與校常曰但求在己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洩瀆文集語錄等書行世及公之歿遠近痛悼幾爲罷市撫按下檄府縣祠公正學書院稱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間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黉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置贍地祭田惇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洩水接洩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

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人以爲實錄云

孫閣部承宗

孫承宗字稚繩別號愷陽保定高陽人年三十二應選貢又十年登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曆左諭德司經局洗馬天啟元年遷左庶子克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萬曆末兵事孔亟舉朝欲以戎務屬公至天啟二年經撫不協相率潰奔人心洶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八

洶乃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凡九日卽命以閣臣韃掌部務疏請下熊廷弼王化貞干理人爲登然兵部尚書王在晉出爲經畧欲築重關於山海費一百二十萬閱門僚佐袁崇煥孫元化力爭不得投揭于內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胸爲失策及還面陳情形上召還在晉議代經畧者難其人公自請往遂以原官督理圍城及薊遼津登等處軍務碎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畫軍事抵閔營壘一新躬親環甲巡歷山坳海澨常至竟日不食竟夜不寐勞弗恤



也既而督臣王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請罷推願以身兼以省防撫之紛紜且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祖宗舊制原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兵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衆忌之言官爭以總督不可罷兵部附合之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內與公大相左矣遼撫張鳳翼恨公不用矣遼守關之說託人極論馬世龍貪淫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壞遼事公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得諺之由並請罷斥薦兵部尚書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九

趙彥自代彥閉門而泣囑人告哀於公上促公理事未幾有柳河之挫乃堅請放還上允之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例王在晉入爲本兵力言馬世龍茅元儀焚惑樞輔敗壞關事又囑言官交章詆公以沮其出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衆謂非起公不可詔起原官改兼兵部尚書抵京召對留守京師公乘夜出關城隍得旨馳赴通州抵通未久又命移鎮山海公至關使人沿海入報內始知關門尚在及四城之復加太傅力辭不受時梁廷棟爲本兵不悅世龍劾之又謂復

城之功出自監軍丘禾嘉孫元化二人俱從優叙公連章求罷衆欲聽其去以遼事倚禾嘉上不可使中書詣關門諭令視事未幾有凌河之失公以十七疏求斥令馳驛還已而以長山之敗追論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可命冠帶閒住削世廕公具疏陳謝並奏薊遼事宜十六款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劔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戒也臣願治臣不能制勝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里居七年及鹿太常之歿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

賦詩六十章哭之後高陽破公亦死之奏聞復官予祭葬先是天啓中公在遼逆璫魏忠賢已用事上遣內侍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遣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處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為嘗無遠以觀兵為威福上得公奏溫旨報是時逆裔方用事朔內操所遣皆提督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牙公方禁宴會輔等至具杯茗而已輔等亦惴惴將事莫敢謹昨其後逆裔分遣諸閩監督關前海外必待遂公而後發蓋聞之憚公深矣公常西巡薊昌諸關隘密邇京師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面陳機宜內閣魏廣微急告忠賢曰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一

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應且亟備之忠賢大怖繞御床而哭上令內閣擬諭止之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半夜召兵部入分三道飛騎止公公見諭即刻東行忠賢遣人偵之一襖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實未有一甲士也忠賢之意少解廣微乃嗾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至比之為王敦李懷元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重臣不可輕去乃遂有令公視事許小

進謀謂樞輔擁兵市重宜削其兵柄兵科李魯生上簡汰之疏使兵銷將衰可以殺公也公遵旨汰大帥三四人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累疏求罷不得其疏有曰臣故孫慎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常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摘未及自為靜啞以姑容於天下又先以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上疏曰兩臣之皦皦者去而臣幸留臣其有遺行有愧於兩臣使臣不蚤自裁決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人讀其疏為之咋舌公常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擬我我則何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一

敢成敗利鈍非所逆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或竊比二公乎公有文集奏疏百餘卷范公景文刻之南中隨燬然公不以書傳也

鹿大理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保定府定興人為諸生時岸然以千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同社友切脯酌酒唏噓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襍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



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絜令焉  
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  
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  
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恭進大  
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  
部議終成盡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  
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  
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  
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官子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  
者一併催解貯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  
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  
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  
軍精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  
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度之  
高閣而中官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  
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銀之緘滕不  
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

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  
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主上  
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奪公俸一年  
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  
閤門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  
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  
公曰有銀何用借無補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  
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  
官嘆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四

用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遂移  
疾去而司農竟如數補進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  
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漫無執持奈何  
不令人主厭薄臣下也光宗御極首復公官管新餉  
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震動公受  
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  
疏請逮其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  
群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賞行邊  
請用察弁坐賕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



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內閣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葉公得書初怒其刺已既而屈服焉壬戌孫公承宗以內閣理部事孫公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五

心焉從孫公闕閱以歸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特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髮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閱四年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壘暮塩漠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問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于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跡踣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閣部之甄錄公之力也孫公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

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閉門整頓一新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孫公將渡河入秦魏廣徵証以清君側聳逆奄矯旨趣令歸鎮李蕃李魯生輩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貽書兵部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衽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隳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撓恢復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六

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隳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旣廢前日之衽復作遼廣潰陷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遼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遼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遼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忠臣義士有負戟長嘆而已未幾孫公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家居四年起尚寶卿陞太常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



歸崇禎九年七月東兵破定興公死之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其子解元化麟以毀瘠死於喪次公歿孫公哭之慟爲挽詩六十章又二年高陽陷孫公亦死之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李文康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脩獻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溫仁和爲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仁壽宮災詔加脩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鮮克

由禮抑於冤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此皆足以名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以祛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戶部左侍郎復改禮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議姚廣孝在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興隆寺從之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鄉試巡按不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



私聘取房考官從之會浙江巡按李信請經房閣得  
雋卷仍發監臨叅閱公同去取時言若令叅閱去取  
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偏之初意上  
深然之九月名爲武英殿大學士叅贊機務十二年  
帝幸南內名孚敬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  
府七言二章命各和以進復同遊西苑製七言五言  
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名孚敬時隨行  
賜扇及酒食復留閱宜宗輿地圖時及御和詩十四  
年三月復名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二

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  
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十五年端午名時同夏言郭助泛舟西苑命蕩槳  
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翌日時等謝表以爲自  
宣宗賜養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  
再見云九月以寶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  
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少傅諡文康李公受事於  
張文忠孚敬才相之後無所表見於世然斥廣孝從  
祀一事侃侃正論矣

方文端從哲

方從哲字中涵順天人賦性醇厚不事脩飾爲司成  
時大璫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卽欲撥歷持之不可  
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愛官耶何此小事遽相拒絕  
遂請告去家居最久時神廟倦勤中外隔絕朝臣水  
火公與葉福清同居揆地葉曲爲調劑時望歸之旣  
而葉去公獨相口語藉藉適紅丸議起孫宗伯糾公  
謂藥爲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爲弑君當誅下部議公  
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公承宗乃宗伯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三

所舉士昌言于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  
曰弑非律令也庸醫傷人有罪况萬乘乎李可灼當  
論如律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歸怨長子長子之  
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受長子失主張之罰宗伯恚以  
爲反已而庇從哲然人以為公論韓蒲州曠亦出揭  
謂不宜苛求公歸而杜門却掃不問戶外事未幾逆  
璫借紅丸一案以處諸君子浙人徐大化欲乘此以  
起公公不應至崇禎戊辰以疾歿祭葬從優諡文端

李文敏國楷



李國楷字元冶高陽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公器度宏遠風格澄峻與孫劉陽先生同里少時即師事之故品識恂相類劉陽先生每亟稱之當癸丑館選時劉陽先生謂公曰君能辦廿年博士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劉陽先生擊節其言是年入讀中秘書蔬食布衣意泊如也丙辰授檢討晉諭德管國子司業值熹廟幸太學坐講易發明天人大義上恭巳注聽及以庶子充經筵日講官次講尚書每借經發明時政上已目矚心嚮矣閣員枚卜名在第八上持

幾輔人物志

卷十二

四

論讀考爲之昨舌公在閣當逆璫以伯爵謬干公正票以指揮使又以狡謀劾三戚曉予以劉司隸得不深及之又恨楊忠愍之指爲一罪也復以劉志選劾張武清特重恚以撼宮闈公極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武清得不重譴而罷邑令唐紹堯以執法強項逮下司寇獄坐贓幾千金公明其事而仍婉爲解令得釋輦下建逆祠不捐不謁有挾璫以請者公屏之不見璫欲建坊於里錫忠臣印勒天下舉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效莽新試天

幾輔人物志

卷十二

五

簡入閣辦事咸稱得人時璫患已張公慮切濡首兩疏控辭其辭疏云天災物異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璫方侈謂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公不忌也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曠然立于四虛心欲鄙然周乎六幕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于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于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事隸在諸司或于之以行意與悞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啻罔恤國是侃侃正



明卒不失其正公之見遠矣故逆璫既戮上召閣部諸臣令定附逆諸人之罪初案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諸人之名上怪問之閣臣對以諸臣無諂附實跡上舉某以某票擬媚某以某閣揭媚某以善書為其勒碑媚何謂無實蹟而獨不及公蓋上在藩邸時諸臣情狀察之甚悉而公固久鑒知于上矣然公不以自安也因國子生胡煥猷之疏公自訟曰昨午七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謂黍跡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竊柄銜憲動借上傳以行今年五月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六

決意乞歸值敵患孔亟繼以先帝違豫旋忽奄棄羣臣然引慝避位賜一日而九迴回思一年之內猘猘與居虺蝎與處種種憊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上溫旨諭督又疏云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中次之不能如申屠嘉弘恭陳蕃死于王甫悻悻城社薰灌力窮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絕不徼求卹典避遠權陞之私憐其情可知也上仍溫旨慰督元年二月以病乞骸者二三月力辭者四四月五月具疏凡十有一始得允放進行

人護送賜賚路費綵緞地方官以時存問給廩米與夫公益受知于上者深矣公在新朝獻納頗多而其最著無如十事之疏一日勵必為之志二日務典學之益三日執總攬之要四日廣聽納之方五日謹內侍之漸六日崇節儉之德七日覈職掌之實八日精用人之術九日恤下民之苦十日脩久任之法鑿鑿宏議古之名疏何以加焉惜未竟其用也歸時仍薦韓蒲州曠及孫剗陽先生承宗等俱詔用蓋從公之請也夫人臣不幸而值濁亂之時引去不能脫就不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七

可惟在委蛇而不失其正斯可為難矣晚世議論苛刻好舉人之短然如公者乘權秉政未行一敗事未害一正人回視同時諸輔何啻霄壤也而兩朝辭疏耿介自持去就之間毫不肯苟吾于李文正之後僅見公矣

劉司空遵憲

劉遵憲字可權大名人甫弱冠萬曆辛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令壽張調繁滋陽滋陽當汶泗之交民苦浸沒所謂歲脩止故事耳公儲粟以給夫役身處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十一 六



干親爲經理九閱月而堤成迄今享其利戊申陞八部主事未幾調兵部甲寅爲職方郎職方故弊數也各弁率納賄於貴要而取償於方司公毅然杜絕有中貴人持私牘至門卽據案草一疏奏聞大司馬知而力止之乃劣處其營求者而人卒不敢以一函相及也乙卯遷武德道旋以邊才改甘鎮西寧道攝涼州道其地沙漠不毛甘鎮則孤時天末番族雜處笳吹馬嘶不絕於耳且軍食久匱戰士饑忿公嚴課衛官大脩屯田飭法風厲之三歲之中四奏大捷未幾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八

以內艱歸服闋起補大同左衛以缺其鎮功加按察使又加左布政時素囊黃台吉恃其部落挾賞侵邊公陽示羈縻時時遣精銳小創之終不敢逞壬戌陞本鎮巡撫行邊至殺虎堡方值關市番漢雜沓公曰此撫順之續也亟移市於關外邊人便之往例市者售者皆有稅公聞而駭之以戎事需馬爲重猶將名之使來厚稅以奪其利可乎嚴爲禁革乙丑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時邊疆多事特設此以待制府經略之用者未幾遷左侍郎視戎政篆旋署部事部中有議

之者曰此昔年爲名職方者於是請託苞苴悉爲屏跡時值五載軍政逆奄魏忠賢姪魏良卿疏授世廟時例乞免考察奉旨下部看議公抗疏爭曰軍政大典祖制行之已久世廟時覽免一次以金吾有大勛故特徵此曠典若臣部所守者祖宗之法今恩典出自朝廷則可非臣部之職掌也旨下照舊考察逆關卿之仲冬寧錦奏捷以公攝部勞晉大司馬管少司馬事公見逆璫虐燄日盛舉國如在遂上疏以侍養請奉有顯係規避之旨或勸求同府相國通意於上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九

公公佛然不顧復爲力請始得予告歸省依依子舍杜門不出崇禎御極逆關伏法庚午廷推大司空兩疏控辭不赴乙亥再召視水衡復以疾請不允丙子二月再請三月力請皆不允七月大兵薄都城守戒嚴一切守具責辦頃刻四司郎署奔走十六門狼狽不前公以一身支應工費稽察堅瑕食息於脾睨風露三月始解嚴十月冬復以病請不允前此司屬奉差無定序公痛絕營求之弊題定差規一以資俸爲序至一切抵差報滿諸餽獻及監督營繕二八扣除



諸陋例一時祛盡丙子九月上閱都城獎公勞績  
 月考滿上遣中使賜銀鈔廕一子復連章乞歸成  
 自二月至七月屢以積勞難痊請皆溫旨勉留抵冬  
 以城守功加太子少保時議帶築外城上限三年竣  
 事公以九月報完上喜賜銀幣加俸一級是時部事  
 多艱上責備嚴急諸臣不稱旨者逮斥無虛月刑獄  
 幾滿公每日時事需才甚殷正宜培養乃過為摧折  
 異時誰為驅策故於諸司屬皆曲意護持不事吹求  
 以迎上意如錢局墻穴一事屢為剖白雖嚴旨鐫級  
 終不坐以莫須有之辜故主事駱方壘等卒從減末  
 有為公言者曰聖怒難犯公為人獨不自為乎公曰  
 人之愛其功名誰不如我壞他人之名節以博我之  
 功名吾不能也且吾位至六卿自謂踰分向來求歸  
 未得倘因此獲罪去固所願也人服公得大體已  
 復以寒疾乞骸庚辰三月殿試閱卷畢復引年三  
 辭俱不允是歲饑人相食請救所在有司賑貸上  
 可四月召對文華殿賜坐上獎其清勤公賦性恬  
 每退朝兀坐小室翻書啜茗門無車馬之音署中有

廢亭脩葺之與左右少司空賡和其中名曰友聲亭  
 時收卜清望屬公有相忌者遂卧不出章十餘上始  
 得請陛辭之日行李蕭如也公自乙亥任冬官值時  
 政峻刻諸臣以罪去者六卿中凡三十餘人亞卿中  
 凡三十餘人內閣亦二十七人而公獨以清端受知  
 前後八年奉身以退惟公一人而已昔宋臣蒲宗孟  
 短司馬溫公於神宗前神宗作色曰蒲宗孟爾不足  
 司馬光耶無論別事朕即位來見辭職者惟光一人  
 其餘逐之亦不去矣又錢公若水嘗言上待輔臣如  
 箠輔人物志 卷十二 十一

此蓋無乘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  
 上之輕鄙即請罷若二公者可為百世師矣余嚮與  
 劉大司空同朝相善見其宦况蕭然歸請之疏無月  
 不上彼視一官如逆旅視其歸如久客之望廬舍也  
 班之二公之間殆無作色哉所著有揮塵亭集雲西  
 稿籌邊餘咏來鶴樓集會心錄惺心錄恕醉齋集友  
 聲亭集歸田小紀



北平孫承澤著

李閣學標

李標字汝立別號建齋高邑人少時備儻有大志而端厚凝重識者已知其為廊廟器萬曆丁未成進士讀書中秘布袍蔬食如諸生熹宗時見朝政日非大半託疾家居及崇禎初御極舊閣臣以枚卜請上允之令吏部會推吏部則名以聞上詔閣臣及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宮前殿上曰內閣大臣倘得其人社稷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一

之福朕不敢自定敬求之於天命內臣設香案上躬拜之置名金瓶中拈得六人標與焉乃由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上初攬大政銳意太平凡禮樂兵農大政悉於召對時究極其原委公條奏詳明悉當上意未幾舊輔為言者論列先後罷免公哀然為首益以天下為己任時同官劉鴻訓以增勅書事為御史吳玉所糾上震怒欲寘鴻訓於重典增勅一事公先有疏奏中書田佳璧於鴻訓實無與也上威嚴同列不敢申救公乃上揭謂項蒙皇

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

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指竊惟勅書一節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聞會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人專輒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渥之隆身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臣等與鴻訓久處疎畧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嚴山揚主德幸我皇上為堯舜之君每自詭逢唐虞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二

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同情今乃議論交指剖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之公論特需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膏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盥沐翹首為鴻訓跋恩望德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蹈專擅之大罪乎上意少解鴻訓得謫戍去又值烏程溫體仁以會推閣臣不得與出一疏糾與推者之錢謙益仍執已結浙閩事為詞上召對體仁又力言諸臣結黨行私吏科章允儒面糾之謂從來小人為公論



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為黨習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上大怒竟令錦衣衛逮繫金謙益將有不可測之事矣公上密揭謂人臣比肩事君誰甘以此周營私自處其始或偶因意見之偏而後各乘以好勝之念遂至曹分各立漸成門戶之岐途惟上有堯舜之聖執中建極蕩蕩平平明告戒以風之復為和德以化之是非非不能辨也兩聖明即止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賞罰非不金用也兩事過節融常存有餘不盡之意用能合異為同漢季為夫朝端極師

錢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三

濟之隆海宇受平康之福此惟我皇上乘龍御天乾體用九之聖人足以當之頃皇上處分錢謙益章允儒二臣本因體仁之言而體仁乃不安於心具疏求去則一番剖晰之後當有不盡之法可知矣臣等非敢借此更為二臣求寬但願我皇上穆然玄覽少賜垂仁於謙益或念其事經恩詔姑著回籍於允儒待其困橫稍久仍許自新使諸臣安體仁與之俱安不惟安體仁之身實以安體仁之心所裨於一道同氣之盛治者匪淺渺矣錢與章亦得斥職去然從此黨

議紛紜枚卜之事亦罷適韓蒲州名至公辭首輔已巳二月皇長子誕生恩加太子太保庚午正月仍為首輔二月以冊立東宮加少保時以罪督袁崇煥為題諸宵小借之翻局甚至錢華亭下獄公乃以病請未幾烏程柄用而國事日非矣

成文穆靖之

成基命字靖之後以內閣謝事家居始題改字為名避廟諱也公大名人萬曆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公在詞林歷十三年而陞中允又歷十年而陞東

錢輔人物志

卷十三

四

部侍郎始由侍郎而推內閣於進退得失之間蓋漠如也當其為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署祭酒疏請視學不先關白內閣又疏中天子之學名曰碎雍蓋碎者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者雍也雍天下之殘賊也故古者碎雍禮得謂之泰徵等語內閣弗善遂以原官回局公亦毅然請告癸亥起修光廟實錄為講官皇太子生以資進禮部右侍郎時逆奄魏忠賢已用事一時附趨熱者在奔如鶩公風檢澄峻正已講筵每自矢曰無負細旃也及眾正羣起糾奄黃門



北寺獄興有中堂指公爲東林黨人逆奄大爲備具  
甲子歲終當講筵敘遷止加太子賓客公遂決意去  
或爲之謀曰南樂相公固姻戚也一語可解公不答  
第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不在講官安作皇上規  
繩乙丑開講畢卽杜門稱病遂以原官掌南翰林院  
印舊無是例也便道歸里再疏請告不允比赴督都  
奉旨冠帶閒住公歸而布袍屨與一二故人文酒  
留連致足樂也崇禎御極臺省交薦起吏部右侍郎  
以澄敏佐太宰飭諸子曹各舉其職疏請刻訪隸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五

發九卿及三品以上科道諸臣各舉所知明列事款  
造冊進呈又言人才自逆奸摧折以來野多佚賢賜  
環無幾請將見在諸臣暨停陞轉缺出先儘起廢半  
年後仍兼行酌用又言臣部以用人爲職祇苦意見  
之不同遂致取舍之無據從此各祛成心共偕大道  
將世宙不難蕩平上報可允行未幾大兵次薊上名  
平臺講求方略公上言帷幄決勝允賴大臣舊輔孫  
承宗才兼文武爲人推重且去都不三百餘里亟宜  
名用以資謀斷軍旅之學別具材品樞員宜增如嘉

靖時例增設七八員以資任用軍國煩重講議不可  
無若借題生議橫滋囂競固不如瑱耳之爲愈卽一  
切會議徒費商確宜勅部慎擇條議薦舉整鑿可見  
施行者立與題覆其餘游譚浮說盡戾勿問從古濟  
變以人凡抱文武才猷經濟實用者勅廷臣指名奏  
聞分發吏兵二部諮試擢用上皆嘉納先是兩舉枚  
卜廷議皆首推公至是始得旨陞禮部尚書入閣辨  
事時孫公承宗於十一月十一日召至京上御平臺  
同召對公奏願以戰守機宜盡付承宗使盡其才必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六

能仰副聖衷時庚吉士劉之綸好譚兵有吳閭髮僧  
申甫者詭譎兵事之綸誤信之薦之朝上拊髀方殷  
適之綸當陞泣陳而甫有橫行之請曰募生兵置衝  
車上壯之特從其請公奉命詳閱極言不可用上默  
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甫竟見赦而潰東兵薄城表  
崇煥率祖帥入援崇煥先殺毛文龍文龍私人在都  
者已廣布流言督師又請羅城休兵讒口益力十二  
月初一日上名表崇煥祖大壽對平臺上數崇煥罪  
狀命錦衣衛拿下公晚大壽而心悸獨叩頭乞慎重



者再上不悟曰慎重卽是因循何益公復叩頭曰臣願皇上慎重敵在城下非他時可比上見其狀急遽曰卿慮的亦是朕意已定不必言上退以茶盒賜輔臣時首輔韓爌饑甚將取一餅入口公憮然曰此何時老先生尚欲食耶我輩寧卽引決不忍見國勢至此快快而出明日祖管兵潰擁其帥而東舉朝惶駭司禮監監臣執公手公料已定今柰何遂奏以崇煥手札招大壽東兵南下諸事紛紜公劾劾在公因念急時紛名外兵而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七

士宵且不得下宜分班休息之宜雲之勁卒入衛仍當招補原額以備西邊又念調集費繁額賦當急東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又念司空之屬收發辦造當晰當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念六科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各科印官各選委一員查核號件不必以議論掣任事之肘第欲以糾彈悚懈事之心上俱嘉納復自陳無能乞罷者三不允上重漕事遂議復用漕運動臣而諸勳紛出攘臂益加制設官甚善而一二不肖或致削軍蠹漕公具以

聞上爲報罷一日上御文華殿謂輔臣近來法紀廢弛力宜振刷公對以治道第宜去其大甚譬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上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妨公默然其後輔政者陽以振刷逢上意而陰操威福除異已議論日新禍亂日甚然後服公謀國之遠也時首輔韓爌次輔李標俱去公獨留東兵尙在遵永大司馬梁廷棟志總理帥馬世龍謀更置之將以撼閣部承宗也公力破羣忌從中調劑救世龍進取不當更置世龍卒隨閣部監遵永之功時通津告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八

急公特請申嚴警備仍請補天津鎮帥請發銀通鎮募土著足額專遣科臣省閱奏報上皆允行至議固根本則請用三鎮重臣如范侍郎景文侯侍郎恂解巡撫經傳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司馬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倚兵爲驕幾如藩鎮公請得一中樞大臣親提勁旅以彈擊驕悍上悉允行固原兵入援而梁公密奏設法智選萬人而給郵押其餘還鎮令鎮臣捕首諱者正法上方銳意精嚴大小臣工相繼就繫如張尙書鳳翔喬尙書允升胡尙書應台韓尙書繼思



公爲反復申理俱得從寬典易副憲逮下詔獄公疏  
奏改下刑部又如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以私書  
奉旨會官處決公上疏救之不報乃長跪會極門謂  
祖宗之法雖真正成罪猶必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  
未經刑部而遽處決上使人偵見其長跪自辰至酉  
未起也意解俱得請或主事李逢申祭公向爲袁督  
乞慎重乃受線索欲出脫其罪公再疏請告慰留視  
事無何逢申以炸袍同徐申懋擬遣而上嫌輕公謂  
大辟下卽遣而永遣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未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九

請約束以致違誤非有他也或之外無可加上亦從  
之公以偶念不入直適有表督議罪之事錦衣張道  
濬糾公委卸又王事陸澄源論公兩首廷推乃首輔  
熈欲借公以申救崇煥公再以病請疏三上乃得允  
先是詞臣文震孟疏祭冢臣上御批挾私妄詆不堪  
講官公揭謂震孟實以才名氣節素負時望今被此  
訶謔覺於講幄之體太失且於冢臣和衷之願不安  
衆人側目實始於此矣公歸閣事紛紜無人不望公  
再出而公方在門課子陶陶然樂也公以己巳十一

月入閣以庚午八月予告又六年乙亥八月歿贈少  
保謚文穆嗚呼平村亂豈不以人哉文穆受事於危  
急之日而首勸上起用高陽寄以軍旅可謂獨見其  
大矣及大敵在門遽逮渠帥勁旅東潰事已瓦解非  
公在內高陽在外宗社之墟不待異日也未幾公去  
而高陽亦去温烏程因枚卜而爲攘臂之爭希首揆  
而爲同穴之鬪日以慘刻之術中人主而陰除異已  
者於是一時才德之士不在囹圄則在山林上環視  
左右實無人焉於是信不信大臣而信已意不任外僚  
而任中涓以至於公則公之一去所關蓋甚鉅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

范閣學景文

范景文字夢章別號質公甫弱冠卽以文章著譽萬  
曆癸丑成進士授山東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  
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時值旱蝗人相食公發粥  
賑以活道殣置膳田以息殘更條捕蝗十議以極災  
黎歲稍豐則勸所屬入穀抵銀以積倉廩革大戶以  
甦里甲除馬戶以清郵傳東昌大治己未擢入爲吏  
部主事清真端亮爲周太宰加謨所知一切疏稿俱



出其手至天啟五年典選一疏尤為侃侃大言言令天下仕路舉國如在嗜進如鷲毋亦銜鑿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淡寧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為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勿為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美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一

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為外府疏出大恨之公一日閱選人姓名齒舌本噴血漬地類中惡者遂請急歸公父韓承年為南寧守謝事歸居南都豫告所知曰吾有子必不為貂豎作奉行吏勅家人掃徑以待未幾果黜公初入部日袖小冊旁求舊德泰昌元年八月公署選事適枚卜閣員公首言舊輔葉向高天篤忠貞以資匡弼應候特旨召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外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慎行詹事府少詹盛以弘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

史張問達大理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假去及再起甫兩月又去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逮銀瑄就北司獄誣賕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與脫之於灰風聲所播幾及於禍公處之自若弗恤也時輔忠介行者為吳中諸生朱祖文言虐餒如火時急拯株之義者惟范吳橋鹿定與父子耳丁卯起太常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推補己巳七月擢右僉都巡撫河南既而有兵事京師戒嚴公不待詔命帥師入衛各處援兵逗遛騷騷獨中州之兵抵涿最早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二

而紀律嚴明民不苦兵上使人慰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內艱歸甲戌十月起南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尚書時流寇自豫趨廬自風趨池又自和趨浦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兵器壁壘煥然一新其大指以為非戰無以為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宿重兵於廬遊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其以守為戰之大局也賊烽夜照江



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公之功也時楊武陵嗣昌以本  
兵檀國柄方欲以和撫二字塗飾目前公每嘆曰賊  
勢日橫國事日蹙乃徒爲掩耳盜鈴之計爲人臣子  
何忍負之一至此也輒嘔吐扼腕寢食俱廢而又值  
嗣昌聞艱奪情觀事詞臣黃道周魏義爭諍及科臣  
何楷等連章糾劾上震怒罪歸繫繫公抗疏力陳謂  
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  
益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華任中外  
一時瞻之如山斗公居南中招集名士與之詩酒狎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三

連人謂清真逸少風流安石公兼有之壬午八月起  
刑部尚書十月改工部尚書蓋以時方告警欲公料  
理守具也甲申二月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每召對  
公條議詳切而出之以雍和然上方嚮意用魏通州  
藻德而陳井研演密與相結納猶以朋黨之說固上  
罷上傾心信之於時如公與倪公元璽李公邦華輩  
皆在列而救過不遑一籌莫展又時政自溫烏程體  
仁當國後刑獄日煩士紳以事羈繫者恒滿刑科給  
事孫承澤同張司寇忻謁陳井研於朝房謂獄中諸

臣幽囚已久爰書已上求其速發而情有可憫者  
爲護持陳作色曰如公所言某某者上怒不測豈可  
輕試部科相對錯愕承澤曰明主可與忠言我當以  
疏爭之於是上言時事多艱人才難得邇年內外諸  
臣任事不效輒麗法經或膏血沙場或駢首西市不  
則遠禦魍魎幸則星沉貫索以致臨事需人屍壘俱  
空襟肘交困因請赦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恆郭景  
昌科臣姜燠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上次日上御  
文華殿召閣臣及刑部諸臣出疏示之衆嘿然公獨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四

出班頓首曰此臣正欲奏而未及不謂該科先之也  
激切言諸臣無大罪張國維向年撫蘇松深得民心  
總理河道疏通餉運有功國計景昌起用於戎所不  
遑往家卽於本處鄉官借貸招募死士從間道抵楚  
以期一當不謂遽從逮繫上聞之憫然問景昌今何  
在公對在獄中又問姜燠一案刑部何以不結張忻  
奏已具疏三月矣上使司禮監取疏無有因令該部  
補本行而國維景昌俱起用公又虞上反汗也奏曰  
皇上宏開法網一時叨寬政者六人此皇上之仁也



願卽出一諭傳示海內至科臣疏次日發部止云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卽出一諭公善於格君如此惜時事已迫無可措手時邊臣請策兵入援張司馬亦力言于閣公大然之陳演執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堅不肯任無何賊屠榆林破宣大至三月十六日抵城外土城關十八日破外城司馬亟上縋賊上城一疏不省十九日都城破公先已絕粒不食至是見賊騎縱橫望闕哭拜於雙塔寺寺傍井中歿之所著有味玄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諸書又刻趙忠毅文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五

集孫愷陽先生集行世公羸弱不勝衣詩文秀逸下語如畫每閉戶焚香或執麈清談望之如三吳韻士及策敵臨戎暇整有節制雖名將所不及至大義所在議論侃侃百折不回絕不類其人人每擬之如子房長源論其末境恐二公有不逮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劉副憲效祖

劉效祖字仲脩永樂中徙其始祖自濱州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中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闕日涉園陶情筋咏京兆首善地關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筆道督府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因而知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一

歲以是得縱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所著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仲脩詩集及文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濤時行樂二卷燈市譚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在效擊閒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魏侍御純粹

魏純粹字乾仲別號見玄栢鄉人少司馬槐川名謙



吉之孫也司馬以御史歷官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時當多故公能詰戎繕具邊陲寧謐歷二十年  
無兵戈之警時論稱之至公登萬曆甲辰進士初授  
陽武縣知縣以才幹著聞直指使者薦循良第一適  
永城河決民苦昏墊乃借才調永公下車相幾宜施  
濬築水迄循故道向東救水中男女以千萬計議開  
荒十二政做古井田法勸渠井都保爲均田給牛授  
餉開荒三千頃是歲麥兩岐民歌樂之曰永清堡北  
岡後麥穗長皆雙偶魏公之澤真不朽直指使者又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二

薦公河南治平第一庚戌選授山西道御史侃侃條  
議皆中窾要不一謁權貴出署閉門焚香讀書而已  
時仕途紛襍邪正相構已露幾牙公遂以父病堅乞  
歸侍其疏云有子而不奔父之急則世間安容此子  
有臣而不盡子之道則皇上安用此臣不候旨竟策  
蹇歸家居最久臺劄屢催竟不出至癸丑卒千里公  
學術純正得之家傳父樂吾先生嘗著養生弗佛二  
論其言養生以習靜爲主無取乎呼吸吐納之術尤  
戒任時醫其言弗佛謂禍福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

端息公受先人之教戒家世不得川浮屠極爲高陽  
孫愷陽先生所重平日留心經濟謂定國宣威當以  
兵屯爲勝故所著屯兵開荒諸議鑿鑿可行未得竟  
其用人惜之余過永城父老猶有道其遺事者謂公  
爲令時適有遊客暴卒所携貲甚厚然不知其姓氏  
鄉里人謂公舊例屬無碍宜佐公費公曰物各有主  
生死以之乃盡以賑貧民自出已貲爲置一碑勒曰  
遠人無名氏之墓且爲之銘今道左遺碑在焉公真  
有古人風矣至于士大夫不爲方士所惑不溺于浮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三

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  
百世所宜取法也

梁中丞應澤

梁應澤字射侯別號懸黎宛平人乙未成進士丁父  
憂戊戌服除授戶部主事爲部尚書所器凡章奏皆  
屬之壬寅出爲徽州知府時徽苦礦使又俗健訟公  
首厲威嚴持寬大緝猾胥校籍稅奄害民者寘之法  
郡例以十歲核富民之市產者稅其價什一解部充  
邊餉奸弁通礦奄誣徵寧匿稅十五萬前撫按不



能執以四萬二千五百有奇進充左藏奄涎視未已後撫按又將應之公申明續收類收之別以滿解隨征爲續收得貯庫九千三百有奇速解部充餉絕奄覬覦因條陳十年滿造始類征以解無先期懸貯以杜非望著爲令奸民汪某指仇家程氏山木爲己產獻闕下屬江西稅墾董其採辦轉展無所得因誣販木他商與其仇同姓者指爲窩採轉變奸利公分別明確釋仇與販商坐誑奏者稅墾復寤治奸民波其族使以木代輸公復爲分豁免汪氏無辜數百人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四

疏題允豁郡額織造留四司班料匠磚之半當之後以轉造增派議徵於田公請全留四司料免派五萬兩然是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歲可得羨餘若干公言內監每以驗駁扼有司苛擾不便民請如其議併機匠歸監使自募解公前後執法與奄抗守徽州三年盡謝筐篚時徵寧道缺以公攝將卽真矣而廷議擢公爲河南副使掌兵屯鹽驛至則甦驛疲裁抑過客如制汰宜府衛軍教以騎射火器陞降其餼以示鼓舞因以其卒命洧川知縣李聯芳擒巨盜三紅

四紅散其黨儿蔓延二載至公始緝時河防水利大梁睢陳河北等道缺官皆以公攝案牘山積判決詳敏久之積蠲盈萬吏持簿進曰是應取公曰吾攝官非攝庫贖也適巡按某常誣某都御史以貪汙事公極稱其清忤巡按意已酉巡按改南直督學御史遂用南計典及公公奉母歸養吏部理公在辛亥復以公爲陝西鳳翔平涼道副使平涼有韓藩宗人數萬食祿不給常買佃民田田入朱邸有司勢難履畝徵解多逋備累小民公建議做古限田法以將軍中尉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五

等其爵至二十頃五頃爲限以田均差與民同有奸人構富宗於韓王矯王令鼓宗千人籍其家乘機擄掠人情洶洶公立擒首惡餘黨俱按治如法韓宗以安公常曰韓宗固難治吾法裁恩施均其苦樂至誠以感之吾不以宗治治吾民耳公以固原涇州平涼三州縣峻崖深谷獷獬山沒乃相度防守增設兵馬建墩堡練義勇條上土達班軍屯田鹽法會苑馬寺缺又以公攝公陳馬政八議參酌古今御史張忠烈公上其議皆報可甲寅撫按疏請以參政加銜留任



丁母憂服闋補山西河東道叅政又三年陞雲南按察使紀綱大肅禁漢人之爲構繫於生熟夷者重其法先時公在山西以卓異舉而是時朝貴以鄉人屬公公不爲地是年爲天啓辛酉雲南撫按再舉公卓異而朝貴適巡撫山西遂以辛酉計典復調公爲陝西平涼叅政是時公去平涼十四年法弛宗悍民不能堪靈臺縣民聚衆數千驅宗之隸其土者公至按戶履畝問民田入宗宗田入民之數爲宗別立里甲以周知祿秩之有無多寡與徵科之準令宗田與宗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木

質賣禁民之售田於宗者復申禁於宗有違課則奪其田以歸民無所假時有司以宗多逋賦因以祿準賦過則歸其祿之盈於宗不及則追賦之餘貧無立錐者祿如故歲久有司不省視併貧宗代富宗之徵額溢扣三千九百七十兩有奇公覈其狀扣祿與賦準使如舊式先時公在平涼建宗學至是復立苑寺學於平涼明年以按察使改江西九江道時魏璫壽縉紳江西尤甚守土者雖境內大儒名賢無敢通盟好公不爲憚時表式其間浮梁太僕黃公中介以甲

子緩刑疏忤璫意拷掠汪文言誣賊二千公獄其獄詞隱然言外時迫比甚亟太僕罄產不能半輸公復有所贈助竟獲免乙丑改河南右布政使晉河道事明年改山東左布政使東以連賊添設兗東兵防天啓六年兵部以東事增置德州援兵兵餘解運米豆海餉登州兵餉事出近例無額編皆仰給藩司公以抽借二議措置援兵二千其法於濟南東昌武德青州海右兗東西道十三營存留壯勇各固根本汰老弱什一抽餉解德州供募不足則借扣府州縣之冗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七

役兵餉不增人情悅服其時毛文龍借率制爲名先後請增餉歲至五十一萬兩米二十餘萬石布二萬疋至是復大言請餉百萬擣巢而徹天津東兗磁州真定兵以其餉餉海外部議將從之公言兗東設兵始於蓮賊給餉五萬爲防守且數處皆帝畿運道股肱咽喉地近者濮盜起賴濟兗曹臨四地漕兵剿定之充餉不可徹議上得寢然公嘗言登州營兵餉厚於官寇履倒置兵官太多十年九牧糜餉不貲而兵益驕橫宜爲之計及壬申登兵亂卒如公言首州民



產獷類麟將奏之公以水旱頻仍執不可當事者不能奪丁卯三月擢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六月抵鄖時以有感時事應詔陳言天下大計兵餉為先宜使戶兵督撫合為一人內外合為一事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核其用兵幾何駐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遇度兵力未厚不能大舉宜休兵屯田生聚教訓無專倚辦于餉以寬民力上溫旨慰勞鄖自成化初年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始設鎮旋罷旋復事權稍輕武備浸弛額餉一萬六千以前撫奏銷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八

所餘無幾標兵僅三百兵衛所逃亾強半公至鎮即條上兵傘餉寡軍驕吏竄七議為綱繆計得報可申飭未幾為崇禎己巳叛將結流寇出沒漢中與安西鄉城固漢陰之地公知劉公應迺之才委署關南道授以事權卒能盡其方畧俘斬無算殘寇奔入四川界中復自川入漢公策其必返與劉公計偕撫行勦兵既集疾走一晝夜圍之大安盡殲降其眾未幾都城戒嚴天下督撫赴援公最先會解嚴上令公歸鎮留鄖兵駐近郊公復疏辭部餉自離鎮至班師通計

食餉四萬三千六百有奇皆以捐括抵補上溫旨褒嘉敕天下援兵餉例如鄖撫議着為式三年考績加中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南陽加派倍于額征裕州唐縣內鄉尤甚公為疏允減餉一萬五千四百有奇未幾復奉有新派三釐之旨公復為三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均減三萬有奇死人至今誦其德四年六月四疏引疾歸里七年正月卒於保定之私第公內行純至事父母孝每以不及奉贈公鍾釜為恨同母姊老寡無所依迎養于家自成進士至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九

終官遊宦三十餘年為治求實用不飭文具為虛聲以欺世在東省時崔文昇李明道奄燄方盛不為少屈初任鄖疏稿不一字稱逆魏功德所著有守徽錄關西未議涇原考臬晉議東藩稿撫鄖疏州國朝成憲考人物志朝政記宋韓忠獻李忠定二大臣經濟畧藏于家

王方伯愛

王愛字仁甫別號涇谷萬曆壬辰進士公修髯嶽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窾會值盤錯游刃無間始



為潞安司李獄平允一意謝請託雖忤權貴不郵也既遺臺省得版曹欣然曰馬自千里亦何苟必立仗乎既以兌鹽往浙江諸兌蠹立掃歸給軍士布花覈虛濫者將萬人諸衛帥望公心戰公以是度支著於三輔於時邊事亦已肆而廣寧伯與諸債師相餽率空藉以庚癸為跳號當事欲核邊餉度廉辨無如公者公見諸曹郎望遠左曩足亦自謂真無如臣者矣予嘗稽故牒遠東西戍不上九萬餉不上六十萬而公所清微浮寄者至二十四五萬於邊計裨益誠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一

大當道擬以卿寺優公不受也量加級出備兵陝之鄜州兼理靖邊靖邊敵出入時北狎欵久無事而火落亦以孽種犯安寧諸處公會杜將軍松出方畧邀之斬首敵二百七十有奇鹵獲無算先是徇賊聚於真寧公親至其帳滅其渠散諸黨從眾無譁者一日過花馬池遠敵踰墻進見公麾蓋羣下馬拜曰不圖今日見一大人公以是制勝聞於朝宁甫奏績晉右布政而公遠盡瘁以歿嗚呼公敷歷中外幾二十年湛於道德為文章深崑如淵岳而僅以戎賦顯效

且未竟今天下固苦無治戎賦者也然不得其深疑之意即爾障猶之亂絲耳公嘗有史論數卷率卓越創於時旨問稱漢司隸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阿諛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陰陽不和罪繇苛吏馬融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為詭隨邪說顯叛經教見之者咋舌也公子崇簡以文章行誼聞天下米太僕萬鍾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一

米萬鍾字仲詒生有異質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以萬曆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丙申令永寧丁艱歸癸卯補銅梁戊申調六合庚戌為廷評進計部郎出藩浙江觀察江西彼時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江西為甚先是奉常黃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之至是褫冠即訊嘗公讞決公曰璫猶狙也請得以狙公之術制之乃曲列其辜遂下死一等奉常卒以是得不死尋擢山東右轄彼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



謂公卽少曲却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卽欲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美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道經南京時中貴人守備於斯者方爲璫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使奉幣求公數言彪炳上公者公怒斥其人去中貴人志甚以聞璫怒益甚乃嗾其門下御史倪文煥疏參公黨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南北靡定浮汎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二

補太僕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其鼎烹宴饗之物必親必敬曰此以飫聖躬者飫聖心公原奉旨以三品起用者而不以崇卑介念隨事盡職如此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繼配陸淑人有士行公以避璫禍南遊留淑人清源公子壽都應試抵京諸奸黨爲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走潛趨清源泣告淑人恐禍及淑人夷猶曰若能爲卞壺子吾卽范滂母矣夫何慮哉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諸子泣慰進湯七揮之

于地再慟而絕嗚呼此與公之配也公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有客從房山來稱其陰有周口山多產佳石公往搜之得穎甚異發頂及踵果得長者博四五尺脩三丈許三休而致之恐力不足辨乃束牲載書就石而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年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啓雲闕不斬一班爰茲披塵得親道顏予旣於公爲夙契公宜爲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即慨然旣聞卽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三

天子則有平原茂樹中精花媽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袍笏之肅拜或簞食之聯翩或嘯歌之驅就或樽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王之佻巧良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侔笙侶雲幄松嶂自然導歎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鍊絀補天之績不鑄晦磨崖之英視爾山嶽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滯而不行於時公方視榷清源未竣斯請乃蓋白茅休石於良鄉之道左甬東薛岡見之乃代爲石報書公見其書復爲文以答之詞甚美長



安傳爲佳話李成院爲園於城西之海淀極其宏侈  
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  
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自取所藏小  
石娛客數十往回不倦所著有澄澹堂文集十二卷  
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象緯兵鈴十二卷石史十六  
卷南北宮詞二卷琴史八卷弈史四卷篆隸考謁二  
卷

馮中允有經

馮有經字正子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

後補人物志

卷十四

十四

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皇太子偶不爲起  
公奏曰臣等承乏奉命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  
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傷  
人以孝義稱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太宰景榮

崔景榮字自強大名府長垣人登萬曆癸未科進士  
選平陽府推官以治行入爲四川道御史時青宮久  
虛中外危疑宦官張鯨怙寵構隙舍皇長子別有所  
屬御史何出光疏論不報公列鯨不法十二事上知  
其奸下法司治罪次年遂定儲位公直聲大震己丑  
巡按甘肅時洮河動之疏奏弛備諸文武將吏以爲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一

和戎忘戰之戒因西事一決和戰之盟一約回  
巢之期一杜蠶食之漸一寬啓釁之罰又復因條陳  
六款一蠲免賑卹被掠地方一勞來安集築墩設塘  
脩城濬池一添設總兵於臨洮增兵餉驅莽獍二川  
之鹵一嚴禁客兵騷擾一以戰之勝負行賞罰不以  
賊之順逆爲功罪一革搗巢又條議十二事邊事外  
指掌於是河隴之間疎弛已久始知有法不敢狃款  
忘戰公至鞏昌臨洮烽火甚急人謂公無守土責可  
甦移秦州公曰吾以巡方至聞警先去何以飭衆遂



躬乘城督將士治戰具賊越涓源去鞏昌僅四十里  
聞有備道去辛卯按楚時值水荒題留事例銀三萬  
賑之又議允漕於城陵磯翟家湖數里泊舟則於巡  
檢司岳陽驛以避洞庭之險時李經歷德以舊  
謫何照磨選以薦鄒公元標降公俱以賓禮待之人  
訝其過公曰吾為天下培正氣也以病歸起補河南  
道會吏科林材建言忤旨包見捷請罷礦稅觸聖怒  
俱從降調科道公疏申救復罰治之公抗疏陳古來  
禍敗之源天下騷動之勢人心離亂之機亟言礦稅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二

不可開內臣不可縱言甚切直不報尋以母訃歸起  
按四川時播亂孔上起李公化龍討之朝議公久  
在邊方諳于軍機且與李公同梓里謀斷可無互異  
上亦知公能辦賊特賜璽書畀公監軍事甫命即  
移咨借李公駐渝城渝去賊穴近人皆震恐思竄公  
多方撫諭渝人始定時諸帥見賊勢猖獗縮胸  
前大帥劉綎以赤隄玉帶為封公壽封公峻却之公  
特糾其跋扈狀復參吳廣諸大帥違制養寇諸罪悉  
奉旨究處劉吳素勇善戰然驕蹇不易制公首劾之

諸將軍始股栗決意殺賊時有議借安氏兵為援事  
平許以地公力言不可我兵自足破賊亦安用此以  
稔禍也及播平請停全蜀行刑金採木開礦之役蜀  
賴以安公臺資十八年又以平播功陞樸寺少卿  
庚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時劉亂後  
衰颯特甚諸屬會每陰從銀定搶掠我弗能創彼益  
驕乃嚴諭將領毋致養亂邊人夙聞公按河隴時事  
相戒勿犯公法亡狗大舉犯六羊河口乃親督參將  
潘國振出奇扼之夫捷者三斬級一百七十有奇奪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三

獲馬馳七十有七輜重器械無算驚惶奔回偵實即  
革屬之賞相率悔懼誓與銀錠絕公切責之與之  
約勒石邊界而銀錠計窘糾諸酋稽顙求欵始許之  
因革反成二歲市賞以為生事之戒環鎮牧場計三  
百餘所皆附郭沃壤悉為諸弁吞占乃移牧山南去  
鎮七十里每警報狎至牧馬不能呼集冊檮  
盡復之立石誌焉寧鎮遠在河西督學使者累歲不  
一至諸生多廢學挾持官將無所顧忌公疏令河西  
道攝學政立課程以教習之立武學令習鞬鈴以備



將材開荒地六萬餘畝積穀二萬餘石以備軍需在鎮三年尋陞兵部右侍郎會延鎮吉能等挾款來補八年市賞延撫遠以一年兩市請公疏駁之曰祖宗令甲嚴禁馬市專主戰守正恐恃和款也武備也循兩市之請則要挾得志其氣日驕益輕中國矣卽許延鎮能保寧鎮不借口各邊不比例乎莫若以飽敵之資飽士俟其來犯重創之而後聽其乞款則一市之議可決疏駁三並移密札撫鎮爲指陳方畧未幾大舉入犯如公指大敗之乃懼而求市不敢作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四

兩市之請而各鎮俱怙然矣真帥沐獻先以武定失守被逮有旨令其父昌祚視事復出中旨令其子啓元代管祖孫金鎮非制也廷臣力爭之不得公遂列啓元罪狀以聞因言滇寧利害社稷大計沐氏禍福語幾千言上可其奏竟用昌祚鎮焉光廟在東宮時參將杜逢春謀陞副將徵令旨諭閣臣勸公推稱公以斜封墨敕非盛世事竟不奉令駟馬侯拱辰爲其子昌國求賜職銜奉壽陽公主祀得旨與做都指揮使故都督鄭國泰妻爲男鄭養性乞襲父職得旨

襲左都督公執奏爵人之典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私其子皇上奉天無私柰何以犀玉之榮輕加孺稚之子乎又言祖制當遵私請當抑戚畹不可僭越寵祿不可妄干上感悟遂中寢會吏部侍郎缺衆謂非公不可御史潘汝禎章惲其清執以隱語中公公遂請告歸已未北邊順義素囊構家難爭市賞順義不貢者九年廟堂憂之廷臣復推公公欣然履任進諸道將論之曰宣雲款久備弛戎每窺隙欲借事敗盟今毋再言款惟有飭防待之因令各邊修城堡練軍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五

士精器其實儲糈爲戢守其邊外攝服乃共矢誓定進貢之期尋陞兵部尙書時東事已不可支而行間文武將吏又非公所選用動相齟齬深以爲憂表經略應泰誤用收降之策沾沾以爲得計時公病疫得其報驚曰遠事危矣抗疏止之反復駁正長安謂公太過以經畧爲是亡何降丁內應遼陽守自劾稱不允力疾入署調諸鎮兵赴援劾罷一逗遛之巡撫人心振肅旬日之間兵出關者十八萬有奇平日持論切直久爲人忌適有奸細劉保之事遂以攻公



公引疾去甲子冬起復吏部尚書時逆奄魏忠賢擅政錦衣田爾耕爲奄爪牙預朝政橫甚及以同鄉來謁公拒弗見爾耕深啣之次日疏陳用人之道謂宜絕請託捐意見先才望而後資俸務使循緣路斷見之而奄之私人不悅也當公未至奄使人掃一居停以候公婉拒之曰吾隻身來無庸私寓遂入居官署中凡司屬出入有稽一切餽謁不得通是年計事肅然更念人材難得不忍以一青銅之雖經叅糾亦必節取予以更始之路熹宗幸太學奄欲於習儀日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六

先聽司成講書公諷之曰此唐魚朝恩故事奈何效之事遂止明日駕幸彝倫堂大僚賜坐及茶奄命剛之示裁抑公執不可乃如例賜之三月當考選奄欲減其員額以示阻抑公謂臺諫天子之耳目公議在焉奈何減之再疏爭之不報乃分兩咨考之於所定四十人之外復取十一人亡何奄復創議別地用人如浙直則半用之江楚秦晉則全不用公與抗論天之生材原不擇地大省夙爲材藪今錮之安所取材小省間出一材尤當破格錄用以稱天地鍾靈

毓秀之意今謂某省可某省不可非銓敘法又議起廢添註京堂數多更行澄汰以黜異已公謂如此必部院科道發訪會舉是六年外又加一京察也非祖宗朝法不可況起廢諸君子淹抑既久不得不趨次擢用人多缺少又不得不署以空銜添註且其人皆仗節敢言之士皇祖彌留時爲賜環正欲留爲新皇之用此正古疇咨訪落之典奈何汰之以適軸終一日經筵畢逆奄傳內閣留六卿議事公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關涉竟出奄見公歸目內閣曰彼豈謂吏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七

部無弊耶時會同五府議新寧襲爵事方新寧故時止遺妻子譚弘業新寧夫人張氏英國妹也妒非已出欲別遷族之富者爲嗣英國具疏袒其妹奄意亦袒英國眾莫敢決公乃指天日謂新寧既有血胤何乃以小功之姪襲爵且英國宜迴避不宜同議而襲事遂定逆奄欲鍛楊公漣左公光斗獄公再三申救不報公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死死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



力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死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奄風旨論公爲東林黨人奉旨削奪奄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讎也巡方受指欲構公無所得已崇禎御極逆奄伏誅戊辰復官補給誥命給事中章允儒等薦公謂當舉國如在之日獨立不懼可謂得公之大者矣歿贈少保朝野以未得起用爲惜公光明駿偉不與人苟同剔歷中外五十年忠勤之績孤介之操始終不渝雖古之名臣何以加焉長垣彈丸地大司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八

馬李公與公一時並出而品誼才格相同斯亦古今之奇矣論材於神廟之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丁學士乾學

丁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原籍山陰徙居於北遂爲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籬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己未成進士聲名噪甚人以爲榮公慨然曰讀書中第此尋常事有何足羨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挽回之術正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重負自此擔矣是年秋選庶吉

士辛酉授檢討壬戌分校禮闈得孟公兆祥許公十柔甲子典試江右又得艾公南英黃公端伯袁公繼威程公岫一時稱得人逆奄魏忠賢擅竊國柄虐焰日張公憂見於色每退食杜門撫胸拍案慷慨唏吁家人莫測所謂也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主葵藿之誠當於試錄發之或得賜乙夜之覽萬一感愜不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耳時楊忠烈漣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羣起工部郎萬公燦言之尤切遂死杖下燦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舉李時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九

劉球鍾同爲比因言二百六十年何大匡球大議論不自爾鄉出所以推重燦甚至復引無面從語戒諸士勿謂舉朝抵誦上不卽下有所摧折以是自諉謝豈通國爲皇上陳鞠人伎忒之詩有不沛然以從策問以盜賊羌戎閹豎竝舉終言天子神聖近聞有合朝陳罪習至有整杖者倘亦古人聿備厥德之意逆閹目不識字試錄進呈不知云何其黨持以語閹因切齒公百計構隙必欲致之於法而後已時有密報公者公撚鬚口等死耳死倭寧死忠乎予擲管之



時蚤知爾爾又何何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  
耶俄南臺疏糾省直諸典試臣語譏上公者遂矯旨  
奪其官奸黨高守謙故公僕也至是冒錦衣衛籍借  
勢恐喝欲得多貲以為之地公叱曰詞臣以文字得  
罪生死惟君父命肯以賄全頭顱哉守謙忿忿而去  
次日假稱緹騎來逮直逼公室公曰臣得歿所矣俯  
伏就逮聲色不動羣惡狂毆恣掠至身無完膚骨皆  
寸裂而去已而知其偽然坐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  
法司守謙伏誅餘黨遣戍贈公侍讀學士公為孝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一

時讀書黑山寺經歲不歸家布袍糲飯嘯咏抱膝齋  
中其得力於學問者深矣宜其視奄輩如腐鼠視生  
死如旦暮嗚呼士有不澹泊而能明志者哉余著公  
小傳夢公揖予且向之索燭寤而思之燭所以照幽  
也意公尚有遺行未盡昭揭者乎尋當訪之知公者  
悉書之

孟侍郎兆祥 附子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別號肖形河間府交河人甫弱冠登  
萬曆乙酉賢書先是夢詣上帝所檢閱陰騭籍公名

列第六榜出適與名次相符天啓壬戌成進士授大  
理寺評事逐日細閱中外刑案以佐大廷尉平友人  
強其勞公正色曰居官盡職人即不長明督獨不與  
幽責乎丁卯典試事於蜀時逆閹虐焰正熾諸士草  
茅忠憤試策中多有直據胸臆者房考適為遠巡公  
輒曰此劄毅有骨正可收之為朝廷用豈可自為顧  
惜失天下士人服之公胤名章明亦以是歲中於北  
闈會吏部司官缺輿論屬公已歷四署員外宿弊一  
清署考功時同年科道代吏員求題冠帶公一切弗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一

應衆志甚踰月前事為緝訪者所發代題功司及關  
說科道數人皆落職向之恚者皆服公之遠識也崇  
禎辛未會試分闈後給假歸里居杜門人罕識其面  
戊寅起考功司郎中時方苛刻所議不當旨輒負罪  
去人視為畏壘公不避難不市譽一以平恕處之凡  
奏牘八百有奇咸得報可時黃公道周以言事忤旨  
下部議輔臣溫體仁素不悅黃公使其腹心偽以上  
意相恫喝令覆疏重錮之公憤日事即多掣孟兆祥  
豈可以威懾者乎吾持吾心焉耳不敢負名器私黜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急於是側目者陰叟公尋降行人司副處之穆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為公賀公愀然負重憂語人曰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夫耶雖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驕悍之情形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嘘嗟流涕豫製漆棺一具貯之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通京公分守正陽門從僕勸公暫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墟何以家為吾今得歿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二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僮奔告其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即當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板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歿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歿時先題曰敢有毀侮吾屍者吾當為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為吏部公以歲貢謁選得河

間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謀棄城走公要止之率眾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公入學舍磨其妻趣去我將歿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趣南城誓守者曰守死亦死若守死為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為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墻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屨公猶強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三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備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盱衡抵掌噴涕噴溢頰頰否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蓋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獨儻自力如此公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為賈京師遂入大興縣籍少好氣節為諸生時疏蔡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學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時流賊猖獗從義城守甚嚴繼娶胡夫人送至署中家人以花燭請從義曰今何時邪而暇為此其遲遲新人到署二十餘日不一顧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長安吏役俱令携印出走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適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謹吾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尙未成禮可避其母言畢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以此兵丁毋犯其署且給之餼家人得無念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四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朱中丞之馮

朱之馮原名之喬字穗止別號勉齋順天人甫弱冠卽登賢書天啓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權河西務事竣羨餘強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之公帑以備縮額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張甚公畧不爲禮其人見公少年風骨稜稜咋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一

每言爲聖人之學者舍此無錄昔薛文清公爲御史時巡歷之暇輒手錄性理良有以也庚午服闋先是逆奄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公在疚未及加至是應補公上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未幾陞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之譽著於一時司寇倚之如右手甲戌陞浙江僉憲丙子陞山東少叅仍兼僉憲分巡青州時海右戒嚴公率屬沿岸修治墩堠造甲仗火器以萬計沂水爲一盜事株累無辜幾傾一邑公設法獲真盜一訊



卽服無辜者悉釋樂安縣土豪李中行冒竊衣冠以  
貨雄閭里交結有力者以為與援公廉其私通海寇  
搜獲稍黃數艘立抵於法有力者借聲勢滅之公屹  
不為動戊寅陞山東副憲奉兩院委以進萬壽表入  
京時大兵次薊將薄山東公乃寄家眷於歷下算騎  
北上已卯正月兵圍省會公妻馮氏寄其子於衙役  
家又奉其姑李氏於委巷從容拜別及聞城破投井  
而歿姑聞媳死亦絕粒死公聞變亟奔至歷扶柩徒  
跣入都葬畢構茅屋於墓側不几不榻晨昏呱呱而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二

泣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憲分巡河東道  
以馮宜人節烈不復娶赴晉無一姬媵相隨而衣布  
茹素猶如廬墓時也河東與秦豫接壤烽火日照河  
干公飭備甚嚴民不苦賊宗室朱全宇招納凶命焚  
掠村社遙與秦中之賊通線索撫按以其宗室不敢  
問公知廢弁謝鳴進與其相善乃名其膝前諭以大  
義遂擒宇而殺之四境帖然時晉撫蔡懋德留心理  
學公當戎馬倥傯時建河東書院與眾子衿講解經  
史以墓所所著在疚記與蔡公遙相印正壬午賊事

孔亟上命廷臣各舉知兵者眾推公陞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宣大宜為重鎮積弛已久公抵宣卽簡  
將領之庸怯者核糧冊之虛冒者一一入告眾為肅  
然未幾東兵入口陵寢戒嚴公躬親環甲進關防護  
上遣內臣慰勞賜銀幣又分犒諸將卒兵退公還鎮  
時宜鎮兵餉久缺司餉主事張碩抱素不得軍心一  
日露刃大噪羣起而縛之公亟出撫之眾兵羅拜泣  
陳其故且曰惟我公在我輩不敢叛耳公向商民借  
貸以給其餉隨執首惡七人立斬之復糾張碩抱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三

尅下獄總兵唐鉅貪橫無法僭用儀仗已成跋扈之  
勢公指其罪狀上令械繫鉅鎮中文武將吏始知有  
朝廷之法癸未十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傳庭敗潰  
二月初八日太原報陷蔡中丞懋德死之公設位而  
哭二十二日報寧武陷周總鎮遇吉舉家巷戰而死  
公嘆曰此真男子也即露宿城頭分兵扼險要三月  
一日大同逆鎮迎降撫臣衛公景瑗不屈歿道臣朱  
公家仕借妻投井歿人心震撼公集文武紳衿於城  
樓設太祖高皇帝位歃血共誓同心死守又集軍民



諭以大義金闕賊之貪虐衆爲感泣檢臥所止衣被一篋出以犒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幸用以褻我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已降賊勳忽歎語以降請公大罵之公欲擒勳恐承胤驚覺乃伏健兵於屏後遣人約總鎮議事因而擒之承胤竟不至俄賊薄城下公率標兵北面背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公命轉砲內向日我親擊賊勢已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公曰離此一步無死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四

易大紅公服南望九叩從容寫遺疏並家書付提塘官令縋城而下揮衆人去解腰帶自縊遺疏云微臣一死報國並陳未盡私衷事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旦至此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業南向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矣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亦以收人心培節氣二者爲先務而已矣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第自

逆璫摧折遂至廉恥風微且仗節成義之士多在敢言直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願我皇上鑒採施行其家書云囑吾弟吾兒用心護聖主讀書須讀經世書咕嗶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懔然朝聞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至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疏投通政司十七日上諭宣撫朱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輔從優議卹時賊已至城下杜勳乘城飲于樓至十九日門開城陷求如公背城擊賊者無有也痛哉公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五

少年登科文弱不勝衣而據座談理詞色嚴正有老學宿儒所不及至於事關綱常名義則意氣奮發噴薄日月又居然萬夫之望也其蚤登科名與金公伯玉同恂恂如處女與金公同而好學各理清節無不同又同捐一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附載甲申三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題爲神京之藩屏全藉宜雲宣雲之守備聞尚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鎮



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宜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宜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六

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謀誠狡爲憂實深畿正在傍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僅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

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于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宜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七

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爲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遣立敕兩鎮撫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尨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尙可爲也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題爲賊鋒西逼傳聞可駭



乞立賜收回內臣兵柄分任文武大臣以奠宗社事邇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眾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頃滿城皆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八

為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為效外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管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於總協大臣集各勳戚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為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

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劄管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

兵部

題為總賊上城甚駭聽聞乞立

賜查究事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王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九

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墜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情形輒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總賊渠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究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金兵部鉉

金鉉字伯玉宛平人生而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



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比於宋胡安定先生尋轉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甚慎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爲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僂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

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彝憲之庭致罹交結之條奉旨切責然兩曹諸司迄無一人肯至彝憲之署彝憲慙甚亾何分稅杭州未任以病請告歸市匝月彝憲以火器不中式叅公奪職時周禮部鑣曹刑部蓋上疏白其無辜竝坐降譴自是公家食十三年鍵戶讀書究心性命之學與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樂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薦公吏部議與石齋黃公經齋高公同起用中官曰他人

可用是人不能居我輩於人面安可復用也因嚴旨責

冢宰且真選司獄起廢之議遂罷辛巳公父汀州知府顯名卒於丹陽公自燕徒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而北從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廢之旨衆又薦公一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掌印官面舉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舉公及沈公自彰上領之卽補自彰文選司郎中公甲申二月服闋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十九日早聞上變裂眦罵賊裏易素服表加冠袍束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一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職者突潰而出公猶呵止之不顧去公趨大內且見諸官人在奔逸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班役急挽之公怒以手捶班役復躍入而死先是聞流賊陷大同公上疏曰宣府燕京之蔽也宣不救則燕亦不救撫臣衆之馮忠勇足恃但恐受內臣之掣以債事耳請亟撤之不報未幾內臣杜勳迎賊朱公死之公大慟語其弟曰今日我哭勉齋數日後汝輩又當哭我矣至是果能畢其



志劉元歸報母章氏妾王氏弟錄俱赴井歿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公首無可認識家人以經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

成兵部德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少儼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為諸生時因家近京師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斫几在叫曰吾恨不能為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公怒罵自若又得楊公二十四罪疏讀之焚香下拜曰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為狂生其父文桂母張氏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一

獨善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滋陽令有廉能聲然頗直不能俛仰上官時陳留人王國賓為知府險而鄙公每譏刺之推官李恪從中挑構輒切齒公乃列欵揭之巡按禹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東士紳極言其冤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實擬寬釋之矣時烏程溫體仁當國初以校卜為諸君子所擯出疏糾與推者上傾心信之乃以黨之一字禁錮諸正人而導人主以刻薄之術時海內有颯然衰亡之象矣公在獄每閱邸報輒怒忿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

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腋也於是具疏論列體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坐無主賍六千七百有奇體仁恐其復有疏也遽發遣留比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受杖不復悲痛曰吾得為范滂母矣乃使扶掖坐西長安街候體仁出朝迎而詈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斥之為李林甫秦檜未幾大兵破懷柔或勸其父文桂宜避去文桂曰見難而逃吾無以見吾子也遂率其女及公二妾童氏蕭氏俱歿之公至戍所衣食不給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三

處之泰然益肆力於學行坐輒以一編自隨如是者七年癸未冬赦罪補如臯縣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司拮据之害民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愆谿者言甚劄切隨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金壇王有三家誓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紜哀聰日塞每過同輩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巡視京營科道請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



營諸公勒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義輸支  
持旦夕以俟王永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  
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  
日復共議捐措聞城上監視大璫絕叛璫杜敷上  
城知有異謀往請召對不報次蚤公約澤同至魏內  
閣藻德寓請皇上親御城樓各官願分地歿守語未  
竟錦衣衛駱養性至謂官中無皇上適官人奔馳於  
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歿  
家人忽報澤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公感嘆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四

而去澤入玉鳧堂書笥後自縊有備書蘇州人姓盛  
者呼衆家人抱而解之環泣而守已聞公回寓同母  
及妹俱縊矣澤誑諸僕治棺殮兩烈婦復同子道撲  
入井中有舊班役持賊偽示來看尋至井所呼衆救  
出甫甦已爲賊執拘繫僞紀功司所當共入井日晷  
未已比出已未矣然而不歿豈非天哉至今輯公  
遺事不禁腸沉沉痛淚淫淫下也公二子在北者甫  
六歲余經紀遺產託其妹撫之乃以瘞卒在南者撫  
于王有三家以女字之女歿又以甥女字之此古人

也

申太僕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甫弱冠登賢書中崇禎辛未  
進士授儀封縣知縣調繁杞縣安靜宜民時稱良吏  
擢吏部主事留心人才每袖一小冊有所聞輒札記  
有忌其座師楚人文安之者詞連公遂降南國學博  
士陞太僕寺丞甲申之變公適在畿南查馬聞警倍  
道而入將抵都時賊已薄昌平都中城守屬之內監  
百務廢懈人已知其不守從者止公潛居近地公曰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五

吾君吾親在焉可辟匿乎遂入及監視內璫等開門  
迎賊公微服至王恭廠坐井傍候變聞上崩投井死  
公平日嗜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錄詩經鐸行世

鞏都尉承固

鞏承固字洪圖宛平縣人尚樂安公主公主乃李選  
侍女所謂八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  
賢士大夫遊人方之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  
客則蔬果酒茗必親閱焉客或散蚤必訊曰今日柰  
何不歡毋亦餽醴不潔乎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



名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制勳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間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踰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之邁橋門環聽瞻振鷺之有容豐圃序賓赴騶虞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梅殷李堅趙輝朱瑛井源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嚮學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七

之效臣又安敢自棄於聖明之世哉死上上褒嘉之未幾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進其冠頂服册及有龍鳳袍器着恭進因進公主金册一道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疋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於遂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向臣恭謁壽陽瑞安延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觀其祠宇其金册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稟遵世守設其裳衣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進繳之例也

上得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册止收龍鳳器物至者為例又疏請為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尤稱瑋議甲申三月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時詞臣李明睿請駕幸南京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科臣光時亨方糾明睿為邪說上御勤政殿獨名都尉密商然真保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屬公而惜已晚矣二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樞尚在堂呱呱二女公主所生也乃以黃繩繫於樞前縱火焚之自書八大字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胷前自刎而死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七

劉新樂文炳

劉文炳任丘縣人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侄封新樂侯孝純皇太后以萬曆壬辰生以甲寅薨享年僅二十二時上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不置新樂母徐太夫人尚在庚辰九月初二日遣武英殿中書四人赴新樂第繪太后御容繪成徐太夫人以為似光皇帝選侍郭氏張氏李氏視之咸曰似蓋三人皆與太后同事能記憶真容也乃捧安寶輿中用上鹵簿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俯伏道左百姓聚觀似億萬



計咸呼聖天子仁孝上步出歸極門跪迎入宮隨遣  
大學士范復粹等捧册封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  
襄嬪李氏爲恪嬪顧侍臣曰見三嬪如見母后也潛  
然泣下者久之進封徐太夫人瀛國其子都督繼祖  
孫新樂文炳都督文耀文登文熠俱敘賚有差甲申  
三月十九日新樂闈宮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及其  
父繼祖曰身受國恩惟有一死耳徐太夫人年九十  
一矣挺身赴井嫡派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  
掩之請其父同弟文耀登樓闔門焚其賜第自縊而  
死時惠安伯張慶臻闔家自焚宣城伯衛時春闔家  
赴井俱無一存者襄城伯李國禎統袴子弟好譚兵  
上誤信之委督京營鄙猥無能盡以兵柄授之內監  
城破而逃賊執而殺之乃南中誤傳其爲殉難何可  
與惠安宣城同日語哉

李錦衣若璉

李若璉字成甫上林苑蕃育署人祖籍新城永樂六  
年立上林苑遷山東民實之遂家焉父世茂萬曆戊  
戌武進士偶儻有大志以未竟其用思收之於其子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八

故督責嚴嚴若璉遂出而遊學楚中既又入豫以武  
中式比歸父沒痛憤之甚探討翰鈴與立功邊陲以  
繼父志於崇禎元年中武進士官錦衣衛非其志也  
然好交四方賢豪慷慨磊落士紳稱之未幾北鎮司  
缺員此稱詣獄最爲要職故事率以厚力得之其時  
魏瑞敗後人厭許顯純輩流毒海內思得賢者而用  
之遂以屬君受事之日以清白盟之于天往時凡厥  
衛緝獲事件奉旨下詔獄者率無所異同君獨不然  
每事詳加研審於情涉冤枉者立爲昭雪長安士民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九

與厥衛如虎見公執公秉正頌聲載道一日巡捕營  
獲一木工謂爲督師崇煥奸細奉旨打問君問原緝  
員役曰表督師現在遼東卽有異志渠之提塘承差  
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工爲奸細衆堅以爲真及訊犯  
人隨口直認云表督師脩葺衙門帶方巾穿白綾袍  
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聽京中有多少兵馬欲起手  
反叛君再四誘問始痛哭曰捕營苦刑叫如此說不  
然駁回當時夾夾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何曾到  
遼東君據實上聞上令錦衣衛帥劉僑再審乃以爲



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級回衛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公歸囊橐蕭然閉門教子值甲申賊變書一贊於几上自經而灰後賊至其家每夜輒現形毆賊其英爽如此其時錦衣官死難者尙自有人憶余甫出井中爲賊所執羈之蘓州巷一空宅中其宅堂宇陳設及臥室衣衾冠幘宛然俱存而闔家俱赴泡子河死止知其人黃姓官錦衣而不知其名如此者尙多也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二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郭忠武

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居京師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石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具却不受十四年西戎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一日敵騎率至登出戰被執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衆嚙指不敢動卽以皮帳卧登帳垂四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一

角以木挺昇登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登體肥重敵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攘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敵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宜從紫荆關鴉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敵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卒死問傷曩創傅藥衆皆感戴或謂登日事已至



此城旦夕且破自苦無益登曰吾誓與此賊存亡當不使君輩獨死也八月敵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登閉門不納且登陴謝 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上皇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暄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乘間出死士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二

或以危言沮之敵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才果敗吾事時敵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堅守大同十月敵以請和爲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鳳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敵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彼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 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

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 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 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謀報二十里外沙窩 營十二皆是朔州掠回登名將士問計皆曰 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士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 以鐵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三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 營天漸明 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殺二人身刃一人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 首二百餘級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敵數千自有警以來此爲戰功第一公每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汗濁之風致有 之



禍又曰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淪盟則  
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  
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  
豈容再壞 既退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  
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名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  
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  
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  
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  
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敵人入圍中令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四

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相傳以為神  
天順元年奪爵為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  
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  
武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病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  
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  
尤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  
游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  
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  
朔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生平馬少遊大學士

李東陽評其詩為國朝武臣之冠

吳恭順瑾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于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  
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  
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  
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  
誰敢僭若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  
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  
始得縛吉祥且為備已大將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五

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事平  
贈涼國公諡忠壯與世侯

馬都督永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  
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病  
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劄去充總兵官  
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庸租倍給  
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  
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和馬諫



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  
曾把兒孫結諸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  
之自是效順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  
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  
有河北藩鎮之禍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  
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  
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名總兵遼  
東十七年入塞率家丁斬四十餘級遂定陞右都  
督十八年遼東兵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六

者上深嘉悅陞左都督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  
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卽率領家丁當鋒赴敵人皆  
用命重賞邊士尤厚卹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  
邊人畏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  
邊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遠人爲罷市哭  
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

朱恭靖希忠

朱希忠字貞卿以勲封世居京師嘉靖丙申年甫二  
十一襲封成國公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受知世宗恩

無異比己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宮名諸大臣見皇  
太子命王扶掖以行因指示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  
也世宗在位久以威嚴御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  
被譴斥唯王以忠慎自結于上獨被隆眷三十年無  
絲髮不當上意及事穆宗及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  
節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希孝友愛篤至朝夕  
過從怡怡如也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  
酒至數十斗終不失一語練于國家典故而口呐呐  
若無所知每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端然一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七

言輒中肯歟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卽輔臣有不及知  
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卽  
終不言其周慎如此萬曆癸酉九月以疾薨追封定  
襄王諡恭靖

朱金吾希孝

朱希孝字純卿成國公能七世孫初授錦衣勲衛累  
遷左都督戊午加太子太保庚戌加歲祿十二石辛  
酉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賜肩輿  
卅歲祿三十石其事世宗也內掌羽林飲飛之士周



盧宿衛外持節察舉京兆諸不法者上有行李必扈  
 從上或密旨問國家邊漕事手自裁對無不稱意指  
 穆宗踐祚加秩兼太子太傅神宗登極兩加歲祿四  
 十八石先是掌衛事者峻法罔吏民莫足希孝繼之  
 常持大體務與民休息不為操切鉤鉅之術常受詔  
 杖言者必持以平恕參所全活其他次大疑寢大獄  
 養國家和平之福者常與有力焉嘗草壽邊六策累  
 累數千言皆剴切時務居家孝友好拯人於難平生  
 折節下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時稱其恭敬如張安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八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馬指揮應乾  
 馬應乾字健甫世襲金吾衛指揮使父永守遼東最  
 有威名健甫古朴開爽絕去脂韋掌衛印數年每以  
 表旗自題繡鬚軒于容貌甚都然清苦不異寒士迨  
 老困甚日不聊生性嗜書于百家皆常汎覽天文曆  
 筭尤精詩文皆自成一家之言所著集數卷釋典叢  
 錄四卷年七十九耳目益清炤談誦不輟至其綜博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一  
 雖古之葛洪劉峻無以過也  
 袁錦承彬  
 袁彬京師校尉英宗北狩上察其能書指之彬與哈  
 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  
 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 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  
 上上以銘曉 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  
 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  
 返入 營皆彬與銘從上在 帳冬夜與彬銘同寢  
 彬勝爰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胸上俟其醒徐下之



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問  
其名姓彬爲人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  
狐狸亦能諧謔博上笑內官喜寧者故一種也先之  
擁車駕扣宜府大同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  
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  
哈銘言京師音絕何處得入南京天寒甚陛下必  
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乃噉殺彬抽革捆載  
彬之蘆中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  
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糜歷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二

其背汗浹乃已熟羊髀召而與其啖之上稱引嚴光  
事銘常睡熟手壓我胸無似之耶銘叩頭謝上還景  
帝以彬爲試百戶既復位趨遷錦承都指揮僉事而  
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  
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引太液池水通其家彬娶  
使太舅孫顯宗王之先後賜予甚衆間召宴對畧用  
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遼泉者  
積官與彬並並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  
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泉泉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泉叛泉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  
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  
稱之及其繼泉乃學泉所爲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  
與李賢並見信百官畏憚之獨彬倚舊恩不相下達  
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妻父千戶欽藉  
彬勢誑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尙  
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  
遇赦還改府軍前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實  
彬與請托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許彬受石亨曹欽及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三

諸干謁者賄且擅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慝專人女  
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  
當行還我一活表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酷拷  
之彬不勝苦具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垣者善漆工  
素不識達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駕留虜廷扈從臣  
庶奔走逆生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劾卒  
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  
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  
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答之百餘日此必有人



慕汝墳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墳曰墳小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墳醜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墳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門指揮醜肉小人令引閣老肉今尚在且言即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絞墳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間在毀所賜第禁錮墳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四

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在召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遇達餞贈之甚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為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

牟錦衣斌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蔭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有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斌唾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

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闖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未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謂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斌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斌工部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六若受金行及此矣斌痺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公銑常言正德之時奄宦用事士節靡然求其正直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五

持者惟劉忠傳珪牟斌三人而已

侯都尉拱辰

侯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長公主遭時清宴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章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蒲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冊代王之訟與挺擊之獄起公



據經引義慷慨別白國是者定卒諡榮康

吳錦衣孟明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庠起家當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構大獄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刃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鈎黨者則快矣蓋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構昧亦爲聳動後先縱合幾四十人公又佐顯純定爰書坐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六

賊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群小調知之嗾奄逐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使掌衛事進秩一品未幾內閣溫體仁與文公震孟相左以票擬事上疏糾文公逐之去鄭鄭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經乃疏糾鄭迨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體仁病故事稍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公道周糾之上各對嗣昌言鄭鄭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鄭以此反齧道周上怒道周並遷怒鄭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吳

公回話吳公言鄭鄭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據罪不至死且引協理陸完學御史王章爲証上以其黨庇怒褫其職特遣內璫嚴鞠處鄭極刑當公回奏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公處之泰然曰此身不死于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益重公謂溫楊二輔殆不如吳公家犬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七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谷監生大用

谷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午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時勉忤權璫王振困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用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用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檄孝廉大經

檄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躬借於廣宗崔尙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就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即移歸守遣人謝之不至又召其弟兄再三謝終不至其介類如此平生著述甚多每貽士夫書惟勸以聖賢為準

王處士循吉

王循吉開州人少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間及讀宋四子書悅之棄去故業潛心名理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獻肅廟稱善賜號處士著憂世圖心法旨藏於家不授徒不近名布袍屨室廬不蔽風雨意泊如也

宋海翁登春

宋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壯歲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性嗜酒家貧不能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常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始慕俠能挽韁馳騎間出其餘智為小詩轍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頽而鬢者生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之習此可資生計不應乃日沉酣里中入目為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仰天嘆曰咄嗟天平將驅我於埃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餼之塾舍



二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  
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是時有布衣謝榛者以詩遊公  
卿間聲稱籍甚間得其詩睡之日作詩何爲者而令  
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  
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  
山一蕭寺出囊中所故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  
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  
言尤工眼駸駸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  
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削伏延陵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三

敵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  
人以試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  
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  
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感生復自  
衣其垢敵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  
峨眉山邇巴下荆鄂將遠於海陽返於黃迂雲夢而  
北走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党中丞者得其  
所題酒肆中絕句強致其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  
京山所跨蹇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  
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  
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鄂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  
名曰丹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  
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  
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名請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  
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  
田歲獲穀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美  
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  
爲荊州守聞生名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至再



始見明日戴紫籜冠衣皂繒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待人竊竊私語曰客顯矣亡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廨舍而太守齎吏逢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宥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卧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偃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五

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袖行乞於途自江陵塚足數千里來海上人以其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君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於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借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遠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成而遠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遠王上客而又爲人佑卒以狷介故不及於難後遊石首爲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盧太學柎

盧柎字少梗濟縣人其先以資雄於鄉柎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貴太學上舍數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六

鄉試罷免歸柎才高好古文詞不能癩而就繩墨攻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弈弈在縉紳間爲人跡地不問生產時時從娼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座母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於詩嘗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舌遁去竟用是敗有本縣令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也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柎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柎吾且過若飲柎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而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柎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



則已卽報令至柙故徐出坐久之柙稱醉不能具實  
主禮令志去曰吾乃爲僉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  
人素惡柙者因構之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  
益怒亡何柙干極其後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  
夫被酒自理而聲加強柙復加榜焉旬日役夫夜墜  
於墻殞事聞令令色動因喑噤是復能倨見我耶匿  
役夫所繇歿復當柙抵坐獄具上報可柙既已坐大  
辟繫獄又因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寃者而會柙鄉人  
間嘗侍飲不遜柙目攝之來爲獄吏夜縛柙格箠之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七

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然以氣勝之得不死乃感  
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  
鞠曰盧柙旣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脅憤迷惑目  
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  
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柙微眇離茲  
憲綱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擬離騷又  
著放招文俱有深情麗語居頃之盜行剽掠柙父自  
剽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柙固已壁立矣令  
亦更悔念魚肉之太酷陰稍稍寬尋令去事益解而

故人謝榛者携柙賦遊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平究  
哉盧生也及柙在而謝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  
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公光祖個儻有心計俄謁  
邈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  
柙旣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驪謝陸令時謝山人方留  
滯郭柙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名  
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咸置邸延柙柙則稱客坐右  
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千百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  
也鳴冤颯颯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旣酒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八

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柙竟亦不自  
得罷還顧橐中所餘趣付酒家也婦孺嚙咎柙不顧  
曰天生盧柙爲汝曹地耶吳人王公世貞治兵大名  
飛書大伾山中勅邑吏具筆札受柙所著集若干卷  
柙故亦慕稱王公嘗爲文託謝山人致之不達至是  
見王公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  
晚也旣以別去南遊秣陵陸公爲祠部郎留月餘走  
越歷吳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司李荔



王荔字子巖號青屏父楊以鄉貢尹滕縣特喜為詩  
故荔更以詩名嘉靖壬午以易中順天第七人理登  
州府持以廉而明恕行之不務瑣苛讞諸疑獄多平  
反不阿當事意嘗一視海登篆廉更持于理官數年  
橐可垂而獨搖膝為詩詩輒滿篋登故濱海公暇則  
登蓬萊烟霞諸名勝觀蜃樓之幻化及歷下泛大明  
湖望華不注山水之雄秀而詩益工荔故坦率遇僮  
父抽毫不顧門而心或妬之且廉無以答直指遂校  
幼歸歸則倘佯萬水亭愈益為詩與其弟雲屏蘿屏  
幾輔人物志 卷十九 九

張茂才詩

張詩順天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  
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藉藉長安會順天府試士士  
當自負凡入試詩輒使其家童代之試官不許遂拂  
衣出乃一意為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樾易廖洞  
野呂柟諸公游一時倡和稱盛柟為解州判後官南

都詩兩謁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  
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為拌行觴焉與夢  
陽各作芝拌行因送王廷陳趨夢澤窮窮夢郢之觀至  
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  
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  
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  
饑寒不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在不屈不惰不驕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所著罵思結髮  
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

幾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

書放勁得旭顛素師遺意人謂懸之可以驅鬼

吳文學端御

吳端御字宜僕宛平人文思秀壯家貧甚屢舉不第  
絕意進取買田于百花之陀為人沉靜不煩于書無  
所不闕事親孝母病冬月思甘蔗宜僕日夜泣涕求  
之忽于山谷中得蔗數本飴母遂愈人以為孝感年  
六十卒所著有織絢堂集

呂逸人食安

呂食安字孟穀平涼人遨遊京師以醫目名愛孫逸



人子烏之爲人遂卜鄰焉孟轍才辨高奇澤于名理其于皇帝王伯之辨藏往知來之義扶危定傾之術議識精鑿蓋王佐才也後以訪藥名山不知所之

孫逸人孝本

孫孝本字子烏宛平人少隨母流落河間壯還鄉里專以耕織爲業性尤嗜書其才婉密精縟長于纂述王伯俞嘗就謁其廬與宜僕數人飲酒賦詩甚相得也子烏尤好術數所著梘易成一家之言子烏宜僕游于薦至之泉登五華而寢蕭然物外人視之如仙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一

子烏七十始卒卒後鄉紳王伯俞於其居建一坊題曰有明二逸人坊

阮文學漢聞

阮漢聞字太冲京師人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萬曆中妖書之事起上求其人甚急邏者四出飛捕道路以目漢聞遂避地泚梁時西亭王孫素好客館之邸中王孫書籍極富漢聞沉酣其中學識益博與泚梁王損仲惟儉張林宗民表爲友日事倡和及西亭歿以尉氏阮故土也遂從家焉閉門著述天中之士

翁然師之四方造門者戶屢傾滿家貧親剪韭以供客間出遊山水門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賦詩論道斷斷如也上有詔徵遺逸按臣江西李公日宣薦之於朝卒不起漢聞習兵家之學上窮握機下通鳥卜著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萬曆甲午我師敗績于碧蹄漢聞年方弱冠跣注渡遠北弔黃龍東馳鴨綠從退弁老卒牧圍塹人訪問全遼利病屬國情狀慨然有請纓鳴劍之志會東事解嚴挾策而返崇禎末流寇蹂躪鞏維漢聞料賊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當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二

事刈寇以千計後見援剿諸帥驕蹇不肯辦賊乃取古之婦女以武勇見者集爲一編名曰女雲臺以羞之寇掠尉氏百計攻之必欲生致漢聞時病卧據床猶畫地指陳方畧乃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餘周子亮工存其遺稿刻之廣陵

崔文學子忠

崔子忠字道母爲順天府學諸生形容清古言辭簡質望之不似今人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然亦法古規摹顧陸閻吳遺蹟唐人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闕闔



中蓬蒿翳然疑塵滿席時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從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說間出以貽相善者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時師事萊人宋繼登因與其諸子同學而致及應亨尤契合應亨官銓司屬一選人以千金為崔君壽子忠笑曰若念我貧不出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三

察中裝餉我而使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應亨愧謝而已致居諫垣數求畫不應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日不聽出則子之盜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將若何崔不得已乃與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簡畧處須增潤致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家居一日過其舍見崔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崔售日鏹四十呼朋舊轟飲一日而盡曰此酒自史道隣來非盜泉也其賦性孤峭如此生平好讀奇書於六經無所不窺尤深於戴禮發為古文詩歌博與不遜李長吉華亭董公其昌嘗稱之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代所有亡何遭冠亂潛避委

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竟以飢死同時有于生弈正者字司直家素以富稱至弈正慷慨好義為園南郭四方慕其人者客履恒滿家坐是中落而尤善楚人譚元春劉侗其為詩亦遂作竟陵派所著有金石志及帝京景物略行世

余文學之祥

余之祥字鳳梧宛平人劉方篤學於書無所不讀經史尤棟皆經數次丹黃至於折衷要領必手錄裝釘立志以前哲自期每閉戶披閱書籍如對聖賢雖鷄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四

鳴溽暑衣冠肅如也治家嚴整子弟僕役莫敢嬉笑敦倫睦婣間閉重之其戚有孤女遺之者為製粧遣嫁有友窘於用持券求貸則日緩急通融此常事也何以葬為如數與之并付其葬父仕彰德府授告致歸里雅慕山遊隨備肩輿備具竭力以得父之歡心其伯兄患病日延醫調治親視湯藥及兄亡故遺姪尚幼盛暑炎蒸躬備棺殯時督學已到漁陽諸生業俱赴考親友促之曰子重手足獨不愛功名乎不聽必完殯事始束裝赴薊其幼時苦志讀書得一癩症



竟以兄喪過勞感暑疾創遂卒于漁陽旅邸所著有  
義經統旨葩經宗旨以國變遂失原稿今有四書宗  
旨要言刻行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五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著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  
就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譚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  
天下志二十六舉景泰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  
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及秋朝鮮貢使附越策來  
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敢  
以聞上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一

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  
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亾可當者  
而越精於臺事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  
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籍籍尋大同報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  
部乃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  
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  
史以行會遊越稍遠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  
塞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



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 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州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騎勇爲腹心將始能與 鋒相角間設伏邀 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欲稱是越復謀知滿都魯等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二

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二百餘級獲其女穉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

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調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以西酋內犯詔保國公朱永爲平 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越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謀敵衆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遂破其衆斬鹵甚衆捷聞進封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旣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三

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中貴裝兩手各持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大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賴此以左右翼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敵從東山堡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  
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  
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候改右班或可得候  
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  
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擊敵敵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  
遂巡延綏而河西清水營等處報警使遊擊將軍劉  
寧敗之於埜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穴梁延綏總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埜擒十二人斬首三百餘功最  
多亦剝懼不敢近邊而旋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四

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  
上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  
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  
既行則姦事大露科道糾直入罪因併糾越詔削官  
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官越最名能  
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鐘等皆爲大官以  
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昂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  
還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獲左都御史  
致仕越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

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  
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吹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乞盡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擁爐使諸伎抱  
琵琶捧觸而一千戶調敵還卽召入與譚敵事甚昏  
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而  
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  
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  
至指揮其夜襲帳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惑欲歸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五

一老卒前日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  
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功成惟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濬時射獵帳  
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科道所論阻時西邊報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濬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  
貴人廣諛之以越名上上召陛見慰諭有加進太子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以  
便宜行事越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



首捕生過當提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後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而越坐憂悸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越姿表奇邁侃侃自許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賊情偽將士之弱強勞逸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莫能測嘗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敵猝至王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為陳列自固疑之未敢前薄令騎皆下馬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六

御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躡擊無雉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欲彼不覺也其智勇足備如此昔弁州曰當越時天下咸責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篋如也弁州可謂知言矣余讀韓范洛集云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越耳邊地威寧海子水艸肥美林木茂盛北裔珍倚之羣聚於此數為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壯者或殺

或遁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挂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北裔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裔人每過海子望之而泣然以其地凶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略作為詩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觀韓公之言王公真命世才數百年不見者也使當日能自特立慎所依附雖古之韓岳何以加焉

王靖遠驥

王驥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尋從東鹿為東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七

鹿人家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歲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本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循職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邊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



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駁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追至魚海子將及之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八

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胭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旄旛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食盡窳兀魯乃地依

北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僅數騎遁等賜死而任禮兵亦至乃地得僞萬戶二人爲嚮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千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務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九

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請使撫諭驥與英國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會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緝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名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黃金堦登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貴等兵集賊酋乃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掠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



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會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柵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晏刀招漢父子 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麗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

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業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每敗其象陣於泥溝等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收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美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

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章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尙書兵大至矣賊皆潰帝郎羅走敵傳檄諭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靖遠伯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饋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一

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尙在窺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督都僉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計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



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  
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以  
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再巡陝西寧夏甘涼  
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仍  
總督軍務借平蠻將軍官聚討思機發師抵金沙江  
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  
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曾與思機發驥威名  
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一衛訓導  
詹英老官某地上言驥等輩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十二

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暨輒闕之以爲已役大  
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囚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  
使負米六斗跋跋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衍  
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侯賊  
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泌之敗而楊國  
忠以捷聞也上命會勘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  
至是停獎勞敕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  
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修之加歲祿百  
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

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  
始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  
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驥而  
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闖入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  
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  
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  
上皇於南宮而驥與馬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朝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復請老又三  
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益忠毅子瑞嗣至今不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十三

絕一孫添尚嘉善長公主驥奉土皇之戚而文臣楊  
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興濟善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  
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  
皇帝起義兵知善名著興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  
間文皇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序班進司賓署丞選  
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  
善備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奏時上目



屬之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衍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 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 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如故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漢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幾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十四

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杉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試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寨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勸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資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則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弱劣而疲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



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  
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  
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  
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  
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  
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  
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也先太悅曰者者  
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精問萬壽侍立不敢  
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十六

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艸野寧敢廢哉也先醫指  
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  
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造旨薄其賞僅遷左都  
御史仍領寺事太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  
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  
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  
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  
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  
上皇卽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軍都督府事尋

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  
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軹埒又嘗陰  
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  
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  
稍稍間於上漸踈絀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  
濟侯謚忠敏興濟起家諸生致位通顯而不費國家  
寸金尺縉脫王人于重淵之中而還之九五功亦偉  
矣雖朋比匪類立身未淑然亦豪傑士之本色也